约婚夫妇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约婚夫妇

[意]曼佐尼 著

吕同六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婚夫妇/(意)曼佐尼(Manzoni,A.)著；吕同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0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ISBN 7-5327-2427-1

Ⅰ.约… Ⅱ.①曼…②吕… Ⅲ.长篇小说-意大利-近代
Ⅳ.I54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1052 号

Alessandro Manzoni
I PROMESSI SPOSI

本书根据 Editore Arnoldo Mondadori 1965 年版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约婚夫妇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25 插页 3 字数 542,000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327-2427-1/I·1417
平装定价：27.80 元

一座真正的艺术纪念碑

曼佐尼的长篇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是意大利古典文学的瑰宝。在意大利,这部文学名著如同但丁《神曲》一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民大众极为珍视和喜爱它。每一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都曾在学校里琅琅吟诵过它的精彩篇章。

一位权威的文艺批评家曾指出:《约婚夫妇》"不只是一部卓越的艺术作品,而且是一座真正的纪念碑,它在艺术上占有的地位,堪同《神曲》、《疯狂的罗兰》[①]相媲美。"[②]

但丁和曼佐尼,都是伟大时代的产儿。但丁的时代,是从封建的中世纪向近代世界过渡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伟大的历史变革造就了这位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使他写出了划时代的《神曲》。而曼佐尼生活的岁月,正是意大利进入历史上另一个重大转折点的时期。民族复兴运动,以磅礴的气势席卷全国。在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推进下,意大利文学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另一次空前的繁荣,涌现了一群星汉灿烂的文学大师。曼佐尼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代表。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一七八五年三月七日出生在米兰。父亲是伯爵,外祖父是当时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律师。曼佐尼自幼受到母亲一家的思想熏陶,继承了启

蒙主义的传统。他喜欢阅读意大利启蒙主义作家蒙蒂、帕里尼、阿尔非耶里的作品。十五岁那年,他受到雅各宾派精神的鼓舞,挥笔写下了第一首诗歌《自由的胜利》。年少气盛的诗人,满腔热忱讴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鞭笞封建君主专制。这篇诗作中洋溢的民主主义精神,泛彩流光,像红线一样贯串曼佐尼日后的全部创作。

曼佐尼成年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因感情不合而离异。他毅然拒绝继承父亲的伯爵封号,于一八〇五年奔赴巴黎,和母亲一起生活。在巴黎,他同政治界、思想界和文艺界人士广泛交游,呼吸到法国革命后的新鲜空气,又从欧洲进步哲学思潮和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汲取宝贵的思想养料。在五光十色的思潮汇流的巴黎,他又曾被一些宗教思想家的说教所吸引。这一切都在他的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痕。

在巴黎逗留期间,曼佐尼同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福里埃结识,情谊甚笃。回国后,仍同他书信交往,探讨文学、语言问题。在福里埃的引发下,曼佐尼萌生了对历史事件进行精细研究的兴趣,注重从既往的事实中撷取艺术创作的素材。这对曼佐尼文学观的形成和《约婚夫妇》的创作都产生了影响。

一八〇八年,曼佐尼和日内瓦一位银行家的女儿、虔诚的教徒埃莉凯塔结婚。夫妻十分恩爱。结婚两年以后,曼佐尼便接受洗礼,皈依宗教。从此,他把启蒙思想同宗教教义合二而一,他追求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但又幻想在宗教精神的指引下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

---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阿里奥斯托所著长篇传奇叙事诗。

② 德·桑克蒂斯:《批评文选》,都灵,国际出版社,1957年,第377页。

一八一〇年，曼佐尼返回意大利，定居米兰。嗣后，他只是间或到外地或巴黎作短暂的旅行。一八一二年到一八二七年，是曼佐尼创作的鼎盛时期。继《自由的胜利》之后，他口吟笔耕，写下了许多诗篇。诗人的笔触横贯数百年，纵括了意大利这一历史时期的各个重大事件。《利米尼宣言》(1815)大声疾呼，一切爱国者团结起来，为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战。“团结就是自由”的诗句，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一八二一年，烧炭党人在伦巴第地区发动反对奥地利占领者的武装起义，惨遭镇压。曼佐尼闻讯，立即写出了颂诗《一八二一年三月》，讴歌在斗争中英勇献身的战士。但这首激荡着革命豪情的诗篇，当时未能发表，直到一八四八年著名的米兰起义爆发时才得以问世，在起义者中间广泛流传，成为鼓舞他们斗争的战歌。曼佐尼的诗歌创作也交织着矛盾。他的五首《圣歌》，是一组纪念宗教节日的诗歌，宣扬宗教能够赋予人类正义、平等和高尚的情感。抒情诗《五月五日》，对叱咤历史舞台的拿破仑的逝世表示哀悼，并用天命论的观点解释历史的进程。

曼佐尼又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他遵循浪漫主义理论写了两部历史剧，把民族复兴运动的崇高理想，注进了历史事件。悲剧《卡马尼奥拉伯爵》(1816—1820)的素材采撷自十五世纪发生的一起真实的历史事件。主人公卡马尼奥拉出身农民，因英勇无畏，屡建战功，被擢升为军事统帅，但最后屈死在他效忠的封建统治者的屠刀下。卡马尼奥拉的悲剧不能不令人心魂震栗，迫使人们痛切感到，君主专制和封建内讧，是意大利民族灾难的渊薮。曼佐尼在剧本的序言里，猛烈抨击古典主义戏剧理论，批评主人公必须是贵族出身的陈腐观念。这部悲剧打破了时间、地点一致的戒律，并在每幕之间安排了“合唱”，淋漓尽致地抒发

作者的感受和思想倾向。

另一部抒情悲剧《阿德尔齐》(1822)取材于八世纪法兰克王查理大帝对伦巴第王国的征服，融汇进了作者在民族复兴运动初期争取独立、解放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以后痛苦的体验，指出被奴役民族不能期待侵略者恩赐自由。

长篇历史小说《约婚夫妇》是曼佐尼最优秀的作品。作者宵衣旰食，呕心沥血，花费了整整二十年的时光，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小说。它的写作始于一八二一年，脱稿于一八二三年，起初取名《菲尔莫与露琪亚》。但作者并未立即付梓印行。他不断对小说进行修改、加工、改写，于一八二七年更名《约婚夫妇》初次出版。嗣后，曼佐尼又精益求精，继续修改，至一八四〇年刊印了第二版。这就是留传后世，今天广泛流行的版本。

小说的情节异常曲折、动人。伦巴第地区一个山清水秀的乡村。纺织工人伦佐和露琪亚互相爱慕，订了终身，即将举行婚礼。当地恶霸堂罗德里戈早已觊觎美貌的露琪亚，他恫吓神甫堂安保迪奥，不许他为这一对恋人主持婚礼，随后又派遣强徒，向伦佐暗下毒手。伦佐被迫亡命异乡，露琪亚也躲进一家修道院避难。堂罗德里戈买通一个惯于杀人越货的大寨主，把露琪亚劫到山寨。大寨主正经历着精神危机，对过去的罪恶生活深感厌倦和悔恨。露琪亚的纯洁触动了他，在红衣主教的启迪下，寨主幡然悔悟，改邪归正。露琪亚染上瘟疫，但幸运地康复，被护送至米兰。伦佐历经饥民暴动、大瘟疫和其他种种磨难，和露琪亚团圆，有情人终成眷属。

《约婚夫妇》跳出了一般的言情小说的俗套。曼佐尼的着眼点不是落在一对青年恋人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上，而是把主人公的身世际遇放在十七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广

阔的社会环境中，予以真切感人的描绘。随着主人公漂泊流荡的足迹，读者眼前展示出在西班牙侵略者铁蹄践踏下，意大利内讧四起，民生凋敝，瘟疫肆虐，灾荒遍地，盗贼丛生的凄苦情景。历史犹如一面镜子。伦佐和露琪亚坎坷曲折的遭际，形象地映照出处于内忧外患的整个意大利人民伤心惨目的境况。十七世纪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又是十九世纪奥地利奴役下意大利的缩影。小说借古喻今，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外来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封建贵族势力，果敢地触及了争取民族独立、统一和自由这一最尖锐的时代矛盾，使这部历史小说充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具有异乎寻常的现实意义。

曼佐尼在这部小说的“引言”中，把历史比喻为抗衡时间的一场蔚为壮观的战争，在他看来，在这场战争中纵横驰骋的史学家们，只热中于“用笔墨描绘帝王将相和权贵显要的丰功伟绩，用才华横溢的细针和金缕丝线，绣出一幅幅展示其不朽功勋的艺术品，使之流芳百世”；曼佐尼坦率地表示，他“无力表现这样的题材”，“也不敢直面政治阴谋的迷宫和战斗号角的鼓噪”。他关注的只是那些“地位卑微的手艺人”以及他们的“平淡无奇的小事”，他的旨趣只是“用纯真、朴实的文字写成故事，留传给后人”。

确实，在《约婚夫妇》中，主人公不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而是伦佐、露琪亚和其他地位卑微的手艺人、农民、仆人、车夫、船夫；在故事的小小舞台上，读者将目睹这些普通人“一出出惨苦凄怆的悲剧”。

但曼佐尼的追求并不止于此。他努力（至少是抱着这样的愿望）从平民的角度来观察和评判他描写的人物和事件。那些热可炙手的权贵的华丽衣饰被剥落了，高贵的尊严被打掉了，他

们凶暴冷酷、巧取豪夺、荒淫佚乐的丑恶面貌，呈现于读者的面前。曼佐尼把被损害者、被凌辱者同他们进行鲜明的对照，展示"天使般的善行、超凡入圣的举动和魔鬼般丧尽天良的行径之间的搏斗"。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上升为宏篇巨著的文学作品的主人公，这在意大利小说史上还是破天荒头一次。因此，有的评论把《约婚夫妇》称作"第三等级的史诗"[①]。这一非同小可的革新，对意大利文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约婚夫妇》融合了曼佐尼的审美主张，艺术上独具风韵。

在"引言"中，曼佐尼假托这部小说是他偶然地发现的一位十七世纪佚名作者的一部完整的书稿，经他加以整理而发表。他特意在书名下面冠以这样一行字："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发现和整理的十七世纪米兰历史"。

在这里，曼佐尼首先提请读者注意，他的小说并非随心所欲杜撰的故事，而是真实可信的"历史"。他认为，历史是生活的记载，因而是艺术作品的源泉。同时，历史小说作家又并非以描绘编年史式的历史为己任，而是努力"展示这样一种历史，它比通常的历史著作所提供的历史更加丰富、更加多姿、更加完美"[②]。所以，历史不但不排斥"诗歌"，而且为诗歌开辟道路。

曼佐尼为此悉心钻研著名史学家里帕蒙蒂、穆拉托里、乔亚、维里的历史著作和大量有关米兰大公国的史料。但是，如果说他以史书和文件为依据，能够写出一部以一位军事统帅的传

---

① 彼特隆尼奥：《文学的意大利》，帕隆波出版社，1971年第8版，第469页。

② 曼佐尼：《论历史小说》，《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Ⅰ，第1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奇生涯为题材的悲剧《卡马尼奥拉伯爵》，那么，文字材料对于构思和创作像《约婚夫妇》这样一部小说就远远不够了，因为他立志要为之树碑立传的劳动者，被凌辱的小人物，恰恰是从来都被排斥于史学家们的视野之外，名不见经传的。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曼佐尼在致福里埃的一封信中谈及《约婚夫妇》的创作情况时，写道："我正竭尽全力去深切地体验时代的精神，力图和那个时代生活在一起……至于谈到事件的发展、情节纠葛，我以为，这儿最好不过的法子莫过于去做别人不曾去做的事情：认真地研究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难看出，同前期的诗歌、历史剧比较，《约婚夫妇》显然体现出了曼佐尼艺术手法上的新特点。不错，曼佐尼依然采用浪漫主义作家偏爱的历史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从历史上采撷素材，以抒发个人的强烈情感和美好理想，表达民族复兴运动的要求。但是，他更加追求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力求在对现实的社会关系、对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使他笔下的人物、事件显得真切可信，即符合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的面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这里交融了。

透过历史的真实性，揭示时代的精神，这是《约婚夫妇》的一个重要特色。

打开这部小说，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意大利北方伦巴第乡村和莱科镇的景色。曼佐尼用委婉舒徐的笔触，描绘秀丽迷人的自然风光；在这里，作者不动声色地糅入一小节文字，把驻扎于市镇的一队西班牙士兵的情况，略作勾画。寥寥数笔，饱含辛辣的讥诮，把西班牙侵占意大利，侵略者作恶多端、横行无忌的时代氛围，异常生动、简括地点染了出来。

当莱科镇的全景从画面上渐渐淡化，镜头慢慢摇向堂安保迪奥神甫时，作者又很自然、巧妙地把故事发生的时间，一六二八年十一月七日，作了精确的交代。及至主人公伦佐登场亮相，作家倒叙他的身世，顺势把当时经济衰微，民不聊生，百姓离井背乡，另谋生路的社会经济关系，披露了出来，使故事展开的历史背景显现得更加完整、清晰，又为以后描写的疮痍满目，路有饿殍，米兰饥民暴动等情节作了铺垫。

在小说的开头，我们读到了为数不少的官府告示。乍一看来，它们似乎对于艺术作品并不是严格地必要的。其实，作者从他潜心研究的大量史料中，不惜篇幅，摘引这些告示，自有一番苦心。强徒充斥，为鬼为蜮，本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祸害，触目惊心；它又不啻是意大利社会所患的痼疾，经久难治。请看：强徒们串通官府，勾结恶霸，朋比为奸，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但照旧逍遥法外；当局三令五申，扬言要剿灭强徒，并不断加重苛酷刑罚的分量，强徒却愈益猖獗；告示多如牛毛，除了显露封建统治的腐朽，司法官员的庸碌无能的本相外，唯一的效果只是让平民百姓枉屈于新的灾祸之中，使那班不法之徒更加奸诈难防。这个中道理，没有比这一道又一道的官府告示讲得更真切、更透彻的了。第一手史料直接引入小说，突出了艺术作品的历史真实性，增强了时代感，有助于更深一层地勾勒出特定的时代的本质特征。

曼佐尼还善于凭借饱含生活气息的细节描写，烘托出浓烈的时代特征。在开卷第一章，作家以传神之笔，神情毕肖地描画了两个强徒的肖像。这不是一般的恶棍。且不说他们的举止、言谈，单看他们的装束打扮：头戴一顶装饰着“大流苏”的“织成网状的绿色宽边帽子”，“一绺鬈发”，披拂在前额，“两撇长长的

髭须，在嘴唇上翘然而起"，腰间系着一把镂刻着龙纹的长剑，"拭擦得锃亮"。这是十七世纪强徒们最喜欢的装束，它体现了这班恶棍飞扬跋扈，浑身匪气，但又故意炫弄自己威风的派头，具有地地道道的那个时代的色彩。

在开局的几章中，我们看到，富于诗意的文字，同真实可信的史料，诗意盎然的描绘，同发人深思的"间断"，历史同想象，紧密交织，相得益彰。两名强徒的出场，引出关于这伙亡命之徒的一段历史记载。这一"间断"，不只点明故事的历史背景，在艺术上又造成一种悬念，愈加激起读者急切知道这两名强徒来意的兴味。

关于《约婚夫妇》的这一艺术特色，意大利著名文学史家卢索教授作了这样精辟的概括："十七世纪，是贯串(《约婚夫妇》)每一页的真正的、内在的主人公。"小说的每一章节，无不打上了"十七世纪的印记"①。

意大利文艺理论界泰斗克罗齐，早年对曼佐尼这种历史同想象交融的艺术手法颇有微词，认为曼佐尼的诗篇、历史剧堪称艺术精品、"诗歌"，而《约婚夫妇》只不过是"出色的说教作品"。晚年，克罗齐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他的这种看法"产生于自己的失误，或者说过分的漫不经心"②。

《约婚夫妇》艺术上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多侧面地塑造了堂安保迪奥神甫、蒙札修女等性格复杂、饱满、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

教区神甫堂安保迪奥头一次出场，是一个初冬的薄暮时分。

---

① 卢索：《从曼佐尼到莱奥帕尔迪》，佛罗伦萨，桑松尼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② 见德·桑克蒂斯：《批评文选》，国际出版社，1957年，第374页。

他迎着夕阳的余辉，在宁静的乡村小路上逍遥自在地踽踽独步，念念有词地诵读《大日课》。真是好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态！单是这个亮相，就鲜明地点出了堂安保迪奥的身份、个性和精神状态。安定和宁静，悠闲和舒适，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他的理想。堂安保迪奥既不是地主豪绅，又不是富翁商贾。他穿上神甫的黑袍，并不是受献身宗教的崇高精神所驱动，而是为着由此可以稳稳当当地过上安宁的日子。但他的性格中充满了矛盾。他无意去伤害别人，也不愿意冒哪怕最微小的风险去追名逐利。他胆小如鼠，凡是遇到纠纷，总是退避三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当他受到声势显赫的堂罗德里戈派来的两名强徒的恫吓，立刻掉了魂儿似的，终日唉声叹气，于是硬着头皮去编造难以自圆其说的理由，放弃为伦佐和露琪亚主持婚礼的职责。但他又觉良心不安，只好装病躺倒。他惯于为一己私利盘算，但他又不屑于依附什么贵族、帮派，去伤害别人，犯罪造孽。

曼佐尼深刻地揭示出，堂安保迪奥这一独特个性，是在意大利封建社会末期的沃土上孕育和滋长的。他生活在意大利蒙受异族奴役、封建割据双重灾难的畸形社会。在那个年代，善良的弱者好比既没有牙齿，又没有爪子的牲畜，时时会遭到被凶猛的禽兽吞噬的厄运。堂安保迪奥生活在这个世道上，活像“一只脆弱的瓷瓶，却不得不跟许多铁制的器皿混在一起，去作一次漫长的旅行”。在他的意识深处，本能地确立了这样的信念：在这是与非颠倒，权势主宰一切的社会里，与世无争，明哲保身，低首下心，是护身自卫的最好武器。这是他的处世哲学，或者说，是他打心底里真正信仰和奉行的“福音书”。

堂安保迪奥正是在意大利那个特定的畸形社会基础上诞生的畸形儿。社会之恶，使他的灵魂、精神严重地扭曲了。他是个

利己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个被损害者。懦弱卑怯，忍辱屈从，是他复杂的性格世界的突出特征，也是那个社会的病态的象征与表现。曼佐尼鲜活逼真地塑造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独特艺术形象。阅读小说的时候，我们抑制不住对这个人物的嫌恶的情绪，但又不得不对他怀有怜悯和同情。堂安保迪奥这一典型，已经成为意大利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最著名的艺术形象之一；出自堂安保迪奥之口的一些话语，已经成为意大利文学语言中的名句。

曼佐尼善于运用不同人物之间性格的强烈对比，来塑造人物形象。如果说堂安保迪奥是抱定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处世哲学，是个怯懦、私己主义的典型；那么，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却是别一种个性性格。他扶危济困，疾恶如仇，为了救助被欺凌的弱者，他怀着一副侠义心肠，甘愿赴汤蹈火，去同恶势力奋勇抗争。米兰大瘟疫爆发后，他主动请命，赶赴传染病院，不顾衰弱的身体，置生死于度外，去疗救每一个痛苦的灵魂。作者描绘堂安保迪奥这个人物，目的是要谴责教会放弃维护弱者的职责；他刻画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则是力图宣扬借助宗教来培养仁爱精神。这两个人物性格是完全对立的，但起着相反相成的作用。曼佐尼运用这种对比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对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的神甫形象。

蒙札修女是曼佐尼塑造的另一个性格饱满、神态曼妙的形象。小说第八章叙述露琪亚为了摆脱堂罗德里戈的迫害，在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帮助下，和母亲一起来到蒙札修道院避难。作者随即笔锋一转，不惜用三万余字的篇幅，描写了一个有名的“蒙札修女的故事”，构成一篇“小说中的小说”。这位修女的身世曲折动人。她是蒙札城中首屈一指的贵族家庭的千金小姐，

原本应当安享家族的荣华富贵和世俗生活的欢悦幸福;然而,当她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冷酷、贪婪、暴戾恣睢的父亲却已替她安排好了一辈子当修女的命运。不管她以后曾经如何苦苦哀求,曾经怎样奋力挣扎,终究未能逃脱在清冷的修道院里虚度终生的厄运。她所憧憬的幸福,她所渴求的爱情,生生地被葬送了。活泼的青春,稚嫩的生命,遭到了冰刀霜剑的无情摧残。蒙札修女的悲剧,是对封建贵族阶级及其礼教的有力控诉。

蒙札修女是一个性格复杂、矛盾的形象。她受到封建势力的伤害、蹂躏;她挣扎,抗争。渐渐地,她的性格,她的品性,她的心理,也严重地蜕变了,畸形了。冷漠、虚荣和忌恨,侵蚀了她的心灵。她时时有一种侮辱、虐待和损害别人的冲动,对别人施以暗算的渴求。她犹如受到病毒的严重侵害而成为身心变态的病人,又反过来去传播这些可恶的病菌,去腐蚀他人的肌体。不妨说,蒙札修女是个社会和礼教的双重意义上的牺牲品。她的悲剧,富有异常深厚的内涵。

对人物心理的敏锐洞察力和丰富表现力,是《约婚夫妇》的又一艺术特色。

伦佐同堂安保迪奥先后有三次谈话。作者通过这三次特定情景下的特定行为的描写,以行动透示心境,把主人公从就要当新郎的满心快活情绪到失望、惊讶和愤慨,从对堂安保迪奥的推诿、暧昧感到莫名其妙和满腹狐疑到恍然明白真相而终于按捺不住怒火中烧的复杂心理状态,生动有致地展示出来,对伦佐心湖中激起的跌宕起伏的感情波澜,作了层次分明而富有情致的描绘。伦佐淳厚、憨直、热情坦荡的内心世界也由此得到充分的刻画。

堂安保迪奥散步归来,遭遇强徒的场面,小说也有精彩的心

理描写。神甫不慌不忙地踱着方步，诵读着《大日课》。他把经卷合上，"把右手的食指当作书签似的夹进书里，伸到身后，手背就势搁在左手的掌心里"，还不时抬起脚来，"把路上绊脚的石头子儿朝旁边的墙根踢去"。三言两语，惟妙惟肖地勾画了他悠闲自在的神气。当他突然遇见两名凶狠的强徒，而且他明白自己正是他们等待的人时，立刻心慌意乱了，但他又强打起精神，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伸进衣领里，好像要把衣领整理一下似的，两个手指头顺势贴着脖颈绕了半圈，脸孔跟着向后边扭转"，打眼梢紧张地瞟着远处。他希望突然出现一个什么人，来解救他的危难。惶惶不安，而又故作镇静的内心活动，得到了栩栩如生的表现。他终于发现，周围既无可以逃跑的小路，附近也瞧不见一个人影儿，于是他只得硬着头皮，加快了步子，故意提高嗓门诵读经书，"脸上尽量显露出一副若无其事和怡然自得的神情"，嘴角还挂着"做作的浅笑"。作者捕捉住人物精神中这些最富有特征的细小、微妙的动作，给予有力的刻画，使堂安保迪奥这个胆小、世故、圆滑的人物跃然纸上。

着意描绘大自然的景色，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约婚夫妇》的一个鲜明的艺术特色。小说开场的景物描写，已成为各家文学作品选读必收的佳篇。伦巴第明净的蓝天下，流动着一幅五光十色，不断变幻的画卷。那层峦叠嶂，"峰峰竞秀，峭拔幽奇，无论从哪个方向打量，都自有一派绮丽、奇妙的景象。"科摩湖澄澈如镜，浩淼壮观，涓涓河水"仿佛一条放射着碎银般的光华的长蛇"，婆娑多姿中显出恬静、温柔。对大自然美的着力描写，饱含着作家对祖国的挚爱，对故乡的绻绻情思，激荡着爱国主义的情怀。

在《约婚夫妇》中，自然景象的描绘，不只勾画出故事发生的

环境，赋予作品以浓郁的诗情画意，而且在读者身上引发出一种十分亲切、爽心悦目的感觉。读者不由得萌发出一种认识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小说主人公们，了解他们的命运遭际的强烈愿望。读者几乎猜想到，生活在这样幽美、宁静的环境里的人们，一定是勤劳、温顺、善良、热爱和平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在小说中又巧妙地起到了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和烘托人物的精神品格的作用。

《约婚夫妇》独具一格的语言，无疑也是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曼佐尼把伦巴第方言，同作为意大利民族语言基础的托斯堪纳方言糅合在一起，进行加工、提炼，形成既保留了民间口头语言的特色，又让意大利人都能懂得的文学语言。它一扫古典主义文学作品的绮丽、造作的风格，以明快、自然见长。小说中各个人物的语言都有自己的性格色彩。堂安保迪奥说话比较文雅，但闪烁其词，他好用拉丁文，既为着卖弄自己的学识，又用来掩饰他想回避矛盾，但又左右为难，颇费筹思的困窘。伦佐是个农村纺织工人，语言朴实、生动，口语成分较重，符合他天真中透着机智的性格。堂安保迪奥的女佣佩尔佩杜娅快人快语，直率豪爽。《约婚夫妇》对意大利近代文学语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德·桑克蒂斯在论述《约婚夫妇》的语言成就时，曾作了这样的评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断言，曼佐尼确实不愧为新文学之父，今日新文学的特征乃是自然。"①

《约婚夫妇》为意大利历史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它的影响下，这种体裁在十九世纪三十至七十年代获得很大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

① 德·桑克蒂斯：《批评文选》，第407页。

曼佐尼对历史、语言也有精湛的研究，撰写了许多学术著作。晚年，他致力于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曾担任意大利王国语言统一委员会主席。一八六一年，他被任命为统一后的意大利王国参议员。

一八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曼佐尼在米兰逝世。意大利王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意大利人民在他的挚友、著名作曲家威尔第特地为他创作的《安魂曲》的哀乐声中，沉痛地告别了这位杰出的诗人、剧作家和作家。

吕同六

引　言

“历史，确实可以定义为抗衡时间的一场蔚为壮观的战争，因为它从时间手中夺回了囚徒，甚至尸体，重新赋予它们以生命，检阅它们的方阵，然后让它们重新投入战斗。但是，杰出的勇士们[1]在沙场上赢得棕榈冠和桂冠后，只热中于掠取最高贵、珍奇的战利品，他们用笔墨描绘帝王将相和权贵显要的丰功伟绩，用才华横溢的细针和金缕丝线，绣出一幅幅展示其不朽功勋的艺术品，使之流芳百世。

“然而，由于学识浅陋，我无力表现这样的题材和攀登如此危险的高峰，也不敢直面政治阴谋的迷宫和战斗号角的鼓噪。我只是耳闻一些值得永久铭记的材料，诚然主人公是地位卑微的手艺人，内容是平淡无奇的小事，但我仍将用纯真、朴实的文字写成故事，留传给后人。在故事的小小舞台上，人们将目睹一出出惨苦凄怆的悲剧，骇人听闻的丑恶场景，其间还穿插着天使般的善行、超凡入圣的举动同魔鬼般丧尽天良的行径之间的搏斗。

“鉴于我们这片土地受到那永不没落的太阳、天主教国王[2]的庇护，那个映照太阳的光辉、犹如永不沉沦的月亮、代行国王权力的高贵的英雄[3]，以及那些亘古不变的恒星一样的终身参

议员和其他像飘游无定的行星那样令人尊敬的行政官员四处传播光明，造成一片灿烂绚丽的天空；然而，这无比壮丽的天空却被糟践成黑暗的人间地狱，充斥着种种卑鄙、凶残的勾当，蝇营狗苟的行径，丧尽天良之徒横行霸道，个中原因全在于恶魔的计谋与行动，照理说，单是世人的狡诈邪恶是无法和众多的英雄人物相抗衡的，因为后者有着阿耳戈斯的眼睛和布里阿瑞俄斯的手臂[4]，努力谋求公众的利益。

"将要叙述的故事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大部分的人物受命运女神的召唤，业已从人生大舞台上消失。出于对他们的尊重，我隐去了他们的姓名，也就是他们家族的名字，对故事发生的地点，也作了相应的处理，只笼统地指出了方位。想必没有人会认定这是故事的瑕疵，说这是我粗糙的作品扭曲了实际的情形，除非这样的批评家对哲学一窍不通，因为熟悉哲学的人大抵都能发现，故事本身不存在任何欠缺之处。总而言之，显而易见而且无可否认的是，名字是纯粹偶然的……"

不过，当我不辞辛劳地把这部泛黄的、乱糟糟地勾划过的手稿誊抄出来以后，并且按照人们习惯的说法，把它公布于众，会有人不辞辛劳地阅读它吗?

在我绞尽脑汁努力辨认"偶然的"一词后面凌乱的字迹时，我产生了上述的疑问，犹豫着不敢下笔，开始严肃地考虑该怎么办。我一面翻阅手稿，一面暗自思忖道："确实，这一连串造作的

---

① 指在历史对抗期间的沙场上作战的史学家。

② 指西班牙国王。十七世纪，意大利遭西班牙侵占。当时西班牙领地遍及世界，故称"永不没落的太阳"。

③ 指在意大利伦巴第地区首府米兰代表国王行使职权的西班牙总督。

④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前者有一百只眼睛，后者有一百条手臂。

概念和矫饰的形象并未贯串整部作品。这位十七世纪的作家打一开始就打算炫耀一下自己的才华，但后来随着故事的展开，文风逐渐显得相当自然、流畅，一些大的段落尤其如此。是的，这是多么普通、粗俗和不规范的文体！还有大量的伦巴第地区的惯用语、词不达意的词语、随心所欲的语法、逻辑紊乱的段落。还不时冒出西班牙优雅的文辞；尤其糟糕的是，在描写那些最容易激发读者的恐惧或者怜悯、惊奇或者沉思的情节时，需要讲究一点修辞，但只是适度的、细致的和趣味雅致的修辞，而佚名作者无一例外地照搬他在开场白里采用的笔法。于是，他以令人敬佩的才能，采用粗糙和造作的手法，把迥然相异的特点糅和在同一页、同一个句子和同一个词汇里。于是，华而不实，虚张声势，文理不通，平淡无奇，笨拙臃肿，这个地区十七世纪作家惯有的毛病，在故事中随处可见。这样的作品的确不能推荐给今天的读者，因为他们已经变得过于挑剔，早已厌恶了这一类离奇的作品。幸好在刚着手这项无比艰辛的工作时，我就萌生了洗手不干的念头。”

我正要合上书稿，把它搁在一边时，我又顿生遗憾之感，一个如此美妙动人的故事就这样湮没无闻了；作为故事，也许读者的评价大不相同，可是我觉得是美妙的，非常美妙动人的。我默默自问：“为什么不能够从书稿中采撷一系列情节，加以改造，重写一部作品呢？”由于没有遇到任何理性角度方面不同的意见，于是当即拍板决定。这就是奉献给读者诸君的本书诞生的缘由。坦率地说明这一缘由和本作品的重要价值，是完全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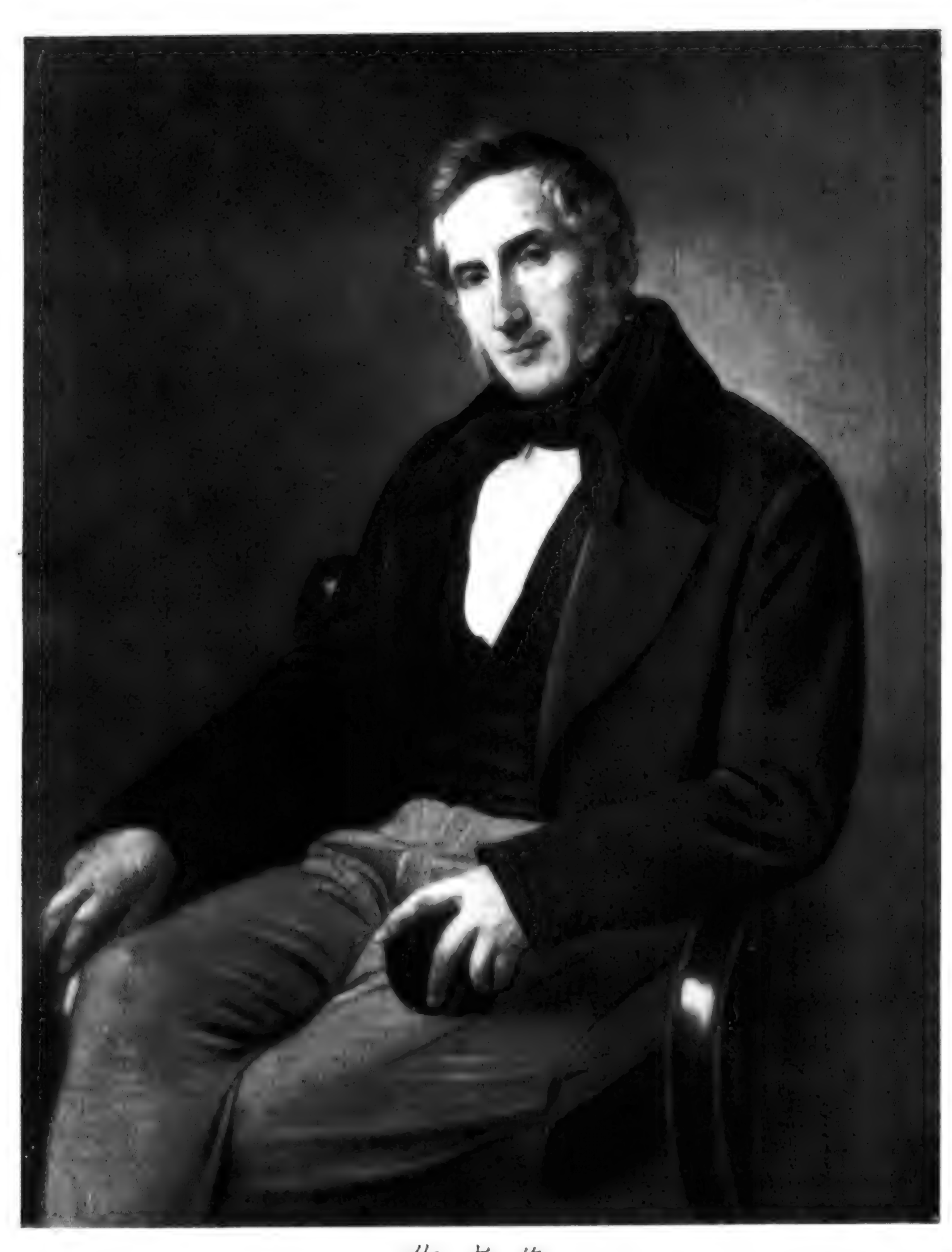
然而，我们的佚名作者描述的某些史实和某些习俗，用不太难听的话来说，是那样的新奇，那样的古怪，以致为了坚信不疑，

我们不得不去询问其他的知情者,我们查阅当时的史书,以便搞清楚当时的世界是否真是故事中描述的那个样子。调查研究驱散了我们的所有疑云;事实上,每迈出一步,都会遇到类似故事中叙述的事情,有的甚至更为严重。而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在书稿中发现了一些从来不曾听说过的人物,以致我们狐疑不决,不清楚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确有其人。在适当的时候,我将援引某些证据,使读者对那些事情深信不疑,因为读者很容易拒绝他们以为过于离奇的事情。

如果我们以为佚名作者的叙述无法忍受而加以摒弃,那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笔调来取而代之呢?这是个关键。

不管什么人,当他自作主张修改别人的作品时,自然应当对自己的作品作一番细致的阐述,并且以某种方式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条准则。我们乐意遵循这样的准则,并准备细致地阐明我们将采取的写作方式。为此,在写作的全过程中,我们一直努力揣测可能惹来的、始料不及的批评,以便事先作好准备,对它们一一驳斥。困难并不在于此。因为说句实在话,对于任何可能的批评,我们都相应准备了能确保胜利的回答,虽然我无法保证它们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它们却足以改变问题。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我们让两种批评互相争斗,或者深入地对比和研究这两种批评,我们终于发现和证实,两种批评表面看来水火不相容,但骨子里却毫无二致;它们都忽视了事实,忽视了判断必须遵循的原则。因此,我们出其不意地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把它们统统抛弃。除去我们,没有一个作者能够成功地采用这种方式来证明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把所有上述的批评和回答搜集在一起,按照某种顺序予以安排,天哪!它们简直成了一本书。我只好把这个想法束之高阁,出于

两个定能得到读者认可的理由:第一,用一本书来为另一本书及其文风辩护,不免会贻笑大方;第二,书籍每次有一本,这就足够了,如果不是多余的话。



作 者 像

第 一 章

科摩湖的一条支流，顺着山麓汩汩地向南流淌；两旁的山脉连绵不绝地伸展开去，有的地方突出，有的地方凹陷，湖水便顺势聚成一个个水湾和深潭。忽然之间，湖的南边伸出一座山峰，右边涌现一片广阔的原野，湖水于是又汇拢成一道河川，继续潺潺地流着。联结那儿两岸的一架石桥，使地形的变化清晰地映入人们的眼帘。科摩湖到这儿消失了，阿达河重新取代了它；河水逶迤向前奔流，然后，堤岸又向两边收缩，河道豁然展宽了，形成新的水湾和深潭，科摩湖又重新显出它的形状。

这一片湖滨地带原是由三条大河冲刷下来的泥沙淤积而成，它紧紧偎倚着两座毗邻的山峰，一座叫马尔丁诺山，另一座在伦巴第[①]方言中称作锯齿山，或许因为它的一道山脊时起时伏，交相映错，远远望去，恰似一把大锯的尖齿。无论什么人，只消从对面朝这儿瞧上一眼，譬如说从米兰北门的城墙上远眺，准能在这连绵不绝的层峦叠嶂中，立即把锯齿山跟其他那些名字粗俗乏味、形态平淡无奇的山峰区别开来。约莫有很长的一段路，地势渐渐高起，由于两座山峰互相交错和湖水不断冲刷的缘故，湖岸就显现出陡峭的岩壁与幽奇的山谷，矗立的高地与坦荡的平原。几条河川入湖的去处，湖岸被流水分割成一段一段的，

几乎遍布沙砾和鹅卵石；其余平坦的地方，全是耕田、葡萄园，一些小镇、村庄和农舍疏落有致地点缀其间；还有几座丛林，顺着山脊远远地蔓延到山上。

莱科是这一带最大的一个镇，所以方圆左近的地方也就由它而得名。这镇离石桥不远，坐落在科摩湖畔，每当湖水暴涨的时候，镇的一部分就被漫溢的大水淹没了。如今，这块地方已经是个繁华的大镇，将来自然还会发展为一个城市。[②] 在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莱科的地位已经显得相当重要，因此作了军事要塞，有幸得到了一位司令官在此坐镇的荣誉和一队西班牙士兵长期驻扎的好处；正是他们教会镇上的姑娘和妇女懂得如何保持贞洁，又是他们不时地让那些女人的丈夫和父亲享受到拳头的甜蜜的滋味；到了残夏初秋的季节，他们总是不失时机地分头下到各个葡萄园里去，采摘树枝上挂满的果实，也好使农民们大大减轻收获季节的辛劳。

在那个时候，而且即使到今日，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从山峰到湖滨，从这个丘陵到那个丘陵，有许多游龙似的大路和小径把它们相联结，有的比较崎岖，有的倒也平坦；这些路径不时地深深跌入洼谷，消失在深山之中，倘若从那里抬头仰望，至多不过瞧见一线蔚蓝的天空，或者一座耸立的奇峰；当这些路径到了开豁的高地，那么人的视野就或多或少地广阔了，而且必定可以欣赏到一些新鲜的景致，这取决于你站立的地方能够把周围的山水收入眼底有多少，当然也跟那多姿多彩的风光恰巧是在你

① 意大利北部的行政大区，首府为米兰。

② 曼佐尼的预言已经得到证实。莱科现在是一个拥有近六万人口的城市，以风景优美，冶金、机械、化学、纺织工业发达著称。

眼前一览无遗地展开，还是正好悄悄地消失有着关系。那婆娑多姿、澄澈得同镜子一般的科摩湖，被锁在绵亘交错的群山之中，似乎快要隐没了，宽广的湖面只露出这儿的一片，那儿的一片，或者一段碧绿的带子；随着山峦一个个地展开，湖面也愈见浩淼壮观，倒影入水，映衬出两岸的各个村庄。再向下鸟瞰，一脉涓涓的细流，渐渐地聚成一泓湖水，尔后又变成了一道河川，仿佛一条放射着碎银般的光华的长蛇，迂回曲折地在山峰回转处蠕动；而那些山岬也若隐若现，最终沉入于朦胧的地平线。

观赏这等美丽的风景的地方，不管从哪一个方向打量，都自有一番奇妙的景象：你顺着山脊往上攀登，一忽儿矗立的山峰有如横空出世，好像就要在你的头顶崩下一样，一忽儿悬崖峻嶒，黑魆魆地屹立在你的周围；有时奇峰挺拔，有时峰回路转；你每走一步，眼前就出现一种不同的奇观，方才分明是一座山岭，倏忽间变成了群山环崎；方才分明是一道山坡，突然间又化作一处山峰。奇峰竞秀的风景，给予人们一种和蔼可亲、爽心悦目的感觉，使粗犷荒蛮的山野风光变得愈加美丽可爱，并且使其余的景致更显得豪壮瑰丽。

一六二八年十一月七日的薄暮时分，以上讲到的一个村镇的神甫堂安保迪奥，在附近散一会儿步以后，沿着一条小路，悠闲自在地踱着方步回家。这个村镇的名字，还有这位神甫的姓氏，无论在史书还是别的什么典籍里，全都没有任何记载。堂安保迪奥不慌不忙地诵读着《大日课》[①]，常常在念了一首圣诗以后，就把日课的经卷合上，把右手的食指当作书签似的夹进书里，伸到身后，手背就顺势搁在左手的掌心里，继续踽踽独步。

---

① 神甫每日必须诵读的圣诗、经文的合集。

他的眼睛瞧着地面，不时抬起一只脚来把路上绊脚的石头子儿朝旁边的墙根踢去；然后抬起头来，漫不经心地四下打量一番，目光停留在一个山冈上，只见夕阳的余辉透过对面山峰的罅隙洒将出来，有如把一块块形状各异的、宽大的绛紫衣袍铺盖着这儿或那儿的嶙嶙峭石，把它们涂抹上一层红晕。

接着堂安保迪奥重新打开《大日课》，又诵读了一段，就走到了小路转弯的地方；平时他每次走到这里的时候，总是要把目光从经书上抬起来，朝前边望一望，这一天他也按照这个老规矩行事。拐过弯以后，小路笔直地向前伸展，约莫行走六十步的光景，就到了三岔路口，小路在这里一分为二：那右边的一条小径登上了山冈，一直通向堂安保迪奥的教堂；左边的一条小径却向下通到洼谷，尽头处是一条小河；路两边的矮墙，仅仅及到过往行人的腰部。那两条小径的里墙，互相汇合的地方并没有形成一个犄角，却是构成了一个圣龛，上面描画着一些细长的、好像蛇一般游动的图案，尖尖的一端指向上方，按照画师的构思和当地老百姓的理解，这些图案表示熊熊燃烧的火焰；而烈火之中的一些怪模怪样的形象，则是代表在炼狱受刑的鬼魂；鬼魂和烈火全都涂着红砖一般的深赭色，背景是一色暗淡的青灰，由于风雨剥蚀，好几处地方已露出斑驳的墙壁。

神甫拐了个弯儿，走上小路，像往常那样朝前面的圣龛瞧上一眼的时候，突然遇见了他始料未及的，而且也是他很不情愿碰到的怪事。在三岔路口，有两条汉子面对面地站着，其中的一个骑马也似地跨在矮墙上，靠外墙的一条腿悬空荡着，靠里墙的一只脚却立在地上；那另一个同伙，把双手叠在胸前，倚墙靠着。他们的衣着，他们的举止，以及从神甫现在所处的位置能够观察到的他们的外表，都叫人立刻最清楚不过地晓得他们是怎样的

人物。这两个人头上都戴一顶织成网状的绿色宽边帽子，上面装饰着一个大流苏，一直落到左肩上；帽子下面，露出一绺鬈发，披拂在前额；两撇长长的髭须，在嘴唇上翘起；身上束着一根熠熠闪亮的皮带，斜插了两支手枪；一个装满了火药的袋子，垂挂在胸前，很像一条项链；下身穿着肥腿的灯笼裤，从口袋里露出一柄匕首的把子；腰间系着一口铜柄的长剑，剑柄上镂刻着花纹和记号，拭擦得精光锃亮。只消对这两个人看上一眼，便能够辨认出来，他们是一伙强徒[①]。

这一类不法之徒如今已经销声匿迹了，可是在当时的伦巴第地区却极为猖獗，而且，自古以来就很有势力。读者倘若对他们的底细不甚了了，这里不妨援引若干真实可信的材料，也好让众人明白这一伙强人的主要特征，以及他们的顽强的、旺盛的生命力，虽然官方想竭力予以铲除，却始终不能成功。

远在一五八三年四月八日，高贵的西班牙国王陛下派驻意大利的全权代表、海军统帅、西西里和米兰的总督卡尔洛·阿拉贡亲王，"洞察由于强徒和浪人的骚扰，米兰城陷入不能容忍的混乱的情景"，颁布了一道驱除这一伙歹徒的命令。总督阁下"郑重宣布，凡一切流窜入境或本地的无业游民，或虽然谋得职业却游手好闲者，一切生活无着者，或享有薪饷以维持生计，但投靠贵族或缙绅、乡宦或商贾，在其庇护和纵容之下，从事危害他人的活动者，均应被视为不法的强徒和浪人，需一律听从本告示之裁决……"亲王命令这类党徒在六日之内离境，违者严惩不

① 意文为 bravo，原意是"勇敢者"。此处专指十六至十七世纪意大利乡宦豪绅豢养的武装分子。他们平日担任保镖，但常受主子指使，充当打手，去干罪恶的勾当。

贷，并且授予全体司法官吏各种不受限制的权利，以保证此项命令的实施。

可是，及至第二年的四月十二日，总督阁下发现，“米兰城依然充斥一班卷土重来的强徒，他们照旧横行不法，毫无悔改之表现，人数亦有增无减，”于是，亲王又下了一道更加严厉的命令，其中说道：“凡本城之居民，包括深入境内之分子，一旦经两名证人揭发，被指控为强徒，纵然未曾发现犯下任何罪行……但仅此一端，无须其他佐证，即着法官团或一名法官审理，严刑讯问，施以吊刑① ……倘若此类分子拒不招供，即可根据上述指控，判以三年苦役。”这番严厉的警告以及告示中我们未予援引的言辞，表明“总督阁下务要全体居民绝对恪守本法令之坚强决心”。

一位声势显赫的大人发出如此严峻、自信的命令，又规定了这等厉害的刑罚，人们满以为此辈强徒只消稍稍风闻这一威严的声音，定会立时作鸟兽散，永远消失。可是，另外一位在威望和才干方面比他的前任毫不逊色的总督大人的行动，却教我们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五九三年六月五日，米兰的新总督儒昂·菲尔南德兹亲王痛切感到，“这班强徒和浪人为非作歹，造成众多损失和灾祸，此等害群之马藐视法令，严重危害公众利益，”又照例颁布一道告示，限令他们六日之内出境，并和他的前任同样严厉地规定了惩治的刑罚。

及至五年以后，一五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总督“极其遗憾地获悉，……上述强徒和浪人之数目在米兰和伦巴第大公国与日俱增，每日每时均有此类暴徒拦劫、凶杀、盗窃及进行其他罪

① 当时流行意大利的一种刑罚，罪犯的双手被紧紧捆缚，反剪背后，系在一个高高的木架支起的滑轮上，由滑轮吊至高空，扭曲以至折断罪犯的手臂。

恶勾当的信息传来，这足以证明，彼等深得权贵要人之庇护和支持，……"于是，这位新总督又重申禁令，并且加重了惩治的刑罚，好像医生针对经久难治的痼疾特意加重了药剂的分量。告示最后说，"为此，人人均须严守此项命令，不得有丝毫的违背，否则，不惟难以蒙受总督仁慈的恩典，反将遭到从严的惩处……本府决心坚定，特作此最后的告诫。"

然而，另一位米兰新任总督彼特罗·恩里奎埃兹伯爵，却对上述庄严的保证作了否定的评价。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一六〇〇年十二月五日，新总督也颁发了一道告示，说他"深为米兰和伦巴第境内强徒充斥，国无宁日的悲惨状况所忧虑，……无论如何务须铲除这伙伤天害理的恶人"。总督也同样以极其苛酷的刑罚相威吓，声称"决意雷厉风行，果断行事，绝不心慈手软，务须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

应当承认，这位总督大人并未全力以赴，去认真对付他发誓要除灭的暴徒，至少说，跟他呼风唤雨，竭力挑拨别人去反对他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亨利四世[1] 的阴谋诡计比较，他远远没有施展出自己的聪明才干。而且有关的史实表明，他曾经煽动萨伏依王国的大公[2] 去跟那位国王交恶，使之落得了个割让不止一个城市的下场；他又唆使比雍公爵[3] 发动叛乱，使这个同谋者终于丢掉了脑袋。至于那些作恶多端的强徒，不消说，自然是依旧繁衍，孳生不息。

---

① 亨利四世，法国国王。

② 萨伏依王国的大公埃马努厄尔一世，系西班牙国王之女婿，在同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斗争中失利，被迫割让大批领土。

③ 比雍公爵，亨利四世手下的一员大将，参与反对法国国王的密谋，事败被斩首。

这样，一六一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刚刚走马上任的米兰总督堂乔万尼·德·孟多查侯爵，又不得不严肃地考虑起如何消除这个祸害。他着人把那千篇一律的告示加以修改和充实，送交宫廷专司文印的官员潘多尔福和马可·图里奥·马拉台斯蒂，命令他们开动机器，印刷讨伐强徒的檄文。不过，那班恶人照样逍遥自在，虽然一六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另一任米兰总督哥梅兹·苏亚雷斯大公又扬言要对他们进行更加猛烈的打击，但直至贡扎罗·菲尔南德兹亲王悠然散步的那个时候，强徒们也并没有销声匿迹。总督大人无可奈何，只得在一六二七年十月五日，即上文叙述的令人难忘的事件发生前的一年一个月零二天，命人把那份讨伐强徒的檄文重新修改和印刷。

这并非最后一道告示，但以后几次可以不必再去细说，因为它们已经超越了我们故事发生的时间。只须提一下再次就任米兰总督的菲里亚大公于一六三二年二月十三日颁布的一道告示就够了，告示警告说，"凡穷凶极恶的罪恶行径，无一不是来自称作强徒的不法分子"。这足以教人深信不疑，在这部小说涉及的那个时代，强徒依然存在。

明眼人立刻看得出来，以上描写的两条汉子正在等待一个什么人。但是堂安保迪奥最觉得不愉快的，就是这两条汉子的一些举止使他不由得意识到，他正是他们等待的人。因为当他刚一出现的时候，那两个人立即抬起头来，互相瞟了一眼，从他们的动作里看得出来，他们好像突然说了声"他来了！"那个骑马也似地跨在矮墙上的汉子，把在外墙悬空荡着的一条腿抽回来，踏在地上，站立起来；另一个倚墙靠着的汉子也挺起了身子；两个人一起朝他走过来。

堂安保迪奥仍然把打开的《大日课》经捧在面前，做出一副

念念有词地诵读经书的样子，眼睛却偷偷地望着前面，观察他们的行动。他瞧见他们正迎面朝他走来，千百种念头顿时在他的脑子里闪现出来，他急忙暗自思忖，在他与这两条汉子之间，可有一条通往左边或拐向右边的小路，但他马上想起来了：没有。他又慌忙在脑子里回顾一下，他可冒犯了什么权贵恶霸，跟什么喜好报复的人结下了怨仇；不过，在这样惶乱的时刻，良心发出的宽慰的声音倒使他多少平静了下来。那两名强徒越发逼近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他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伸进衣领里，好像要把它整理一下似的，两只手指头顺势贴着脖颈绕了半圈，脸孔跟着向后扭转，嘴巴也向一边歪斜，打眼梢紧张地瞟着最远的地方，看看可有什么人走过来；但是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瞧见。他又朝矮墙外面的旷野瞍了一眼，谁也没有；再怅然地把目光向前边投去，但除了那两个强徒之外，也空无一人。怎么办好？转身后退吧，为时已晚；倘若拔腿逃跑，那岂不等于是叫他们追赶自己，或者竟落得个更加糟糕的下场。既然不能指望躲避眼前的危险，倒不如硬着头皮迎上前去；这种惶惶不安的时刻压迫着他，叫他太痛苦了，他只希望快快地打发掉这一刻时光。他加快了脚步，特意提高嗓门，诵读一篇圣诗，脸上尽量露出一副若无其事和怡然自得的神情，嘴角挂着做作的浅笑。

当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那两条汉子跟前的时候，心里禁不住嘀咕了一句："我落入虎口了！"两条腿也就僵直地站定在那里。

"神甫先生！"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向他喊道，眼睛直逼着他。

"有什么吩咐吗？"堂安保迪奥赶紧回答，他的目光从书上抬了起来，经书在他的两只手上摊开，仿佛搁在教堂的经本架子上

似的。

“您可是打算，”那人怒容满面，好像对待一个在干不法的勾当时被他当场拿获的部下一样，声色俱厉地接着说，“您可是打算明天为伦佐·特拉马利诺和露琪亚·蒙德拉主婚？”

“这……”堂安保迪奥支支吾吾，用微微打颤的声音回答，“这……你们二位先生深谙人间世事，对这一类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有极明白的计较。一个小小的神甫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他们的一切全是先谋划停当，然后……才找上门来，就好像上银行去支钱似的。而我们……我们做神甫的只是众人的奴仆。”

“那好吧，”那强徒凑到他的耳朵上，用威严的语气低声命令说，“这件婚事不得举行，无论明天，或者将来的任何时候！”

“可是，我的先生们，”堂安保迪奥用一种温和谦逊的声音，彬彬有礼地回答，好像要说服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我的先生们，请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要是这件事全凭我作主……两位先生一定知道，我从这件事里实在得不到任何好处……”

“够了！”那强徒打断他的话，“如果一番花言巧语足以解决这类事情，那我们甘拜下风。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一点儿也不想知道。您已经接到了警告……我们的意思您自然明白。”

“可是，两位先生是最公正、最通情达理……”

“可是，”另一个始终没有开过口的强徒突然打断了他的话头，“可是婚事不得举行，否则，”他粗鲁地骂了一句难听的话，“否则，谁要硬是举行这个婚事，那就后悔莫及了，因为他连悔悟的工夫也不会有……”接着，又是一句粗野的骂人的话。

“别大声嚷嚷，”那头一个说话的人劝说他的同伴，“神甫先生是位明白事理的人，我们也都是正人君子，只要他办事通情达理，做得漂亮，我们也决计不会难为他。神甫先生，我们的主人

赫赫有名的堂罗德里戈老爷向您表示亲切的敬意。”

堂安保迪奥一听到这个名字，恰如一个狂风暴雨的黑夜里，在雷霆的助威下，一道电闪，蓦地照亮了周围若明若暗的东西，使人顿时毛骨悚然。他不由得本能地深深鞠了一躬，说道：

“要是您方才提醒我……”

“嘿！提醒您这样一位精通拉丁文的人！”那强徒纵声大笑起来，露出一副狰狞的模样，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这是您自己的事儿。最关紧要的是，您不得走漏一点儿风声，要知道，我们对您发出警告，完全是为您着想；否则……哼……那将跟您替人家主婚一样，落得个很不妙的下场。好吧，您有什么或想要我们向高贵的堂罗德里戈老爷传达？”

“请代我表示深切的敬意。”

“您把话说得清楚点儿。”

“……我愿意……始终愿意听命。”堂安保迪奥这么说的话语，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他究竟是诚恳地许下了诺言，或者这只不过是脱口而出的客套。但那两名强徒却相信，或者故意表示相信，他作出了保证。

“好极了！晚安，神甫！”强徒中的一个一边说，一边跟他的伙伴扬长而去。

几分钟以前，堂安保迪奥恨不得瞎掉一只眼睛，免得瞧见这两条汉子，现在却巴不得跟他们再多谈一会儿，把事情再好生商量一番。

“先生们……”他赶紧喊道，用双手把经书合上。

那两个人并不答理堂安保迪奥的喊声，径直朝他走过来的小路大步走去，嘴里哼着一支小调，那淫秽的歌词恕我不让它在此玷污我的笔墨。可怜的堂安保迪奥仿佛中了魔法似的，张大

了嘴巴，呆瞪瞪地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然后，他顺着通向他的住宅的小径，吃力地拖着像木头一样僵硬了的双腿，一步一步地踉跄着，走了回去。关于堂安保迪奥此时的心情，我们且把他的性格，他生活的时代先略作一番交代，读者也自可有个明白的了解。

读者想必已经察觉，堂安保迪奥打从娘胎里出世，就没有一颗狮子的心。但是在孩提的时候他就渐渐地晓得，当今世上命运最悲惨者莫过于一头牲畜既没有爪子又没有牙齿，却又并不心甘情愿被别的禽兽所吞噬。那些天性善良，安分守己，压根儿不可能去伤害别人的平民百姓，平日里是得不到法律的最后保护的。倒也不是说没有法律和刑罚来对付那班不法之徒的暴行。实际情形恰好相反。颁布的法令简直多如牛毛，将各式各样的罪行分门别类，不厌其烦地条分缕析；又立下了种种苛酷的刑罚。倘使这还无济于事，立法者和上百个行政官员尽可随时随地地任意加重刑罚；至于精心制定的司法程序，也全是为着让执法者摆脱任何束缚，可以自由不拘地将人判罪。上文我们略略引述的惩治强徒的法令，恰是这一情形的真实可信的写照。正是或者说主要是由于这个缘故，尽管历任的官府三令五申和不断地加重法律的分量，但除了把它们的炮制者庸碌无能的真相暴露于众人面前之外，别无结果。倘若还有些微的成效，也只是让那些遭受强徒们蹂躏的良民枉屈于新的祸难之中，反倒叫那班亡命之徒愈加贪酷凶残，手段也愈加奸诈难防。

强徒们结成团伙，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法律奈何他们不得，官府的告示不惟无力摧毁他们的根基，甚至连一根毫毛也不能触动。他们有藏身匿迹的据点，一些享有特权的阶级充当他们的保护伞；这类的特权有些得到法律的许可，有些因为人们敢

怒不敢言而被默认,也有些遇到徒劳无益的争议;但这些特权的阶级出于一己私利,依然主动地甚至不无嫉妒地扶持和保护他们。官府的告示虽然对强徒们进行攻讦和威胁,但要铲除他们却显得无能为力,而强徒们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自然也竭力要弄新的花招,以牙还牙,对付官方的每一次威胁和攻讦。因此便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每当新的镇压歹徒的告示颁布,他们即从自己依靠的力量中寻找出更加巧妙的办法,变本加厉地去干官方严厉禁止的勾当。而这些告示却足以叫孤立无依、秉性善良的老百姓吃尽种种苦头,寸步难行;因为官府抱定了一项宗旨,想把所有人的命运都捏在自己手心里,防范和严惩任何犯罪的行为,于是各种各样的执法者便用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压制个人的一举一动。不过,存心犯罪作孽的恶人,早已预先筹划停当,随时可以躲到一座修道院,或者某个豪绅的府邸里去避风,那班衙役无论如何是没有胆量跨进这些场所的。倘若有的强徒事先并不曾想好对策,只消他穿戴上一套贵族人家仆役的制服,主子为着家族甚至整个阶级的荣誉和利益,便会充当他的庇护人,他也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行动,当面把那些虚张声势的布告踩在脚下。

至于说到被委派去执行这些命令的人,有些原本就属于那个特权阶级,有些则因经济上的瓜葛而依附于这个阶级;这两类人,由于所受的教育,切身的利益,社会的风气,以及有意仿效的缘故,早已用心学会了特权阶级的处世原则,他们懂得如何明哲保身,决计不会为着街头巷尾张贴的一纸告示,而去得罪那帮有权有势的人物。说到那些直接受命当差的人,纵然他们具有像勇士一般的果敢无畏,僧侣一般的盲目顺从,殉道者一般的自我牺牲精神,却从来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跟他们要镇压的

对手比较，他们在人数上寡不敌众，而且到了最紧要的关头，那些装模作样地派他们去执行任务的人，每每会把他们当作替罪羊，毫不迟疑地抛弃掉。另外，执行当差的衙役大抵都是些当时的地痞无赖，品格奸诈卑劣之徒；他们的差事就连平日畏惧他们的人也嗤之以鼻，而他们的职务也就成了遭众人唾弃的耻辱。因此，这些人自然也不会为了毫无指望的事情，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去作无谓的牺牲，反而消极怠工，玩忽职守，或者竟跟那些权豪恶霸朋比为奸，宁愿把他们掌握的一点被人诅咒的权势，用到最没有风险的地方去，也就是说对那些奉公守法、善良无助的平民百姓施展淫威。

当时，有心算计别人或者时时防备别人暗算的人，都免不了要纠集气味相投的人，合伙成群。因此，结党营私，组织新的帮派，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壮大自己加入的帮派的势力，这便形成了一股风气，日久自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僧侣们竭力要维护和扩张他们享有的优待的地位，贵族们一心关注他们的权势，军官们念念不忘他们的特殊的利益。商人和手艺人联合在各自的行会里，律师组织了协会，连医生们也有了自己的公会。每一个阶层都拥有自己特殊的权力，每一个成员都按照他所属帮派的权威和应变能力的大小来渔利。善良之辈只限于利用这样的好处来自卫；而那班狡猾残暴的家伙，便利用它干种种个人力所不及的罪恶勾当，而且可以保证不受法律的制裁。不过，各个帮派之间的力量实在轩轾有别，尤其在乡村，家赀豪富而横行霸道的贵族，手下豢养了一伙强徒，又有不少农民，由于家庭传统的影响，或者出于私心，或者受到胁迫，也几乎承认自己是主人的臣民和卫士；因此，这些贵族得以骄横恣肆，任何别的帮派都无法在当地与他们抗衡。

我们的堂安保迪奥，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富翁，更说不上是个有胆识的人；在他成年之前，阅历很浅的时候，他就觉得生活在这样的世道上，就好比是一只脆弱的瓷瓶，却不得不跟许多铁制的器皿混在一起，去作一次漫长的旅行。所以当他的父母亲提出要他出家当神甫时，他立即满怀喜悦地顺从了。说实在话，对于自己所献身的事业的崇高使命和义务，他从来不曾作过认真的思考，照他看来，一旦穿上神甫的黑袍，便足可稳稳当当地过上安定的、怡然自得的日子，并且进入那个受人敬重、有权有势的阶层，这两点好处吸引了他，于是他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然而，任何阶层都只在一定的限度内保障个人的利益和安全，并不能代替个人去制定他特殊的为人处世的哲学。堂安保迪奥终日价思虑的是自己的悠闲舒适，诚然有时多花费点力气，冒少许风险，一些利益便唾手可得，但他还是无意去追逐。它的处世哲学的精髓在于，对以前发生的冲突，他一概退避三舍，实在避免不了的时候，他甘愿低首顺服，委曲求全。当时，在他的周围，教会与官府、军方与文官、贵族与贵族之间，频繁地发生各种纷争，甚至两个乡民之间也会因小小的口角，惹起一场纠纷，最终用拳头或者动刀动枪来收拾局面，他都甚至保持着非武装的中立。倘若万不得已，必须在纷争的两者之间支持一方，他便站到最有势力的一边，但从来都决不站在第一线，而且竭力设法让对方明白，他是完全违心地采取敌对的态度的。他仿佛对人家说："您怎么不晓得当一个强者呢？否则我早就站在您那一边了。"对于声势显赫的人物，他总是远远地躲开；当他们一时心血来潮，恶意戏弄他，他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佯装没有瞧见；倘若他们蓄意制造麻烦，跟他为难，他会忍气吞声，忙不迭地赔不是；在路上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便低三下四地鞠躬，彬彬有礼地

问候，即便是最骄狂傲慢、最暴戾恣睢的人，见到这副情景，也不由得对他报以一笑。可怜的堂安保迪奥就这样在人生的沧海里漂流了六十年时光，成功地避开了惊涛骇浪。

不过，倒也不必以为他心中没有丝毫的怨恨。他时刻低声下气，有理无理都要退让别人三分，默默地咽下屈辱的苦水，这一切深深地刺激了他，他需要有机会发泄自己的恼怒，否则必定会把身子憋坏了的。但幸好这个世界上与他相处的人当中，总有一些他清楚地晓得是不会作恶的老实人，这样他有时也就可以在这种人身上把自己长久郁积的怨气尽情发泄出来，趾高气扬地显示一番威风，毫无道理地把他们谴责一通。对于那些为人处世跟他不同的人，他俨然是个严峻的批评者，但是他的批评只限于即便遥远的将来也不会带来一丁点危险的场合。照他看来，倘若有人挨打，那人的行为至少是失于检点；倘若有人遭到暗算，定是那人太不安分守己。至于有人为着保护自身的权益，去跟权豪恶霸较量，而落得个头破血流的下场，堂安保迪奥总有办法找出他的某些过错。这样行事确实毫不费力，因为是与非之间永远无法划出一条如此明确的界限，以致可以断言一方绝对有理，另一方完全理亏。他尤其反对别的僧侣冒着危险去支持被欺凌的弱者，跟豪门权贵作对。他把这叫做花钱自找麻烦，或者说是虎口拔牙。他甚至以很严厉的口气教训说，这样行事是卷入世俗的事务，构成对神职人员的崇高使命的危害。不过，他甚至只在两个人或几个人的小圈子里这样责备那些神甫，而且他愈是晓得被他指责的人对这些事情毫不介意，他愈发显得情绪激昂。另外，他还有一句他颇欣赏的口头禅，他的谈话总是用这句口头禅来收尾："一个正人君子若是明哲保身，只顾自己的事情，是决计不会遭逢任何凶险的。"

现在，不妨请我的为数不多的读者想象一下，以上叙述的那件意外的遭遇，在那个可怜虫心里发生了怎样的影响。那凶神恶煞似的脸孔，咄咄逼人的言语，那赫赫有名而且向来说话算数的恶霸发出的恫吓，竟把他靠着一辈子的潜心研究与宽容才求得的平安度日的处世哲学，在顷刻之间打乱了，叫他陷入了难以找见出路的困境。这种种纷乱的思想，真如风雨交摧，使堂安保迪奥低垂的脑袋嗡嗡作响。

他不由得暗暗思忖："要是干脆对伦佐说个'不'字他肯死了那条心，那倒也罢了；可他一定会追根究底盘问我。我的天啊，我该怎么来回答他呢？他又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倘若没有人跟他刁难，他简直会像绵羊一般温顺；可是谁要去触犯他呢……嘿！再说，他如今发狂似地爱着露琪亚，迷恋得像……这些讨厌的年轻人，闲得心里痒痒了，所以才去谈恋爱，闹着要结婚，别的事情一概不愿考虑，也不想一想这会给一个可怜的神甫带来多大的苦楚。哎，我真是太不幸了！应当让你们亲眼瞧瞧。那两个恶魔是怎样拦住我的去路，气势汹汹地要跟我算账。其实，这些事情跟我有什么干系呢？难道是我想要结婚吗？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去警告……噢，等一等，我的好主意总是事情过后才想得起来，我真是命中注定要倒霉了。要是方才我就提醒他们径直去找……"

刚想到这里，他忽然觉得，他为了没有怂恿和配合那两条汉子去作恶而感到后悔，这实在无疑是造孽的行为。于是他把满腔怨气转移到那个剥夺他的安宁生活的人身上。他跟堂罗德里戈素昧平生，从来不曾打过交道，只是偶尔见过几次，并且听人家说及他的煊赫声势；不过，就是那偶然几次在街上遇见的时候，他都赶忙把脑袋低垂到胸前，帽子几乎碰到地面，表示深

深的敬意。不止一次，当有人抬头仰望青天，唉声叹气，低声地诅咒堂罗德里戈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他便站出来维护此人的声誉，上百遍地声称，这是一位令人敬重的贵人。但是到了眼下，他却不由得在心里暗暗咒骂起来，把以前别人攻击时用过的、而他惊慌失措地加以阻止的那些恶名，统统地加到堂罗德里戈的头上。

堂安保迪奥这么胡乱地思量着，不觉走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他居住的平房，靠近村子的尽头。他匆忙把捏在手心里的钥匙塞进锁孔，打开了门，走进里面，随即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他急切地希望有个可靠的人陪伴着他，便一连声地喊道：

“佩尔佩杜娅！佩尔佩杜娅！”

他朝餐厅走去，心想佩尔佩杜娅一定已在那里铺好餐桌，等候他用晚餐了。

读者想必已经看出，佩尔佩杜娅是堂安保迪奥的女仆。她有一副热心肠，又忠实可靠，懂得怎样顺从主人的意愿，也晓得在什么场合该由她来发号施令。她很懂得如何忍受主人嘟嘟囔囔的怨言和刁钻古怪的脾气，但也善于适时地叫主人领受她发泄牢骚和脾气的滋味。她已经年过四十[①]，尚未出嫁。照她自己的说法，所有向她求婚的男人，全被她拒之门外了，但是，据她的女友们透露，却是她连一条喜欢她的狗儿也没有找到。兴许由于这个缘故，她的脾气一天比一天更加怪僻了。

“我就来。”佩尔佩杜娅回答，她把一小瓶堂安保迪奥平常最喜欢喝的葡萄酒放在餐桌的固定位置上，慢吞吞地迈起步子来。

---

① 十六世纪中叶，天主教教会在意大利特伦托城举行一次公教会议上作出规定，为神职人员服务的女仆，年龄必须在四十以上。

她还没有走到门口，堂安保迪奥已经走进来了，他迈着异常艰难的步履，仿佛两条腿被捆缚住了似的，呆滞的目光显得特别阴沉，脸上掠过一阵阵痉挛。用不着佩尔佩杜娅那样老练的目光，谁都能够一眼看出，他遇到了一件确实异乎寻常的麻烦事情。

“仁慈的主啊！您究竟出了什么事情，我的老爷？”

“没什么，没什么，”堂安保迪奥回答，一面喘着粗气，颓然倒在他的大安乐椅里。

“怎么会是没什么呢？您何必这样对我说？您可知道，您的脸色是多么难看？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

“啊，上帝保佑！我说没什么，要么确实是没有什么事，要么是有的事我不能随意讲。”

“难道您对我也讲不得吗？那么谁来关心您的健康？又有谁来帮助您出主意？”

“哎哟，你安静点吧！晚饭我也不想吃别的什么了，你快给我倒一杯葡萄酒。”

“您要我相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吗？”佩尔佩杜娅说道，她倒满了一杯酒，然后把酒杯拿在手里，并不急于立刻就递给主人，仿佛想用这杯酒来换取她很希望知道的那个秘密。

“给我，快给我。”堂安保迪奥说道，伸出微微颤抖的手，从佩尔佩杜娅手里拿过酒杯，好像喝药似的，一仰脖子喝干了。

“这么说，您要是逼着我到处打听，我的主人究竟出了什么事吗？”佩尔佩杜娅说道，她直立在主人的面前，双手叉着腰，胳膊肘伸向前面，用尖利的目光盯视着他，几乎硬是要把那个秘密从他的眼睛里汲取出来。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别大声嚷嚷，不要说长道短。要知道，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

"性命交关?"

"是的,性命交关。"

"您清楚地知道,每一次,当您坦率地告诉我什么秘密的时候,我不是都守口如瓶……"

"好极了!譬如,有一次,你就……"

佩尔佩杜娅恍然明白,她没有说到点子上,反倒给抓住了把柄;于是立即纠正过来,用一种非常温柔、足以打动对话者的语气说道:

"我的主人,我对您始终是一片忠心,现在我向您打听这件事,完全是由于我关心您的缘故,我多么想帮您一点儿忙,给您出一个好主意,替您排难解忧……"

其实,堂安保迪奥想要和盘托出那令人痛苦不堪的秘密的心情,或许正像佩尔佩杜娅想要知道它一样急不可耐。所以,在佩尔佩杜娅几次三番愈来愈咄咄逼人的盘问下,堂安保迪奥的抵抗愈来愈软弱无力了;他一再要她起誓,绝对不向外人泄露,这才终于断断续续地、不住地唉声叹气,把这件不幸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当他准备说出那个主谋者的可怕的名字时,又非要佩尔佩杜娅重新郑重其事地保证严守秘密不可。堂安保迪奥刚刚说出了那个大人物的名字,便瘫在椅子里,沉重地叹了口气,同时举起了双手,似乎是命令,又似乎是恳求,说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

"又是他!"佩尔佩杜娅惊呼起来。"啊,这个无赖!这个横行霸道的恶棍!这个不敬上帝的魔鬼!"

"你还不快闭上嘴?莫非你想要我彻底完蛋吗?"

"嗨,这儿不就是我们两个人吗?谁也听不见的。可是,下一步您怎么办呢,我的可怜的主人?"

“你瞧，”堂安保迪奥显得有点恼怒了，“现在你想，这个女人给我出了什么好主意！她倒居然来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办，好像是她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反而要我来搭救她。”

“快别这么说！我确实是想给您提供一个不坏的主意，但是……”

“那好吧，就听听你的高见。”

“我有这么个想法，您知道，人家都说我们的大主教是个圣人，平日行事敢作敢为，谁也不怕，他一定会尽心竭力地保护一个神甫，给这样的恶魔一个教训，他向来是以主持公道为最大的快乐的。我想，您不妨好生地写一封信给他，向他报告事情的……”

“得了，快闭上嘴吧！这就是你给一个落难的人出的好主意吗？如果一粒子弹突然从背后击中了我，啊，愿上帝保佑！大主教还能有什么法子来消除我的灾难？”

“唉，子弹又不是糖果，岂会随意奉送给人。您别看这些狗东西叫得厉害，其实并不是每一次都会咬人。我很早便发现，谁张牙舞爪地露出一副厉害的样子，强要别人向他低头，那么，别人也就会对他恭恭敬敬。可您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地表明您的态度，所以才落到这样的境地，请允许我直言，谁都打上门来……”

“快闭上嘴吧！”

“我马上就不开口。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所有的人都看出来，像您这样的人，稍稍遇到一点风浪，便赶紧落篷收帆，那……”

“你还不闭上嘴吗？现在是说这些废话的时候吗？”

“好吧，这件事反正够您今天夜里苦思苦想的。但是您也不要为难自己，别弄垮了自己的身体。您还是多少吃一口吧。”

"我要考虑的。"堂安保迪奥喃喃地回答,"当然,我是要考虑的,需要细细地想一想。"他站起身来,又接着说道,"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不要。我有别的心事。我也晓得,只能由我自己来寻找出路。哎,为什么偏偏让我遇上这样的灾难!"

"您再喝一口吧,"佩尔佩杜娅又斟了一杯葡萄酒,"您知道,这种酒对您的肠胃是很有好处的。"

"哎哟!这酒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一点儿也没有用的。"他嘟嘟囔囔地说着,拿起了台灯,"区区小事!竟作弄起像我这样善良的人!哎,明天怎么办呢?"

他一连唉声叹气,朝自己的卧室走去。他刚要跨过门槛,却又转过身来,伸出一只手指头,按住自己的嘴唇,用缓慢而严肃的声调对佩尔佩杜娅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

然后,他走进了卧室。

第 二 章

有一则故事，说孔德亲亲王在洛克瓦大战[1]的前夜，睡得分外的香。因为他实在太疲倦了；何况，他对作战计划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最周密的部署，对于第二天拂晓的任务，他也早已胸有成竹。可堂安保迪奥恰好相反，他此刻萦绕心头的只有一件事，明天他将面临一场可怕的战斗，所以几乎整整一夜，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忧心忡忡地思量着对策。不理睬那个恶魔的恫吓和胁迫，照旧去主持婚礼，这是万万行不通的，他甚至连想也不敢想。要不，把这件事照实告诉伦佐，跟他一起商量个什么法子……愿上帝保佑！"您不得走漏一点儿风声……否则……哼！"他不由得想起了强徒对他发出的警告；那恶棍的一声"哼！"像是擂鼓一般在他的耳边轰鸣，他不要说再也没有勇气去违抗对他的吩咐，而且非常懊悔跟佩尔佩杜娅谈话的时候泄露了秘密。他又想一走了之，可是他能逃到哪里去藏身呢？以后又如何办呢？这事多么麻烦，又有多少事得去应付！每放弃一个主意，可怜的堂安保迪奥便惶惶不安地在床上翻一次身。他反复盘算，觉得最周全或者说最不冒风险的法子，莫过于跟伦佐拖延时间，使用缓兵之计。

忽然间，堂安保迪奥想到，过不了几天的工夫，便是按教规

不得结婚的斋期[2]。“假使我能够把这孩子哄过这几天，以后我便有两个月的时间可以喘一口气了；而在这两个月里，天晓得事情会有多大的变化。”他琢磨着用怎样的理由来作为借口，虽然这些理由都显得有点勉强，但他安慰自己说，凭着他的威信，足以叫伦佐感觉到它们是很有分量的，而且他精明老成，对付这样一个年幼无知的后生，还是绰绰有余的。“等着瞧吧，”他自言自语说，“他想他的未婚妻，我可要顾全我的性命。其实，这件事跟我最有干系，且不说我也是最聪明的。我亲爱的孩子，假使你实在忍耐不住了，我倒也没有话可说，但是我决不会为你葬送我的性命。”

他想出了对策，心里也就觉得略略平静点儿，终于阖上眼睛。可他竟做了怎样的梦！梦见了怎样的东西！强徒，堂罗德里戈，伦佐，石子小路，山坡，逃跑，追击，狂喊，开枪……

大凡当一个人遭逢凶险陷入了困境，他从睡梦中恍然醒来，常常会体验到特别的苦楚。乍一苏醒的时候，人的最初的意识总是习惯地回到以往的平静的生活，但脑子里立即会冷酷无情地闪现出另一种思想，逼迫他面对不幸的事实，这两种意识顷刻之间的鲜明对照，使痛苦愈加显得剧烈。堂安保迪奥此刻也尝到了这样的凄酸。他随即把夜里想好的对策再琢磨了一番，确信它们切实可行，又细致地考虑了执行的办法，便匆匆从床上起来，心里焦虑而惶恐不安地等待伦佐的到来。

---

① 孔德(1621—1686)，法国统帅，1643年5月19日在洛克瓦平原率军击败西班牙军队。

② 根据十六世纪天主教会特伦托公教会的规定，从降临节(自圣诞节前第四个星期的星期日，按当时的教历，为11月12日)，至1月6日的主显节，举行斋戒，禁止举行婚礼。

洛伦佐，大家平常都喜欢叫他伦佐，没有让堂安保迪奥等待很久。当他觉得到了按照通常的规矩可以登门拜访神甫的时候，马上就出门了。他今天要和他倾心相爱的姑娘举行婚礼，心里洋溢着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特有的无限喜悦。伦佐自幼失去了父母，他继承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手艺，以纺丝织绸为生。这一门职业以前是很有利可图的，但是眼下已经走下坡路了；虽说如此，一名纺织能手还照旧可以凭他的手艺过上小康的生活。送上门的活儿一天比一天少了，许多工人纷纷涌到临近的城邦[①] 去，那里有更好的待遇和赚钱的机会，所以留在本地的人还可以维持生计。另外，伦佐又有一块不大的耕地，纺车停下来的时候，他就自己耕种，有时也请人帮忙。所以他的日子过得还算宽裕。虽然这一年的歉收比头一年还要严重，早已出现了大饥荒的迹象，但我们这位后生自从爱上了露琪亚，就开始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笔钱，所以灾荒的年景对他也算不了什么威胁。

伦佐穿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帽子上插了各色鲜艳的羽毛，从裤兜里露出一把佩剑的锃亮的剑柄，喜气洋洋而又带着连当时最温和的人也有的威武气概，走到了堂安保迪奥面前。神甫心神恍惚，显出叫人捉摸不定的神情，这和伦佐快活的、坚定的态度正是大相径庭。

“他今天好像有什么心事，”伦佐暗暗思忖，于是开口说道：“神甫先生，我来请示您，我们几点钟上教堂去于您最合适？”

“你想哪一天去呢？”

“什么哪一天？您不记得，婚礼定的是今天吗？”

---

① 当时意大利在政治上分裂成许多个封建割据的小国。这里是指邻近伦巴第的威尼斯共和国和皮埃蒙特大公国。

“今天?”堂安保迪奥反问，仿佛才头一次听说似的，“今天……不，你再耐心等一等吧，今天我是去不了的。”

“今天您去不了！难道出了什么事情?”

“首先，我觉得身体不大舒服，你这是可以瞧得见的。”

“太不凑巧了。其实这件事只要耽误您一点儿工夫，而且也不那么累人……”

“嗯，另外，另外……”

“另外什么?”

“另外还有些麻烦。”

“麻烦？会有什么麻烦呢?”

“只有处在我们的地位，才晓得在这样的问题上会遇到多少麻烦，需要应付多少纠缠不清的难事。我的心地过于善良，一心只想着排难解忧，助人为乐，去赢得别人的欢喜，结果常常忽视了自己份内的职责，反倒吃力不讨好，受到别人的谴责，而且更糟糕的是……”

“可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折磨我了，请您痛痛快快地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

“你可晓得，按照规矩，举行婚礼以前需要办理多少手续?”

“莫非需要考考我吗?”伦佐的心底燃起了一股怒火，“要知道，这些天来您已经把我弄得晕头转向，难道时至今日应当了结的事情还没有了结，需要办理的手续还没有办成吗?”

“统统没有！你是这么想的！你再忍耐点吧，孩子。我只是为了使别人免遭痛苦，竟顾不得履行自己的职责，我真成了个傻瓜！可是，如今……得啦，只有我自己心里有数。我们这些可怜的神甫总是夹在铁砧和锤子之间，两头受气。你简直迫不及待了！我很同情你，可怜的年轻人，可那些顶头上司……得啦，还

是少说为妙。反正就数我们当神甫的倒霉。”

“但是您方才说还有什么手续要办,我请您明白地告诉我,到底这是什么手续,我立刻就去把它办好。”

“你可知道有多少清规戒律,阻碍婚礼的举行?”

“干吗要我现在知道这些东西呢?”

“Error, conditio, votum, cognatio, crimen, cultus disparitas, vis, ordo, ligamen, honestas, si sis affinis, …”① 堂安保迪奥扳起指头一一数来。

“您是在作弄我吗,神甫?”伦佐打断了他,“您跟我讲那些拉丁文有什么用?”

“好极了,你既然对此一窍不通,那就耐着点性子,老老实实地相信那些明白人。”

“够了!……”

“轻声点儿,亲爱的伦佐,你不要发脾气,我是极乐意做……需要我去做的一切事情。我,我总希望你称心如意,始终见到你是快活的样子;要知道,我是多么疼爱你。唉!……我有时也想,你过着这般幸福、舒适的日子,还有什么不满足!还缺少什么呢?你却心血来潮,想到要结婚……”

“您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神甫先生?”伦佐猛然打断了他的话,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含怒问道。

“我这是随便说说,你不要着急,我是随便说说。我总希望你称心如意。”

“那么,打开天窗说亮话……”

---

① 拉丁语,意为:“过失、地位、誓愿、血统、罪孽、信仰差异、胁迫、圣职、重婚、失贞、近亲,……”按照教义,这些都可构成婚配的障碍。

“打开天窗说亮话，亲爱的孩子，我没有任何过错；法律不是由我来制定的。在每次主持婚礼以前，我们这些当神甫的要做许多许多的调查，来证明障碍是不存在的。”

“不必吞吞吐吐，请您明白地告诉我，究竟又冒出了什么障碍！”

“耐心一点吧，这种事情绝不是我们站在这儿三言两语就解决得了的。我希望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可是那些调查我们还得照样进行。法律的条文上规定得明明白白：antequam matrimonium denunciet…”①

“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不想听您说拉丁文。”

“但总得给你解释……”

“难道那些调查您还没有做完吗？”

“实话告诉你，该做的还没有都做完。”

“那您为什么不及时做完？当初又为何告诉我，说一切都已经安排停当？还要等待……”

“你瞧，我对你是一片好心，你反倒责怪起我来了。我一直想方设法来促进这件事，愿你尽早……可是，现在又突然……得了，我知道该怎么了结的。”

“您叫我怎么办呢？”

“你耐心等几天吧。亲爱的孩子，只要几天的工夫，又不是等一辈子。再忍耐一点就是了。”

“那需要几天？”

“总算落入我的圈套了。”堂安保迪奥心中暗想。他又做出一副从来不曾有过的和颜悦色的样子，说道：“这样吧，在十五天

---

① 拉丁文，意为：“（教会）宣布承认婚姻以前……”

之内，我一定设法……”

“十五天！这可是怪事！您吩咐要办的事全都一一照办了；您给我们定下了举行婚礼的日子，这一天到了，您现在却变了卦，叫我再等十五天！十五天……”伦佐提高了嗓门，忿忿地嚷道，他伸出了胳膊，捏紧的拳头猛烈地在空中挥舞，天晓得他会做出什么莽撞的举动来，要不是堂安保迪奥赶忙握住他的另一只手，用温和而关切的声音，怯生生地对他说：

“冷静些，冷静些，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别大动肝火。我再想想法子，假使可能的话，争取在一个星期里……”

“我该怎么对露琪亚去说呢？”

“告诉她，这是我的过失。”

“别人的闲言闲语呢？”

“你也对所有的人说，我做事过于心急，心肠也过于慈悲，所以出了差错。你把责任统统推到我的身上就是了。你瞧，我还能说出更让你满意的话吗？就这样吧，一个星期。”

“那以后还会出现新的障碍吗？”

“既然我对你说……”

“好吧，我耐着性子等一个星期；但是请您注意，神甫，过了这个星期，任您说什么，我也不听了。现在，请接受我的敬意。”他向堂安保迪奥告辞，鞠了一躬，但不像往常那样低低地弯下腰，他瞟了神甫一眼，他的目光与其说是充满尊敬的，倒不如说富于别样的表情。

伦佐出得门来，闷闷不乐地走着，他头一回怀着这样沮丧的情绪上他的未婚妻家里去。他心中着实恼火，一路上反复琢磨方才的谈话，愈想心中愈是狐疑。堂安保迪奥冷冰冰的、惶惶然的态度，那吞吞吐吐，而且显得烦躁不安的言谈，那双灰色的眼

珠，在眼眶里滴溜溜地转来转去，好像害怕接触到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语似的，那故作惊讶的表情，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今天要举行早已定下的婚礼，尤其是他时时暗示某件似乎至关紧要的事情，可又支支吾吾地不肯明说；细细揣摸这种种情况，伦佐不由得怀疑，这里面必定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堂安保迪奥方才分明是用花言巧语把他哄骗了。年轻人止住脚步，原地站立了片刻工夫，盘算是否要返转身去，强使神甫把真情统统说出来不可。但是，他忽然抬起头瞧见佩尔佩杜娅在他前面走着，正要走进前面几步开外的一个菜园子里。她开门的时候，伦佐赶忙叫了她一声，加快了步子，追上了她。他在门口把她拦住，心想从她嘴里掏出一些确实的消息，于是就站在那里和她交谈起来。

"你好，佩尔佩杜娅，我原想我们今天一起能痛痛快快地乐一番。"

"噢，听从上帝的意志吧，我的可怜的伦佐。"

"请你为我做件好事。那个怪老头神甫说了一大堆稀里糊涂的理由，简直叫人莫名其妙。还是请你告诉我吧，他为什么今天不能或者不想替我主持婚礼?"

"哎哟，你果真以为，我的主人的秘密我会知道吗?"

"这么说来，我方才断定其中必有蹊跷是对头的了。"伦佐暗暗寻思。他想探究个水落石出，便继续说："好了，佩尔佩杜娅，我们是好朋友，请你帮助一个可怜的孩子，把你所知道的内情都告诉我吧。"

"我亲爱的伦佐，从娘胎里生出来是个穷人，就活该倒霉。"

"说得对，"伦佐应声说，他愈发确信自己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决心进一步追究下去，"说得对，可是神甫难道就该欺侮穷人吗?"

"听我说，伦佐，我什么也不能说……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能肯定地告诉你，我的主人既不想得罪你，也不想得罪任何别的人，而且在那一件事上，他是没有过错的。"

"那究竟是谁的过错呢？"伦佐不动声色，随意问道，但是他的一颗心已经悬在空中，怦怦地狂跳，格外警惕地竖起了耳朵。

"我方才已经告诉你，我什么都不知道……即便能说什么，也只是想替我的主人辩白；听到有人责备他，说他诚心要欺侮什么人，我很替他抱不平。可怜的神甫！如果他有什么过失，那只是因为他的心肠过于慈悲。在这个世道上，有多少歹徒、恶霸和不敬上帝的家伙横行不法……"

"恶霸！歹徒！"伦佐暗自寻思，"这可不是堂安保迪奥说的顶头上司。"他勉强掩饰自己愈来愈激动的情绪，说道，"原来是这样，请告诉我，那是谁？"

"啊，你一心想诱我说出来；我什么也不能说，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当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就好比我起誓要闭紧嘴巴一样。即便你把我吊在拷问架上用刑，也休想从我嘴里掏出什么东西来。这样的谈话白白耽误我们俩的工夫，再见。"

佩尔佩杜娅说完，快步走进了菜园，随手把门闩上了。

伦佐也欠身道别，返转身来，蹑手蹑脚地走了好几步，不让佩尔佩杜娅听出来他是往那里去。他揣摸善良的女人再也听不见他的脚步声了，便迈开大步，飞也似的奔到了堂安保迪奥的家门口。他径直闯进了方才和神甫谈话的客厅。他看见了堂安保迪奥，眼睛里闪烁着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气势汹汹地跑到了他的面前。

"哎呀，哎呀，又有什么事？"堂安保迪奥问道。

"谁是那个恶霸？"伦佐说话的声音充满了非要追究到底的

决心,“谁是那个不准我和露琪亚结婚的恶霸?”

“什么? 什么? 你说什么?”可怜的堂安保迪奥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说道,脸色霎时间变得灰白,像一块洗过的旧布。在嘴里喃喃自语的时候,他已从安乐椅里跳将起来,想要夺门而逃。但是伦佐好像预料到了他会如此动作,早已有心提防,抢先一步挡住了他的去路,锁上了大门,把钥匙揣进自己的口袋里。

“啊哈! 神甫先生,您现在打算说实话了吗? 我的事情谁都知道了,只是把我蒙在鼓里。真是活见鬼,可我也要知道。那个恶霸叫什么名字?”

“伦佐! 伦佐! 看在上帝的份上吧,你瞧瞧你这是什么举动,你千万要想着你的灵魂。”

“眼下我只想着马上知道那个恶霸的名字。”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或许并没有在意,但他的手却握住了从裤兜里露出来的刀柄。

“上帝慈悲!”堂安保迪奥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

“我要知道他的名字。”

“谁告诉你……”

“这无关紧要,不用再说谎话。您马上痛痛快快地告诉我。”

“你想断送我的性命吗?”

“我只想知道我有权利知道的事情。”

“可是,假如说出来,我就性命难保了。难道我能把性命当儿戏吗?”

“所以,您得马上说出来。”

这“所以”两个字说得如此坚定有力,伦佐的脸色又显得如此威严可怕的样子,以致堂安保迪奥简直不敢再生出抗拒的念头。

“你向我保证,”堂安保迪奥叹息说,“你给我起誓,不泄露给任何人,永远不泄露……”

“如果您不马上说出他的名字,就休怪我对您不客气了。”

听到这样的誓言,堂安保迪奥的神色活像一个病人被牙医的钳子用力拔着自己的牙齿一样,哼哼唧唧地说:

“堂……”

“堂?”伦佐跟着他重复,仿佛要帮助病人吐出堵在嘴里的东西。他俯下身子,耳朵贴近了堂安保迪奥的嘴唇,反剪双手,紧紧捏着拳头。

“堂罗德里戈!”受难的神甫非常快地吐出这个名字,故意让几个辅音字母轻轻滑了过去,一方面因为他已乱了方寸,另外也因为他凭着在这紧要关头残留的少许自制力,竭力想在那两种恐惧之间搞点儿妥协,所以在他被迫说出那个名字的时刻,又想勾销那几个字,让它们消失掉。

“那个狗东西!”伦佐大声嚷道,“他怎么干的? 他又怎么吩咐您的?”

“你说什么? 什么?”堂安保迪奥的声调几乎有些傲慢,他忍痛作了如此重大的牺牲,现在多少该由他来跟伦佐算账了。“你说什么? 我情愿让你去碰上我遇到的那件事,我原本是和它毫无干系的,那样也免得你头脑里生出种种糊涂的念头来。”

于是,他把自己和那两个强徒相遇的可怕情景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在他叙述的时候,一阵愤怒微微颤过他的心头,这愤怒的情绪在此以前一直深藏在恐惧里,硬是被淹没了。他瞧见伦佐呆呆地低头站在那里,怒火中烧却又惶惑不安的样子,不由得暗自高兴,接着说:

“嘿,你可真干了一件好事! 你就这样来报答我! 竟然这样

来作弄一个善良的人，你的神甫，而且是在他的家里，在如此神圣的地方！你方才雄赳赳的架势真像个勇士！你无非要强逼着我把足以毁掉我，也毁掉你的事情泄露出来；其实，我瞒着你，只是为了小心谨慎的缘故，是为你着想！现在你该明白这一切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现在打算怎么对待我！……看在上帝的份上，万万不可把这件事当作儿戏，也不必去追究，谁个有理，谁个有罪；事情全在于谁个最有势力。今天早晨我原是给你出了一个好主意……唉，不料你竟怒气冲冲地对我发作起来。其实，我是为自己也为你反复斟酌过的。可现在如何办是好？至少你先把门打开；把钥匙还给我吧。"

"或许我有过错，"伦佐对堂安保迪奥温顺地说，他的声音里仍然流露出对于被揭露的仇人的激愤，"或许我有过错，但是请您凭良心说一句，如果您处在我的位置想一想……"

伦佐一面这样说着，一面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上前开门。当他转动塞进锁孔的钥匙时，堂安保迪奥急忙走到他的身边，在他眼前向他伸出右手的三个指头，仿佛要援助他似的，神色焦急而又严肃地对他说：

"你至少得起誓……"

"或许我有过错，请您原谅我。"伦佐回答，他打开门，准备离开。

"你得起誓……"堂安保迪奥坚持自己的要求，同时伸出颤悠悠的手，一把攥住伦佐的胳膊。

"或许我有过错，"伦佐重复，甩脱了他的手臂，愤愤地离去，结束了这场争论。这如同文学、哲学或其他方面那些争论不休的问题一样，伦佐尽可以持续几个世纪，而始终得不到解决，因为双方只晓得一味坚持自己的看法。

堂安保迪奥慌忙一迭声地叫唤伦佐回来，但只是白费力气。他随即大声喊道：

“佩尔佩杜娅！佩尔佩杜娅！”

佩尔佩杜娅没有应声。堂安保迪奥心情惶乱，简直不知所措。

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形，一些堂安保迪奥无法比拟的显赫人物，当他们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急切里寻思不出解决办法的时候，便觉得装病躺倒是最安全的妙计。这个办法全然不用人去苦苦寻找的，因为它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头脑中闪现出来。头一天遭受的惊骇，彻夜不眠的痛苦，方才遇到的恐慌，对未来的焦虑，这一切现在统统发生了效力。堂安保迪奥觉得心中凄楚，昏昏沉沉，倒在安乐椅上。他开始感到有一股股凉意透入浑身的骨节，瞧瞧自己的指甲，不由叹了口气，不断用发怒的、颤抖的声音叫喊佩尔佩杜娅。

佩尔佩杜娅终于来了。她胳肢窝里夹了一棵大白菜，脸上的表情是一本正经的，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似的。恕我不再向读者叙述他们两人之间的悲叹、安慰、责备、辩解、“只有你会把事情捅出去”、“我什么也没有说”等等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谈话。只消提一下，堂安保迪奥吩咐佩尔佩杜娅赶紧把门闩上，任何情况下都不许打开，倘使有人来敲门，可以从窗口回答说，神甫发烧了，躺在床上啦。然后，他颤巍巍地登上楼梯，每登上三级楼梯，便长叹一声“我倒霉了！”他真地躺倒在床上了。我们暂且就让他在那里吧。

这时，伦佐遏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快步朝自己的家里走去。他还没有打定主意，下一步该怎么办，但他心中充满非做一件足以教人吃惊和生畏的事情不可的念头。世上那班横行霸道之

徒，以及所有欺压善良的人，他们的罪过不仅只在于他们自己所干的罪恶勾当，而且还在于他们蹂躏了被欺凌者的心灵。伦佐原是个淳厚和顺的青年，厌恶杀人流血的行为，他天真未泯，对诡诈奸巧尤为痛恨。但他此时此刻心中却泛起杀人报复的念头，苦苦思索用什么阴谋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他恨不得立刻冲进堂罗德里戈的宅邸，一把掐住他的脖颈，并且……可是他忽然想起，堂罗德里戈的宅邸是一座坚固的堡垒，里里外外都有他豢养的众多强徒把守，只有那些信得过的朋友和门徒方能自由出入，不必接受从头到脚的检查；像他这样一个陌生的手艺人，不被浑身搜查一番是休想进入堡垒的，何况，那里的人兴许早已注意上他了。于是他又想象，他手握一支火枪，埋伏在路旁的一道篱笆后边，等待着堂罗德里戈单身走过那里；他不由得体味到一种残酷的喜悦，深深陶醉在幻想之中，他仿佛果真听到了一阵自远而近的脚步声，于是轻轻地抬起头来，定睛一看，来人正是那个恶棍，他举起火枪，瞄准目标，砰的一声射出了子弹，瞧见那人应声栽倒，顿时一命呜呼了，他朝仇人狠狠咒骂了几声，随即转身奔上通往边境的大道，去找一个安全的避难地方。"那露琪亚呢?"这个名字在他可怕的幻想中刚一浮现，平素所有的善良的念头立刻又充溢了他的心灵。他想到父母亲临终前的嘱咐，想到上帝、圣母和其他圣人；他回忆起自己不止一次因为一身清白，从不犯罪造孽而体验到的欣慰，他又回忆起别人谈论杀人越货这类事情时在他心中激起的反感。他突然从一场充满血腥味的噩梦中醒悟过来，感受到清醒时的惊惧与悔恨，但他又以一种喜悦的心情暗暗庆幸，方才这一切全不过是自己的幻想罢了。但是，他一想到露琪亚，立即思潮如涌！那无限的希望，美好的夙愿，那如此牵动他的心灵，而且确信要成为现实的未来，那日

夜翘首企盼的一天，现在统统化作泡影了！他怎么开口去告诉露琪亚这个消息呢？另外，他该采取什么对策是好呢？他怎么才能置那个威名煊赫的恶霸的恫吓于不顾，和他的露琪亚结婚呢？除了这种种的想法，他的心头上还笼罩着与其说一片疑虑的阴影，毋宁说一团令人痛苦的愁雾。堂罗德里戈厚颜无耻的行径，肯定不是因为别的缘故，而只是对露琪亚不怀好意。那么，露琪亚呢？说露琪亚会向那个家伙提供一点微小的借口，会向他卖弄一点半星风情，伦佐的脑子里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的。不过，她原先是不是看出一点蛛丝马迹了呢？堂罗德里戈起了这样的邪念，她会毫无察觉吗？堂罗德里戈已经走到了这样的一步，难道事先不曾以某种方式试探过她吗？露琪亚竟然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向他，她的未婚夫，吐露过一个字！

伦佐怀着纷繁的思绪，走过了他的坐落在村子中心的住宅，又穿过村子，朝露琪亚的家里走去。露琪亚住在一座很小的房子里，它位于村子的尽头，也几乎可以说是村外。住宅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院子，四面砌了一道矮矮的围墙，把住宅和村外的大路隔开。

刚一走进院子，伦佐便听到楼上的房间里传来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嘈杂声音。他猜想，准是露琪亚的女友们和左邻右舍的大婶们来贺喜了。他不愿让外人看出他在听到那个坏消息以后心头泛起的缕缕哀愁和脸上流露出来的忧伤情绪。正在院子里的一个小女孩，向他迎面奔来，一边高喊：

“新郎！新郎来了！”

“小声点儿，贝蒂娜，别嚷嚷！”伦佐说，“你过来。你上楼去找露琪亚，把她拉到一边，附着她的耳朵悄悄地告诉她……但是千万别让任何人听见，也不让别人产生任何怀疑，……你还告诉

她，说我有话和她谈，我在楼下房间里等她，请她赶快下来。”

贝蒂娜急急地登上楼梯，她因为要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而感到兴奋和骄傲。

这当儿，露琪亚已由母亲打扮停当。女友们把新娘团团围住，硬是逼着她让众人好生地端详她的仪容。她以乡村少女特有的多少带点倔强的娇羞，不住地用手臂遮掩低垂到胸前的面孔，两道修长而乌黑的眉毛微蹙着，但嘴唇间却绽开一朵微笑。她的浓密的、黑油油的秀发在中间齐齐地分开，梳成一根根小辫子，在脑后一圈圈盘绕起来，再用许多长长的银针扣住，宛如一个熠熠闪亮的光轮，现在米兰地区的乡村妇女也是把头发梳成这种款式的。她的脖颈上围着一条项链，是用石榴色和金色的珠子交替地串联起来的，上身罩一件漂亮的绣花胸衣，袖口开着，用艳丽的绸带系好，下身是一条真丝短裙，上面形成许多精细的褶纹，脚上穿一双缎子的绣花鞋，鲜红的袜子。大凡新娘出嫁时都是这样一身打扮，但是露琪亚还自有一种纯朴的、美妙的丰姿，此时由于感情的激荡而愈发使她容光焕发，妩媚可人。纷乱的心绪，新娘特有的淡淡的忧伤，多少冲淡了她的喜悦之情，但这不但没有损害她的娇美，反倒赋予她另一种神采风韵。

小贝蒂娜好不容易挤进了人群，走到露琪亚的跟前，机灵地向她暗示有什么事要告诉她，然后附耳对她悄悄说了一句话。

“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露琪亚对妇女们说。

她匆匆奔下楼来。瞧见伦佐难看的脸色和激动不安的神态，心中不由得起了不祥的预感，忙问道：

“出了什么事儿?”

“露琪亚，”伦佐说，“今天一切都告吹了！惟有上帝晓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结为夫妻。”

“什么?”露琪亚惊愕地问道。

伦佐把上午发生的事情简略地告诉了她。露琪亚忐忑不安地听着他的叙述,一听到堂罗德里戈的名字,不禁浑身一颤,脸色刷地红了,恐慌地说:

“啊! 他竟走到了这一步!”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吗? ……”伦佐忙问。

“可不是!”露琪亚回答,“但是没有料想他竟走到了这一步!”

“你原先知道些什么呢?”

“你现在不要逼着我告诉你,别让我难过得痛哭一场吧。我去叫我的母亲,请客人们都散去,我们得一起好好商量。”

露琪亚离开的时候,伦佐喃喃地埋怨说:

“你始终对我守口如瓶。”

“唉,伦佐!”露琪亚转过身来,发出一声呼喊,却并不止住脚步。

伦佐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露琪亚在这样的时刻,以这种饱含深情的声音叫唤他的名字,仿佛是说:我只是出于最正当、最纯洁的考虑,才把事情对你隐瞒了,你怎能无端疑心呢?

这时,露琪亚的母亲安妮丝见到贝蒂娜悄悄耳语之后,女儿突然离去,不觉心中狐疑,很想探听个究竟,便下得楼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露琪亚让她先和伦佐谈谈,自己返回妇女们聚集的房间;她尽力保持镇静,不使自己的神色和声音失去常态,说道:

“神甫病了,今天不能举行婚礼了。”

说毕,她匆匆地把客人们送出房门,随即下了楼。

那些妇女们离开以后,就到处去传播这个新闻。其中有两

三个还走到神甫家门口,查探他是否真的病倒了。

“主人在发烧,”佩尔佩杜娅从窗口回答。这句令人伤心的话传到别人的耳朵后,她们头脑里萌起的种种猜测和七嘴八舌扯淡时种种神秘的揣想顿时给煞住了。

第　三　章

露琪亚走进了楼下的房间，伦佐正心情忧愤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安妮丝，安妮丝听着，心头也不由泛起凄惶的感觉。他们转过身子，注视着那比他们更清楚事情底细的人，盼望她能够解开他们的疑团，虽然晓得她的解释肯定会是一剂叫他们伤心的苦药。他们对露琪亚怀有各自不同的感受，但在悲愁之中，也不免都流露出程度不同的怨恨情绪，因为她竟守口如瓶，把那样的事情瞒住了他们。安妮丝虽然急切地想听听女儿说些什么，但是又禁不住要责怪她：

"这样重要的事情，你竟也不告诉你的母亲！"

"现在我就统统告诉你们。"露琪亚回答，一边撩起腰裙来擦去夺眶而出的泪水。

"那你说吧，快说吧！"母亲和未婚夫一起敦促她。

"啊，至圣的圣母！"露琪亚激动地说道，"谁能料想事情竟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她热泪涔涔，几乎语不成声地诉说。几天以前，她从纺丝厂回家，独自一人落在了其他女工的后面，恰巧堂罗德里戈和另一名老爷打她面前走过，他就竭力跟她搭讪，并且厚颜无耻地说些污秽的话语；可是露琪亚并不答理他，只是加快了步子，赶上了

她的同伴们,但耳边听到另一位老爷放纵地大笑的声音,还听到堂罗德里戈说:“好,我们打个赌!”第二天,这两个人就在路上等候着她,多亏露琪亚有女友们陪着,她赶紧低下头,那另一个老爷发出一声狞笑,堂罗德里戈连声说:“等着瞧!等着瞧!”

“幸好老天爷保佑,那是纺丝厂最后一个工作日。我马上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露琪亚继续叙述。

“你告诉了谁?”安妮丝心中很有点恼火,急于想知道女儿所信赖的人的名字。

“在忏悔的时候,我告诉了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妈妈。”露琪亚的声音分外柔和,仿佛是要请求原谅似的。“你想必还记得,最近一次,我们上午一起上教堂去,临出发之前,我有意磨磨蹭蹭的,好多耽误点时间,想等村子里上教堂去的人多起来了,我可以和他们作伴,因为自打遇见那两个人以后,我走路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的……”

听到尊敬的神甫克里司多福罗的名字,安妮丝的恼怒顷刻间消失了,她温和地说:

“你做得很对,可是为什么也不把这件事告诉你的母亲呢?”

露琪亚有两个理由,一来她以为善良的母亲对于这种事情也是无法可想的,告诉她只不过徒然叫她受惊和忧伤,二来她实在不想冒险把事情透露出去,到头来弄得满城风雨,而宁可小心翼翼地把它锁在心里。另外,露琪亚指望,她结婚之后,堂罗德里戈令人可恶的行径在其始发的阶段便可得到消除。不过,这两个原因露琪亚只说出了头一个。

“至于你,”露琪亚随后转向伦佐,她说话的声调仿佛是要提醒一位朋友注意,他的责备是不公正的,“我难道不该对你瞒住这件事吗?好啦,你现在也全知道了。”

“那神甫对你说了些什么呢?”安妮丝问道。

“他劝我务必尽早举行婚礼,平日里闭门在家,并且好生向上帝祈祷。他觉得,堂罗德里戈看不见我了,自然也就不会再来纠缠我。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她又朝伦佐转过身来,却不好意思用眼光瞧着他,脸孔涨得通红,接着说,“就在那个时候,我只好顾不得害羞,催促你快点张罗,提早把喜事办了。真不晓得当时你对我是怎么想的! 可我这么做全是出于一片至诚的善意,别人给我出了主意,我也确信……所以今天上午丝毫不曾料到……”说到这里,她的热泪扑簌簌地涌流,哭得哽咽难言。

“啊,卑鄙的流氓! 该下地狱的魔鬼! 杀人的凶手!”伦佐高声咒骂,在屋子里大步地来回走着,不时用手握紧刀柄。

“唉,真是飞来的灾祸! 但愿上帝保佑。”安妮丝喊道。

伦佐蓦地在仍然涕泣的露琪亚面前站住,用那种温柔和怨恨混融的目光看着她,斩钉截铁地说:

“这是那个恶魔能够做的最后一件事。”

“啊,不! 伦佐,看在上帝的份上!”露琪亚失声叫道,“不,千万别那样,看在上帝的份上! 上帝对穷人也是慈爱的。假如我们做出什么邪恶的举动,上帝还怎能庇佑我们?”

“不,千万别那样,看在上帝的份上!”安妮丝急忙附和。

“伦佐,”露琪亚的声音充满强烈的渴望,同时显得冷静而又坚定,“你精通一门手艺,我也会作工,我们可以离开这里,奔到很远的地方去,让那个人再也听不到我们的消息。”

“啊,露琪亚,那以后呢? 我们还没有正式结为夫妻呢! 堂安保迪奥会开具一纸证明我们是约婚夫妇的文书吗? 像他那样的人能够指望吗? 哎,假如我们已经结了婚,那该多好……”

露琪亚又哭了起来。三个人都默默无语,他们凄切、怅惘的

样子，跟他们身上所穿的节日盛装，形成令人伤心的对照。

"听我说，孩子们，听一听我的意见吧。"过了片刻，安妮丝开口说，"我在世上活的日子要比你们多些，人世间的许多事情，我也好歹晓得一点。也别害怕得了不得，魔鬼未必就像人家形容的那么凶恶。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没有能耐把一团乱麻理出个头绪来，只是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个线头。可是有时候，一个挺有学问的人出一个主意，用话指点一下……你很清楚我要说的意思。按照我的意见去做吧。你上莱科镇去，找那位吹毛求疵博士，把这件事讲给他听……不过，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千万不能这么称呼他，这是他的诨号。你要称他……噢，他的真姓实名是什么？算了，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别人都叫他吹毛求疵博士。好吧，你快去找那个瘦瘦的、高个子的律师，秃头，红鼻子，脸颊上有一颗紫红色的痣。"

"见到他的样子我就会认出来的，"伦佐说道。

"那太好了，"安妮丝继续说下去，"他是一个绝顶能干的人。我不止一次看见有人遇到麻烦，活像小鸡一头扎进乱草堆里，急得团团转，束手无策，可是和吹毛求疵博士——注意，你可千万不能这么称呼他——在一起谈了个把钟点，就喜笑颜开地走了。这是我亲眼瞧见的。你把这四只阉鸡带去，我本想把这些可怜的家伙宰了，星期天请客的；现在你都拿去吧，见那些先生们是不兴空手去的。你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你瞧着吧，他准会马上给你想出什么法子，我们即便苦苦想一年，也想不出来的。"

伦佐觉得这个意见很有道理，便欣然接受了。露琪亚也表示赞同。安妮丝也因为提出了这个好主意而高兴，她把那可怜的阉鸡从鸡笼里一只一只地提溜出来，把八只脚紧捆在一起，再

用一根绳子系紧,仿佛是结成一束鲜花似的,交给了伦佐。伦佐和她们互相说了些鼓励的话,便从菜园的后门出去,免得被孩子们瞧见,一路缠住他,齐声叫喊:新郎!新郎!

他穿过田野,或者说当地人所称的"地头",沿着小路走去。他不时感到一阵阵痛苦的战栗,心里一边想着自己的不幸,一边又琢磨着该如何跟吹毛求疵博士谈话。

读者们不妨想象一下,那四只可怜的阉鸡一路上遭到了怎样的待遇。它们的脚爪紧紧捆绑着,倒提在一个人的手心里,此人思绪万千,激动异常,各种想法在他的心里躁动的时候,他的手也不由地随着动作起来。他忽儿遏制不住满腔的怒火,猛地一拳向前方击去,忽儿痛苦失望,高高地举起手臂,忽儿又像是要威吓什么人,伸出胳膊在空中乱舞。他的每一个动作,便是给那四只阉鸡一次重重的打击,倒垂着的鸡头,不断受到剧烈的震撼,但还乘机互相争啄,这正像世上那些落入不幸境地的伙伴,仍然不忘自相残杀一样。

伦佐来到了镇上,向人打听博士的住处;有人向他作了指点,他便径直朝博士的宅第奔去。他刚刚跨进大门,忽然像那些没有学问的人去见贵族老爷和满腹经纶的人时常常发生的一样,局促不安起来,犹如芒刺在背,把原先预备好要说的话统统忘记了。但是当他看见手里提着的四只阉鸡,又立即打起了精神。他走进厨房,问一个女仆,他能不能见见博士。女佣一眼瞥见了阉鸡,她似乎对这种送上门来的礼物已经习以为常,便想顺手接过去,伦佐慌忙把手缩到身子背后,因为他想让博士亲眼瞧见他带来的礼物。女佣对他说道:

"把它们交给我,你就进去吧。"

话音未落,博士正好走了进来。伦佐毕恭毕敬地向他鞠了

一躬。博士很和蔼地接待他，说道：

"随我来吧。"

他把伦佐带到书房。这是一间很宽敞的房间，三面墙壁上悬挂着罗马帝国十二位皇帝的肖像，另一面墙前立着一个大书柜，上面放满了被陈年的灰尘弄脏了的书籍；房间中央是一张书桌，凌乱地堆着各种公文、状子、卷宗、布告，周围三四把椅子，书桌后面一张安乐椅，靠背高高耸起，呈正方形，上面装饰着犹如两只牛角一样的木雕，椅背上蒙着一张牛皮，大约由于年代太久的缘故，好几只大铜扣已经脱落了，皮面到处是皱褶，四个角都露了洞。博士随意穿了一件很旧的长袍，许多年以前，每当他为某个重要的案子去米兰担任辩护人，总是穿着这件衣服的。他关上房门，用话安慰年青人：

"孩子，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吧。"

"我想跟您谈一件秘密的事。"

"请说吧，我是很乐意听你叙述的。"博士回答，在安乐椅上坐下来。

伦佐笔直地站在书桌跟前，一只手塞进帽子里，另一只手不停歇地转动帽檐，怯生生地说：

"我来向您请教，您精通……"

"你就把事情照直对我说吧。"博士打断了他的话。

"请您别见笑，我们这些穷人全是笨嘴笨舌的。我想打听……"

"你们这些人真怪，全是一个样儿！总不肯爽爽快快地把事情讲出来，反倒一个劲儿地盘问别人，大概你们心里早已拿定了主意。"

"请原谅，博士先生。我想向您请教，如果有人威胁一个神

甫，不准他为别人证婚，这可是犯法的行为？”

“原来如此，”博士心里说，其实他并没有听明白伦佐的话，“我明白了！”他的脸色顿时严肃起来，但是严肃的表情里又透露出怜悯和关怀。他紧紧地抿着嘴唇，发出一种不十分清晰的声音。这声音里蕴含着的意思在他的话里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这是很严重的事，孩子。法律对这类案子早有明文规定。你来找我，做得很对。这种案子也好办，政府颁发的上百个命令全都提及……而且，去年我们的现任总督还颁布了一道命令。我现在就找出来，你可以拿去亲眼看看。”

他一边说，一边从安乐椅里站起身来，把手伸进那一堆凌乱不堪的卷宗里，从下到上翻动，兜了个底朝天，好像把麻袋里的粮食倒进木桶里似的。

“嘿，它到哪儿去了？嗷，出来，出来，这种政府的公告我手头太多了。可它肯定在这儿的，因为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啊，找到了，找到了！”他拿起那份命令，把它摊开，瞧了一眼它的日期，他的神情愈发显得严肃起来，大声说：

“一千六百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对了，正是去年的。它还刚颁布不久呢。这是最严厉的一份。你识字吗，孩子？”

“只认得一点儿，博士先生。”

“好极了，你过来，站在我的身后边，跟我一起看。”

他把摊开的公文高高举起，有的段落念得飞快，声音也很低，有的段落因为关系颇大，便停顿下来，用富有表情的声调，清晰地朗声宣读：

“由费里亚大公一六二零年十二月十四日颁布，并经贡扎罗·菲尔南德兹总督认可，曾采取各种非同寻常的严厉措施，禁止横行不法之徒对陛下之臣民欺压蹂躏、讹诈勒索和恣意残害

的行径，然时至今日，诸种凶残险恶、触犯法律之事端，迭有发生，愈演愈烈，据此，总督阁下决意按照议院和特别委员会之意愿，再次郑重告示。

“以恣意残害善良的行径而言，业已查实，其肇事之歹徒，无论在城市，抑或乡镇……你听得明白吗？动辄施用暴力，无端敲诈，以种种手段欺压善良无助之辈，更时时巧取豪夺，非法买卖……念到哪儿啦？噢，找到了。你继续听我念。强娶良家女子，或破坏婚姻。你听见了吗？”

“这正跟我的事情有关？”伦佐说。

“听我念，听我念下去，我们还要看看规定了什么样的刑罚。不管有无人证……胁迫他人背井离乡……蓄意制造债务纠纷……火中取栗……算了，这些都跟我们不相干。啊，等一等，有了！凡神甫拒不履行其职责，或横加干涉不属其份内之事务……听清楚了？”

“这告示简直像是专门为我写的。”

“可不是，你注意听着……以及其他残暴的行径，无论违法者系王侯、贵族、平民和下贱的庶民。你瞧，谁也难逃法网，就像在约瑟法山谷①，人人都得接受审判。现在再听听怎么惩罚。虽然凡此种种和其他类似违法行为曾屡加禁止，但总督阁下为着严肃国法，除重申既往之法令，特颁布本告示，着令全体司法官员对任何违犯以上或其他条款者，应予严加追究，并酌情处以罚款、肉刑，或流放、苦役，直至死刑……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上述惩罚均可遵照总督阁下或元老院之意旨，视犯罪的情节、罪犯的情况分别酌定。以上规定之贯彻，务必雷厉风行，不得有丝

① 基督教传说中举行末日审判的地方。

毫动摇及懈怠。这讲得怎么样，啊？你再瞧下面的签字：贡扎罗·莫尔南德兹；再往下还有勃拉托努斯，还有维迪特·费勒尔。好了，什么也不缺了。”

博士宣读告示的时候，伦佐的目光随着慢慢地移动，竭力想弄明白它的准确意思，他凝神地注视着那些极其神圣的字眼，觉得唯有它们才能给他真正的援助。博士瞧见这位新来的主顾如此全神贯注，没有一点儿胆怯的样子，不禁觉得惊奇。“这真是个狡猾的家伙，”他心中暗暗思量。

“哎呀！”他接着对伦佐说，“你竟把头发剪短了，你做事情确实小心谨慎，不过你既然把事情托付给我，也就大可不必如此了，你这件事性质很严重，但你不知道，碰到这种情况，只要我有心去做，一切都会解决的。”

若要理解博士的这番话，读者应当晓得，或者应当记得，在那个时代，强徒和形形色色的罪犯都喜欢蓄留一头长发，一旦行凶作恶，他们便任头发披散在脸前，活像戴上一副假面具，叫人无法辨认出他们的真面目。大凡在他们希望伪装自己，或者觉得所干的那件勾当既需要武力、又需要谨慎的时候，都是这样行事的。当局每次发布告示，自然不能对此种情形置之不理。

“希诺约萨总督阁下晓喻，凡蓄留足以遮盖前额和眉睫的长发，或长及双耳的发辫者，若系初犯，一律处以三百斯库多[1] 罚金；倘违者无力偿付，则判以苦役三年。如对本规定置若罔闻，蓄意再次触犯，除施以上述惩罚外，将秉承总督阁下的旨意，予以加重处置，严惩不贷。

“惟对于秃发或由于正当的原因而留下疤痕者，为仪容和健

① 当时流行的一种银币，价值五里拉。

康计，准许蓄留足以掩盖其缺陷的长发，但绝对不得超过需要的限度，以免被误认作不法之徒而蒙受惩罚。

“同样，除上述秃发和其他有缺陷者外，理发师不得为顾客留超过规定限度的长发，无论是在前额、双鬓或脑后；倘若胆敢违反，判以一百斯库多罚金或当众施以吊刑三次，甚至更重之体罚。”

由此可见，长发差不多变成了强徒和浪人的一种武器，也是他们的一种标记；于是，老百姓通常就把他们叫作长毛。这种叫法留传了下来，至今仍保留在方言中，不过它的涵义比原先大大淡化了。我们的米兰读者当中，或许没有一个人不能回忆起，当他还是个淘气的孩童时，他的父母或者教师，或者家里的客人，或者仆人，都这样谈论他：简直是个长毛！小长毛！

“坦白地对您说，”伦佐申辩道，“我这个不幸的人生来就没有留过长发。”

“那就没有法子了，”博士摇摇头，从嘴角流露出恶意的、不耐烦的冷笑。“倘若你对我也不信赖，那就什么也办不成了。请注意，孩子，对博士撒谎的人必定是个笨蛋，他到法官面前就非得吐露真情不可了。应当把事情对律师说得一清二楚，至于如何把它理成一团乱麻，再做文章，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倘若你想要我帮助你，那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照实告诉我，必须把你的心掏出来，正如对神甫忏悔一般。你应当告诉我，躲在幕后唆使你这样干的人是谁，当然是个很有地位的人物，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我就按照规矩行事，先去拜访他。我决计不会对他透露，我从你那里知道，是他派你来的，这一点你尽可放心。我会对他说，我登门拜访是为着请求他维护一个遭到无端诽谤的可怜的青年人。我将跟他一起设法采取必要的措施，把事情体面

地解决。你明白，他解救自己，也就是解救你。不过，倘若这件事跟别人毫无干系，全是你异想天开的结果，那我也不愿一推了之，我曾经把许多人从比你更糟糕的困境里搭救出来……只要你不曾冒犯什么显贵人物，这一点需要先讲清楚，我自会设法叫你平安脱身。当然多少破费些钱就是了。你把冤家的名字告诉我，不要含糊，这样也好根据此人的地位，身份和性格来相机行事，或者让他明白，我们的后台是惹不起的，他最好放聪明点，或者先下手为强，想个法子告他一状，好像捉个跳蚤塞到他的耳朵里，让他吓一跳，你瞧，这些法令只要善于随机应变地应用，就说不上谁个犯罪造孽，谁个清白无辜。至于说神甫，他若是个识相的人，自然不会再固执己见；如果他仍然兴风作浪，那我们也自有对付他的法子。再大的乱子也不可怕，但是得有一个精明练达的人。你的事情是很严重的，我坦率地对你说，非常严重，那告示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倘若事情要闹到上法庭去了结的地步，那你非要倒霉不可了。我作为一个朋友愿意奉告你，胡作非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倘若你想要平安无事，金钱和坦率是断断不可少的，而且应当真正信赖那一心为你好的人，听从他的意见，一切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博士滔滔不绝地讲着这番话的时候，伦佐站在那里痴痴发怔地望着他，仿佛一个瞧热闹的过路人站在街头的广场上，出神地看一个变戏法的人表演，只见那人先是用嘴吞下一团又一团的麻絮，随后把嘴一张，便吐出一根又一根的绳子来，源源不断。等他恍然明白了博士那番话的意思，才知道他产生了误会，便赶紧插话，剪断他口中没完没了地吐着的绳子，说道：

“啊，博士先生，您这是怎么理解我的来意的呢？事情跟您说的正好完全相反。我没有恐吓过任何人，我，是的，我从来没

有干过那种事。您不妨向我的邻里打听一下，您准能听到他们说，我生平没有跟人打过官司。那伤天害理的事情正是别人对着我干的，我上您这儿来，正是想知道，这件事怎样才能求得公正的解决。我挺高兴，您给我念了那份公文。”

“鬼东西！”博士把两只眼睛睁得圆圆的，大声嚷道，“你跟我玩的是什么花招？你们这些人全是这副德行！难道就不晓得把这件事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请别见怪，您方才也没有给我机会，现在我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您。今天我原本要娶亲……”说到这里，伦佐的声音因激动而有点打颤了，“娶一个年轻的女子，我们在今年夏天就订了婚。而且，我方才说了，今天这个吉日就是和神甫商量选定的，诸事都已准备停当。可神甫突然找出种种理由，要我推迟……好吧，我也不想用多余的话来打扰您……我就理所当然地要他把事情说个明白；他终于对我说了实话，有人不准他替我们证婚，否则就要他的性命。那个恶霸堂罗德里戈……”

“啊哟，快住嘴！”博士立即打断他的话，他蹙紧双眉，红鼻子也起了褶皱，嘴巴痉挛地牵动着。“快住嘴！你竟敢用这种胡说八道的事情来跟我纠缠？这样的混账话只能在你们这班说话毫无分寸的乡下人中间谈谈，不准到一个通达事理的正人君子面前来说。你赶快走，马上离开这里，你一点儿不懂得你方才说的是什么。我不想多管混账毛头小子的闲事，我也不想再听这种胡言乱语，全是一派梦话。”

“我向您起誓……”

“再说一遍，马上离开这里。你要我听你赌咒发誓有什么用？这件事跟我毫无关系。我洗手不管了。”博士一面说，一面来回地搓着两只手，仿佛果真在洗手一般。“你得先学会怎么说

话，用这样的法子来诈骗一个善良的人是不行的。”

“可是请您听我说，请听我说。”伦佐徒然地不住恳求。

博士不住地大声吼叫，用手把伦佐朝门口推去，到了门口，他打开门，叫唤他的女仆：

“你马上把这个人带来的东西统统还给他。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要。”

那个女仆自打服侍博士以来，还是头一回听到这样的指示，但主人的口气是那么坚决，所以她毫不迟疑地顺从了。她拎起四只可怜的阉鸡，交给伦佐，也斜着眼睛同情而轻蔑地瞥了他一下，仿佛是说：你一定是搞了什么鬼名堂吧！伦佐坚持不肯收回，但博士板着面孔，毫不妥协，那青年人心中无比惊愕和恼怒，只得拿过被博士拒绝的牺牲品，怏怏地回家去，准备把这次碰了一鼻子灰的经历告诉两个女人。

伦佐去见博士的时候，露琪亚和安妮丝伤心地脱下吉庆的盛装，换上了平日里穿的衣服，又商量起来。露琪亚热泪涔涔，轻声地啜泣，安妮丝也止不住唉声叹气。在安妮丝唠叨着伦佐会从博士那里得到哪些令人满意的结果时，露琪亚却说，还是用各种办法找出路吧，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每当穷苦百姓落难的时候，不但能出主意，而且总是亲自出面，扶危济困，如果把这件事去告诉他，那是最好不过的。安妮丝也觉得女儿言之有理，于是她们商量如何给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报信，因为从集镇到修道院足有两米里亚[1] 的路程，当天她们不敢去，当然任何一个明智的人也不会劝她们这样行事。正当她们反复斟酌的时候，传来

---

[1] 按当时米兰和莱科地区的距离长度单位，一“米里亚”等于 1.784 公里。此处约合三公里。

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同时有人低声而清晰地喊了一声:"Deo gratias."①

露琪亚暗暗思量是谁来了,快步走上前去开门。一位辅理修士,专门募化的托钵僧,走了进来,很客气地行了个礼;他的左肩上背了一只布袋子,他用两只手攥住紧紧绕着的布袋口,把它按在胸前。

"啊,加迪诺法师,您好!"两位妇女齐声说。

"上帝和你们同在,"修士说道,"我是来化缘一些核桃的。"

"你快去拿些核桃来给法师。"安妮丝吩咐露琪亚道。

露琪亚站起身来,朝另一个房间走去,但是走进那间屋子以前,她在仍然笔直地站着的加迪诺修士的身后停住了,用手指按住嘴唇,用含着恳求甚至有点命令意味的目光,娇嗔地望了母亲一眼,示意她要保守秘密。

加迪诺修士远远地瞥了安妮丝一眼,问道:

"你们的婚礼怎么样啦?原来是定在今天的吧,可我瞧见街上有点混乱不安的样子,好像有什么新闻似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神甫病了,婚礼只得改天举行了。"安妮丝赶忙回答。倘若露琪亚不曾给她一个暗示,她的回答也许是另一样了。她随即改变了话题,问道:"您的化缘还顺利么?"

"很不好,善心的太太,很不好,全都在这里啦。"他把布袋子从肩上卸下来,用双手将它在空中抛了两下,"全部在这里啦。我打扰了十来户人家,才化得这么点儿。"

"唉,接连几年的年景不好,加迪诺法师!每一片面包都得

① 拉丁语:上帝保佑。

省着吃，布施起来也就不那么大方了。"

"要想有个好年景，该用什么法子呢，我的太太？唯有布施疏财。许多年以前，在罗曼亚地区我们的一座修道院里，发生一件关于核桃的奇迹，您听说过吗？"

"说实在话，没有听说过。您就给我讲讲吧。"

"好吧，您要知道，在那座修道院里，有一位我们的神甫，名叫马卡里奥，他简直是个圣人。有一年冬天他顺着一条小路，经过我们的一位施主的庄园，那施主也是一位心地极善良的人；马卡里奥神甫瞧见施主站在他的一株大核桃树旁边，四名农夫正挥舞锄头，挖去四周的泥土，要把树根刨出来。'你们干么要折腾这棵可怜的树呢？'马卡里奥神甫问道。'啊，神甫，这棵树不知道有多少年不给我结核桃了，我想把它砍倒当木料算了。'施主这么回答。'留下这棵树吧，'神甫劝他说，'您要知道，下一年它结的核果一定比叶子还要多呢。'施主晓得这发话的人是怎么一号人，便马上吩咐农夫重新把泥土盖住树根，并且对继续赶路的神甫说道，'马卡里奥神父，这棵树明年结的核桃，我奉献一半给修道院。'神甫的预言很快传播开来，许许多多人特地跑去瞧瞧那棵核桃树。到了第二年春天，那树开的花果然十分繁艳，成簇成丛，跟着就结了累累的果实。可惜善良的施主没有享得丰收的欢乐，因为在这以前，他已经升天去领受对他的仁爱的奖赏了。您再听我讲给您听，后来又如何显了更大的奇迹。那施主留下了一个儿子，此人的品行跟父亲大不相同。却说到了核桃收成的时候，修道院派人去募化那一半，但那个儿子竟一口咬定不晓得有这么一回事，甚至说他从来没有听说托钵僧有叫核桃树结果子的能耐。您可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您且听我细说。有一天，那个没有心肝的人邀集了几个放荡的朋友一起

饮酒作乐，他把关于核桃树的奇迹讲给他们听，把修士们着实奚落了一番。那伙纨绔子弟一时兴起，很想去见识见识那一大堆核桃，他便带着人们到仓库里去。您好生听着，他打开仓库的门，朝着堆放核桃的角落走去，他正开口说'你们看'的当儿，他自己也抬眼望去，突然发现……发现了什么？原来竟是一大堆干枯发黄的核桃树的叶子。这莫非不是一个报应么？这么一来，修道院不但没有遭到什么损失，反倒获得了很大的益处，要知道自从这样惊人的奇迹发生以后，募化来的核桃多极了，因此有一位施主很同情那可怜的化缘的修士，特意送了一头毛驴给修道院，也好帮助把核桃驮回修道院去。修道院用核桃榨了许多油，施舍给穷苦人，他们需要多少，便可以得到多少。我们做僧侣的如同大海一般，汇集拢来四面八方的流水，然后又把海水输送给江湖河流。"

正谈到这里，露琪亚进来了。她的围裙里满满地装着核桃，她伸直了两只胳膊，使劲揪起围裙前边的两角，显出很吃力的样子。加迪诺修士又把布袋子从肩上卸下来，打开袋口，把那慷慨大方的布施装进去。安妮丝露出惊奇而严峻的脸色，责怪露琪亚这等的大手大脚，但是露琪亚立即瞟了她一眼，好像是说，我自有道理。加迪诺修士不住地又是夸奖、感谢，又是祝愿、许诺，他把布袋子重新扛到肩上，准备上路。露琪亚忽然喊住了他，说道：

"我有一件事要拜托您，请您告诉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他谈谈，劳驾他马上来一趟，看看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现在我们也没法子上教堂去见他。"

"还有别的事吗？用不了一个钟点的工夫，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就会知道您的要求了。"

“那我就拜托您了。”

“请放心。”说完，加迪诺修士走了，他的身子在布袋的重压下比来的时候更加弯曲了，心情却比来时愉快。

读者看到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孩这样毫无拘束地去请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而那化缘的修士也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没有丝毫惊讶的表示，切不可以为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只是一个平庸无能、微不足道的僧侣。实际情形正好相反，他是一位很有权威的人，不只在他的修道院里，而且在附近一带地方也极孚众望。当时托钵僧的地位，既说不上卑下，也算不得高贵。既为高门望族的权贵服务，又为寒酸的贫贱的百姓效劳，一视同仁；富丽堂皇的王宫，破旧污浊的茅屋，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温顺谦卑，同时又充满自信，甚至在同一个场合，既是被人取笑逗乐的对象，又是决定重大问题时不可缺少的智囊；靠着四处募化为生，却也乐意把钱施舍给上修道院乞求的穷人。这种种情形对于一个托钵僧实在是很平常的。倘若托钵僧和一位公爵在路上相遇，公爵会异常尊敬地亲吻他的长袍的圣带，要是撞上一群顽童，那么这些淘气的精灵会佯装互相厮打，乘机把泥巴扔到他的胡须上。当时“修士”这个名字，受到人们的敬重，也遭到人们的轻蔑；托钵僧，或许可以说，比起任何别的教派来，都更容易唤起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感，体验到两种迥然不同的命运，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只有一身与众不同的奇特服饰，开诚布公地宣扬温良谦卑，可以随人们的性情、思想不同而或受到尊敬或遭到冷眼。

加迪诺修士走了以后，安妮丝禁不住大声说道：

“今年的年景这么坏，你却送掉那么多核桃！”

“妈妈，请原谅我，”露琪亚说，“可是，如果我们像别人一样布施，天晓得加迪诺修士还要转游多久才能装满他的布袋子，不

晓得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修道院里;他说不定一路上跟别人说长道短,就把我们托付他的事情丢在脑后……"

"你想得很周全,而且善行终归会得到善报的。"安妮丝说,她虽然有些短处,却是一个心地淳朴的女人,她无比疼爱自己的独生女儿,为了女儿,她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这时候,伦佐回来了,脸上显出怏怏不乐而愤懑的神色,他把阉鸡用力朝桌子上摔去,这兴许是可怜的阉鸡那一天遇到的最后一次的厄运。

"您给我出的好主意!"他对安妮丝说道,"您让我去见一个好心肠的人,一个真心实意帮助我们的好人儿!"

伦佐把他跟博士的谈话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安妮丝不曾料到会引出这样糟糕的结局,听了不禁目瞪口呆,可她还想证明,她的主意原本是很好的,只是伦佐处理不当,才坏了事情。露琪亚阻止他们继续争论下去,说她已经有希望得到最可靠的支持。伦佐像所有落入危难、陷入困境之中的人一样,也怀着同样的希望。

"如果神甫没有什么好的法子可想,"他说,"我无论如何要找出个办法来。"

两个女人都劝说,现在尤其需要平静、忍耐和谨慎。露琪亚说道: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明天会来的,你们放心,他一定能找到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怎么也想不出来的好法子。"

"但愿如此,"伦佐说,"不过,无论如何,我也总会得到我们应当享得的权利的。要么依靠自己,要么依靠别人,这世上终究还有公道。"

他们忧心忡忡地商量着,不时为这件或那件事忙碌着,不知

不觉一天过去了，暮色开始笼罩大地。

“晚安。”露琪亚愁眉苦脸地对似乎还不想离开她们的伦佐说。

“晚安。”伦佐回答，他显得更加伤心。

“总会有什么圣人来救助我们的，你务必要谨慎、耐心。”露琪亚叮嘱道。

安妮丝也说了一些同样的宽慰的话。新郎告辞出来，怀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一路上胡思乱想，只知道重复“这世上终究还有公道”那句莫名其妙的话。一个人被痛苦折磨得心碎肠裂的时候，连说话也口嚅舌钝了。

第 四 章

太阳还没有完全从地平线上露脸的时候，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已经离开他的佩斯卡雷尼科修道院，前往那正急切地等待着他的人家。佩斯卡雷尼科是一个小村落，就在阿达河，或者说科摩湖的左岸离那架石桥不远的地方；村子里有一些房子，居民多半是渔夫，到处张挂着大大小小的渔网，在阳光下晒着。修道院坐落在村子外面(它的建筑如今保留了下来)，面对着村落的入口之处，从莱科通往贝加摩[1]的一条大道正好从它们中间穿过。

天空一片晴朗，太阳从山巅后面露出来，对面的山峰都浸染了它的霞光，太阳渐渐升高了，霞光也顺势下降，很快地把山坡和平原抹上黄澄澄的颜色。一阵秋天的微风吹过，一片片枯黄的桑树叶子猝然离开树枝，飘落到离开树根几步远的地方。大道两旁的葡萄园里，在伸展开去的葡萄藤上，闪烁着叶子的红红的光彩。田地刚刚犁过，掀起一片片褐色的泥土，残留的麦秸上点滴着露水，在阳光下反射出灰白的光点。

大自然的景象真叫人爽心悦目，但是这里出现的每一个人，都会使眼前的景色顿时失去光彩，令人心中感到难受。一路上不时地可以遇见衣衫褴褛、瘦得皮包骨头的叫花子，他们或者原

本就以沿路乞食为生，或者是受当时环境的煎迫，才不得不出来讨饭的。他们默默地打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身边走过，可怜巴巴地望着他，虽然他们并不指望从他那里得到施舍，因为一个修士的衣兜里从来是没有金钱的，但他们仍然深深地向他鞠一躬，感谢修道院给予他们的周济，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正要上修道院去乞求施舍。在田地里劳作的农民的情形，更叫人看了心酸。他们非常节约地撒下稀稀拉拉的几粒种子，仿佛是在无可奈何地葬送他们最宝贵的东西一样；另外一些农民很艰难地抡起锄头，勉勉强强地把泥土翻过来。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牵着一头干瘪的乳牛去吃草，她的眼睛盯着前面，不时迅速地弯下身子去，从乳牛的嘴边夺下一把草料，好拿回去给家里人充饥。灾荒竟给人们指点这种苟且生活的法子。神甫心中本已有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担心那个人家遭遇了什么不幸，一路上又目睹了如此凄惨的情景，他的心也就愈加揪紧起来。

但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为什么这般关心露琪亚呢？他何以一得到消息，便像接了省里主教大人召唤似的，急匆匆地上了路？他又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这种种问题自然需要给以清楚的回答。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是位年过五十，将近六十的人。按照当年修会的规矩，他的头发只留下了四周的一圈，像花环一样戴在头上，其余的地方剃得干干净净；他常常昂然地抬起头来，流露出一种难以表述的超逸而又不安的神情，随即又低下头去，似乎坠入谦卑的沉思，他的脸颊和下颏满生着浓密的银白色的长须，愈发衬出他脸孔上方的高大，许多年以来坚持饮食有度的清苦

---

① 位于科摩湖东北的城市，为贝加摩省省会。

生活，不仅没有使他的精神萎顿，反倒平添了一种庄重的神色。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睛，时时凝视着地面，但有时又突然闪烁着光耀的火花，显示出照人的英气。那一双眸子有如两匹性子乖戾的马，被一个车夫驾驭着。它们凭经验晓得无法压倒他，仍然时刻昂奋地跳着、踢着，但即刻又被缰绳紧紧勒住。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并非从来都是这样，而且以前他也不叫克里司多福罗。他受洗礼时取的名字是卢道维柯。他原本是某某地方（在我发现的佚名作者的手稿中，为谨慎起见隐去真实的地名和姓氏）一个商人的儿子，这商人晚年的时候家道已经十分富裕，膝下又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子，于是便撂下了经商的营生，过起贵人的优闲生活来。

在他闲得无聊的时候，他开始觉得自己从前的职业是极大的羞耻。这样一种古怪的想法纠缠着他，于是千方百计想让别人忘记他以前曾经是一个商人，而他更是乐意忘记自己的历史。可是那商店、货物、账册和秤杆，时时刻刻在他的记忆里显现，好像班柯的鬼魂在麦克白眼前出现一样[①]，即便是场面盛大的宴会，食客们的笑脸，也难以使他淡忘。那班可怜的客人们更是小心谨慎，唯恐漏出片言只语，会落得个影射主人往日的经历的嫌疑。有一次，譬如说，正当酒宴快散，众人乐滋滋地纵情欢笑的时候，分不清楚究竟是来宾还是主人心中最为满足，这时主人摆出一种倚老卖老的架势，但又以友好的口吻，嘲弄起在座的一个客人，说他真是个世上最伟大的饕餮者。那客人并无丝毫恶念，却像天真的孩子一般，脱口说了一句玩笑话来回答主人：

① 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描写苏格兰大将麦克白杀死国王，篡夺了王位。为保证王位巩固，又杀死大将班柯。班柯鬼魂的出现和贵族们的猜疑使他感到不安，后来终因众叛亲离，身败名裂。

"啊,我幸好生来有一副商人的耳朵。[1]"

话音刚落,他顿时发觉自己的失言,十分惊慌,用很尴尬的神情向主人的脸上扫了一眼,只见主人的脸色已经罩上一层阴暗的乌云。他们两人都想恢复方才欢快的情景,然而已不可能了。其余的客人各自想着改变眼下尴尬的场面,平息这场小小的风波的法子;可是,当他们一声不吭,不安地寻思的时候,沉默反倒使气氛愈发令人难堪了。每一个人都小心地避开别人的目光,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大家都怀着同样的心思,但又竭力掩饰,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当日快活的宴席不欢而散了。那位说话不谨慎的,或者更确切点儿说,那位倒霉的客人,以后就失去了到这儿聚会的荣幸。

卢道维柯的父亲从此便常常担心遭到别人轻蔑的嘲弄,一直在闷闷不乐的心境中度过暮年。他从来不曾想到,出售商品,有如购买商品一样,完全不是可以被人耻笑的把柄,他现今为之羞愧无比的营生,其实正是过去长年累月在公众面前理直气壮地做的。他依据当时的条件和风气,以及法律的许可,努力按照贵族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儿子,专门聘请了教师,向他讲授文学,并让他学习武艺。父亲溘然长逝的时候,儿子获得的乃是豪富的家赀和美妙的青春。

卢道维柯从小沾染上公子哥儿的放荡不羁的习气,在一班阿谀奉承者的吹吹拍拍中长大成人,一向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对他的尊重和恭敬。可是,他一旦想跟城里上流社会的贵人们交游的时候,他这才发现自己的处境与以前习惯见到的情形迥然不同。他明白,倘若想跟那些达官贵人为伍,他必须重新接受

---

① 意大利谚语,意为装聋作哑。

一番教育，学会忍耐和谦卑，永远在那班人面前低三下四，即使受到别人轻慢，也要忍气吞声。这种生活方式与卢道维柯从小受到的教育，与他的本性，自然是完全相悖的。他怏怏不乐地和他们分了手。但是后来他又非常懊丧，因为他觉得那些人正是他最合适的朋友，他没有别的要求，仅仅希望他们能够平等地对待他罢了。卢道维柯既向往他们，内心又夹杂着愤慨的情绪，这阻碍了他们之间的正常的交往，但他于心不甘，于是决意炫耀自己的豪富，在奢华和慷慨上和他们比试个高低，这样一来不打紧，种种怨仇、嫉妒和嘲笑便接踵而来。卢道维柯是个秉性正直而莽撞粗豪的人，这种性格渐渐地驱使他去进行另一种更为严肃的竞争。他对于敲诈勒索和恃强凌弱的行径，怀有一种本能的、强烈的憎恨。而每日每时干这种卑鄙勾当者，无一不是出身于高贵门第，而且恰恰是他最厌恶的那班人，他心中也愈加愤愤不平。为了熄灭心头的怒火，或者说为了宣泄全部怨恨的感情，卢道维柯自告奋勇地站在被欺凌的弱者的一边，为他们打抱不平，情愿去冒犯那些胡作非为的权贵，所以一次又一次地惹来了麻烦，渐渐地，他也就以被压迫者的保护人自居，俨然是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

不过，卢道维柯要履行自己的使命又谈何容易。可怜的他招引了许多冤家对头，陷入了种种纠纷和烦恼，这自不待说；除去跟对手公开的争斗，内心的矛盾也不断地折磨着他，因为若要在那样的斗争中克敌制胜（更不用说在他失利的时候），他必须诉诸阴谋诡计，乞求暴力，但这又是他的良知所无法容忍的。他还不得不在自己的身边豢养一批强人，而且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为了掌握一支精悍的队伍，他只得招募那些最凶逆的，惯于行凶作恶的势力；总而言之，出于维护正义的缘故，他无可奈何地和

一班亡命之徒为伍。不止一次，或者因为遭遇可悲的挫折后心灰意懒，或者因为面临的可怕的危险而忧心忡忡，他对自己时时刻刻过着那种提心吊胆的生活，对手下那班强徒，心中不由起了厌恶的感觉，他又看到自己的家业因为用于慈善事业和冒险的争斗而日甚一日地衰落下去，不免为前途暗暗担忧起来，他的脑子里常常闪出看破红尘，剃度出家的念头，这在那个时代也是摆脱困境最普遍的做法。不过，这个念头也许于他一辈子也只是个奇妙的幻想，倘若不是因为他闯下了在他生涯中从未遇见过的一件大祸，使这一愿望终于成为他生命历程中的根本转折。

一天，卢道维柯由两名身强力壮的家丁和一个名叫克里司多福罗的管家陪同，在城里的一条街上溜达。这个克里司多福罗将近五十多岁了，原先在卢道维柯家商行里当伙计，后来商行倒闭了，他就进了内宅当管家。他打年轻的时候就喜爱卢道维柯，亲眼看着小主人呱呱坠地和长大成人的。卢道维柯给予他的薪饷和种种赏赐，不仅使他过上了安适的日子，而且连他那人口众多的家庭也足以维持小康的生活。却说那天卢道维柯远远地瞧见从街道的另一头迎面走来一个贵族，此人素以专横跋扈和欺压良善为能事，卢道维柯虽然平素连一句话也不曾和他交谈过，但对他却怀着异常憎恶的心情。那贵族对卢道维柯也是切齿痛恨。连素不相识的人也可互相视如寇仇，这也是人世间的一大奇事。

那位贵族由四名强人簇拥着，傲慢地昂着脑袋，耀武扬威地迈着阔步，嘴上浮现出得意和轻蔑的神气，径直向前走来。他们两人全是沿着街面的墙行走，卢道维柯是顺着右边（请看官好生注意这点）走的，依照当时的规矩，他有权（权力真是个无孔不入的东西！）照直行走，而不须向任何人让道。在那个年代，让道是

件非同小可的重要事情。不料对面的贵族却认定，唯独他这个贵族才有权照直行走，卢道维柯理应识相点儿，乘早回避才是；他这样的想法是符合那个时代的另一种规矩的。正像在其他场合屡次发生的那样，两种同时通行的规矩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竟然无法判断哪一种才算合情合理。倘若一个脾气倔强的人偏偏遇上一个不伏烧埋的汉子，这就成了爆发争斗的导火线了。眼下卢道维柯和那贵族狭路相逢，全都紧紧地贴着墙，毫不退让，犹如墙上雕着的两座流动的浮雕。当他们面对面地站定的时候，贵族高高地扬起头，用阴沉而凶狠的眼光逼视着卢道维柯，厉声喝道：

"走开！"

"你给我走开！"卢道维柯回答，"我是靠右边走的。"

"嘿，像你这样的人遇上了我，永远得给我让道。"

"不错，假如你们这种人的骄横就是我的法律！"

两人的随从都紧张地站在各自主人的身后，用闪烁着怒火的眼光互相对视着，每个人的手按住腰刀，随时准备向对方杀将过去。街上来往的行人全躲开了，远远地站在那里看热闹。人群的围观好像给火上浇了油，双方愈加不肯示弱。

"滚到一边去，你这个下流的奸商；要不我就狠狠地教训你一番，让你明白该怎样对待一位贵族。"

"你说我是下流的奸商？简直是血口喷人！"

"你骂我血口喷人，敢情你就真是血口喷人，"这种回答的方式在当时很时行的。"你若是想打扮成和我一样高贵的绅士，"贵族接着说道，"我一定会用长袍和宝剑来证实，你不过是个惯于说谎撒赖的小人。"

"这倒是个绝妙的借口，你就无须用事实来证明你的蛮横无

理的言词了。”

“把这可恶的骗子扔到泥潭里去!”贵族转过身子,向自己的随从命令道。

“有你好看的!”卢道维柯回答,旋即向后跳了一步,伸手去抽宝剑。

“你这狗胆包天的恶棍!”贵族急忙把自己的剑抽出鞘来,恶狠狠地吼道,“倘使你的污血染了我宝剑,我就把这玷污的剑也砸个稀巴烂!”

两个人就这样厮杀了起来,双方的随从也急忙冲上前去助战,护卫自己的主人。这场恶战不是势均力敌的,卢道维柯一方处于寡不敌众的劣势,况且他并没有要杀死对手的意思,他只是躲闪着贵族接连不断的剑击,想伺机迫使对方放下武器,但贵族却横下了一条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置于死地。卢道维柯的左臂已被对方的强人砍了一剑,脸颊也受了轻伤,而那贵族正发疯似地向他攻击,非要结果他的性命不可。克里司多福罗眼看自己的主人处于极端的危险之中,急忙挥动利剑向贵族杀将过去。于是那贵族把满腔怒火转向克里司多福罗,把剑向他劈面砍将下去。克里司多福罗躲闪不及,顿时一命呜呼。卢道维柯见此情景,发狂似地把自己的宝剑向那凶手的腹部刺去,贵族和可怜的克里司多福罗几乎在同一瞬间栽倒在地上。贵族手下的强人见势不妙,个个狼狈不堪地逃窜了。卢道维柯的随从也个个受了伤,他们眼见闹出了人命案子,对手又已作鸟兽散,全慌了神儿,他们不愿意隐入从四面八方围拢来的人群,便都一溜烟似地拐进街巷逃走了。只有卢道维柯一个人呆呆地留在那里,面前躺着两具尸体,四周是围观的群众。

“结局怎样?”“死了一个。”“不,死了两个。”“他肚子上给刺

了个窟窿。""谁被杀死了?""那个恶霸。""啊,圣母马利亚,一场多么可怕的混战!""真是应得的报应。""这一剑可清算了他一生的罪恶。""可另一个也送了命。""致命的一击!""人命关天,可不是儿戏。""瞧那一个不幸的人!""这景象太悲惨了! 真可怜!""想法子救救他吧,救救他。""他也吃了苦头。""你们瞧,他也受伤了,浑身都流着血。""你快逃命吧,快逃吧,别让他们抓住了。"

在人群乱哄哄的喧扰中,可以清楚地听到这些议论,他们表明了围观者共同的倾向;他们不只提醒他,而且着手帮助他。这场厮杀发生在靠近一座托钵僧修道院的地方,正像大家所知道的,在那个年代,教堂是绝好的避难所,警察以及一切所谓担任公正审判的司法人员,都不得闯人它的大门。身上挂了彩的卢道维柯于是被众人领着,或者说因为差不多失去知觉,被众人抬着,进入了修道院。修士们从人们手中接过了卢道维柯;人们把他托付给修士们的时候,说道:

"他是个善良的人,方才把一个横行霸道的恶棍杀死了,他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拿起武器自卫,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在此之前,卢道维柯从来不曾流过血,而且凶杀在那个时代是极为平常的事情,对于此类伤生害命的场面,人们早已司空见惯,听到这样的消息也丝毫没有吃惊的感觉。可是,他现在亲眼见到了一个人为了救他而遭到杀害,另一个又在他的剑下丧生,他的心中不由起了一种莫可名状的异样的感觉,受到了一种从来不曾体味过的感情上的巨大冲击。他的仇敌倒地气绝了,那杀气腾腾的凶恶的脸色,随即转化成了凄凉的沮丧和神圣的宁静,眼前的这副景象,霎时把他这个杀人者的精神改变了,他昏昏沉沉地被抬进了修道院,几乎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周围的人

群又在忙碌什么。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发现自己是躺在修道院病房的一张床上，一个当医生的修士（当时每个修道院中通常都有一名专司医务的修士），正用纱布把他在格斗中受的两处剑伤包扎起来。另外一位神甫，他的特殊任务是为死者临终时祝福，所以时常在街头履行这样的使命，此时他即刻被派到发生人命案子的地点。过了不多一会儿工夫，他回到了修道院，走进病房，径直来到卢道维柯的病床前，对他说道：

"请安心吧，至少可以说，那贵族临终的时候是很平静的，他委托我来恳求你的宽恕，并且表示，他已经宽恕了你。"

他这番话使可怜的卢道维柯的神志完全清醒了，方才在他的心中萌发的那些乱七八糟和错综复杂的情感，现在终于变得异常强烈、异常清晰了：失去心腹之友带来的巨大痛楚，他亲手犯下杀戮之罪而激起的无比悲哀和悔恨，对被他杀害的人的揪心的哀怜。

"另外一个怎么样了呢？"他惶恐地问那神甫。

"我赶到那里时，那人已经咽气了。"

就在这当儿，被好奇心引动的群众纷纷聚集在修道院的周围和通向修道院的大路上；可是警察很快赶到了，他们轰走了人群，在离修道院大门不远的地方设下了岗哨。这样任何人都休想离开修道院而不被他们发现。死者的一个兄弟，他的两个堂兄弟，还有一个年已老耄的伯父，统统武装到了牙齿，在一大帮强人的簇拥下，也急忙赶来了。他们把修道院严密封锁起来，用轻蔑而又恐吓的神气监视着围观的人群，因为这些好奇的旁观者虽然不敢道出"你们休想逮住他"这句话，但是他们脸上的表情最清楚不过地流露出了这样的意思。

卢道维柯刚刚能够神志清爽地思考的时候，便请来一位神

甫听他的忏悔。他恳求神甫找到克里司多福罗的未亡人，代他请求她的宽恕，因为他正是这一幕惨剧的根子，虽然这完全和他的本意相悖，同时他请神甫代他向亡者的遗孀保证，他将承担起扶养她全家的责任。他细细地思量着自己的境遇，往日曾在他脑子里闪现过的出家当修士的念头，现在又复活了，而且比任何时候更加明确和认真。他似乎觉得，恰是上帝向他指引了这条正道，在发生这场流血事件后，上帝有意让他进了修道院，从而向他作了神圣的启示。于是，卢道维柯毅然作出了抉择。他请来修道院院长，对他表述了自己的意愿。

院长回答说，这等重大的事情须防止匆忙地作出决定，但是倘若他的心愿确实坚贞无比，那么，他的请求将不会遭到拒绝。卢道维柯当即托修道院请来一位公证人，把他现存的全部家产（这笔产业数目相当可观）都馈赠给克里司多福罗一家，其中一部分作为抚恤费送给克里司多福罗的遗孀，余下的全分给死者留下的八个儿子。

修道院的神甫们对卢道维柯作出的抉择不禁暗暗高兴，他们收容了他，因此眼下正处于异常微妙的困境。把他从修道院打发走，这仿佛是有意叫他落入法网，让他的仇敌得到报仇雪恨的机会，这个办法于他们是断然不可取的。这样做也不啻是弃绝修道院享有的特权，使修道院在百姓中名誉扫地，并且也会招来所有修道院的一片愤怒的谴责，因为他们把举世公认的权利抛到了九霄云外，竟然糟蹋教会当局的威信，而教会向来是以此种权利的维护者自居的。但是话又说回来，那被杀者的家族本是属于声势显赫的人家，况且又有着一帮至亲好友作后盾，早已横下一条心，不报仇雪耻决不罢休。他们扬言说，谁个胆敢给他们复仇的行动设置障碍，谁便是他们的敌人。佚名作者的手稿

不曾提及这个人家因为亲人的丧生而觉得悲痛，也不曾说他们为亡者洒下一滴哀痛的泪水，只是说他们全都发狂也似地急于抓获凶手，不管他是活的还是死的。而卢道维柯一旦穿了修士的长袍，一切纠纷自然就会妥善地获得解决。他做了修士，无疑是默默地承认自己是犯下罪孽的人，是以某种方式表示自己的忏悔，避开人世间的一切纷争，立志补赎的心迹。总而言之，他实际上就是放下武器，缴械投降的敌人。这样，死者的亲属，倘若愿意的话，可以认为，卢道维柯是因为悲观绝望，极端害怕他们报仇的缘故才灰溜溜地做了修士的，他们的骄矜的虚荣心也就能够得到满足。无论如何，迫使一个人抛弃自己的豪富家赀，削发出家，白日里赤脚行走四方，夜间在一张稻草铺上栖身，过着乞求布施的生活，这在即便是最傲慢的受害人家属看来，也可称得上严厉的惩罚了。

修道院长亲自去见死者的兄弟，他显得谦逊而又自信，先反复说明教会对那个高贵的家族怀有深深的敬意，乐意竭尽绵薄之力为他们效劳，然后谈到卢道维柯如何追悔莫及，现在又作出怎样的决定。院长很有礼貌地暗示，死者的一家应当是心满意足的了，他还用温和的言语，更加巧妙的方式，让他们明白，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这场风波势必将如此收场。

死者的兄弟听罢这一席话，气得火冒三丈。修道院长却不动声色，让他把满腔的怒气统统宣泄出来，还不时说："您的悲愤是理所当然的。"那兄弟表示，无论如何，他的家庭总会有法子实现自己的要求。修道院长早已胸有成竹，只是不用言语去反驳。末了，那兄弟提出一个条件，要求杀害他兄弟的仇人立即离开这个城市。院长本已有意作出这样的安排，所以当即一口答应了下来，并且请对方相信卢道维柯会温顺地接受这个条件。一件

人命案子就这样了结了。那贵族家庭赢得了面子，自然觉得满意；在修道院方面，既拯救了一个人的性命，又保全了教会的特权，两全其美，也很满意；那班维护贵族尊严的人，看到这件事情有了令人欣慰的结果，颇为称心。众多的平民百姓也很高兴，因为他们敬重的一个人终于摆脱了飞来的灾难，他一心改悔而皈依宗教的举动又使他们赞美不已；至于我们的卢道维柯，虽然受着痛苦的折磨，却比任何人都更加欢喜，因为他即将开始补赎自己的罪过，伺奉神圣的天主的新生活。这诚然不足以消除他的罪孽造成的后果，但至少可以抵偿自己的恶行，减轻因良心遭到责备而经受的难以忍受的苦楚。有人揣度他是出于恐惧方做出出家的决定的，这种怀疑使他深受委屈，但是当他想到，即使是如此不公正的议论，他也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种惩罚，一种赎罪的手段，他也就立刻得到了安慰。这样，在三十岁的时候，卢道维柯穿上了修士的长袍。依照教会的规矩，他应当改名换姓；他选择一个足以时时刻刻提醒他需要补赎的罪过的名字，于是他就叫了克里司多福罗。

领取道袍的仪式举行以后，修道院长通知他前往离当地约莫六十里远的一个修道院去修炼一年，并要他第二天便启程。这位新弟子深深鞠了一躬，提出了一个要求：

"恳求您恩准我的一个请求，神甫，"他说道，"在这个城市里，我曾迫使一个人倒在血泊之中，让一个家庭遭遇了残酷无情的伤害，所以我极想在离开此地以前，去见一见被害者的兄弟，当面向他请罪，至少向他表明，因为再也无法挽回的犯下的罪过，我心中时时感觉到深深的愧疚和悲愁，我希望得到他的宽恕，并使他的痛苦的心灵获得宁静，倘使上帝赐恩于我的话。"

院长觉得，这位弟子要采取的步骤不只是令人赞赏的善行，

而且会大大帮助那贵族之家和修道院重新和好。于是他径直去见被害者的兄弟,转达了克里司多福罗的要求。听到这样一个始料未及的提议,那贵族的兄弟吃了一惊,心中不由重新燃起一股怒火,但又显露出几分洋洋自得的神情。“那就明天来吧。”他沉吟片刻才开口说话,并约定了见面的时间,院长赶回修道院,把这如愿以偿的结果告诉那新弟子。

高贵的绅士立即踌躇满志起来,他暗暗寻思,倘若把这件称心如意的事情办得愈是隆重,愈是热烈,便愈能在亲属中和公众面前提高他的声望,借用现今流行的一句时髦的话说,将掀开家族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他吩咐赶紧通知所有的亲朋族人,明天中午敬请光临(这是当时的惯用语)他的邸宅,和他一起共享荣耀,让大家称心如意。

翌日中午,各式各样的宾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熙熙攘攘地朝绅士的府邸涌来,又肥又长的大礼服,装饰在帽子上的各色长羽毛,晃晃荡荡的佩剑,上过浆的和卷曲的衣领,绣着阿拉伯花纹的垂地的袍子,混杂在一起,不断流动着,恰如一幅五光十色却总是变幻的画卷。那些仆役、侍从、强人,以及好奇的看客,像一窝蚂蚁似的拥挤在候客厅、外院和府邸外面的大街上。克里司多福罗见到这副情景,就猜出了其中的奥妙,心中不免稍有惴惴不安之感,但是这仅仅持续了片刻的工夫,他马上暗暗告诫自己:“一切都听他们的便吧。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他的许多冤家对头的面,杀死了那贵族,那是我可耻的罪恶,现在是我赎罪的时候了。”

克里司多福罗低垂双目,由一位神甫在身旁作伴,跨进了那府邸的大门,在用好奇而无礼的目光打量他的人群中间穿过了院子,登上台阶,顺着另一群高贵的宾客让出来的一条路,在上

百双眼睛的注视之下，走到了主人的跟前。那主人由一批至亲好友簇拥着，昂然站立在客厅的中央，下巴朝上仰着，眼睛却冷冷地瞅着地板，左手握紧佩剑的剑柄，右手压住垂至胸前的衣领。

有的时候，一个人的脸部表情和举止仪态，几乎就是他的内心世界最真切、最直接的映照，并且能给旁观者对他的为人造成毫无二致的印象。克里司多福罗此时的脸容和仪态，清清楚楚地告诉在场的众人，他出家当修士和前来负荆请罪，并不是受恐惧之心的驱使。在这一点上，克里司多福罗开始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好感。当他见到被他得罪的那位贵人，就向前紧走几步，双膝跪下，双手在胸前交叉叠成十字，深深地低下剃度了的脑袋，说道：

"我是杀害您兄弟的凶手。天主晓得，我是多么情愿用我的血去偿还您兄弟的生命。可我现在只能过迟地而又毫无用处地请求您的宽恕，我恳求您看在天主的份上接受我的请罪。"

一双双眼睛呆瞪瞪地凝视着这位刚剃度出家的修士和他的对手，一只只耳朵都竖而倾听。当克里司多福罗讲完这一席话，整个大厅里响起一片表示同情和赞美的窃窃私语声。那绅士原是强压着满腔的怒火，勉强作出一副体谅的态度站在那里，现在听了这样的话，心中也起了很大的骚动。

"请站起来吧，"他用一种缓和的语气，俯身对跪在地上的修士说道，"我们蒙受了凌辱……这是确凿的事实……可是，你如今穿上了一身僧袍……哦，不单是个，而且为了您……请快起来吧，神甫……我的兄弟……我不想否认……他是一位贵族……唉，他这个人……性子未免暴躁……又很倔强，不过发生的这一切全是天意。您不必再提起它了……神甫，您切莫这样跪着。"

绅士挽着克里司多福罗的臂膊，把他搀扶起来。克里司多福罗站在那里，但仍旧低垂脑袋，回答道：

“这么说来，我可以指望您宽恕我的罪过了！假使您能对我恕罪，那还会有谁不愿宽恕我呢？我多么想亲耳听您说出这样一句话啊！”

“宽恕？”绅士说道，“您现在已经不需要宽恕了。不过，您既然希望当面得到我的宽恕，那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我就真心诚意宽恕您，而且我们在场的这些人……”

“我们都宽恕他，我们都宽恕他！”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地喊道。

修士的脸上泛起充满感激之情的喜悦，但这喜悦又隐隐流露出对自己酿成的灾祸所怀有的深切不安和悔恨，众人对他的宽恕并不能补赎这场灾祸的恶果。眼前的场面和众人兴奋的情绪，使绅士大为动心，他展开双臂，紧紧抱住克里司多福罗，两人友好地亲吻着面颊。

“好极了！太好了！”整个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喝彩声。人们纷纷涌上前去，把修士团团围住。这时，仆役端来了各式点心。克里司多福罗正作出要向主人告辞的姿态，绅士走到他的跟前，对他说道：

“神甫，请您随意吃些吧，这也是您乐意做我朋友的表示。”

绅士请克里司多福罗第一个用点心，但修士退后一步，以诚恳而又多少固执的态度回答：

“我再也没有缘份享用这样的东西了，但是我也绝然不会谢绝您的恩典。我马上要启程离开此地了，请您赏赐给我一块面包，我也就可以说，我已领受了您的好意，享用了您的面包，这样，我就得到了您宽恕我的凭证。”

绅士受了感动,便照修士的话吩咐下去,过了片刻,一名仆役把一个盛着面包的银盘端到客厅里,呈献给神甫,克里司多福罗取过面包,放进篮子里,道了声多谢。他随即施礼告辞,同时又一次拥抱了主人,拥抱了所有站在他的身旁、争先恐后来和他行礼的人。他好不容易脱了身;到了候客厅,他好像被卷进了一场战斗,那些仆役和强人又纷纷涌上前来,亲吻他长袍的衣角,带子和风帽;当他终于来到大街上的时候,众人把他当作凯旋而归的英雄似的高高地举了起来,一直把他护送到城门。他出了城门,迈开步子,径直朝他将要修炼的地方走去。

被害者的兄弟和亲属原本指望能在那天领略到骄矜自得的快慰,不料他们的心中于今却充溢了宽恕和仁爱的莫大欣悦。他们继续聚集在一起,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和诚挚,谈论他们来参加聚会以前全然不曾料想到的事情。他们继续畅谈了好一阵子,谈话的主题不是宣泄怨愤、报仇雪耻和如何尽义务,而是对修士交口赞誉,以及和解与谦让。有一位客人,他本准备第五十次来吹嘘他的父亲莫齐奥伯爵如何巧妙地迫使一个人尽皆知的吹牛大王斯塔尼斯拉奥侯爵变得规规矩矩的事迹,但现在却津津有味地谈起许多年前已经归天的西蒙修士令人叹服的苦行修炼和坚毅不拔的精神。宾客们告辞归家以后,主人兀自无法抑止亢奋激动的情绪,他暗暗地反复思量他所听到的和他自己所说的话,心里不由深感纳罕,便自言自语说道:"这个修士简直是个魔鬼!简直是个魔鬼!(我们有必要准确地援引他的原话)假使他再多跪一些时候,那就该我来请求这个杀害我兄弟的罪魁祸首的宽恕了。"我们那位佚名作者手稿明白地指出,打那个日子以后,这绅士的脾气不再那么粗暴狷急了,待人处事也比以前通情达理多了。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怀着宽慰的心情在路上走着，从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发生以后，他还不曾这样心安理得过；为了那可怕的悲剧，他将奉献出自己的一生。他在不知不觉中遵守着修炼期间必须保持沉默寡言的规矩，全神贯注地思虑着为了补赎自己的罪过而准备忍受的艰辛、困顿和屈辱。到了进餐时间，他在一位施主家稍事停留，以极大的愉快啃着那块赎罪的面包；但是他特意留下了一片，放进他的篮子里，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们不打算向诸位描写克里司多福罗在修道院生活的情形，只须叙述这样一点就足够了：他始终抱着巨大的热忱，去认真履行平日分派给他的各种差使，向公众布道，为死者祈祷，而且，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自觉自愿地去尽另外两种义务：一是调解纷争，一是保护受欺压的人们。诚然，在他的这种品性中，某些地方还存留着当年的脾气，存留着原先骁勇好斗精神的残余，尽管自己并未察觉；顺从和苦行的生活并没有使这种精神完全泯灭。他平日的谈吐是谦逊从容的，但是一旦正义或公理受到践踏时，又会突然之间焕发出旧日的激情，而常年讲道养成的庄严的语调，既鼓动又和缓了这种激情，赋予他的言谈以特殊的色彩。他的全部举止，还有他的仪态，时时透露出他长期经历的内心斗争，往日粗莽、刚烈的性格，同受到崇高的使命感控制的品性相斗争，并且后一种品性总是占得上风。有一次，一个和克里司多福罗交往颇深的修士生动地把他比作是那些在原始的形态中异常富于表现力的言语，当一些人，甚至是颇有文化教养的人，在情绪激昂地说话的时候，往往会简化这些言语，改变其中的几个字母，可是这些变形言语却依然保留了它们原始形态的表现力。

倘使有一个陌生的可怜的女子，落入像露琪亚这样不幸的

境遇，向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请求帮助，他也一定会心急如焚地赶去排难解忧的。至于说到露琪亚，克里司多福罗平素就很了解和钦佩这个姑娘的纯洁品格，而且早已担忧她会遭逢什么凶险，他又为姑娘受到的卑鄙无耻的迫害而义愤填膺，所以他眼下对露琪亚格外放心不下，急匆匆地上了路。另外，他曾经给露琪亚出主意，要她别把事情张扬出去，最好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深居简出，这样或许可以躲开灾祸，他现在担心，他的劝告造成了什么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天生的一副仁慈心肠，又平添了那时常折磨善良人的忐忑不安的苦痛。

不过，就在我们追叙克里司多福罗的往事的当儿，他已经来到了目的地，出现在露琪亚家门口。安妮丝和露琪亚赶紧停住吱吱呀呀作响的纺车，站起身来，同声喊道：

“啊，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天主祝福您！”

第　五　章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挺立在门口，向两位妇女瞥了一眼，心里顿时明白，他的预感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他略略抬起头，一绺长长的胡须轻轻地抖动，用一种等待着不祥的回答的话语问道：

“事情都顺当吗？”

露琪亚泪下如注，一面哭泣，一面回答。母亲刚开口为胆敢惊动神甫而表示歉意，神甫却向前走了几步，在一只三条腿的凳子上坐下来，打断了安妮丝的客气话，对露琪亚说：

“安静下来吧，可怜的孩子，”他又转向安妮丝，“大娘，请您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善良的女人竭力保持镇静地诉说这件不幸的事情的当儿，神甫的脸色不断地变化着，忽儿抬头凝视青天，忽儿用脚跺着地板。听完安妮丝的叙述，他双手捂住脸孔，激动地喊道：

“啊，至圣的上帝，这等事情要继续到何时……”但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又转过身来对两位妇女说，“可怜的人们！这定然是上帝在考验你们。可怜的露琪亚！”

“您不会抛弃我们不管吧，神甫？”露琪亚仍然嘤嘤哭泣，问道。

“抛弃你们？”神甫回答，“我若是抛弃了你们，我还有什么脸

面去请求上帝施予我一丁点恩典？你们眼下落得了这样的处境，正是上帝把你们托付给了我！千万别垂头丧气，上帝必定会保佑你们，主是洞察一切的，像我这等微不足道的人也会动员起来，去破灭那个……现在，让我们好生想一想应急的法子。"

神甫这么说着，左肘支靠在膝盖上，手掌撑着前额，右手托住下巴，拈须沉吟，仿佛是要把他的全部精神力量都集中而固定下来似的。可是，他这么凝神苦思，只是令他最清晰不过地意识到，他面临的这件事情是多么间不容缓，而又极其棘手，能够解救的法子又是多么难以寻找，无法把握，而又充满危险。他细细忖度，也许应当向堂安保迪奥晓以大义，让他觉得羞愧，让他明白他是多么不该放弃自己的职责？可是，当一个人因胆怯而畏缩不前的时候，羞愧和责任感于他是毫无意义的。那么，对他恐吓一番呢？可我能采用什么手段比枪弹对他的威胁更加厉害呢？要不，把这一切全向红衣主教大人禀报，请他运用自己的权威出面干预？这需要时间，而在等待的期间该怎么办呢？以后又如何是好呢？即使这个纯洁无辜的女子出嫁了，可这能使那个恶人的歹念自行消灭吗？谁又晓得这个家伙会做出怎么样的举动来呢？……若是索性和他较量一番？那用什么样的法子呢？哎，倘若我能够把此地和米兰的修士统统请来支援，那该多好！唉，可惜这不是一件涉及公众利害的事情，到头来还是没有人来助我一臂之力。那个恶人平日里装作和修道院十分亲善，惯以修士们的知友相标榜，他手下的那班强人不是常到修道院里来避难吗？我是注定要孤军奋战的了，而且，在别人的眼里，我恐怕是个不安分守己，无事生非，阐衅滋事的人物。更加糟糕的是，我采取的办法很可能是不合时宜的，那将使可怜的露琪亚的处境更加险恶。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把他设想有用的办法反复斟酌，权衡它们的得失，末了，他觉得最周全不过的办法还是去见堂罗德里戈本人，用诚挚的言辞，用来世的报应，甚至现世的危险，去打动他的心，迫使他放弃那个罪恶的计划。在最坏的情况下，至少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清楚地了解到，在这个见不得人的阴谋中，他究竟怀着怎样的鬼胎，抱定了什么样的主意，也好据此拟定相应的对策。

神甫这样坠入沉思默想的时候，伦佐在门口出现了，他舍不得远离这座屋子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他瞧见神甫沉吟不语的样子，又见那两位妇女向他打手势，别打扰神甫，便悄悄地在门槛边站住了。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抬起头来，准备把他想好的法子告诉两位妇女，忽然瞥见伦佐，就用平日表示亲切、但如今因为出于爱怜而愈发热烈的方式，向他打招呼。

"她们已经告诉您……神甫?"伦佐惶惶不安地问道。

"正是，所以我才上这儿来。"

"神甫，在您看来，那个恶棍……"

"你叫我怎样来评论他呢？他又不在这里，听不见我要说的话。我的话会有什么益处呢？听我说，亲爱的伦佐，我劝你坚定地依赖上帝，上帝也必定不会抛弃你。"

"您讲得太好了!"青年人嚷了起来，"您和那些总是把过错推在穷人头上的先生们大不一样。可那个堂区神甫和那个不中用的律师……"

"这些事情你也不必耿耿于怀，它们只会叫你徒然地生闷气。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修士，我方才对她们二位说过，但我想对你再重复一遍：我将竭尽我的绵薄之力帮助你们，绝不会把你们丢下不管。"

“咳，您确实不是那种虚情假意的朋友！那班惯于吹牛撒谎的骗子！他们平时对我好话说尽，作了种种保证，可谁若是相信了他们可就倒霉了。唉！他们甚至许诺甘愿为我流血，即使我遇上了魔鬼，他们也愿意拔刀相助。若是我果真跟某个仇敌发生了麻烦呢，只消向他们打个招呼，他们便会马上叫他完蛋。可现在呢，若是您瞧见他们怎样一个个逃之夭夭……”说到这时，伦佐抬头望了一眼神甫，只见他脸色异常阴沉，这才发觉自己说了一通本不该说的话。他想掩饰自己的失言，但是慌张中却愈发显得语无伦次：“我是想说……我的意思并非……对，我本想……”

“你本想说什么？什么？你这样做是要在我的计划付诸实施之前就把它破坏掉，是吗？你从前受骗了，现在及时认清了，这于你是件大好事。你方才说些什么呀！你去寻找你的朋友……这都是怎样的朋友啊！他们决计不会帮助你的，压根儿就没有这样的愿望！可你反倒把唯一能够并且愿意帮助你的抛掉了。你可知道，上帝是一切受苦人能够依靠的朋友！你可懂得，一个可怜的弱者若是伸出拳头去威慑别人，总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即使赢了……”说着，他猛烈地攥住伦佐的胳膊，他的脸上虽然仍不失威严的神态，却是显露出庄重的悲哀，他低垂双眼，发出异常缓慢、仿佛是来自地底下的声音：“即使赢了……那也是罪恶的胜利！伦佐！你愿意依赖我吗？……我是说，依赖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修士？告诉我，你愿意依靠上帝吗？”

“啊，当然愿意！”伦佐回答。“上帝是真正至圣的主！”

“那好，你现在答应我，你不要去闯祸，不要向任何人挑衅，一切听从我的安排。”

“我答应您。”

露琪亚仿佛卸掉了一块压在身上的巨石，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安妮丝高兴地说：

"你真是好样的，孩子。"

"请听我说，孩子们，"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继续说道，"我今天就去见那个人，和他谈谈。倘使上帝赋予我的话语以力量，打动了他的心，那是大好事；如若不然，上帝自会保佑我们找到别的法子。你们且在这里静静地等着，切莫出去抛头露面，说东道西，避免让别人看见了你们。今天晚上，或者至迟明天上午，我会再上你们这里来。"

说罢神甫打断了他们表示感谢和祝愿的话，起身走了。

他匆匆赶回修道院，参加念午经的歌唱，吃了中饭，又立即启程，向那个他试图驯服的野兽的老窝走去。

堂罗德里戈不大的宅邸，好似一座城堡，孤零零地耸立在一处山冈上，在海边，尽是这样连绵起伏的丘陵。我们的佚名作者在那卷手稿中还补充道，这个地方（其实不如直接指出它的地名更好）位于那对未婚夫妻居住的村子的上游，距离约莫有三米里亚，而离开修道院则有四米里亚。在小山脚下，朝南靠近科摩湖的地带，散布着一些简陋的房子，居住着堂罗德里戈的佃户，这座城堡式的府邸也就俨然是他的小小王国里的小小都城。只要到过这个地方，便能对它的情状和风尚一目了然。倘使有什么人家的大门洞开着，你可以朝屋子里瞥上一眼，瞧见墙上挂着各种火枪、鸟铳，到处凌乱地放着锄头、耙子、草帽、发网和火药盒。在街上遇见的人，全是虎背熊腰、慓悍粗野的男子汉，他们的头发又长又密，用一个发网罩住，还有一些老人，牙齿已经掉光了，可是只要有人稍微惹恼了他们，便立即狠狠地咬着牙肉，露出来一副凶相。妇女们的脸长得酷似男人，胳膊上筋肉胀得鼓鼓的，

好像她们的舌头一旦难以取胜，就会毫不含糊地伸出来助一臂之力；即使是那些在街上嬉戏的孩子，举止行动都显露出一种说不出的凶狠、好斗的架势。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穿过村子，沿着一条盘旋而上的狭窄山路，来到那府邸前面一个平坦的小广场。大门紧闭着，这是主人正在宴飨，不愿意外人来打扰的表示。朝街只有那么几扇稀稀落落的小窗子，全都放下了因年久失修而残缺不全的百叶窗，为着安全起见，外面又安装了一排排粗大的铁窗格。最底层的窗子特别高，一个人站在另一人肩上才勉强够得着。四周静悄悄的，倘若不是大门口对称地安置了四个造物，两个活的和两个死的，让人晓得里面有人居住的话，陌生的过客一定会以为这是一座早已废弃的空房。两只很大的兀鹰，翅膀张开，脑袋倒挂着，其中一只的羽毛已经脱落，身躯多半被蛀蚀了，另一只还很整齐，羽毛也完好无损，它们被分别钉在两扇大门上。两名强人躺在大门两旁的长凳上，一个在右侧，一个在左侧，他们看守着大门，准备随时听从里面有人来招呼他们去享用主人宴席上的残羹。

神甫止住了脚步，像是要在这里耐心地等待的样子。但是那两名强人中的一个站起身来，对他说道：

"神甫，神甫，您请过来，修士们在这里是无须等候的。我们都是修道院的朋友，有好几次我就躲进了修道院，避过了外面的风头，假若你们当时给我吃闭门羹，那我可就要吃苦头了。"

他一面说，一面用力扣了两次门环。这声响惊动了里面的看家狗，立即响起了狼犬和小犬的一片狂吠。过了片刻工夫，走出来一个年老的仆人，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但是一见到神甫，赶快恭恭敬敬地向他鞠了一躬，又打手势，又厉声呵叱，让它

们安静下来。他把客人引进一个狭小的院子，又关上大门，随后陪送他到一间客厅，用一种混和着惊讶和尊敬的神色瞅着神甫问道：

"您莫非是……佩斯卡雷尼科修道院的克里司多福罗神甫？"

"是的。"

"您——上这儿来？"

"正如您所看见的，善良的人。"

"您定是来行善的。善事嘛，"老仆人一面朝前走，一面嗫嗫嚅嚅地说，"到处都是可以做的。"

他们又穿过两三间昏暗的客厅，到了餐厅的门口。刀叉盘碟叮叮当当碰击和一阵高过一阵的喧嚣的声浪，从客厅溢出门外。神甫有心回避这种场面，正在门外和老仆人商量，说最好让他在一个什么安静的角落耽一会儿，等候主人用完午餐，这时餐厅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个名叫阿蒂利奥的伯爵朝门口坐着；他是堂罗德里戈的表兄弟，上文我们曾经谈到过他，但未曾提及他的姓名。他一眼瞧见一个光秃秃的脑袋和一件道袍，觉察到善良的修士谦逊的意图。

"嘿！嘿！"他大声嚷道，"您别走开，尊敬的神甫，请进来，请进来！"

堂罗德里戈虽然不能确切地猜出神甫登门造访的缘由，可他凭着某种莫可名状的、朦胧的预感，很想谢绝神甫的访问。但莽撞的阿蒂利奥既然已经大声地发出了邀请，他也就不便往后退却，于是招呼道：

"请进来，神甫，请进来。"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走到主人跟前，打躬行礼，并且用双手做

手势，回答席上人们的欢迎。

在人们（自然不是所有的人）的心目中，一个心地光明的人，面对凶悍的邪恶之徒时，一定是昂首屹立，挺胸凸肚，目光炯炯，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要使他以这样的形象出现，需要许多的条件，而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些条件是很难具备齐全的。所以，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虽然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要履行的职责是合乎情理的，对堂罗德里戈又怀着厌恶和怜悯的感情，但倘使他在堂罗德里戈面前显出某种温顺而恭敬的神情，却丝毫不足为奇。堂罗德里戈坐在餐桌的上座，他在自己的家中，正如在他的王国中，被一伙酒肉朋友，被形形色色的阿谀奉承之词所包围了。这里的一切都显示出他的威严和权势，以致他的一副尊容就足以使任何人觉得惶惶不安，而不敢开口向他提出一个哪怕小小的请求，更不用说向他提出建议、规劝，或者责备了。在他的右边，坐着表兄弟阿蒂利奥伯爵，说句实在话，此人和堂罗德里戈朋比为奸，也是个荒淫放荡、骄横恣肆的人物，这次从米兰来度假，和他一起盘桓数日。在他的左边，餐桌的另一侧，当地的镇长先生正襟危坐，恭敬中透露出某种自信和倨傲；照理说，他本应依据上文叙述的法令，出来主持正义，维护伦佐·特拉马利诺的权益，惩戒堂罗德里戈，这是他的职责。镇长的对面，坐着我们的吹毛求疵博士，一副奴颜婢膝的恭顺的样子，他穿一件黑袍，鼻子比往日愈加红了。在两个表兄弟对面，是两个来历不很清楚的客人，佚名作者的手稿上只说他们是饕餮之徒，现在正低着脑袋，脸上浮出笑容，随声应和着别人讲的不致遭到另一个人反驳的每一句话。

"给神甫安席，"堂罗德里戈吩咐。

一名仆役端了一张椅子过来。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落座，先

向主人表示歉意，说他来得实在不是时候，然后凑近堂罗德里戈的耳朵，轻声地说：

“我很想在您方便的时候，单独地和您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好吧，我们待会儿再谈。”堂罗德里戈回答说，“现在先给神甫斟酒。”

神甫竭力想要谦让，可堂罗德里戈在一片嘈杂的喧闹中，提高嗓门说道：

“哎呀，这可使不得，您可不要让我难堪；从来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修士不喝一杯我的美酒，就可以脱身。正像一个无礼的逼债人不吃我的一顿棍棒，就休想跨出这个大门。”

这几句话引起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打断了他们方才争论得不可开交的问题。一个仆役端来了一只托盘，上面放着一瓶酒，一只高脚酒杯，捧给神甫。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不想违拗主人咄咄逼人的邀请，何况还要央求他发慈悲心，只得斟了一杯酒，开始慢慢地呷着。

“塔索[1] 的权威丝毫帮不了您的忙，尊敬的镇长先生，相反，它倒是证明您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阿蒂利奥伯爵又大声嚷道，“因为那位学识渊博的诗人，那位鼎鼎大名的伟人，对骑士的每一条规矩都了如指掌，他在诗中描写，使者阿尔甘泰向基督教骑士下战书以前，先去请求布留尼统帅的许可[2] ……”

“可这是，”镇长用同样高的嗓门喊道，“夸张，一种纯粹的夸

---

① 塔索（1544—1595），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著名诗人，骑士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为其代表作。

② 阿尔甘泰系《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回教徒勇士，布留尼为率领基督徒十字军东征的统帅。该情节见史诗第6歌。阿蒂利奥和镇长争论的问题是：使者向敌方下战书应否受到杖笞。

张，是诗歌的修饰，因为按照惯例，使者是不可侮辱的，这是他的神圣的权利。其实也无须到远处寻找例证，有一句谚语就说得很好：'刑不上使者'。您晓得，伯爵先生，谚语是人类知识的结晶。而且使者是从不为他自己说一句话的，他只不过是传递一纸挑战书。"

"不过，您可知道，那下书的使者实在是一头胆大妄为的蠢驴，连骑士最起码的规矩也不懂……"

"请允许我提议，尊敬的先生们，"堂罗德里戈打断他们的话头，他不希望争论进一步激化，"最好请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来解决这个难题，大家都听从他的裁决。"

"好，好极了！"阿蒂利奥伯爵附议，他觉得让一个修士来评判有关骑士的问题，是很得体的决定；但镇长正辩论得兴起，情绪昂奋，他勉强地抑制了激动的情绪，脸上透露出的表情仿佛是说："这简直是玩小孩子的游戏。"

"不过，就我方才大致听懂的而言，"克里司多福罗说，"这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理会的事情。"

"你们做神甫的最喜欢这种谦虚的表白，"堂罗德里戈说道，"可这一回您无论如何推卸不了，您别这么说！我们全晓得您不是打娘胎里一出来就戴上了修士帽的，人世间的情形您也明白得很。好吧，请听我说，争论的问题是……"

"事情是这样的……"阿蒂利奥伯爵插了进来。

"还是让我来谈吧，我是保持中立的，表弟，"堂罗德里戈说道，"事情是这样：有一位西班牙贵族派遣使者把一封挑战的书信送给米兰城一位骑士。使者来到受书者的府邸，但没有找到他，便把信交给了他的兄弟；那兄弟读罢挑战书，作为回答，用棍棒狠狠打了一顿使者。这就是争论的由来……"

“打得好，妙极了，”阿蒂利奥伯爵兴奋地嚷道，“这真是绝妙的灵感。”

“魔鬼的灵感。”镇长接过话茬，“棒打一个使者，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神甫，您倒说说，这是不是骑士行为。”

“不错，先生，这是真正的骑士行为，”伯爵的嗓门愈加提高了，“还是让我来说吧，我熟悉骑士的行动规范，噢，如果当时动用了拳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棍棒却不会玷污任何人的双手。我实在弄不明白，您为什么会为一个无赖的脊梁骨而激动不已？”

“谁对您谈起脊梁骨来啦，我的伯爵先生？您把我连想都不曾想过的荒谬的言论强加于我。我只是谈及使者的地位，而不是脊梁骨。我特别强调每一个人赋有的权利。我只请您最简单不过地回答我：假如古罗马人派遣的祭司团员[1] 去向别国递送挑战书，莫非他们也要事先获得对方的允许吗？请为我指出哪一位作家，他在作品中曾经描写过一个祭司团员因下战书而惨遭痛打的。”

“古罗马的那个什么团跟我们有何相干？他们为人做事过于唐突，在这种事情上，他们是太落后了，远远落后了。但是按照现今骑士的规矩，它是最令人信服的，恕我直言……我以为，一个使者在未曾获得骑士的允许之前，竟胆敢送去决斗书，这样的人太狂妄无礼，就是该狠狠地教训一下，活该挨打，打得痛快……”

“那请您回答我这个推理式的论点……”

“不，不，绝对不想回答。”

---

① 古罗马时，祭司团主要任务是宣战、媾和、签订盟约时主持宗教仪式。

"但是听我说，听我说，请您听我说。揍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是背信弃义的行为，而我们所谈论的那个使者正是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因此……"

"请别激动，慢慢地说，镇长先生。"

"什么别激动？"

"我劝您别激动。所谓背信弃义的行为，是指挥舞刀剑，从背后偷击别人，或者是从背后打冷枪，这种做法有的时候也无可厚非……不过我们现在还是不要离开讨论的范围。即使退一步而言，这种行为一般地说算得上是背信弃义，可这仅仅是赏给一个无赖三四棍棒而已！难道事先还得和他客客气气地打个招呼：喂，小心点儿，我要揍你了，好像是提醒一个贵族，请他拔出剑来。啊，您，尊敬的律师先生，您莫要在一旁对我微笑，向我暗示您同意我的观点，您为什么不运用您能言善辩的口才，公开支持我的见解，帮助我说服这位先生呢？"

"我……"红鼻子律师惶惶然地回答，"我很荣幸，得以从闪耀着智慧火花的争论中获得教益；我很感激导致这场如此才华横溢的雄辩的机会。而我，委实难以承担评判这场辩论的责任，方才尊敬的堂罗德里戈阁下已经邀请了一位仲裁……在座的这位神甫。"

"不错，"堂罗德里戈说道，"可争论的双方吵吵嚷嚷，硬是不肯平静下来，你们叫评判人怎么开口说话呢？"

"我洗耳恭听，"阿蒂利奥伯爵说道。镇长紧紧闭住嘴唇，高高举起双手，好像在表露无可奈何地顺从的意思。

"啊，多谢上天！现在该您发表高见了，神甫，"堂罗德里戈半认真半讥刺地说。

"我已经表示了我的歉意，说我实在弄不懂这类的事情，"克

里司多福罗回答，一面把酒杯递还给仆役。

“您推辞的理由不能叫人信服，”两位表兄弟齐声叫道，“我们就等您的金口说一句话。”

“倘若你们这般坚持，”神甫回答道，“我只得说，依我的愚见，无论是决斗，是使者，还是伤人的棍棒，最好统统都从世上消失。”

食客们个个惊愕莫名，面面相觑。

“啊哟，这话说得太过分了！”阿蒂利奥伯爵感叹道，“请原谅我，太过分了。看得出来，您对这大千世界的情形很不了解。”

“他？”堂罗德里戈忙说，“请允许我重复一遍，他对这大千世界的情形熟悉得很，一点儿也不亚于你们，我的好兄弟。不是这样嘛，神甫？请您谈谈吧，谈谈您从前可也是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

克里司多福罗并没有立即回答这个挑逗性的问题，只是暗暗对自己说：

“这一切全是冲着你而说的；可你要牢记，修士，你上这儿来并非为了你的私事，不管他们怎么对你旁敲侧击，你要沉住气，切莫理会。”

“对，”阿蒂利奥伯爵说，“不过，神甫……请问神甫贵姓？”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不止一个声音回答。

“喔，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我最尊敬的神甫，您方才发表的高论，大概是要把这个世界推倒，来个底朝天。没有决斗！没有棍棒的惩罚！各式各样的无赖尽可胡作非为而不受到惩戒，那还有什么荣誉可谈呢。万分幸运的是，您的假设是无法兑现的。”

“勇敢点，博士，”堂罗德里戈一心想给最初争论的双方解

围，禁不住鼓动道，"勇敢点，您是善于给每一个人辩护的高手。且让我们见识一下，您将如何在这件事情上使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论点自圆其说。"

"真的，"律师举起叉子在空中挥动着，转身对神甫说道，"说句老实话，我真弄不明白，像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这样一位完美无缺的僧侣，一位深谙人情世态的人，竟不曾考虑到，他的评判在教堂的讲坛上会是无懈可击和异常出色的，具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但我胆敢以应有的崇敬说，它在关于骑士的辩论中，却是毫无价值的。神甫定然比我更清楚，每一样事情都只是在它应有的位置上才有意义。我确信，这一回神甫只是说了一个笑话，以此来回避一桩难以断决的公案。"

这番高论闪耀着如此古老而又常新的智慧之光，怎么能够予以反驳呢？没有任何法子。神甫也就缄默不语。但是堂罗德里戈希望了结这个问题的争论，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噢，顺便说一下，"他说道，"我风闻米兰城里流传着和解的消息。"

读者想必知道，正是那一年，为争夺曼托瓦大公国统治权，燃起了战火。维琴佐·贡扎加公爵去世的时候，未曾留下一个合法的继承者，他的近亲涅维尔公爵便借机承袭了遗位。法王路易十三，或者说首相里谢黎红衣主教，很喜欢这位在法国出生的意大利血统的君主，充当他的庇护者。可是西班牙王腓力浦四世，或者说首相奥利瓦雷，人们常常叫他作伯爵-大公，却因为同样的缘故而心中不悦，于是大兴问罪之师。曼托瓦原是属于帝国的疆土，所以双方在神圣罗马帝国与德国皇帝菲迪南二世面前施展出浑身解数，或祈求，或威胁；法国敦促菲迪南二世承认登位的君主，而西班牙却要皇帝拒不承认，甚至将他从曼托瓦驱

逐出去。

"我倾向于认为，"阿蒂利奥伯爵说，"冲突是不难调解的。根据某些迹象……"

"别轻信，伯爵先生，别轻信，"镇长打断他的话说，"我虽然身居偏僻的角落，却十分清楚外界的情形，因为莱科镇的驻军司令阁下，一个心肠善良的西班牙人，和我交情颇深，而且他是奥利瓦雷伯爵的公子，对各种事情全了如指掌……"

"不妨对您直说，我在米兰城里每天都要和许多大人物打交道，从绝对可靠的来源，我获悉教皇对这一事件极为关切，他已经提出了媾和的倡议。"

"这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事情总得有个规矩。教皇陛下理当履行自己的职责，始终不渝地促使信奉基督教的各位君主和睦共处，但奥利瓦雷伯爵也有他自己的政治策略，况且……"

"况且，况且……况且您可知道，我的先生，皇帝陛下此刻正在思虑什么？您以为偌大的世界只有一个曼托瓦吗？他需要为之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我的先生。譬如说，您知道，皇帝现在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瓦迪斯坦诺或者那个叫做什么瓦利斯坦因的亲王，或者叫什么什么的……"

"他的准确的名字，"镇长再一次打断了对方的话，"在德语中叫做瓦伦斯坦①，我曾听我们那位驻军司令不止一次提起他。不过，您尽可放心……"

"您想教训我吗？……"伯爵愤愤地说。

堂罗德里戈这时向伯爵递了个眼色，暗示为了他的缘故，别再这般唇枪舌剑地论战下去。伯爵不再吭声。镇长却如一条

---

① 德国著名统帅，后被菲迪南二世谋害。

搁浅的船只，摆脱了困境，给雄辩挂上了满帆，口若悬河地说下去：

"瓦伦斯坦倒不怎么叫我讨厌，因为奥利瓦雷伯爵明察秋毫，如果瓦伦斯坦想玩弄什么阴谋诡计，他自会或用好言好语，或用强力让他乖乖地就范[1]。是的，我以为他是个明察秋毫的铁腕人物，他不愧为杰出的政治家，说到必定做到，他若是决意不让涅维尔公爵在曼托瓦站稳脚跟，那么涅维尔公爵就休想在那里立足，里谢黎红衣主教也必定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下场。可亲爱的红衣主教大人偏偏想要和奥利瓦雷伯爵较量一下，委实叫我笑掉大牙。说真的，我很想二百年以后再投生到世上来，也好听听子孙后代是怎么评说这愚蠢的篡位行径的。在这儿，单是嫉妒是无济于事的，需要脑瓜子。像奥利瓦雷伯爵这样的脑瓜子，在这个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啦。奥利瓦雷伯爵，我的先生们，"镇长滔滔不绝地说着，恰如一帆风顺的航船，他自己心中也起了惊讶的感觉，怎么竟会连一个暗礁也没有碰上。"他是个老狐狸，当然我是怀着应有的尊敬这样说的。他善于极其巧妙地掩盖自己真实的行迹，当他分明向右边动作时，实际上必定是向左边攻击无疑，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吹嘘能识破他的计谋。那些被派去执行他的计划的人，那些替他书写公文的人也一个个都弄不清他的真实意图。我多少知道一点儿内情，所以才能这么说，因为那位可爱的驻军司令乐意和我结交，对我也颇为信赖。相反地，所有别的王宫爵府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奥利瓦雷伯爵知道得一清二楚；所有聪明过人的政治家

---

[1] 神圣罗马帝国和德国皇帝菲迪南二世后来支持西班牙腓力浦四世，反对涅维尔公爵承袭曼托瓦大公遗位。

(不能否认,也确有这样的人物)刚刚策划了一个计谋,他凭着他的智慧,通过各种秘密的渠道,利用四处的线索,立刻就能予以识破。而那可怜的里谢黎红衣主教在这儿窥测一番,在那儿到处嗅嗅,忙乎得流了一身臭汗,费尽了心计,能有什么结果呢?他好不容易挖出了一条坑道,殊不知奥利瓦雷伯爵已经掘了另一条坑道反抗他……"

天晓得镇长雄辩的航船什么时候才能停泊靠岸;但堂罗德里戈看到堂兄弟的脸色,灵机一动,忽然转过身来,吩咐一个仆从再拿一瓶酒来。

"镇长先生,我的先生们!"他接着说道,"请允许我提议为奥利瓦雷伯爵干一杯,然后请诸位告诉我,这美酒可和伯爵大人相称。"

镇长鞠了一躬,表露出某种特殊的感激之情,他觉得,举凡对奥利瓦雷伯爵表示敬意的一切,似乎他都理所当然地沾上一分光荣。

"祝至高无上的君主腓力浦的亲信,奥利瓦雷伯爵-圣卢卡大公千岁!"他高高举起酒瓶,兴奋地喊道。

也许有人不知道,"亲信"一词,当时是指君王的宠臣而言。

"千岁!"众人同声附和。

"快给神甫斟酒。"堂罗德里戈说。

"请您原谅,"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回答,"今天我已经破戒了,可不能再……"

"怎么啦!"堂罗德里戈说道,"这是为伯爵-大公干杯,莫非您要让别人把您当作那伐拉人的同党吗?"

那伐拉人是当时对法国人嘲讽的称谓,因为以国王亨利第四为首的那伐拉贵族执掌了法国的大权。

禁不住这样的反诘，神甫不得不又稍稍喝了点，所有的宾客全兴高采烈地喝起彩来，对美酒赞不绝口，唯独律师扬起脖子，眼睛凝视着一点，嘴唇紧抿着，这种神情远比别人的言辞富于表现力。

"啊，律师，您觉得这酒的滋味如何?"堂罗德里戈问道。

律师把伸进酒杯里的鼻子缩回来，他的鼻子比葡萄酒更加红艳，更加晶亮，然后咬着每一个音节装腔作势地说：

"我说，我宣布，我判断，这是千百种美酒中的奥利瓦雷，censui, et in eam ivi sententiam,[1] 像这等佳酿香醪，在上帝庇护的我们国王陛下的二十二国中是决计没有的；我敢声明和断言，最尊敬的堂罗德里戈阁下的筵席就连埃略加巴洛[2] 的晚宴也望尘莫及，在这座府邸里，饥荒正一劳永逸地消灭了，只有永远的豪华富足。"

"说得好，说得太对了!"众人齐声嚷道。但是律师嘴中无意中说出的"饥荒"这个字眼，一下子把每一个人的心思都扭转到了惨淡悲哀的事情上来，饥荒于是成了他们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至少在主要的方面是如此，可他们掀起的喧嚣闹杂的声浪，或许竟要比因意见分歧而发生的争吵更加震人耳鼓。他们乱哄哄地争着说话。

"其实并没有饥荒，"有一个人说，"全是那班囤积居奇的家伙……"

"那些面包商，"另一个说道，"把粮食全藏起来了，非把他们绞死不可。"

---

① 拉丁语：我业已鉴定，现持有这样的看法。此处律师仿效法官在法庭诵读判决词的腔调。

② 公元三世纪古罗马皇帝，以穷奢极侈著称。

“对，绞死他们，对他们绝不心慈手软。”

“要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审判。”镇长嚷道。

“要什么审判?”阿蒂利奥伯爵用更高的嗓门吼道，“逮他三四个或者五六个或者公众认为发了横财而又最卑鄙可恶的几个，立即判决，把他们绞死。”

“该杀几个示众！示众！不杀一儆百什么都办不成。”

“把他们绞死？统统绞死！粮食自然会从各个地方冒出来。”

谁从市场经过，就会有机会欣赏到浪迹江湖的音乐家们的演奏，当一曲终了，另一曲弹奏之前，每一个演员赶紧调试自己的乐器，并且总是竭力提高它的声音，为的是在周围一片喧嚣中能够清楚地听见自己乐器的声音；见过这样世面的人，便可充分想象那些人高谈阔论的情景。与此同时，那美酒汩汩地流淌，斟满了一杯又一杯；对葡萄酒赞不绝口的颂扬、和对经济问题的信口开河的议论交织在一起，而最频繁、最响亮地刺激耳膜的两个字眼是“美酒”和“绞死他们”。

堂罗德里戈这时只顾用眼瞟着那唯一缄默不语的一位客人，看见他始终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脸上既不显出失去耐心，也不流露出着急的表情，更不做出任何足以让别人意识到他在等待什么的举动，可他的神色又使人觉得，在没有说出他想说的话以前，他是绝不愿意告辞离去的。堂罗德里戈恨不得就把他打发走，而根本不和他啰嗦什么；但是，拒绝和一位修士谈话，毫不客气地把他送出门去，并不符合堂罗德里戈的策略。既然无法躲开这样一件令人生厌的事情，他便决意索性立即去解决它，也好尽早摆脱掉。堂罗德里戈站起身来，那班酒酣耳热的宾客也随着起立，但并不停止他们的喧哗，他先请客人们谅解，然后

神色严肃地走到也已站起身来的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跟前，说道：

“我听从您的吩咐。”

说罢，他把神甫引入另一间客厅。

第 六 章

“我该怎么为您效劳呢?”堂罗德里戈在客厅中央站定,问道。他说话的声音似乎平和,但他说话时的神气却分明暗示对方:您可要瞧清楚站在您面前的是谁,说话要掂掂分量,而且愈短愈好。

倘若想要激发我们的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勇气,再也没有比以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他更可靠、更有效的法子了。他原是站在那里,沉吟不决,字斟句酌地思量着他要说的话,手指头不停地捻动挂在腰间的一串念珠,仿佛要从念珠里寻到一句开场白;堂罗德里戈傲慢无礼的架势,立时使他激动起来,他直觉得骨鲠在喉,心中有许多话非要痛痛快快说出来不可。但是他又想到,眼下最紧要的是不可把他要办的事情,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把别人托付他办的事情弄糟了,便强使自己消气息怒,以谦逊的态度,缓和的语气,说出他思量好的一番话语:

“我到府上来是想跟您谈一件关系到伸张正义的事情,请求您以慈悲为怀,行善积德。近来有那么几个歹徒,盗用您的名义,竟恫吓一个可怜的堂区神甫,不准他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且又去欺侮另外两个善良无辜的平民。您只需开口说一句话,就足以叫那班歹徒放弃邪恶的念头,伸张遭到强权蹂躏的正义,扶

助那些处于如此可怕的暴力胁迫之下的百姓。您确实是办得到的;您这么做的话……啊,事关您的良心,名誉……”

“有朝一日,当我来向神甫忏悔的时候,您再跟我谈良心问题不迟。至于说到我的荣誉,您应当知道,我,唯有我才是我的名誉的维护者;不管什么人,只要他胆敢来和我一起维护我的名誉,我便会把他视为蓄意糟蹋我的名誉的恶人。”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听见这一番话,心里明白堂罗德里戈千方百计要歪曲他的话的意思,硬把他们的谈话变成一场争吵,好阻挠他去触及事情的实质,于是他决意耐着性子,不管那个人如何信口雌黄,说怎样不堪入耳的话,他都将硬着头皮忍受着。他随即以一种温顺的声音回答道:

“倘使我对您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那定是违背我的本意的。倘使我的言语不得体,那就请您指正我的错误,只管责备我。但是请您务必听我把话讲完。为着上帝的爱,为着我们迟早都要去面见的上帝……”他一面说话,一面用手指捏着念珠上挂着的一块木刻的骷髅,举到神色威严的堂罗德里戈的眼前,“您切莫先入为主,拒绝承担一项事关正义的使命,其实您做起来也不费吹灰之力,那班可怜的平民也就了却了心愿……请您想一想,上帝始终不渝在关怀着他们,而他们痛苦的呼喊,他们悲伤的呻吟,统统会传达到上帝那里。纯洁无辜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噢,神甫!”堂罗德里戈粗暴地打断了他,“我素来十分敬重穿着您这样的黑长袍的人。不过,假如有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穿着这身黑长袍上我家里来刺探秘密,那分明就是要强使我抛弃这样的恭敬。”

这几句话燃起了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怒火,他气愤得满脸

通红，但是他像一个强使自己吞下一剂苦药的人，依然镇静地说：

“恐怕连您自己也不相信，这样的罪名扣到我的头上不合适。您内心里一定明白，我现时在这里迈出的一步，既不是怯懦的表现，也不是卑贱的行动，您听我进一言，堂罗德里戈先生，但愿上天保佑，将来不会有这样的一天，您因为没有采纳我的意见而追悔。望您莫要显示自己的荣耀……那荣耀，堂罗德里戈先生！在众人面前，那是怎样的一种荣耀呵！而在上帝面前，那又是怎样的一种荣耀！在这世道上您尽可以为所欲为，可是……”

“您可知道，”堂罗德里戈气冲冲地阻止他继续说下去，但恼怒中又含着几分畏惧，“您可知道，我若是忽然起了想听讲道的念头，我自然会像其他人一样上教堂去，不过，如今是在我的家里！嘿！”他冷笑着，掩饰不住轻蔑的神气，“您真是过分抬举我了，讲道竟讲到我家里来了！这简直是王亲国戚才配享有的荣幸。”

“请注意，就是那位让王亲国戚在他们的宫室里聆听他的声音，并且希望他们作出回答的上帝，就是那位以宽大为怀的上帝，现在派遣了他的使者，诚然是一名卑贱的、微不足道的使者，但终究是他的使者，前来为一个纯洁无辜的女子……”

“不管怎么说，神甫，”堂罗德里戈说道，一面作出举步离开客厅的姿态，“我实在不理解您的意思，我或许只明白了这样一点，有一个什么少女，您对她很是操心，那么就请您随意去找一位您喜欢的人去商讨这件事情吧，不要随心所欲地来和一位绅士无休止地纠缠。”

堂罗德里戈想要离开客厅的时候，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异常恭敬地走到他的前面，高高举起双手，仿佛是向他发出恳求，又

仿佛是请他留步，回答说：

“不错，我为这个女子很是操心，但并不比您更操心；如今有两个灵魂，它们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堂罗德里戈先生，我为您不能再做更多的事情了，除了替您向上帝祈祷；但我会真心实意地为您祈求上帝。请您不要拒绝我的请求，请您高抬贵手，别让一个纯洁而可怜的女子受着忧伤和恐惧的折磨。只消您开口说一句话，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好吧，”堂罗德里戈说道，“既然您以为我对于这个女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既然您对她又表示出如此的热忱……”

“那么？”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焦急地接过话头，堂罗德里戈的话似乎带来了一线光明，但他的言谈举止却又叫神甫不敢寄予任何希望。

“那就这样，您去奉劝那个女子，让她上我这儿来，接受我的保护。我将保证她享受富足的生活，也没有人敢来欺侮她，否则我就不配做一个骑士。”

听到这样的建议，神甫一直勉强遏制着的愤怒顿时爆发了。原先他暗自立下的一定要小心谨慎和忍气吞声的决心化为乌有，往日的卢道维柯又和今日的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融为一体；在这样的时刻，他的身上真正体现了这两个人的性格。

“您的保护！”神甫厉声说道，他倒退了两步，坚毅地用右脚站定，右手叉在腰间，举起左手，用食指直指堂罗德里戈，一双眼睛闪烁着不可遏制的怒火，逼视着堂罗德里戈，“您的保护！好极了，您总算把事情这样挑明了，向我道出了您的真实用心。您欺人太甚。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怕您的。”

“修士，您在说些什么？……”

“我在向一个被上帝抛弃，露出了虚弱的本相的人说话。您

的保护！我很清楚地晓得，那女子是处在上帝的保护之下。现在，您，您已经毫无顾忌地把事情抖搂了出来，我也就不必再回避跟您提及她的名字。我所说的人就是露琪亚，您可以看得出来，我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全然是理直气壮，我的眼睛也能够正视任何人。”

“荒唐！在我的家里您竟敢……”

“这个人家我觉得实在可悲得很，报应就要落到它的头上，您可以亲眼看到，上帝的惩戒岂能被宽大的石墙所阻挡，岂能因几个凶恶的打手而退却。您以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这个女子，是来供您任意蹂躏的！您认为，上帝是没有法子来保护她！您把上帝的告诫统统踩在了脚下！您已经对自己作出判决。那法老的心和您的心一样地冷酷，但上帝自有法子惩罚他[1]。我这个卑贱的修士明白地告诉您，露琪亚绝不会落入您的魔掌；至于说您自己，您好生听着，我敢预言，终有一天……”

堂罗德里戈原先被一种愤懑和诧异交织的感觉围困了，惊愕莫名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但是，当他听到神甫激动地说起预言，他不只是狂怒了，一种遥远而神秘的恐惧感也涌上了他的心头。

堂罗德里戈急速地攫住神甫那只在空中挥动的威胁着他的手臂，竭力提高嗓门来压倒那可怕的预言者的声音，嚷道：

“给我滚出去，你这个狗胆包天的小人，披着神甫的长袍的贼坯！”

这样毫不掩饰的辱骂，反而顿时叫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头

① 《旧约·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法老统治下受苦受难，上帝晓谕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往流着奶和蜜的福地。

脑冷静了下来。许久以来，在他的意识深处，虐待和中伤已经如此牢牢地跟宽容和沉默联系在一起，因此，听到这一番恶言恶语，他心中的忿怒和兴奋统统烟消云散了，如今他唯一的意愿就是平心静气地听完堂罗德里戈想要说的话。于是他不慌不忙地把手臂从堂罗德里戈的掌心中解脱出来，垂下脑袋，静静地站着，仿佛经过一场暴风骤雨，惊狂了的树木重归平静，摇曳的枝叶又恢复到自然的状态，即将承受天空降落的冰雹。

"没有教养的恶棍！"堂罗德里戈继续破口大骂，"只有像你这类的小人才做得出这等的举动。但是你得感激你肩上披的那件长袍，它拯救了你，使你避免尝到你的同类会受到的苦头，因为我要好好教训他们，让他们懂得该怎么说话。这一回算饶了你，你趁早给我滚出去，以后我们再算账。"

他一面这么说，一面用充满蔑视的命令口吻，指着正对着他们进来的那扇门的一处出口。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低头走了出去，留下堂罗德里戈独自怒气冲冲地来回走步，好像在丈量着战场。

神甫随手把门关上，突然瞥见他原先走进去的那间屋子里有一个人正蹑手蹑脚地顺着墙壁往后退走，好像是生怕方才客厅里谈话的人瞧见。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一眼认出，此人就是他在大门口遇见的那位老仆人。约莫四十多年以前，当堂罗德里戈尚未出世的时候，老仆人已经在这户人家当差伺候堂罗德里戈的父亲了。说起品德操行，老主人和堂罗德里戈简直判若两人。自打老爷作古，新主人就把旧日的一班仆人统统打发走了，重新招来了一批人；不过，这个老仆人却是意外地被留用了，虽说他已年迈，而且品性和作风都完全不合堂罗德里戈的口味，但是他倒有两条优点，弥补了他的不足：他非常敬重这个家族尊贵

的声望，又深谙各种礼仪，比任何一个人都更熟悉传统的礼节及其最微小的细节。当着主人的面，可怜的老仆人从来不敢稍稍暗示，更不用说明白地显露对他每日耳闻目睹的事情的不满情绪，他顶多只在他的同伴中间发出一两声感叹，悄悄地说几句责难的话。那班仆人也常常拿他取笑，有的时候甚至以故意引逗他发牢骚为乐趣，挑动他说出原本不想说的话来，或者听他唠唠叨叨地夸耀这个家族旧日的生活方式。他的非议常常传入主人的耳朵里，但传话的人也总是添油加醋，把这当作笑料来叙述，所以这些牢骚对主人来说也只是笑料，倒也不惹他生气。每逢饮宴宾客和重要的庆典活动，老仆人便一本正经，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打老仆人身旁走过的时候，瞧了他一眼，向他致意，又继续往前走。但是老仆人静悄悄地走到他的跟前，伸出一个手指，按住嘴唇，随即又用这个指头打了个手势，请神甫随他走向一个偏僻的过道。到了那里，老仆人低声说道：

"神甫，你们方才的谈话我全听见了，我很想和您谈谈。"

"那你就快说吧，善良的人。"

"此地不是谈话的场所，如果让主人发现了，可就大难临头……但是许多事情的底细我都晓得，明天我想法子上修道院去。"

"难道他们筹划了什么阴谋？"

"是的，可以肯定地说，有些计划正在酝酿中，我已经察觉了。不过从现在起我要用心打听。我希望很快能把它弄个水落石出。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我在这里可以看见和听到许多事情！……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竟在这样一座宅子里！……但是我热望拯救我的灵魂。"

“愿上帝降福于你!”神甫轻声地说,把手按在老仆人白发苍苍的头上,虽说老仆人的年岁要比神甫大,但在他面前仍然像儿辈一样恭敬地弯着腰。“上帝必将报答你,”神甫接着说道,“明天务必来见我。”

“我一定来,”老仆人回答,“请您赶快离开此地……看在上帝的份上……您别向任何人提起我。”

说罢,他向周围张望了一下,从过道的另一头出去,穿过一间客厅,来到外院,看见那儿没有一个人,就招呼神甫出去。神甫的脸色比任何保证都更加明确地表示答应了他方才的请求。老仆人指点了出路,神甫也不再答话,匆匆离开了。

那老仆人在门外偷听他的主人的谈话,如此行事妥当吗?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为此夸奖他,这样做合适吗?按照习惯的、无可争议的规矩,这是非常恶劣的。但是,这是否能够看作是特殊的情况而另作他论呢?对于习惯的、无可争议的规矩,可以有例外么?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读者倘使有兴趣,就请自己判断吧。我们不想在这里作出裁决,而只是把事情陈叙出来就够了。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走出大门,离开了那可恶的府邸,觉得连呼吸也自由多了。他急匆匆地迈开步子,朝着山冈下走去。他的脸孔烧得通红,心中怦怦乱跳,方才他亲耳听到的话语和他自己的慷慨陈词,使得他无法平息激动的情绪。但是老仆人意想不到的出场却使他得到莫大的安慰和鼓舞,他觉得这不啻是上帝保佑的征兆。“这一条线索太好了,”神甫暗暗想道。“这简直是上天特意送到我手里来的一条线索,况且又是在这样的人家!真是我做梦也求之不得的!”他这么思量着,抬头朝天空望去,只见红日已经西沉,远处的山峰披上了灿烂的晚霞,白天即将消失了。虽然一整天的奔波操劳使他觉得身子疲软,困惫不堪,但他

依然急匆匆地赶路，以便尽快给他所保护的人带去消息，并且在天黑之前返回修道院。这是修道院里必须毫不含糊地严格遵守的一条规矩。

与此同时，露琪亚的家里正在酝酿和商讨各种应急的计策，我们自然要向读者交代清楚。神甫离开以后，那三个人先是默不作声地呆着。露琪亚忧心忡忡地准备着午饭；伦佐时时刻刻想要起身告辞，但每当他看见露琪亚愁眉锁眼的面容，就不忍心离去；安妮丝守着纺车，好像一心在纺线。其实，安妮丝心里正在仔细盘算着一个计策，待到她觉得一切都已考虑周到，便开口打破了这个沉闷的局面。

“听我说，孩子们！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和聪明，假如你们果真信赖你们的母亲，”露琪亚听到“你们”这个字眼，心情不禁愈加惶乱，“那就由我来给你们拿主意，敢叫你们摆脱眼下的困境，或许比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解决得还要快，还要好，虽然他是个令人尊敬的善人。”

露琪亚发愣了，她呆呆地凝视着母亲，她脸上流露出来的表情与其是说对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许诺的信托，毋宁说是对它的惊讶。伦佐急忙发问：

“你是说勇气？还有聪明？你快说，快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办。”

“你们信不信，”安妮丝接着说，“假如你们结了婚，事情就会是另外一副样子？余下的问题不也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吗？”

“那还会有问题？”伦佐说道，“假如我们结了婚……我们在哪儿都可以安身立命，整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家。在离此地不远的贝加摩地方，那儿的人张开双臂欢迎会纺丝织绸的工人去。你也晓得，我的堂兄弟波多洛曾经许多次鼓动我上他那儿去，并

且保证我会像他一样发迹。我一直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要知道……唉，我何必还要隐瞒这一点呢？因为我的心留在了这儿。只要我们成了婚，就一起搬过去，在那里成家立业，过着神仙般舒坦的日子，也好挣脱这个恶霸的魔掌，他再也无法施展他的阴谋诡计。是这样吗，露琪亚？"

"说得对，"露琪亚说道，"可是该怎么……"

"照我方才说的去做，"母亲接过了话茬，"勇气和聪明，有了这两样东西，事情就很容易了。"

"很容易！"两个青年人异口同声地说，他们觉得事情早已痛苦地变得不可思议的艰难。

"确实很容易，只要会做得巧妙。"安妮丝向他们解释，"你们细细听我说来，我也要你们好生理会我的想法。我听那些懂得人情世故的人说，而且我也亲自见过那么一回。举行婚礼自然免不了要请神甫，但他是不是乐意证婚，这倒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在场就行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伦佐问。

"你们听我慢慢道来，自然会明白的。先要约请两位证人，他们不但头脑机灵，而且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然后一起去见堂区神甫。事情成败的关键在出其不意地逮住他，不让他脱身。新郎先说：'堂区神甫先生，这是我的妻子。'新娘接着说：'堂区神甫先生，这是我的丈夫。'一定要让神甫和两名证人听见，这件婚事就非常圆满地办成了，就像教皇亲自主婚一样神圣和合法。你们说完了这两句话，堂区神甫尽可以吵吵嚷嚷，大发雷霆，或者天晓得干什么，那都无济于事了。你们就成了结发夫妻。"

"这能行得通吗？"露琪亚提高嗓门问道。

"没有问题！"安妮丝说，"你们别以为，在你们出生以前，我

在这个世上活了三十个年头，什么本事也没学到。我可以向你们讲述一件事，正好用来作为证明。我以前有个女伴，她不顾双亲的反对，硬要嫁给一个男子，就用我方才说的法子，终于如愿以偿。那堂区神甫对她早已有所怀疑，所以十分警觉，可是那两个鬼东西事情也办得着实巧妙，利用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逮住了神甫，当着他的面说了那几句话，就结成了夫妻。虽然那可怜的女孩子三天以后就后悔了。”

安妮丝说的是实话，照这种办法去做，既可能获得成功，又往往要冒失败的危险，因为只有那些遵循常规办事遇到障碍或阻力的时候才会诉诸这种手段，所以神甫们都特别提防这种被胁迫的证婚。倘若某位神甫不慎遇上了这样的一对年轻人和他们的证人，他会想方设法避免落入圈套，正像海神波塞东要竭力逃避强迫他预言的力量一样。①

“如果真是这样，该多好！露琪亚。”伦佐以恳求和期待的眼光注视着她。

“你说什么，如果真是这样！”安妮丝说道，“你以为我是在编造故事吗？我为你们操心，却得不到你们的信赖，算了，你们有什么能耐，就自己解决这个难题吧，我洗手不干了。”

“哎呀，这不行！您可不能把我们甩掉不管，”伦佐急忙说，“我方才这么说，因为我觉得您出的主意太好了。我完全照您的意思去做，要知道，我真是一直把您当作我的生身母亲的。”

这几句话打动了安妮丝，她本来稍稍有些恼火，如今气已平了，准备撒手不干的打算其实只是赌气，现在统统烟消云散了。

---

① 据希腊神话，海神波塞东是先知，他常常化作水，火，野兽等千百种形态，以逃避预言。

"妈妈,可是为什么,"露琪亚温顺地问道,"为什么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不曾想到这个主意呢?"

"想到这个主意?"安妮丝回答,"你以为他不曾想到这个主意! 他只是不愿意告诉我们罢了。"

"那是什么缘故?"一对年轻人同声问道。

"什么缘故……你们想知道,也不妨告诉你们,神甫们都认定这是个很不体面的法子。"

"怎么会是不体面呢,既然事情一旦成功,就算是体面地结了婚?"伦佐说。

"那要我怎么对你说才好呢? 法律是他们凭着自己的好恶制定的。并非所有的事情我们这些小人物全能理解得了。何况世上的事情确实是千奇百怪,这么说吧,好比你们打了一个善良的基督徒一拳,这自然是不体面的行动,不过,你们既然已经动了手,哪怕教皇也没有法子把基督徒身上挨打的一拳抹去。"

"假如这样行事不很体面,"露琪亚说道,"还是不去做为好。"

"什么?"安妮丝说,"难道我会想出一个违背上帝意志的法子来坑害你? 若是父母亲的主见不顺你的心意,你想去嫁给一个什么无赖……但话又说回来,我一心希望你嫁给这个好孩子。那故意制造各种障碍,蓄意破坏的人简直如同强盗一般可恶。而堂区神甫……"

"事情都清清楚楚地摆着,谁都会明白的。"伦佐提醒说。

"事情没有做成以前,切不可跟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谈起。"安妮丝接着说,"等事情成功了,而且做得非常圆满,你想想看,神甫会怎么跟你说? '啊,我的女儿,你们太胆大妄为,把我也戏弄了!'做神甫的也只能这么说。但你可以相信,他心里

会很高兴的。”

露琪亚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样的议论才好，但看得出来，她心里仍然动摇不定。伦佐显然很受鼓舞，说道：

“既然如此，我敢说大功告成了。”

“别忙，”安妮丝提醒道，“还有证人呢？需要物色两位愿意而且确实能够严守秘密的人。那堂区神甫已经整整两天躲藏在家里，不肯露面了，你可有什么法子逮住他？虽然他生来反应迟钝，但我要提醒你们，当他忽然瞧见你们带着那副神气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准会像猫一样敏捷，像恶魔瞧见圣水一般逃之夭夭。”

“我想出一个办法来了，有办法了！”伦佐高兴地嚷道，用拳头猛烈地敲打了一下桌子，桌上为午饭准备的餐具都猛烈地跳动了。他随即陈述了他的计策，安妮丝表示完全赞成。

“这样做实在不正大光明，”露琪亚说道，“也不太正派。我们素来是规规矩矩做事的人，始终怀着虔诚的信念，上帝必定会帮助我们的，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早就这么说过。我们还是照他说的去做吧。”

“你最好听从比你更懂事的人来安排，”安妮丝脸色沉重地说，“干嘛还要照别人的意思去做？上帝早已指示我们：你努力自助，我也当助你。事情一旦办成了，我们自然会把情况统统告诉神甫。”

“露琪亚，”伦佐激动地喊道，“你现在竟不愿支持我了吗？难道我们不是像虔诚的基督徒做了一切应当做的事情吗？难道我们还不应当成为夫妻吗？堂区神甫不早就为我们选定了举行婚礼的日子和时间？我们迫不得已要弄一点小小的花招，那又是谁的罪过呢？不，你不要再叫我为难了。我马上就去，很快就带了结果来告诉你们。”他用恳求的目光望着露琪亚，又心领神

会地瞧了安妮丝一眼，辞别了她们，匆匆地出门了。

苦难增长人的才智。伦佐以前在人生平坦、笔直的道路上从来不曾有过机会好好磨练自己的智力；如今身处这样的逆境，倒逼得他想出一个足以给职业的律师增添光彩的聪明点子。他按照早已打算好的计划，径直朝相距并不很远的托尼奥家走去。伦佐进得门来，只见托尼奥正在厨房里，一条腿靠着炉灶的台阶，一手扶住火炉上放着的一口锅的锅沿，另一只手用一根弯把子的木铲在锅里不停地搅拌灰暗的玉米粥。托尼奥的母亲、妻子和弟弟坐在桌子旁边，而三四个男小孩都站在父亲跟前，一双双眼睛盯视着那口锅，眼巴巴地等着玉米粥煮好。但每一个人的表情中都没有自食其力者进餐时那种自发的欢悦。玉米粥的数量既不是依据用餐者的人数，也不是依据他们的食量，而是按照当年的收成来确定的。每一个人都以火辣辣的贪婪的目光，斜视着他们共同的食物，心里似乎正在琢磨自己赖以生存的那份口粮。伦佐和一家人招呼的时候，托尼奥把玉米粥倒在一个早已预备好了的榉木制做的大盘子里，恰似一轮小小的圆月，笼罩在一重弥漫的烟雾之中。但妇女们仍是很客气地问伦佐："你肯赏光和我们一起吃点吗?"这是伦巴尔迪地区农民好客的表示，兴许其他乡村的农民也保持着这样的礼节；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只要有客人登门，哪怕是一个饮食豪奢而又刚刚酒醉饭饱的大富翁，也哪怕是他们只剩下了最后一口饭，他们也必定这么礼让。

"多谢你们，"伦佐回答，"我来只是想跟托尼奥说两句话。托尼奥，你要是情愿，我们俩上附近的饭馆去，在那里再聊聊，免得打扰老大娘和大嫂。"

伦佐的邀请出乎托尼奥的意料，但又使他觉得高兴；妇女和

小孩们(在这样的事情上,他们是过早地成熟了)也很乐意减少一个玉米粥的竞争者,而且是一个最可怕的竞争者。托尼奥不再多问什么,和伦佐一起走了。

他们来到村子里的饭馆,店堂里异常清闲,饥荒迫使人们改变嗜好,不再光顾能给人带来各种乐趣的酒肆饭馆。他们随意找了一处座位,伦佐吩咐上了店里仅有的几盘菜,要了一瓶葡萄酒,这才神秘地对托尼奥说道:

"如果你肯帮我一点儿小忙,我会大大为你效力。"

"别客气,只管说吧,我听从你的吩咐,"托尼奥回答,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今天我都乐意为你走一遭。"

"去年你租了堂区神甫的地,欠了他二十五里拉的账。"

"哎呀,伦佐,伦佐!你把请我吃饭的一片盛情都糟蹋了,你干么要提起这件事呢?这太叫我扫兴了。"

"我跟你提起这笔债务,"伦佐说道,"那是因为我打算帮助你偿还它,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这话可当真?"

"当真。怎么样?你可愿意?"

"愿意?活见鬼,那敢情好啊!哪怕仅仅是为了每次遇到堂区神甫时不再瞧见他那副神气活现的嘴脸,不再瞧见他摇头晃脑的模样。另外,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敲打我:'托尼奥,你还记得吗?托尼奥,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把那件事情了结掉?'他在讲道的时候,一双眼睛也死死地盯着我,实在叫人心惊肉跳,我真害怕他当着众人的面对我嚷道:'喂,那二十五里拉呢?'这该死的二十五里拉!再说,我把妻子的金项链典押了,他得还给我,用这首饰可以换回许多玉米面。不过……"

“不过,你要是肯稍稍助我一臂之力,这二十五里拉包在我身上。”

“请直说吧。”

“但是……”伦佐用手指按住嘴唇。

“这样的事岂要你关照？你是了解我的。”

“堂区神甫先生胡乱编造了一些荒唐的理由,硬要把我的婚事无限期地推迟下去。可是我想尽快地把婚礼办了。有人很肯定地告诉我,只要新郎新娘由两名证人陪同,去见神甫,我开口说:‘这是我的妻子,’露琪亚接着说:‘这是我的丈夫。’婚事便圆满地办成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你是要我去当证人?”

“正是。”

“你付给我二十五里拉,作为报酬?”

“一点儿不错。”

“一言为定,谁食言就是小人。”

“但是还需要物色另外一位证人。”

“我已经替你找到了。我的傻兄弟杰尔瓦索听我的话,我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事成之后你请他喝酒吗?”

“岂止喝酒,还要请他吃饭。”伦佐回答,“我们把他带到这儿来,让他和我们一起快活一番。但他干得了这样的差事吗?”

“我会教他的。你知道,他的才智都藏在我的脑子里。”

“明天……”

“好!”

“傍晚的时候……”

“很好!”

“但是……”伦佐又一次用手指按住嘴唇。

“嘿……”托尼奥回答，他把脑袋歪向右边，高举起左手，脸上露出的表情仿佛是说：你可把我看扁了。

“但是如果你的妻子问起你呢？我敢说，她必定要问的……”

“论说谎的本事，我远远赶不上我的老婆，她骗我的次数是那么多，所以我不知道这一辈子还能不能和她算清这笔账。我会想法子哄过她，叫她放心。”

“明天上午，”伦佐说道，“我们再细细地谈一次，把所有的事情都周密地安排妥当。”

他们走出了饭馆。托尼奥朝自己的家走去，心里琢磨着该说些什么样的谎话来欺骗家里的几个女人；伦佐急于回去报告他和托尼奥达成的协议。

在这时间里，安妮丝苦口婆心地说服女儿，但她的劝慰是徒劳的。露琪亚忽儿提出这个理由，忽儿提出另一个相反的理由来反驳母亲，她或者说做这样不体面的事实在不应该，或者说这样行事并不坏，不过为什么不把它告诉克里司多福罗神甫？

伦佐得意洋洋地回来了，他一口气讲述了方才取得的成绩，最后大叫一声“啊哈！”好像是说：我可是个男子汉大丈夫？难道还能比这干得更漂亮吗？你们能想出这样的法子吗？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露琪亚轻轻地摇摇头，但另外两个人心里热得像盆火，顾不上去理会她，好像人们通常对待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并不指望他能领会一些事情的全部道理，以为事后或用好言相劝，或用威严的手段，便足以叫他顺从大人的意旨。

“好极了，”安妮丝说，“好极了，不过……你的考虑还欠周到。”

“还缺什么呢?”伦佐问道。

“佩尔佩杜娅呢? 你没有想到怎么对付她。佩尔佩杜娅会放托尼奥和他的兄弟进去的。可你们两个呢? 你们两个! 你得想个法子。她肯定受堂区神甫的指示,会把你们挡在大门外面,正像不让孩子靠近一棵结满了果子的梨树一样。”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伦佐有点慌乱了。

“这不打紧,我已经拿定了主意。我和你们一道去,我有一个秘密,敢保把她吸引过来,把她死死缠住,不让她发现你们,那样你们就可以乘机闯进去。我会先和她招呼,自有法子触动她的痒处……你们等着瞧吧。”

“愿上帝祝福您!”伦佐大声嚷道,“我早就说过,您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我们的救星。”

“可一切全是白费力气,”安妮丝说,“如果不能让我们这位小姐回心转意,她现在还固执得要命,硬说这是罪过。”

伦佐学着一副雄辩的样子,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但露琪亚不为所动。她说:

“我不晓得怎样来反驳你说的这些道理,但是我看得分明,假如要依照你们说的办法去行事,那就得玩弄诡计,说谎撒赖,制造骗局。啊,伦佐! 我们起初绝不是这样的。我愿意做你的妻子,”说到这个字眼,和披露自己心愿的时候,她的脸上不禁涨起了一层红晕,“我愿意做你的妻子,但是必定要通过光明正大的途径,在神圣的祭坛前,遵循上帝的意旨。让我们唯上帝之命是从吧。难道你不愿意依顺上帝来解决这个难题,来救助我们? 难道上帝对我们的救助不远远胜过我们的一切鬼花招? 而且,又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事情瞒住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呢?”

争论一直继续着,看不出什么时候才能收场。门外传来了

轻悄而匆匆的脚步声，以及长袍窸窸窣窣的声音，仿佛阵阵轻风吹拂着缓缓行驶的小船的篷帆，这表明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来了。他们顿时安静下来，安妮丝紧忙在露琪亚的耳边嘀咕了一句：

“千万注意，不要把真情告诉他。”

第 七 章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来了，好像一位智勇双全的统帅，他在一次重大战役中吃了败仗，但绝不是他的过错，他虽然痛苦，但并不灰心丧气；他时时牵挂着那未完成的任务，但却不惊慌失措，鲁莽行事；他马不停蹄，但不是逃跑，而是急速奔向那需要他去的地方，去卫护遭到敌人威胁的阵地，去召集作战的士兵，发号施令，部署新的战斗。

"愿上帝赋予你们平安，"他进门的时候说道，"对那个人不能再抱任何希望，所以我们更应当信赖上帝，况且我已得到上帝将庇护你们的一些征兆。"

那三个人对于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努力本没有寄予过分的希望，因为他们从来不曾见到一个豪门权贵在不曾遭到任何强制的压力的时候，仅仅因为受到一种谦卑的、和平的祈求，便会改弦更张，不再去干那残害善良的勾当，不过，神甫带来的不祥的消息仍然给他们一个不小的打击。两位妇女低垂了头，但在伦佐的心里，愤怒却压倒了悲观；一次次令他痛苦的意外变故，一次次力图挽回局面但却徒劳无益的尝试，一次次都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希望，尤其是露琪亚这个时候竟固执地拒绝他的计划，早已使他尝够了悲愤的苦味，燃起了一腔怒火，神甫

带来的信息不啻是火上浇油。

“我想知道，”伦佐咬牙切齿，用在神甫面前从来不曾有过的愤怒的表情，高声嚷道，“我想知道，那个狗东西究竟提出了怎样的理由……怎样的理由，说我的露琪亚不该成为我的妻子。”

“可怜的伦佐，”神甫用沉重而充满怜悯的声音回答道，眼睛里闪射出慈爱而又令他镇静的威严光辉，“倘使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在干坏事的时候必须说明他的理由，那世道也就改变了。”

“这么说，那狗东西宣称不愿意答应您的请求，理由就只是不愿意吗?”

“他连这样的话也没有说起，可怜的伦佐！倘使恶人犯罪造孽以前会当着众人的面承认他是在犯罪造孽，那事情倒也好办了。”

“但他必定要说些什么的；那地狱的魔鬼究竟说了什么话?”

“他说的话，我自然是听到了的，可我不能再向你转述。那有恃无恐的恶人说的话语，分明进入了你的耳朵，却让你抓不住把柄。倘若你对他起了疑心，他会因此勃然大怒，可同时又叫你明白，你的疑心是完全正确的，他会大耍威风，辱骂你，可又装腔作势，硬说你侮辱了他；分明作弄了你，可反倒显出一副受人欺压的可怜相；他厚颜无耻，恐吓你，可又把自己打扮成道貌岸然的君子。你也不要再追问下去了。他压根儿没有提及这纯洁的女子的名字，也没有提起你，也没有片言只语暗示他认得你们，更闭口不谈他的邪恶的计划；然而……不幸的是，我确确实实明白了，他是绝对不会改变主意的。所以，你们一定要信赖上帝！你们，可怜的女人，千万不可失去信心，而你，伦佐……唉，你也应当相信，我能够设身处地明白你的苦衷，体察你的心境。不过，千万要忍耐！在不信奉上帝的人眼里，忍耐是一个痛苦的毫

无价值的字眼；可是，你……你难道不愿意再等待一天、两天，甚至遵照上帝的旨意，等待更多的时日，直至上帝让正义取得最后的胜利？时间是属于上帝的，上帝对我们已作出了多少承诺啊！你一切听从上帝的安排吧，伦佐。你要知道……你们都该知道，我已经掌握了一条可靠的线索，可以帮助你们。但眼下我还不能详细地告诉你们。明天我不上你们这儿来了，我要一整天待在修道院里，为了你们的事情。你，伦佐，你一定设法来找我，万一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事情，你脱不开身，就派一个可靠的人，或者一个明白事理的孩子来，我自会托来人带口信给你们，让你们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现在天色已黑，我得马上赶回修道院去。信仰，勇敢。再见。”

说罢，神甫匆匆忙忙地走了。他加快步子，几乎是一溜小跑，在那条弯弯曲曲的石子小路上急行，只怕回修道院迟了，会受到严厉的斥责，或者遭受闭门思过这种更加令人讨厌的惩罚，使得他第二天无法顺利地去援助他的被保护者。

“你们方才听见他说……好像说有一条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吗？”露琪亚说道，“我们应当完全信赖他，他是这样一个好人，当他答应出十分力的时候……”

“假使没有别的什么缘故，”安妮丝打断了她的话，“他应当把话说得更加清楚点儿，或者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全是空话！让我来了结这件事，让我来了结它！”伦佐打断安妮丝的话，他在屋子里急速地走来走去，他说话的声音，他脸上的表情，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这句话的涵义。

“啊，伦佐！”露琪亚失声惊呼。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安妮丝高声说。

“那还用说什么呢？让我来了结它！那个人即便有千百个魔鬼附身，但他归根到底也还是血肉做的……”

“不，不，看在上帝的份上……”露琪亚开始哀求，但抽泣的声音淹没了她的话语。

“这样的话即便是当笑话说也是不应当的。”安妮丝说。

“当笑话说？”伦佐禁不住大声嚷道，在安妮丝面前站住，一双圆睁的怒目盯视着她，“哼，当笑话说！你们瞧着吧，这究竟是不是笑话。”

“啊，伦佐！”露琪亚勉强止住涕泣，用有点哽咽的声音说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副模样。”

“你切不可再说这样的话，看在上帝的份上，”安妮丝又一次急忙吩咐，特意压低了她的嗓门，“你难道不记得，有多少强徒听从那个人的指挥？你纵然有……愿上帝保佑……公理总是跟穷人作对的。”

“公理将由我来主持，由我来主持！如今是时候了，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也明白这一点。那杀人不眨眼的狗贼戒备森严，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但这没有什么可怕的。需要果断和耐心……复仇的时刻已经到了。是的，我要主持公理，为这个地区除霸雪恨，那时许多人都会以感激的心情赞美我！……然后，只要再跳三步，就可离开米兰大公国……”

露琪亚听到这一番再清楚不过的话，心里着实恐慌，竟不由得停止了哭泣，重新获得了说话的勇气。她松开紧紧捂住脸孔的双手，抬起涕泪纵横的脸庞，用悲切而坚定的声音，对伦佐说道：

“这么说，你再也不想要我作你的妻子。我原是许配给一个敬畏上帝的青年，可这个人竟盘算着……即便他能逃脱任何惩

罚和报复，即便他是一个王太子……”

“好极了！”伦佐厉声吼道，他的脸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扭曲，“我不再娶你作妻子，但他也休想得到你。没有你，我照样可以在此地过日子，而他却要被打入……”

“啊，不！我求求你，别再这样对我说话，别再这样瞧着我。不，看见你这副模样，我实在受不了。”露琪亚的热泪又簌簌地滚落下来，她呼号着，合着双手苦苦哀求。

安妮丝不停地呼叫着这年轻人的名字，抚摸着他的肩膀、胳膊和手掌，让他平静下来。约莫有片刻的工夫，伦佐呆呆地站着，仿佛陷入了沉思，凝视着露琪亚恳求的脸，然后，突然恶狠狠地斜睨她一眼，倒退了两步，扬起胳膊，伸出一个指头，指着露琪亚，大声叫道：

“这个女人！是嘛，他就是想把这个女人弄到手。该死的女人！”

“我到底作了什么孽，你竟要我去死呢？”露琪亚扑到他跟前，跪在地上。

“你！”伦佐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回答，这声音和方才对堂罗德里戈的愤怒不一样，但它毕竟是愤怒。“你！你竟是这样爱我的吗？你用什么来证明你的爱情？我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央求过你吗？而你却总是说：不！不！”

“好的，我这就依了你。”露琪亚慌忙说道，“我一定和你上堂区神甫那里去，明天，如果你愿意，现在也行。我一定会去的。只是求求你像原先那样对待我。我一定会去的。”

“你答应我了吗？”伦佐的声音和脸色突然变得温和了。

“我答应了。”

“你总算答应我了。”

“感谢上帝!”安妮丝高兴地喊道,她心里感到双重的快慰。

伦佐勃然大怒的时候,可曾存心要让露琪亚受到惊恐,从而满足他的要求?他莫非有意要弄花招,叫露琪亚倍感恐慌,以利于达到他的目的?我们的佚名作者在手稿中声称,对此一无所知;我以为,即便伦佐对他当时的一言一行也没有明确的意识,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对堂罗德里戈怀着满腔的愤怒,热切地希望露琪亚接受他的要求。当两种汹涌激荡的情感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发生冲撞的时候,任何人,就连他本人也无法清楚地把这两种声音辨别开来,也无法确切地说出哪一种情感最为强烈。

“我已经答应了你,”露琪亚用一种怯生生而充满柔爱的责备口气说道,“但是你也应当答应我不再惹起麻烦,一切听从神甫的安排……”

“啊,你说什么?!我是出于对谁的爱才如此大动肝火?你现在又想打退堂鼓了吗?莫非你还要逼迫我去闹出什么乱子吗?”

“不,不!”露琪亚又张皇失措了,“我既然已经答应了,也就不会再退却。但是也请你想一想,你是用了什么法子逼着我答应的。只是上帝不喜欢……”

“露琪亚,你干嘛要讲这样不吉利的话呢?上帝晓得我们没有加害于任何人的用心。”

“但你至少向我保证,以后绝不再做出这等的事情来。”

“我真心实意地向你保证。”

“但是这一次你们可要说话算数。”安妮丝说。

我们的佚名作者在这里坦率承认,他对于另一个问题,即露琪亚是否自始至终受了逼迫才勉强同意伦佐的要求的,也并不

清楚。我们也只得和他一样，把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暂且搁置一旁。

伦佐很想就势把谈话继续下去，和她们仔仔细细地商量好第二天需要办理的各样事情，但天色已经黑暗，妇女们向他道了晚安，因为她们觉得在这样的时候伦佐是不适宜再留下来的。

这一夜对于他们三人来说是颇为平静的，在此以前，他们整整一天是在焦虑和烦恼中度过的，明天又面临着一项绝顶重要而其结果又难以预料的任务，这样平静的一夜是难能可贵的。第二天，伦佐早早地来了，他和两个女人，更确切些说，就是和安妮丝一起，反复讨论着当晚要付诸行动的计划。他们轮流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障碍，以及解决的办法，又估计了各种可能遇到的挫折，然后，他们兴致勃勃地开始评述这件事情，仿佛已经大功告成似的。露琪亚默默地听着，她不愿意讲违心的话，去支持她心里很不喜欢的事情，只是说到时候她会尽力而为的。

“昨天晚上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吩咐过你，要你去找他，你这就上修道院去吗？”安妮丝问伦佐。

“我才不是傻瓜呢！”伦佐回答，“神甫有一双火眼金睛，他瞧着我的脸孔，就像读一本书一样，能识破我的心事。假使他开始盘问我，我必定回答不好，事情就露馅了。另外，我得留在这儿，把许多事情料理停当。你还是另外派一个人去为好。”

“我让梅尼科走一遭吧。”

“那太好了。”伦佐回答。他走了，像他所说的那样去照料许多事情。

安妮丝到邻居的家里去找梅尼科，这是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孩子，异常机智灵巧，靠着堂叔伯的关系，也就算作她的一个侄子。安妮丝和他的父母亲商议，让梅尼科去帮她一天忙，说“有

些事情要请他去办理。"她找来梅尼科,把他带到自家的厨房里,给他饱餐了一顿早饭,向他交代说,他即刻动身上佩斯卡雷尼科修道院去,面见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到时候神甫会托他捎一个口信回来。"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你知道,就是那个善良的老人,有一绺银白的长须,大家都叫他作圣人……"

"我晓得的,"梅尼科应道,"他总是很亲切地对待我们,还时常送给别的孩子们一些精致的小圣人泥像。"

"正是,梅尼科。假使神甫让你在修道院附近等候一会儿,你可别跑远了,千万不要和小孩们到湖边去看人家捕鱼,也不要去玩弄那些挂在墙上晾晒的渔网,注意,也不要去玩你平常爱玩的游戏……"

不妨交待一句,梅尼科最拿手的游戏是用瓦片在水面上打远,瓦片像蜻蜓点水似地窜到很远的地方才沉入水底。谁都晓得,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最乐意去做他精通的事情,自然不用说梅尼科了。

"嗨,姑妈,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

"好吧,你小心在意就是了。待你把口信带回来了,这两枚小的银币就送给你。"

"您现在给我算了,反正是一样的。"

"不成,不成,你会拿去赌钱的。你快去吧,遇事放机灵点儿,事成以后你也许能得到更多的。"

在漫长的上午余下的时间里,发生了几桩蹊跷的事儿,叫两位妇女原已忐忑不安的心更加惊恐不安。一个叫花子,远不像通常的乞丐那样衣着褴褛,面容枯槁,那带着某种不可捉摸的凶恶和阴森的神态,闯进安妮丝的屋里乞讨,像一个奸细似的,一双眼睛不住地东张西望。主人给了他一块面包,他受下了,说了

句道谢的话，但掩饰不住漫不经心的神气。他不急于离去，厚颜无耻但同时又有点儿迟疑不决地向安妮丝打听许多事情，安妮丝慌忙地作了和事实全然相反的回答。叫花子离开的时候，佯装找不到出路，故意走进通到楼梯的那间房屋，匆匆忙忙地在那里打量了一下。安妮丝连声向他喊道：

“喂，喂！你这位先生要上哪儿去？从这儿出去！从这儿！”

那人退转身来，照着安妮丝给他指引的方向走出去，嘴上说着道歉的话，布满横肉的脸上尴尬地显出故作谦卑、温顺的神色。此人走了之后，另外一些形迹可疑的人物接连不断地露面。很难说清楚，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也很难让人相信，这些不速之客是他们竭力装扮出来的正正经经的过路人。他们当中的一个借口迷路，进来请求指点；另外一些人打房子前面走过，特意放慢步子，鬼鬼祟祟地隔着院子朝里面张望，既想偷看个明白，但又唯恐引起别人的猜疑。直到将近正午的时候，这些令人讨厌的家伙终于不再出现了。安妮丝不时地穿过院子，走到大门口，朝大街左右两侧观看，然后走进屋子说道：“没有人了。”露琪亚听到这话，同样显得非常高兴，虽然无论安妮丝还是露琪亚都无法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什么缘故。不过，她们心中依然因此蒙上了一重阴影，这使她们，尤其是露琪亚，大大丧失了留着准备当天晚上运用的勇气。

读到此处，读者理应对于这些神秘莫测的浪人有个更确切的了解；为了向读者详细交代，我们需要后退一步，把堂罗德里戈的情况倒叙一番。昨天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离开以后，我们就把他独自一人留在他的府邸的一座客厅里。

正像我们上文已叙述过，堂罗德里戈怒气冲冲，跨着大步，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走着。客厅的几面墙上，挂着他的家族历

代先祖的画像。当他在一面墙壁跟前突然止步的时候，抬头瞧见一位英武的将士，当年，这位先祖曾经令他的敌人闻风丧胆，也使他麾下的兵卒望而生畏，他的眼睛射出凶酷的冷光，头上竖立着一撮撮坚硬的短发，脸颊上横着两撇绷得很紧的、尖尖的胡须，下巴歪曲着；画像上的英雄威风凛凛地站立着，他的双腿、腰部、胸口、胳膊、手掌，总之，从上到下都披着铁甲；他的右手叉在腰际，左手握住剑柄。堂罗德里戈打量了一会儿，转过身去，走到另一幅画像下面，在他眼前的另一位祖先，是一班打官司的人和律师们最畏惧的法官，端坐在一把铺着紫红色天鹅绒的大安乐椅里，身穿一件宽大的黑袍；他一身黑色，除去一袭白领子和两条从领子垂到胸口的宽宽的白带子，还有一条翻立起来的貂皮衣领。这貂皮衣领是元老院议员的标志，只有冬天才能穿着，这就是从来看不见一幅穿夏装的元老院议员的画像的缘故。这位法官形容枯瘦，双眉紧蹙，手里拿着一份状子，仿佛是说："等着瞧吧。"不远处是一位贵妇人，她的威严使所有的女仆恐慌不已，另一处是位修道院长，他手下的修士们的克星。所有这些先祖过去都曾是令人胆战心惊的显赫人物，在今天，他们的画像也充溢着咄咄逼人的气势。面对这一位位先祖，堂罗德里戈愈觉怒气攻心，羞愧得无地自容，他无法强使自己平静下来，一个修士竟胆敢像拿单[①] 一般谴责他。他想出了一个报复的计划，但立刻又把它抛弃了；他希望找到一个既能满足他的欲念，又可维护他声誉的两全其美的法子。有好几次，他仿佛觉得，修士的预言，在他的耳朵里不断回响，龙啸虎吟，声音尖利得骇人，他不禁

---

① 拿单是以色列先知，他严词谴责以色列王大卫强占拔示巴为妻，杀其丈夫乌里亚。事见《圣经·旧约》。

浑身打个哆嗦,几乎想要打消那满足自己两种欲望的念头。末了,由于无论如何要采取某种行动的缘故,他唤来一名仆人,吩咐他去告诉客人们,他因为有件紧急的事情要处理,不能奉陪了。仆人很快回来禀告说,客人们都已告辞,托他代向主人致意。

"阿蒂利奥伯爵呢?"堂罗德里戈继续来回踱步,问道。

"他和其他宾客一起走了,大人。"

"好吧,去点六个人随我出去散步,立刻出发,佩剑、斗篷、帽子,快快拿来。"

仆人鞠了一躬,退了出去。片刻工夫以后,仆人回来了,呈上宝剑、斗篷和帽子。堂罗德里戈把宝剑佩在腰间,斗篷披在肩上,用力把装饰着长长的羽毛的帽子傲慢地扣在头上:这是一场狂烈的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他走到大门口,六名剽悍的家丁全身披挂,一字排开,在迎候主人,他们向他请了安,便跟随在他的后面出发。堂罗德里戈的情绪比往日更加阴沉,脸相更加威严,气势汹汹地走出了府邸,朝莱科镇荡去。一路上,农夫和工匠们见到他走来,都慌忙退避,靠墙根站着,摘下帽子,向他毕恭毕敬地鞠躬,而他压根儿不予理睬。就连那些被农夫和工匠们称作老爷的人们,见到他也得像他的下属一样向他敬礼,因为在方圆左近一带,任何一个人在门第、财产和势力上,在占有一切和主宰众人的欲望上,都绝对无法和他进行哪怕小小的竞争。他很矜持地向他们回礼。那一天,他没有遇见西班牙寨主,平日他们相遇的时候,双方都同样深深地鞠一躬,就像两个同样有权有势的人物,他们达成了默契,互不染指对方的利益,因而他们彼此都能彬彬有礼地对待。为了消除心头的恼怒,抹掉使他的神经一刻也得不到安宁的那神甫的形象,用别人的新奇东西清

醒一下头脑，堂罗德里戈那天走进了一座房子。那里通常聚集着许多人，他一进门，众人慌忙显出热忱、恭敬的样子，也就是平常对最爱戴或最痛恨的人才怀有的感情迎接他。天色很黑了，堂罗德里戈才返回自己的府邸。

阿蒂利奥伯爵这时也回来了。晚餐摆好了，进餐的时候，堂罗德里戈依然心事重重，沉默寡言。

残羹剩菜撤去，仆人们离开餐厅以后，阿蒂利奥伯爵用嘲笑的口吻，狡黠地问道：

"堂兄，我们打的赌你打算什么时候偿付?"

"圣马丁节[①] 还没有过呢。"

"那你还是现在就兑现吧，因为日历上的圣人节一个个地过去了，你也不见得会……"

"那还要看以后的事实。"

"堂兄，你也不必再故弄玄虚了，我对这件事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我确信，这次打赌我是赢定了的，我还打算和你另外打一个赌呢。"

"你就直说吧。"

"那神甫……神甫……噢，我记不得他的名字啦，归根到底，他已经叫你改邪归正了。"

"这又是你的新发现。"

"改邪归正，我的堂兄；改邪归正，我再说一遍。我为此欢欣鼓舞。你要晓得，看见你低垂着呆滞的目光，痛心疾首地忏悔的模样，那将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景象！对于那神甫，这将是何等的光荣！他将是以怎样洋洋自得的、傲慢的神气回到他的修道院！

---

① 宗教节日，为每年11月11日，人们多在这天结清债务，签订合同。

并非每日每时,也不是用任何网都可以捕到这样的鱼。你尽可以相信,他会把你树为楷模。有朝一日,当他到较为遥远的地方去布道的时候,必定会向信徒们宣扬你的事迹。我仿佛已经听到了滔滔不绝宣讲的声音。"于是,他打着手势,用浓重的鼻音,模仿神甫讲道的腔调:"亲爱的信徒们,在这人世间的某个地方,出于尊重当事人的考虑,我不想道出名字来,那儿住着一个沉湎于酒色财气的贵族,他同年轻美貌的女人的交情,远远超过同正直的男人的关系,他惯于拈花惹草,他的一双眼睛总是盯着……"

"够了,够了,"堂罗德里戈打断他的话,冷笑一声,厌恶地说,"你若是有兴致再打一个赌,我乐意奉陪。"

"活见鬼,敢情你叫神甫改邪归正了?"

"你别在我面前提起那个人。至于说打赌,圣马丁节那天自会见分晓。"

伯爵的好奇心被挑逗起来了,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但堂罗德里戈硬是避而不答,一口说定哪一天便会揭开谜底,他不愿意把自己尚未完全确定下来、也没有开始执行的计划,透露给阿蒂利奥伯爵。

第二天清晨,堂罗德里戈一觉醒来,完全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神甫对他说的"总有一天……"的预言,曾在他心里引起惶恐不安,如今已和夜里做的梦一起烟消云散了。在他身上余留下来的,只有愤怒;他为昨天短暂的动摇而羞愧,这种羞愧的心情使他的怒火燃得更加猛烈。昨天那凯旋式的散步给他留下的印象,众人恭敬的鞠躬,热情的接待,以及堂弟对他的揶揄,都在不小的程度上帮助他恢复了往日的勇气。他刚刚起床,便吩咐仆人把格里佐叫来。"必定又有了不起的大事。"接到命令的仆

人心中暗想。因为那个名叫格里佐的人，并非一般的家丁，他是堂罗德里戈手下一帮打手的首领，大凡最危险、最卑鄙的任务，无不交由他去执行，他最得主人的信赖，而他为了感激主人搭救他的恩情，也为着切身的利益，对主人更是忠心耿耿，唯命是从。当初，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广场杀死一个人，慌忙逃窜到堂罗德里戈家里，请求庇护。堂罗德里戈当下让他穿上府中仆人的制服，充当他的保护人，使他逃脱任何法律的追究。这样，他卖力地干着主人交代下来的种种新的罪恶，换得了对他的第一桩罪恶的豁免。对于堂罗德里戈而言，把格里佐收罗到门下，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在他豢养的一班家奴中，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格里佐，能像他那样骁勇凶残，何况这件事本身便是一个证据，说明堂罗德里戈只要愿意，便有力量和法律较量而立于不败之地，他的权势因此在事实上和在公众心目中也大大地增长了。

"格里佐，"堂罗德里戈说道，"现在是显示你的本事的时候了。明天天亮以前，露琪亚必须在这我的府邸里露面。"

"永远没有人敢说，尊敬的老爷下达了命令，我格里佐会临阵脱逃。"

"你需要多少人，尽管随意挑选，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指挥和安排他们，只要我交代的事情圆满完成就是了。但是你务必特别注意，绝不可对她有丝毫的伤害。"

"老爷，她会经受少许的惊吓，为的是不让她大声叫喊……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点儿惊吓……我明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绝对不许伤害哪怕她的一根头发；尤其重要的是，你们必须始终对她以礼相待。你懂了吗？"

"老爷，从树上采摘一朵鲜花，送到您老爷手里，一点儿也不

碰它一下是办不到的。不过，除了万不得已，我决不会蛮干的。”

“若有半点差错，唯你是问。那么……你打算怎么行动？”

“我正在盘算行动的计划呢，老爷。露琪亚的家坐落在小镇的尽头，这真是我们的幸运。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去处，好先去埋伏起来。离那儿不远，正好有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早已没有人居住，四周都是田地，那房子……老爷您兴许是不知道这样的事情的……那房子几年以前失火烧了，房主没有钱财修房，就把它扔下，任它废弃着。现在常有些巫婆在那儿装神弄鬼，但今天正巧不是她们兴妖作怪的星期六，我才不在乎哩。那些乡巴佬满脑子的迷信，即便拿全世界的黄金作犒赏，也没有一个人夜晚敢上那儿去的。这样我们可以先到那儿埋伏起来，并且尽可放心，谁也不会来破坏我们的计划的。”

“好极了！下一步呢？”

于是，格里佐提出他的想法，堂罗德里戈和他一起讨论，直到两人一致同意采取万无一失的法子，使计划得以圆满实现，而不留下作案者的蛛丝马迹。他们还谋划了一些策略，要制造若干假象，把人们的怀疑转移到别的地方，让可怜的安妮丝闭上嘴巴，不向外人声张，并给伦佐一点厉害瞧瞧，让他感到恐惧，强使他有苦说不出，不仅不敢到官方去告状，就连怀恨的念头都不敢有一丝一毫。他们最后又商议了其他一些罪恶的作法，以便确保主要的罪恶阴谋的成功。我们姑且略去这些细节不谈，因为正像读者即将看到的，它们对于理解故事全然无关紧要，我们也觉得高兴，因为无须强制读者徒劳地耗费时间去听这两个令人厌恶的恶棍的谈话。只说格里佐正要退去，执行他们商定的计划，堂罗德里戈又把他叫住，叮嘱他说：

“你用心听我说，万一今天晚上那个胆大妄为的小子竟自投

罗网，落到你们手里，先给他点苦头尝尝，让他牢牢记住，倒也不是一件坏事。这样，明天将对他发出的只许老老实实，不得向外声张的警告，会有更好的效果。但你们不必特意去找他，免得把最要紧的大事弄糟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老爷把差事交给了我，您只管放心好了。"格里佐回话时鞠了一躬，神气恭敬而又傲慢。他离开了。

整整一个上午，他四处游荡，察看市镇的地形。那个冒失地进入安妮丝家中的叫花子打扮的家伙，不是别人，正是格里佐，他闯进去就是想亲眼侦察一下室内的情形。那帮化装成过客的人，都是受他指挥的打手，他们只须粗粗地打探一下小镇就行了。侦察完毕，他们全隐蔽起来，不再露面，免得引起人们不必要的怀疑。

众人都回到堂罗德里戈的府邸后，格里佐把他们召集起来，说明情况，最终确定了行动计划，又向各人分配了任务，发出相应的指示。这班人的种种举动自然瞒不过那个张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在用心观察周围动静的老仆人。他意识到，这儿正酝酿着一个大阴谋。他察言观色，小心地探听，从这儿获得一点消息，从那儿又弄到一点情报，反复琢磨听到的暗语，揣度他们鬼鬼祟祟的行动，末了，他终于弄清他们夜间将要采取的行动。可是，待他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天色已经快黑了，一小队强徒已经起身，前往那座荒弃的屋子里去隐蔽起来。可怜的老仆人，虽然清楚地晓得他将做的事情会遇到极大的危险，也很担心他的帮助为时已晚，不会发生什么作用，但他仍然不想袖手旁观，他佯称出外散散步，走出了邸宅，急如星火地奔向修道院，向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报告情况，实现他的许诺。过了片刻工夫，其他的强徒也零零散散，故意不成群结队，陆续出发了。格里佐最后一个

动身。在他之后只有一乘轿子，要等到夜幕完全降临时才抬到那废弃的屋子里去；这也做到了。众强徒在那里集合以后，格里佐便支派三个人到镇上的饭馆去，命令其中的一个在门口放哨，观察街上的动静，打探镇上的人什么时候统统返回自己的家里，另外两个人扮成食客在饭馆里饮酒、打牌，随时留神那些应当注意的事情。格里佐和余下的多数强徒潜伏在那座屋子里，等待时机。

可怜的老仆人仍旧在路上快步奔跑。三个打前站的强徒已经到达指定的地点。太阳快要下山了。这时，伦佐来见安妮丝和露琪亚，对她们说道：

“我要和托尼奥、杰尔瓦索一起上馆子去吃饭，喝几盅，他们正在外边等我呢。做晚祷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就来接你们。鼓起勇气来，露琪亚！只消顶住片刻，就大功告成了。”

露琪亚叹了一口气，重复了一句：“鼓起勇气来。”但她声音显然言不由衷。

伦佐和他的两个同伴来到饭馆时，碰上一个陌生人在门口守着，此人用身子把大门堵住了多半，脊背斜靠在门栓上，两只胳膊交叉叠在胸口，不时向大街两侧窥测，那一双鹰眼，忽儿闪出白光，忽儿没入黑暗。他头戴一顶猩红色的绒帽，歪歪斜斜地盖在脑瓜上，半拉的长发罩在帽子里，长发在阴沉的前额上分开，从两边绕到耳下，又结成几条辫子，用梳子卡住，倒扣在后脑勺上。他的一只手捏着一根结实的木棍，从表面上看去，好像没有携带真正的武器，但只消打量一下他的面容，即便是小孩也猜得出来，他随身着实带了不少武器。伦佐走在两个同伴的前头，正要走进饭馆去，那人却无意给他让路，反倒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看；但是伦佐决意避开一切麻烦，正像任何一个要去完成极其艰

巨的任务的人一样，他佯装没有看见这种情形，也不开口请求对方让路，便侧转身子，贴着另一边的门栓，从那人留下的缝隙中勉强挤了进去。他的两个同伴也只好采用同样的法子，才进得饭馆。进门以后，他们看见另外两条汉子，坐在桌子的一端，正在饮酒划拳，齐声地叫喊(玩这种游戏需要大声叫嚷)，连门外都听得见他们喧哗的声音，他们不停地拿起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只大酒瓶，轮流给对方斟酒。这两条汉子也睁大眼睛，直勾勾地瞧着新来的顾客，其中的一个举起一只手，伸出来三个指头，嘴巴只顾张大着，从头到脚瞟着伦佐，声嘶力竭地喝了一声："六！"然后又向把守大门的那个汉子递了个眼色，那人会意地点了点头。伦佐见此情景，心中起了疑虑，犹豫不决，他瞧了他邀请来的两位客人一眼，好像要从他们的表情上找到所有这些迹象的答案，但他们显出的只是一副馋猫子似的脸相。店主人打量着伦佐，看他有什么吩咐；伦佐让他把他们带到旁边一间餐室，点了几道菜。

不多一会儿工夫，店主人腋下夹着一块大桌布，手里拿着一瓶酒回来了，伦佐压低嗓门，轻声问道：

"那几位外乡人是谁？"

"我不认得他们。"店主人展开桌布，回答道。

"什么，您连一个也不认得？"

"您晓得，"店主人用两只手把铺在餐桌上的桌布弄平，"干我们这一行的，头一条规矩便是绝对不去过问别人的事情，所以，即使是我们的女人也没有那份心思去管闲事。要不，就会自找苦头吃，来来往往的客人那么多，这儿每日每时都像海边的码头一样热闹，当然我是说的正常的年景；不过我们还是很乐观的，相信好的时光还要来的。我们只求上这儿来的客人都是正

派的，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或者他们不是怎样的人，全没有什么关系。得，我这就给您上一盘肉丸子，像这么鲜美的一道菜准保您没有尝过。"

"您怎么知道……"伦佐正要继续打听下去，但店主人却不理会，径直朝厨房走去。在厨房里，他正端起那口盛着肉丸的炒锅，一直盯视着伦佐的那个强徒，悄悄地走到店主人跟前，轻声地问：

"那个人是谁？"

"我们镇上很守本分的人。"店主人回答，一面把炒锅里的肉丸子倒进盘子里。

"好吧，那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强徒固执地追问，说话的声音显得颇为粗鲁无礼。

"一个名叫伦佐，"店主人仍然轻声地说，"是挺不错的后生，为人和善；他以织绸为生，很精通这门手艺。另一个叫托尼奥，是务农的乡下人，他很能和别人合得来，也喜欢寻快活，只可惜他兜里的钱少得可怜，否则他会统统在这里花掉的。那第三个人是呆子，不过，若是有人请客，他是很乐意美美地饱餐一顿的。啊，对不起。"

他灵巧地一闪身，从炉灶和问话的强徒之间穿了过去，托着盘子，走到点这道菜的客人跟前。

"您怎么知道，"伦佐瞧见店主人回来，又继续打听，"他们是正派的人，既然你不认得他们？"

"全看举止行动，我亲爱的。根据举止行动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品行。饮酒的时候不嫌酒的好坏；付钞的时候不喜欢讨价还价；从来不和别的顾客骂架，如果想给什么人捅一刀子，就离开饭馆，走得远远的，在那儿候着，免得可怜的店主人遭受牵连；这

样的顾客都算得上是正派的人。当然，假使了解别人能像咱们这四个人一样彼此了解，那就太好了。不过，真见鬼，您这个新郎有那么多别的事情要张罗，怎么会有心思去探听这些事情？您尝尝您跟前的这盘肉丸子吧，它的滋味敢保诱得连死人也会活过来的。"

说罢，店主人又回到厨房去了。

我们的佚名作者在谈及店主人用不同的态度回答不同客人的询问时，曾评说道，他这样的一种人，无论什么时候，口口声声说自己乐意和所有的正人君子交朋友，但实际上却更加乐意向那些有着恶棍的名声或模样的献媚。这是多么奇特的性格，不是吗？

这是一顿不很愉快的晚餐。两个邀请来的客人很想借此机会美美地享用一番，但作东的人却因读者晓得的缘故心事重重，他看到那几个陌生人反常的举止，而且很难说什么时候才会离开，心中更加忐忑不安。他们只好用压低了的声音，断断续续和无精打采的话语交谈，免得惹起陌生人的注意。

"真是天大的喜事，"杰尔瓦索忽然冒失地喊道，"伦佐要娶老婆了，所以需要……"

伦佐顿时沉下脸色，瞪了他一眼。

"快闭上你的嘴，畜生！"托尼奥用胳膊拱他，叱责道。

餐桌上的谈话愈来愈冷淡乏味，伦佐慢慢地吃着，也慢慢地喝着，不时有节制地给两个证人斟酒，但始终很有节制，既要给他们助兴鼓劲，又不能叫他们喝得昏头昏脑的。用罢晚餐，由吃喝最少的人付了钞，他们三个又打几个陌生人面前经过，朝门口走去；那几个人顿时一齐转过身来，定睛注视着伦佐，就像他刚进来时一样。伦佐出了饭馆的大门，走得几步路，便回身朝后面

瞥了一眼，只见原先在饭馆里饮酒的两条汉子正紧紧尾随着他。伦佐便和他的同伴们止住脚步，仿佛是提醒说：让我们瞧瞧，这些人究竟想在我身上打什么主意。那两条汉子发觉自己露了马脚，也止住了脚步，轻声低语了几句，便转身回去了。倘使伦佐站在靠近他们的地方能够听见他们的谈话，一定会觉得他们的言语非常古怪。

"那真是立了头等的大功，且不说还有重重的奖赏。"其中的一个强徒说道，"回到老爷的府邸，我们可以大大夸耀一番，说我们怎样出其不意，狠狠地敲打了他的每一根肋骨，这是我们自己作主干的，格里佐先生可没有在这里指挥我们。"

"那岂不要坏了我们要干的头等大事！"另一个强徒回答，"不好，他已经察觉了什么，他站住了，正在瞧着我们呢。唉！要是再晚一点就好了！我们回去吧，别让他再起疑心。你瞧，四处都有行人朝这儿走过来；再等一等，让他们都回到窝里去睡觉吧。"

确实，夜幕降下的时候，镇上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行人，可以听见喧闹的声音，再过不大一会儿工夫，一切都将归于黑夜的安谧和寂静。妇女们从田间归来，脖子上驮着婴孩，手里牵着稍大一点的孩子，母亲教他们念晚祷文；男人们也回家了，肩上荷着铁锹和锄头。随着一扇扇门户的打开，隐约可见这儿或那儿闪出亮光，那是农妇们点着了灶火，准备胡乱做些晚饭吃。街头还传来行人互道晚安的声音，以及他们交换的关于歉收、饥馑的三言两语的谈话；教堂大钟的洪亮、悠扬的钟声在上空回荡，宣告白天的消逝，淹没了其他的声音。伦佐看见那两个不怀好意的人已经退回去，便在愈来愈昏黑的夜色中继续赶路，他用压得很低的声音，忽儿提醒托尼奥，忽儿提醒杰尔瓦索应当注意的事

项。当他们到达露琪亚家里的时候，一切都已消融于黑沉沉的夜色中了。

一位不乏才智的作家曾写道：一件可怕的事情，从最初的谋划，到最终付诸实行，这期间经历的时间，不啻是一场恶梦，充满幻想和恐惧。许多钟点以来，这样的恶梦一直惊扰着露琪亚，就连安妮丝，她是那计划的炮制者，也心神不宁，几乎找不出什么话来安抚和鼓励她的女儿。可是，一旦从恶梦中苏醒过来，即将开始行动的时候，心境又突然完全变了样。原先在内心深处斗争着的勇气和恐惧，被另一种勇气和另一种恐惧所替代；那早已筹划停当的计划，仿佛是头一回出现在大脑中的新事物，起初最叫人担惊受怕的困难，突然间好像变得轻而易举可以攻克，而起初不曾予以重视的细微之处，似乎又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想象力在张皇失措中丧失了，四肢瘫软，不再听从人的摆布；原先以充分的自信所作的许诺，而今觉得是那样力不从心。当伦佐轻轻敲门的时候，露琪亚是这样惊愕失色，以致她在这一瞬间决意承受任何苦难，哪怕和伦佐永远分离，也不愿意去执行那已决定了的计划。但是当伦佐走进门来，说道："我赶来了，咱们走吧，"当所有的人都显出义无反顾的样子，准备出发去执行一项预先商定的，不容改变的任务；露琪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来反对了。她好像中了魔法，被强拉着，浑身颤抖，一只手攥住母亲的胳膊，另一只手牵住未婚夫的胳膊，跟随这支冒险的队伍出发了。

他们离开了住处，在黑暗中踏着细小的步子，默不作声，走上了通向镇外的那条小路。其实，穿过市镇的那条大路，是最便捷的路径，可以直达堂安保迪奥的住宅；但他们宁愿选择那条曲折的小路，免得被人家瞧见。他们踩着鹅卵石，在田野和园林之

间穿行，在靠近堂安保迪奥的地方，他们分手了。这一对约婚夫妇在房子的角落里隐藏起来，安妮丝和他们在一起，但站的位置略微靠前，以便到时候能跑上前去拦截佩尔佩杜娅，把她缠住；托尼奥则和他的傻兄弟杰尔瓦索在一起，杰尔瓦索一个人啥事情也不会做，但缺了他又啥事情也做不成，兄弟俩雄赳赳地走上前去，猛力地敲门。

“谁呀？什么时候了，还来敲门！”窗子打开了，传出了叫喊声。这是佩尔佩杜娅的声音。“我晓得，镇上没有谁得了病，兴许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

“是我，”托尼奥回答，“还有我的兄弟，我们有事情要和神甫先生谈谈。”

“难道基督徒能在这个时候来打扰人？”佩尔佩杜娅粗暴地说道，“您懂规矩吗？明天再来吧。”

“您听着，我也不晓得明天会不会再来。我得到了一笔钱，特意来还债的，那笔债您是知道的。我带来了二十五元崭新的银元，可是，假如现在不让我还，那也不打紧，就请耐着性子等吧，我很懂得怎么把它们花个精光，等到什么时候我挣得了另外的一笔钱，我再来吧！”

“等一等，等一等。我进去一下就回来。不过，您干嘛夜里才来？”

“说实话，这笔钱我也是刚刚拿到手。我想了一想，假如我把这笔钱留在我身边过一夜，天晓得明天早晨我会有怎样的想法。您不欢迎我这个时候来，没有什么可说的，好吧，我现在就在这儿，您要是不乐意，我这就走好了。”

“不，不，您等一会儿，我马上给您回音。”

说完，她关上了窗子。这当儿，安妮丝轻声地对露琪亚说：

“打起精神来！这就像拔一颗牙一般，只须片刻的工夫。”她随即离开了这对情侣，走到那大门口，和托尼奥兄弟会合。她开始喋喋不休地和托尼奥说东道西，这样，佩尔佩杜娅下来开门的时候，自然会以为她是偶然路过此地，托尼奥把她留下了片刻。

第 八 章

“卡尔尼阿德[1]！这是何许人?”当佩尔佩杜娅进来通报的时候，堂安保迪奥正在楼上的房间里，坐在他的大安乐椅里，手里拿着一本打开的小书，反复思考着。“卡尔尼阿德！这个名字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或者听见过，他兴许是古代的一个学者，一个满腹经纶的文人；不错，他必定是这样的人，但他究竟是何许人呢?”可怜的堂安保迪奥万万不曾料到，一场风暴正要落到他的头上！

应当说明，堂安保迪奥每天都要读一点书消遣，他的一位邻居，也是个神甫，有一些藏书，便随意把手头的书籍陆陆续续借给他。眼下，一度惊吓成病的堂安保迪奥已逐渐复原，甚至不妨说，他早已退烧痊愈，只是他不愿让别人知道罢了。他正专心读着一篇赞美圣徒卡罗[2]的颂辞，两年以前，有人在米兰大教堂慷慨激昂地宣读过，博得听众啧啧称奇。颂辞中谈到圣卡罗孜孜不倦地研究学问的美德，把他跟阿基米德相媲美，读到此处，堂安保迪奥并不觉得费解，因为阿基米德取得了那么多奇妙的成就，他的声名又早已遍传天下，所以纵然没有渊博的学识，也能略知他的一点事迹。可是，讲罢阿基米德，颂辞的作者又把圣卡罗跟卡尔尼阿德作了一番比较，堂安保迪奥便像一叶小舟在沙

滩上搁浅了。这当儿，佩尔佩杜娅进来禀报，托尼奥求见。

“在这样晚的时候?”堂安保迪奥不免觉得惊奇。

“那有什么法子呢？这些人做事情是从来不晓得分寸的，可是，如果您现在不逮住他……”

“倒也是，如果现在不抓住时机，天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逮住他！你去叫他进来……嗯……嗯……你敢说他确实是托尼奥吗?”

“没有错!”佩尔佩杜娅回答。她下得楼来，打开大门，问道：“你在哪里?”

托尼奥露了脸；这当儿，安妮丝也走上前来，一面喊着佩尔佩杜娅的名字，向她问候。

“晚上好，安妮丝，”佩尔佩杜娅说道，“这样晚了，您打哪儿来?”

“我是打……来的。”她信口说了一个附近小村子的名字，“您可知道……”她接着说，“正是为了您的缘故，我才在那儿耽误了不少时间。”

“哟，那是为什么?”佩尔佩杜娅问道，随即又转过身去，对那两个兄弟说，“你们进去吧，我随后就来。”

“事情是这样的，”安妮丝回答，“有那么一个喜欢搬弄是非的女人，其实她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您能够想象得出来吗?她一口咬定，硬说您没有跟贝培·苏拉维基亚结婚，也没有嫁给安塞尔莫·卢吉尼亚，全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您。我就和她辩论，说分明是您嫌弃他们，先后拒绝了这两个……”

---

① 卡尔尼阿德(约公元前214—前129)，古希腊哲学家，主张温和的禁欲主义。

② 圣卡罗·博洛梅奥(1538—1584)，圣徒，曾是米兰大主教。

"正是，啊，那个制造谣言的女人！那个嚼舌头的下贱女人！她是谁？"

"请您别向我打听她的名字，我不愿意惹出麻烦来。"

"您一定要告诉我，一定要告诉我，哼，胡说八道的坏女人！"

"别咒骂了……可您简直想象不到，我当时是多么的懊恼，因为我不很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很难把她驳得连头也抬不起来。"

"您瞧，这些人竟然这般瞎编故事！"佩尔佩杜娅又一次惊呼起来，随即继续说道，"说到那个贝培，谁都晓得，谁也亲眼见到……喂，托尼奥！随手把门关上，你们先上楼去吧，我随后就来。"托尼奥从大门里面答应一声"知道了"。佩尔佩杜娅激动地继续她的谈话。

堂安保迪奥住宅大门的对面，有一条小路，在两间简陋的平房之间穿过，然后拐了一个弯儿，通向田野。安妮丝故意朝那条小路走去，好像是要找一个僻静的去处，可以更加自在地交谈；佩尔佩杜娅紧跟在后面。当她们沿着小路拐了弯，到了一处无法瞧见堂安保迪奥门口发生的事情的地方，安妮丝突然大声咳嗽起来。这是一个信号。伦佐听到咳嗽声，便紧紧挽住露琪亚的胳膊，鼓励她打起精神来，两个人蹑手蹑足，顺着墙根，悄悄地前进；到了大门口，轻轻地推开了门，弯下身子，敛气屏息，来到走廊里，托尼奥兄弟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伦佐又回去把大门轻轻关上，四个人一起登上楼梯，他们发出的声响，简直比一个人的还要轻微。上得楼来，托尼奥兄弟走到堂安保迪奥房门口，一对未婚夫妇紧紧贴着墙壁站住。

"上帝保佑，"托尼奥用很清晰的声音说话。

"噢，是托尼奥吗？进来吧。"里面的一个声音回答。

托尼奥轻轻推开半扇门，刚好容得他和兄弟分别进去。从房门蓦地射出一束灯光，照在昏暗的楼板上，露琪亚仿佛被人发现了似的，禁不住打了个寒颤。两兄弟进去以后，托尼奥随手把门掩上；一对情侣依旧一动不动地藏身在黑暗处，竖起耳朵，屏住了呼吸，唯一能够听见的声音是露琪亚那颗可怜的心的剧烈跳动。

正如我们叙述的，堂安保迪奥此刻正坐在一把旧的安乐椅里，身穿一件旧的长袍，头戴一顶旧的圆形平底小帽，在一盏小灯的暗淡的光线下，愈加引人注目地显出他的一副脸孔。两绺浓密的头发，从帽子两边露出，垂挂下来，两道浓眉，两道丛莽似的胡子，一绺长须，全已花白，分布在他满是皱纹的褐色脸孔上，犹如皎洁的月光下，一处陡坡上被白雪覆盖的灌木丛。

"喔，喔！"他打着招呼，一面摘下眼镜，把它搁在书卷上。

"神甫先生想必会责怪我在这么晚的时候来打扰您。"托尼奥鞠了一躬，说道。杰尔瓦索也学着哥哥的样子，笨拙地鞠躬。

"是的，太晚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太晚了。你难道不知道我生病了吗？"

"唉，我觉得很遗憾。"

"你大概已经听说，我生病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露面……但是你为什么带了那个……那个小青年一起来？"

"让他跟我作个伴，神甫先生。"

"得了，那就谈我们的正经事吧。"

"这是二十五元崭新的银元，上面有圣安布洛利奥骑马的雕像。"托尼奥说道，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来。

"让我们瞧瞧，"堂安保迪奥回答，他拿过小包，又戴上眼镜，把小包解开，取出银元，清点了数目，又翻来覆去察看了一番，没

有发现任何破绽。

“神甫，现在您把我妻子苔克拉的项链还给我吧。”

“这是当然的。”堂安保迪奥回答。他走到一个柜子跟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向四周打量了一下，仿佛是要让旁观的人离得远远的，这才把柜子打开一条缝，用自己的身子遮掩住这个空档，把脑袋探进去察看，然后伸进去一只胳膊，把项链取了出来。他关好柜子，把项链交给托尼奥，问道：

“没有错吧？”

“现在，”托尼奥说道，“请您写个收条吧。”

“要收条干什么呢？”堂安保迪奥说，“其实这件事就算一清二楚了结了。唉，这世道怎么竟变得如此猜疑了！你莫非连我也不信赖吗？”

“您说什么呀，神甫！我怎会不信赖您？这是您错怪了我。不过，我的名字作为借债人已经写在了您的账本上，既然您已经费神写了一次，那么……下一步也就不会为难……”

“好吧，好吧！”堂安保迪奥打断托尼奥的话，嘟嘟囔囔地说，他打开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纸张、羽毛笔和墨水壶，开始写收条，嘴里一板一眼地读着笔下写的每一个字。这时，托尼奥向杰尔瓦索递了一个眼色，兄弟俩便并排站在书桌前面，挡住堂安保迪奥瞧见房门的视线，同时，好像闲得无聊似的，用脚有力地蹭着地板，这是给站在门外的两个人发出的暗号，要他们赶快进来，同时也为着掩盖他们的脚步声，堂安保迪奥全神贯注地写着，对别的事情丝毫不曾留心。听到托尼奥兄弟的两双脚蹭地板的声音，伦佐便紧紧地挽着露琪亚的胳膊，仿佛是要让她鼓起勇气，向前走去。露琪亚浑身瑟瑟发抖，瘫软得迈不开步子，全靠伦佐拖着她前进。他们踮着足尖，屏住气息，轻轻走进了房

间，躲在托尼奥兄弟身后。堂安保迪奥写完了收据，又细心朗读了一遍，依然不抬起眼睛，把字条折了两道，说道：

"现在你该满意了吧?"他抬起头来，一手摘下鼻梁上的眼镜，又伸出另一只手，把收据递给托尼奥。

托尼奥伸手拿收据，身子便往旁边一闪，杰尔瓦索看见他使的眼色，也往另一边退去，在他们中间，好像舞台的帷幕突然拉开一般，显现出了伦佐和露琪亚。堂安保迪奥先是朦朦胧胧，然后才是清清楚楚地瞧见了他们，他猛地打了个寒噤，恐慌、惊愕和狂怒一起袭入他的心头，他急切地思考了一下，于是作出一个决定，而伦佐乘着这个机会，赶紧说道：

"神甫，有这两位作证人，我娶露琪亚作妻子。"

话音未落，堂安保迪奥扔下字据，急忙用左手抓起油灯，把它高高举起，右手猛然攥起桌布，用力朝身边一拉，书籍、纸张、墨水壶、吸墨粉哗啦啦地跌落在地上，他从桌子和安乐椅之间跳出来，窜到了露琪亚的跟前。可怜的露琪亚用她的温柔的声音刚说出了"我嫁……"，堂安保迪奥便粗暴无礼地用桌布蒙在她的头上和脸上，不许她把那句话说完。他索性把左手举着的油灯也摔在地上，用两只手使劲把桌布捂住露琪亚的脸孔，几乎叫她窒息过去，一面声嘶力竭地嚷道：

"佩尔佩杜娅? 佩尔佩杜娅! 有人陷害! 救命!"

在地板上半明半暗的油灯，把一线微弱而跳动的光亮投照到露琪亚身上，她全然惊呆了，简直不晓得掀掉桌布，解脱自己，好像一座刚制作好的泥塑雕像，被艺术家蒙上了一块湿润的布。灯光完全熄灭了，堂安保迪奥撇下了可怜的女子不管，蹑着步子，摸索着通向内室的房门；他终于寻到了，赶紧潜身进去，把门从里面闩上，又放声大喊：

"佩尔佩杜娅！有人陷害！救命！你们滚出去！从这里滚出去！"

在原来的房间里，笼罩着一片混乱。伦佐想要逮住神甫，两只手在黑暗中摸来摸去，好像捉迷藏似的，一直摸到内室的房门，他用拳头猛烈地敲门，怒声喝道：

"快开门，快开门，别乱嚷嚷！"

露琪亚用轻柔而微弱的声音喊着伦佐，恳求他：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看在上帝的份上。"

托尼奥匍伏在地上，两只手像扫地似的不停歇地在地板上搜索着，寻找他那张收据。杰尔瓦索像着了魔似的，又是狂叫，又是乱跳，寻找通向楼梯的门，好赶快逃命。

面对这样一幅极端骚乱的场面，我们不能不把故事的叙述中断片刻，来作一番冷静的思索。伦佐夜间闯入别人家的房间，骚扰滋事，偷偷地溜进别人的住宅在先，把主人围困在屋子里于后，这分明是一副威逼欺生的压迫者的模样，其实呢，他完完全全是遭受欺凌的弱者。堂安保迪奥安分守己地在做着自己的事情，遭到突然的袭击，惊慌失措，狼狈逃窜，很像是个无辜遭殃的人，而事实上却是他在粗暴地伤害别人。世上常常有这等奇怪的事情发生……我是想说，这正是十七世纪的情形。

被围困在内屋的堂安保迪奥，眼看对方毫无退却的意思，便打开一扇对着教堂前面的广场的窗子，放声大喊起来：

"救命！救命！"

一轮异常皎洁的月亮，悬在半天，教堂的黑影和稍远处钟楼投下的尖长的影子，深沉而清晰地映在广场银色的草坪上。各样景物都明朗、晶莹，如同白昼一般。但是在目力所及之外，却阒无一人。靠近教堂侧墙的地方，也就是跟神甫的住宅相对的

那一面，有一间简陋的小屋，住着圣器看管人。他在睡梦中被那阵纷乱的叫嚣惊醒了，急忙跳下床来，打开一扇纸糊的窗子，探出脑袋，睡眼惺忪地问道：

“出了什么事儿?”

“快来，安布洛乔！救命！有人闯进我家里来了。”堂安保迪奥对着他大声呼喊。

“我这就来。”他回答道，把脑袋缩了回去，关上窗子。人虽然迷迷糊糊的，又受到意外的惊吓，但他还是当机立断，想出了一个主意，提供比神甫的请求更大的援助，但自己又绝不卷入这场风浪中去，不管那里发生了怎样的乱子。他拿起搁在床头的长裤，把它像一顶豪华的礼帽似的夹在腋下，飞快地跳下木头的小扶梯，径直朝钟楼奔去，一把抓住牵着两口大钟的最粗壮的一根绳子，猛力地拉起来。

噹、噹、噹……村民们一个个惊醒了，一骨碌爬起来，坐在床沿上；年轻人躺在草褥上侧耳听着，跳将起来。“出了什么事儿！出了什么事儿？教堂敲钟了！失火了吗？盗贼？土匪?”许多妇女好言相劝丈夫，甚至恳求丈夫千万别动弹，尽管让别人去救助好了。有几个人走到窗子跟前张望。那些胆怯的男人，装着听从女人的请求的样子，又重新钻进了被窝里；有一些最好奇也是最胆大的男子，抄起铁叉和火枪，朝吵吵嚷嚷的地方奔去；还有些人却是等着瞧热闹。

在人们闻讯赶到出事地点以前，甚至在他们完全清醒过来以前，喧嚣声和钟声已经传到了守候在不远的地方，而且穿戴整齐的两群人的耳朵里，其中的一群是那伙强徒，另外一处是安妮丝和佩尔佩杜娅。我们还是花费少许笔墨，叙述一下他们分头留在饭馆和那座废弃的屋子里以后的情形。

留在饭馆里的三名强徒，眼看家家户户关闭上了门户，街上也空空荡荡，便装着突然发现时候已晚，该马上回家的样子，匆匆离开了饭馆。他们在镇上转了一圈，察看一下是否所有的人都已确实回家安歇；他们一路上果然没有遇见一个行人，也未听到哪怕最微小的声响。他们又慢悠悠地打我们那可怜的女主人公的屋前走过，那里的任何地方都显得宁静，因为里面已经空无一人。于是人们直接来到那座破屋，把侦察到的情况如实报告了格里佐。格里佐立即戴上一顶破毡帽，肩上披上一件涂过蜡的斗篷，上面还沾着一些贝壳，拣了一条朝圣者用的木棍，吩咐道：

"出发吧，拿出点胆量来，但要保持安静，听我的命令行事。"

他走在最前头，其他强徒尾随在后，他们沿着跟伦佐一行离去的路线相反的道路前进，不消片刻的工夫，就来到了露琪亚的屋子前面。格里佐喝令众强徒在相距几步远地方停下，他要独自一人前去察看形势。他发现四周空荡荡的，一片寂静，便叫过来两名强徒，吩咐他们悄悄地翻越围墙，进入院子里，隐蔽在他上午早已用心注意到的一株粗大的无花果树后面。此事完成之后，他便装作一个迷路的朝圣者，前来请求主人方便，借宿一夜，轻轻地叩动门环。没有任何人应声。他稍稍用力地叩门，里面依然没有一点声息。他又唤来另一名强徒，要他像前面两个同伙一样，翻墙进入院子，慢慢地把大门的门闩抽掉，以便他们自由出入。这一切都是小心翼翼，所以也是顺顺当当地完成了的。他吩咐其他强徒统统过来，跟随他进去，指令他们和最先进来的几个强徒埋伏在一起，他又轻手轻脚地走到大门口，派两个喽啰在门里站岗，然后便一径朝内室的门口走去。在那里又叩了一阵门，静候了片刻，看样子只要他愿意，是可以一直等候下去的。

他慢慢地把门撬开，里面没有人问是谁在敲门，也听不到任何人可能发出的声响，这真是天赐良机，再好不过了。于是他又继续前进，用一声唿哨把埋伏在无花果树后面的强徒们召到跟前，和他们一起闯进了上午厚着脸皮乞讨面包的那个房间。他掏出火绒、火石、打火镰和火柴杆，点燃了他身边的一盏小灯，走进了里面的一间屋子，想察看个明白，究竟有没有人：一个生灵也没有。他退出来，走到楼梯口，向上张望了一番，又竖起耳朵细细听着：笼罩着一片幽静和沉寂。格里佐吩咐另外两个喽啰守着屋子的进口，又把格里尼亚波科叫来，这是一个打贝加摩地方来的强徒，交代给他的任务是恐吓、安抚和发号施令，总而言之，让他一个人开口说话，为的是让安妮丝从他说话的口音中作出这伙人来自贝加摩的误断。格里佐和他一起，其余的强徒紧紧尾随，缓慢地登上了楼梯；他心中愤愤地诅咒着每一级阶梯，因为这伙歹徒每跨出一步，脚下的楼梯便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声响。终于登上了最后一级楼梯。这是最叫人提心吊胆的地方。他小心地推着通向外间的房门，那扇门开了一条缝，他向里面窥视，只见一片漆黑；他侧耳倾听，想听到里面有人打鼾、呼吸或走动的声音，但一切寂然无声。他鼓起勇气往前迈出步子，把油灯靠近他的面孔举着，这样可以清楚地瞧见眼前的景象而不被人瞧见。他把房门完全推开，瞧见了一张床，床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卧具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他耸了耸肩膀，朝强徒们转过身来，做了个手势，表示他要到另一间屋子里去探查个究竟，让他们静静地跟随着他。格里佐走进里屋，同样谨慎地察看情势，遇见了同样的情形。

“这到底是什么名堂？”他失声叫嚷道，“莫非有哪个狗东西充当奸贼，走漏了消息？”

强徒们无须再那么小心谨慎了，他们到处察看，搜查每一个角落，把房间里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

当这伙人在楼上忙乱的时候，在临街的大门里站岗的两名强徒忽然听见一阵急促、慌乱的脚步声自远而近传来；他们暗想，不管那人是谁，必定会从大门口经过。于是他们肃静而警觉地守候在那里，以防万一。果然，那脚步声在大门外停住了。原来这是梅尼科受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派遣，一溜小跑奔来，通知两位妇女，看在上帝的面上，赶紧离开她们的家，逃到修道院避难，因为……个中原因读者如今都已明白了。他抓住门环，正要叩门，但觉着门环在他的手中摇晃，大门好像没有闩上。“这是怎么回事？”他暗暗想道。他胆怯地推推门，大门竟然就开了。他心中十分疑惧，一只脚刚跨进大门，两只胳膊冷不防地被人紧紧攥住了，两个低沉沉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威胁口气，从左右两边向他喝道：

“不许作声！否则要你的命。”

梅尼科却不由得大叫了一声，一个歹徒用手掌捂住了他的嘴巴，另一个歹徒拔出一把大刀，在他面前晃了晃，吓唬他。那小家伙如同树叶一样索索地颤抖，再也不敢叫出声来。但是就在这当儿，另一种异样的响声突然从远处传来，取代了梅尼科的呼叫，随着圣器看管人敲的第一下钟声，一阵狂乱的惊雷般的钟声在上空滚动。米兰有句俗话说道：“做贼心虚”。那两个强人仿佛在当当的钟声中听见叫唤自己的姓名和诨号，赶忙放开了梅尼科的臂膀，猛地抽回自己的胳膊，张皇失措地摊开双手，张大嘴巴，面面相觑了片刻，随即跑进大部分同伙所在屋子。梅尼科撒腿就跑，沿着大路直奔钟楼，他估摸那儿必定能找到什么人。另外一些强徒正在屋子里上上下下地搜索，这可怕的钟声

同样使他们感觉惊恐不安,乱作一团,踉踉跄跄地互相冲撞,每一个人都只顾寻找最近的路逃到大门口。这班家伙平日里见过各种世面,有着十足的冒险精神,可这一次碰上了一种无法捉摸的,事先不曾料到而突然降落到头上的危险,却狼狈不堪地逃窜了。格里佐凭着自己的权威、好不容易把他们召集到一起,命令他们有秩序地撤退,不得擅自逃跑。他活像一条驱赶猪群的狗,忽儿跑到这儿,忽儿窜到那儿,去追赶离群的猪,用牙齿咬住一头猪的耳朵拉它回来,用他的狗嘴去推另一头猪,又向第三头正要离队的猪发出汪汪的吼叫。佯装成朝圣者的格里佐,揪住一个正要越过大门门槛的强徒,把他使劲往里拽,又挥舞木棍,喝退另外几个想夺门而出的喽啰,又大声叱责另外一些懵懵懂懂、四处乱窜的家伙,末了总算把他们统统集合在院子里。

"快,快一点儿!把枪拿在手里,匕首准备好,全体集合,整队出发,如果我们队形整齐,谁个还胆敢来碰我们?你们简直是蠢驴!要是我们单个儿行动,那班村民也会把我们一个个捉拿去的。不要脸!排好队,随我前进。"

这么训斥了一番,格里佐站到队伍前面率先走出了大门。我们已经交代露琪亚的住处坐落在村镇的尽头,格里佐顺着通向镇外的小路前进,众人在后面整整齐齐地跟着。

我们且放下格里佐一行不表,回过头来看看被我们留在一条小路上的安妮丝和佩尔佩杜娅。安妮丝设计把佩尔佩杜娅从堂安保迪奥的宅邸引开,尽可能地离得远远的,在一段时间里,事情进行得很顺当。但是这女仆忽然想起,神甫的大门还开着,于是想回转身去。安妮丝也找不出什么话题来留住她,为着不让她起任何疑心,也转身随她往回走,只是在每次看到她谈到那告吹的婚事而神色激动的时候,便设法让她多耽误一点时间。

安妮丝装出很用心听她谈话的样子，为着向她表示自己的关注或者为着挑起她继续谈话的兴致，不时地插话道："噢，正是……现在我明白了……好极了……事情再清楚也不过了……后来怎样了？他呢？你呢？"但同时心里却在暗暗地盘算："他们现在出来了吗？也许还在里面？唉，我们三个也真傻，怎么没有约好，事情办成以后，由他们发一个信号告诉我！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事已如此，也没有别的法子了，如今只有我来尽量地缠住她，不让她脱身，至多不过是多浪费一点时间。"这样她们一会儿走几步，一会儿停住脚步，来到离堂安保迪奥宅邸不远的地方，但因为有那两间平房阻挡，还看不见神甫的房子。佩尔佩杜娅正兴致勃勃地谈到一处紧要的地方，无须安妮丝诱惑，她自己竟不知不觉地停住了步子，忽然间，她听到堂安保迪奥从高处发出一声凄厉的呼喊，在茫茫的空间划破万籁俱寂的黑夜："救命！救命！"

"天啊！出了什么事？"佩尔佩杜娅惊呼，拔腿就跑。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安妮丝问道，拉住她的裙子不放。

"天哪！您难道没有听见？"佩尔佩杜娅竭力挣扎着，想要脱身。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安妮丝又攥住她的一条胳膊，反反复复问道。

"您这女人见鬼去吧！"佩尔佩杜娅大声嚷道，用力把安妮丝推开，解脱出来，急急忙忙朝前奔去。就在这个时候，一声更加尖厉，更加急促的呼叫从远处传来，这是梅尼科的声音。

"天哪！"安妮丝也不由惊呼起来，紧随着佩尔佩杜娅奔跑。她们刚刚抬起脚步，教堂的钟声就敲响了，当……当……当……

一声接一声地响着,每一下钟声都仿佛是抽在她们身上的鞭子,催促她们前进,如果她们需要鞭子才能跑得更快的话。佩尔佩杜娅比安妮丝早一步先到,她正在推门,大门却从里面打开了,托尼奥、杰尔瓦索、伦佐和露琪亚出现在门槛上,他们慌乱中找到楼梯,三步并作两步下了楼梯,那可怕的钟声更使他们仓皇奔跑,急于摆脱危险的处境。

"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佩尔佩杜娅气喘吁吁地问托尼奥兄弟,他们猛然推开她,溜走了。她随后认出了那一对男女,就大声问道:

"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但伦佐和露琪亚并不答理她,也径自走了。佩尔佩杜娅只想到最需要援助的地方去,也不再追问,走进了走廊,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楼梯。

这一对情侣仍然没有结成夫妇,他们迎面撞上了大口大口喘着气的安妮丝。

"啊,是你们!"安妮丝吃力地吐出一句话。"事情办得怎样了？那钟声是怎么回事？我好像还听见了……"

"快回家去!"伦佐说道,"趁其他人还没有赶来,快回家去!"

他们急匆匆赶路,忽然梅尼科飞奔而来,认清了他们,立即拦住了他们,浑身仍然颤抖不已,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们要上哪儿去？快向后转,向后转！从这里直接上修道院去!"

"方才是你……"安妮丝问道。

"那儿又出了什么事?"伦佐忙问。露琪亚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瑟瑟发抖,默默站着。

"一伙强盗闯进了你们的家里,"梅尼科一面喘气一面说,

"我亲眼见到了他们,这些强盗想杀死我……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说,你,伦佐,也要马上到修道院去……哦,我亲眼看见了这班强盗……真是上帝保佑,我在这里找到了你们。其余的情况,待离开这里以后,我再告诉你们。"

伦佐比其他人都显得更为沉着,他暗自思忖,无论如何必须趁众人尚未来到以前,立即离开此地,最可靠的方案当然是按照梅尼科的意见,或者更准确地说,按照这个被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的命令行事。他觉得等到上了路,脱离了危险,再向梅尼科仔细询问不迟。

"你在前面领路,"他对梅尼科说;随即又招呼两位妇女:"我们和他一起走。"

他们折转身来,急急忙忙朝教堂走去,穿过教堂前面的广场,幸好这时还没有人赶到,便拐进了教堂和堂安保迪奥宅邸之间的一条小路,看见路边篱笆的一个窟窿,赶紧钻了进去,径直朝田间奔去。

大约走出不到五十步远,人们开始涌到教堂前边的广场上,而且愈聚愈多。他们互相打量着,每一个人都带着疑惑不解的表情,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作出解释。最先来的一批人跑到教堂的大门前边,但是大门紧闭着。他们跑到钟楼跟前,其中的一人把嘴巴凑近一扇仿佛射击孔的窗子,对着里边嚷道:

"出了什么事?"

安布洛乔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便放开了紧握的绳子,从嚣杂喧闹的人声判断,外面已聚集了许多人,他这才放下心来,回答道:

"我就来开门。"

他急忙把一直夹在腋下的裤子套上,从教堂里面走到教堂

门口，把大门打开了。

“这样闹哄哄的为啥？……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哪里？……是谁？”

“什么？你们问是谁？”安布洛乔用一只手扶住大门，另一只手提着方才匆忙中套上的裤子。“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有人闯进了神甫先生的家里。快，孩子们，救命要紧。”

众人都转身朝神甫的宅邸奔去，到了那里，他们抬头向上观察，又侧耳细听，一切都静默无声。还有些人跑到门口，大门也关闭着。好像没有任何人碰过似的。他们又仰头张望，所有的窗子都紧紧地关着，没有一点儿动静。

“谁在里面？……喂，喂！神甫先生！……神甫先生！”

堂安保迪奥发现那几个不速之客已经逃之夭夭，便把身子从窗口缩进去，关上了窗户，此刻他正和佩尔佩杜娅低声吵嘴，责怪女仆人不该在发生这样麻烦的困难时候，撇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听到人群不停地叫唤他，只得又走近窗口。他瞧见那么多人跑来相助，顿时后悔方才大声叫喊救命。

“出了什么事儿？……他们怎么伤害您了？……他们是怎样的人？……现在他们在哪里？”几十个人同时对他嚷道。

“现在一个人也没有了，多谢你们的关照，请回家吧。”

“但究竟来了什么人？……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一帮坏人，惯于夜间出来游荡，幸好都已经闻风而逃。请你们回家吧，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孩子们，再一次谢谢你们的一片好心。”说罢，堂安保迪奥缩回身子，把窗子关上了。

人群中有些人嘟嘟囔囔地口出怨言，有些人讽刺挖苦，有些人竟说出亵渎神明的话语，另外有些人则耸耸肩膀，回家去了。

就在这当儿，有一个人飞奔而来，他气喘吁吁，连话也说不上来。他的家几乎正对着露琪亚的住宅，当对面起了骚动时，他扒在窗口，瞧见露琪亚家院子里强徒们乱作一团，格里佐正慌乱地集合他的喽啰们。他喘过一口气，大声说道：

“你们还呆在这儿干什么？孩子们？强盗不在这儿，而在镇子尽头安妮丝家里，那些人全副武装，破门而入，好像是要杀害一名朝圣者，天晓得那班恶魔想干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众人七嘴八舌商量着。“赶快上那儿去……必须去察看个明白……他们有多少人？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他们究竟都是怎样的人？……保长！保长！”

“我在这儿，”保长在人群中回答。“我在这儿。但是你们必须帮助我，一定要听我的吩咐行事。动作要迅速。圣器看管人在哪儿？去敲钟，敲钟！快，再去一个到莱科求援，其余的人在这儿集合……”

有的人跑过来集合，有的人在人群中转悠了一圈，溜之大吉了。正当人声鼎沸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人飞奔而来，他曾亲眼瞧见强徒们急急忙忙逃窜，便对众人喊道：

“快去追，孩子们，那里有窃贼，要不就是强盗，他们绑架了一个朝圣的香客。已经走出了村子。快去追！快去追！”

听他这么一说，也不等保长发话，众人立即乱哄哄地朝大路蜂拥而去。在大队人马行进中，有的原本在队伍的前列，却故意放慢了步子，让后面的人赶过去，自己顺势钻进队伍的中间，队尾的人又一个劲儿地推动前面的人，这支杂乱而浩荡的队伍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强徒们侵扰的痕迹清清楚楚地保留着：大门敞开，门锁被

撬，但歹徒们已无影无踪。人群走近院子，来到内室的门口，这里的门也开着，锁也给撬掉，他们七嘴八舌嚷道：

"安妮丝！露琪亚！香客！朝圣的香客在哪里？也许是斯台芳说在梦中瞧见这个香客的吧……不，不，卡朗德雷亚也瞧见了他。喂，香客！"

"安妮丝！露琪亚！"

没有任何回答的声音。

"是强盗把她们拐走了！强盗把她们拐走了！"

于是有人提高嗓门，提议众人去追捕那伙强盗，并且说，倘若任何一个歹徒都可以毫无顾忌地掳走村里的妇女，如同老鹰可以随意把打麦场上的小鸡叼走一样，实在是这村子莫大的耻辱，是见不得人的丑闻，人群又起了一阵骚动，众人吵吵嚷嚷地商量着。这时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弄清楚这究竟是谁）对着众人喊道，安妮丝和露琪亚已经脱险，现躲在别人家里暂时安身。这消息迅速传开了，大家都信以为真，也就不再提及去追赶强盗的事儿。队伍逐渐散了，人们各自回家去。到处回荡着窃窃私语和喧嚣嘈杂的声浪，敲门和开门的声响，油灯一亮一灭的闪光，女人在窗口的询问和男子从街上的回答。平静和沉寂又笼罩了街道。在每一个家庭里，谈话仍然继续着，直到消失在阵阵催眠的呵欠中，有话第二天早上再谈。

一夜平安无事。翌日上午，保长在他的地里劳作；他把铁锹半插在土中，一只脚踩着铁锹的镫子，一只手支住下巴，出神地回想着夜里发生的神秘的事件，思量着下一步他该怎样行事才好。他忽然看见迎面走来两个虎背熊腰的大汉，蓄着一头长发，有如古代法国的君主，他们跟五天以前堂安保迪奥遇到的两个强徒十分相像，其实并不是那两个人。他们的举止显出异常的

粗暴无礼，威胁保长不得把村子里发生的事情禀告镇长，一旦上头派人来调查，绝对不得暴露真情，也不准散布流言蜚语，或者唆使村民们去议论，除非他活得不耐烦，一心要暴死。

再说我们那几位逃命的人，急匆匆地奔跑了好一段路程，他们一路上沉默无语，只是这个人或那个人不停地回头张望，后面可有追兵。连续奔跑的劳累，时时提心吊胆的惶恐，计策遭到失败的痛苦，对未来难以预测的危险的朦胧的担忧，使他们一个个感觉精疲力竭了。而那教堂的钟声更是不停顿地压迫着他们，令他们连气也透不过来，他们跑得愈远，钟声愈是微弱而低沉，便愈加像丧钟一样可怕和不祥。

钟声终于不再敲响了。他们跑到一片荒僻的野地，四周听不到任何声息，他们这才放慢了脚步。安妮丝吁了一口长气，头一个打破沉默，向伦佐询问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向梅尼科询问，什么恶魔闯入她们的家。伦佐简单地叙述了他不幸的遭遇；三个人随即都转向梅尼科，这孩子绘声绘色地报告了神甫托他带的口信，他亲眼目睹的事情真相和遇到的危险，这些也证明神甫的嘱咐是正确无误的。他们立即明白了比梅尼科讲述的更多的东西，三个人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不由地轰然出了一身冷汗，顿时呆呆地站定那里，张皇失措，面面相觑。他们几乎是同时伸出手来，或摸摸梅尼科的脑袋，或拍拍他的肩膀，表达对他的爱抚，默默地感激他作了救他们命的小天使，也对他为着拯救他们而遭逢的危险和经受的苦痛表示爱怜，甚至表示歉疚。

“现在你回家去吧，别让你的亲人再为你担心受怕。”安妮丝对他说，想起曾经答应赏他两枚小的银币，便从口袋里掏出四枚，交给了他，又对他说：“就这样吧，向上帝祈求，但愿我们很快可以再见，到那时候……”

伦佐又赏给他一枚崭新的银币，再三叮嘱他切不可把神甫托他带的口信告诉任何人。露琪亚又温柔地抚摸了他一番，用悲切的声音对他说再见。梅尼科也大为感动，向他们依依道别，然后转身回家去了。他们三个人忧心忡忡，继续赶路。两位妇女走在前面，伦佐在后面护卫。露琪亚紧紧挽住母亲的臂膀，每当在这荒僻的野地上遇到难以行走的路程，伦佐便上前扶持，但她每一回都温柔而灵敏地摆脱掉。她原以为过了片刻工夫，就可和伦佐结为夫妻，所以她竟和他单独地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而且是这般亲密无间，纵令是处在危难时刻，但她也深感惭怍。如今那梦想已经如此凄愁地破灭了，她不禁追悔在这件事情上走得太远了，心里感到一阵阵惶悚不安的绞痛，她又为自己的贞洁而感到激动的战栗，这并不是因为痛感自己干了什么坏事，而是受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惧的支配，正像一个孩童被黑暗围困，并不清楚为什么而浑身颤抖一样。

“那我们的家怎么办呢?”安妮丝忽然说道。

这个问题尽管如此重大，但没有人回答，因为没有谁能够给她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他们照旧默默无言地走他们的路，过了不多一会儿，终于到了修道院教堂前面的小广场。

伦佐走近教堂的大门，轻轻地推了推。大门果然打开了，一缕清亮的月光透过大门的缝隙，映照着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苍白的脸庞和银白的长髯，他正站在那里等候。他看见他们一个也不少，不由说了一声“感谢上帝”，用手势招呼他们进来。他旁边站着另一个修士法齐奥，是教堂的圣器看管人，尚未剃度，经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请求与说服，同他一起在这里守夜，把教堂大门虚掩着，小心守卫，准备接待那几个可怜的被欺凌者。多亏克里司多福罗这位圣者享有的权威和声望，修士才同意接受这样

一件麻烦、危险和异乎寻常的差事。他们都进来以后，神甫慢慢地把大门关上。这时，那圣器看管人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把神甫唤到一边，在他的耳边悄声说道：

“神甫！神甫，深更半夜，在教堂里……几个女人……又关上门，那教规……神甫！”他不停摇晃脑袋，吞吞吐吐地说。

“瞧！如果这是一个被追捕的强盗，”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暗自思忖，“法齐奥修士管保不会丝毫为难他，而一个无辜落难的女子，好不容易从豺狼的魔爪下挣脱出来……”然后，他陡地朝法齐奥转过身来，对他说道：“Omnia munda mundis”[①]，竟然忘记那修士并不懂拉丁文。可是这遗忘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倘使神甫对他只是晓以大义，法齐奥修士准定会提出不少理由来辩驳，天晓得事情要拖到什么时间和用什么法子才能了结。但是法齐奥修士一听到那充满神秘涵义的字句，而且又是从神甫口中如此铿锵有力地说出，他立时觉得这句话中蕴含着扫除他一切疑虑的解决办法。他心中释然，说道：

“好吧，您的见识自然比我高明。”

“您就信赖我吧，”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回答。他迎着祭坛前面一盏油灯射出的幽黯的灯光，走到三个寻求庇护的人跟前，他们惴惴不安地期待着，他对他们说：“孩子们！感谢上帝吧。上帝把你们从大灾大难中拯救出来。或许，正在这个时候……”于是他开始讲述从报信的小孩那里获悉的消息。他毫不怀疑他们比他更了解情况，而且以为在强徒们赶到之前，梅尼科会在露琪亚家里找到他们，看到他们平安无事。但谁也没有把真情告诉他，甚至连露琪亚也默不作声，但她此时正在为自己竟对这样圣

---

① 拉丁文：“纯洁的人凡事皆纯洁”，出自《圣经》。

洁的长者采取欺骗的态度而愧恨于心；不过，那正是一个充斥欺诈和诡计的夜晚。

“经过了这样一场灾难，”神甫接着说，“你们自会发现，孩子们，如今这个地方于你们不再是安全的了。是的，这原本是你们的家乡，你们在这里生长，你们也没有作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情。但这是上帝的意愿。孩子们，这是一次考验，你们要以坚毅不拔、充满信心和毫无怨恨的精神去接受。你们可以确信，为今天作出的选择而欢欣的一天必定会到来。我已经为你们安排了一个暂时的避难的去处。我希望你们很快就能平平安安重返自己的家园。不管情况怎样，上帝自会妥善地安排你们，我自然也要努力不辜负上帝施与我的恩典，选择我作他的使者，为你们——上帝所珍爱的受难的造物效力。你们，”他转身对两位妇女说道，“可以到……去。在那个地方你们能够躲开一切的危险，而且离你们的家也不太远。你们先找到我们的修道院，拜访修道院院长，把这封信面交给他；院长于你们就是另一个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还有你，伦佐，现在也该摆脱别人的愤怒，自己也该平平气。你到米兰城东门去找我们的修道院，把这封信交给博纳文杜拉·达·洛迪神甫。他会像慈父一般对待你，指点你，为你寻找工作，直到你能够返回这里平安地生活。你们直接去湖边的比奥内河口，离我们修道院不远，你们会看到一条停泊在那里的木船，你们喊：来船！有人会问你们：哪位要搭船？你们回答：圣方济各。船主就会请你们上船，把你们送到对岸，那里有一辆双轮大马车等待你们，把你们径直送到……去。”

倘使有人想询问，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何以有那么大的能耐，能够如此迅速地把水陆运载工具一一安排停当，那就表明他并不理解，一个被众人视为圣者的神甫会拥有怎样的权威。

余下来的事情是商量如何看守他们的住宅。神甫替他们保管钥匙,负责把它们交给伦佐和安妮丝以后指定的看守人。安妮丝从口袋里掏出她的钥匙,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她想到,此时此刻,她的房子已给打开,恶魔早已光顾,天晓得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看守!

"你们出发以前,"神甫说道,"我们一起来向上帝祈祷,愿这次旅行中上帝和你们在一起,而且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特别祈愿上帝赋予你们力量,赋予你们仁爱,按照上帝的意愿行事。"说罢,他在教堂中间跪下,其他人也跟着他跪下,他们在静默中祈祷了一会儿,神甫用低沉而清晰的声音祷告说:"主啊,我们还要为那个逼迫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恶人向您祈求。如果我们不真心诚意地为他祈求您,我们将有愧于您的恩典,他是多么需要您的慈悲!我们身陷磨难之中,但我们深感欣慰,因为我们已走上您指点的道路。我们向您坦露我们的不幸,而这将使我们获得裨益。但是,他!……他是您的仇敌。啊,这个可恶的人,他竟胆敢和您作对!啊,我的主,您怜悯他吧,打动他的铁石心肠吧,把他改造成为您的朋友,把我们希冀获得的一切也赐予他吧。"

接着神甫站起身来,像有什么急事似地说:

"该走了,孩子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愿上帝保佑你们,他的天使会一路庇护你们。快启程吧。"

他们怀着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惆怅,默默地朝外走去的时候,神甫用心绪撩乱的声音,又说了一句:

"我的心启示我,很快我们就会再见面。"

诚然,心灵总是向每一个听从它的人启示某些未来的事情,可是心灵怎能无所不知呢?往日业已发生的事情,心灵也不过略知一二而已。

不等任何回答，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即朝圣器室走去。逃难的人也离开教堂，法齐奥修士也用心绪撩乱的声音向他们道别，关上教堂的大门。

三人默不作声地朝着给他们指点的岸边走去，见到一条木船已经停泊在那里。他们和船夫交换了暗号，进入了船舱。船夫操起一支桨，用力撑住河岸，木船离开了岸边；他又操起另一支桨，双臂奋力划动，小船便朝对岸驶去。没有一丝微风吹动，湖水清澈得宛如一面明镜，凝然不动，只有天空的一轮皓月，在水面投下淡淡的银光，漾起粼粼波纹，轻轻地颤动。湖水流过岸边的石卵，传来幽宛、绝望的呜咽；流水撞在远处大桥的拱洞上，发出哗哗的响声；船桨有节奏地划破澄碧的湖面，当船桨从水中窜出来的时候，水珠淅淅沥沥地掉落下来，但那双桨随即又跌入水中。被小船划开的细浪，在船尾又会合在一起，形成一条闪烁的微皱的水带，愈来愈远地离开湖岸。

这几个背井离乡的人，默默无声，把头扭向后面，依依地凝视着被月光蒙上一层洁白朦胧轻纱的山冈、市镇，在这里或那里显出浓密的阴影。村庄、住宅和木屋依然清晰可见；一排排房屋顺着山脚散布开去，堂罗德里戈的府邸和一座四方的塔楼，高高盘踞在山巅，活像一个凶恶的魔鬼，潜伏在黑暗之中，在一群沉沉入睡的人们间守夜，正在筹划着一件罪恶的阴谋。露琪亚瞧见这座魔窟，不由浑身一颤，赶忙顺着山坡把目光低低垂下，直至瞧见她的村子，她呆呆地眺望着村子的尽头，发现了她的房屋，发现了那株无花果树，它的茂密的树冠透出院子的围墙，她还发现了她的卧室的窗户。她坐在船舱的深处，胳膊支在船沿上，前额伏在臂膀上，仿佛是沉睡了，其实却在暗暗地啜泣。

再见吧，巍巍群山，你们卧饮江水，又高耸入云，那逶迤的山

峰，对于在你们怀抱中成长的人是多么的亲切啊，犹如最亲爱的人的脸容，在她的心间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奔腾的流水，你的怒涛声，仿佛亲人的呼唤在她耳际回荡。山冈上错落有致的房屋，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辉，好像一群在田野上悠闲地啃着草的羊羔。再见吧！一个在你们中间生长的人，和你们离别了，她的步履是何等的沉重！即便是一个甘愿抛弃故土，希冀在异国他乡发迹的人，在和你们离别的此时此刻，他的发财的美梦也会黯然失色；他甚至惊奇于自己竟作出如此狠心的抉择，他多么想重新回到你们的身边，如果不是为着有朝一日能够荣归梓里。他在平原上走得愈远，他的失望而疲倦的目光愈是要躲开眼前单调乏味的境界，他觉得空气是那么沉重，那么僵凝；他悲凉而茫然地进入那喧嚣的城市；一幢幢房屋栉比鳞次，街道纵横交错，压迫得他几乎窒息；站在那些令异乡人赞赏不已的大楼前面，他的心潮汹涌，思念着他故乡的田园，思念着简陋的木屋，他久已渴望在他发迹归来的时候，购置家乡的田园和木屋。

然而，那平生从不曾有过离别家乡的意愿，哪怕是瞬间的闪念，一心只把未来的幸福寄托于故乡的山山水水的人，却在恶势力的胁迫下，颠沛流离，漂泊异乡，她该是怎样地伤感！她顷刻之间丧失了最美好的憧憬，丢掉她最熟悉的风尚习俗，抛弃最可亲的故园，去投奔陌生的远方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而全然不晓得何日何时才能重返桑梓，她该是怎样地悲戚！再见吧，那可爱的故宅，她曾多少次端坐在那里，沉思默想，学会了从喑哑而来的众多声响中分辨出她怀着神秘的战栗而期待着的心上人的脚步声。再见吧，那暂且还是另一个人的屋子，她多少次打那里走过，脸孔总是羞得通红，悄悄地向里面张望，心中早已认定它是新婚燕尔以后安乐而永久的家。再见吧，那神圣的教堂，多

少次在那里虔诚地歌咏着赞美上帝的圣诗，心灵重归于宁静；在那里，举行了订婚礼，准备着隆重的结婚仪式；在那里，芳心的轻微叹息获得庄重的抚慰，爱情受到圣洁的光照而愈加崇高。再见吧，赋予你们众多欣悦的力量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倘使扰乱了他的儿女们的欢乐，那只是为着赐予他们更光明、更美满的幸福。

这般万千撩乱的思绪在折磨着露琪亚，另两位流亡人也几乎怀着同样的心绪。此时，小船载着他们驶到了阿达河的右岸。

第　九　章

小船猛地撞在河岸上，震动了露琪亚；她暗自擦干了泪水，抬起头来，仿佛从梦中苏醒一般。伦佐头一个走出船舱，跳上岸去，向安妮丝伸过手来，安妮丝上了岸，又把手伸给露琪亚。三个人凄惶地向船夫道了谢。

“干吗要向我道谢呢？”船夫回答道，“我们在这人世间理应互相帮助的。”

伦佐身边带了些钱，本是准备那个晚上堂安保迪奥身不由己地为他们证婚以后慷慨赠送的酬劳，他从口袋里掏出几枚钱币来，想塞到船夫的手心里，船夫仿佛有人要怂恿他去行窃似的，几乎厌恶地把手缩了回去。

一辆双轮大马车已在岸边等待。车夫向三位客人致以问候，就请他们上车，随即挥舞了一记响鞭，向牲口吆喝了一声，马车便辚辚地上路了。

我们的佚名作者没有描写那次夜间旅行的情景，只字不提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给这两位妇女指点的市镇的名字，而且很明显地表露出他不愿意说明这一点。随着故事的逐渐展开，他秘而不宣的原因也就一清二楚了。露琪亚在那个地方避灾躲难，却被卷进了一个女人的不可告人的奸计；而在我们的佚名作者

著书的年代，这个女人的家族看来是望门高族。若想说明那女人在干这件勾当时的诡秘行为，他不得不简略地提及她往日的生活，于是这个家族也就在读者面前显露了原形。可怜的作者小心翼翼地向我们隐瞒的东西，我们费点心思就可以在别处霍然发现。一位米兰的历史学家曾在著作中提及那个女人，当然，并没有明确地说出她和那个市镇的名字；关于后者，他叙述道，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市镇，异常繁荣兴盛，简直和城市毫无二致，只是没有被叫做城市过。史学家在另一处又提到，朗勃洛河流经这个市镇，又说那个地方有一位大主教。把这些零星的线索归拢起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个市镇必是蒙札无疑。倘使进一步利用各种可靠的考证，这推断自然还会更加细致，但我不以为会更加精确。我们还可以依据非常可靠的材料，指出那家族的姓氏；那家族虽然已衰落了许久，不过，我们以为还是笔下留情为好，免得对死者有不公正之嫌，也好为富于才智的学者留下一些研究的题目。

太阳刚露脸的时候，这一行流亡人到达蒙札。车夫走进一家旅店，他对此地的情形很是熟悉，又和店主相投，便为客人订了一个房间，并把他们领了进去。伦佐再三向他道谢，想请他收下一些钱作为酬劳，但车夫却和那船夫一样，心中想着的是另一种更加远大、更加充实的报偿，便赶紧缩回双手，好像逃跑似的，去照料它的牲口了。

经过了前面我们描写的一个多事的晚上，又经过了任何一个人都不难想象的恐怖之夜，在这一夜中，他们个个心神迷乱，时时刻刻疑惧又会遇上什么可怕的事故，比萧瑟的秋风更凉的寒风阵阵吹来，马车一路上令人难受的颠簸，这一切都使他们刚一合上眼睛就被粗暴地惊醒，以至于他们三人简直不敢相信，现

在他们已经在一间普普通通的房间里安下身来，坐在一张坚实的木凳上。他们胡乱用了一顿早餐，饥荒的年月，为着应付种种可能的意外而必须俭省的少许盘缠，还有欠佳的胃口，使得他们不得不如此。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忆起两天以前他们筹备的庆祝婚礼的喜宴，每一个人都不由地深深吸了口气。伦佐本想再留在那儿，至少耽搁一整天，看看她们母女俩如何安顿下来，也好助她们一臂之力；但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早已吩咐她们，让伦佐尽快地去奔自己的路。于是她们严格遵守着神甫的指示，另外还有其他种种的理由，譬如说，外人可能会散布流言蜚语，愈是迟迟不愿分别，心中便愈觉得痛苦，况且他很快就会回来，和她们交换消息；这样，伦佐终于下定决心启程了。他们商定了尽可能快地见面的办法。露琪亚止不住滚下泪来，伦佐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紧紧地握住安妮丝的手，用哽咽的声音说了声"再见"，就匆匆上路了。

倘使没有那位好心肠的车夫的相助，两位妇女必定会遇到不知多少麻烦，好在那车夫受命护送她们前往嘉布遣会修道院，并且在她们需要的时候给予一切帮助。于是，她们在车夫的陪同下，前往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坐落在离蒙札镇不远的地方。当他们一行来到修道院大门外时，车夫上前拉动门铃，要求面见院长。过了片刻，院长出来了，站在门槛上，接过了那封信件。

"噢！克里司多福罗！"院长认出了信上的笔迹，不禁喊道。他说话的语气和脸部表情清楚地表明他是在提到一个异常亲密的朋友。善良的神甫在那封信里显然以极大的热忱介绍了这两位妇女，充满感情地陈述了她们的遭遇，因为院长读信的时候，不时地流露出惊讶和愤慨表情，他的目光时时从信上抬起来，用饱含爱怜和好奇的神情凝视着她们。读完信件，他站在那里沉

思了片刻，然后说道：

“这件事只能指望那小姐了；倘若她乐意帮助你的话……”

院长把安妮丝请到修道院前空地的一边，向她询问了一些情况，她都一一作了令人满意的回答。院长又走到露琪亚跟前，对她们说：

“我的姐妹们，那我就想想办法吧，我希望能替你们寻找一处最安全而又最高贵的避难场所，直到上帝以更完美的方式把你们安置好。你们愿意和我走一趟吗？”

两位妇女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愿意。院长接着说道：

“好吧，我马上带你们上小姐那个修道院去。不过，出门以后，你们最好和我相距几步远，因为人们总喜欢搬弄是非，假如他们看到一个修道院院长和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我是想说和妇女们走在一起，天晓得会制造多少离奇的谣言来。”

院长说罢这番话，独自先走了。露琪亚脸上涨起一层红晕，车夫笑眯眯地瞥了安妮丝一眼，安妮丝也报以微微一笑。院长走出去以后，他们三人跟在后面，相距约莫十步远。一路上那两位妇女便向车夫打听那位小姐的情况，因为她们不敢向院长询问。

“这位小姐是个修女，”车夫回答说，“可她和别的修女却大不一样。她并不是女修道院院长，听说是她们当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但是她出身于一个世世代代都是高门望族的家庭，她的祖先是从西班牙来的贵族，有权有势，因此，众人都称这位尊贵的千金为‘小姐’；本地的人都这么称呼她，因为听说在那座修道院里还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比她更高贵的人物。她的父母如今在米兰，仍然是赫赫有名的显贵，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是不容怀疑的。在蒙札这个地方，她家的势力就更不用提了，她的父亲虽然不在这里，但却是首屈一指的权贵，所以这位

千金小姐在修道院里也就可以不受任何拘束，随心所欲，连修道院外面的人对她都恭恭敬敬的。她没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因此如果那位好心的修士能设法把你们交给她照管，而她又能接受的话，我敢说，你们就会像被供在教堂的祭台上一样安全自在。”

走进小镇城门的时候，修道院长止住了脚步，转过身来，看看其他几个人是否跟随在他后面。在那个年代，这里一边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塔楼，一半已经倒坍了，另一边是一座古堡，也只留下了断垣残壁，俯视着入口；兴许，只有为数不多的读者才回忆得起来，他们曾经亲眼见过这些建筑的完整的样子。他进了小镇，径直朝修道院走去。到了目的地，他又在大门口停住，等候随行的那几个人。他吩咐车夫，过两个钟点左右再来修道院听回音。车夫满口答应，便向两位妇人告别。她们再三道谢，又请车夫向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转达她们的敬意。

修道院长带领安妮丝和露琪亚走进修道院的第一进院子，先把她们安置在女管事的房间里，然后独自去找那位小姐商量。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回来了，脸上流露出喜悦，请她们和他一起进去。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女管事正喋喋不休地盘问安妮丝和露琪亚，她们不晓得怎么才能摆脱她的死乞白赖的纠缠。他们走过内院的时候，修道院长趁机指点她们，在那位小姐面前应当保持怎样的举止行动。

“她对你们很有好感，”他说道，“假若她乐意的话，一定会竭力帮助你们的。你们要谦恭温顺，彬彬有礼，很诚恳地回答她对你们提出的问题；当她不再询问的时候，就让我来应付。”

他们穿过楼下的一间屋子，朝客厅走去。院长指着那客厅的门，轻声地说：“她就在这里。”好像是提醒她们记住他方才叮嘱的一番话。

露琪亚从来没有见过修道院，一走进客厅，她就紧张地四处打量，寻找那位小姐，准备向她施礼。可是，她在客厅里没有发现要找的人，显得六神无主。当她呆呆地站着的时候，瞧见院长和安妮丝正向一个角落走去。她朝那个方向定睛一看，这才瞧见那儿有一扇样子很特别的窗户，装着两排又粗又密的铁棂，中间隔着将近一掌宽的距离。在那铁棂后面，站着一位修女。

从她的面容判断，这位修女的年龄约莫二十五岁上下。头一眼看去，就让人觉得丰姿楚楚，美丽动人。但是这种美丽恰如凋谢、枯萎的花朵，神采风韵中依稀可见被蹂躏的痕迹。她头上蒙着一方黑纱，整齐地披在双肩上，黑纱上挂下的一条雪白的亚麻带子，系住白皙莹润的前额上部；另外一条宽的白色带子，鼓起皱褶，裹住她的脸颊，在颔下成为一块围巾，遮住她的黑长袍松开的衣领，一直垂到胸口。她的前额不时像掠过痛苦的痉挛似的，漾出一些皱纹，两条黑黑的眉毛也随着迅速地牵动，眉梢紧锁。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漆黑的瞳仁常常一动不动，冷冷地审视对方的脸孔；有时，她又匆匆地垂下眼帘，仿佛要寻找一个什么地方隐蔽起来似的。细心观察她的人，一定会以为，她的盈盈秋波在乞求爱怜、关心和同情；而在别的时候，又可以发现她的一双光闪闪的眼睛，忽然显露出某种残酷无情的、令人生畏的怨恨。看得出来，这种怨恨是根深蒂固而又强行压抑着的。当她的一对眸子呆呆地停留在眼眶里，似乎心不在焉的时候，有人觉得这是她的傲慢的冷漠，有人揣摸她陷入了不可告人的思虑的痛苦，或是摆脱不了重重心事。这些，都远比周围的万般事物更强烈地抓住了她的心。她的脸蛋儿异常苍白，整齐的线条描画出清秀而妩媚的轮廓，但长期的疲惫使脸颊明显地瘦了。嘴唇好像两瓣红玫瑰，虽然已失去了鲜艳的色泽，但在白净的皮肤

的映衬下，娇艳动人，别具情致。她的嘴唇如同她的眼睛一样，都显得特别的轻盈、灵活，有着丰富的、神秘的表情。她的身材很美，刚健中透着娟秀，不过她的举止多少有点儿漫不经心，或者常常是急促的、毫无顾忌的。对于一位女子来说，更不用说对于一位修女，这显得过分的粗犷，以致破坏了她美妙体态的风韵。她的衣着，给人一种既似精心打扮过，又似不着意修饰的印象。这表明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修女。她的装束很注重世俗的雅致，从系住前额的带子下面，露出鬓角的一缕黑油油的软发。这大约是她已经遗忘或者故意蔑视修道院的戒律，因为从举行入院仪式、把头发剪短以后，修女就再也不得蓄留长发了。

这些特殊的情形倒也没有引起露琪亚和安妮丝的注意，她们也不晓得如何去分辨这个修女同其他修女之间的区别；而院长已不是头一次跟这位小姐见面，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她独特的穿着打扮、举止行动早就习以为常了。

此时，正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小姐站在窗棂后边，一只手软软地扶着铁窗棂，丰润白净的手指握着横格。她凝眸注视着迟疑不决地朝她走来的露琪亚。

“高贵而尊敬的嬷嬷，”院长略微垂下脑袋，把手放在胸口，说道，“她就是那个可怜的落难女子，你曾慷慨大度地向我允诺，愿意向她提供可靠的庇护。这位是她的母亲。”

两名被介绍的女人一连深深鞠了几躬，小姐摆了摆手，示意她们不必多礼，又转过身子对神甫说道：

“能够为我们的良友、慈善的神甫效劳，我真觉得是莫大的荣幸。不过，……”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请您把这位姑娘的遭遇再详细点儿告诉我，也好让我考虑怎样更好地帮助她。”

露琪亚的脸孔泛起一层红晕，低下头去。

“尊敬的嬷嬷,您当晓得……”安妮丝先开口。但院长瞪了她一眼,打断了她的话头,接着回答说:

“尊敬的嬷嬷,这位姑娘,正如我告诉您的,由一位师兄托付给我。她为了躲避飞来的灾祸,被迫偷偷地离开了她的家乡。她如今需要一个避难的去处,在那里,她可以太太平平地生活一段时光,谁也不会认出她来,谁也不敢来骚扰她,甚至……”

“究竟是什么灾祸呢?”小姐插话道,“我的神甫,请您不要像让人猜谜语似的跟我谈这样的事情。您自然晓得,我们这些作修女的最喜欢追根究底,把听到的事情弄得清清楚楚。”

“那些事情哪怕稍稍提一下,也会玷污尊贵的嬷嬷的纯洁的耳朵……”院长回答说。

“哦,您说得很对。”小姐匆匆地说道,她的脸孔有点发烧。这是羞怯的表现吗?谁若是察觉到她脸红的时候禁不住流露出来的轻蔑的神情,自然会疑惑的,尤其要是把那红晕跟露琪亚脸颊上泛起的红晕作番比较的话。

“只消向您说明这样一点就足够了。”院长接着说道,“一位有权有势的人物——在这个世道上,并不是所有的大人物都是靠着上帝恩赐的权力去为上帝的荣耀、为他人的幸福效劳,像您这样——这位有权有势的贵人,先是用一些花言巧语来诱惑这个姑娘,后来眼看这些全无济于事,便干脆露出了凶相,采用暴力的手段,想胁迫这可怜的姑娘就范。她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离乡背井,逃出来避难。”

“你过来,姑娘。”小姐打手势招呼露琪亚,对她说,“我晓得,院长说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比你更清楚这件事情的内情。现在你就对我说说,那个贵人可当真是个迫害你的可恶的家伙?”

露琪亚立即听从女士的吩咐，走到她的跟前，但要回答她的问话，却又是一回事了。询问那种事情，即便出自一个与她身份相同的女子，也会叫她窘迫得不知从何说起，何况现在是由一位高贵的女子提了出来，而且又明显地流露出并非善意的猜疑。她回答问题的勇气也就消失了。

“尊贵的……小姐……嬷嬷……”露琪亚结结巴巴地说，好像再也不知道有别的什么话要讲。

此时，安妮丝暗自思量，除了露琪亚以外，唯有她最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她自然应当义不容辞地来帮助女儿摆脱困境了。

“高贵的嬷嬷，”她开口说道，“我敢作证，我的女儿确实是痛恨那个可恶的贵人，正像魔鬼讨厌圣水……噢，我这是说，那个家伙是魔鬼。请您不要见怪，如果我说话颠三倒四，因为我们原是无知的百姓。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可怜的女儿本与一个青年订了婚，他的境况跟我们家相当，靠手艺也混得不错，又是个敬畏上帝的人。如果替他们主婚的那个神甫敢作敢为——我原先以为他是有点胆量的人——我知道，这么议论一位僧侣是不合适的。但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也就是我们这位院长的朋友，他也同样是位僧侣，却有一副仁义心肠。如果他在场，一定会证明……”

“我没有问你话，你过于能说会道了。”小姐打断了安妮丝的话，脸上露出傲慢与愤懑的神色，这几乎使她的模样变得丑陋了。“你住口！我早知道做父母的总是代子女回答问题！”

安妮丝讨了个没趣，委屈地向露琪亚瞟了一眼，好像是说：你瞧，就因为你不好意思开口，才叫我受了这番叱责。院长也微微地摇头，用眼色向露琪亚暗示：现在她该大着胆子出来说话，

不要让可怜的母亲为难了。

“尊贵的嬷嬷，”露琪亚说道，“我母亲方才对您说的完全是实话。那个青年爱上了我，”说到这点，她的脸色刷地红了，一直红到耳根，“我也是真心喜欢他。请您原谅，假如我竟这般放肆直言，我只是希望不要错怪了我的母亲。至于说到那位贵人，但愿上帝宽恕他！我宁可一死了之，也绝不愿意落人他的魔掌。我们如今走投无路，也只好厚着脸皮来打扰善良的人们，但求有一块安身之地。您素来慈悲为怀，假如您能开恩收留我们，请您相信，嬷嬷，再也没有人会比我们这两个可怜的女人更真心实意地日夜为您祈祷和祝福了。”

“您说的话我信得过，”小姐的声音变得温柔多了，“不过我以后还想和你单独聊聊。为我们热心的院长效劳，自然不再需要别的什么解释，也无需别的什么理由。”她随即彬彬有礼地转身对院长说，“其实，我早已思量过这件事，而且已经想出了一个眼下我觉得万全的办法。我们修道院女管事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前几天刚好出嫁了。这母女俩不妨住到那女子腾出来的房间去，顺便也就把那女子原先的差事接下来，干些轻微的活儿。说真的……”她做了个手势，请院长走近窗棂，然后轻声地说，“说真的，眼看着又是歉收的年景，我们原本也不想找什么人来顶替那女孩子；不过，我可以再去找女院长谈谈，只要我说一句话……而且又是为您效劳……好吧，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院长赶忙向她致谢，但是小姐阻止了他，说道：

“请不必多礼。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也会遇上为难的事情，也得向你们会里神甫们恳求帮助。归根到底……”她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但这微笑中隐含着一种捉摸不透的讥讽和苦涩，“归根到底，难道我们不是兄弟姐妹吗？”

说罢，小姐唤来一名女仆（修道院鉴于她的特殊地位，专门拨了两名女仆供她使唤），吩咐她把自己的决定去向女院长报告，然后又通知女管事和安妮丝做好适当的联络工作。最后送走了院长和安妮丝，把露琪亚单独留下来。院长陪安妮丝走到门口，又把需要注意的事情细细叮嘱了一番，便离开那儿回去给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写信，汇报事情的经过。

"真是一个古怪的女人!"院长一路上暗自思忖，"一位奇妙的尤物！不过，谁若是能摸透她的性子，倒也不难打动她，请她成全别人。我的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自然不曾料到，我会如此干净利索地把一切都安排停当。这个心肠善良的大好人！对他简直一点儿法子也没有，他时时刻刻都在为别人奔波，行善积德。这一回他倒真幸运，找到了一个朋友，不动声色，神不知鬼不觉，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事情顺顺当当地办妥了。善良的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一定会满心欢喜，他想必也会看得出来，我们这儿的人也有几分本领。"

却说那位小姐方才在一个精明练达的托钵僧面前，言语举止都很小心在意；现在她跟一个不曾见过世面的乡村姑娘单独在一起，也就不再约束自己，谈话竟渐渐地变得稀奇古怪起来。我们觉得对这个谈话还是按下不表为好，先把这位不幸小姐的身世际遇略微叙述一番，也便于读者明白她的种种不同寻常的、令人纳闷的举止的根源，并且理解她的脾性与她日后的种种行为之间的关系。

她原本是一位亲王的幼女。她的父亲是米兰的贵族，在当地的名门望族当中也称得上是屈指可数的巨富。但是他受虚荣心的驱策，过于看重自家的声名地位，总是觉得他的万贯家赀只够勉勉强强甚至难以维持奢华的排场。因此，他一门心思只想

着如何守住他的万贯家产，永远不让它们有一星半点的散失。他膝下有几多子女，史书上对此并无明确的记载，只说他单单把长子留在身边，而把其余的儿女统统送进了修道院。他决意让长子一人继承他的全部家业，这样才好保持高贵门阀的传统。他并且规定，他的长子生男育女以后，也必须遵照这个折磨自己也折磨子女的法子办理。

当我们这位不幸的小姐还在娘胎，尚未降临人世的时候，她的命运就被无可挽救地判决了。只有一样事情还有待决定：生下来的究竟是一个修士，还是一个修女。这个决定自然也不用征得未来的当事人的同意，而仅仅需要当事人问世就是了。她呱呱坠地以后，那位亲王，她的父亲，一心想给她取个名字，使人能够马上联想到以一个出身名门贵族的圣女芳名命名的修道院，所以就把她叫作吉特罗黛①。在她的孩提时代，家里人送给她的头一批玩具，是一身修女打扮的布娃娃；之后，就是女圣人的雕像。赠送这些东西的时候，常常伴随着喋喋不休的叮嘱，要她好生爱护这些珍宝似的玩意儿，并且用肯定的问句问道："漂亮极了，是吗？"每当亲王，或者亲王夫人，或者男孩中唯一在家里抚养的长子，夸奖小吉特罗黛花朵般娇艳的容貌时，都喜欢说："瞧，多像一位女修道院长！"仿佛再也寻找不到别的言辞来表达他们的赞赏了。不过，没有一个人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说，你长大了要去当修女。虽说如此，这个意思是不言自明的，并且在涉及她的未来命运的任何谈话中，也时常要顺便地提到。倘若小吉特罗黛有了什么放肆的举动，显得桀骜不驯——这原是很符合她的本性的——家里人就会告诫她："你现在是个小女孩，

① 据传，吉特罗黛是布拉班台地方一位贵族的女儿，任尼维利修道院院长。

千万不可有这样的举动。等你长大了，当了女修道院长，你尽可去发号施令，把一切都翻个底朝天也无妨。"有的时候，亲王见她的行动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过于随意、自由，便教训她说："呃，呃，这样的举动跟你的贵族小姐的身份太不相符了。如果你希望将来别人都对你表示应有的尊敬，从现在起，你就得学会约束自己。你记住，你将来是要作修道院里头一号人物的，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高贵的血统始终是高贵的。"

所有这样的言辞都在小姑娘的头脑里烙下了很深的印记：她命中注定要当一名修女。出自父亲口中的这些话语，比起别人所说的一切，有着更沉重的分量。亲王平时的一举一动无不带着一家之主的威严，而一旦谈到儿女们的未来，他脸上的表情，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显露出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一种铁石心肠般的意志，让周围的人强烈地感觉到，这是命运的冷酷无情的安排。

六岁那年，吉特罗黛被送进了方才我们已经知道的那座修道院。她在那里接受教育，其实，家里人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她熟悉替她选择的未来的生活。亲王相中这儿的修道院，不是无缘无故的。那个驾车把安妮丝和露琪亚送来的好心肠的车夫就说过，吉特罗黛的父亲是蒙札地方首屈一指的权贵。把这个说法和无名氏在别的几处地方留下的若干材料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可以证实，他是蒙札的大地主。不管怎么说，他在这个地区是个极有权势的大人物。他深思熟虑以后认定，蒙札比任何地方都更容易让他的女儿享受非同寻常的优待，这样也好促使女儿把这座修道院作为自己永远的安身立命之所。亲王的算盘一点儿也没有打错。女修道院长和另外几个在修道院里很有点地位的修女兴高采烈。在她们看来，亲王的女儿在她们那儿落户，

这是亲王赐予她们的一件信物,表明他会充当这座修道院的保护人。这于她们自然是莫大的荣誉,也极有利于她们同别的修道院竞争。她们接受了亲王的要求,以抑制不住的喜悦心情,但又很有分寸地表示了她们的感激。亲王在言语中暗示了要让女儿终身修行的意愿,这正跟她们的心愿不谋而合。

吉特罗黛进入修道院以后,上上下下的人都避免叫她的名字,而尊敬地称她作小姐,对她的饮食起居也自有特殊的照顾。她的举止行为被誉作别人的榜样。除了精美的甜食,她也不断享受到温柔的抚爱。这抚爱包含着一种既多少带点儿逢迎,又十分亲昵的情感,对孩子最有诱惑力,使得她养成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别的女孩子的习惯。自然,并不是所有的修女都有意让可怜的女孩落入陷阱。许多心地纯朴的善女,竭力远远地躲开女院长的诡计。她们一想到那些人出于利欲熏心的卑鄙动机,竟要葬送一个女孩子的幸福,心里不免非常憎恶。不过,她们都有各自的事情需要料理,一些人不了解或者并不透彻地了解这个计谋的底细,或者不很明白其中的种种花样;另外一些人不愿意去追根究底,或者觉得还是少开口为妙,免得徒然惹出无谓的麻烦。有一个修女,不禁辛酸地回忆起来,当年也是被人用同样的手段蒙骗,而终于落到了后来使她追悔莫及的地步。所以她非常同情这个清白无辜的小女孩,时常向吉特罗黛表示充满柔情和伤感的爱怜,来寄托自己的一腔凄楚的哀愁。吉特罗黛倒丝毫没有觉察有什么蹊跷。一切都依照原来的样子继续下去。

兴许,修道院里的生活将这样平平静静地走到它的尽头,倘使那里只有吉特罗黛一个女孩子的话。可是她的同伴中却着实有好几个人知道自己将来是要结婚的。吉特罗黛从小就被灌了满脑子的虚荣心,自以为高人一等,洋洋自得地向别人炫耀,她

将来定会当上女院长，成为修道院的头号人物。她千方百计想要引起别的女孩子对她的艳羡。但是她惊奇和恼怒地发现，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对此竟全然无动于衷。她沉浸在当女修道院长的幻想之中，面前展示的是威严、辉煌，但天地狭小、气氛冰冷的图景；而那些女孩子用来与之对抗的，却是一个多姿多采，令人目眩神迷的世界，一个充满婚嫁喜庆、觥筹交错、狂欢行乐以及游春赏景、盛装丽服、车水马龙的豪华世界。这些诱人的景象在吉特罗黛的脑海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使她思绪起伏，好像把刚刚采摘下来的一篮娇艳的花朵，置于蜂房前面，引得无数的蜜蜂不断嗡嗡一样。她的父母和师长一心只希望她对修道院发生好感，竭力在她的心田里培植自负倨傲的优越感，任其滋蔓；但是自从一种更加符合她的本性的理想在她的内心中萌发以后，她便身不由己地以火一般炽烈的激情去追求它。

为了不甘心在她的女伴们面前表现出低人一头的样子，同时屈尊让这种心血来潮的新念头来支配自己，所以她明确地对她们说，到了将来，除非她自己愿意，谁也没有权力叫她头戴黑纱，一辈子当修女；她不仅能够结婚，能够在王室中生活，享受人世间的荣华富贵，而且她所得到的幸福会远远超过她们任何一个人。她还说，只要她乐意，她就一定能如愿以偿。实际上，她现在确实渴望着世俗的生活。要当修女必须征得她的同意这一想法，在此以前一直悄悄地潜伏在她头脑的一个角落里，竟然连她自己也不曾察觉，如今却日甚一日地膨胀起来，显露出它的全部重要价值。她不时用这个想法来安慰自己，以便平平静静地沉浸在对未来的令人神往的幻想之中，体味它醉人的甘甜。可是，她的美丽的想象，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另外一个念头，就是她必须先改变父亲的想法，才能摆脱当修女的命运。而她的

父亲却早就抱定了要她在修道院中生活一辈子的主意，或者至少说，父亲已经认为她是同意了这一点的。每当想到这里，她的心就很不踏实，没有嘴上说的那么有把握。于是她把自己和那些有着别一样自信的女友们比较，心头不由泛起一阵阵痛楚的忌意，而当初她原以为她的一切是足以引起别人的艳羡的。她由嫉妒而恼恨她们，有时便对她们表现出鄙夷不屑的神气，有了些粗暴无礼的举动，说些尖酸刻薄的话语，来发泄她的满腔怨恨。由于她的兴趣、对未来的希望，毕竟是和她们一致的，所以她的心境有时也会暂时平静下来，又对女友们表示出亲昵的友好。有的时候，为着享受一些眼前的、实在的乐趣，吉特罗黛又为自己所受到的优渥待遇而洋洋自得，在女友们面前炫耀自己的高贵；有的时候，在恐惧和希望的频繁折磨下，她再也忍耐不住孤独的煎熬，便主动去找女友们，显出温柔和顺的样子，几乎是向她们乞求怜悯、友爱和勇气。

就在这种对自己和对别人不断进行的痛苦的内心搏斗中，吉特罗黛度过了她的少年时代，迎来了潜伏着危机的豆蔻年华。在青春时期，她的灵魂似乎完全被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占有了。这力量使她原先的种种欲望和理想的幼苗得到滋润、美化，获得蓬勃昂扬的生气。有时甚至改变那种种欲望和理想的面貌，把它们引上以前完全不曾料想到的方向。在此以前，吉特罗黛在对未来的梦想中，最执著追求的，只是世俗生活的流光溢彩的荣华富贵；而现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情感，充满着令人激动的柔爱，在她的心里躁动着。它起初犹如一层淡淡的云丝雾缕在她的心灵里飘浮，如今渐渐地扩展，已经完全包围了她的心灵。在她头脑的最隐秘之处，吉特罗黛建筑了一座光华、美丽的宫殿，她乐陶陶地隐居其间，躲开周围的现实生活。她依据少年时代混乱

的回忆，自己对外部世界极其有限的了解，以及从自己和女友们的谈话中所获得的认识，用奇特的方式虚构出某些人物。于是，她就和这些人物侃侃交谈，向他们请教，然后代替他们回答自己的问题；她又在这座缥缈、华美的宫殿里向那些人发号施令，接受他们对自己各种各样的顶礼膜拜。但是宗教的意识不时闯进这座宫殿，搅乱了她的那些光彩夺目，同时又把她弄得精疲力竭的美梦。人们向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灌输的宗教意识，她从小接受的宗教信念，丝毫没有把傲慢加以禁绝，反倒给她的骄傲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使它成为获取尘世幸福的手段。这样，宗教失去了它的本性，不复是宗教，而成为和其他虚幻的东西毫无二致的幽灵。在吉特罗黛的幻想中，这个幽灵有时会分外活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这位不幸的女子便被种种纷乱、扰攘的恐惧和一种模糊不清的责任感所压倒。她恍惚觉得，她厌恶修道院的生活，在选择未来的道路时，违抗她长辈的意旨，这确实是她的罪过。因此，她又暗暗许下誓愿，决心自愿遁迹于修道院，以此来洗刷自己的过错。

依照当时的宗教规矩，一个年轻女子倘若要出家当修女，就必须先由一位充当修女代理人的教士，或者一位教会的代表，对她进行考核，以求查实当修女可是她自觉自愿的选择；而且，她首先应当正式递呈一份申请书，向教会的代表声明自己的意愿，一年以后，考核方能进行。几个修女接受了一项不光彩的任务，趁着我们方才叙述的那个当儿，引诱吉特罗黛抄写了一份早已替她起草好了的申请书，让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使她丝毫不去怀疑这一举动是作茧自缚。她们为了顺利地让她就范，还三番五次地开导她，说这纯粹不过是一种形式（事实上的确如此），它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事情完完全全取决于以后考

核的时候，她将采取怎样的态度。但是，她的申请书或许还没有递到教士的手里，吉特罗黛已经痛悔了，她责怪自己干了一件蠢事。然后，她又自责自己的这种懊悔。她就在这样两种矛盾思想的纠缠下，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把这件事情瞒过了女友们。有时她生怕同伴们不赞成她的善良的意愿，有时她又觉着羞愧，不愿承认自己的软弱。末了，卸掉沉沉地压在心头的重负，请求女友们给予帮助和支持的愿望，终于占了上风。

当时还有另外一条规矩，一个女子若是志愿终身事奉宗教，必须离开她接受教育的那座修道院，回到家里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至少生活一个月的时间，才能获得参加考核的资格。吉特罗黛呈递申请书一年以后，她得到了通知，说过不了多久她就可以离开修道院，回到父亲的身边，安度那一个月的时光，履行为了完成她已经开始的事业所必不可少的手续。亲王和家里的人都以为这件事已经顺利解决，一切都已安排停当了似的。但是吉特罗黛却另有打算，她不但拒绝再向前迈出一步，而且正暗自思虑从现在这个地步倒退回去的办法。她左思右想，陷入了彷徨窘迫的境地。于是她决定向同伴中平素最坦率、最能给别人出好主意的一位女友吐露她隐秘的心愿。那位女友劝她，既然她缺乏勇气当着父亲的面理直气壮地说一声“我不愿意”，那就不妨写一封信给父亲，详细申述她现在所取的态度。在这个世界上，无需偿付代价的帮助是极为罕见的，吉特罗黛也就不得不忍受同伴对她的懦弱的种种尖刻的嘲笑。她和四五个知己女友秘密地商量了一番，悄悄地写了封信，通过细心研究出来的途径投送了出去。吉特罗黛怀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等待着父亲的答复，但是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回音。几天以后，女修道院长派人

把她叫到自己的房间，用含着责备、怜悯的脸色和神秘的口气，隐隐约约地向她暗示亲王的雷霆之怒和她所犯的过失，同时又让她明白，只要她今后检点自己的行为，仍然可以指望得到亲王的宽恕。年轻的女郎顿时明白了院长的意思，不敢再进一步去打听了。

吉特罗黛热切盼望而又如此害怕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她虽然晓得此去犹如参加一场战斗，然而，离开修道院，从把她禁锢了整整八年的围墙里走出来，乘坐马车奔驰在广阔的田野上，重返城市和家园，这一切都使她无比振奋，心头感到一阵阵激动的战栗。至于说到面临的战斗，可怜的姑娘准备采取女友们替她想好的计策，早已打定了主意，或者按照现在的说法，已经制定了计划。“假使他们想逼迫我，”她暗自思忖，“那我一定不要动摇自己的决心，我对他们要温顺、尊敬，但决不屈从于他们的意志。他们休想再从我嘴里掏出‘愿意’两字，我无论如何是不会说的。假使他们对我确实是一片慈善心肠，那我会以加倍的善心对待他们，会在他们面前痛哭流涕，苦苦哀求，打动他们，博取他们的同情。归根到底，我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只恳请他们别让我在修道院里葬送终身。”

但是，正像类似的预见常常会落空一样，吉特罗黛假设的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她的父亲，家里的其他人，都闭口不谈她递呈的那份申请书，也绝不提起她改变主意以后写给父亲的那封信，而且也不向她提出任何的建议，既不用柔爱来安抚她，也不声色俱厉地申斥她。父母亲整天价摆出一副严肃、忧愁和阴沉的脸色，却并不对她说明这是什么缘故。但是看得出来，在他们的眼里，她是一个有罪的人，一个干下了极不体面的事情的人。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父母亲似乎已经实际

上把她从家里革除了出去，仅仅为着让她知道她的命运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才继续和她维持着联系。吉特罗黛只有很少的机会，而且是在规定的时间里，才能和她的父母亲、长兄相聚。他们三个人显得分外的亲昵、融洽，这使孤零的吉特罗黛愈加觉着凄恻难忍。没有一个人和她说话，当她偶尔壮起胆子，怯生生地插上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时，他们要末干脆不予理睬，要末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非常轻蔑地瞟她一眼，或者向她投去严厉的一瞥，作为对她的回答。倘若她再也不堪忍受如此痛楚的、令人屈辱的冷漠，执拗地要求得到一点天伦之乐，希冀获得少许的怜爱，他们顿时就会转弯抹角但又异常明确地触动她的痛处，让她清楚地意识到，事情正在于她是否遵守当修女的誓愿。她若是想要重新赢得他们的爱，就应忠于誓言，舍此没有别的法子。吉特罗黛自然不愿接受这样的条件，她不得不忍痛摒弃他们流露出来的、她如饥似渴地祈求的一丁点儿怜爱，重新落进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的境地，而且依旧蒙受着她似乎犯下了罪过的耻辱。

周围的种种情景给吉特罗黛的感受，和她内心深处一直盘踞着、如今仍由十分活跃的甜蜜的幻想形成了令人痛苦的对照。她原先曾指望，在父亲的豪华富丽、宾客如云的宅邸里，她至少可以领略到些许她久已向往的欢乐。然而，她完全失望了。她如今与世隔绝，仍过着像修道院一般严格、彻底的隐居生活。出外散步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从宫室到邻近的教堂，有一条不长的过道相连，这样使她离开家门，上街走走的唯一机会也被剥夺了。平时她所接触的人，比起在修道院里的那些同伴，不只愈加少了，而且更加枯燥乏味，令人讨厌。每当仆人禀报有客人来访，吉特罗黛就得赶紧回避，登上顶楼去跟几个老妈子作伴；倘

若客人们还没有散去，她就留在那儿用膳。那班仆人全看主人的眼色行事，一言一行都秉承亲王的意旨。吉特罗黛很想以一种落落大方，亲切随和的态度对待他们。她如今落到这般可悲的处境，他们若是能够平等待她，对她怀有哪怕一星半点的情感，她也就感激不尽了。她有时不得不委屈自己，像乞求施舍似的讨好他们，但回报她的始终是毫不掩饰的冷淡，尽管伴随着某种做作的恭敬。这往往使她更加伤心。

这时候，吉特罗黛渐渐地察觉，在仆人当中，有一个青年显得与众不同，对她表露出特殊的尊敬和同情。青年的举止行为中蕴涵的某种东西，使她仿佛觉得，这正是长期以来她在自己的幻想中所强烈追求的，也符合她理想中的人的品格。渐渐地，这少女的态度发生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新的变化。她一反常态，变得文静了，同时又格外的心慌意乱，好像她意外地寻得了一件于她极其珍贵的宝物。一种无法遏止的愿望时时刻刻驱使她去玩赏它，但又唯恐被别人识破。对她的监视比以前愈发严密了。有一天早晨，吉特罗黛正在匆忙地折叠一张信笺，上面写了其实最好不要去写的字句，不晓得怎么被一个女仆发现了。经过一番争夺，这封信落到了女仆的手里，随即被呈送给了亲王。

吉特罗黛听见了父亲的脚步声，一阵强烈的恐惧震撼着她，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她此刻的惊骇心理，因为他毕竟是父亲，狂怒的父亲。她觉得自己真地成了一个罪人。当她看见父亲满脸怒容地站在她的跟前，手里捏着那张信笺，她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更不必说进那座修道院了。父亲寥寥数语，却足以令人震惊恐惧：他吩咐把她禁闭在那间屋子里，由那个告发的女仆看守；但这不过是一个开端和临时措施，看来将来还有进一步的惩罚，由于惩罚方式尚悬而未决，因此更其可怖。

那个年轻仆人自然立即被驱逐了。对他也进行了威胁，倘若他随便什么时候胆敢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一星半点，一定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亲王对他这么警告之后，伸手又赏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给他胆大妄为的举动留下一个纪念，也免得他以后到外面去炫耀自己。驱逐仆人的借口是很容易找到的；至于吉特罗黛，他们便散布说，她身体欠佳。

羞愧、追悔以及对未来的恐惧，一齐折磨着吉特罗黛，使她的一颗心怦怦地狂跳不已。那个女仆成了她的唯一的伴侣，她痛恨这个女人，她的罪过的见证人，使她横遭灾祸的罪魁。女仆也痛恨吉特罗黛，因为她的缘故，才落了个看守犯人的倒霉的差使，天晓得要到哪一天才能脱身，而且还要一辈子保守这件令人胆战心惊的秘密。

最初涌现的纷乱的思绪渐渐地平静下来。但是随后这些念头又交替地在吉特罗黛的心头泛起，它们不断地滋长，变得十分清晰，而且时时刻刻痛苦地扰攘着她。

父亲那么凶狠地威胁她，可他暗示的惩罚究竟是什么呢？在吉特罗黛天真幼稚、像一盆火似的燃烧着的思想里，幻化出千百种奇奇怪怪的惩罚方式。她觉得最可能的惩罚是把她重新送回蒙札的修道院，并不再以一位高贵小姐的身份受到尊崇，而是作为一名罪人被幽禁起来。唯有上帝晓得要在那里度过怎样漫长的岁月，忍受何等屈辱的待遇！在这种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痛苦的念头之中，最令她恐惧的、致命的痛楚，或许就是她害怕将蒙受耻辱。

那封使她招致厄运的书信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断地在她的脑子里萦回。她悲哀地想到，这封信尚没有来得及送给收信人，就落到了另外一些始料未及的人的

手里;他们细细地读了信,反复推敲它的字句,很可能她的母亲,或者她的长兄,或者天晓得还有别的什么人,已窥见了其中的隐情。跟这件事情相比较,她觉得其余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了。

那个使她蒙受奇耻大辱的年轻人的形象,也时常来骚扰她的心。这个形象的突然出现,使她的心里起了奇特的应和,它同周围那些死板的、冷冰冰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比较,是何等的不同啊!然而,她无论是想起他的超群的人品,还是回味那稍纵即逝的欢乐的时刻,眼前凄怆的情景立即牵动她的心肠,阵阵作痛。因此她竭力克制自己,渐渐地放弃了对那个形象的思念,放弃了对往事的回忆。她也不愿意再久久地怀着欢欣的心情,去沉浸在从前那些五色缤纷的、充满甜美奇趣的幻想之中,因为这与她的现实的遭遇,与她的未来的命运,相距实在太遥远了。对于吉特罗黛来说,如今能够庇护她的唯一堡垒,能够使她平安地、体面地隐居的唯一场所再也不是那种虚幻的空中楼阁,终究还是修道院。只要她下定决心,在那里终身伺奉天主就是了。她毫不怀疑,一旦作出这样的抉择,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一切过错都将一笔勾销,她的处境顷刻之间便将根本改观。诚然,她多少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是与这个意思势不两立的。但情势毕竟大不相同了,她现在已经坠入了黑暗的深渊,她把时时害怕落到她头上的惩罚,与那绕着高贵、荣耀的光环,令人敬重的修女生活比较,于是在她的眼里,那修道院似乎变成了甜蜜的人间乐园。

有时,另外两种不同的心情促使她缓和了她以前的厌恶心理:一忽儿,她悔恨着自己所犯的过失,从而产生一种索性去献身宗教的柔弱的、奇异的心情;一忽儿,在那个监护她的女仆的恶劣态度的刺激下,一种混和着凄怆和傲慢的心情充溢着她的

全身。说实在的，女仆的恶劣态度经常是吉特罗黛引起的。为着报复，女仆有时用残酷的刑罚来恫吓她，有时提起她的过错来数落她。过后，女仆忽然心血来潮，做出一副格外善良的样子，以保护人的口气对她表示体贴，这比羞辱更加引起吉特罗黛的憎恨。在这种种情况下，吉特罗黛多么希望挣脱看守人的魔爪，重新占据一个足以蔑视那个女人，对她的势利冷酷和假惺惺的怜悯嗤之以鼻的高贵地位。这种愿望愈来愈强烈，愈来愈急切，以致吉特罗黛觉得，凡是能帮助她达到这一目的的一切，全是美妙可爱的了。

吉特罗黛就这样像囚徒似的度过了四五天的漫长日子。一天早晨，女仆又放肆地对她做出无礼的举动，吉特罗黛突然受到了一种极度憎恶和愤怒感情的控制。她躲在房间的一个角落，用双手捂住脸孔，站了一会，把满腔怒火硬是压了下去。她觉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不可待地需要见到另一种脸孔，需要听到另一种声音，需要领受另一种待遇。她不由得想起了父亲，想起了家里的亲人们，想到这里，她的思想惊骇地退缩了。可是，她同时想起，要与他们言归于好，归根结蒂，全取决于她的意愿。于是一股强烈的喜悦的激流，突然在全身奔涌起来。接着，对自己的过失无比懊悔和羞愧，因而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的愿望，也在她的心里翻滚起来。这并不是说她已作出了最终的抉择，而是说，这些念头还从来不曾在她的内心深处点燃起如此炽烈的火焰。她站起身来，走到书桌跟前，拿起那支给她带来灾祸的笔，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充满了热情与沮丧，悲痛与希望，恳求父亲宽大为怀，饶恕她的罪过。她在信中还表示，她心甘情愿而且愿无条件地去做父亲要她做的任何事情，因为只有父亲才能给她这样的恩惠。

第　十　章

常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心灵，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灵，只消意外地受到小小的爱抚，便会轻易地和盘托出通常被称作善良和自我牺牲的东西，正像一朵刚刚绽放的花儿，悠悠地摇晃着它的纤弱的花茎，总是准备把它的芬芳，奉献给那最先吹拂它的和风。这种向善的倾向原本应当赢得人们的尊重与敬服，可是偏偏有些居心不良的势利人，虎视眈眈地守着这样的时机，乘势来实现自己的卑劣的图谋。

亲王读着吉特罗黛的信，心里立刻明白，通向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的道路已经打通。他想，必须趁热打铁，于是派人去叫吉特罗黛来见他。吉特罗黛走了进来，连抬头看父亲一眼的勇气也没有，径自在他的跟前双膝跪下，用异常微弱的声音说道：

“请宽恕我！”

亲王做了个手势，要她站起来，但是用一种使吉特罗黛感觉不到一点安慰的声音回答说，单单希望和请求得到宽恕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一个犯了过失而害怕遭到惩罚的人最乐意、也最容易这样去做；归根到底，她必须用行动来表明，她配得上得到别人的宽恕。

吉特罗黛用颤抖的声音温顺地问道，她应当做些什么事情才好。亲王（我们觉得他此刻实在当不起父亲这个称呼）没有直接回答，却开始不厌其烦地历数吉特罗黛的过错。这些话蜇得可怜的姑娘的心痛得慌，就像一只粗鲁的手硬是去揭一处伤疤。亲王接着说，当初……虽然……他也曾想给她物色一个体面的丈夫，去过世俗的生活；但如今她自己在这条道路上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像他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贵族，说什么也不愿意把品行上留下了污点的女儿嫁给别的高贵人家。

可怜的姑娘精神完全颓丧了，于是亲王说话的口气和言语渐渐地显得温和了。他继续说道，犯了任何过失都会有拯救的法子，都可以获得同情的宽恕。而对于她来说，拯救的法子是再清楚不过了：她应当明白，这次可悲的事件就是给她敲响的警钟，尘世的生活对于她实在是太危险了……

"啊，是的！"吉特罗黛喊道。她因为恐惧而不禁浑身一颤，羞愧和此时突然涌上心头的温顺的情感，痛苦地煎熬着她。

"啊，你也终于明白了。"亲王随即继续说下去，"好吧，过去的事情也不必再谈了，一切全都了结了。你已经作出了唯一正确而体面的决定。既然你这样自觉，这样诚恳地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就由我来圆满地结束这件事，使大家都称心满意，你从此也可有个异常美好的前程。这也是我要尽的一份责任。"

他这么说着，拿起桌上的铃摇了几下，吩咐进来的男仆道：

"请太太和公子马上来见我。"随后，他又继续对吉特罗黛说：

"我想尽快地让他们分享我的喜悦；另外我要所有的人从现在起都按照应有的礼节来对待你。以前你一定觉得我这个做父亲的过于冷酷无情，但从今以后，你会感到我是一个温柔慈爱的

父亲。”

听到这一番话语，吉特罗黛心中猛然一惊，几乎昏厥了过去。她想弄个明白，从她嘴中勉强吐露出来的“是的”这两个字怎么会具有如此沉重的分量，现在她苦苦寻思一个如何收回她的许诺或者把它的意义尽量缩小的办法。但是亲王的劝导显得那样天衣无缝，他是那样喜不自胜，那样仁慈和善，吉特罗黛反倒不敢再吐出哪怕会稍稍损害这一局面的片言只语。

过了片刻工夫，亲王夫人和公子进来了。他们瞧见吉特罗黛，不免用一种疑惑惊奇的目光打量她。但是亲王喜气洋洋、笑容可掬的神气似乎暗示他们采取同样的态度。只听亲王说道：

“啊，迷途的羔羊，但愿这个字眼意味着那段令人伤心的历史的结束。你们瞧，吉特罗黛给我们家庭带来了安慰。她再也不需要别人帮她拿主意了。我们为了她的幸福对她寄予的希望，如今成了她的志愿。她毅然下定了决心，而且已经让我明白，她决意……”

吉特罗黛这时用惊慌和央求的目光凝视着父亲，分明是请求他别再说下去，但亲王很得意地接着说：

“她决意要出家作修女。”

“好极了！真是好样的！”亲王夫人和公子同时喊出声来，一先一后去拥抱她。

受到这样的祝贺，吉特罗黛的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而他们却以为这是她宽慰喜悦而流下的泪水。亲王乘机说明他将如何使女儿未来的生活充满欢乐和光彩。他还谈到她在修道院和当地定可享有的特殊的荣誉，她在那里将是这个高贵的家族的代表，是一位真正的郡主；一旦到了成熟的年龄，她自然会登上修道院院长的位置，而在这之前，她不过名义上是院长的下属而

已。亲王和公子又不断向她表示庆贺，又把她夸奖了一番。吉特罗黛恍如置身梦中。

“看来我们该选定一个日子，去蒙札跟院长谈谈。”亲王说道，“她一定会无比欣喜。我敢向你们保证，整个修道院都将感谢吉特罗黛给她们带来的荣誉。不过……我们今天就去不更好吗？吉特罗黛一定也很乐意去城外呼吸点新鲜空气。”

“是啊，我们今天去吧。”公爵夫人应声道。

“我马上就去安排。”公子说。

“可是……”吉特罗黛怯生生地说。

“慢着，别着急！”亲王接过话茬，“我们还是让她自己决定吧，或许今天她觉得不太适意，宁愿等到明天再去。你说，你愿意今天去还是明天去？”

“明天。”吉特罗黛用微弱的声音回答。她觉得只要多拖延一点时光，就有可能再做点什么事。

“明天。”亲王庄严地宣布，“她已经决定明天去了。现在我该去见那位教区神甫，跟他谈妥考核的日子。”

说罢，亲王离开了府邸，果真去见那位神甫——这于他确实是一个相当谦卑的举动。他们约定，神甫两天以后来主持考核。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吉特罗黛没有片刻的安宁。她多么想让她那颗如此激动、慌乱的心平静下来，清理一下犹如一团乱麻的思绪，细细反省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精心筹划今后应当去做的事情，弄清楚自己的意愿和决心，把那一经发动起来便势不可挡地急速运转的机器停顿下来，哪怕停顿片刻工夫也好。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各式各样的事情就像链条上连锁的小环，没完没了地来打扰她。亲王走了以后，母亲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间，让伺候自己的女仆给她梳洗了一番，又替她更换衣装。这

件事情尚未完结，仆人进来禀报，午宴已经准备停当。吉特罗黛朝餐厅走去，恭候两旁的仆人们忙不迭地向她鞠躬致意，好像是向她祝贺恢复健康。她见到了好几位亲朋至友，他们是亲王匆忙中特地邀请来和她共庆两件大喜事的：她的病体的痊愈以及她选择了美好的志愿。

当时，人们都称呼矢志当修女的女子为新娘，所以吉特罗黛一露面的时候，大家都这么称呼她，从四面八方向她道喜。吉特罗黛得不断感谢他们的祝贺，但她心里异常清楚，她的每一次感谢都意味着接受和确认既成的事实。但是，她又怎能用别一种方式来表示呢？宴席刚散，又该乘车游玩去了。她和母亲，还有两名共进午餐的舅舅，乘坐一辆马车。按常规兜了一圈以后，马车拐入马利纳大道，朝如今被一座公园占据的广场驶去，那儿是贵族们闲得发慌的时候，乘坐马车去散心解闷的场所。受着当天气氛的感染，两位舅舅也亲切地和吉特罗黛交谈。其中的一位好像更加熟悉这儿的情况，对街上的每一个人物，每一辆马车，每一种服饰，无不了如指掌，不时地对这位绅士或者那位贵妇人指指点点。突然，他朝吉特罗黛转过身子，说道：

"啊，你这个小机灵鬼！你把人世间的一切烦恼统统抛掉了，却把我们这班可怜的庸人留在了空虚无为的尘世。你躲到一边去安享清静有福的生活，坐着马车进入天国。"

薄暮时分，他们回到了府邸。仆人们赶忙手持火炬出来迎接，而且禀告说，许多来访的客人都在恭候他们。有关吉特罗黛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亲朋族党纷纷赶来表示自己的心意。他们走进了客厅，吉特罗黛顿时被包围了。她是众人心目中一尊偶像，一件供人娱乐的玩具，一个牺牲品。每一个人都出于自己的需要，竭力和她拉关系：有人表示以后要常常去修道院看望

她，有人说那修道院长是他的亲戚，有人声称和院长是至交，有人称赞蒙札气候温和宜人，有人眉飞色舞地预言，她将来在那里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也有人请求她以后常常送他甜食。还有几个未能接近被团团围住的吉特罗黛，心中着实觉得懊丧，便拼命寻找机会朝她身边挤去，直到如愿以偿。热闹了好一阵子，客人们才逐渐告辞，心满意足地离去，只留下吉特罗黛和她的双亲、兄长。

"终于，"亲王说道，"我满意地瞧见了我的女儿受到了符合她的身份的礼遇。但是也应当承认，吉特罗黛今天的表现非常得体。她的举止行动表明，她将来登上修道院长的尊位，荣耀我们的家族，也不是一件难事。"

他们匆匆地用了晚餐，准备早些就寝，也好第二天一早就起程。

吉特罗黛心底突然涌起一阵悲哀和愤怒，同时众人对她的种种恭维又使她多少感到骄傲。她回想起监护她的老妈子对她的虐待，她清楚地晓得，除去那一件事情，父亲如今乐意满足她的一切愿望。她决定利用自己现在受到宠爱的有利条件，至少让这痛苦地折磨着她的怨恨的感情痛痛快快地宣泄一下。于是她流露出一种异常嫌恶的情绪，表示绝不再愿和老妈子住在一起，又慷慨激昂地诉说老妈子的各种恶劣行径。

"岂有此理！"亲王发怒了，"她竟敢对你这般放肆！明天，明天我要好好地教训她。你放心吧，这件事由我替你作主了，我会叫她懂得，你是什么样的人，她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怎么说，我所疼爱的女儿绝不应当在自己的身边见到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他随即唤来另一个女仆，叫她去好生伺候吉特罗黛。

吉特罗黛体味着这成功的报复给她带来的愉快，但她惊奇地发觉，跟原先所希望的比较，她得到的满足是微乎其微的。一种她无法排解的不祥的念头笼罩在她的心头。这一天她在通向修道院的道路上走得够远的了。她清醒地意识到，假如现在想要反悔，倒退回来，那一定要有比几天前更大的勇气和决心，而如今她已丧失了。

陪伴她回到卧室的女仆，在亲王府生活了许多年，是公子小时的保姆，并一直照料他长大成人。她把自己的全部希望、欢乐和荣誉都寄托在公子的身上。亲王这一天作出的决定使她兴奋不已，她似乎觉得自己又成了一个有福的人。吉特罗黛不得不硬着头皮领受她的祝贺、夸奖和劝说，听她叙述亲王的姐妹和姑妈也当了修女，而且生活得很愉快。因为她们出身高贵门第，始终受到极大的尊敬；她们也一直善于同外界的世俗生活保持联系，而在修道院探访室里享受的东西，就连那些最高贵的太太们也无法在自己的客厅里得到。老婆子又向吉特罗黛说，一定会有许多人上修道院去拜访她，有朝一日她的兄长结婚了，自然也会带着雍容华贵的新娘去看望她。那时候，不只是修道院，恐怕整个小城都会轰动起来。老婆子一面给吉特罗黛宽衣，一面喋喋不休地说着。吉特罗黛躺到了床上，迷迷糊糊地入睡了，她依然在饶舌。困倦压倒了吉特罗黛，她沉入了梦乡。但她的梦境也是叫人惶惑不安的，像飘飘忽忽的迷雾，充斥着各种各样悲伤的形象，整夜都如此，直到第二天清晨老婆子尖利的声音叫醒她，催促她赶快起身准备到蒙札去为止。

"快起来吧，新娘小姐！天已经亮了，您得先更衣、梳洗，至少要一个钟点。佣人们比平常早四个钟头喊醒了亲王夫人，她正在梳妆打扮呢。公子早上就去了厩房，已经回来了。他一切

都准备停当，只等和你一起上路。这年轻人简直像野兔子一样敏捷，是个机灵鬼。唉，打小时候起他就显得这么伶俐。我一手把他领大的，所以才敢这么肯定地说。不过他既然准备停当，就不该让他久等，因为他虽说是世上性情最温和的人，但今天让他久等也容易失去耐心、大动肝火的。可怜的公子，生来就养成了这样的脾气，我们也只好将就他算了。再说，这一回他真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为了您的事忙碌到这种地步。如果谁这个时候去冒犯他，那真是活该倒霉！除了亲王，任何人他都不放在眼里。他只听命于亲王，而且有朝一日他自己也要当亲王的。不过，这一天最好尽量来得晚点。啊，快起来吧，快起来吧，小姐！你为什么中了魔似的瞧着我？这时候该离开小窝了。"

吉特罗黛刚刚苏醒的意识里一旦显出暴躁不安的兄长的形象，万千缭乱的思绪，仿佛一群麻雀突然遇见一只大鸢，顷刻间狼狈地逃窜了。她听从了女仆的劝告，匆匆穿上衣服，又让那老婆子给她梳洗一番，赶快来到父母亲和兄长正在等候着她的客厅里。他们让她在一张安乐椅上落座，给她倒了一杯巧克力茶，这个举动在当时隐含的意思，如同古罗马给男孩子穿上长袍一样。①

仆人进来禀报车马已经备好的时候，亲王把女儿叫到一边，对她说道：

"打起精神，吉特罗黛！你昨天是个好样儿的，今天你应当表现得更出色。你这是到你将来要出人头地的修道院和小城去亮相，事关重大。他们在那里等候你……"前一天亲王已经派人

① 在17、18世纪，巧克力茶系珍贵的饮料，孩子们在成年之前不得饮用。按古罗马的习俗，男子年满17岁，便可着长袍，表示他已成人。

去通报女修道院长，这自然是不消说的。“他们在那里等候你，千百双眼睛都盯着你！你要显得既庄重文雅，又从容不迫。女院长定会询问你的志向，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形式。你就回答她，你恳求接受你到修道院伺奉天主；在这座修道院里，你受到了充满慈爱的教育和特别的关注，实际的情形也确实如此。这几句话算不上长篇大论，但你必须说得十分自然，免得人家说闲话，以为这都是别人硬塞到你嘴巴里去的，并不是你自己的意思。修道院的人对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件事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家庭的秘密，应当埋葬在我们家里。你千万记住，不可露出一副懊悔、犹豫的模样，否则会惹起别人的怀疑。要让众人明白，你的血统是多么高贵。你既要保持尊严的仪态，又要谦虚。可要记住：一旦出了家门，到了修道院，再也没有什么人比你更高贵的了。”

亲王匆匆走了，并不想等待她的回答。吉特罗黛、亲王夫人和公子跟随在他后面。他们走下台阶，登上马车。人世间的苦恼与忧愁，修道院怡然安乐的生活，尤其是贵族家庭出身的女子将会饱尝的辛酸与欢乐，成了他们一路上谈论的话题。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亲王又重新向女儿作了一番指示，不止一次地提醒她如何回答可能遇到的问题。

马车驶进了蒙札城，吉特罗黛的心紧缩了。幸好有几个她素不相识的绅士喊住了马车，用她听不真切的话语，向亲王表示祝贺。这暂时缓和了她的紧张心理。他们继续赶路，车子用近乎步行的速度向修道院缓缓进发，道路两旁站满了从四面八方拥来看热闹的人群，一齐向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车子在修道院的高墙和大门外停住了，吉特罗黛的心又愈加慌乱地跳动起来。他们下了车，仆人们在前面开道，竭力驱赶四周围观的群

众。在众目睽睽之下,可怜的吉特罗黛小心翼翼地注意着自己的举动。最叫她心慌意乱的是父亲那双眼睛,她极其害怕瞧见它们射出来的威严逼人的目光,但又禁不住时时紧张地睃上一眼。那双眼睛好像一副看不见的缰绳,控制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束缚着她的每一种表情。

他们穿过修道院的第一进院子,来到第二进,只见内院的大门洞开,修女们都站在那里迎候。女院长由一群上了年岁的修女簇拥着,站在最前面;其他修女排成凌乱的队形,站在后面,有几个年轻的还踮起脚尖,仰着脖子张望;那最后边是辅理修女们,全站在长凳上。在身穿黑袍的修女中间,有着莹亮眼睛和稚嫩脸孔的,那是修道院里最机灵、大胆的见习生,她们在修女队伍里钻来钻去,硬是挤出一个洞或者一条缝来,也好瞧上一眼这番热闹景象。人群中发出欢呼的声音,许多修女双手挥舞着,表示欢迎和喜悦。

走到大门口,吉特罗黛在女院长面前止住脚步。女院长和她寒暄几句,便以欣慰而庄重的神色询问,她是抱着怎样的愿望来修道院的;并且说,在这块地方,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挠她的愿望的实现。

"我到修道院来……"吉特罗黛回答道,但当她正要说出那几乎会无可挽回地决定她命运的话时,忽然犹豫不决了。她的一双眼睛呆呆地看着面前的人群。这当儿,她瞥见了她原来的一个亲密的女友,女友正用一种怜悯而又融合着狡黠的神情瞧着她,仿佛是说:啊,这大胆的女子竟也落得这样的下场!那讥刺的目光顿时唤醒了她心头沉寂的种种情愫,使她重新获得了一些已经失去的勇气。她正想随着编造一个跟父亲给她的指示很不一样的回答,可是她抬头瞧见了父亲的脸孔,那脸孔分明敦

促她赶快按她已作出的决定回答。她感受到了那脸色中隐含的如此阴森可怖的严峻，如此令人胆战心惊的焦躁。她张皇失措了，仿佛是为着逃脱恶魔的追逐，于是横下心来，慌忙接着说：

“我到修道院来是请求恩准我穿上神圣的黑袍，出家修行。在这座修道院里，我曾接受了完美的爱的教育。”

女院长随即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十分抱憾，因为规章不允许她立刻作出答复，这件事必须先获得上司的认可，然后由院里的姐妹们表决，一致同意才行；不过这里的人都很清楚地晓得吉特罗黛的虔诚的感情，所以她尽可安心，确信很快会得到佳音。目下却并没有什么规章可以阻止女院长和修女们对她的请求表示感奋，于是爆发了一阵夹杂着赞扬与欢呼的聒噪。当即有人捧来装满蛋糕、糖果的大盘子，首先奉献给吉特罗黛，随后又递给她的双亲。一些修女享用着甜食，另外一些便纷纷向吉特罗黛的母亲、兄长表示祝贺。女院长叫人告诉亲王，请他去客厅相见，她将在那里等候。她由两名上岁数的修女陪同前往，当她见到亲王到来，便对他说道：

“亲王大人，遵照我们这里的规章……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手续。虽说在这件事情上……但我不能不告诉您……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女孩子请求出家修行……作为一个院长——我承担这个重任自然是很不相称的——有责任提请做家长的注意……他们即便出于无意……胁迫女儿采取违心的举动，将受到逐出教门的惩处。请您原谅我……”

“那是当然的，当然的，高贵的嬷嬷，我钦佩您办事的认真。您说得太正确了……可是请您不要怀疑……”

“噢，请别误会，亲王大人……我这么对您说完全是出于我必须履行的职责……况且……”

“是的，是的，尊敬的院长。”

两人作了这样简短的交谈之后，便互相恭敬地施礼，似乎他们都不乐意继续这种单独的谈话。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随从队伍里，一个朝修道院外边走去，另一个留在门槛里边。

“喏，我们该走了。”又闲话了几句，亲王说道，“吉特罗黛很快就要享受到和这些善良的姐妹们作伴的莫大快乐。但今天我们过于打扰她们了。”

说毕，他鞠了一躬。他们又彼此祝愿了一番，亲王带着一家人上路了。

在回家的路上，吉特罗黛一点儿也提不起谈话的兴致。她对自己迈出的这一步感到吃惊，又为自己的怯懦无能觉得惭愧。她痛恨别人，也痛恨自己。她悲伤地暗暗思量，以后可还有什么机会让她说出一个“不”字？她朦胧而又羞怯地向自己许诺，以后遇上这个机会，或者那个机会，也许别的什么机会，她一定要表现得坚定和果断。她这么胡思乱想着，却不敢抬起头来，生怕见到父亲那威严逼人的目光。可是当她小心翼翼地打眼角瞄了父亲一眼，这才终于明白，父亲的脸上并没有一丝怒意，倒是分明显露出异常满意的神情，她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征兆，因此刹那间感到异常高兴。

回到王府，他们忙着更换衣着，重新梳洗，然后又是午餐，走访几处亲友，乘马车兜风、叙谈、晚餐。用过晚餐以后，亲王便谈起了一个新的问题：替吉特罗黛物色一位教母。所谓教母，就是由父母亲聘请一位妇人，在女儿提出申请和正式出家的期间，充当她的保护人和伴侣，陪她游览教堂、公共场所、城镇、神庙以及社交活动场所。总之，光顾城里和附近各个最有名气的场所，消磨时光，也好让年轻的女子在立下不可更改的誓言之前，再见识

一下她将永远摒弃的东西。

"该请一位教母了，"亲王说道，"因为修道院委托的神甫明天就要来举行考核，接着，修道院很快会召集会议，正式批准吉特罗黛作修女。"

他说话的时候，身子转向夫人。她以为亲王请她发表意见，便开口说道：

"也许，最好是请……"

但亲王断然打断了她的话：

"不！不！夫人，最要紧的是那教母应当是将要出家的女孩所中意的。虽说按照惯例都是由父母来选择，不过吉特罗黛如今已是个事理通达、思虑周详的孩子，这一回完全可以为她破例行事。"他一面说，一面转身向着吉特罗黛，仿佛要表示一种特殊的恩赐，继续说："今天晚上在这里聚会的每一位妇人，全有资格来做我们这样家庭的教母。我并且相信，她们当中找不出一个人，会不把中选引以为极大的荣幸。现在，你就自己挑选吧。"

吉特罗黛心里明白，由她自己物色一位教母，意味着又一次表明自己的承诺。但是父亲的提议是如此郑重其事，以致她若是拒绝，哪怕是很委婉的，也会被视为一种轻慢无礼的举动，或者至少是任性、放纵的行为。于是她又迈出了这一步，从那些晚上聚会的妇人中挑选了一名她最中意的。那位妇人对她比任何人都显得更加温存，不断夸奖她，用异常亲切、热情和关心的态度和她交谈，虽然是和她初次见面，却仿佛有很深的交情似的。

"啊，你真有眼光！"亲王高兴地说道，他看中并希望她选择的正是这位妇人。不晓得这是有意的安排，还是事出偶然，反正这很像一个变戏法的人，把许多张纸牌在你眼前晃了一下，请你随意抽出一张来；可是因为他的动作出奇的巧妙，致使你只能抽

出一张他做了手脚的牌，从而他能准确地猜出它。那位妇人整个晚上都和吉特罗黛呆在一起，形影不离，想方设法赢得她的好感。这样一来，挑选教母的时候，她就很难再想到别的候选人了。那妇人对她表示如此特别的关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她早已看上了亲王的长子，想让公子作她的乘龙快婿；所以亲王家里的事情简直同她家里的一般，不消说她很自然地对亲爱的吉特罗黛发生了兴趣，对她就像亲骨肉一样。

第二天，吉特罗黛醒来以后想到的头一件事情，是神甫要来举行的考核。她正在暗自思量：是不是能够在这决定命运的关头，抓住时机，推翻既成的事实？而且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时，亲王忽然差人来唤她。

"鼓起勇气来，我的孩子！"亲王对她说道，"直到目前你的表现是非常好的，今天就要圆满地完结这件事。在此以前所做的一切，全是出于你自己的意愿。倘使在这期间你曾经有过什么疑虑，起过什么翻悔的念头，以及年轻人常有的心血来潮的想法，你应当早就说个明白。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也就绝然容不得再要一点儿小孩的脾气。那善良的神甫今天上午就要来了，他会对你的志愿提出上百个问题，你可是自愿要去当修女啦，出于什么动机啦，还有我现在也说不上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倘使你回答他的时候稍稍流露出来一点三心二意的神情，他会揪住你无休止地问下去，天晓得什么时候才有个完结。这也一定会叫你觉得讨厌和痛苦，还会由此引来另一种更加严重的灾难。你伺奉天主的愿望已在大庭广众之间作了种种的表示，你的任何微小的动摇，都必定会大大损害我的荣誉，叫众人发生误会，以为我错把你的轻率的行为当作矢志不移的信念，责怪我唐突行事，说我……谁晓得还会怎么非难我！在这种情况

下，我只得在两个叫人痛心的办法中作出抉择：要么听任公众对我的行为进行恶毒的诽谤（我自然绝对不允许这样来糟蹋我）；要么把你决意出家的真相和盘托出，那么……"

亲王说到这里，看见吉特罗黛的脸孔涨得通红，眼睛噙着泪水，脸上的肌肉痉挛地牵动着，犹如一朵鲜花，因为忍受不了暴风雨来临前叫人喘不过气来的闷热，叶子都不由得卷缩起来了似的。他立即改换了话题，和颜悦色地继续说道：

"喏，别这样，一切全取决于你，全靠你自己的理智来安排。我晓得，你是个明白人，也不是一个小孩子，不会有心去弄坏一件好端端的、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的事情；不过我要预防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好吧，不必在这件事情上再多费口舌了，就这么说定了，你要从容不迫地回答那位善良的神甫的问题，以免他产生疑窦，这样你也可尽早通过规定的考核。"

他又向吉特罗黛提示怎样回答几个最可能提出的问题，然后就像往常一样谈起修道院的生活如何快活有趣。他津津有味地说着，直到仆人进来禀报神甫的来到。亲王匆匆地重复了那些最重要的指示，就按照当时的规矩，留下吉特罗黛和神甫单独谈话。

好心肠的神甫是多少抱着先入之见来执行任务的。亲王去请他的时候，曾经告诉他，吉特罗黛热切地渴望修道院生活。尽管这样，这位可尊敬的人懂得，用怀疑的眼光来审察别人的态度，是他履行自己的使命时一种不可或缺的品德。他已经习惯于不轻信信誓旦旦的声明，并且竭力排除可能进入他的头脑的成见。不过在这世道上，一个权威人士斩钉截铁的表白，竟对他的听众不发生一点儿作用，这种情形好像也是颇为罕见的。

寒暄一番以后，神甫对吉特罗黛说道：

“小姐，我今天是来充当魔鬼这个角色的。对于你在申请书上坚定地表示的意愿，我想提出一些疑问，并且明白地向你指出，在你选择的道路上会遇到的种种艰难。我还想确切地知道，你可曾对此作过细致的考虑。小姐，请允许我现在提出几个问题。”

“请说吧。”吉特罗黛回答。

善良的神甫于是按照例行的方式开始向她询问：

“你可觉得你的心里确实有一种自由不羁的意愿促使你去当修女？可曾有人用不正派的手段来威逼你，或者用花言巧语诱惑你？可曾有什么人利用权势来促使你作出这样的抉择？小姐，你不要有任何顾虑，请你以诚实的态度对一个以了解你的真实意愿为使命的人直说，以便阻止用任何方式来胁迫你的事件发生。”

吉特罗黛的心中猛然闪过诚实地回答这些问题的念头，和盘托出凄惨可怕的真相。但是，若要坦白地直说，她势必要细细解释她曾受到的威胁，讲述那件发生的事情……当可怜的姑娘这么思忖的时候，一阵猛烈的恐惧不由得涌上她的心头。她匆忙寻找另一种答复。她想出了一个足以使她平安无事地、快快地摆脱神甫盘问的回答，虽然它是全然违背事情真相的。

“我愿意作修女，”她回答说，努力掩饰她内心的慌乱，“我愿意作修女。这是按照我自己的愿望，自由地作出的选择。”

“你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想法？”好心的神甫又问道。

“这样的想法我一直是有的。”吉特罗黛回答。迈出了第一步以后，她有点心安理得地继续违心编造谎言。

“不过，促使你下定决心去当修女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善良的神甫并不晓得，他的话正好触到了吉特罗黛可怕的痛处。她勉强按压住这句话在她心头激起的感情波动，不让在脸上流露出来。

“主要的原因，”她回答道，“是我决心伺奉天主，躲开尘世的种种危险。”

“请告诉我，这可和什么不称心的事有着关系？或者……请原谅……某种感情的冲动？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时的冲动会使人产生错觉，似乎这种虔诚的念头会始终如一地持续下去；但是，一旦事过境迁，人的心情全然变了，于是……”

“不，不！”吉特罗黛慌忙回答，“那原因确实是我方才对您说的。”

神甫与其说是要确信必须了解的真相，不如说是纯粹为着履行自己的职责，又继续询问下去，而吉特罗黛已决意把谎话编造到底。她一想到，如要向这位严肃的、心地善良而丝毫不怀疑她的忠诚的神甫坦白自己的三心二意，心中就顿时紧张万分，浑身颤抖。可怜的姑娘又想到，神甫诚然完全可以搭救她，不让她去当修女，但他的权力和保护也就仅止于此了。神甫离开以后，就留下她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子，依旧受着亲王的摆布。她以后会遭遇怎样的苦痛，善良的神甫是一概不晓得的，即便他晓得了，而且又怀着一腔助人为乐的热忱，可是除去向她表示同情，给予她一种冷静的、很有节制的怜悯外，他就再也无能为力了；何况这种怜悯通常是出于礼貌，施予那些因为自己失于检点而被人揪住，吃了苦头的人。

不幸的女子仍在说着谎话，那神甫却先自觉得疲困，懒得再发问了。他听到的回答都合乎实情，前后一致，其坦白和真诚是不容置疑的。于是他变换了讲话的语气，向她道喜，并且委婉地

表示歉意：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耽误了她这么多的时间。他又说了一些自己以为有助于坚定她的信念的话语。随后，他起身告辞。

神甫走过客厅的时候，遇见了好像偶然来到那里的亲王。神甫赶忙向他祝贺，夸奖他的女儿有着崇高的意向。亲王方才一直忐忑不安，待到听得神甫这么一说，不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再也顾不得保持平日里骄矜的架势，急急地跑到吉特罗黛的房间，用最美好的言词称赞她，温存地抚爱她，向她作了各种各样的许诺。他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狂喜的心情和差不多出自内心的慈爱。啊，人心竟是这等奇特，这等复杂！

我们不必再追随吉特罗黛去经历那些连续不断的游玩和娱乐，也无须详详细细地叙述她在那些日子里内心的感受，那只不过是一部充满哀伤与波动，过于枯燥无味的历史，而且与我们上面讲述的情形大同小异。吉特罗黛走进大千世界，亲眼见到了种种叫人赏心悦目的场面，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象，体验到了各种游玩给心灵带来的欢欣。这使她一想到自己将最后一次乘坐马车前往她永世不得再来的地方，心中便起了一阵憎恶的感觉。从聚会和交谈所受到的触动，更是深深刺伤了她的心。每当她瞧见那些名副其实的新娘，心中都不由得酸溜溜的，感觉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凄楚。有的时候，她见到别的什么男子，她仿佛觉得，倘若她也有幸被称作某个男子的新娘，那真可谓她的天大的造化了。富丽堂皇的宫殿，灿烂夺目的装饰，饮宴时众多的宾客和欢快的喧嚣，常常令她体验到一种甜蜜的醉意，激发起她对尘世幸福生活的不可遏制的追求，以致有时她恨不得推翻她以前许下的一切诺言，甘心情愿地去承受任何磨难，而不愿去修道院过那种清冷、死寂的生活。但当她略微平静下来，把她要遇到的

各种难处思量一番，或者只要偷偷地瞥上亲王一眼，她的全部勇气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的时候，她想到今世再也没有福气消受这尘世的欢乐了。这个念头竟会使她觉得眼前这短暂的享受也是异常痛苦和沉重的，仿佛一个干渴得舌敝唇焦的病人，看到医生勉勉强强地只给她一小匙清水，心里顿时涌起剧烈的憎恶，几乎带着鄙夷不屑的神气拒绝这小小的恩赐。

这期间，那受委托的神甫已经开具了必需的证明，修道院也接到通知，可以开会讨论吉特罗黛人修会的申请。修道院召集了全体会议，正像预先期待的那样，三分之二的修女在秘密投票中表示赞同，达到了规章要求的多数。于是，吉特罗黛被接受入院。而吉特罗黛因为遭受了这么长时间的折磨，已经心力交瘁，所以只求早早地进入修道院。她这种急切的要求自然不会有人出来反对。在一番隆重的仪式之后，她进了修道院，穿上了修女的道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修炼期间，懊丧的心情时时煎熬着她，就是在这种热病似的悔恨中，她度过了整整十二个月，终于到了发愿的时刻。就是说，她必须当众表白，要么奇怪而出人意料地说一声“我不愿意”，从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要么再重复一遍她已无数次说过的“我愿意”。她选择了后者。于是，吉特罗黛永远成了一名修女。[1]

基督教有一种异常特殊的、不可传授的性能，无论何种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也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只消向它求援，它必然会予以引导与慰藉。倘使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尚有疗救的法子，那么它定会给予指示，加以援助，赋予你信心和力量，务求圆

---

① 按照宗教规矩，凡女人出家当修女，必须历经三次宗教仪式：领取道袍，修炼，发愿。发愿为最终的仪式。

满地实现这样的疗救。倘使事情已经到了无法补救的地步，它自会启发人脚踏实地行事，恰如俗话所说：听天由命。对于因一时孟浪而轻率采取的举动，它教导人们如何运用智慧予以矫正；它感化人的心灵，使之怀着仁爱的精神去献身于扶助受暴力威胁的弱者的事业；至少对那些胆大妄为而又不可挽回的行为，它会倾力使它完全变得神圣、明智，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使它成为一种令人喜欢的宗教使命。基督教指引的竟是这样一条光明的道路，无论人们困于怎样的迷途，陷于怎样的绝境，只要踏上这条道路，哪怕仅仅迈上一小步，从此就会满怀热忱和信心，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一直达到美妙的终点。

借助基督教的力量，吉特罗黛原可以成为一名圣洁的自在的修女，虽说她起初是出于无奈才走进修道院的。但是这可怜的女子却竭力想挣脱羁勒她的重轭，因而愈加感受着这轭具压迫她的沉重分量。她时时刻刻为失去了的自由而忧伤，现在的处境更令她的头脑里泛起一种厌恶的感觉，她既痛苦而又永不停歇地幻想着实现那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愿望。她的一颗心就被这些错杂的感情占有了。她咀嚼着往昔的悲哀，在自己的记忆中重新回顾那最终导致她沦落到这里的每一件事，千百次地暗暗下定决心，要推翻已经铸成的事实，但这是徒劳无益的。她责备自己怯弱，谴责周围的人横暴和不讲信义，她悲愤到了极点。她因自己如花似玉的容貌而自我欣赏，同时又为自己的天生丽质而伤心落泪；她哀叹青春年华竟注定要在这漫无尽头的受难中遭受无情的摧残，直至萎谢。有的时候，她对任何一个女人都十分妒忌，不管那女人处于怎样的地位，为人又怎样，只要能够自由地享受人世间的各种乐趣。

有那么几个修女，曾经参与把她推进修道院的图谋，每当遇

见她们，她顿时感到切齿痛恨。她不由想起她们当初设计的圈套和采用的狡诈手段，作为报复，她现在就用粗暴蛮横的行为对待她们，放肆地嘲弄，甚至当面辱骂她们。那班修女也只得忍气吞声，不敢声张开去。因为亲王原先为了逼迫女儿进入修道院，那时尽可以对她采取不近人情的专横态度，但是一旦他的心愿得以实现，便绝对不能容忍别人来伤害他的女儿的一根毫毛。只要她们对吉特罗黛略微表示一点无礼，而且风声传到亲王的耳朵里，那么修道院势必会失去他的有力的保护，甚至会惹下使他从一个庇护者变成冤家对头的大祸。

另外一些修女，并未参与那个计划，她们也不希冀吉特罗黛来作伴侣；于今她当了修女，她们对她倒也颇为体贴。她们全是虔诚的修女，整日价忙忙碌碌，而且总是显出一副快活的样子。她们仿佛向她现身说法，在修道院中不只可以生活下去，甚至能够得到不小的乐趣。对于这班修女，吉特罗黛似乎应当表示出一些好感，但她却依然厌恶她们，这自然是出于其他的原因。在她看来，她们流露出来的怜悯和自足的神气，很像是对她忧郁凄切的心境，对她怪僻任性的举止的一种责备；因此，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在背后奚落她们，讽刺她们是一群假仁假义、口是心非的货色。倘若她晓得或者揣测到，在决定是否接受她作修女的表决中，那筒子里为数不多的表示反对的几颗黑子恰恰是那些修女投进去的①，那么她对她们的反感也许不会那么深了。

有时，她似乎得到了一些安慰，因为她终于获得了机会向别人发号施令，领受修道院里人们的恭维，受到来访宾客的祝贺，

① 当时投票方法是向筒子里投入黑白两色骰子，白子表示赞成，黑子表示反对。

或者在某件事中得以一显身手，充当别人的庇护者，或者听到别人尊敬地称她作小姐。然而，这竟是怎样的安慰啊！她的一颗空虚的心仅仅能得到如此微小的满足，时时渴求着更多的尊荣，也盼望从宗教那里获得安慰。但是唯有先摒弃了别样的虚荣，才有可能接受宗教惠赐的雨露之恩，正像一个遇险落水的人，倘若想抓住一块足以搭救他的性命，把他安全地护送到岸上的木板，必须先扔掉手中那根他落水时本能地死命攥住的海草。

发愿仪式举行以后不久，吉特罗黛就在修道院的寄宿学校当了教员。不妨想象一下，在她的管教之下，那班女孩子该会遭到怎样的对待。她往日的女友都已离开了修道院，但是当年激起的欲念依然顽强地萦绕在她的心头，她的那些学生便不得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承受这种压力了。当她想到许多学生以后是要回到尘世间去的，而她却已永远被逐出了那美好的世界，她的思绪混乱了，她强烈地妒忌憎恨着这些女学生，几乎渴望着在她们身上实现无情的复仇。她欺侮她们，凌辱她们，让她们为有朝一日所要享受的快乐提早偿付代价。学生们稍有不慎，犯下小小的过失，她立即大发雷霆，气冲冲地叱责她们。谁若是在这种时候瞧见她狂怒的面容，准定会以为她是一个蛮横无礼的泼妇。而在另外的时候，对修道院的厌恶，对修道院的清规戒律和唯命是从的风气的厌恶，突然爆发为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情绪。于是，她不只容忍她的学生们不成体统的吵闹，而且竭力怂恿她们，甚至加入她们的游戏，鼓动她们更加放肆；她也乐意参加她们的谈话，引诱她们把话题超出原先的范围。倘使有一个学生说句讥讽女修道院长的俏皮话，吉特罗黛便反复地模仿女院长的动作，她们活像是在演一出闹剧。她还得意地做鬼脸，讥笑某个修女的面貌，或者另外一个修女走路的姿态。这时候，她会肆无忌惮

地哈哈大笑起来。然而,这样的狂笑却并不能叫她变得比原先更加快活一点。

她就这样度过了好几年的时光,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是,一个于她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了。

吉特罗黛在修道院中享受着种种优待和特权,她虽然还不能当修道院长,① 作为补偿,修道院又特地拨给她一座单独的院落供她起居。修道院的一边紧挨着一座宅邸,那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是不务正业的浪子,平日专门结交一群和他一样行为不轨的酒肉朋友,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对当局和法律根本不放在眼里。此种人在当时为数相当可观。我们手头的那卷手稿,说他的名字叫埃吉迪奥,但并不曾提及他的家族。他的住宅有一扇小窗子,正好对着吉特罗黛居住的天井。他有时看见她走过那里,或者空闲时在那里散步,心中受到了诱惑,使他不觉着危险和亵渎宗教,某一天竟大胆地用言语挑逗吉特罗黛。可怜的女子竟答应了他。

在起初的时刻,吉特罗黛体味到一种快乐,这种快感诚然不是纯洁的,却是富于魅力的。一种强劲的、坚定的外力,甚至不妨说,一种活泼泼的、势不可挡的生命力,于今闯入了她的阴暗、空虚的心灵。但是那快乐恰似聪明而残酷的古人给囚徒炮制的一剂强健身体的补药,好让他服用之后恢复元气,再来接受酷烈的刑罚。同时,她的举止行为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突然间成了一个善于约束自己而且非常斯文的女子,再也不发出讥刺别人的风凉话或者怨天尤人的牢骚,相反地,她显得温柔可爱和彬彬有礼了。那些修女们都欣欣然有喜色,互相庆贺这样美妙的

---

① 按照规定,年满40岁的修女才有资格任修道院长。

变化。她们自然猜不透其中的真正原由,也不晓得这种变化其实只是包藏着旧日恶习的虚伪。这种表露如同刷白的墙皮,很难保持长久的时间,不久,她为难别人和刚愎任性的毛病又故态复萌了。人们又听到她用一些在那个地方和从她口中都很少听到的粗鲁字眼,挖苦和诅咒修道院是座暗无天日的牢狱。不过,每当她这样发作一番,立即又感到懊悔,便想方设法用各种讨人喜欢的甜言蜜语,让修女们忘记她的过错。那些修女们没有别的法子可想,也只好迁就她喜怒无常的性子,把它全看作是小姐轻浮、怪僻的脾气。

有一段时间,修女中似乎没有一个人疑心这件事会有什么名堂。但是有一天,小姐不知道为了一件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跟一名干杂役的修女拌起嘴来,她竟放纵自己,恶狠狠地把那修女臭骂了一通,没完没了地羞辱人家。那修女原是强压着性子,忍气吞声,但后来终究失去了耐心,脱口说了一句,她晓得某件事情,以后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会公诸于众的。从此以后,小姐再也没有片刻的安宁。可是,过不了几天,一天早晨,那干杂役的修女却没有在例行的日课上露面,几个姐妹到她的居室去寻找,却不见了她。她们又高声呼叫,也听不到她的回答。慌忙分头到各处寻找,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从阁楼到地下室,全都搜查了几遍,仍然见不到她的人影。谁晓得大家将会作出怎样的种种猜测,倘若不是在寻找的时候发现花园的围墙上凿开了一个圆洞。这个意外的发现使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那修女是从这洞口逃了出去。修道院随即兴师动众,派人到蒙札城及其周围的地区,特别是那姐妹的家乡梅达用心寻找,又向各个地方投送了许多书柬,但是竟连一点儿信息也不曾得到。兴许她们能更加明了这件事情的奥秘,倘若她们不是上远处去搜寻,而是在附

近的地方挖掘一番的话。[1] 众人暗暗称奇，议论纷纷，因为谁也不信她会干出这种事来，于是她们一致得出结论，她一定是逃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有一位修女随口说了一句："她敢情是逃往荷兰藏了起来。"大家马上觉得这个说法言之有理。于是，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里，修道院内外的人都断定她逃到了荷兰。

但是看得出来，小姐一直没有随声附和众人的意见。她既不想流露出不予置信的表情，也不愿陈述自己特殊的看法，来反对别人的见解。她想必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严严实实地掩饰过自己的看法，也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乐意闭口不谈这件事情，避免去触动它的奥秘。但她愈是闭紧嘴巴，她的头脑里愈是乱哄哄地想起这件事。一天之中，那修女的形象不知有多少次会突然闯入她的脑袋，呆呆的一动也不动。不知有多少回了，她宁愿看见那女子活生生的站立在自己的面前，也不愿像现在这样时时刻刻地遭受那影子侵扰的苦楚！但她不得不日日夜夜地和一个虚幻的、冷冰冰的、叫人毛骨悚然的幽灵作伴！也不知有多少回，她渴望再听见那女子真个开口说话的声音，宁可承受她的任何诅咒和恫吓，而不愿那个神秘的、如泣如诉的声音，在自己心灵深处回荡，也不愿让任何一个活人都没有的、缠绵不止的声音，永不停歇地敲打自己的耳鼓！

约莫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一年，露琪亚被介绍给了小姐，她们之间进行了前面我们叙述的一番谈话。

---

① 据曼佐尼在《菲尔莫与露琪亚》中描写，埃吉迪奥与吉特罗黛合谋，由埃吉迪奥下手，杀害了那修女，把尸体掩埋在埃吉迪奥的地窖里，又故意在修道院花园围墙上凿开一个洞，制造那修女逃跑的假象。在《约婚夫妇》中，曼佐尼把这一谋杀案改为暗线处理，用极其含蓄的笔墨，描写吉特罗黛事发后的举止表情，予以暗示。

小姐详详细细地询问堂罗德里戈迫害她的情形，甚至毫无顾忌地打听了细节，这使露琪亚大为吃惊，她从来不曾想到，一个修女的好奇心，竟会用到了这等事情上。而且，小姐在问时夹带着的或者不知不觉表示出来的见解，也同样出乎露琪亚的意料。她几乎是像嘲笑露琪亚对那位老爷怀着过分的厌恶情绪，并且问道他莫非是个怪物，叫人一见到他就这么害怕。她好像是认为露琪亚的固执是不合情理和愚蠢的，倘若不是她已经选择了伦佐的话。说到伦佐，小姐止不住又问长问短，她提出的问题简直叫露琪亚张皇失措，羞得脸孔红一阵白一阵的。末了，小姐也意识到自己的舌头追随放肆的想象奔跑得过远了，这才赶忙纠正过来，解释她的这番闲话的好意。但这已不免给露琪亚留下了很不愉快的感觉，一种令人厌恶的惊慌和朦朦胧胧的恐惧。她一回到母亲身边，就把小姐和她的谈话一五一十地讲了。安妮丝是个阅历丰富的女人，当即讲了一番道理，驱除女儿心头笼罩的疑云，向她道明其中所有的奥秘。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安妮丝说道，“以后如果你像我一样懂得人情世事，你就会明白，这样的事情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那班老爷们，谁个多些，谁个少些，谁个这样，谁个那样，全都有点像是疯子。最好任他们随便去说，尤其是有求于他们的时候；你只管假装恭恭敬敬地听着，就当他们在讲大道理。你难道没有看见小姐方才怎样恶声恶气地打断我的话，好像我胡说八道了什么似的？我压根儿就不把这放在心上。他们一个个全是这种样子。不过，应当感谢上帝，这位小姐很喜欢你，她是当真愿意保护我们的。另外，我的女儿，如果你以后还要和大人物打交道，你一定还会长很多很多见识呢。”

为那神甫院长效劳的愿望，充当别人的保护者所感受的喜

悦，以神圣的热忱为人排难解厄而赢得的体面，对露琪亚抱有的某种好感，以及向无辜的女子行善，安抚和扶助被压迫者而体验到的慰藉，这种种原因，促使小姐乐意承担起照顾这两名可怜的落难女子的责任。按照小姐的请求，也是为着尊重她的仗义行为，安妮丝和露琪亚被安排在女管家住的那个与修道院相连的院落里，算作在院里打杂的佣人。母女俩满心欢喜，她们实在没有料到会如此迅速地找到这么一个安全而受人尊敬的避难所。她们非常希望能够避开外人的耳目，平平静静地住下来。不过，要在修道院里呆下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有那么一个人，正想方设法探听她们当中的一个的下落，原先的欲念与怨恨，现在的挫折与失望，一起汇聚到那个人的心中，燃起了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

我们暂且把这两名女人留在她们的安身之处不表，再回到那个人的府邸，此刻，他正等待着他亲自策划的那件罪恶行动的结果。

第十一章

活像一群猎犬,徒劳地追逐一只兔子,却终究未能把它捉住,只好摇动着尾巴,耷拉着脑袋,怏怏不乐地回去见它们的主子。那一伙强徒,在那乱糟糟的夜晚,也正是这副模样回到了堂罗德里戈的府邸。

堂罗德里戈正在楼上的一间空屋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屋子里一片昏暗,从窗口可以瞧见外面的一片开阔地。他不时地止住脚步,竖起耳朵细听,又透过遭虫蛀的护窗板的缝隙向外张望,显露出异常焦急不安的神情,这不只是由于他吃不准这一行动的成败的缘故,也是由于他为这一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而担心的缘故,因为这毕竟是这个强人所策划的最重大、也最冒险的一项行动。不过,想到他早已采取预防措施,它们纵然无法消除别人的疑心,但决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于是他又镇定下来。"至于别人的疑心,"他思忖道,"我嗤之以鼻。我倒要看看,谁个胆敢上这儿来探听,此地可藏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让那个乡下佬来吧,来吧,他自会得到最好的接待!让那个修士也来,来吧。那个老婆子?让她去贝加摩吧。法律?呸,法律!那市长不是不懂事的孩子,也不是疯子。如果他们上米兰去呢?在米兰,谁个肯去管他们的闲事?谁个会听他们的话?谁弄得清楚他们是怎

样的人？他们是下流坯，连个主子也没有，谁对他们都不屑一顾。说真的，没什么可担心的。明天上午，瞧阿蒂利奥伯爵还能说什么！他或许会明白，我是一个只会吹牛皮的人，还是一条敢作敢为的好汉。不过……谁知道会不会遇上什么麻烦？我的某个仇敌会不会乘机……阿蒂利奥恐怕这时候也要出来劝我，要我承担维护家族声誉的责任。"但他脑子里盘算得最多的念头，是如何用花言巧语和种种许诺来安抚露琪亚，这念头使他的疑虑得以消除，使他的欲念获得满足。"露琪亚孤零零地来到这里，瞧见周围的这伙人，这些狰狞的面孔，必定会害怕得不得了……而这儿脸相最温良仁慈的，可不是吗，就数我了……她必定要来求助于我，该是她来向我央求，而倘使她央求……"

正当他这么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一阵纷杂的脚步声。他走到窗户跟前，稍稍打开窗子，探头察看，正是他们。"呃，那轿子呢？见鬼了！轿子在哪儿？三个，五个，八个，一个也不少，格里佐也回来了，可就是不见那乘轿子。见鬼！活见鬼！且让格里佐向我交代个明白。"

这伙强徒走进了府邸，格里佐把平日显示他地位的手杖、帽子和斗篷放在楼下一间屋子的角落里，在这种时候，也没有谁会妒忌他的地位了，他正欲上楼去向堂罗德里戈禀报，却见老爷已站在楼顶上等着他。瞧见格里佐一副只有恶棍遭遇挫折后才有的尴尬而丑恶的脸相，堂罗德里戈便对他说，这更像是对他吼叫：

"好极了，吹牛皮的先生，头领先生，夸下海口说'老爷把差事交给我，您只管放心罢了'的先生。"

格里佐的一只脚已踏上楼梯的第一级，便站在那里回答道：

"为着这件差事，我披肝沥胆，尽心竭力，甚至冒了生命的危

险，回来却遭到这样的训斥，心里真不好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听个明白，我要听个明白。”堂罗德里戈一面说道，一面朝自己的房间走去。格里佐紧随堂罗德里戈走进房间，并立即禀报他是怎样部署这项计划，怎样行动的，禀报他所看到的和没有看到的以及他所听到的情景，还有怎样发生了他所担心的事态，他所采取的挽救措施。他报告这一切的时候，显得那么井井有条，又那么慌乱不安，夹杂着疑虑和惊骇，这种种情绪显然牢牢地盘踞在他的脑子里。

“你干得很好，没有什么过错，”堂罗德里戈说道，“你已经竭尽自己的力量；不过……不过，我们的身边恐怕出了奸细！倘使果真如此，倘使我把他查出来（只要有，我一定能查出来），我就把他交给你去处置；格里佐，我告诉你，我要狠狠地惩办这个家伙。”

“老爷，我脑子里也闪过这样的疑心，”格里佐说道，“如果确有其事，如果把这奸细查出来，我请求老爷把他交给我发落。这奸贼竟如此作弄了我一个夜晚！该由我来好生收拾他了。不过，从许多迹象来看，我觉得可能隐藏着别的诡计，眼下我们还弄不清楚。明天，老爷，明天就会水落石出了。”

“至少说，你们没有被别人认出来吧？”

格里佐回答说，但愿没有。这一番话的结果是堂罗德里戈吩咐他第二天一早就去办三件事，其实这些事情格里佐逐渐也会想到去做的。第一件事情，天一破晓就派两个人去向保长发出警告，正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件事已经办理；第二件事情，差遣两个人去看守那间破屋子，不得让任何闲人走近，看见那乘轿子，到第二天晚上再派人去把轿子抬回来，因为眼下不宜再有任何足以引起别人怀疑的举动；第三件事情，格里佐带两个干练、

机灵的伙计，混进人群里去，把昨天夜里发生的那起乱子的前因后果打听清楚。堂罗德里戈临去安寝前，又让格里佐回去休息，并且着实把他夸奖了一番，看得出来，这是隐含着对格里佐回来时他仓促地发出一通训斥所表示的歉意。

去睡吧，可怜的格里佐，你需要好生地睡一觉。可怜的格里佐，你劳累了整整一天，劳累了一个半夜，冒着落入村民们手中的危险，为着劫持一名诚实的女子而被悬赏缉拿，在你原先的恶行上罪加一等，回来还遭到如此的待遇！啊，人们常常就是这样地偿付代价的。不过，这一回倒让你亲眼看到，在这人世间，诚然正义有时不会打一开始便显现出来，但它迟早必定会显现的。现在，你去睡吧，总有一天，对于这一番道理，你会获得比这一回更有力的证明。

第二天清晨，堂罗德里戈起来的时候，格里佐已经出门办事去了，他立即去找阿蒂利奥伯爵。阿蒂利奥一见他露面，脸色与举止便显出了嘲笑，大声对他说道：

"圣马丁诺节到了！"

"我不晓得怎么对你说才是，"堂罗德里戈走到伯爵的身边，回答道，"我打赌输了，自然会兑现我的承诺，可这并不是最令我烦恼的事情。我一直瞒着你，因为，我承认，我本打算今天上午给你来个突然的惊奇。谁知道……得了，现在我就把这件事向你和盘托出。"

"一定是那神甫在这件事情上插了一脚。"听完表弟的叙述，阿蒂利奥以他这样古怪的人少有的一本正经的态度说道，"他的举止看起来像死猫一样温顺，他的言谈又显得那么迂拙，所以我原先只以为他是个善于随机应变，好管闲事的人。你们不愿意信赖我，始终没有把那天他来哄骗你们的情形明明白白

地告诉我。”

堂罗德里戈把他们那一天的谈话照实叙述了一遍。

“你们就那么忍气吞声?”阿蒂利奥伯爵大声嚷道,“你们就让他像自由自在进来时一般扬长而去?”

“你想让我跟全意大利的修士作对吗?”

“到了那个时候,”阿蒂利奥伯爵说道,“除了这个胆大包天的恶徒,我不知道是否还会想起这世界上还有别的修士。不过,即便要谨慎从事,难道就没有法子让一个修士就范吗?我们应当适时地给予所有的修士以加倍的礼遇,这样我们便可以毫无顾忌地狠狠打击他们当中的一个。不必多说了。这一回他逃脱了应得的惩罚;那么,就由我来照管他吧,我会很乐意教训他,让他明白应当怎样跟我这样的贵族说话。”

“可别坏了我的事儿。”

“你至少该信赖我一次,我是作为亲人和朋友来帮助你的。”

“那你打算如何行事?”

“眼下我还说不上来,但我肯定要处置这个修士的。我会想出法子……我有一位伯爵叔父,是 consiglio segreto[①] 的要人,他能帮我这个忙。啊,亲爱的伯爵叔父,每当我能请他这位政界大人物出面帮助我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后天我要上米兰去,定能找到这种或那种法子惩治那个修士。”

该用早餐了,但这也不能打断他们商讨如此重要事情的会谈。阿蒂利奥伯爵的谈话显得从容自在,虽说按照当时人们关于情谊与荣誉的观念,他乐意为着表兄的情谊,为着家族的荣誉,助一臂之力,不过他依然忍不住时时暗暗地耻笑堂罗德里戈

---

① 直译为“枢密会议”。

那白费心计的行动。而堂罗德里戈却沉浸于自己的心思,他本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给予对手一个严厉的打击,不料竟失败了,闹得满城风雨,痛苦不堪的情思使他激动不安,烦恼不已的情绪使他心神不宁。

"那帮无赖定然会在周围一带地方散布流言蜚语,"他说道,"可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至于说到法律,我嗤之以鼻;什么凭证也不曾留下;即便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我照样毫不在乎。不管怎样说,今天一早我便派人去给保长打招呼,决计不可为所发生的事情作证。不会出现什么麻烦的。只是那些流言蜚语着实让我讨厌。我已经闹了天大的笑话,可够受啦。"

"你做得很对,"阿蒂利奥伯爵回答,"你们这位镇长……确实是个顽固不化、头脑空虚的家伙……可他也是个正人君子,他明白自己的职责。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务必注意不让他为难。假如那个混账保长把事情捅了出去,镇长即使有一番好心,但也要……"

"可你坏了我的事,"堂罗德里戈有点生气,打断了他的话,"你处处跟他作对,批驳他的言论,甚至还嘲弄他。真是活见鬼,既然镇长是个正人君子,这位镇长怎么就不能像头走兽一样,顽固不化呢?"

"表兄,你可知道,"阿蒂利奥伯爵惊奇地望着他,说道,"现在我发现你心里有点儿发虚,你把这位镇长放在眼里了……"

"得了,得了,难道不是你自己劝我认真对待他么?"

"我是这么说的。一旦涉及如此要紧的事情,我要向你表明,我不是一个孩子。你知道吗,我有着足够的勇气来帮助你?我要亲自去拜访这位镇长。啊哈! 他难道不会因为这份荣誉而

满心喜欢？我还有足够的耐心听他讲上半个钟点，讲什么伯爵、公爵和我们的西班牙亲王，我会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夸奖他言之有理，即便他说上一通蠢话。然后，他会就我们那位 consiglio segreto 的伯爵叔父摔下几句话。你知道，这样的几句话在镇长先生的耳朵里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归根结蒂，他需要我们的庇护，远胜于你们需要他的关照。我会尽心竭力的，让他今后好生关照你们，我告辞了。”

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阿蒂利奥伯爵出门打猎去了。堂罗德里戈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格里佐回来。到了用午餐的时候，格里佐终于回来向主人报告了。

那天夜里发生的一场风波是那样的轰动，村子里三个人的失踪又是那样的一件大事，于是，许多人或出于关心，或出于好奇，免不了要热心地打听，想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何况有太多的了解一鳞半爪的知情人，也就无法让他们全保持沉默。佩尔佩杜娅简直不敢迈出大门一步，生怕被什么人纠缠，非要她讲出是谁让她的主人饱受惊吓。不过，佩尔佩杜娅把这场风波的前前后后仔细回想了一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中了安妮丝的圈套，这样的狡猾行为使她非常气愤，因此她需要多少发泄自己的情感。她对自己如何被蒙骗的情形闭口不谈，而对于她的主人遭人戏弄，尤其是由那个看似正派的青年人、那个好像善良的寡妇和假正经的姑娘所策划的勾当，她不能保持沉默。

堂安保迪奥很严厉地吩咐佩尔佩杜娅，很恳切地劝告她，务必把嘴巴紧紧闭上。佩尔佩杜娅一再向主人表示，这样明明白白的道理自然不用他来提醒。不过，这个可怜的女人的心中藏着如此重大的秘密，犹如一只陈旧的桶箍松散的酒桶里盛着一桶新酒，那酒在桶里咕噜咕噜地发酵，翻腾，如果把酒桶的塞子

拔去，酒沫便会渗透过桶板之间的缝隙涓涓流出。这样，人家就尽可以品尝这酒，而且差不多能够说出这酒有着怎样的滋味。

杰尔瓦索简直不敢相信，他对事情的底细知道得比别人多，他那天夜里恐怖的经历竟成了不小的光荣，而他因为掌握了一件散发着罪恶气息的事情，便获得了和别的人相等的地位，所以他恨不得借此机会大大夸耀一番。托尼奥的态度要严肃得多，他担心这件事情会惹来询问、调查，甚至诉讼的麻烦，便对杰尔瓦索挥舞着拳头，警告他不得对任何人有半点泄露，虽然并没有什么法子让杰尔瓦索完全沉默。不过，托尼奥本人在那天夜里不平常的时刻离开家里，回来的时候脸色反常，脚步悠悠晃晃，激动的心情使他欲一吐为快，他无法向妻子隐瞒发生的一切，而他的妻子又不是一个哑巴。

谈论得最少的要数梅尼科，他向父母叙述了自己那天夜里的经历，他的父母觉得这件事太可怕了，因为他们的儿子竟敢去阻碍堂罗德里戈计划的实施，便不容他再继续说下去。他们随即又用最严厉的、恫吓的态度吩咐他，绝对不可向外走漏风声。第二天，他们仍然放心不下，又把儿子软禁在家里，至少避过这一天或者这几天的风头再说。那又怎么样呢？他们跟村子里的人闲聊的时候，虽然并不想表明他们比别人知道得更多，可一旦谈到那三个可怜的人的逃亡，谈到他们逃亡的缘故，逃亡的方式以及逃往什么地方，梅尼科的父母像谈论一件很熟悉的事情似地脱口而出，说他们现今藏身在佩斯卡雷尼科修道院。于是，这一消息也就在村子里不胫而走了。

把这些零散的消息搜集到一块儿，再加上编织过程中的一番添枝加叶，于是便描画出一个轮廓清楚的故事，足以让任何一个最挑剔的人都觉得满意。不过，那几个强人的侵扰是一桩制

造了那么严重的骚乱的事件，就不能不把它编进这故事里去，诚然没有一个人掌握它的确切情况，而且这一事件把故事搅得更加混乱。有人悄悄地提到堂罗德里戈的名字，所有的人都相信他跟这件事脱不了干系，但这一切又是那么模模糊糊，人们的猜测又众说纷纭。人们还七嘴八舌议论那天晚上在街上被人瞧见的那两个强人和另一个守候在酒店门口的强人，可是，从这样干巴巴的事实中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有人去问酒店主人，头天晚上谁光顾了他的酒店，但酒店主人恭恭敬敬地回答，他简直回想不起来那天晚上可有什么人来过酒店，他特地声明道，酒店其实就是一座自由往来的码头。

此外，最使众人犯糊涂，最使他们胡思乱想的，莫过于斯苔芳诺和卡朗德雷亚瞧见的旅客。歹徒们想置他于死地，可他是跟歹徒们一起走了，还是被歹徒们劫持了呢？他到这儿来想干什么？他是炼狱的精灵，前来救助那两位女子，还是打入地狱的魔鬼，乔装打扮成旅客，总是在夜里出来跟别人合伙作恶，耍赖和行骗？有人说他确确实实是个旅客，强人们欲加害于他，生怕他嚷嚷起来，吵醒全村的人；也有人以为(请稍加注意，他们的想象已达到了何等的地步)，他是强人中的一个，只不过是装扮成旅客的模样而已。人们胡乱作着这样或那样的猜测，假如格里佐只想靠道听途说来弄清真相，那么，他即使凭着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经验，也断然无法揭开那旅客之谜。不过，读者想必知道，那让别人迷惑不解的地方，恰恰是格里佐最清楚的关节。他以此为线索，来解释他亲自搜集到的或者他手下的人探听来的种种消息，这使他足以向堂罗德里戈提出一个详尽无误的报告。

格里佐回到府邸，立即在一间屋子里，关上房门，向堂罗德里戈报告了那对可怜的约婚夫妇进行那场冒险勾当的情形，这

便是那天夜里他们家里空无一人，教堂的钟声又突然响起来的缘故，因此没有必要像那两个人说得那样，推测府中出了奸细。他还向主人报告了他们的逃亡以及他认为不难理解的逃亡理由，因为这对年轻人的冒险行为受挫，他们害怕了，或者是因为他手下人闯进他们家里的时候被人发现，整个村子乱作一团，有人去向他们通风报信。末了，格里佐告诉主人，他们已经逃到佩斯卡雷尼科，除此之外，别的情况他就不得而知了。

堂罗德里戈确信没有任何人泄露了他的秘密，他筹划的行动也不曾留下任何痕迹，心里颇觉得高兴。但这不过是短暂而轻微的欣悦。他随即大声嚷道：

"他们是一块儿逃走的！一块儿！那个混蛋神甫！那个神甫！"这些字眼从他的气喘吁吁的喉管里迸发，透过咬着手指的牙齿的缝隙，显得有些含糊不清，支离破碎；他的脸色跟他的情绪一样，阴沉得可怕。"这笔账我会跟那个神甫算的。格里佐！我气昏了……今天晚上，我必定要知道，我必定要找到……他们藏在哪儿。如今我不得安宁。你马上前往佩斯卡雷尼科，去探听，去乘凉，去寻找……我赏你四个斯库多，你现在去领，我会永远保护你的。今天晚上你必须给我确实的消息。那混账东西！……那神甫！……"

于是格里佐又干起来了。就在当天晚上，他竟能向自己尊敬的主人报告对方所需要的消息。他自有一套办法。

人世间原有一些非常令人欣悦的东西，友谊当是其中的一种。而友谊带给人们的欣悦之一，便是可以向知心朋友吐露秘密。时下，朋友们并不是像夫妻一般成双成对搭配的；通常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有不止一个朋友，于是便形成了友情的链条，谁也寻找不到这条链条的尽头。当一个人把一件秘密向一位朋友

吐露，从中获得乐趣的时候，他同时就为这位朋友提供了把这秘密向别人泄露以获得同样乐趣的机会。不错，他会请求朋友千万别对任何人透露这秘密，可是，假如这位朋友果真严格地遵照他的要求办事，那也就立即断绝了友情的乐趣。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大抵只对不相干的人严守机密，而知心朋友却是例外，虽然也对他提出同样的要求。这样，从一位知心朋友到另一位知心朋友，这秘密便顺着巨大的友情链条传播开去，最终传到了一些人的耳朵里，而起初谈论这秘密的人恰恰不愿意让这些人知道。假如一个人仅仅有两位朋友，一位把秘密透露给他，他马上便把这秘密告知另一位朋友，并叮嘱不可外传，这样，传递消息一般就需要较长的时间。可是，那些特殊的人物有着数以百计的朋友，消息一旦传到他们那里，那么，便会很快地向四面八方传播开去，再也无法追寻它的踪迹。

佚名作者的手稿中没有指明，格里佐要打听的消息经过了多少张嘴巴，才传到他的耳朵里。实际情况是，那个把两位女子送到蒙札去的善良的车夫，黄昏时分驾着马车返回佩斯卡雷尼科，尚未踏进自己的家门，遇上了一位要好朋友，便一五一十悄悄地告诉他自己方才所做的一件好事以及相关的消息。于是两个钟点之后，格里佐赶回府邸，向堂罗德里戈禀报，露琪亚和她的母亲如今安顿在蒙札的修道院里，而伦佐已启程去米兰。

听到露琪亚和伦佐被拆散的消息，堂罗德里戈体验到一种卑劣的兴奋，心中多少重新唤起一种卑劣的希望，去实现自己的图谋。那天夜里，他多半时间在苦苦思考实施自己图谋的法子。第二天，他早早起来，脑子里酝酿好了两个方案，一个已经明确无误，一个刚有模糊的轮廓。按照第一个方案，即刻派遣格里佐赶往蒙札，打听有关露琪亚的更详细的消息，看看能够做些什么

事情。他随即把这位忠心耿耿的仆人召来,把四个斯库多放在他手心里,又夸奖了一番他的精明能干,所以他才能赢得这份赏赐;然后,吩咐他去执行已经酝酿好的计划。

“老爷……”格里佐踌躇不决地说道。

“什么?莫非我交代得不清楚么?”

“您可否差遣别的什么人……”

“怎么啦?”

“尊敬的老爷,为了我的主人,即使要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也在所不惜。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可我也知道,您最不愿意让手下的人过于拿生命去冒险。”

“那么……”

“尊敬的老爷,您知道,人家已经不止一次悬赏捉拿我……在这儿,老爷庇护着我;我们有许多兄弟;市长大人是您的座上客;衙役们对我恭恭敬敬;而我……这种事情并不光彩,只不过是为着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所以,我也像朋友一样对待他们。在偌大的米兰,谁个不认得您大人的徽章和服饰,而在蒙札……我是个周知的人。您老爷可知道,我不是夸大其辞,谁个把我送交官府,或是献上我的首级,可就鸿运高照了?赏金一百斯库多,还有释放两名强人的权利。”

“见鬼!”堂罗德里戈吼道,“如今你倒成了一只躲在稻草堆里的狗,只敢去咬过路人的腿,还时时回转身来,瞧瞧主人可维护着你,竟不敢向前迈出一步!”

“我的主人,我想我已经用行动证明……”

“那么……”

“那么,”格里佐不慌不忙地说道,“那么,尊敬的老爷权当我方才什么也没有说。我有一颗狮子般的心,兔子般的腿。我这

就动身。”

“我可没有叫你独自一人去。带上一双得力的兄弟，斯弗雷托，蒂拉德里托。去吧，抖擞精神，你格里佐就得像个格里佐的样子。真见鬼！像你们这样三条好汉，去办你们的事，谁个还敢来刁难不成？得让蒙札的衙役们明白，他们不至于活腻了，为了那一百个斯库多去冒身价性命的险。再说，我想我的名字在蒙札那边不至于是默默无闻的，我的仆人的能耐也恐怕是不可小看的。”

堂罗德里戈这样把格里佐稍稍羞辱了一通，便给他下了更充分、更详尽的指示。格里佐带上两名同伙出发了，他的脸上显出愉快而勇敢的表情，但内心里却暗暗诅咒蒙札、悬赏、那两个女子以及主人的喜怒无常。他行走的时候活像一只狼，为饥饿所驱使，肚皮干瘪，瘦骨嶙峋，从布满白雪的山上，迟疑不决地下到平原，不时止住脚步，蜷缩起一条腿，摇动脱毛的尾巴。

“仰起嘴脸，嗅一嗅不可捉摸的风儿。”

它要辨别风儿给它带来的是人的气味，还是武器的气息。它竖起一对敏锐的耳朵，转动两只充血的眼睛，从这一双眼睛里闪现出捕捉食物的贪欲，又透露出惟恐被人猎取的恐惧。

顺便说一句，上文援引的一行很美的诗句，假如有人想知道它的出处，选自一部尚未出版的叙述十字军东进中的伦巴第人的长诗[①]，它行将问世，当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我援引这行诗句，是因为我觉得用在这儿恰到好处。指明它的出处，是为着不

---

① 指托马索·格罗西(1791—1853)的长诗《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伦巴第人》(1826)。曼佐尼与格罗西是情谊颇深的朋友，曼佐尼此处似乎有些离题的叙述，是对友人格罗西的友善表示，给小说平添一种俏皮、生动的情趣。

掠人之美，任何人都切勿误会，我试图用这样的小聪明来让别人知道，我和这部长诗的作者亲如兄弟，我居然任意翻寻他的手稿。

堂罗德里戈操心的另一件事情，是想出一个法子，迫使伦佐再也不能跟露琪亚在一起，再也不能踏进自己的家门。为此，他得设法散布一些威胁和陷害伦佐的流言，通过什么朋友的嘴，传到伦佐的耳朵，让他重返故里的念头化为泡影。不过，他转念一想，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把伦佐永远驱逐出境，他觉得，与其诉诸武力，不如运用法律更为稳妥。譬如说，可以把那天夜里在堂安保迪奥家里发生的事情说成是一件明火执仗的打劫行为，让市长明白，这是向伦佐发通缉令的机会。可是，他又心想，由他出面来重提这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事情，恐怕有所不便，因此，他决定不再为此大伤脑筋，而找吹毛求疵博士直截了当谈谈，让他明白自己的心意。他暗自思忖，颁布了那么多告谕，博士又不是笨蛋，他自然会为我找到一个解决的法子，给那个乡下人一点颜色看看，否则他也不配叫吹毛求疵博士了。

世上常常会发生许多奇怪的事儿。正当堂罗德里戈想来想去，认定吹毛求疵博士是在这件事上为他效力的最佳人选，不料却有另外一个人，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人，正在尽心竭力地用比博士所能想象到的更明确、更迅速的方式，助堂罗德里戈一臂之力，那便是伦佐本人。

我时常遇见一位可爱的小孩，说实话，他的机灵远非常人所能及，他的种种表现都预示着他有望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我不止一次看见他在黄昏时分把白天放到田野上自由觅食的一群小猪赶回猪圈。他想把这群小猪一次关进圈内，可这不过是徒然的辛劳。一头小猪从右边溜走了，小牧人急忙奔去追赶，而另

外的一头、两头、三头小猪，乘机转向左边，向四处逃窜。这样，多少失去了耐心之后，小孩便随机应变，先把靠近猪圈的小猪关进里面，随后去追逐另外的小猪，或一次一头，或一次两头，或一次三头，逐一赶进猪圈。对待本书中的各个人物，也适宜采用类似的游戏方式；先把露琪亚安置停当，我们转向叙述堂罗德里戈，现在我们该放下堂罗德里戈不表，去追踪已在我们视野中消失的伦佐。

在上文叙述的令人断肠的离别之后，伦佐满怀我们不难理解的伤感，从蒙札动身前往米兰。他离别了家乡，抛弃了手艺，尤其是远离了他的露琪亚，黯然神伤地登上了旅途，全然不知何处才是他立足的地方。而这种种痛苦的渊薮，全是那个为非作歹的恶棍！每当伦佐回想起这其中一件或另一件痛苦的事情，他便抑制不住满腔的怒气和复仇的愿望；但他又想到自己在佩斯卡雷尼科修道院和善良的神甫一起做的祷告，便不禁懊恼起来，可心中随即又起了一阵愤怒的感觉；他瞧见大路边墙上的圣像，赶紧脱下帽子，站住片刻工夫，再做一次祷告。这样，一路上他在心中把堂罗德里戈杀死，又让他复活，至少不下二十次。

大路两边是地势颇高的田野，凹陷的大路布满石子，泥泞不堪，犁出几道深深的车辙，一场大雨之后，就变成了一条条小溪；在大路最低洼的地方，路面宽阔了，雨水泛滥起来简直可以行驶小船。不出几步路远，可见一条陡峭的小径，那一级级阶梯显然是许多行人由此登上田岸时走出来的。伦佐也从这样的一处小径，登上了高高的田岸。他瞧见巍峨的米兰大教堂孤零零地显现在远处的平原，它仿佛不是坐落于城市之中，而是在一片荒漠之上拔地而起。

他止住脚步，伫立片刻，忘却心中一切烦恼，远远地眺望他

孩提时代已耳闻其盛名，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米兰大教堂。可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瞧见了地平线上逶迤而行的层峦叠峰，瞧见了高高耸立着的故乡的大锯山，立时觉得浑身热血沸腾；他站在那儿片刻工夫无限惆怅地注视着，随后又无限惆怅地转过身去，继续赶他的路。渐渐地，他的眼前显示出了钟楼、塔楼、教堂的圆顶和房屋的屋顶，于是，他从田岸下到大路上，又走了一段路，发现已经离城市很近，便走到一名行人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对他说道：

"对不起，先生。"

"有话请说，我的年轻人。"

"您能给我指点一条最近的路，通往博纳文杜拉神甫所在的修道院吗？"

伦佐请教的那位先生是米兰附近一位富裕的商人，那天上午他有事去城里，但没有办成什么事又匆匆忙忙踏上回程，因为着急赶回家中，所以并不愿意停下来答话。虽说如此，他仍然没有流露出不耐烦的样子，非常和蔼地答道：

"亲爱的孩子，此地有着不止一处的修道院，你得更明白地告诉我，你要寻找的是哪一个修道院。"

于是伦佐从怀里掏出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介绍信，递给那位先生。那人见信封上写着"东门"二字，便对伦佐说道：

"你很幸运，我的孩子，你要寻找的修道院距离此地并不很远。你顺着这条石子路往左走，有一条抄近的小路，只须几分钟你会遇到一座又长又矮的建筑，那是传染病医院，再顺着医院外面的水沟往前走，你就会找到东门。进得城去，走上三四百步路，你可以看到一处栽着许多美丽的榆树的不大的广场，那就是修道院，你准会找到的。上帝保佑你，我的年轻人。"

说完最后几句话，那人用优雅的姿势挥了一下手，继续上路了。

伦佐呆在那里发愣，城里人对乡下来的陌生人的友善态度使他大受感动。他不晓得，这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富人卑躬屈膝，穷人扬眉吐气的一天。他顺着那人给他指点的路径，朝东门走去。

不过，提到东门，读者大可不必在想象之中把它跟现在的样子联系起来。伦佐走近东门，只见沿着传染病医院伸展的道路，在两行篱笆之间形成一条曲折、狭窄的路径。城门的两边是两根柱子，上面盖了一座顶棚，用来保护城门，边上还有一间税务吏居住的小屋。城堡依势建在不规则的斜坡上，道路是用随意扔弃的破砖碎瓦砌成，显得陡峭而不平。伦佐进入东门时所见到的道路，恐怕跟今日走进维多利亚城门的过客所见到的情形很是相似。大路当中有一条水沟，一直延伸到离城门不远之处，把大路分成两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它们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浆遍地。到了博盖托小街，现今这条街依然是这个名字，小沟的水汇入一条排水的阴沟。那里立着一座圆柱，顶上是一个纪念圣迪奥尼吉十字架，左右两边是篱笆环绕的菜园子，断断续续地散布着一些简陋的房屋，居民大多是以洗衣为生的贫民。

伦佐进了城门，信步走去，竟没有一个税务吏注意到他，这使他觉得十分纳闷，因为，他曾听到家乡少数几个以到过米兰而自豪的人叙述，大凡乡下人进米兰城，都要受到粗鲁的盘问和搜身。街道上空空荡荡，假如他没有听见远处传来的一片异常活跃的熙熙攘攘的声音，他一定会以为自己走进了一座死城。他来不及多加思虑，继续往前走，只见地上一条条柔软的白色带子，犹如白雪一般。但又不可能是白雪，因为眼下并不是下雪的

季节，何况雪花也不会呈条带的形状落下。他在一条白色带子跟前俯下身去，细细察看，又用手摸摸，这才发现，原来是面粉。

“米兰城里竟是这样的富庶，所以才敢如此糟蹋上帝的恩赐。”伦佐暗自思忖。

“他们硬要我们相信，到处是饥荒。可瞧瞧他们是怎样地欺骗可怜的乡下人，叫乡下人别吭声。”

再往前走了几步，来到圣柱跟前，伦佐见到圣柱脚下一些更令人奇怪的东西散落在圣柱底座的台阶上，它们自然不会是卵石，假如这些东西摆在面包铺的柜台上，他会毫不迟疑地认定这是面包。不过，伦佐不敢立即轻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儿岂是摆放面包的场所。真是活见鬼！

“且让我看个分明，究竟是怎么回事。”伦佐又自言自语说道。他朝圣柱走去，俯下身去，捡起了一个，果然是一只雪白的、圆圆的面包，除了节日，这种面包他平时很少能吃到。

“果真是面包！”伦佐惊奇极了，禁不住大声嚷道，“他们竟在城里如此随意抛弃面包？而且是在这样的年头？为什么面包掉在地上，他们都懒得去捡起来？这米兰难道是个安乐乡吗？”

他迎着早晨的清新空气，走了几十里路，这面包不只激发了他的惊奇，也勾引起了他的食欲 。

“我何不拿它一点？”他暗暗下定决心，“呸！他们把面包随意扔在路上，任凭狗去吃，我这个基督徒自然也该享受一番。假如主人来了，我付给他钱就是了。”

伦佐这么思量着，把手里拿的那只面包放进口袋里，又捡起一只，放进另一只口袋里，随后又拿了第三只，开始吃起来。他继续往前走，但心里更是狐疑不解，很想把这样奇怪的现象弄个明白。他刚走上几步，便见从城里迎面走来一群人，他细细打量

走在头里的几个。那是一个男子，一个女人，离他们几步远，还有一个孩子。他们都负荷着超过自身体力的分量，身体扭曲成奇形怪状。他们的衣服，或者说他们身上破烂的衣片沾满了面粉，他们慌乱的、兴奋得发红的脸孔也沾满了面粉；他们走路的时候，不是因超重的负荷而佝偻着身子，而是好像浑身挨了打而显出痛苦不堪的样子。那男子肩上扛着一大袋面粉，艰难地走着，每一次踉踉跄跄的移步，面粉便从袋子的这个或那个窟窿里撒将出来。最丑陋的样子要数那女人，挺着一个大得不成形的肚子，用两只弯曲的手臂吃力地托着，好像双手端着一口大铁锅，大肚子下边露出赤裸到膝盖的双脚，摇摇晃晃地往前移动。伦佐再定睛一看，发现那硕大的肚子竟是女子用双手抓住衣边的裙子，里面满满当当地装着面粉，差不多每走一步，就有面粉从袋子里飘撒出来。男孩子双手捧住一只篮子，里面装满面包，顶在脑袋上。他的双腿比父母亲的短小，自然落在了他们后面，便不时加快步子去追赶他们，于是脑袋上的篮子失去了平衡，就有面包掉了出来。

“你索性再扔掉一个吧，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母亲咬牙切齿地斥责儿子。

“我又没有扔掉它们，是它们自个儿掉下来的，我有什么法子呢？”

“嘿，算你走运，我两只手没有空。”女人挥动她的拳头厉声说，好像要揍可怜的孩子，她做这一动作，却又白白地撒落了许多面粉，足可以做两个那孩子掉下的面包。

“得了，得了，”那男子说道，“我们回头再来捡吧，或者就让别人捡去。熬了这么长长的苦日子，现在才有点充足的粮食，就太太平平地享用吧。”

这时候，又有一批人从城外跑来，其中的一个走到那女人跟前，问道：

“上哪儿去拿面包?”

“往前走，”女人回答，当那些人走出了十来步远，又嘟嘟哝哝地说道，“这班混蛋乡下人，他们肯定会把所有的面包炉和面包铺都一扫而光，什么也不给我们留下。”

“你真是让人讨厌，有福大家都分享一点，”丈夫说道，“东西多极了!”

从这样和那样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中，伦佐恍然明白，他走过了一个正在造反的城市，而且，这一天正是胜利的日子，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力量随意去拿些什么，而不必支付分文。虽然我们很乐意表现我们可怜的山里来的主人公是个善良的人，但实际情况使我们不能不说，他最初就是怀着兴高采烈的情绪。他觉得，周围种种事情的现状很难让人恭维，他对以任何方式来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会发自内心地予以赞同。何况，他压根儿不是一个超时代的人，他也受到公众的舆论或者说大众的激情的支配，认定囤积居奇的商人和面包铺老板造成了粮荒；他们既然残酷地掠夺了天底下百姓的口粮，那么，不管采用何种方式把粮食从他们手中夺回来，他以为都是天经地义的。他拿定主意，置身于这场骚动之外，他很乐意去投奔以为能够像慈父一般对待他，为他提供一席安身之地的修士。他这么暗暗思忖，一面又瞧着不断涌来的扛着战利品的胜利者，一面走完了通向修道院的最后一段路程。

在今天建造起了漂亮的宫殿和高高的拱廊的地方，当时还是一片广场，走到广场的尽头，便是门口栽着四棵大榆树的教堂和修道院。我们不无羡慕地为那些没有亲身体验过这等经历的

读者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都很年轻,还没有机会去做那么多傻事。伦佐径直朝修道院大门走去,把剩下的半个面包塞进怀里,掏出那封介绍信,小心地捏在手里,按响了门铃。大门上的一扇木栅窗应声打开,伸出看门的修士的脑袋问道,来者是谁。

"我打乡下来,有一封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急信要交给博纳文杜拉神甫。"

"把信交给我吧。"看门人把手伸出木栅窗,说道。

"不成,不成,"伦佐说道,"我必须把信面呈神甫。"

"他不在修道院里。"

"那请让我进去,我等他回来。"

"听我说,"看门的修士回答道,"你到教堂去等着吧,这样对你有好处。现在不能进修道院。"说罢,他把木栅窗砰地关上。

伦佐手里拿着信,伫立在那儿。随后他按照看门人的吩咐,朝教堂走去。才走出了十来步,他忽然想道,何不再去看一眼那街上骚动的情景。他穿过广场,在大路旁边停下,双手交叉在胸前,身子朝左边转过去,放眼张望城市的中心地带,因为那儿人群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强烈的旋风吸引着这位旁观者。

"我得去看一看。"他暗自思忖。他掏出那半个面包,一面啃着,一面朝城市中心走去。

乘此机会,我们尽可能简略地向读者描叙这场骚动爆发的原因和最初的情况。

第 十 二 章

这是粮食歉收的第二年。在上一年，靠着以前几年的积余，粮食的匮乏勉强得到了弥补。老百姓既不能饱食，也不至于挨饿，可到了我们讲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即一六二八年的收获季节，他们却确确实实是缺粮少吃了。

如今，人们急切期盼的收成，竟然是比上年更加糟糕。这一方面是由于遭逢自然灾害(不只是米兰如此，附近大部分地区也是这样)；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祸的缘故。上文我们提及的那场战争，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和伤害，以致在周围的乡村，农民再也无心耕种土地，他们被迫远走他乡，依靠乞讨为生，而不愿用劳作为自己和别人换取面包，于是比往常更多的田地荒芜了。当局贪婪地、不明智地设立种种苛捐杂税，使百姓不堪重负，驻扎当地的军队(当时的历史文献视他们犹如入侵的敌寇)即使在和平的日子里也毫无顾忌的恶劣行径，以及在此不能细说的其他原因，导致了我所说的比往常更多的荒田，逐渐地酿成了那席卷整个米兰的悲惨的结果。我们将要叙述的这一事件的详情，全然像是一种慢性疾病的突然发作。那可怜的收成还没有来得及入库，但军队征收的粮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粮食的糟蹋，已经让百姓马上感觉到了口粮的紧张，而这种短缺引发了痛苦的、

不可避免的、于少数人有利可图的后果，便是粮价飞涨。

可是，当粮价涨到某种程度的时候，许多人却产生了一种想法（时至今日，在优秀的经济学家们就此问题发表了无数著述以后，许多人仍然持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当时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以为粮食的匮乏并不是导致粮价飞涨的诱因。他们忘记了此前他们是怎样以恐惧的心情来预测粮食的歉收的。他们突然认定，如今粮谷满仓，事情全坏在商人的囤积居奇上。这种意见诚然站不住脚，倒也安抚了众人的愤怒，又满足了众人的希望。那些囤积粮食的商人们，不论名符其实的或别人凭空猜测的，那些地主们，他们没有敞开供应粮食，还有那些购买粮食的面包铺老板们，总而言之，所有那些或多或少储存着粮食的人，或者说那些别人认为储存着粮食的人，统统被指责为造成粮食短缺和粮价暴涨的罪魁祸首，他们成了包括恶人和绅士在内的公众发泄憎恨情绪的对象，成了众矢之的。人们异口同声地说，粮店、仓库里的谷物堆积如山，以至于屋子都得靠木头柱子支撑着，他们还指明总共有多少袋粮食，虽然这是个谬误的数字；他们又蛮有把握地说，有不计其数的粮食偷偷地运往了别的城市；恐怕那些地方的人也会同样肯定和激动地宣称，他们那儿的粮食全偷运到了米兰。

人们于是恳请地方行政长官采取措施，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如今谷物都被隐藏着，屯积着，甚至被掩埋在地下，所以必须采取他们当时以为最公正、最简单和最有效的行动，把丰富的谷物起出，让大家享用。行政长官也确实做了几件事，诸如限定某些食品的最高售价，宣布对那些拒绝出售食品者施以刑罚，还颁布了其他类似性质的法令。不过，尽管所有这些措施显得异常强硬有力，它们却既不能减少人们对食品的需求，也无法在收获

季节过后再得到一次收成；而且，这些措施尤其不能吸引那些谷物富裕的地区把粮食运入米兰。这样，事态便愈来愈恶化了。人们把这种状况归咎于应急措施的软弱无力，强烈要求采取更加宽宏、更加果断的行动。不幸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合乎他们心意的人。

在堂贡扎罗·菲尔南德兹总督离开米兰，前往指挥围困蒙菲拉托的卡萨莱[①] 战役期间，治理米兰的事务交由另一位西班牙人安东尼奥·菲雷大臣代理。这位长官觉得(又有谁不能察觉这一点呢?)，倘若能够给面包限定一个恰当的价格，那将是一件让众人的愿望都得到满足的大好事；他思量(这正是他的错误所在)，只须他的一纸命令，便足以做到这一点。他为面包限定了一个他以为最恰当的官价，如果一百五十公斤一袋的面粉通常卖三十三里拉，那么面包的最高价就限定在八十里拉。他这么行事，恰如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自以为只消改变了出生证，就变得年轻起来一样。

不止一次，一些更不合情理，更不公正的法令，由于在实施中遭遇到阻力，难以执行，也就不了了之。这一回民众眼见自己的愿望终于形成了法律，他们自然不甘心让它化为一场玩笑，因此密切注视着这些法令的执行。他们立即跑到面包铺去，要求按照官价购买面包，他们的架势透出如此的强硬和威胁，好像情感、力量和法律都结合在他们身上似的。至于面包铺老板们是否表示了抗议，看官们就无须细问了。他们只是马不停蹄地干活，和面，揉面，烤面包，从炉里取面包；而民众又风闻这样的情形不会持续很久，便争先恐后地拥到面包铺，挤作一团，唯恐错

① 蒙菲拉托的卡萨莱，意大利北部皮埃蒙地区的城市。

过享受这等好运的时机。我敢说，谁都看得出来，面包铺老板们困苦地劳作，比平时分外急切地忙碌，到头来做的是蚀本生意，那民众获取的满足该是一种怎样美妙的滋味。而且，面包铺老板们身处官府和民众的左右夹击之中，官府用施加种种刑罚来恐吓，而民众则要求得到称心如意的服务，一旦哪个面包铺老板略微迟缓，他们便一个劲地催促，抱怨，甚至高声用世界上最可怖的刑罚来威吓。老板们没有别的法子，只能加紧地和面，烤面包，从炉子里取面包和卖面包。话又说回来，要让老板继续这样干下去，单靠严厉的命令，让他们时时地提心吊胆，是难以做到的。需要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这种情形持续不久之后，他们就再也力不从心了。他们向当局陈述，他们承担的任务是如何不近情理和不堪负荷，他们抗议说，恨不得把烤面包的木铲扔进炉子里，关门大吉。他们暂且这么忍耐着，勉为其难，但他们怀着一种希望，总有一天，大臣阁下能够明白他们的苦衷。

不过，安东尼奥·菲雷，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人。他答复说，面包铺老板过去已经赚足了钱，而且，来年丰收时照旧会获得异常可观的盈利，眼下必须继续这样坚持下去。至于说他，将会考虑给予他们某些补偿。或许，大臣阁下对自己说给别人听的道理深信不疑，或许，他已经意识到他颁布的法令难以执行下去，于是他决意把废除法令这样一件他极不愿意做的事情留待别人去做。可是，谁又能钻到安东尼奥·菲雷的脑子里，猜透他的心思呢？事实是，他强硬地坚持他此前决断的一切。最后，米兰元老院① 致函总督大人，把事情原原本本向他

① 元老院由总督任命的六十名贵族组成，1796 年拿破仑入侵意大利时被解散。

禀报，吁请他采取摆脱困境的对策。

堂贡扎罗总督正忙于战事的指挥，伤透了脑筋，他便采取了一个读者不难猜想的办法，任命一个元老院，授予它以全权，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面包价格，以使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照顾。元老院的代表们被召集起来，或者用当时西班牙人流行的官场行话说，元老院召开例行会议。在无休止的问候、寒暄、叹息、休会、空洞的提议和敷衍搪塞之后，所有的代表终于艰难地取得了同样的认识，通过一项决议势在必行。他们虽然再清楚不过地知道，这是一场巨大的冒险，但他们又确信，委实没有别的路子可走，于是决定提高面包的价格。面包铺老板们松了一口气，而民众却被激怒了。

伦佐到达米兰的前一天晚上，城里的广场和大街都挤满了人群。无论是相熟的朋友，还是陌生的过客，他们都受着共同的愤怒的驱动，都怀着共同的想法，事先并不曾一起商量过，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聚集到一块儿，就像洒落在斜坡上的雨点，渐渐地汇流到一处。他们议论纷纷，他们讲的任何话语，都足以引发听众的热烈共鸣，都足以在说话者和听者心里点燃激情的火焰。在骚动不安的人群中，自然也有一些冷眼旁观的人，他们关注着事态的发展，眼看着一盆清水变得混浊起来，不由得心中大喜，他们故意讲些狡猾之徒善于编造，而情绪激动的人们自会轻信的事情和议论，他们不停地搅浑那盆水，让它更加混浊，这样也好乘机混水摸鱼。晚上，成千上百的人带着模糊的感觉进入梦乡，他们觉得需要去做某些事情，而且定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第二天，大街上又挤满了人，孩子、妇女、男子、老人、工匠、穷人，三五成群地自发聚集起来；这儿人们七嘴八舌，乱哄哄地喧嚷不止；那儿有人发表演说，听众鼓掌喝彩；这儿的某人向身

旁的人询问方才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另一个人又响应传到他耳朵里的呐喊，跟着欢呼不已；到处滚动着怨恨、威吓和惊叫的声浪；那少数几个字眼，成了人们争相谈论的材料。

看得出来，只须一个随便什么样的推动力，一个契机，一个开端，那些言辞即刻就会转化为行动；而这，不用等待多久，很快就发生了。通常，每日天刚亮的时候，各家面包铺的小伙计，一个个肩背大筐，里面装满面包，分头去送给主顾们。这些倒霉的小伙计中第一个出现在街头，走近围成一堆的人群的时候，犹如一只点燃的鞭炮落进了火药库。

"瞧，这儿有面包！"上百个声音一起嚷道。

"果真是面包，可这是供给富足得流油的恶霸们享用的，而他们却想让我们饿死。"另外一个声音大声喊道。

有人走到小伙计的身边，伸出手来攥住筐背的边，猛地摇动筐子，喝道：

"让我们瞧瞧！"

那小伙计的脸色顿时一阵子通红，一阵子苍白，浑身直打哆嗦，好像是想说：让我走吧，可话到嘴边，他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他松开双臂，想急于从背筐的绳子里解脱出来。

"放下筐子！"人群向他喝道。

许多只手同时伸向筐子，把它按到地上，掀开筐子上盖着的白布，扔向空中；一股温馨的香味，向四周飘逸。

"我们一样是基督徒，我们一样要吃面包。"有人这么说着，他拿起一只圆面包，高高举起，好让众人都看见，随即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霎时间，许多只手纷纷伸向筐子，许多只手在空中飞舞；不消片刻的工夫，一筐面包就这样被哄抢一空。那些两手空空，一

无所获的人，眼见别人家抢到了面包，不由得心中恼火，而眼见竟能如些轻而易举地得手，又不禁大受鼓舞，于是成群结队地出动，去别处打劫。只要碰见送面包的孩子，他们就来一个抢一个，毫不留情。其实，完全用不着对小伙计们动真格的，这些倒霉的孩子们在路上一旦看见了这群不怀好意的家伙，即刻乖乖地把面包筐子放在地上，撒开脚丫子便跑。不过，什么实惠也没有捞到的人们仍然占着大多数，即使那些有了收获的人，也不满足于如此微小的战利品，他们随即又卷进杂乱的人群，跟那些一心要掀起更大的骚动的人们纠结在一起。人群中发出了一阵阵呐喊："去面包铺！去面包铺！"

在塞尔维大街上，有一家取着同一名字的面包铺，直至今日还开在那儿(这店名在托斯堪纳方言中是瘸腿的面包铺的意思，而在米兰方言口语中，它却由如此不规则的、古怪的、甚至粗鲁的音节组成，以至在书面语言中竟然找不出表示这些音节的字母)。人群向这家面包铺蜂拥奔去。面包铺里的人正在盘问那个扔下筐子逃回来的小伙计，这孩子吓得脸色煞白，惊魂未定，喃喃地报告他方才遭遇的可怕经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和鼎沸的人声，这喧嚣的声音愈来愈近，而且已经可以望见几个冲在头里的先锋了。

关门，关门！快，快快！有人跑到警察局去，请求当局出面保护；其他的人急急忙忙关上店门，插上门闩。人群开始在外面集结，把店铺围住，大声叫喊："面包！面包！开门！快开门！"

过了一会儿工夫，一名军官在一队手持长戟的士兵的簇拥下来了。他们喝道：

"让开，让开，孩子们！回家去，都回家去；给长官让路！"

此时围聚的人群还不是那么密集，他们向两边稍稍闪让了

一下，军官和士兵们虽然无法排成队列，但顺着让出的一条窄路，走到了面包铺门前。

"孩子们，"军官开始劝诫人群，"你们在这儿想干什么？回家去吧，快快回家去。你们莫非不再敬畏上帝？我们的国王陛下将会下达怎样的命令？我们不愿意伤害你们，可你们得马上回家去。你们要做正派的人！你们聚集在这儿，究竟想闹出什么事情来？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无论对于你们的肉体，或者灵魂。回家去吧，都回家去。"

可是，那些站在军官的跟前，看得见他的面容，听得见他的讲话的人，纵然想遵从他的劝诫，离开那儿，但读者不妨设想一下，他们采用怎样的法子才能脱身？他们被后面的人紧紧贴着，推着，而后面的人也被紧紧贴着，推着，犹如江河波涛，后浪推着前浪，汹涌向前，一直波及人群的最边缘。军官开始觉得，受到压迫的呼吸急促了起来。

"让他们往后退，我好喘气，"他对士兵们说道，"但不要伤害任何人。我们得进到店里去。敲门；让他们往后退。"

"往后退！往后退！"士兵们大声喝道，一起向站在最前面的人扑过去，用长戟推搡他们。

人群发出声声惊叫，尽力往后退缩，他们的脊背压住了别人的胸口，胳膊撞击了别人的肚皮，脚跟踩痛了别人的脚尖；人们争相挤压，乱作一团，那些处在队伍中间的人，真想牺牲一切，只愿能够逃脱这个地方，面包铺门前总算腾出了一小片空地。军官一遍又一遍地敲门，高声呼喊开门。店里的人从楼上窗口瞧见了这情景，急忙跑下来把店门打开。军官走进店里，传令士兵们一个个地鱼贯而入，让最后面的几名士兵用长戟挡住人群。待到他们都进入店里，就紧紧闭上店门，插上铁闩。军官快步走

到楼上，从窗口探身朝下望去。嘿，麇集的人群犹如黑压压的一片蚂蚁！

“孩子们，”他提高嗓门说道，许多人抬起头来听他讲话，“孩子们，你们快回家去。谁马上回家就可免予追究。”

“面包！面包！开门！快开门！”人群发出的可怖的喧嚣中，只有这几句话听得最分明，算是对军官的回答。

“法律无情，孩子们！你们要小心，现在还不算晚。走吧，回家去吧。面包，你们定然会得到的，但不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哎！……哎！你们那儿在干什么？哎！大门前面的人！哼，哼！我瞧见了。瞧见了。法律无情，你们要小心！这是犯法的大事。我这就下来。哎！哎！放下这些铁家伙，你们的手也放下。简直是耻辱！你们这些米兰人，你们的善良曾经名扬天下！听我说，你们听我说，你们从来都是心善……喔唷，你们这帮畜生！”

军官突然改变了讲话的语气，原来是那些善良的人群中，有人随手扔了一块石头，击中了他的额头，也就是他那颗机灵的脑袋的左半拉。“畜生！畜生！”军官发出一连声的咒骂，急忙关好窗子，退缩到屋子里。他的愤怒叫喊，已经无济于事，他所说的话，无论是出于善心或是恶意，统统淹没在从大街上传来的暴风骤雨般的鼓噪声中。军官说他瞧见的事情，就是众人把从街上随手捡来的石块、铁棍当作武器，要砸开面包铺的大门和窗户的铁棂，这件事他们已经干了好一会儿了。

在这会儿，面包铺的老板和伙计们都聚在楼上窗户跟前，搬来了许多石头，兴许都是院子里的铺路石，朝着下面的人群叫骂，要他们停止攻击，又举起石头让他们看，示意要向下面投掷。当他们看出这一切都毫无用处，便真地把石头朝人群砸去。扔下去的石块，真是弹无虚发，因为下面的人群是如此的密集，以

致如俗话说的，竟然没有一粒小米能够钻个空子，落到地上。

“啊，这帮恶棍！这帮下流的混蛋！难道这就是你们赏给穷苦百姓的面包？喔唷！我的天！哼，等着瞧，等着瞧！”下面的人群发出激愤的吼叫。不止一个人被石头砸伤，两名孩子被活活砸死。愤怒给人群增添了力量。面包铺的大门倒了，窗子的铁棂被砸开了。人们从各个缺口潮水般地冲了进去。里面的人见到这般来势凶猛的人群，慌忙躲进顶层的小阁楼里去；军官和士兵们，还有几名店里的伙计，吓得蜷缩在屋子的各个角落里；另外的人则从天窗钻了出去，像夜猫一样在屋顶上逃窜。

胜利的人群见到了战利品，就把流血复仇的计划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向一个个盛着面包的食品柜扑去，面包立刻被抢光了。有人朝账房的银柜跑去，撬开锁，抓住装满钱币的盒子，大把大把地把钱塞满身上所有的口袋，赶快离开，准备再回来白拿面包，如果还有多余的面包的话。人群又纷纷向各处仓库奔去。他们拿起一袋面粉，或拖着，或推着；有人用双腿紧紧夹住面袋，把袋口解开，倒掉一部分面粉，好减轻一些分量，能够把它扛走；有人一面喊道：“慢着，慢着，”一面弓身弯腰，在面袋底下撑开围裙、毛巾、帽子，去接受上帝的恩赐；还有人跑到和面缸那里，抓起一大块湿漉漉的面团，可面团随即软软地拉长了，不停地从四处掉落下来。另外一个人抢到了一只筛子，把它高高举在头顶上，扬长而去。不断有人涌进来，有人挤出去；男人，妇女，孩子，互相推推搡搡，大声叫嚣，到处落满了白粉，到处飞扬着白粉，到处笼罩着一重白雾。面包铺外面，两队朝着相反方向奔走的人马，熙来攘往，磕头碰脑，忽而如决堤的河水般涌来，忽而队伍梗塞，乱作一团；有人满载战利品出去，有人则想进入店里分享成果。

当这家面包铺被如此折腾得底朝天的时候，城里其他的面包铺也都不能平安无事，避开危险。可是，却没有一家遭遇到那么多人的袭击，被为所欲为地掠夺。一些面包铺的老板请到了救兵，部署了防卫；另外一些铺子，自知人力单薄，便诉诸和平解决的方式，给那些开始聚集在店门口的人分发面包，但要他们答应快快离去。他们确实离开了，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尝到了甜头，觉得心满意足，而是由于那些士兵和警察虽然远远地躲开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瘸腿的面包铺"，但却时时出现在别的地方，拥有充分的力量，足以震慑那些为数不多的心怀歹意的民众。因为这个缘故，那第一家遭逢劫难的面包铺里的骚乱，便愈发不可收拾了，所有那些双手发痒，一心要逞强作乱的人都蜂拥而至，那里的一伙朋友声势浩大，而且绝对不会有受到惩罚的危险。

伦佐啃完了他那只面包，穿过米兰城的东门，不知不觉地朝骚动发生的中心信步走去，而此刻，事态正好发展到了上文描叙的地步。他卷入了人流，忽儿被众人推动着快步前行，忽儿被众人围堵得寸步难行。他一面四处打量，还竖起耳朵，想从喧嚣、纷乱的谈话中探听到什么可靠的消息，好弄明白眼下的局势。他一路上总算大致听到了这样一些谈话。

"如今真相大白，"有人嚷道，"那班恶棍口口声声说，没有面包，没有面粉，甚至连麦子也没有，这无耻的欺诈彻底暴露了。现在事情再清楚不过地摆在那儿，他们再也不能蒙骗我们了。但愿我们永远过上富裕的日子！"

"您听我说，这些统统无济于事，"另外一个人说道，"好像竹篮子打水，或许事情会更加糟糕，如果不能给它一个公正的决断。面包当然会便宜的，可他们会往面包里下毒药，让穷人像苍蝇一样毒死。他们早就扬言，现在穷人太多了；他们在委员会里

就是这么说的，我敢说我讲的是实话，这是我亲耳从我的教母那儿听到的，她是一位贵族的仆人的亲戚的朋友。"

还有一名汉子，嘴角吐着白沫，手里拿着一块破手巾，按住流淌着鲜血的、蓬乱的头发，嘴里嘟囔着一些这儿不便重复的脏话。周围的人，为了对他表示安慰，也随声附和他。

"先生们，劳驾让一让，让一让，让一个可怜的父亲给他的五个儿子带去糊口的粮食。"一个背着一大袋面粉摇摇晃晃走来的汉子这么说，于是众人纷纷后退，给他让出一条通道来。

"嘿，我吗?"另一个人用压得很低的声音对他的同伴说道，"我跟这种事毫无干系。我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我知道这种事情将来会怎么收场。别看这班傻瓜现在闹得天翻地覆，明天或者后天，他们就会统统缩头缩脑呆在家里，害怕得直打哆嗦。我已经发现好些不善的面孔，这些家伙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到处溜达，悄悄记住谁个在场，谁个不在场。只等这场风波过去之后，就秋后算账，该收拾谁就收拾谁。"

"面包铺老板的保护神，"突然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吸引了伦佐的注意，"正是那个掌管粮食的的赃官。"

"全是一帮恶棍。"旁边有人说道。

"没错。可他是罪魁祸首。"那个洪亮的声音回答。

那掌管粮食的大臣，先由元老院推举六名贵族为候选人，再由总督从中遴选一人，正式任命，每年任免一次。而这位掌管粮食的大臣，身兼元老院主席和粮食委员会主席两个要职于一身；粮食委员会也由十二名贵族组成，除了别的职权之外，它的主要使命是负责全年粮食的调配与供应。在饥荒与民众愚昧无知的年代，出任这一重任的官员，自然免不了被别人认定是造成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指责他不曾像菲雷那样好生履行使命；其实，

即使他脑子里有这样的想法，他手中也没有这样的权力。

“坏蛋！”另一个人禁不住喊道，“还有什么能比他们的所作所为更恶劣的吗？他们甚至散布菲雷长官年老昏聩的流言，这样好糟蹋他的声誉，由他们来发号施令，独断独行。我看该做一只大鸡笼，把这帮家伙统统关进去，只给他们喂野菜和霉头，就像他们对待我们的那样。”

“哼，面包？”一个急匆匆想离开的人说道，“只有大块的石头，这样的大石头竟然像冰雹一样砸下来。肋骨都快折断了！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里。”

伦佐一路上听到这样一些谈话，说不清楚他是更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或是心中起了惊诧的感觉，他也不时被人群挤过去推过来，好不容易来到了那家面包铺的门前。人群已经疏散了许多，这样他就能够亲眼看见发生的一场不堪入目的混战的现场。面包铺的墙被石块和砖头砸得伤痕累累，白垩斑驳，窗户散架了，大门倒塌了。

“这恐怕不是一件好事，”伦佐暗自思忖，“如果把所有的面包铺都这样毁掉，那他们想到哪儿去做面包呢？莫非到水井里去做不成？”

陆陆续续有人从面包铺出来，要么拿着一片片木板，都是从毁坏的面包柜或木盆或筛子上拆卸下来的，要么拿着和面的木棍、椅子、篮子、账簿，还有这家倒霉的铺子的随便什么东西。他们一面吆喝“让开，让开”，一面从人群中穿过。所有这些人都朝着一个方向，看得出来他们是前往某个约定的地方。

“这该是什么蹊跷的事情？”

伦佐又一次暗自思忖。只见一个人从面包铺走出来，肩上扛着一捆扎好的木板和碎木，像其他人一样，沿着阶梯大教堂北

侧的大街走去。这教堂的名字取自当时还保留、随后不久就消失的阶梯。伦佐赶忙跟上,紧紧尾随那人。他受好奇心的驱使,很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当大教堂突然显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这个山里人不由得止住脚步,张大了嘴巴,呆呆地仰望着这座宏伟的建筑物。随后他加快了步子,赶上前面那个领路的人。他拐了一个弯儿,又向那个当时远远没有完工,大部分建筑仍很粗糙的大教堂瞥了一眼。他一直跟着那个人,走进了教堂前面的广场。愈是往前走,人群愈是密集,但所有的人都向那扛着木料的人让路。那人破开人浪往前走,伦佐乘机紧随那人走进了人群中心。那儿有一大块空地,中间是正在燃烧的火堆,还有方才提到的各种木料焚烧后的余烬。周围的人鼓掌,跺脚,欢呼胜利和表达诅咒的叫嚣声不绝于耳。

那个扛着木料的人,把他的战利品全部扔进了火堆。另外的一个人,用一根烧焦了的半截的木棍,撩拨着那堆火。一股浓浓的黑烟弥漫开来,在空中荡漾,火焰也炽烈地燃烧起来,人群中又爆发了一阵阵更加响亮的鼓噪的声浪:"让我们永远富足!杀死那些让我们忍饥挨饿的人!让饥荒见鬼去!打倒粮食委员会!打倒元老院!面包万岁!"

说实在话,洗劫面包铺,毁坏面粉柜和筛子,让面包铺老板吓得魂不附体,并不是实现面包万岁的有效法子。这显然属于一种精细的哲理,它对于民众来说是难以理喻的。不过,有的人诚然不是优秀的哲学家,但当他对某件事情尚很陌生的时候,他有时倒会明白这个道理。而他一旦热中于去议论这件事和听别人议论这件事,他又会变得不明事理,糊涂起来。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伦佐起初曾经是头脑清醒的,而且后来还时时想起这个道理。但他只是暗暗地在心里藏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他

看见的这么多副面孔当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想对他说：我的兄弟，如果我做错了，请帮助我纠正，我将把你当最亲密的朋友。

火焰又渐渐地熄灭了。不再有人送来什么焚烧的东西，人群开始不耐烦起来。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在科尔多西奥（相距不远的一个小广场或十字路口），有人包围了一家面包铺。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关于某件事情的传闻，很快就变为事实。这一消息燃起了人们奔往出事地点的热情。"我想去；你，去不去？这就去；咱们一起去。"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交谈。密密的人群散了开来，形成一列长队向前进发。伦佐留在队伍的后面，虽然几乎没有怎么挪动步子，但滚滚的人流带动着他前进。他心中暗暗思忖，他是该抛开闹事的大队人马，重新上路去教堂，寻访博纳文杜拉神甫，还是跟随这伙人去另一处看热闹。好奇心又一次占据了上风。不过，他还是心中拿定主意，决计不可卷人人群的中心，免得混乱中受到挤压而负伤，或者去冒更大的危险；他要保持某种距离，远远地观望。当他周围稍稍显出了宽松的空间，他就从口袋里掏出第二只面包，放到嘴边，咬了一口，信步追随骚乱的大队人马前进。

队伍离开教堂广场，经过一条狭小而短促的古老街道，它的名字叫作鱼市街，由那儿走过一道拱门，斜穿到商人广场。再往前行少许，就是当时的学士院，很少有人从这座建筑前面走过的时候，不望一眼它那正面的壁龛，里面是一尊巨大的大理石雕像菲力普二世，他的粗犷、威严、充满怒气的脸容令人不能不肃然起敬，他挥动右臂，仿佛是在大声叱喝："我来了，你们这帮刁民！"

这座雕像后来却因某种奇特的事件消失了。在我们叙述的故事发生之后一百七十年左右，有一天，雕像的脑袋神不知鬼不

觉地被偷换了，他手中所执的玉笏也被一把匕首替代了，于是菲力普二世摇身一变成了马可·布鲁图斯。这种情形大约持续了两年的光景。忽然有一天，那些不喜欢、甚至心中仇恨布鲁图斯的人，用绳索套住雕像，把它用力拽倒，碎成许多的残片。众人把这残缺不全、模样畸形的雕像在大街上拖着示众，直到他们精疲力竭了，才把它不知道扔到了什么地方。安德雷亚·比费[①]当初雕刻这座像的时候，不知他可曾料到它日后的结局！

大队人马离开商人广场，穿过另一个拱门，来到纺织街，又从那儿涌入科尔多西奥。一到目的地，每一个人都立即把目光投向那面包铺。他们原本指望，那儿有许多哥儿们在动手，相反，现在他们仅仅看到，一些人站在距离面包铺稍远的地方，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面包铺的大门紧紧关闭着，窗口站着手执武器的人，做出随时准备保护自己的姿态。

瞧见这副情景，有人惊奇，有人咒骂，有人大笑，有人转身把这儿的情形告诉后面刚来的人们；有人坚定地留下来，有人想打退堂鼓，也有人连连嚷道："前进，前进！"于是，咄咄逼人和自我克制，消极、动摇和乱哄哄的争执与商议，就这样互相交织在一起。就在这时，人群当中爆发了一个不吉利的声音："附近就是粮食总管大臣的住宅，我们都去那儿，找他算账，伸张正义。"这其实是向众人提醒了一件他们原先就想付诸行动的计划，而不是接受一个新的建议。"去找粮食总管大臣！去找粮食总管大臣！"这是唯一可以听到的吼叫。在这不祥的时刻，激愤的人流又滚滚向前，朝着粮食总管大臣的宅邸涌去。

---

① 米兰雕塑家，1630年左右逝世。

第十三章

此刻，那可怜的粮食总管大臣用完了缺少食欲、也缺少新鲜面包的午餐，在心事重重地休息。他焦虑不安地等待着那场风暴的结束，不过，他却万万没有料到，那风暴会如此可怕地降落到他的头上。有一个好心人，一溜小跑，赶在大队人马之前，向大臣禀报马上就要来临的灾祸。家丁们被鼎沸的人声所吸引，跑到门口，惊慌失措地朝着大街上传来喧哗声的方向张望。当他们听见了逼近的呐喊声，看见大队人马的先锋已经出现，便急急忙忙地去向主人报告。

粮食总管大臣正在心里盘算，他该不该避一避风头，该怎么躲避才好，另一个好心人跑来对他说，现在要逃出去为时已晚。家丁们抓紧仅有的一点时间，把大门关上，拴上门闩，再用圆木撑住，又跑过去关上所有的窗户，就像眼看乌云狂风骤起，需要预防随时会降临的雹子一样。喧嚣的声浪，犹如天空滚动的雷声，响彻空荡荡的庭院和宅邸的每一个角落；在这铺天盖地而来的鼎沸人声中，还可听到无数的石子不断有力击中大门的响声。

“贪官！恶霸！逼我们饥饿的元凶！捉拿贪官！无论死与活！”

那不幸的人吓得脸色苍白，呼吸短促，不停地搓着双手，从

一个房间踉跄走到另一个房间，心里祈祷着上帝，同时又让他的家丁们坚决顶住，并为他想个出逃的法子。可怎么个逃法？又能逃往哪儿去呢？他登上阁楼，透过一个小孔，惶惶然地窥视大街上的形势。他瞧见愤怒的人群黑压压地挤满了大街，听见了要置他于死地的呐喊，这使他比以前更加张皇失措。他慌忙倒退几步，去寻觅一个最安全、最隐蔽的藏身之地。他蜷缩在那儿，侧耳倾听，那要命的呐喊是否减弱，那骚动是不是有所平息；可是，他听到的竟是愈来愈疯狂的震耳欲聋的呼啸声浪，打门的声音也愈发猛烈；于是，他的心又怦怦地狂跳起来，他急忙用双手捂住了耳朵。过了片刻工夫，他发疯也似的，咬紧牙关，扭曲脸孔，伸出双臂，握住拳头，好像要奋力抵住大门一样……不过，他当时的行动的真实情形，谁也无法知道，因为他独自一人留在那儿，佚名作者的手稿对此只能猜测而已，好在历史学家是惯于这样行事的。

伦佐此番处于骚动人群的中心，这倒不是他被人流卷到那儿去的缘故，而是他自己决意要挤进去的。他起初听到有人嚷嚷要杀戮生命，他激动得了不得。至于说抢劫面包，他一时无法判断，在那种状况下究竟是行善还是作恶。不过，杀人流血的主张，倒立即让他觉得心惊肉跳。尽管一个兴奋的心灵很不幸地容易受到许多兴奋的语言的蛊惑，认定粮食总管大臣是造成饥荒的主要根源，是穷人不共戴天的仇敌；然而，当人群开始出发的时候，伦佐却无意之中听到有人说，要想方设法保护粮食总管大臣的性命，所以他也立即决定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怀着这样的愿望，伦佐就挤进人群里去，好不容易来到了众人正用各式各样法子攻击的大门口。有人用石头敲打门锁上的钉子，试图把门锁拔掉；有人用铁棒、凿子和锤子，有板有眼地工作着；另外一

些人用石子、折断的刀子、铁钉、木棍，或者因为没有什么工具，干脆就用指甲挖着墙壁的灰泥，硬要把砖头起出来，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一些人插不上手，便用阵阵呐喊来为同伙壮胆；但是，他们在那挤挤插插，又更加妨碍了那些本已纷乱无序地干活的人，乱上添乱。感谢上帝，人们作恶的时候，像行善的时候常常发生的那样，那些最热烈的煽动者有时候反倒成为碍事者。

那些最先得悉事态恶化的官员，火速派人向驻扎在乔维亚城门附近的城堡司令报告，请求派兵救援。城堡司令当即拨了一队士兵。不过，从报告、发布命令、集合队伍，直到士兵出发，花费了不少时间，待到士兵们抵达的时候，粮食大臣的府邸早已被围困得水泄不通。士兵们在人群的最外围，远离大臣府邸的地方停下。带队的军官茫然不知所措。那里乱哄哄地聚集着众多的围观者，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有。军官下令要他们赶快解散，让出场地，他们的回答只是一阵阵低沉的嘁嘁喳喳声，谁也不肯离开原地一步。那军官觉得，倘若向这群乌合之众开枪，不仅过于残酷，而且充满危险，这样行事，将会导致无谓地伤害那些较为平和的人，而对于那班言行异常激烈的分子，又不啻是火上浇油，何况他也不曾得到开枪的指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最外层的人群驱开，疏散到左右两边去，让士兵沿着闪让出来的走道前进，向那些想要交火的人开战。但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谁知道那些士兵能不能步调一致、有序地前进？倘若不仅未能驱开群众，队伍反倒乱了套，失散在人群之中，这样就在惹怒了群众之后，又落到了听凭他们摆布的地步。军官犹豫不决，士兵们不愿动弹，不管怎么说，其实都是恐惧使然。那些最靠近士兵的群众，得意洋洋地打量着士兵们，流露出对士兵们嗤之以鼻的神气。那些站得稍远的群众，并不去挑逗士兵们，而是做着鬼

脸，发出嘲笑的叫喊。再往远处，就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士兵增援来了，但并不来理会他们。而那些破坏者们，继续干着捣毁围墙的工作，除了想快快完成他们的任务，再也没有别的念头；那些旁观的人群，仍然毫不停歇地用呐喊声鼓动着拆墙毁门的行径。

在旁观的人群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老汉，他睁大两只深陷的、血红的眼睛，脸上的皱纹扭曲成一团，活像魔鬼露出的得意的狞笑。他的双手在满头可恶的白发上高高举起，在空中挥舞着一把铁锤，一条绳子和四根长钉子。他叫嚷着，他要杀死粮食总管大臣，把他钉在府邸的大门上。

“呸！可耻！”伦佐忍不住脱口喊道。他听见那些话语，看到许多人的脸上都显露出赞同的表情，心里充满了义愤；他又看到另外一些人，虽然默默不语，但流露出同他一样的义愤。“可耻！难道我们要去充当刽子手？去杀死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去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还指望上帝赐给我们面包吗？上帝定会用天雷来惩罚我们，而不会再赏赐面包！”

“哼，你这狗东西！你这卖国贼！”一个在喧嚣声中听见伦佐讲这番正经话的汉子，朝他转过身来，显出一副凶神似的面孔，大声吼道。“且慢！且慢！这是粮食总管大臣的走卒！打扮成村民的模样。他是一名密探。逮住他！逮住他！”

上百个声音传向了四周。

“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人在哪儿？他是谁？粮食总管的走卒。一名密探。粮食大臣打扮成了村民的模样。他逃跑了。他在哪儿？他在哪儿？逮住他，逮住他！”

伦佐立即哑口无言，紧紧蜷缩着身子，恨不得赶快逃离现场。他旁边的几个人把他围在中间，掩护着他，并且纷纷大声地

叫贼，努力淹没那些充满敌意和杀气的叫嚣。不过，比这一切更有效地帮助他摆脱了险情的却是一声声“让开！让开”的吆喝，附近有人嚷道：“让开！帮忙的家伙来了，唉，让开！”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一条长长的梯子，几个人扛着，想把它架在房子上，这样好破窗而入。但幸运的是，那本来会促使围攻的行动一举成功的事情，做起来却很不顺利。梯子的两头、中间和旁边，都有人抬着，他们被拥挤的人群阻隔，推来搡去，像波浪一样踉踉跄跄前进。有一个人的头套在梯子的两个梯级间，梯子的横档压在肩膀上，他好像戴上了不断遭到撞击的枷锁，在重压之下发出牛一般的哞哞叫声。另外一个人，受到突然的推动，放弃了他抬着的梯子。于是松开的梯子便不断撞击着人们的肩膀、胳膊和腰部；那些被撞的人会发出怎样的咒骂，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又有一些人赶忙用手抬起倒下的梯子，把身子钻进梯子间，用肩膀把梯子扛起来，喊道：“勇敢些！往前走！”这要命的家伙像蛇一样曲曲折折地跳跃着前进。它来得正是时候，分散和扰乱了那些要致伦佐于死地的人的注意力，伦佐也趁着这乱上添乱的局面，起初是不动声色地，然后竭尽全力用胳膊拨开众人，摆脱那个于他十分险恶的地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地远离骚乱，去寻找或等候博纳文杜拉神甫。

忽然，从人群的外围涌起一个很不寻常的波动，一直波及到人群的中心，同时，一个声音也从一个人的嘴里传播到另一个人的嘴里：“菲雷！菲雷！”这个名字传到哪里，哪里就强烈地表达出惊奇、兴奋、愤怒、欣喜、厌恶等种种不同的情绪。有人大声呼喊他的名字，有人想淹没这个声音；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有人颂扬，有人诅咒。

“菲雷来了！”“不对，不对！”“是的，是的，菲雷万岁！是他下

令降低了面包的价钱!""不对,不对!""他在这儿,他坐在马车里。""那有什么要紧。这跟他有什么相干?我们谁也不需要。""菲雷!菲雷万岁!他是穷苦人的好朋友!他上这儿来,要把粮食总管大臣送入监狱。""不行,不行,要由我们来处死他。滚回去,滚回去!""太好了!菲雷!欢迎菲雷驾临!把粮食总管大臣打入监狱!"

所有的人都踮起脚尖,转过身子,朝着预告菲雷将出人意料地光临的方向张望。不过,因为人人都踮起了脚尖,他们所能瞧见的,就和他们往常站着所能瞧见的一样,一点儿也不多,一点儿也不少。但既然是如此的情形,所有的人仍然都努力抬高自己的身子。

在士兵们守卫的对面,外围的人群果然迎来了坐着马车的安东尼奥·菲雷大臣。他或许已经察觉,他的不合时宜的失误和一意孤行,酿成了或者至少说诱发了这场骚乱,因而颇感内疚,他现在来到现场,就是要设法平息这场骚乱,至少要阻止它的极为可怕的、难以挽回的恶果。他曾经不光彩地赢得了民众的爱戴,现在他要让这份爱戴发挥良好的作用。

在骚乱的人群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或者因为炽烈的激情,或者由于盲目的信念,或者为着某个恶毒的图谋,或者对动乱心存幸灾乐祸的兴趣,他们推波助澜,竭尽全力让事态不断地恶化。他们提出或者支持那些最卑劣的主意,每当人们热情的火焰出现衰弱的势头时,他们便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对于他们而言,怎么行事都不嫌过头;他们一心只是想让事态无休止地、自由不羁地持续下去。

当然,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也还总有另外的一些人,他们抱着同样的激情和同样的坚定行事,以求产生与以上所说的相

反的效果。他们当中，有些人出于对遭受劫难者的友善情意，或者抱打不平；也有些人毫无别的动机，仅仅是因为对流血和残忍的行为怀有善良的、自发的恐惧。但愿上天赐福予他们。

在这两种对立的力量中的任何一方，纵然事先不曾有过协商，但由于想法相同，行动上在顷刻之间便会取得一致。这些兴风作浪的团伙，其实全是乌合之众，他们因态度上的差异，又各自靠拢这个或那个极端。有人昂奋激动，有人阴险狡猾，有人倾向于他们理解的某种公正，有人渴望大显身手，既会犯下伤天害理的过失，也能做出仁慈怜悯的善行，这完全取决于他们面临的机会，来充分宣泄，或唾弃或欣赏这一种或那一种情感。他们每时每刻都渴望知道和相信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情。他们需要向某个什么人欢呼、鼓掌，或者咒骂他。“万岁”和“死亡”，是他们最乐意不过讲出口的字眼。倘若有谁成功地说服他们，说某人并不是活该置于死地的罪人，那么，他无须再多费口舌，就能让他们进而相信，此人实在是个应当接受欢呼的英雄。他们或是幕前的演员，或是旁观的看客，或是行动的工具，或是作梗的障碍，这全看风向的变化。倘若他们不再听到不断重复的呐喊声，他们马上会一声也不吭；倘若煽风点火的人一旦销声匿迹，他们也会识相地停止一切动作；倘若有许多人众口一词地说：“咱们走吧，”他们顷刻之间就作鸟兽散，待到返回家时，他们还要互相询问：“方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不过，这样的群众终究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它会归顺任何需要它的人，因此，这两种极活跃的力量中的任何一方，都千方百计要把它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很有点像两个敌对的精灵，互相搏斗着，竞相争夺这股势力，驱使它运动起来。这全然取决于争斗的双方中，谁最善于提出能够激发人们

的情感，并把人们的行为纳人有利于自己的意图的口号；取决于谁最善于变换手法来重新点燃或抑制人们的愤怒之火，重新唤起人们的希望或者恐惧；取决于谁最善于以不停歇地、有力地重复的号召，来显示、证实和造成自己的优势。

叙述这一番闲话，只是为着说明，正当敌对的两派竭力争夺那些围困粮食大臣的府邸的群众时，安东尼奥·菲雷的到来，几乎是顷刻之间就使较为温和一派声势大振。他们原本已处于不利的地位，倘若这一援助再迟到一会儿，那他们就再也没有力量和道理对抗下去了。他深受民众欢迎，这是因为他曾下令降低面包的价格，让消费者获得很大的实惠，因为他曾果敢地摒斥反对派的一切非议，坚持推行他的决策。对他本来已怀有好感的民众，如今眼见这位长者不带一名卫士，不讲任何排场，只身一人来到现场，会见这些狂怒而躁动的人群，心中不禁愈加生发出对他的信赖和爱戴。除此之外，他们又听说菲雷是为着把粮食大臣捉拿下狱才大驾光临的，这一传说产生了奇妙的效果。如果对他们采取粗暴的手段，不愿作任何让步，他们对粮食大臣的无比愤怒发作起来就更加势不可挡；如今，既然传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满意的承诺，就像嘴里已经啃上一根骨头一样，那怒气也就多少平息了一些，也就引发出了大部分人心里早已怀有的截然相反的情绪。

那些拥护和平的人重新抖擞起了精神，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为菲雷效劳。靠近他的人，用一遍又一遍的热烈掌声，鼓动别人也跟着鼓掌，并且劝说人们后退，给马车让出一条路来。另外的一些人，一面鼓掌，一面重复和传播菲雷所讲的话，或者说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是菲雷所讲的最美好的话，来反驳那些狂热而顽固的分子，利用没有主见的群众的变化了的情绪，来攻击他们。

"谁不让大伙儿喊菲雷万岁？哼，莫非你不乐意面包便宜么？只有一班恶棍，才仇恨基督教徒的正义，那些吵吵闹闹比任何人都凶的家伙其实就是想让粮食大臣乘机溜走。把粮食大臣打入牢狱！菲雷万岁！给菲雷让路！"

愈来愈多的人这样喊着，对立的一方的气焰也显得愈来愈弱。这样，温和派便不再停留于口头的宣传，转而采取行动，阻止那些人对粮食大臣府邸的毁坏，把他们驱散，从他们手里夺下工具。那些人怒气冲冲，发出种种威胁，而且挣扎着要卷土重来；然而，制造流血事件的时机终于丧失了。这时，人们喊得最多的口号是："牢狱！正义！菲雷！"在略微经历一番较量之后，对立派败下阵去了。一些人乘势把住了大门，防止对它发动新的袭击，同时也为菲雷留下一条通道。他们当中还有人透过围墙的裂缝，向府邸里面传递口信，说救兵已经到了，要他们务必把粮食大臣看住，"马上要押往……牢狱，嗯，明白了吗？"

"这是那位颁布过各种告示的菲雷大臣吗？"伦佐向旁边的一个陌生人问道。他回想起了吹毛求疵博士曾经在他耳边大声嚷嚷，让他好生瞧瞧那张告示上"菲雷阅"的签字。

"不错，他是菲雷大臣。"那人回答他。

"他是个大好人，不是吗？"

"岂止是大好人！正是他下令降低了面包的价格，而其他的官僚都不乐意。现在，他来捉拿粮食大臣，把他关进牢狱去，因为那个家伙没有干什么好事。"

不用说，伦佐立刻站到了菲雷一边。他很想去见见他，但这又谈何容易。他像个粗野的山里人，奋力推开前面的人，又用胳膊拨开两边的人，终于给自己打开了一条道路，挤到了人群最前面的一排，站在那辆马车的旁边。

菲雷的马车已经深入到人群之中，此刻，由于在这种情形下常常会遇到的不可避免的阻挡，马车停了下来。年事颇高的菲雷时而从马车这边的窗子，时而从马车那边的窗子，露出异常谦逊的、笑容可掬的、慈爱祥和的面孔；当年他就是带着这副笑容去晋见菲力普四世的，而且始终把它保留了下来，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也就不得不再表现一次。他也开口说话，但是，无数条嗓子汇成的喧嚣和嗡嗡声，人们向他高呼“万岁”的欢呼声，使得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能够听见他所说的很少的几句话。于是，他求助于手势，时而把手指按放在嘴唇上，亲吻一下，然后立即挥手，向车子右边和左边抛出他的飞吻，以向公众表示他的感激之情；时而他又把手伸向窗外，徐徐地挥动，请求人群稍稍让出点路来；时而他又很有礼貌地做出向下摆动的手势，请求人群略微安静些。当他的要求多少得到满足的时候，最靠近他的人终于听见了他所说的话，并且把这些话传给别人：“面包，会很富裕。我是来主持公道的。劳驾，请稍让出一条路。”

随后，他觉得，这无数个鼎沸的声音，无数双逼人的目光和无数只贴近他的耳朵，沉重地压迫着他，令他困惫不堪，头昏脑涨。有片刻的工夫，他的身子向后仰去，倒在座位的靠背上，两只腮帮子鼓鼓的，深深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

“我的天哪，这么多人！”

“菲雷万岁！您别害怕。您是位大好人。面包，面包！”

“是的，面包，面包，”菲雷把手按在胸口，回答道，“会很富裕，我向你们保证。”

“请让开一点，”他随即说道，“我是来捉拿他，把他打入牢狱的，让他接受罪有应得的惩罚。”但又轻声地接着说道，“如果他有罪。”他又朝车夫俯下身去，匆匆吩咐道：“彼特罗，你尽

管向前进。”

车夫也流露出一副客气、温和的神情，朝众人微笑，仿佛他也是一个大人物似的。他以一种难以形容的高贵姿态，徐徐地朝右边和左边挥动鞭子，恳请附近的人群略略往后退缩。“劳驾，诸位先生，”他说道，“请让出点路来，只须让车子过去就行啦。”

于是，那些最活跃的热心肠人，按照如此彬彬有礼的请求，忙乎起来，帮助打开一条通道。那些站在马前面的人，用好言好语相劝，又把手放到人们的胸前，轻轻地推着，说道：“往后退一点，让出点路来，先生们。”马车两边的一些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好让马车顺利通过，而不致压伤众人的脚掌或者碰伤众人的脸孔；否则，只会给民众造成危害，而且也会大大损害安东尼奥·菲雷的声誉。

伦佐在那儿滞留了片刻的工夫，注视着这位雍容大雅的老人。对局势的忧心忡忡，多少困扰着这位老人，身心的疲惫，更加重了这种困扰，但他的热忱操劳，尤其是去挽救一个遭受死亡威胁的人的希望，又使这位老人显得生气勃勃。伦佐放弃了逃脱这儿的任何念头，决心要助菲雷一臂之力，在他没有完成使命之前，绝不离开他。说到做到。伦佐和其他人一起行动，开道；自然，他是那些最热心、活跃的人中的一个。

人群中闪开了一条路。“往前走，往前走。”不止一个人向车夫喊道。他们或是后退几步，或是赶到前面去，为车子打开继续前进的通道。

“往前走，快一点，小心！”主人对车夫说道。马车向前开动了。菲雷毫不吝啬地把充满智慧的微笑奉献给群众，频频地向他们点头致意，同时，他还以特别的方式，对那些为他效力的人

表示感谢。伦佐就领受了他的不止一个的微笑，说实在的，伦佐是当之无愧的，他这一天为这位大人效劳的事情，恐怕连他手下最精干的侍从也难以做到。伦佐喜爱安东尼奥·菲雷的优雅大度，这位从山区来的青年人甚至觉得，他差不多就是菲雷的朋友了。

马车一旦从原地开动，便继续缓慢地朝前驶去，自然也免不了有些停顿。它要走的路程也许只有一箭之遥，但耗费的时间却让人觉得是一次小小的旅行，即便是不像菲雷这样负有紧急使命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人群在马车的左右前后不停歇地涌动，犹如千起百伏的激浪，在一艘行驶于暴风骤雨中的船只周围奔腾翻滚一样。而乱哄哄的人声，却是比暴风骤雨更加尖锐，更加喧嚣，更加震耳欲聋。菲雷时而打量这边，时而打量那边，同时做出种种姿态和手势，努力想听明白什么，也好作出相应的回答。他很乐意和这班朋友多少交谈几句，但这委实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或许是他担任大臣这么多年以来遇到的最艰难的事情。不过，在马车的行驶途中，不时有人群重复的一两个字眼，甚至一两句话，被他听见了，就像在一片震天价响的爆竹声中，可以听见一枚威力最强的爆竹的爆炸声一样。他竭力用令人满意的方式回答这些呼喊，还不时讲些深思熟虑过的言语，他知道，这是群众较为乐意接受的，或者说是事实上必须马上回答的。他一路上不停地说道：

“是的，先生们，面包会很富裕。我要把他打入牢狱，他必定会受到惩罚……如果他有罪。是的，是的，我会下令，面包会便宜的。正是这样。就这样。我要说，我们的皇帝陛下绝不会让他的忠心耿耿的臣民忍受饥饿的。喔，喔，请当心，别伤了自己，先生们。彼特罗，向前走，小心些。会很富裕，会很富裕。请让

点儿路。面包，面包。下牢狱，下牢狱。什么?”他向一个人问道，只见那人把半个身子探进了马车的车门，大声嚷嚷，像是要表达自己的建议，或者请求，或者赞许。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听见菲雷的一声“什么?”因为有人眼看马车的轮子就要压着他的身子，便赶忙把他拽了回去。就在这样连珠炮似的问话与回答，一刻也不停歇的欢呼，反对派在这儿或那儿发出而随即又被掩盖的鼓噪声中，主要依靠这些善良的支持者的援助，菲雷终于来到了粮食大臣的府邸。

另外一些人，我们在上文作过交代，抱着同样美好的愿望，守候在大门口，一次又一次地忙碌着，努力要清出一块空地。他们恳求、劝说和恐吓周围的人群，又动手推着、搡着和挤着，眼看快要达到他们希望的目的，便愈加精神昂扬，力量倍增。他们终于把拥挤的群众分成两半，并要这两部分人都往后退去，这样，在大门和停在门前的马车之间，留出了一片小小的空地。伦佐多少有点像开路先锋，又有点像护送的卫士，和马车一起来到门口，马上站在两行善良的人的一边。这两行队伍，既像是马车的侧翼，起着护卫的作用，又成为两座堤坝，阻挡着汹涌而来的人浪。伦佐用他的坚实有力的肩膀，制止着拥挤的群众，占据了一个能够看见现场的好位置。

菲雷瞧见了那一小片空地，关闭的大门，深深地舒出了一口气。大门关闭，意味着眼下尚未被人攻破。不过，大门的铰链已差不多要从门柱上脱落下来，两扇门遭受打砸，已经损伤、破裂，透过很宽的门缝，可以见到一段扭曲、松弛和几乎被拔除的铁链，勉强地把两扇门扣在一起。一个好心肠的人走到那门缝前，朝里面高声嚷嚷，让他们把门打开。另一个人赶忙拉开马车的门。老人把脑袋探出门外，张望了一下，便站起身来，用右手攥

住那效劳的人的胳膊，走出来，站定在马车的踏板上。

两侧的民众，全都踮起了脚尖，把目光投向马车。千百张脸孔，千百副胡须，在半空中闪烁。众人的好奇和关注，造成了众人静默的气氛。菲雷在马车踏板上停留了片刻的工夫，用目光巡视了一下四周，就像站在布道坛上一样，向群众微微欠身，表示敬意，把左手放在胸口，用洪亮的声音说道："面包和正义。"然后，身着长袍的他，在响彻云霄的欢呼声中，神情从容、庄重地走下车来。

此刻，里面的人打开了大门，或者说他们终于打开了大门，拔下了那条每个铁环都快要脱落的铁链，开了一条门缝，刚刚能够让他们急切地盼望的贵宾进去。

"快点儿，快点儿，"菲雷说道，"把门开大些，好让我进去。喂，你们，好样的，让大伙儿往后退，别让他们跟着我……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要留住这条通道。……唉，唉，先生们，请稍候片刻。"他随即又对里面的人说道，"好生打开这扇门，让我进去。啊哟！我的腰，别夹住我的腰。好，关上大门。不好，天哪！天哪！我的长袍！我的长袍！"幸好菲雷异常敏捷地把长袍抽回来，才未被大门夹住，就像一条蛇被人追赶，慌忙收紧尾巴，往洞穴里钻去。

两扇门又重新关上，而且又勉强地上了门闩。大门外面，那些自发地组成菲雷的护卫队的人，用他们的肩膀、胳膊和吆喝，保住了一块空地。他们在心中默默地祈祷上帝，但愿菲雷尽快完成使命。

"快点儿，快点儿，"菲雷走进柱廊，对仆人们说道。

"愿上帝保佑您！啊，阁下！啊，阁下！阁下！"仆人们把他团团围住，气喘吁吁，大声地说道。

“快点儿，快点儿，”菲雷重复道，“那可怜的人在哪儿？”

粮食大臣从楼梯上走下来，一半是被他的仆人们架着，一半是自己勉强拖着步子走，脸色好像一块洗过的白布。他一见救星来了，顿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脉搏重新开始跳动，两条腿有了一些力气，脸上也添了些许血色。他急忙跑到菲雷跟前，说道：

“我的一条命就在上帝和阁下的手里。可是我们怎么从这儿脱身呢？那些要置我于死地的人把这座屋子团团包围了。”

“跟我走，先生。您得振作起精神来。外面停着我的马车。快，快点。”菲雷抬起他的手，把他带到大门口，一面仍然不停地自言自语，“这是最关键的时刻，但愿上帝保佑我们。”

大门打开了。菲雷第一个走出来，粮食大臣紧随其后，他佝偻着身子，影子似地贴着他的救星的长袍，就像幼童紧紧攥住母亲的裙子走路一样。那些在外面维护着一片空地的人，立即举起他们的双手或帽子，组织成一张丝网，形成了一片云雾，挡住了群众的危险的视线，不让他们瞧见粮食大臣。他第一个钻进了马车，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菲雷随后登上马车，车门就关上了。群众朦胧地瞧见了这一情景，晓得或者猜出了方才发生的一切，于是发出了一片欢呼的掌声或者诅咒的叫骂。

他们现在要通过的一段路程，恐怕是最艰难、最危险的了。群众已经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意愿，把粮食大臣打入牢狱。方才马车停在那儿的时候，许多帮助菲雷打通进来的通道的人，卖力地在人群中开出和维护着这条通道，因此，马车第二次的行程就快多了。在马车不停的行进中，人群向两侧分散，然后又合拢起来，继续追随马车前进。

菲雷落座以后，就朝粮食大臣弯下身去，劝告他说，看在上

帝的份上，他得好生隐蔽在角落里，不可让别人瞧见。当然，他的警告是多余的。相反，菲雷本人倒需要不停地亮相，把公众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正像来的时候一样，在离去的一路上，他向那些难以捉摸的民众发表讲话，这是他有生以来所作的时间上最拖拉，内容上最不连贯的一次讲话。他还不时中断自己的讲话，转过身来，急促而轻声地对粮食大臣说几个西班牙语单词。

"是的，先生们，面包和正义。打人城堡，打入牢狱，我派人看守。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不，不会，他绝对逃脱不了。Por ablandarlos.[1] 千真万确，一定要调查，一切都会清楚的。先生们，我也爱你们。要严加惩处。Esto lo digo por su bien.[2] 要规定一个公道的、正当的面包价格。对那些让你们挨饿的人，定要绳之以法。劳驾，请往后退一退。是的，是的，我是人民的朋友，一个正人君子。他定会受到惩处。不错，他是个卑鄙的小人，恶棍。Perdone, usted.[3] 他决没有好下场，绝没有好下场……Si es culpable.[4] 是的，是的，我要叫所有的面包铺老板都奉公守法，国王万岁！他最忠实的臣民、善良的米兰百姓万岁！他没有好下场，没有好下场。Animo, estamos ya quasi fuera.[5]"

他们确实已经通过了民众最密集的地方，快走出险境了。菲雷乘机让自己多少喘息一下。这时，他瞧见了一队西班牙士兵，不过，这支姗姗来迟的救兵归根到底还不是完全毫无用处，

---

① 西班牙语：这是为了平息他们的怒气。

② 西班牙语：我这么说，是为你们好。

③ 西班牙语：请原谅，阁下。

④ 西班牙语：如果他有罪。

⑤ 西班牙语：勇敢些，我们快走出险境了。

他们在一些民众的支持和援助下，迫使少数闹事的人平静下来，打开了通向安全地带的通道。马车到达的时候，他们列队举枪向菲雷大臣致敬，菲雷也不断向分列左右两侧的士兵致意。一名军官走上前来向他敬礼，他用右手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对军官说："beso a usted las manos.[①]"军官明白了这句话所包含的涵义：你们为我效力，功不可没！那军官作为回答，又行了一个军礼，耸了耸肩膀。这样的场合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俗语，所谓Cedant arma togae.[②] 但菲雷当时却没有心思想起这句名言，而且，他即便引用了，也是对牛弹琴，因为军官并不懂拉丁语。

彼特罗驾驭着马车，从排列成两行、如此毕恭毕敬地举枪致敬的西班牙士兵中间通过，他的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实下来。他驱散了惶恐失措的情绪，重新振作起了精神，这才恍然想起，他自己是什么人，他为谁驾车，于是再也不顾及什么礼貌，对已经为数不多、因而可以粗暴对待的群众大声喝道："嗨，让开！嗨，让开！"他对马猛地抽了几鞭子，好让它们朝着城堡快快驰去。

"站起来，请站起来。我们已经脱离险境。"菲雷对粮食大臣说道。

那粮食大臣听到喧嚣的声音已经平息，马车也已快速奔驰，又听到菲雷说的这番话，终于放下心来。他转过身子，展开腿脚，站立起来。他稍稍振作了精神，一遍又一遍地向自己的救命恩人表示感激。菲雷向他平安脱险，获得解放表示慰问和庆贺，然后用手拍拍他光秃的脑袋，激动地说道：

---

① 西班牙语：吻阁下的手。

② 拉丁语：不要武器，要长袍，即偃武修文。

“啊,总督大人将会怎么说呢?他已经为那个该死的拒不投降的卡萨莱城伤透了脑筋,伯爵将会怎么说呢?他只要听到一片树叶发出比平时响一点的声音,就会惶惶然不可终日。国王陛下将会怎么说呢?他必定会用什么法子了解到这场风波的。而且,这场风波可真是结束了?上帝知道。”

“唉,就我来说,我再也不想卷入这件事情啦。”粮食大臣说道,“我从今洗手不干了,我愿意把我的这份职权交给您,大人阁下。我只想找个深山的洞穴,在那儿当个隐士,远远地、远远地离开这群野兽般的民众。”

“您要以最适宜的方式,为国王陛下效力。”菲雷大臣板下脸孔,严肃地说道。

“国王陛下并不希望我命丧黄泉,”粮食大臣分辩道,“我要去深山的洞穴隐居,去深山的洞穴,远远地离开那群畜生。”

他的这一想法后来有了怎样的结果,我们的佚名作者没有交代,在把他送到城堡以后,就再也不提及他的事情了。

第十四章

原先拥挤在后边的人群，开始向各个方向、各条街道疏散。有人回家，也得去照料自己的事情；有人朝远处走去，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贴身挤压之后，需要到空旷之处好生轻松一下；有人去探访朋友，摆摆龙门阵，闲扯当天发生的种种事情。

大街的另一头，也开始同样的疏散，人群显得稀少起来，这样，那一队西班牙士兵，没有遇上任何抵抗，便径直朝粮食大臣的宅邸奔来。

在这宅邸的周围，还聚集着一群这场骚动的顽固分子。那伙心地不善的人，眼看那么轰轰烈烈的行动竟落得如此冷冷清清和如此令人失望的结局，心里很不高兴。一些人叽叽喳喳地议论，另一些人扯开嗓子骂娘，还有一些人赶紧商量，看看还可能采取什么别的行动。仿佛是为了试探，他们猛烈敲打和撞击那扇勉强重新撑上的可怜的大门。西班牙士兵刚一露面，那伙人当中，有的人一溜烟似地奔跑，有的人慢慢腾腾、若无其事似地走开，都朝另外的方向败退，把这地方让给了士兵们。于是，士兵们占领了这一地带，守卫粮食大臣的宅邸和大街。

不过，成群结队的人仍然充斥着附近的所有街道。只消有三两个人在某个地方停留下来，马上就会有三个、四个、二十个

人围拢过来。这儿有人走开了，那儿又麇集起一群人。这正如一场暴风雨过后，一卷卷浓厚的云雾，犹自在蔚蓝的天空飘游；这仿佛是要提醒那些仰望天空的人，天气还没有晴朗呢。自然也不难想象那些七嘴八舌的嘈杂的谈话。有人神情激动地叙述他目睹的种种特别的事件；有人吹嘘他亲自动手干的事情；还有人为事情以如此方式收场感到高兴，对菲雷大加赞扬，并且预言粮食大臣将会蒙受悲惨的后果；也有人讥笑道："你们别担心，他们不会要粮食大臣的命，要知道，狼绝不吃狼肉。"另外有人忿忿然地抱怨说，事情没有像应当办的那样办好，一切都是场骗局，当初闹得沸沸扬扬，到头来这样的结局却落得让人耻笑，实在是件愚蠢的事儿。

此时，太阳已经偏西，一切都染上了一重苍茫的暮色。许多人因为一整天的紧张而觉得疲倦，也不喜欢在迷蒙幽暗中闲谈，便各自回家。我们那位年轻人，在最需要人出来相助时，鼎力帮助那辆马车顺利通过，并且像参加凯旋仪式似的，夹在士兵的队列中间，紧紧追随着那辆马车。当他看见马车自由地奔驰，脱离了危险，心中不由得一阵欣喜。他又随着人群走了一小段路，在第一个拐弯的地方离开了队列，因为他也想多少自由自在地松一口气。

他因为方才经历的种种混乱无序的事件而激动不已，刚才种种景象仿佛还在眼前，但在空旷的地方走了几步路之后，他忽然感觉到了一种异常强烈的需要，吃饭和休息的需要。现在上修道院去，已经为时过晚，他便开始环顾四周，到处张望，寻找饭馆的招牌。他就这样伸长脖子往前行走，来到了围成一堆的人群跟前。他止住脚步，听见人们正七嘴八舌地谈论第二天的打算和计划。他旁听了片刻的工夫，再也忍不住了，他很想说点什

么；他觉得，那些今天出了大力的人，应当当仁不让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今天他所亲眼目睹的种种事情，使他深信，眼下要办成一件什么事情，只要获得那些街头民众的支持就足够了。

“诸位先生！”他提高了嗓门，开始演讲，“我能奉献一点粗浅的意见么？且听我的粗浅之见：人世间的邪恶绝不止于面包这一桩。今天人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能促使别人倾听我们的声音，我们就能够伸张正义。因此，我们必须继续这样行事，直到铲除其他的各种邪恶，直到这个世界多少成为基督徒的美好世界。可是，有那么一些专横的恶霸，他们的所作所为跟十诫背道而驰，他们以强凌弱，想出种种法子来残害清白无辜的百姓，可他们还总是有理。诸位先生，实际情形不正是这样么？事情还不止于此。当他们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坏事，竟然若无其事地，更加昂首阔步地走路，好像他们为谁行善积德了似的。要知道，米兰城里也有这样的家伙。”

“多得很呢。”有一个人呼应。

“我也是这么想的，”伦佐继续说道，“这样的怪事我们那里也有的是。而且，事情本身也很让人信服。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我想讲这么一个人，他有时住在乡下，有时又在米兰住着，如果他在那个地方是个恶魔，那么在这儿也绝对成不了天使，我是这么以为的。诸位先生，请你们告诉我，你们可曾看见这样的一个恶魔被打入牢狱？而最糟糕的情形，这一点我敢确凿无疑地说，就是颁布了许多告示，说是要惩罚这样的人；这些告示并不是空空洞洞，没有内容，而是写得头头是道，我们实在也不晓得怎么能写得比这更完好；告示上明明白白地列举了那些可耻的恶劣勾当，正是实际上常常发生的事情；对于每一样恶行，都规定了恰当的惩罚。告示上还说，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

姓，一律平等，这一点我是晓得的。可现在，你们如果去找那些有学问的人，无论是善打官司的律师，还是假装正经的伪君子，请求他们根据告示上所说的为你们主持公道，他们会像教皇对待地痞流氓一样来对待你们，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遇到这样的情形，都会被戏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按照国王还有那些掌权的人的意思，所有为非作歹的家伙，都应当受到惩罚。可他们连一根毫毛也没有被触动，因为他们已经结成同党。所以必须打破他们的同盟，明天一早得去见菲雷，他是一个大好人，平易近人。今天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得分明，他是多么乐意跟贫苦的大众在一起，多么用心听取别人对他的谈话，多么客气地回答别人的问题。一定要去见菲雷，把事实的真相禀告他。就我来说，我也有许多事情要向他细细诉说。我曾经亲眼见到过一张告示，上面有官方的印信，是由三位长官颁布的，下面都漂漂亮亮地印着他们的名字，我瞧见其中的一个名字就是菲雷。这份告示讲的正好跟我的事情相关。我去见过一位博士，请他替我主持公道，这也符合那三位长官，包括菲雷颁布的告示的精神，而且这位博士先生给我看的恰好也是这份告示；可奇怪的是，嘿！嘿！他竟以为我对他说的是疯话。

"我相信，这位可爱的老头儿要是听到我讲的这些怪事儿——他对这些事儿自然不会全知道，尤其是那些米兰城外发生的事儿，——他一定不愿意这个世道如此堕落下去，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改正。何况，他们既然颁布了告示，应当乐意别人去好生遵守；如果把这些告示当作儿戏，那么对于签署这些告示的长官的名声，简直就是一种侮辱，一种讽刺。如果专横的恶霸们不肯低头认罪，反倒去干些伤天害理的勾当，我们就挺身而出，去助一臂之力，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那样。我并不是说，菲雷应当

坐着马车，巡视各处，把所有的恶霸、土豪一一捉拿归案，是的，如果那样，就需要一条诺亚方舟。我们只希望他不仅在米兰，而且在其他各地都能发号施令，叫那些家伙老老实实遵守告示，并且对那些胆敢为非作歹的人严惩不贷；按照告示该坐牢的，就坐牢；该服苦役的，就服苦役；还要严令行政长官们务必认真履行职责；如果玩忽职守，就罢他们的官，换上更称职的；何况，正像我所说的，我们将会支持他。另外，他还应当训示那些博士，要他们倾听穷人的想法，维护和伸张正义。我说得对吗，我的先生们？"

伦佐讲话的时候是如此充满激情，所以打一开始就有很多聚集在那儿的人，停止了各自的谈话，朝他转过身来；过了一会儿工夫，所有的人都成了他的听众。随后响起一阵杂乱的鼓掌声，作为对他的讲话的回答，人们喊道：

"好样的，是这样。你讲得有道理，简直太正确了。"

自然也不免有人提出批评。

"哼，不错，"有一个人说道，"听山里人夸夸其谈，他们个个都是律师。"说完，他便扬长而去。

"如今这世道，"另一个人喃喃地说道，"任何一个贱民都想发表一通高论。可是要再把事情闹大，那就不会有便宜的面包了，而我们正是为了面包才有今天的行动。"

不过，伦佐只听见了别人对他的恭维，有人握住他的一只手，有人拉住他的另一只手。

"明天见？"

"在哪儿？"

"大教堂广场。"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准会办成一些事情。"

"是的，我们准会办成一些事情。"

"诸位善良的先生，谁愿意给一个可怜的孩子指点一家可以吃口饭和睡一宿的旅店?"伦佐问道。

"勇敢的年轻人，我乐意为您效劳，"有一个人回答道。他用心地听了伦佐的讲话，在此以前一直没有开口说话。"我认识一家旅店，正适合您的要求。我把您介绍给旅店的老板，他是我的朋友，一个好心人。"

"离这儿很近吗?"伦佐问道。

"不远。"那人回答。

聚集的人群散去了。伦佐和众多的素不相识的人一一握手道别以后，又感谢那个刚刚认识的人的一番好意，便跟随他走去。

"感谢什么?"那人说道，"一只手只能洗另一只手，两只手就洗脸。我们都有责任帮助别人，不是这样么?"他一面行走，一面仿佛进行谈话似的，不停地向伦佐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并不想打听您的事情；但我觉得您好像很疲倦的样子，您是打哪儿来的?"

"我?"伦佐说道，"我打莱科来。"

"莱科? 你打莱科来?"

"是的，莱科……就在近郊。"

"可怜的年轻人! 从您的谈话里我听得出来，有人干了蠢事，欺侮了您。"

"唉，我亲爱的好心人! 我不想在大庭广众间多谈自己的事情，所以方才我不得不多少绕着弯地讲话。不过……够了，总有

一天都会知道的;到那个时候……噢,这儿我瞧见了一家旅店的招牌,我可不想再往远处走了。”

“不,不! 去我说的那家旅店,马上就到了。”那向导说道,“在这儿打尖,你会觉着不舒服。”

“唉,没关系,”年轻人回答,“我不是那种讲究排场的阔少爷,只要有点吃的东西将就着塞饱肚皮,再有一副草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只是想赶快解决这两件事。瞧,好运气!”他径直走进了一座简陋的大门,那门上面悬挂了一副画着圆圆的月亮的招牌。

“好吧,既然您喜欢这样的地方,我就带您去。”陌生人说道,说罢就随着伦佐走进了旅店。

“我不好意思再麻烦您了,”伦佐说道。“不过,”他接着又说,“您如果能和我一起喝一杯,那我就太高兴了。”

“谢谢您的好意,我领情了,”那人回答。

他看来很熟悉这个地方,走到伦佐的前边,领着他穿过了院子,走到通向厨房的一扇门跟前,拔下插销,打开门,带着同伴走了进去。从一间宽敞的屋子的大梁上垂下两条杆子,吊着两盏油灯,射出半明半暗的光线。一张狭长的大桌子,占去了屋子的好大一片地方,两边各有一条长凳,乱哄哄地坐着许多顾客,他们当中好像谁也没有闲呆着。桌子上面到处都是凌乱的餐巾和狼藉的杯盘,拿在手里的和掀翻的纸牌,掷出来的和抓起来的骰子,各种各样的酒瓶和酒杯。米兰的钱币、银币和西西里的金币隐约闪出光亮。倘若这些钱币能够开口说话,它们恐怕会这么诉说:今天早晨我们还安躺在一家面包铺的钱柜里,或者,是在一名围观的过客的口袋里,这些先生全神贯注地观看大街上发生的事情,竟顾不上注意自家的口袋。

屋子里吵吵嚷嚷，人声沸腾。一名伙计东奔西走，直忙得团团转，照料着那张大桌子和赌牌的桌面。店主坐在壁炉前边的一张小凳子上，从外表上看来，他似乎专心于用火钳在炉灰上勾画着各种图形，然后又把它们一一抹掉；可是，他实际上却警觉地关注着他周围发生的一切。听到有人拔插销的声音，他立刻站起身来，向两位不速之客迎去。当他一眼瞧见带路的人，不禁心里暗暗地咒骂道："这讨厌的家伙！你总是在我最不愿意见到你的时候，突然上我这儿来！"他又迅速地瞥了伦佐一眼，心里又暗暗说道："你这人好面生。可是，你跟这样一个猎人一起来，你恐怕不是一条猎狗，便是一只倒霉的兔子。只要你开口说上两句话，我准能猜出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过，店主脑子里闪过的这些想法却丝毫不在脸上显露出来；他的光滑而圆圆的脸孔，暗红而浓密的短髭，一双明亮而锐利的小眼睛，仿佛一幅肖像画似的，木然不动。

"两位先生要点什么？"店主大声地问道。

"先来一瓶上好的纯酒，"伦佐吩咐道，"然后再来点儿吃的。"

说罢，他迫不及待地在靠近桌子上方的一条凳子上落座，深深地抒出了一声"啊！"仿佛是想说，马不停蹄地忙乎了这么大半天之后，能在凳子上坐下歇息，真是舒服。可是，他马上回想起了最后一次跟露琪亚、安妮丝一起，围着那张桌子，同坐在那条凳子上的情景，又禁不住叹息起来。他瞧见店主拿着一瓶酒走过来，便摇了摇头，仿佛是要驱走那份相思之情。伦佐的同伴在他的对面落座，伦佐马上给他斟了一杯酒，说道："这杯酒先润润你的嘴唇吧。"他又满满地斟了另外一杯，端起来一饮而尽。

"你可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我们？"伦佐问店主。

"有炖肉,您爱吃吗?"店主回答。

"太好了,要炖肉。"

"这就来人伺候您,"店主对伦佐说道,随即又吩咐伙计:"好生伺候这位外乡来的客人。"他朝壁炉走去。"可是,"他又转过身来,对伦佐说道,"可是,今天店里可没有面包。"

"面包,"伦佐放声大笑,说道,"上天恩赐给我们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了第三只也是最后一只面包,这是他在圣迪奥尼吉十字架下捡到的。他高高举起面包,高声喊道:"这就是上天恩赐的面包!"

这一声叫喊惊动了许多顾客,他们转过身来,见到这份举得高高的战利品,有人不禁欢呼起来:

"廉价面包万岁!"

"廉价面包?"伦佐说道,"gratis et amore……"①

"那自然更好,自然更好。"

"不过,"伦佐马上补充道,"我不希望诸位先生往坏处想。这面包,怎么说呢,不是我扒窃来的。我在地上捡到的;如果当时能找到主人,我会付钱给他的。"

"好样的!好样的!"众人齐声呐喊,更加放肆地哄笑。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肯相信,伦佐说的是一番真话。

"他们以为我是打趣,可实际情形就是这样,"伦佐对他的向导说道,他挥动那只面包,又接着说,"您瞧,他们把这面包压成什么样子,简直像一块烤饼了;可不,那儿的人也真多!如果那些人当中有谁个的骨头娇嫩一点,非压扁了不可。"他随即狼吞

---

① 拉丁语,完整的句子应是 gratis et amore Dei,意为:感谢上帝的保佑与仁爱。

虎咽地吃了三四口面包，又喝干了第二杯酒，说道，"我的嗓子从来没有这样的干燥。这面包自个儿是下不了肚的。今天贼得太厉害了！"

"您给这位年轻人准备一张好床铺，"那向导吩咐店主道，"他打算在这儿住一宿。"

"您想在这儿住一宿？"店主走到桌子跟前，问伦佐。

"是的，"伦佐回答，"一张普通的床铺就可以，但要刚洗过的干净被单；我出身寒素人家，但我喜欢整洁。"

"噢，您尽可放心！"店主说道。他走到位于厨房角落的柜台，然后一手拿着一瓶墨水和一张白纸，另一只手拿了一支笔，回到客人跟前。

"这是怎么回事？"伦佐莫名其妙，问道，一面吞下一块伙计端到他面前的炖肉，然后，带着惊奇的神情，笑嘻嘻地问道："这莫非就是洗干净的被单？"

店主并不答话，只把墨水瓶和白纸放在桌子上，然后把左手臂和右胳膊肘搁在桌子上，把笔举起来，抬起脸孔，注视着伦佐，对他说道：

"劳驾，请告诉我您的姓名和籍贯。"

"什么？"伦佐说道，"我要一张床铺，跟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相干？"

"我只是照章办事，"店主答道，一面瞧着向导的脸孔，"凡是来小店留宿的，我们有责任向上司报告：'姓名，籍贯，做何生意，是否携带武器……在此须住宿多久，等等。'这是告示明文规定的。"

在回答店主以前，伦佐又喝干了另外一杯酒；这已经是第三杯，打这以后，我恐怕就无法计算他究竟喝了多少杯了。然后，

他回答道：

“哈哈！你有告示？我倒很想当一个律师；而且我马上就会弄清楚，这些告示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是实话实说。”店主说道，他的目光一直盯着伦佐的同伴。他又一次走到柜台那儿，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大纸，然后拿着这份告示，放在伦佐的面前，打算向他好生解释。

“啊，您瞧！”伦佐的一只手举起重新斟满的酒杯，很快把酒灌进肚里，接着伸出一只手，指着那张告示，嚷道，“瞧，就是那张漂亮而珍贵的纸。重新见到它，我太高兴了。我认识那上面的纹章，知道那张异教徒的脸，脖子上套着一条绳子，是什么意思。”（当时的告示上方都印着总督的纹章，而贡扎罗·菲尔南德兹的告示上，一个脖子上套着锁链的摩尔王的肖像引人注目。）“那张脸是要告诉我们，谁个有本事，就发号施令，谁个情愿，就任人宰割。等到告示上的这位大人，把那个……得了，只有我知道……把那个恶棍送去坐牢，就像另一张告示宣布的那样；等到这位大人帮助一个诚实的青年娶上了那位愿意嫁给他的诚实的姑娘，到那个时候，我会把我的真实姓名告诉这位大人，我会向他奉献上一个虔诚的吻。我有好多堂堂正正的理由拒绝说出我的姓名。嘿，真是如意算盘！如果一个恶棍，指挥着一伙恶棍，因为他独自一个……”他打了个手势，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如果这个恶棍想打听到我在什么地方，想把我置于死地，请问告示上的这位大人会伸出手来帮助我吗？竟要我把我的事情都抖搂出来！这也真新鲜。即使假定我是为了忏悔才来到米兰，那我愿意去找一位神甫忏悔，而断然不会找一个旅店老板。”

店主默默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吭，仍然盯视着向导，而此人也沉得住气，一点儿不动声色。伦佐，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

一点，他又把另一杯酒一饮而尽，继续说道：

“我再给你讲一个道理，我亲爱的店主，它会完全说服你的。如果这些为善良的基督徒说话和撑腰的告示，到头来都是分文不值，那么，就更不必指望那些不为我们说话的告示了。现在你把这些乱糟糟的东西都撤走，再上一瓶酒来。你瞧，这一瓶空了。”他一面说着，一面用指节轻轻地敲击酒瓶，然后又补充说道：“你听，店主，你可听见简直像破瓶子的声音。”

这一次，伦佐又逐渐地吸引了周围的人的注意，而且还赢得了他的听众们的喝彩。

“我该怎么办呢？”店主瞧着那个其实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的人，问道。

“得了，撤走！”许多酒客大声嚷了起来，“那年轻人说得对，这些统统是勒索、圈套和刁难人的玩意儿。如今有了新的法律，新的法律。”

在一片乱哄哄的喧嚣声中，陌生人向店主投去责备的目光，似乎要让店主明白，方才的问话很容易暴露他的身份，说道：

“让他随意一点儿吧，别再惹事啦。”

“我只是做该做的事，”店主提高嗓门解释道，然后又自言自语，“现在我可以放心了。”他一一拿起纸、笔、墨水、告示，还有要递给伙计的空酒瓶。

“再上一瓶同样的酒来，”伦佐说道，“我觉得这酒才是一个大好人。我把它和另外一瓶酒一起打发到肚子里去睡觉，而无须问它的尊姓大名，来自何方，为何而来，打算在这个城市逗留多久。”

“再上一瓶同样的酒来。”店主把酒瓶递给伙计，吩咐道。他随即又回到壁炉跟前坐下。“可不是一只倒霉的兔子！”他继续

用火钳在炉灰上胡乱画着，暗暗思忖，“你今天落入了谁的掌心！一头蠢驴！如果你想呛水淹死，那就淹死吧，可明月旅店的老板却不愿意为了你做的蠢事而受牵连。”

伦佐向同伴和所有站在他一边的人表示谢意，他说道：

“善良的朋友们，如今我看得很分明，大凡好人都是互相扶助，互相支持的。”他又摆出一副演说家的架势，伸出右手，在餐桌上方挥舞，激动地说，“现今所有执掌大权的人，事事处处都要靠那一张纸、一支笔和一瓶墨水，真是怪事！时时刻刻都拿着一支笔！这些大人们被笔迷了心窍！”

“嘿，那个乡下来的好心人！你想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吗？”一名赢了钱的赌徒，笑嘻嘻地说道。

“我想听一下。”伦佐回答。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那人说道，“这些大人们最喜欢吃鹅肉，鹅的羽毛多得堆成了山，所以总得想个法子把鹅毛派上用场。”

众人放声大笑，除了那个输了钱的赌客。

“瞧，那位朋友是个诗人。”伦佐说道，“看得出来，诗人在这儿还真不算少；其实到处可以出诗人。我也有点作诗的本事，有时候我也会说点特别有趣的事儿……不过，那全是事情一帆风顺的时候。”

为了明白伦佐的这一番荒唐言论，恐怕要告诉诸位，对于所有富于教养的人而言，诗人意味着神圣的天才，皮托山① 的臣民，缪斯女神的弟子，而在当时米兰的平民百姓尤其是乡村的庄

① 据古希腊神话，皮托山是司音乐与艺术之神阿波罗的栖息地，通常喻指诗歌的圣地。

稼人的心目中，诗人全然失去了这样的意义，他们只是有着奇思怪想的头脑，他们的言谈举止充满机智和奇特，而非理性。那位自称诗人的一介平民，侃侃而谈之中竟然信口开河，把事情说得远远离开了它们的本意！我真想请教诸位，诗人同奇思怪想的脑袋有何相干？

“不过，还是让我来揭穿那真实的原因，”伦佐接着说道，“就因为笔杆子落在他们手里，这样，他们说出来的话，随风而去，无影无踪，而可怜巴巴的百姓说的话，他们却注意极了，话一出口，他们就用笔把这些话逮住，记录在纸上，将来随时随地可以利用。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狡猾的用心，有意唬弄小老百姓，当没有什么文化的小老百姓有点儿……嗯，我晓得我要说什么……”为着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他用食指敲敲自己的前额，“当他们发觉人家开始看出了他们的鬼把戏，就赶紧在谈话里，嗒嗒嗒，塞进去几个拉丁文字眼，把小老百姓唬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够了，该抛弃这样的恶习了。今天的情形就好多了，办事都用通行的意大利语，再也不要纸、笔和墨水。明天，当大家都懂得管理自己，事情就会更加好办，我们也不会去伤害任何人的一根毫毛；当然，一切都要秉公办事。”

这时，一些顾客继续开始赌博，另外一些人继续吃饭，许多人高声喧哗。有人离去，也有人进来。店主的目光注视着所有的人。不过，这形形色色的事情都跟我们要叙述的故事毫无关系。

那位陌生的向导并不急于回去；从表面看来，他呆在那儿也没有什么事情；可是，在他没有跟伦佐再单独交谈一会儿之前，他是不愿意离开的。他朝伦佐转过身子，重新挑起关于面包的话题。他先是说了几句当时人人都那么说的言语，然后就透露

出他的想法。

“唉，假如由我掌权，发号施令，”他说道，“我一定会想出法子，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得顺顺当当。”

“您打算怎样行事呢？”伦佐问道，一双显得比往常更加明亮的小眼睛凝望着他，嘴唇略微扭曲，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

“我打算怎样行事？”那同伙说道，“我愿意人人都能享用面包，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一个样儿。”

“啊，这太好了。”伦佐说道。

“且听我细说我的计划。先制定公平的面包价格，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然后按人头配给面包。要知道，总有那么一些贪嘴好吃的人，他们巴不得所有的面包都归他们所有，都被他们抢购一空；这样，穷苦百姓就一无所有。所以，必须实行面包配给制。怎么去做？瞧，给每个家庭按照人口的多寡，发一张卡，大家凭这口粮票去面包铺取自己的一份面包。拿我来说，他们就应当发给我一张这样的面包卡：安布鲁乔·福塞利，制剑工人，有妻室和四个孩子，都已达到吃饭的年龄（请好生注意）：应配给面包多少，应付面包钱多少。但做事一定得公正，严格按人口多少配给。而给您，先生，譬如说，也要发一张面包卡，上面写着……请问您的尊姓大名？”

“罗伦佐·特拉马利诺，”年轻人回答。他被这项计划深深吸引了，竟然没有注意到，这项计划完全是建立于纸、笔和墨水之上的，而为着实施它，第一件该做的事便是汇集人员的名单。

“好极了，”陌生人说道，“那您有妻室和孩子吗？”

“我本要……孩子，不……还太早……妻子，唉……如果这世道能够依照公理……”

“噢，您是单身的汉子！那您得忍耐点儿，您暂且只能得到

一份不多的口粮。"

"理应如此。但如果承蒙上帝的保佑，能够像我希望的那样很快……得了。要是我娶了妻子呢?"

"那就换一张面包卡，按照方才我说过的办法，给您增加一份；始终都是按人口来配给。"陌生人说罢，站起身来。

"这是个好办法，"伦佐大声说道，一面伸出拳头擂着桌子，一面继续嚷嚷，"为什么不制定这样一个法律呢?"

"您叫我怎么说才好呢? 我该走了。祝您晚安，因为我觉得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等我多时了。"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伦佐大声说道，急忙给那人的酒杯斟满了酒，随即又站起身来，攥住他的衣边，扯住不放，让他重新坐下来，"再喝一口，别不给我面子。"

然而，这位朋友猛地一摔胳膊，解脱出来，任凭伦佐怎样急切地恳求或责备，又道了一声"晚安"，便径自走了。他已经走到了街上，伦佐还依然在大声喊他，挽留他，然后又沉重地坐到椅子上。他的目光呆呆地盯视着那只他方才斟得满满的酒杯，见到伙计从餐桌前走过，就用手势招呼他站住，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他似的；然后，用手指指那只酒杯，用一种缓慢而严肃的语气，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把每一个字都念出来："瞧，我给那位好心人备了这杯酒；你瞧瞧，满满的一杯，完全是为着表达一个朋友的情意；可他没有领情。有的时候，人总有些让别人猜不透的念头。这可不是我的过错，我已经把我的心都敞开给他看了。现在酒既然已经备下了，那就不要让它浪费了。"说罢，他举起酒杯，一咕噜把酒灌下肚去。

"我明白了。"伙计说完就离开了。

"啊，你也明白了，"伦佐接着说道，"这么说来，我谈的都是

对的。当你有理有据的时候……"

出于对真实的热诚追求，所以我们才忠实地叙述这故事中如此重要的角色——几乎可说是男主角——如此不光彩的事情。基于同样的不偏不倚的缘故，我们也需要指明，这样的事件于伦佐也是头一回发生。正因为他平日并无放纵的恶习，才在很大程度上酿成了不幸的后果。他一反常态，从一开始便一杯接一杯地喝了那么多的酒，半是由于他觉得上火，半是由于精神状态不正常，所以他的举止行动才失去节制，才很快晕头转向；倘若是一位惯于豪饮的人，这几杯酒充其量不过是解解渴而已。关于这一点，佚名作者的手稿发表了这样的见解，我们不妨复述一下：有几多能耐做几多事；节制的、诚实的习惯，使人获益非浅；当这样的习惯愈是在人的心中根深蒂固，人一旦背离这样的习惯，便愈能很快发觉，纠正过来；这样，他便久久地牢记在心；过失化为他的教益。

话又说回来，当最初的酒意涌上伦佐的脑袋时，酒和话就再也收不住了，酒汩汩地下到肚里，话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失去了分寸，也乱了章法。到了我们叙述他方才的情形时，他已经身不由己，无法自制了。他感觉到一种要说话的强烈愿望。他的听众，或者那些被他当作听众的在场的人，并不缺乏。起初一段时间，他说话还不过于费劲，一字一句还多少有点儿条理；可是，渐渐地，他要说出一句完整的话都是很难的了。他的某个想法，在头脑里分明是活泼而清晰的，却变得模糊起来，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苦苦等待的字句，从嘴里说出来却跟原来的意思毫无关系。在他觉得苦闷的时候，受一种虚假的直觉的驱使，他竟诉诸那迷人的杯中物，希冀借酒浇愁，而这种虚假的直觉真不知在多少事情上毁了多少人。但在这样的情形中，那杯中物究竟能

给予他什么帮助,有理智的人自然是很清楚的。

我们只略略提一提那个可悲的夜晚伦佐滔滔不绝地讲话,而不提那些为数更多的不合时宜的话,因为它们不只缺少兴味,甚至连兴味的外表也一丁点儿都没有,而这正是任何一部出版的书籍不可或缺的东西。

“唉,老板,老板!”伦佐又开始在顾客们乱哄哄的喧闹中说话,他的目光追随或围着餐桌走动或在壁炉前坐下的店主,有时又把目光投向店主并不在那儿的地方,“您是老板!我忍受不了……刺探我的姓名和职业的诡计。而且是对待像我这样的青年!……你做得太不像样子。把一个落难青年的情况记在纸上,你会得到什么样的满足,什么样的乐趣,什么样的好处?我说得对吗,先生们?店老板理应保护正派的老百姓……听着,听着,店主,我想替你作个比较……讲讲道理……你们笑话我,呃?我有点兴奋,是的……可我讲的都很在理。请您对我实说,是谁个使您旅店的生意兴隆?可怜的普通老百姓,不是这样么?我说得对吗?您瞧,那些颁布各种各样告示的人当中,可有谁上您这儿来喝过一杯酒吗?”

“他们全都喝凉水。”伦佐邻座的人说道。

“他们想保持头脑清醒,”另一个人补充说,“这样好把谎言说得更圆满。”

“好!”伦佐大声喝彩,“方才是诗人出来讲话了。这么说来,你们也都明白我讲的道理。请您告诉我,老板,菲雷是位最好的大官,他可曾光临过这儿,和您干一杯,花上哪怕一个子儿?而那个残害无辜的狗东西堂罗……?啊,我该闭上嘴,我一点儿也不糊涂。菲雷和神甫克里……我晓得,这是两个大善人,可惜这世界上善人太少了。上年纪的人比年轻人坏,而年轻人……比

上年纪的人更坏。不过,我很高兴,终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嗨,野蛮的勾当就让刽子手去干。面包,噢,这自然是要的。今天我可没少让别人推来搡去,但是……我对别人也没少推啊搡啊。让开!面包有的是!万岁!……可连菲雷……也要讲几句拉丁语……sies baraos trapolorum[1] ……真是叫人讨厌的习惯!万岁!正义!面包!嘿,这才是千真万确的言语!……而那个地方如果有这样的大好人……当时响起了那讨厌的当……当……当的钟声,接着响起另一阵当……当……当的钟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必逃跑了,就会把那个堂区神甫留在那儿……我晓得,我现在说的是谁!"

说完这席话,伦佐垂下脑袋,静默了片刻,仿佛陷入了沉思,随后,他吐出一声深深的叹息,抬起头来,一双熠熠闪光的眼睛润湿了,显露出了一种忧伤,如此的可怕和粗俗,倘若他心中思念的人此刻见到了他,一定会难受的。但是那些顾客已经开始讥笑伦佐充满激情而又语无伦次的讲话,尤其是取笑他那副痛苦的模样。最靠近他的那些人招呼其他的人:"你们瞧!"众人便都转过身来打量他。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人们的笑柄。我们不能断言,所有的人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或者说神智处于正常的状态;但是,说句实话,只是没有一个人醉得像伦佐那样,何况他又是一个乡巴佬。他们当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不停地用各种各样荒唐的或者粗野的问题去挑逗他,用一些装模作样的虚礼去嘲弄他。伦佐时而做出生气的样子,时而把这些都当作玩笑,时而全然不顾那些七嘴八舌的声音,讲些别的毫不相干

---

[1] 醉酒的伦佐,误把菲雷讲的西班牙语当作拉丁语,胡乱说出来,并由此联想到爱用拉丁语唬人的堂安保迪奥神甫。

的事情,时而回答问题,时而又提出问题,他的言语始终是跳跃式的,常常风马牛不相及。幸运的是,在如此胡言乱语的情形下,他倒本能地保持警惕,避免说出任何人的名字;这样,最深刻地烙印在他记忆之中的那个名字,没有暴露出来;否则,倘若那个连我们都很敬爱和尊重的芳名,在那些臭嘴里传来传去,被那些恶毒的舌头捉弄,那将是一件太让人不愉快的事情了。

第十五章

店主眼看事情闹得太过分了，便走到伦佐跟前，他温和有礼地请求其他客人让伦佐安静一会儿，又不停地摇晃伦佐的胳膊，尽力劝说他，让他明白，他该去睡觉了。可是伦佐嘴里却反反复复地唠叨着关于姓名、告示、善良的人这样的事情。不过，在他的耳边不停地重复的字眼“床”、“睡觉”，却终于进入了他的脑子，使得他相当清楚地听懂了它们的意思，也使得他的头脑获得了片刻的清醒。他恢复的些许理智，帮助他多少明白，他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理智，这很有点儿像最后一支燃烧的残烛的闪闪烛光，照亮了其他已经熄灭的蜡烛。

伦佐打起精神，伸出双手，用它们撑住桌子，尝试了一次两次，想要站起来，身体摇摇晃晃，嘴里喘着气；到了第三次，亏得店主扶助，才站立起来。店主搀扶着伦佐，带着他穿过餐桌和长凳走出来；他一只手擎着一盏灯，另一只手半扶半拉地勉强把他朝楼梯口带去。伦佐到了那儿，听见背后众人大声嚷嚷向他告别的喧嚣，急忙转过身来。如果不是搀扶他的店主敏捷地攥住他的胳臂，那么，伦佐这一转身定会摔个大跟头。他终于转过身子，抬起那只自由的手臂，仿佛是按照所罗门的结[①]的样子，在空中胡乱挥动，做出一些辞别的手势。

“睡觉去吧，睡觉去。”店主使劲拽着伦佐，说道。好不容易带他走出餐厅，又更加费力地把他拽上了楼梯，随后进了为他准备的客房。伦佐瞧见为他拾落好的床铺，心中觉得高兴，温顺地望着店主，两只眼睛忽而闪烁着异乎寻常的光亮，忽而又显得黯然无光，恰如两只萤火虫一般。他竭力要站住脚跟，不再摇摇晃晃；他伸出一只手，去捏店主的脸颊，想表示他的友好与感激之情，可他怎么也做不到这一点，不过他倒能够开口说话了：

“好极了，老板！现在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心肠的人。你做了一件好事，为一个善良的青年预备了一张床铺。可你刚才盘问我的姓名，却不像是个好心肠的人干的事。幸亏我这个人还算机灵……”

店主没有料到伦佐竟然还能这样条理分明地讲话，长久的人生经验告诉他，人们在这种情形下常常很容易改变自己的态度，于是他想利用伦佐那片刻的清醒，再尝试一下。

“亲爱的孩子，”他用异常温和的声音和眼光说道，“我这样做实在没有让您为难的意思，我也不是存心要打听您的事情。那您说怎么办呢？这是法律。我们也必须服从，要不我们就得首先受到惩罚。不如先按着他们的意思办……说到底这算怎么一回事呢？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就是说两句话嘛！这不是讨好他们，而是给我行个方便。好了，在这儿，就我们两个人，把我们的事情了结。请告诉我您的姓名……然后，您尽管安心去睡觉吧。”

“啊，你这无赖！”伦佐大声嚷了起来，“你这个骗子手！你又玩弄那可耻的花招，要我说出姓名和职业！”

---

① 所罗门的结，意为错综复杂，理不清头绪的织物。

“休要嚷嚷,您这个笨蛋。睡觉去吧。”店主说道。

可是伦佐越发大声嚷嚷起来:

“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是那伙恶棍的同党。你等一等,等一等,我来教训你一下。”他朝着楼梯扭过头去,开始声嘶力竭地吼叫:“朋友们!店老板是那伙……”

“我不过是开个玩笑,”店主冲着伦佐的脸大声说道,把他朝床上推去,“玩笑,你听见了吗,我只是开个玩笑?”

“噢,玩笑,你这就说对了。你说是开玩笑……这确实是玩笑。”说罢,伦佐就扑倒在床上。

“起来,把衣服脱掉,快点儿。”店主说道,便来动手帮助伦佐,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伦佐脱下了坎肩(这是不能不脱的),店主立刻把它接过来,又伸手到衣兜里去摸索,看看里面可有钱币。他摸到了,心中想道,明天他的这位客人就会由别人而不是他来处置,而那钱币很可能落入别人的手里,他这个店老板再也无法分享;他想再试一次,看看能不能至少先解决另一件事。

“您是个好小伙子,一个善良的人,是这样吧?”店主说道。

“好小伙子,善良的人,”伦佐回答,他的手指跟衣服的钮扣依然纠缠不清,怎么也没法解开扣子。

“那好,”店主赶忙说道,“那您现在就把您那笔数目不大的账结了吧,因为明天我要出门去办点儿事……”

“这是理所当然的,”伦佐回答,“我挺机灵,但是个善良人……可我的钱呢?现在得去找我的钱!”

“钱在这儿。”店主说道,随即施展他的全部本事,运用他的经验,他的耐心,他的老练,跟伦佐结清了账。

“帮我个忙,老板,我好把衣服脱下来,”伦佐说道,“你瞧,我

心里也明白，我困死了，就想睡觉。”

店主依照他的请求，帮助他脱下衣服，又给他盖上毛毯，粗声粗气地对他说了声“晚安”，伦佐此时却已鼾声大作了。

人们出于某种特别的好奇心，对于他所厌恶的东西，往往像对待他所喜爱的东西一样，仔仔细细地察看一番，或许这不过是一种愿望，驱使我们去认识那些强烈地激发我们情绪的东西。店主站在那儿片刻的工夫，打量着这个如此让他讨厌的家伙，他举起一盏灯，伸出一只手，让灯光聚到客人的脸上；他的这一举动，正像普绪刻①悄悄地偷看她的陌生的恋人的面容一样。

“你这蠢驴！”店主心里暗暗咒骂可怜的沉沉入睡的客人，“这正是自投罗网。明天你就会明白，你尝到了怎样美妙的滋味。你们这些乡巴佬，一心想出来闯荡世界，却不知道太阳从哪儿升起。这不但坑害了你们自己，也让别人跟着遭殃。”

店主这么说和这么想着以后，移开了那盏灯，走出了房间，把房门锁上。他走到楼梯的平台上，把老板娘叫来，让她把孩子们留给他们的女佣人看管，她自己下厨房去接替他，又对她说道：

“我必须出门一趟，因为来住宿的一个外乡人，鬼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闯下了祸。”他向老板娘大致叙述了那令人讨厌的事情，然后，又叮咛了一番，“你要睁大眼睛，好生注意周围的一切，在今天这个倒霉的日子里，特别要多加小心，我们在餐厅里已经有了一伙放浪的客人，他们喝了许多酒，而且生性粗鲁无

① 据希腊传说，普绪刻同阿弗洛狄忒女神的儿子厄洛斯相恋，但厄洛斯不愿普绪刻看见自己的面容，只是每天夜里来同她相会。在姐妹的怂恿下，一天夜里，普绪刻举灯偷偷察看熟睡的恋人，不料厄洛斯立刻无影无踪。

礼，满嘴尽是不堪入耳的野话。就这样吧，如果有什么人胆敢……”

“嗨，我又不是一个小女孩子！我清楚我应当怎么应付。我想，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说我……”

“很好，很好。别忘了让他们结账。那些人谈论的种种事情，关于粮食大臣、总督、菲雷、十人委员会、骑士、西班牙和法国的种种议论，以及其他这一类的蠢话，你就假装压根儿没有听见；因为你如果去跟他们唱反调，马上就会惹出麻烦；而如果你跟他们唱一个调子，那将来就会遭殃。你也知道，有的时候，那些调子唱得最高的人，正是……得了；当你听到一些不三不四的话的时候，你就扭过头去，好像有人在那儿招呼你似的，说一声：‘我就来。’我会想办法尽快赶回来。”

店主说罢，就和妻子一起来到厨房，用目光向周围扫视了一遍，想看看可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新情况。他从木钉上取下帽子、披风，再从墙角拿上了一根大棒，又瞥了妻子一眼，用目光向她提醒一遍方才的嘱咐，就离开了。

他在这么动作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又恢复了在可怜的伦佐床边引发的思路；他一面走路，一面默默地想着。

“你这顽固不化的山里人！”因为伦佐虽然试图隐瞒自己的身份，但他的真实面貌仍然透过他的谈吐、口音、仪表和行为，自然地暴露了出来。“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多亏了我的计谋，我的谨慎，我总算才保全了清白。而你却偏偏在最后关头出现了，把我的事情全搅了，就像搅碎了一篮子鸡蛋似的。难道米兰城里找不到旅店，你非得上我这店里来不可？如果你是自个儿来，那今儿晚上我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到明天早上我再给你讲一番道理。可是，你这位先生却偏不，你跟别人结伴而来，而且，更要

命的是，你竟跟一个警长结伴而来。”

店主一路上都遇到过路的行人，或者独自一人，或者成双成对，或者成群结队，一面行走，一面悄声地谈论着什么。店主正默默地想到伦佐跟警长结伴的时候，忽然瞧见一队士兵迎面走来。他退到大路边，给士兵们让路，斜眼偷看了片刻，又继续默默地想着："瞧，这就是执法队。而你，一头蠢驴，只因为看见一伙人上街喧嚣滋事，你就脑子里空发奇想，以为要翻天了。你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就毁了你自己，而且还想把我也毁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我想尽一切法子来挽救你，而你，简直是头畜生，对我的报答却是差点儿把我的旅店也掀了个底朝天。现在该你自己想法子去摆脱干系，而我只能照顾我自己了。你竟然认定我是出于好奇心来打听你的姓名！而你叫塔泰奥，还是叫巴尔托洛梅奥，跟我有什么相干？你还以为我手里拿一支笔，心里一定美滋滋的！可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的，并不仅仅是你们这伙人。我也知道，有不少告示实在是没有丝毫的价值，这样的事情，难道要你一个山里人把它当新鲜事儿来告诉我！而你却不知道，那些针对旅店老板颁布的告示，却是说到做到的。你想要闯荡世界，想要信口开河地胡说，可你却不知道，如果你想要自行其事，想要蔑视那些告示，那么，你该做的头一件事，便是说话得非常谨慎。而对于一个区区小店主来说，他如果赞成你的意见，也不登记上他店来投宿的客人的姓名，那你可知道，你这畜生，该会发生怎样的好事？那告示说得明明白白：'凡有违抗禁令行为，旅店，酒店老板均处以三百斯库多罚款。'是的，就有人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等着要这三百斯库多呢。'此项罚金，三分之二上交国库，三分之一奖赏控告者或举报者。'这真是一桩好买卖！'倘若无力支付罚金，则课以五年劳役，或依照大臣的

裁决，处以更重的罚金或更严厉的刑罚。'你还得对此表示感恩戴德。"

店主默默地想到这里，也就来到了警察署的大门口。

那儿，跟其他所有的衙门一样，正忙得不可开交，正准备下达一系列指令，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以使第二天平安无事，设法消除各种可能酿成不满的导火线，抑制那些试图再次发起骚乱的人的激动情绪，确保权力归于原本掌握它的人手里。粮食大臣府邸的门口增派了卫兵，各个路口用滚木、车辆做成障碍物。所有的面包铺老板都接到命令，必须赶紧生产面包，一刻也不得停歇；派遣人员前往邻近各地，着令迅速把粮食运送到米兰城；又委派贵族们第二天清晨赶往各家面包铺坐镇，借助他们的权威，利用他们得体的谈话，监督面包的分配，及时制止那些不安分守己者的举动。

但是，为着不得罪任何一方，也为着使那些包含威慑性的命令更具效力，当局又决意要想方设法拿某个惑众滋事者开刀，而这正主要是那个警察署长官的职责。谁都不难想象，那位左额头被一块石子击中，如今伤口上还涂着药水的长官，对骚乱和骚乱者是怀有怎样的感情。风潮刚刚发生的时候，他便把手下的警员派往现场，而那个自称安布鲁乔·福塞利的人，正如店主所说，就是一个便衣警探，他领受任务四处巡视，以期在闹事现场侦查出某个人物，监视和跟踪他，这样好在夜深人静时分或者第二天一举捉拿。

此人刚听了伦佐瞎说的头几句话，便盯上了这个目标，在他看来，这个善良的青年恰是肇事者，正是他要猎获的对象。他后来发现伦佐是个外来客，本想一举把他拿下，趁势把他送人监狱，这是城里最为安全的旅店；但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未能得

手。不过，他还是准确地探听到了他的姓名、籍贯，以及许多可供判断的有趣的材料。这样，当店主来到警察署，准备禀报他得知的有关伦佐的情况时，那儿的人已经掌握了比他还要多的情况。

店主走进了他平常去的那间屋子，报告有个外乡人上他店里来投宿，但说什么也不肯讲出自己的姓名。

“您向执法的衙门报告，履行了您的职责，”一名刑事的录事放下羽笔，说道，“可这些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竟然算不上秘密了！”店主暗暗思忖，“真是神通广大！”

“我们还知道那神秘的姓名。”录事接着说道。

“鬼东西！连姓名都知道了，他们是怎么探听到的。”店主又暗自思忖。

“而您，”那录事神情严肃地继续说道，“您没有诚实地说出全部实情。”

“我还该说些什么呢？”

“唉！唉！我们知道得很清楚，那家伙把许多面包，用强暴的手段，在骚乱和掠夺中抢来的许多面包，都带到了您的店里。”

“他是一个人来小店的，口袋里装了一只面包，我压根儿不知道他打哪儿弄来的，我可以用身价性命作证，我亲眼瞧见，他只带了一只面包。”

“是吗？您总是为他们开脱、辩护；谁要是信了你们的话，他们就都成了大好人。您怎么能证明，他的面包是合法地得到的呢？”

“什么事情需要我来证明？这跟我毫不相干，我只是一个开旅店的老板。”

“但您无法否认，您这位顾客胆大包天，对那些告示说了许

多放肆的话，对大臣的徽章也做出很恶劣和下流的举动。”

“请您原谅，先生，怎么能说是我的顾主呢，如果我是头一回见到他？这是魔鬼，请允许我这么说，把他打发到我的旅店来的。而且，如果我认识他，先生，您很清楚，我就不用问他的姓名了。”

“可是，在您的旅店里，当着您的面，向那些人煽风点火，说了许多无法无天、蛊惑人心的话，他们悄悄散布怨言，他们喧嚣、争吵，闹翻了天。”

“那么多人同声说话，乱哄哄的，先生，您要我怎么去注意那些人的胡言乱语呢？我是一个穷老板，我得照顾我的生意。另外，先生，您也清楚地知道，谁把握不住自己的舌头，也管不了自己的拳头，何况他们又是结成团伙……”

“说得对，说得对，您就让他们去乱说乱动吧，明天，明天，您就会明白，他们的胡闹会不会收场。您对这个是怎么想的？”

“我什么都不感兴趣。”

“您以为那些恶棍已经成了米兰的主人？”

“啊，正是这样！”

“那您瞧着吧，瞧着吧。”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国王永远是国王；谁个该受到惩罚，决计逃脱不掉，而我是个清贫的一家之长，自然不愿代人受过。你们有权有势，那就由你们去定夺吧。”

“您旅店还有很多人吗？”

“挺多的。”

“您的那位顾客在干什么哪？还继续吵吵闹闹，挑唆别人明天去闹事吗？”

“那个外乡人，我的先生，他已经上床睡觉了。”

“这么说,您店里的客人挺多的……得啦,您小心在意,别让他跑了。”

“我难道该去干密探的勾当?”店主心里想道,但他嘴上既不说是,也不说不。

“您回去吧。可您得严守法律。”录事又吩咐道。

“我向来是一个守法户,如果我什么时候胆敢犯法,您尽管处置好了。”

“您别以为法律是软弱无力的。”

“我?我的天哪!我什么都不感兴趣,我只管当我的旅店老板。”

“您总是唱这老调子,从来不知道说点别的什么。”

“我该说点什么呢?世上真理只有一个。”

“得啦,我们暂且相信您报告的情况。倘若以后再发生什么事,您就得仔仔细细地回答执法部门对您的询问。”

“我还有什么事情要仔仔细细说清楚?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我的生意。”

“您注意别让他跑了。”

“我想警长一定知道,我是及时赶到这儿来履行我的责任的。我向您请安啦,再见!”

第二天破晓的时候,可怜的伦佐已经打了将近七个小时呼噜,而且还在沉沉熟睡之中,出现两个强壮的汉子,攥住他的胳膊摇晃,床脚那头有人喝道:

“劳伦佐·特拉马利诺!”

伦佐听到这声音,醒了过来,抽回两只胳膊,吃力地睁开眼睛,瞧见床脚站着一个身着黑色长袍的人,两名全副武装的汉子分立床头两侧。伦佐的酒意还没有完全消退,也没有完全清醒

过来。惊奇之中有片刻工夫像是着了魔似的;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而且他讨厌这个梦,便伸了伸胳膊,好让自己完全醒来。

“喂,您听见了吗,劳伦佐·特拉马利诺?”身穿黑长袍的人,正是昨天晚上那个录事。“打起精神,快起来,跟我们走。”

“劳伦佐·特拉马利诺!”劳伦佐·特拉马利诺问道,“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要我干什么?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们了?”

“少废话,动作快点儿。”站在他身边的一名警察又攥住他的胳膊,喝道。

“喔唷,为什么这样蛮横无礼?”伦佐嚷嚷道,他挣扎着缩回胳膊,“老板,喂,老板!”

“让他穿着内衣跟我们走吗?”那警察转过身来问录事。

“如果您不马上起来,跟我们走,那就只能这样动手了,”录事对伦佐说道,“您明白了吗?”

“这是为什么?”伦佐问道。

“您见到警察署长官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我吗,我是一个正人君子。我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儿,我奇怪……”

“那于您就更好,那于您就更好。只是要问您几句话,您就没事了,尽管去做您自己的事儿。”

“放我走吧,”伦佐说,“我又没有犯什么法。”

“得啦,别再胡搅蛮缠!”一个警察说道。

“我们这就把他带走吗?”另一个警察问道。

“劳伦佐·特拉马利诺!”录事喝道。

“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老爷?”

“执行你们的命令,”录事吩咐两名警察。那两人立即伸手揪住伦佐,要把他拽下床来。

“唉！别伤了一个正人君子的皮肉……我自己会穿衣服。”

“那您快快穿好衣服。”录事说道。

“我这就穿上衣服，”伦佐回答。他于是去拿衣服，这些衣服乱七八糟地扔在床上，正像船只遭遇灭顶之灾后遗留在海滩上的碎片。他一面开始穿衣服，一面说道，“可我不愿去见警察署长官，我跟他毫不相干。既然你们现在这样不公正地对待我，我要去见菲雷。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是个大好人，他还得感激我呢。”

“对，说得对，孩子，会把您送去见菲雷。”录事回答。

要是在别的场合，听到这样的请求，他一定会开心地哈哈大笑，但现在还不是笑的时候。他在上旅馆来的路上，已经瞧见大街上依然有着某种骚动的景象，难以断定这是昨天没有完全平息的动乱的余波，还是一场新的动乱的开端；只见人们从各处冒了出来，成群结队地行进，有些人则围成圈儿，聚集在一起交谈。他现在不动声色，或者说，至少想竭力做出不动声色的样子；他竖起耳朵细听，觉得外面嗡嗡营营的喧闹声愈强烈了。于是他一心只想快快办完差事，而且他也想平和而圆满地把伦佐带走，要知道，如果跟这年轻人公开闹翻了，他不敢担保在街上他们三个人能不能对付他一个。因此，他向两名警察使了一个眼色，叫他们忍耐，不可激怒这年轻人，而他也要努力用好言好语来说服伦佐。

此刻，伦佐一面慢慢腾腾地穿着衣服，一面在脑子里用心地回想前一天发生的事情。他大致上揣测出，关于那些告示和他的姓名引发的谈话，恐怕是惹事的祸根。可这家伙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而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执法的衙门才如此放心大胆、准确无误地来捉拿一个前一天大出风头的正派的

年轻人？不过那些人恐怕不会个个都睡大觉的，因为伦佐也已经听到大街上越来越厉害的嗡嗡营营的喧闹声。他又打量了一下录事的脸容，发现了那人竭力想掩饰而终于又显露出来的惶惶不安的神情。因此，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弄明白对手的意图，同时又为着拖延时间，想出一个脱身的计策，便开口说道：

“噢，我知道了，这一切究竟是什么缘故，全是为着打听我的名字。昨儿晚上我确实过分开心了。这些店老板有时候给人喝的是害人的酒，我是说，你们知道，有的时候这酒一喝进肚子里，它就开始说话了。但是，如果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事情，那么我现在就可以满足你们的任何要求。其实，您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嘿，真有意思，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了您？”

“好极了，孩子，好极了！”录事做出一副非常客气的样子，回答道，“我看得出来，您很有头脑；而我是个内行人，您尽可相信我，您比许多人都机灵。凭您这样好的态度，到那儿问您两句话，就会让您脱身，您就自由了，这样做是最快也是最圆满的解决办法。不过，孩子，您要知道，我是奉命办事，虽然按照我的本意，很想在这儿就释放您，可我没有这个权力。走吧，动作快点儿，您不必害怕。一旦那儿的人明白您是谁……而且我也会为您说情……您就相信我吧……得啦，快点儿，孩子。”

“唉，我明白，您没有这权力。”伦佐说道，他继续穿衣服，并且用眼色拒绝了那两个警察要动手拽他，迫使他快点儿穿上衣服的企图。

“我们经过大教堂广场吗？”伦佐随后问录事道。

“随您的便，当然，最好选最近的路，这样您可以尽早地获得自由。”录事回答道，心里却很为恼火，因为他现在无法抓住伦佐这个神秘莫测的问题，进行追根究底的盘问。“真是生不逢时！”

他暗暗思量，“瞧，这个家伙落在了我的手里，看得出来，他是愿意和盘托出的；只是需要一点儿时间，这样，extra formam[①]，不用公事公办的一套，只须借助朋友式的随意的谈话，更不必动用什么刑罚，他就会把你想要得到的统统都招出来。把这样的人送进牢房的时候，已经把他审查得一清二楚，而他本人却还蒙在鼓里。这样的一个人物却偏偏在这样一个麻烦的时刻落在我的手里。唉！没有别的法子。”他竖起耳朵，把脑袋仰起，继续默默思量，“没有别的出路。今天好像比昨天更糟糕。”他脑子里生出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大街上传来的异乎寻常的喧哗。他禁不住去打开窗子，往外面瞧一眼。他看见成群结队的民众，一队巡逻士兵命令他们散开，民众起先用咒骂回答，最后才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各自散去。录事看见士兵们的举止都彬彬有礼，他隐约觉得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他关上窗子，犹豫不决地站了片刻工夫，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应当自己办完这件差事，还是由两名警察看管伦佐，而他跑去向警长报告发生的一切。“如果这样，”他立即思忖道，“别人定会把我说成是个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一个胆小心虚的窝囊废，说我原应坚决执行命令的。既然已经走进了舞会，那就在这儿跳舞吧。这该诅咒的恼怒！这该死的职业！”

伦佐站起身来，两名警察像影子一样站在他的两边。录事向他们示意，不要过于逼迫他，并且对他说道：

“打起精神，孩子，我们快走吧。”

伦佐也在细心听、看和想。他现在已经完全穿好了衣服，只有一件马甲，他用一只手挽着，同时用另一只手在各个口袋

① 拉丁语，意为不拘形式。

里摸索。

“啊呀！”伦佐盯视着录事，以非常郑重的神色说道，“这里原来还有钱和一封信，我的老爷！”

“所有的东西都会完整地归还给您，”录事说道，“但先要履行几项手续。我们走吧，走吧。”

“不，不，不，”伦佐连连摇头，说道，“我不同意这么做，我要我的东西，我的老爷。我会把我的事情交代清楚，但我要我的东西。”

“我要您亲眼看看，我是信得过您的。拿着吧，我们快走。”录事说道，他从怀里掏出没收的东西，叹了一口气，把它们交还给伦佐。

伦佐把钱和信放回原来的地方，嘴里嘟嘟囔囔地说道：

“你们给我离远点吧！你们跟贼骨头打交道太多了，也多少学会了他们的本事。”

两名警察再也按捺不住了，但录事使了个眼色，阻住了他们，同时心中暗暗想道：“只要您跨进那个门槛，就会给您颜色看，您定会遭到报应。”

乘伦佐穿上马夹，戴上帽子的时候，录事用目光示意一名警察，让他先下楼梯，让犯人跟在他后面，随后是另一名警察，他走在这个队列的最后。他们走过厨房，伦佐问道：

“好心肠的老板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录事向两名警察又使了一个眼色，他们中的一个攥住伦佐的左手，另一个攥住他的右手，非常利索地用一种刑具铐住了他的手腕。这种刑具有个委婉、含糊的名字，叫做“腕套”。为着读者明了起见，我们不得不交代一下相关的细节，诚然这同历史的严肃性是不相称的。所谓腕套，只是一条比常人的手腕的圆径

略长的绳子，两端各系着一个很像橛子的木片。捕人者先用绳子套住犯人的手腕，再用中指和无名指夹住两根木橛子，握紧拳头，只消将手转动，便可随心所欲地绞紧绳子。采用这种刑具，不仅可以确保犯人无法逃跑，而且也足以让顽固分子痛受皮肉之苦；为着达到这样的目的，绳子上面打了许多死结。

伦佐竭力挣扎，大声嚷道：

“为什么施这样的诡计？对一个规矩人竟……”

可是，那录事对于任何一件作恶的事情都善于用好听的言辞来解释：

“忍耐一会儿，”他说道，“他们只是公事公办，您想怎么着呢？这些全是走过场的形式。我们也没有法子按照我们的善良愿望去对待百姓。倘若我们不执行上司交代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就要吃苦头了，而且比你们还要倒霉。忍耐一会儿吧。”

录事这么说着的时候，两名执法的警察便转动了手里的刑具。伦佐马上平静了下来，正像一匹烈性的马驹觉得嘴里塞进了嚼子似的，他喊道：

“那就忍耐着吧。”

“好样的，孩子！”录事说道，“这是摆脱难堪的处境的最好的法子。您说该怎么办呢？这是件令人讨厌的事情；我也心里有数。不过，只要您安分老实，您一会儿就没事了。而且，我看得出来，您很愿意配合，那我是要出力帮助您的；为了您好，我还想给您另外一个忠告。您应当相信我，因为我很精通这一类事情：到了大街上，您就径直朝前走，别东张西望，别让别人发现您；这样，谁也不会来注意您，谁也不会去管这件事情；您也就维护了自己的名誉。再过一个钟点的光景，您就自由了。如今要办的公事实在多，他们也急切希望快点儿办完您的事，另外，我自然

也要为您说情……以后您尽管放心，您照旧干您自己的事儿，没有人会知道，您曾经落人执法衙门的手里，而你们两个，"他转过身去，神情严肃地对两个警察说道，"好生注意，不得伤害他，因为我是他的保护人。你们得执行自己的公务，但你们得记住，他是个守规矩的好人，一个有教养的青年，再过一会儿工夫，他就自由了；再说，他十分看重自己的名誉。你们在街上走的时候，要姿态稳重，不让任何人看出点什么来，好像三个绅士一起散步似的。"然后，他紧皱威严的眉头，用命令的语气，吩咐道："你们定要照我的话去做。"

他朝伦佐转过身去，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脸孔霎时间显露出了微笑，这仿佛是要说：噢，是的，我们是朋友！接着，又轻声地说道：

"需要理智。您照我说的行事，走路的时候要克制、平静；信赖一个爱护您的人。我们走吧。"

这支小小的队伍出发了。

不过，录事讲的这一大堆娓娓动听的话，伦佐连一句也不相信。他不相信录事爱他甚于两名警察，不相信录事会如此维护他的名誉，也不相信录事有意帮助他；他心里清清楚楚，那个伪善的家伙生怕他在路上遇到什么合适的机会，就从他手中挣脱，逃之夭夭。他急忙说了那些甜言蜜语，只是希望伦佐不去注意和利用逃跑的机会。因此，这一番开导的话产生的唯一效果，只是让伦佐更坚定了脑子里已经想好了的计划，反其道而行之。

谁也不要由此得出结论，录事是个初出茅庐、毫无经验的滑头，因为抱有这样的看法的人，是受了真相的蒙蔽。佚名作者在手稿中说道，这个录事正是他的朋友之一，是个老练的奸诈之徒；只是在那个时刻，他正陷于慌张不安的状态。我敢对诸位直

说，录事在头脑冷静的时候，倘若见到有人为了怂恿别人去干一件连自己都疑虑的事情，便装出一个朋友的样子，热烈地予以鼓动和劝导，好像是提供一个大公无私的高见似的，他也定会嘲笑这样的人。

不过，这也是人们共同的趋向。当他们焦急不安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要别人来采取行动，把他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于是，便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执拗地恳请别人这么去做。而生性狡猾的人也不例外，他们一旦陷入焦急不安的境地，也一样难以逃脱这条共同的规律。因此，每逢遇到这样的情形，他们便常常扮演一个非常可鄙的角色。

那些诡谲的手段，那些出色的机谋，常常是奸诈之徒用来赢得胜利的手段，也几乎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他们以必需的沉着心态和清晰的头脑，不失时机地祭起这些法宝，如此出色，如此不动声色地干着无耻的勾当，而在大功告成以后，事情传播出去，自然获得人们一致的喝彩。至于那些不幸的人们，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便匆忙地、慌乱地使用那些手段，全然顾不上体面和文雅。这样，任何人目睹他们如此忙忙碌碌地诉诸这些手段，必定会既生发怜悯之情，又觉得可笑；而狡猾之徒意欲欺骗的人，诚然不及他们诡诈，却也很透彻地洞察他们的全部伎俩，并且从那些诡计中寻得照明自己的光亮，对付他们的法子。所以，不能不提示那些职业的狡猾之徒，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或者永远成为强者，因为这才是最可靠的。

话说伦佐刚刚走到街上，马上用目光扫视四周，东张西望，朝左右两侧扭动身子，竖起耳朵细听。但此刻还没有看到什么异样的场面；虽然每一个人都只管走着自己的路，但在不止一个行人的脸上很容易察觉出某种说不清楚的谋反的神情；而真正

的骚乱还没有发生。

“理智，理智!”录事在他的背后轻声地提醒，“您的名誉，名誉，孩子。”

迎面走来三个人，他们的脸孔因激动而显出火一样的彤红，伦佐用心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听见他们在谈论一家面包铺，谈到隐藏的面粉，谈到社会公正，便开始晃动脑袋向他们发出暗号，故意大声咳嗽，显出跟平常受了风寒的咳嗽大不一样。那三个人开始分外用心地打量这支小小的队伍，随即停住了脚步；其他走过来的行人也停了下来；另外一些人已经走了过去，听见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也转过身子，折返回来，加入了围观的人群。

“您得好自为之，理智些，孩子。您瞧，这样对您更糟糕。别坏了您的事；别坏了您的名声，荣誉。”录事不停地在伦佐耳边絮聒。

伦佐越发强烈地发出他的信号。两名警察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觉得该采取得力的措施(每个人都有失策的时候)，就一起把手铐收紧了一下。

“嗳呀！嗳呀！嗳呀!”受刑的伦佐高声呼喊。

随着这呼喊声，人们纷纷围拢过来，从街道的四面八方跑了过来。这支小小的队伍被阻挡了。

“他是一个罪犯，”录事用低低的声音对不断靠近的人群说道，“是一个当场抓获的盗贼。请诸位后退，让执法的人通过。”

伦佐明白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眼见两名警察脸色发白，或者至少说脸色苍白，“如果我现在还不敢救出自己，那我就毁了。”他暗暗思量。他立刻提高嗓门，说道：

“朋友们！他们要把我送进牢狱，因为我昨天喊了口号：面包，正义。我什么坏事也没有做。我是个好人。救救我，不要抛

弃我，朋友们！”

作为回答，四周响起了一片同情伦佐的交头接耳的低语，要求保护他的更加响亮的声音。两名警察起初喝令，然后请求，最后便恳求那些最靠近的人走开，给他们让出一条路来。而人群不予理会，却愈发拥挤，逼近。他们眼见大势不妙，就放开手铐，再也顾不得别的，慌忙混进人群里，好悄悄溜走，不让人们察觉。录事也急切地想如此逃逸，可他身上的那件黑袍却使他陷入了糟糕的处境。这个可怜的家伙，脸色发白，惊慌失措，他竭力蜷曲身子，缩成一团，好从人群中钻出去。但他连眼皮也不敢抬一下，害怕碰到无数向他射来的愤怒的目光。他想方设法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陌生人，只是偶然打那里走过似的，他拼命贴紧拥挤的人群，就像一根稻草沾在冰块上。

他跟一个人面对面地撞上了，那人显出比任何人都更严厉的神色，紧紧盯视着他，录事脸上尴尬地堆出笑容，假装糊涂地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儿？”

“哼，你这乌鸦！”他回答道。

“乌鸦！乌鸦！”四周回荡着呐喊声。

除了叫骂，人们又用手推搡。他一方面靠着自己的双脚，一方面被众人推搡着，用最快的速度，达到了他此刻最关紧要的愿望：从这紧逼的拥挤的人群中逃之夭夭。

第十六章

"快逃，快逃，好心的人！这边有座修道院。瞧，教堂在那边。打这边走！快，打那边跑！"从四面八方向伦佐传来这样的喊声。

说到逃跑，诸位当会知道，伦佐可需要别人的指点。从最初他的脑子里闪电般升起了希望逃脱魔掌的那一刻起，他便开始暗暗盘算，并且打定了主意，只要他能够脱身，就定要马不停蹄地跑，不单单要逃出这座城市，而且要逃离米兰大公国的领地。"既然我的名字已经上了他们的名册，不管他们是怎样刺听到的；"他暗暗思忖，"他们只要愿意，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捉拿我。"至于说避难的栖身之地，只要那些警察还紧紧追踪，伦佐自然不会贸然去投奔的。"因为，如果我能够作一个林中的鸟儿，"他继续思量，"何苦去作一个笼中鸟？"

因此，伦佐一心要逃往贝加摩去避难，他的表兄波尔多住在那儿的一个小镇上，不知道诸位是否还记得，他曾经多次邀请伦佐去那儿小住。不过，此刻要找到这条逃生的道路，倒是件难事。伦佐如今可以说置身于一个陌生城市的陌生地区，他甚至不知道该从哪个城门出去，才能到达贝加摩，即使他知道，但也不清楚怎样才能走到那座城门。他急切间想着请那些解救他的

人当中的某个人指点路径，但就在他思量他的计划的短暂的瞬间，他忽然想起了那个如此殷勤热情的制剑工人，自称有着四个孩子的父亲，因此经过一番斟酌，他不愿意向众人透露自己的计划，或许人群中还有另外一个这样的奸细。他暗自下定决心，尽快离开这不祥之地，等他来到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谁，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问路的地方，再向人打听路径。他向解救的众人说道：

“多谢诸位，朋友们。愿上帝赐福予你们。”

他顺着众人立刻给他让出来的一条路急奔而去，他溜过一条巷子，穿过一条小街，又慌忙奔跑了一程，连自己也不知道要往哪儿去。当他觉得跑了足够远的时候，这才放慢了步子，免得引起别人的猜疑。他开始四处打量，希望找到一个面貌慈善，看来让人放心，可以问路的人。不过，这儿也一样有着麻烦。这探问路径的事情本身就足以引起别人的疑心，时间又异常紧迫；警察在摆脱了那小小的围困以后，肯定也会立即紧紧追踪，务求把逃犯缉拿归案，而他逃跑的风声自然也会传到他们那里。面临这样走投无路的困境，伦佐不得不仔细打量或许十副左右面孔，才能找到一个他觉得可靠的人。瞧那个大胖子，站在自家店铺的门口，一双脚叉开，双手倒搁在背后，挺着一个大肚子，抬头望着天空，脖子垂下一堆肥肉；他无所事事，便忽而让踮起的脚尖支撑着那鼓动的肥肥的身子，忽而又让那整个儿大肉团的分量都落在脚跟上，他的一张面孔让人觉得这定是一个爱唠唠叨叨，好打听消息的家伙，他不仅不会答复别人的问题，反倒会无休止地盘问别人。那迎面走过来的人，一双眯缝的眼睛盯着前方，嘴唇朝外面翻着，他看来连自己走的路都不很清楚，怎么能马上准确地向别人指路。那个小伙子，说实在话，透出一副很聪明机灵

的样子，不过也显出很狡诈的神情，他说不定会来个恶作剧，给可怜的乡下人指的路，正好跟想去的地方背道而驰。事情确实是这样，身陷危难的人，几乎做每一件事都会陷入新的困境！

末了，伦佐瞧见一个人急匆匆走过来，心想此人大约有什么要紧的事急着办，肯定会马上给他指路，而没有心思说许多闲话。他又瞧见此人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因此断定他不像一个奸诈之徒。伦佐走到他跟前，说道：

“先生，请费心告诉我，去贝加摩该怎么走？”

“去贝加摩？走东门。”

“多谢。可走哪条路才能到东门？”

“您走左边这条路，到大教堂广场，然后……”

“好的，先生，其余的我知道了。愿上帝赐福予您。”伦佐折转身子，径直向那个行人指引给他的道路走去。

那人站在那儿，朝着伦佐的背影瞧了片刻工夫，从他匆匆赶路的样子，联想到他方才的问话，不由自言自语道：“要么是他在耍弄鬼把戏，要么是别的什么人在耍弄他。”

伦佐来到大教堂广场，他穿过广场，经过一堆灰烬和熄灭的炭火，他认出来这是昨天他亲眼目睹的那场焚烧的遗迹。他沿着大教堂的台阶往前走，又瞧见了那个遭到洗劫，毁坏得不成样子，如今由士兵们守着的面包铺。他走过昨天跟人群一起拥挤过来的街道，就来到了那座修道院。他瞥了一眼修道院的广场和大门，叹了一口气，暗暗对自己说道：“昨天那位修士倒是向我提出了忠告，要我在教堂里等待，并且好生祈祷。”

伦佐在原地停留了片刻的工夫，用心察看他要通过的城门；他远远地望去，只见城门口有许多人把守着；他的心绪显得有些焦躁激动（我们应当对他表示同情，他的不安自有他的道理），甚

至心生厌恶，不情愿去闯这城关。他想，附近就有一处可靠的避难所，凭着手头的那封介绍信，他会得到很好的接待；他的心中起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恨不得马上就去这避难所。可是，他随即又鼓起了勇气，想道："我要竭尽努力，做一只林中的鸟儿。谁个能认出我来呢？再说，警察们也没有分身的招数，分头到各个城门口去捉拿我。"他转过身来张望，看看方才他来的那条路上可有人追踪，他没有看见那些警察，也没有看见什么可能来追捕他的人。他迈步朝前走去，那双要命的腿总是想向前奔跑，他强制自己放慢了脚步，因为眼下只需要悠着点儿走。于是，他不慌不忙地踱着小步，嘴里不经意地吹着口哨，走到了城门口。

一伙税务稽查员看守着城门，还调来了一队西班牙士兵，加强守备。不过，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城外，一心要阻止外边的人听到城里发生了骚乱的消息，就像乌鸦麇集战场一样，蜂拥而来。这样，伦佐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情，低垂双眼，踱着既像个过客，又像个散步的人的步子，走出了城门，没有一个人盘问他点什么；不过，伦佐的一颗心却突突地狂跳不已。他瞧见右边有一条卵石小路，便躲开那条通衢大道，折入小路，急速地往前走，连头也不敢回。

他走了一程又一程，经过许多奶牛场和乡村，但都顾不上打听这些地方的名字，而只管埋头走路。他确信离开米兰已经越来越远，他希望自己正朝贝加摩走去，而这些眼下对于他就足够了。他不时地转过身去，朝后方张望，他也不时地察看和抚摸那一双手腕，它们仍然隐隐作痛，并且有一圈淡红色的印记，这是叫做"腕套"的刑具留下的痕迹。任何人都能理解，他此刻的思绪犹如一团乱麻，悔恨、不安、愤怒和温情，全都交织在一起。他吃力地思考着，要把昨天晚上所说的和所做的事情都梳理一遍，

以求揭开他的可悲的遭遇的秘密，特别是他们怎样打听到他的姓名的奥秘。他的疑心自然落到了那个制剑工匠的身上，他现在清楚地想起曾经把自己的姓名告诉此人。再想到此人当时怎样引诱他开口，探听到了姓名，想到此人的种种言谈举止，总是能够从他的嘴里赚取些什么；于是，他的疑心几乎就是确凿无疑的了。除此之外，他还朦胧地记得，那制剑工匠走了以后，他又唠唠叨叨地谈了好一阵子；可是，跟谁谈了，谈了些什么，尽管他竭力在记忆中搜索，可天晓得，他实在说不清楚了；他的记性唯一还能告诉他的，正是他的记性当时不在现场。可怜的伦佐在这乱麻似的思绪中迷误了。他犹如一个人在许多空白支票上签了字，把它们交付给了一个他认为是高贵的绅士，不料后来却发现这是个大骗子，于是就想了解自己的事务到底怎么了，可还能了解到什么呢？只是一片混乱而已。伦佐脑子里萦绕的另一件苦恼的事情，是为未来制定一个令自己满意的计划，可这一切全显得虚无缥缈，而且令人心中凄酸。

可是，过了不多一会儿，他面临的更加苦恼的事情，是寻找他的路径。他已经走了一段路程，但可以说是不辨方向地盲目行走，如今他发现，单靠他自己是无法摆脱迷途了。虽然他要把贝加摩这个名字说出口来，心里不免会起一种抵触的情绪，似乎这个名字包含着某种令人生疑的、有失体面的意思，但他又不能不这样做。于是，他决定像在米兰城里那样，向他遇见的相貌上显得可信的第一个行人打听。他也正是这样做了。

"您走错了路。"那行人回答他，思量片刻之后，就连说带手势比划，告诉他应当怎样绕一个圈子，才能重新走上大路。

伦佐向那人道了谢，做出一副按他指引的路走去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只是向那条该诅咒的大路靠近，尽可能地沿着跟大路

一致的方向行走，不让它在自己的视野里消失，而又绝不踏上这条大路。设想一个计划容易，可执行起来又谈何容易。实际的情形是，伦佐就这样忽而向右，忽而向左，曲曲折折地走着。有时，他鼓起勇气，又向这个和那个行人打听，然后依据他们的指引行走；有时，又按照自己的设想，靠着自己的眼力来纠正偏差；有时，又索性让脚下的路带着自己往前走。结果，我们的亡命者也许就这样走了二十多公里，而实际上离开米兰才十公里的路程。至于贝加摩呢，如果没有越走离它越远，却还有一大段路程。但他开始明白，按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也很难达到目的。他想寻找别的什么办法。他想出了一个计策，要点小诡计，向人打听贝加摩同米兰交界的某个乡镇的名字，自然会有乡间道路通往那里，这样问路，就不必涉及贝加摩，不会把这个他觉得带有驱逐、逃亡和罪过意味的名字泄露出来。

伦佐正在思量怎样才能打听到所有的消息，而不让人心生疑窦的时候，忽然瞧见村子外面一座孤零零的矮房子，门口悬挂着几根树枝[1]。他正好已经觉得很需要休息一番，恢复体力。他想，在这里或许可以一箭双雕，达到休息和问路的两重目的。他走了进去。饭店里只有一个老太婆，手里握着纺锤，身边是一根纺纱杆。伦佐点了些吃的东西，老太婆给他送上当地的奶酪和葡萄酒。他欣然接受了奶酪，但酒却婉言谢绝了，昨天晚上贪杯酿成恶果，使他对酒起了厌恶的情绪。他在桌子边落座，吩咐老太婆快点上菜。不一会儿，老太婆就把菜端上了桌面，并且开始向客人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问他是何许人，问他米兰城里发生的风波，因为关于那场骚乱的风声已经传到了这儿。伦佐

① 这是当时饭馆的标帜。

不仅非常机智而从容地对答了这些问题，而且乘势把这些难题变为良机，利用老太婆问他打算去什么地方的好奇心，来实现自己的计划。

"我要去很多地方，"他回答道，"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还想顺道去一个地方，它是通往贝加摩路上的一个大镇，靠边界，但还是属于米兰大公国……这地方叫什么名字来着？"同时，他心里又暗暗思量，那里肯定会有一个这样的乡镇。

"您是说戈尔贡佐拉。"老太婆说道。

"戈尔贡佐拉！"伦佐重复了一遍，几乎是要把这个名字牢牢地刻在自己的脑子里。"离这儿很远吗？"他随即问道。

"我说不上来，可能有十六公里，也许是二十公里。要是我的儿子有一个在家，就会告诉您了。"

"您觉得顺着这条挺不错的石子小路，不走那条大路，能走到戈尔贡佐拉吗？在路上有尘土，尘土多极了！老天好久没有下雨了！"

"我想可能的。你出门往右边走，遇上第一个小镇，向人打听一下就是了。"她还把小镇的名字告诉了伦佐。

"很好。"伦佐说道。他站起身来，把这顿简单的午餐剩下的一块面包收好，这块面包比他昨天在圣迪奥尼吉十字架前捡到的面包差远了。他结了账，走出门来，朝右边的路走去。为着不多走冤枉路，他嘴里不停地念着戈尔贡佐拉的名字，从一个市镇走到另一个市镇，在天黑以前约莫一个钟点，他到了那个地方。

还在路上紧走慢走的时候，伦佐就盘算在戈尔贡佐拉再稍事休息，也好吃上一顿较为丰盛的饭。他的身子自然也乐意躺在床上睡一觉，不过，与其这样来满足需要，他倒宁愿让疲惫的身子躺倒在路边歇息。他想去一家饭馆打听这儿离阿达河还有

多远,并且巧妙地打听可有什么小路通到阿达河,然后,稍事休息便立即赶路。他在被称为阿达河第二源头的地方出生和长大,他曾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过,阿达河某一处的某一段是米兰大公国和威尼斯之间的分界线,但究竟在什么地方和在哪一段河流,他却说不上来,但是,眼下最要紧的事情是尽快渡过阿达河,而不管从哪里渡过。如果当天他无法实现这一计划,那他就决意继续走下去,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然后在地头,或者在旷野,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只要不是饭馆就行,坐等黎明来临。

在戈尔贡佐拉镇上走了几步路,伦佐抬头瞧见一家客店的招牌,便走了进去。他吩咐迎上前来的店主弄点吃的,再来半瓶葡萄酒。漫长的路程,一天多的时光,冲淡了他原先对酒怀有的如此强烈的和极端的憎恶情绪。

"请您快快上菜,"伦佐说道,"我还要马上赶路。"他这么说不只因为这是实在的情形,而且是出于警觉,生怕店主误会他要在客店里留宿,又要来询问他的姓名,打哪儿来,去做什么事情……这些统统见鬼去吧!

店主回答伦佐道,饭菜立刻就会准备停当。伦佐拣了一张靠门的桌子,在角落里坐下,这通常是不愿交际的人的座位。

餐厅里已经坐着镇上几个无所事事的人,他们对米兰昨天发生骚动的惊人消息,进行热烈的交谈和争论,眼下他们渴望能多少得到一些当天的新闻。昨天传来的消息表明,这场骚动既没有被弹压下去,也没有获得胜利,黑夜的降临使它暂时中止,而不是结束;这是一件只做了一半的事情,它犹如一幕戏的落幕,而不是一出戏的结局;因此,它与其说满足了这些村民们的好奇心,毋宁说他们的好奇心愈加受到了刺激。

村民中走出一个人来,走到新来的客人面前,问他可是从米

兰过来。

“我?”伦佐说道,他做出一副奇怪的表情,好赢得时间,预备回答对方的问题。

“是您,如果我的提问不冒昧的话。”

伦佐摇摇头,抿紧嘴唇,从嘴里吐出不很清晰的声音,回答道:“米兰,根据我听到的消息……眼下这个时候是万万去不得的地方,除非有万分紧急的事情。”

“这么说来,那骚动今天还照旧发生了?”好奇的村民愈加热切地问道。

“恐怕只有去米兰才能知道。”伦佐回答。

“可是您不是从米兰来的吗?”

“我从利斯卡泰镇来。”伦佐机敏地回答,他此刻已经想好了如何应付对方的问题。严格地说,他也确实是从利斯卡泰镇来,因为他曾经打那小镇经过;在赶路的途中,他曾向一行人问路,那人指点他时提到了利斯卡泰的名字,说这是通往戈尔贡佐拉必须经过的第一个市镇。

“噢!”那位朋友说道,话外之意似乎是,您要是从米兰来就好了,不过,他依然不失耐心地发问,“那么,在利斯卡泰,没有一点儿关于米兰的消息吗?”

“很可能有人知道点什么,”伦佐回答,“可我什么也没有听说。”他用这种特殊的口气说话,好像是暗示:我该说的都说了。

那好奇的村民回到自己的座位。过了片刻工夫,店主把饭菜端上了餐桌。

“请问从这儿到阿达河有多远?”伦佐显出我们曾经见过的疲乏欲睡的神情,用低沉的声音问道。

“去阿达河,准备过河吗?”店主回答。

“就是说……对……去阿达河。”

“您想从卡萨诺桥过河，还是从卡诺尼卡坐船摆渡?”

“随便从哪个地方……我只是出于好奇心问问罢了。”

“嗯，我是想说，这两处都是正人君子，都是规规矩矩的人走的地方。”

“很好，那有多远呢?”

“您可以这样打算，从这儿到那两处地方，大约都是十公里的样子，也许多一点，也许少一点。”

“十公里！真没想到会这么远。”伦佐说罢，随即做出一副过于做作的毫不在意的样子，继续问道，“噢，如果有人要走一条近路，那还有别的什么渡口吗?”

“自然有的，”店主回答，他的一双眼睛充满了狡黠，直勾勾地盯视着伦佐。这就足以使伦佐准备提出的其他问题都咽回了肚子里。店主把菜和半瓶葡萄酒都端上了餐桌，伦佐把盘子拿到自己跟前，打量着酒瓶，又问道，“这酒是纯的吗?”

“像金子一样纯，”店主回答，“您尽管随意向村子里和附近的人打听好了，然后您就会清楚了。”说罢，他即去照应那批在一起聚谈的顾客。

“这些客店老板全不是好东西!”伦佐心里暗暗咒骂，“这种人认识多了，就发现他们一个比一个坏。”

虽然心里这么想，伦佐还是津津有味地开始用餐。同时又装出事不关己的样子，竖起耳朵听那伙人的谈话，他要了解周围的环境，看看这儿的人对于那场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并非小角色的大风波，采取怎样的态度，特别是要观察这些聚谈的顾客当中，可有他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能够信赖的好心人，可以向他打听路径，而不用担心落人陷阱，不用被迫去泄露自己的隐私。

“天晓得!”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道,“这一回米兰人看来是要动真格儿的,大干一番了。好吧,最迟明天就可以得到一些消息了。”

“我真后悔,今儿早上没有上米兰去。”另一个人接着说。

“如果您明天去米兰,我跟您一起去。”第三个人说道。接着有人表示响应,随后又有另外一个人响应。

“我想知道的是,”第一个人又说道,“米兰的那些先生们可曾想到我们这些乡下的穷人,还是只求为他们自己制定一些有利的法律?你们可知道,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吗,嗯?他们全是些傲慢的城里人;至于别的人,统统不放在眼里。”

“我们也同样长着一张嘴,既是为着吃饭,也是为着替我们讨个公道,”另外一个说道,他的声调固然十分谦逊,可他的意见颇为高明,“既然事情已经发动起来了……”但他又觉得还是不再说下去的为好。

“说到隐藏的粮食,并不仅仅在米兰城里有,”又有一个人开口说,他的脸色阴沉而狡猾。

忽然,他们听到了一阵马蹄声。所有的人都奔到门口,认出了刚刚到来的客人,便一起迎上前去。他是米兰的一名商人,一年要上贝加摩很多次,做他的生意。他通常在这家客店里留宿,因为他每一回几乎都跟这批人打交道,所以大伙儿都认识他。他们顿时把他围住,有人替他握住缰绳,有人扶住了鞍镫。

“欢迎光临。”

“我很高兴见到你们。”

“您一路顺利吗?”

“非常顺利。你们呢,都好吗?”

“好,都好。您从米兰可带来什么消息?”

“瞧！你们总是对消息有兴趣，”商人翻身下马，把马匹交给客店的小伙计，跟众人一起走进客店，“再说，再说，现在你们知道的也许比我还要多。”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真的。”不止一个人把手放在胸口说。

“真有这样的事？”商人说道，“那就听我给你们讲些好消息……其实也许是坏消息。唉，老板，我通常睡的床位空着吗？好，来一杯酒，还有我通常喜欢吃的菜。快点儿，因为我想早早休息，明儿一早我就得启程，这样可以在吃午饭的时间赶到贝加摩。你们，”他一面继续说话，一面在一声不吭、全神贯注倾听的伦佐的对面，找了一张凳子坐下，“你们难道没有听说昨天发生的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昨天的事情已经听说了。”

“瞧你们，”商人接着说，“什么消息都知道。我早就说过，你们整天把守在这儿，要从所有过往的客人嘴里套出……”

“可今天，又有什么新情况？”

“噢，今天。今天的情况你们一点儿也不知道？”

“确实一无所知。今天没有一个客人打这儿经过。”

“那先让我润润嗓子，然后我把今天的消息给你们说说。你们用心听吧。”他给自己斟了一杯酒，用一只手拿起酒杯，然后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把两撇胡须往上梳理，又摸了摸胡须，把酒一饮而尽，继续说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这个日子，差不多跟昨天一样充满狂风暴雨，也许比昨天更糟糕。我几乎不敢相信眼下我能够在这儿跟你们一起交谈，因为我本已打消了出门的一切念头，准备留下来看守我的小店铺。”

“究竟发生了什么鬼事情？”一名听众问道。

“正是魔鬼闹事，你们且听我慢慢道来。”他用刀叉切着刚端

上来的第二道菜，然后一面吃，一面继续他的叙述。众人都站在餐桌的四周，张大了嘴巴，呆呆地听着。伦佐依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慢悠悠地吃着最后几口饭，可实际上，他或许比任何人都更用心地听着。

"这样，今天早晨，昨天闹得天翻地覆的那伙歹徒，又纷纷到一个约定的地点集中(瞧，他们早已暗中串通，一切都已安排停当)。他们聚集到一起，又重新干起昨天的勾当，从一条大街，到另一条大街，狂乱呼叫，吸引其他的人入伙。你们可以想象，这好比，请允许我打个比方，打扫房间，愈是往前扫，龌龊的垃圾就聚集得愈多。等他们觉得已经集合了足够的人数，便直奔粮食大臣的宅邸；对待这样一个落难的贵族，他们仿佛觉得昨天干的种种暴行还不够过瘾似的！唉，这一群歹徒！他们还捏造了诽谤他的谣言！全是无中生有。我敢证明，因为我负责供应他家里仆人的服装，我就像他家里的一名成员，粮食大臣是一位正人君子，每回都按时付钱。就这样，歹徒们朝他的宅邸冲去。你们真应该亲眼瞧一瞧那些人多么像一群疯狗，瞧一瞧他们的嘴脸……那些押送基督去十字架的路上的犹太人，跟他们相比，也算不了什么。还有他们嘴里吐出来的那些污言秽语！简直要叫人捂住耳朵，如果不是这样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去洗劫……可是……"说到这里，他伸出左手，又举起来，用拇指顶着鼻尖①。

"可是?"众人差不多齐声问道。

"可是，"商人继续往下叙述，"他们发现街道已经用木梁、车子筑起街垒，封锁死了。街垒后面，站着一队士兵。举着火绳枪

① 表示轻蔑的手势。

朝他们瞄准，准备用最适合的方式接待他们。他们瞧见了官兵这种严阵以待的架势……如果是你们，请问会怎样行事？”

“打道回府。”

“不错，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你们说说，这可是恶魔迷了他们的心窍。他们聚集在科尔多西奥广场，瞧见了一家面包铺。这是他们昨天就想抢劫的；这面包铺里的人在干什么？他们正把面包分配给他们的主顾。现在还有一些骑士和骑士中的头面人物，执行着监督，确保分配顺利进行。这伙歹徒，我敢对你们说，定是魔鬼附身了，而且，又有人挑唆他们，发疯也似地冲了进去。既然你可以拿，我自然也可以拿；于是，一眨眼的工夫，骑士、面包师、顾客、面包、柜台、凳子、面包柜、钱柜、面袋、筛子、麸皮、面粉、面团，全给搅得个底朝天。”

“那些士兵呢？”

“那些士兵要守卫粮食大臣的宅邸，就像在宗教仪式中，扛十字架的信徒就不能唱歌一样。我告诉你们，仅仅是一眨眼的工夫，抢啊，夺啊，凡是能派上点用场的东西统统一抢而光。随后，这些人又玩弄了昨天的老把戏，把剩余下来的东西全拿到广场上去，纵火焚烧。那些无赖已经动手干了，把东西从屋子里搬出来，忽然有一个比其他无赖更无赖的家伙，你们猜猜，他出了一个坏透了的主意。”

“什么主意？”

“他要众人把东西都堆在屋子里，然后一把火连东西带房子一起烧个精光。说到做到……”

“他们真的放火烧了吗？”

“请耐心听我讲。一个家住附近的好心肠的人，忽然得到老天爷赐予的灵感。他跑到楼上，在屋子里寻找十字架，还真找到

了一个，他把十字架放在窗台的小拱门下面，又从床头拿来两根祝福的蜡烛，点着了，分别放在十字架的左边和右边。众人都抬头仰望。在一个偌大的米兰城里，我们不能不说，人们依然敬畏上帝；于是，众人重又恢复了理智。我是想说，大部分人是这样。虽然也有些恶魔似的人，为了抢劫别人的财物，就连天堂也敢一把火烧了；可他们看到众人不愿顺从他们的意见，也只好停止行动，不声不响地呆在那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来了，你们猜猜这是谁。大教堂里所有的主教们，身穿庄重的礼服高举十字架，排着队列过来了。本堂总司铎马泽泰大人在一边，主教塞塔拉大人，在另一边，开始讲道，其他圣职人员也跟着劝说。善良的人们！你们想在这里做什么呢？难道这就是你们要给孩子们留下的榜样吗？回到你们的家里去吧。难道你们不知道，面包的价格已经公道，比以前便宜了吗？你们都去亲眼看一看吧，每一处路口都张贴着告示。"

"这可是真的？"

"见鬼了！你们难道以为大教堂的主教们穿上庄重的礼服，是来胡说八道的吗？"

"那些民众怎样反应呢？"

"民众渐渐地散开，朝各个路口跑去。有些识字的人果然看见告示上写着面包的价格。你们猜猜：一公斤面包，只卖四个索尔多。①"

"真是好运气！"

"是的，上好的葡萄园，但愿它长久结出上好的葡萄。你们可知道，昨儿一天和今天上午，一共糟蹋了多少面粉？足够整个

---

① 意大利货币，二十个索尔多等于一里拉。

米兰大公国吃两个月。”

“那对于米兰以外的地方,也会定下这样好的法律吗?”

“米兰能受到这样的待遇,是由全城付出代价的。我不知道怎么对你们说才好,但愿上帝会想着你们。万幸的是,骚动已经结束了。我还没有把全部消息都告诉你们呢。现在且听我最关紧要的。”

“还有什么消息?”

“昨天晚上,也许是今天早上,一大批人被抓了起来,马上就有风声传来。那些为首的分子要判绞刑。这个消息一传开,众人都纷纷抄最近的路逃回家去,生怕被列入这伙人的名单,捉拿进去。我离开米兰的时候,城里安静得好像是一座修道院。”

“以后当真会把那些人绞死吗?”

“怎么不会!很快就要绳之以法。”商人回答。

“那民众会怎样呢?”方才提问的人又问道。

“民众?自然会去瞧热闹,”商人回答,“他们特别喜爱看光天化日之下如何弄死一个基督徒,那伙歹徒们怎样结果粮食大臣。现在好了,粮食大臣安然无恙,倒是四个可怜虫却要在神甫和昔日伙伴的陪同下,按照各种仪式,走向刑场。这样的人也真是罪有应得。你们瞧,这就是天意,无法逃脱的报应。他们已经染上了一种恶习,随意闯人别人的店铺,想拿什么就拿什么,而不用从兜里掏出一分钱;如果任凭他们这样胡作非为下去,他们抢了面包,接下来就会抢酒,这样无休止地……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们这种随心所欲的放肆行径继续得逞下去,他们会乖乖地洗手不干吗?我可以对你们直说,如今安分守己地开店的人整日价忧心忡忡。”

“确实如此。”有人附和。

“确实如此。”其他人也异口同声地这样说。

“另外，”商人用餐巾擦了一下胡须，继续叙述，“有人早就开始密谋，还有一个秘密组织，你们可知道？”

“秘密组织？”

“是的，秘密组织。法国人，还有那个法国红衣主教暗中策划了所有的阴谋，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吗？这红衣主教有个怪名字，多半像是土耳其人的，他每天都要抛出一些诡计，给西班牙君王制造麻烦。而且，他特别用心思，要把矛头指向米兰，因为这个狡猾的家伙心里很清楚，米兰是西班牙君王的力量所在。”

“言之有理。”

“你们想要证据吗？那些折腾得最凶的，都是一些外来人，他们到外乱窜，可米兰城里从来不曾见到过这些人的模样。噢，我还忘了告诉你们一件确凿无疑的事情。警察在旅店里抓住了一个……”

伦佐一直在侧耳细听商人的谈话，一字一句都不放过，听到这儿，他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浑身猛然一阵颤抖，好不容易才克制了自己。不过，幸好没有一个人留意他。商人并没有打乱自己的叙述的头绪，继续说道：

“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家伙是打哪儿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受谁的指使。但肯定是一名头头。昨天，在骚乱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像魔鬼似的到处煽风点火；后来，他还不满足，又跳出来发表演讲，提出一个蛊惑人心的号召，把所有的贵族斩尽杀绝。这个恶棍！要是贵族统统杀死了，谁来养活可怜的百姓？警察早已经盯上了他，后来把他捉了起来，在他身上搜出了一扎信件，准备把他送进牢房去。嘿，你们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他

的守卫在旅店周围的同党，这时召来了许许多多的人，把这个恶棍解救了。”

“他逃到哪儿去了呢？”

“谁也说不清楚。也许他逃走了，也许躲藏在米兰城里。这些人都是无家可归的浪子，找个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藏身和睡觉；不过，他们也只能得逞于魔鬼愿意而且也能够帮忙的时候。要知道，梨子熟了，定会从树上掉下来；就在他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就会把他们一一捉拿归案。眼下确实知道的是，这些信件都落在了当局手里，信中写着他们策划的全部阴谋，据说有许多人卷了进去。这也是他们活该倒霉，他们把半个米兰城闹腾得个底朝天，而且还要做出更厉害的事情来。他们宣布，面包铺老板全是坏蛋。这一点我也知道，但即使要绞死他们也得按法律办事。有人囤积麦子。这一点谁个不知道？可是，应该由政府派遣一批精明强干的密探，去侦破私藏粮食的地方，把粮食起出来，把囤积居奇的奸商和面包店老板，一起送上绞刑架。如果政府无所作为，就要由城市出面，采取行动；一次不成，就接着再干；这样坚持下去，终会达到目的。绝对不可助长这种随心所欲地冲进商店和仓库，毫无顾忌地抢劫的恶劣行径。”

伦佐吃的这顿简单的午餐，好像吞毒药似地难以下咽。他真想早早地离开这儿，远远地离开这家客店，离开这个镇子；他十几次地默默地对自己说：走吧，走吧。可是他生怕引起别人的疑心，而且这种恐惧的心理愈来愈厉害，简直到了压倒他的一切思想的地步，把他始终牢牢地钉在板凳上。他忐忑不安，心里暗暗想道，那喋喋不休地神吹的家伙，最终也会不再谈论他，于是，他下定决心，只要一听到那人谈起别的话题，他便抽身离开。

“正是出于这个缘故，”人群中的一人说道，“我知道这种事

情会怎样收场，在这样的骚乱中，好人总是会遭殃，所以我也不会让好奇心打动，我宁愿呆在我的家里。”

“瞧我，我挪动一步了吗？”另一个人说道。

“而我，”第三个补充说，“即使我碰巧正在米兰，不管在办什么重要事情，也会立刻把事情撂下，打道回府。我家有妻子儿女。另外，说实话，我讨厌闹事。”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旁听谈论的店主，朝餐桌的另一头走来，他要照顾一下这位陌生的客人。

伦佐抓住时机，向店主做了个手势，请他结账。他付了钱，也不要找零头，虽然他的钱袋已经瘪了许多。他不再多说一句话，赶紧向店门走去；他跨出门槛以后，依靠天命的指引，朝着跟他走来的道路相反的方向，径直走去了。

第 十 七 章

时常有这样的情形，单单一个愿望就足以搅得人心烦意乱，请设想一下，如果同时有了两个愿望，而且彼此又水火不相容，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可怜的伦佐，在这几个钟头里，正像诸位知道的，心里生出两个互相冲突的愿望：一个愿望是快快逃跑，另一个愿望是躲藏起来。那商人的一番令人心惊肉跳的谈话，使他的这两个愿望都同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强烈程度。这么看来，他在米兰的冒险行动已闹得沸沸扬扬。显然，他们是要千方百计把他捉拿归案。天晓得有多少密探在追捕他！天晓得官方又下了怎样的命令在村镇、客店和要道布下抓获他的罗网！虽说他暗暗思忖，其实也只有两个警察认识他，而他又没有把自己的姓名刻在额头上，可是他的脑子里忽然又闪现出从前听人家说过的各种故事，说那些亡命逃窜的人，如何因走路的姿态，可疑的神情和其他意想不到的蛛丝马迹，被人发觉，如何因种种偶然的事情，露了马脚，被抓个正着；想到这里，他的心头又沉沉地罩上了阴影。

诚然伦佐离开戈尔贡佐拉的时候，教堂已经敲响了晚钟，愈来愈浓重的暮色，也愈来愈减少了他面临的危险，可他还是毅然决定放弃大道，而走他最先遇见的他觉得能够带他到想去的地

方的小路。起初，他还能碰上一两个过往的行人，可脑子里充满了那些可怕的记忆，他自然也就提心吊胆，没有胆量走上前去，向遇见的行人问路。

“店主说有十公里的路程，”伦佐心中琢磨，“如果我迷了点路，那就该走个十三四公里或者十六七公里，我的一双脚已经走了那么多的路，余下的这点路定然也能走下来。米兰自然是不能去了，所以我只能去阿达河。紧走慢走，我迟早总会走到那儿的。阿达河，这于我是太亲切了。只要我走到阿达河边，我就无须任何人来给我指点路径了。如果能找到渡河的小船，我马上渡过河去，要不我就在河边呆到天亮，像一只麻雀一样，在地头或者树上栖息；呆在树上总胜于蹲大牢。”

过了片刻工夫，他瞧见一条拐向左边的小路，便转身走去。在这迟暮时刻，如果他遇见什么人，他本可不拘礼节地上前问路，可他听不见任何过客可能发出的声音。因此，他只能任凭这条小路带着他前进。他不禁心中思量起来：

“我成了魔鬼！我要把所有的贵族斩尽杀绝！从我身上搜出了一扎信件！我的同党守卫在我的周围！要是到了阿达河对岸（唉，我什么时候才能渡过这可亲可爱的阿达河！），我多么愿意，哪怕付出什么代价，寻到那个商人，跟他当面对质，追问他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他是打哪儿弄来的。我会告诉他，我亲爱的先生，现在您该知道，事情的真相是这样，我这个所谓魔鬼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帮助菲雷，我是把他当作我的兄弟看待的；您该知道，那些歹徒，按照您的说法，是我的同伙，只因为我适时地说了一句作为一个基督徒该说的话，就想对我下毒手；您知道，当您正忙乎着看守自己的店铺的时候，我却冒着差点儿被打断肋骨的危险，去救助您的主子粮食大臣，其实我从来不认识也不

曾见过这位大人。您等着瞧吧，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会再一次拔刀相助这些贵族们……是的，我这样行事是出于拯救灵魂，因为他们也应当说是我的亲旧。至于那一扎信件，里面谈到了所谓的全部阴谋，你一口断定落在了官方的手里，好吧，我们来打个赌，我不用魔鬼的帮助，现在就可以让您看到它，怎么样？您会怀着好奇心来看这一大扎信件，不是吗？喏，就在这儿……怎么会只有一封信？……是的，先生，只有这一封信。而这一封信，如果您想知道，是一位神甫写的，他德高望重，任何时候都可以教育您为人之道；这位神甫，我丝毫不想委屈您，他的一根胡须，比您所有的胡须还要珍贵；您可以看到，这封信是写给另外一位神甫的，他同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现在您可以看得出来，我的朋友中可有什么坏蛋。下一回您得学学怎样讲话，特别是事情涉及到别人的时候。”

不过，隔了不多一会儿，这些和其他类似的想法统统烟消云散了，眼下的形势迫使这位可怜的逃难者不得不全神贯注。整整一天，他都提心吊胆，生怕被人追踪和发现，这种曾经让他的旅程变得如此苦不堪言的心情，如今也不再让他感觉难受；不过，又有多少别的事情让他的这次行程变得愈发令人烦恼！黑暗，孤独，而今愈加难以忍受并令他痛苦的疲倦；那不停歇地吹着的瑟瑟夜风，幽微而锋利，对于他是不那么好受的，他现在仍然穿着那身衣服，当时急急忙忙去举行婚礼，打算事成之后马上兴高采烈地回家；所有这一切，使得每一样事情，使得他的冒险的逃亡，在黑暗中摸索，寻觅一个安全可靠的栖息之地的逃亡，分外沉重起来。

每当经过一个村子的时候，他就放慢步子，蹑手蹑脚地行走，而且环顾四周，看看有什么人家的大门开着；可是，除了从一

两家窗户里投射出来的柔弱的灯光，他压根儿见不到任何人的踪迹。走在远离村子的路上，他不时地止住脚步，侧耳细听，可有阿达河那令人愉悦的流水声传来；然而，他的希望总是徒然的。周围静悄悄的，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有几家孤零零的农舍中传出来的混和着悲哀和威吓的狗吠声划破夜空。

待他走近某家农舍，那狗吠声立即变成狺狺的狂吠声，急促而愤怒；而他从门口走过的时候，他听见而且差不多能够看见那畜生，它的嘴脸紧紧贴着门缝，发出愈加疯狂的嗥叫。伦佐顿时打消了上前敲门求宿的念头。也许，即使没有这讨厌的狗东西，他也会踌躇不决。"谁敲门来啦？"他脑子里设想着可能发生的情景，"半夜三更您来干什么？您怎么上这儿来的？您是什么人？难道您找不到一处留宿的旅店吗？"如果我敲门的时候，他们这样向我提出问题，那就算是幸运的了；如果我吵醒了胆小怕事的人，他恐怕会惊呼起来：救命！抓贼！这就必须马上给予清清楚楚的回答，可我能回答什么呢？当人们夜深人静时听到嘈杂的声音，脑子里除了盗贼、歹徒和陷阱，还会想到别的什么呢？他们决不会想到，除了乘坐马车的贵族，夜半时分怎么还会有一个善良的人沦落街头。于是，他决定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敲门求宿，而恨不得继续前进，他心里怀着希望，如果当天夜里不能够渡过阿达河，至少能够发现阿达河，这样就不用第二天大白天再去寻找。

他不停地走着，走着，田地从视野中消失了，显现一片苍茫的未开垦的野地，长满了真蕨和帚石南。他觉得，这即使不是明确的征兆，那至少也是某种迹象，说明阿达河就在眼前了。他顺着一条小路，进入野地，继续往前走。走了不多一会儿，他又止住脚步，侧耳细听，但什么也没有听到。四周是荒芜的野地，既

看不到一株桑树或者葡萄树，也见不到别的农作物的痕迹，而这些一路上几乎成了他的伴侣，于是，旅程的愁苦因这落寞处境而愈发在他的心头躁动。虽然如此，他依旧往前行走。此刻，他的脑子里开始闪现出一些神奇的幻象和可怖的鬼怪，这些都是他孩提时听人叙述而烙印在记忆之中的。为了驱散或者平息这些令人恐惧的幽灵，他一面走，一面默默地诵读安慰亡灵的祷文。

渐渐地，他周围出现了一些灌木丛、野梅、橡树和山楂树。他迈开大步，径直往前走去，与其说这是出于欣喜，毋宁说是受着愈加强烈的焦躁的驱动。他开始瞧见灌木丛中显出零星的大树；沿着这条小路再往前走，他发觉自己走进了一座树林。他心中起了一阵危惧的感觉；但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很不情愿地进入了树林。可是，他愈是在林子里往前走，心中危惧的感觉愈是厉害，周围的一切也愈是让他心绪烦乱。他见到的远处的树木，在他面前幻化出古怪的、扭曲的和令人恐惧的形状；幽幽地摇动的树冠，在月光照射的小路上，投下婆娑的影子，让他惶悚不安；他前进的步子踩在干枯的树叶上，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响，传入他的耳朵，更勾引起孤愤晦暗的心情。他的双腿感觉到了一种往前狂奔的渴望和冲动，同时又觉得难以再支撑他的身躯的痛楚。习习夜风抽打在他的额头和脸颊上，分外地寒冷和让人讨厌；他觉得风儿穿过他的衣服，渗进他的肉体，使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而且尖利地钻进了因劳累而快要散了架的骨头，消蚀了他身上最后一丝的活力。末了，那达到了极点的厌倦和恐惧，虽然他全身心地久久地反抗着，但忽然间他觉得要把他彻底摧毁了。伦佐确实已准备听任自己垮下去；然而，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令他惊恐的，正是自己的恐惧，于是，他在心中默默地乞求古老的魂灵给予扶助，并强使自己振作起来。

这样，有片刻的工夫，伦佐焕发了精神，原地站住，暗自思量着。他决意马上离开林子，沿着走过来的小路返回去，一直走到他方才经过的那个村子，回到人世间，去寻求一个栖身之地，哪怕是一家客店也行。他这样伫立在那儿，他的脚步踩踏干枯的树叶发出的窸窣声停息了，他的四周一片寂静。他忽然听到了一种悦耳的声音，一种叮咚絮语的声音，那是河水汩汩流淌的声音。他竖起耳朵细细谛听。他终于确信这是事实，他不禁失声欢呼：

"这是阿达河！"

这恰如劫难中遇见了一位至好挚友，一位骨肉兄弟，一位救命恩人。他的疲惫几乎消失了，他觉得自己的脉搏重新跳动起来，血液在所有的脉管里自由而温暖地流动，他觉得自己的思想变得清晰和自信起来，事态的不确定性和严重性差不多已烟消云散。他毫不迟疑地走进林子深处，去追寻那流水淙淙的声音。

伦佐很快走到林子的尽头，在一道高高的堤岸的边缘止住脚步；他透过覆盖整个堤岸的灌木丛向下望去，只见波光粼粼的河水奔踊不息，向前奔流。随后他又抬头眺望，瞧见对岸是一块开阔的平原，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村落，再往前是绵亘的丘陵，在那里可以见到一片影影绰绰的宽广地带，他觉得这应当是一座城市，当然是贝加摩无疑。他用双手和臂膊拨开灌木丛的枝叶，顺着堤岸的斜坡往下走去，俯下身子探察，看看河中可有什么小船划来，听听远处可有船桨击水的声音传来；但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见。如果眼前是一条比阿达河小的河流，伦佐定然会立刻走下斜坡，尝试着涉水渡过河去。不过，他很清楚地知道，面对阿达河可不能轻举妄动。

于是，他开始默默思量，异常冷静地斟酌，该采取怎样的行

动才好。爬到一棵树上，呆在那儿等待黎明的到来，身上穿着如此单薄的衣服，伴着那习习的寒风，那浓重的霜露，或许还要再挨过六个钟点的工夫，这样，就足以把人冻僵，不省人事了。而在原地来回不停走动，以消磨漫漫的长夜，这样不只难以抵挡瑟瑟寒风，而且对于已经太多地履行了职责的两条腿来说，也是过于苛求了。他忽然回想起，他此前走过靠近野地的一片农田时，曾看见一间茅屋，是用树干和树枝架构，用泥巴糊成的，每当夏天的收获季节，这样的茅屋便成了米兰一带农民贮藏粮食，夜里睡觉看守的场所；而在其他的季节，这样的茅屋都荒废着。伦佐立刻认定，这正是他今夜安身的好地方。他重新返回那条小路，走过树林、灌木丛和野地，朝那间茅屋走去。一扇虫蛀剥蚀、零落倾圮的小门半掩半开着，既没有上锁，也没有插上门闩。伦佐推门进去，看见用树枝编织的一块格子网架，好像是一张吊床，悬挂在半空；但他不想爬上去用它。他瞧见地上零落地铺着一些稻草，心里想道，这也许就是可以让他美美地睡上一觉的床铺。

不过，在这张上天为他预备的床铺上躺下来以前，伦佐双膝跪下，感谢上天对他的这番恩赐，感谢上天在这令人亡魂丧胆的一天里施予他的种种庇护。然后，他又像往常一样念了晚祷文，除此之外，他还请求上帝宽恕他，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不仅没有祈祷，而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简直像一条狗似的去呼呼大睡，真是糟糕透了。“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他默默地对自己说，一面用双手撑在稻草上，由下跪的姿势转为侧身躺下，“是的，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今天早晨我就被突如其来的大祸惊醒。”随后，他把四周散乱的稻草收拢，盖在自己的身上，凑合着充当一床被子，也好多少抵御一下寒冷，在这茅屋里依然可以充分感觉到凛冽逼

人的寒气。他把身子蜷缩在稻草堆里,一心想舒舒坦坦地睡一觉,他觉得,他为此付出了远远超过他应当付出的代价。

可是,他刚刚闭上眼睛,在他的记忆里,或者说在他的幻觉里(我也难以确切地说出,究竟在哪里),开始显现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如此熙熙攘攘,如此川流不息,他的睡意顿时被驱散得干干净净。商人、录事、警察、制剑工匠、店主、菲雷、粮食大臣、旅店里的顾客群、大街上的群众,然后是堂安保迪奥,再后是堂罗德里戈,这些全是伦佐想跟他们论理一番的人物。

只有三个人的形象,在他的心里显现的时候,并不伴随伦佐痛苦的记忆,也不带来任何猜疑,他们是如此纯洁,可亲可爱,尤其是其中的两位,彼此确实迥然不同,但是都紧紧地维系着年轻人的心。一位梳着浓黑的长辫,另一位蓄着银白的胡须。然而,深情地思念这两位人物时所获得的慰藉,也全然不是纯粹的和平静的。想到善良的神甫的时候,伦佐深深为自己的越轨行为,为自己可鄙的忘乎所以,为自己违背神甫慈父般的告诫,感到无比的羞愧,无地自容。而当露琪亚的倩影在心头升起,伦佐的心灵紧紧追随她的时候,我们不想尝试去描述他此时此刻的情绪,因为读者明白当时的情形,可以自己去体察。至于那个可怜的安妮丝,伦佐又怎能把她忘记呢?对于安妮丝来说,他早已跟自己的独生女儿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了,她这样选择了伦佐,也这样看待伦佐,诚然她还不曾来得及听见伦佐称呼她为岳母,可她的言辞和行动已显示了作为母亲的关怀。伦佐想起,正是出于如此慈爱的关怀,出于对他的深切的眷注,可怜的女人如今才落到了无家可归,颠沛流离,对前途茫然无知的地步,从原本可以保障她的有生之年的安宁与幸福的事情,她仅仅收获了不幸与苦难,于是,他的心灵愈益充满了凄酸的痛楚。这是一个怎样的

夜晚啊，可怜的伦佐！这本应当是他新婚的第五夜！而眼前，竟是怎样的一个洞房！怎样的一张喜庆的绣榻！又经过了怎样多灾多难的一天！而又将有一个怎样的明天，以及以后一连串的日子！"遵奉上帝的意旨吧，"他暗暗回答那些令他生厌的想法，"遵奉上帝的意旨吧。上帝晓得他该怎样行事，会赐福予我们。让我现在遭遇的一切都作为对我的罪过的抵偿吧。露琪亚是多么善良的女子！但愿上帝不会让她长久地遭受磨难！"

这些纷乱的思绪，弄得伦佐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也愈发觉得寒气砭骨。他时时不由自主地瑟瑟打战，浑身哆嗦得连牙齿也格格作响，他唉声叹气，一心企盼着黎明快快到来，焦灼不安地计算着缓慢地逝去的时间。我使用计算这个字眼，因为每隔半个钟点，他便可以在万籁俱静之中听见远处传来的悠悠的钟声，我想这钟声该是来自特莱佐[①] 的钟楼。这钟声第一次传入他的耳朵的时候，是那么出乎意料，他竟丝毫揣想不出它来自何方；为悠悠的钟声赋予他一种神秘而又庄严的感觉，犹如一个隐形人用陌生的声音向他发出警示。

那钟声终于敲响了十一下[②]，这是伦佐预定的起身的时间，他抬起冻得半僵的身子，双膝跪地，比往常更加虔诚地念着早祷文。他站立起来，伸伸懒腰，向上和向两边舒展身子，摆动肩膀和腰部，好像是要让他身体的那些似乎散了架的部位重新安装还原。他朝一只手心呵气，然后又朝另一只手心呵气，两只手互相搓摩。他打开茅屋的门，第一件事便是朝四周打量，可有什么人走来。他没有瞧见任何人，又用眼睛寻找昨晚上走过来的那

---

① 特莱佐，系阿达河畔的城镇。

② 表示凌晨四点半钟。

条路；他立刻辨认了出来，毫不迟疑地沿着那条小路走去。

天空预示着一个美好的日子的来临，暗淡的、失去光泽的月亮，悬挂在天边，在淡青色的无垠的天空，仍然显得醒目；在东方，天空悄悄地抹上了一重玫瑰黄色的晨晖。再远处，地平线上，几层参差淡薄的云裳，浸染着素净的蓝色或者棕色，缓缓地飘游，最下面的一层云彩，披上了一身几乎像火焰一般光彩的霓衣，愈来愈显得鲜明和绚丽。在南方的上空，一簇簇轻盈而柔和的白云，渐渐地化出上千种说不出名字的色彩。这就是伦巴第的天空，如此美丽撩人，如此灿烂可爱，如此恬静宜人。

如果伦佐是怀着漫游的闲情逸致来到这儿，他自然会抬头眺望天空，欣赏这儿的奇妙的日出，跟他平素在自己的山乡所见到的竟然如此迥然不同。可是他得埋头赶路，他大步流星地走着，想使自己的身子暖和过来，好早早赶到目的地。他走过了田野，走过了荒地，走过了灌木丛，穿过了树林，不时地向四周打量，他为几个钟点以前感受的那份惊恐而觉得既好笑又惭愧。他来到了河堤，俯身朝阿达河望去；透过树枝的空隙，他瞧见了一只小渔船，沿着对面的河岸，正悠悠地逆水而行。他立刻穿过杨梅树丛，拣了一条近路，径直跑到岸边，用非常轻细的声音招呼渔夫，并且故意扮出一副好像要做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的样子，以略带请求的口气，请渔夫把船划过来。渔夫用目光扫视了一遍河岸，用心观察了上游过来的流水，又转过身子打量了一番逆流的水势，然后把船头朝伦佐这儿转过来，把船靠到了岸边。

伦佐站在河边，一只脚几乎踏到了水里，伸手一把抓住了船头，跳上了小船，说道：

"请你把我渡过河去，我会付你钱的。"

渔夫早已猜出了伦佐的心思，已经把船掉了个头，朝对岸划

去。伦佐瞧见船板上还有一支桨，便弯下身子，把船桨拿过来。

“悠着点儿，悠着点儿，”小船主人说道，但是他看见这青年人很熟练地拿起工具，预备操作，就接着说，“啊，啊，您原来是位行家。”

“多少懂一点儿，”伦佐回答，开始娴熟而用力地划着船桨，全然不像是个新手的样子。他丝毫不敢放慢划桨的节奏，不时地朝刚刚离开的河岸投去忧郁的一瞥，然后又不安地张望他将要去的河岸。他心中不免焦急，因为小船无法取一条最短的距离前进；在这个地段，水流异常湍急，难以直渡过去；小船只能一半儿劈波斩浪，逆水而行，一半儿顺着水流，斜刺里划到对岸去。就像面对一切颇为麻烦的事情时常常发生的那样，困难起初只是显露出它的朦胧的轮廓，只是在解决的过程中，这困难的全貌才渐渐地显得清晰起来。如今，阿达河可以说已快要安然渡过，伦佐依然心绪烦乱，因为他不知道阿达河是不是两个地域的分界线，或者说，一旦克服了这一障碍，是否又有别的障碍出现。于是，他招呼渔夫，用手指着他前一天夜里瞧见的苍茫的、眼下他看得真切的地带，问道：

“那地方可是贝加摩？”

“正是贝加摩城。”渔夫回答。

“那河岸也属贝加摩管辖吗？”

“那是圣马可的土地①。”

“圣马可万岁！”伦佐不禁欢呼起来。

渔夫默不作声。

渔船终于靠岸了。伦佐纵身跳上岸去，心里感谢着上帝，然

---

① 圣马可是威尼斯的庇护神。

后嘴上感谢渔夫。他反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枚银元，这在当时情况下不能说是一份微薄的酬劳；他把银元递给这位好心人。渔夫先朝米兰那边的河岸望了一眼，又顺着河水上下察看了一番，伸出手来，接过了银元，把它放进口袋里，然后抿紧嘴唇，把一只手指放在嘴上，做成一个十字架形状，用感动的眼神瞧了伦佐一眼，说了声“一路平安”，就划船回去了。

为了使读者不会因为渔夫对待一个陌生人表现出来的如此敏捷、谨慎的效劳而感到过分的惊奇，我们应当让诸位知道，事实上，时常有走私者和土匪向渔夫提出类似的摆渡的要求，他也已经习惯于应承这样的差使，这与其说他是为着可能获得的些许酬劳，毋宁说他是不愿意在这样的人中间树敌，跟他们结下怨仇。每一回，只有当他确信，税务吏、警察和密探没有发现他，才肯为他们效劳。因此，他既不是站在走私者、土匪的一边，也不愿对税务吏、警察和密探表示偏好，他只是努力用自己的不偏不倚的态度，让两方面的人都觉得满意，而此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同一种人打交道、而又要顾及另一种人所必须具备的最普通的本事。

伦佐在河岸上伫立了一会儿，凝望着对岸，就在片刻的工夫以前，那块土地还在他的脚下烧灼，令他忧心忡忡，“啊，我终究逃脱了那地方！”这是伦佐脑子闪现的第一个思想。“别了，那可诅咒的地方，”这是他的第二个思想，也就是向故乡告别。而他的第三个思想就飞向了仍然留在那个地方的亲人。他把双臂交叉放在胸前，深深叹了一口气，低下头去，注视着从他身边汩汩流过的河水。“这河水是从那座桥下流来的！”他心中想道。按照家乡人的称谓，他这里说的那座桥就是指莱科镇的桥。“哎，这邪恶的世道！够了，让我们听从上帝的旨意吧。”

他把这些令人忧伤的事情暂且搁下，又上了路，把土坡上那苍茫的憧憧阴影作为自己前进的目标，打算遇上什么行人时可以请求指点正确的路径。不妨看看他现在如何从容不迫，毫不转弯抹角地走近别的行人，轻松地说出他的表兄居住的市镇的名字。从他遇见的第一个行人那儿得知，还有约莫十五公里的路程。

这一旅程也绝然不是愉快的。且不说时时萦绕于伦佐心中的凄苦，他的目光每时每刻都遇见令人痛楚的景象，他从中发现，他即将去的地方发生了饥荒，就像他离开的家乡一样。一路上，尤其是在乡村和市镇，几乎每一步都可遇见乞讨的穷人、农夫、山里人、工匠，以及扶老携幼的全家人，他们并不是以此为生的乞丐，他们的贫穷更多地流露在脸上，而不是衣服上；几乎每一步都可听见混和着乞求、哀叹和婴儿的哭泣的声音。眼前的这种景象，不只勾引起伦佐的怜悯与忧伤之情，也使他对自己的命运担忧起来。

“谁晓得，”他暗暗思量，“我能否找到一份好差事！如今这儿是否能像往常一样找到工作？别提这些了，波尔多待我很好，他是一个心肠善良的人，也攒了一些钱，不止一次地邀请我去他那儿；他一定不会把我拒之于门外的。再说，上天始终在帮助我，以后也定会帮助我的。”

他早已有了饥饿的感觉，而且，每走一公里，饥饿感便增添一分。虽然伦佐觉得，他能够不费太大的力气来克制自己，坚持走完余下的四五公里路程；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像个叫花子似的出现在表兄面前，见面第一句话就说：让我饱食一顿，这终究不是很体面的事情。他从口袋里掏出了所有的钱，把它们倾倒在一只手心上，数了数。算清这些钱，并不需上好的数学才能，

但它们也足够吃一顿饭了。他走进一家饭店,填饱了肚子,振作了精神。确实,他付了饭费后,还有一点儿积余。

他走出饭店的时候,差一点儿在门上绊了一跤,他瞧见大门旁边有两名妇女半坐半躺在地上,一个上了年纪,另一个年纪要轻得多,怀里抱着个孩子,那孩子徒劳地吮吸了两个奶子,放声大哭起来;这三个人的脸孔都像死人一样苍白。一名男子站在他们身边,他的脸孔和肢体依然隐约可以见出往日的强健,但长久的饥饿侵蚀了强壮的体格,原来的那份健壮几乎丧失殆尽。这三个人同时向重新焕发了精神而步子轻快地走出饭店的伦佐伸出手来,他们默默地不说一句话,还有什么乞求的语言能比这更打动人呢?

"上天的恩惠常在!"伦佐说道。他立即把手伸进口袋,把所剩的几个钱全都掏了出来。他把这些钱放在最靠近他的一只手心里,又继续赶路去了。

午餐和善行(因为我们都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赋予伦佐的一切思想以新的安慰和喜悦。是的,他把最后几分钱都施舍给了别人,他觉得自己对未来有了更多的信心,这远非给他十倍的钱所能比拟的。因为如果上天特意让他这个陌生的、前途茫然的亡命者保留了最后几分钱,来施舍和救援潦倒于街头的穷苦人,那么,谁能相信,上天会把他这样一个驯服的工具,并且曾如此明确、如此坚定、如此有效地表示要给以庇护的人,置于难以解脱的困境呢?这些大致就是盘旋于这个年轻人脑子里的思想,但是或许不如我们叙述的那样清晰。

在余下的路途上,伦佐又开始思量自己的事情,如今他忽然觉得一切障碍都将排除,一切都将平安顺利。饥荒终究会结束,因为每年都会有收成,他有一门精通的手艺,又有表兄波尔多的

帮助;而且,除此之外,他老家还有些许积蓄,他会让人尽快送来。最坏的情况下,靠着这些他足以勉强生活下去,一天天地过日子,直到丰收年成的到来,"只要丰收的年成到了,"他继续着自己的美好想象,"作坊一定又会兴旺起来,老板们会争先恐后地雇用米兰的工人,因为他们的手艺是最高明的;米兰工人可以扬眉吐气了,谁想要招到精干的工人,谁就得相应地花一份钱,靠工钱能够养活不止一个人,而且还可以留点积蓄;那就该写信去,让那两个女人也过来……然后,嘿,干么要等那么久呢?凭着积蓄的一些钱,我们在老家不是完全可以安度这个冬天吗?那么,在这儿也同样可以。至于说神甫,那是到处都有的。那两位可亲可爱的女人来了,我们就会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家。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漫步,那该是怎样的快乐!我们坐上马车,一直驶到阿达河边,在河岸上,对,就在河岸上野餐,我要把当时我乘小船渡河的地方,我下到河边之前穿过的野梅树,我站着张望可有小船的地方,一一指点给她们看。"

伦佐来到了表兄住的市镇。还没有踏进市镇,在镇口老远就瞧见一座高大的楼房,不止一层的长窗,分外引人注目。他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一家丝厂。他走进厂门,在流水和纺机的嘈杂声中,他大声问道,这里可有一位名叫波尔多·卡斯塔内里的。

"波尔多老爷!是的,他在那边。"

"老爷?这倒是个好兆头。"伦佐心里想道。他瞧见了表兄,就朝他跑过去。波尔多转过身来,听见伦佐说"我来了",认出了,立即惊叫了一声"噢!"惊喜地伸出双臂,勾住他的脖子,拥抱起来。在最初的寒暄以后,波尔多把我们的年轻人拉到一间远离织布机的喧闹和好奇者目光的屋子,对他说:

“我很高兴见到你，可你这个孩子也真怪。我不晓得向你发出了多少回邀请，你一直不愿意上这儿来。可现在却在日子不太好过的时候来了。”

“我对你实说吧，我不是自愿离开老家的。”伦佐说道，他尽量扼要但又异常激动地向表兄叙述自己的不幸遭遇。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波尔多说道，“啊，可怜的伦佐！不过，你既然指望我帮助你，我自然不会撇下你不管的。说实在的，眼下不是招工的时候，而且，每一个老板都很勉强地养着自己的工人，只是为着不让他们流失，厂子关门。不过，我的老板很器重我，也很有点儿家赀。我不妨对你直说，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这不是我吹牛，他有资本，我有那么点儿技术。我是技术工人中的第一把手，你知道吗？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是总管。可怜的露琪亚·蒙德拉！我清楚地记得她，就像昨天一样。真是一个善良的姑娘！她在教堂里总是最守规矩的。而每一次，打她的家门口走过的时候……我好像现在又见到了那座房子，在村子外面，有一棵上好的无花果树，树叶伸出院墙来……”

“不，不，不要再谈这些啦。”

“我只是想说，每一次打她的家门口走过的时候，总可以听到从不停歇的纺车的声音。而那个堂罗德里戈！是的，我还在那儿的时候，他就已经走上了那条作恶的道路，而如今，根据我耳闻目睹的来判断，乘着上帝暂且还容忍的时候，他竟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魔鬼。话又说回来，正像方才我告诉你的，这儿也多少遭受了饥荒……顺便问一声，你的胃口怎样？”

“方才我在路上用了餐。”

“那你还有点儿钱吗？”

伦佐伸出一只手来，放到嘴边，轻轻地吹了一口气。[1]

"没关系，"波尔多说道，"我还有，你别担心，情况很快会改变的，这是上帝的旨意，到那个时候，你再还给我吧，而且你也可以给自己积蓄点儿。"

"我在家里留了点钱，可以托人带来。"

"好的，你现在就指望我吧。上帝赐给我财物，为的是要我也周济别人财物；如果连亲朋好友都不相助，那我还去相助谁呢？"

"我早就说过老天爷有眼。"伦佐激动地嚷道，满怀热情地紧紧握着好心的表兄的手。

"还有，"波尔多继续说，"米兰那儿发生了骚乱。我觉得那些人都有点儿疯了。不错，那风声也传到了这儿，可我希望你过一会儿详详细细地讲一讲。唉，我们要谈的事情真不少。不过，你看这儿倒是风平浪静，处理事情比较公正得体。市政府从一个威尼斯商人那儿订购了大约二十六万公升的麦子，是从土耳其运来的；这件事情涉及到百姓的口粮，也就不能用狭隘的眼光去看待。你再听听，后来发生了怎样的事情。维洛那和布莱西亚两城的长官封闭了关卡，并且宣布：禁止粮食从这里通过。你想贝加摩人怎么反应的？他们派遣了一位名叫劳伦佐·托雷的博士去威尼斯[2]，此人真是了不得，他火速启程，面见威尼斯的执政官，问道，那两位长官怎么会有这等要不得的念头？他滔滔不绝说了许多道理，他的言辞据说是可以印成一本书。你瞧拥有一个善于雄辩的人意味着什么！执政官立即下令，准许粮食

① 表示身无分文。

② 当时维洛那和布莱西亚归属威尼斯共和国。

通过，并且着令那两个城市的长官不仅马上放行，而且要沿途派人护送。现在粮食正往这儿运着呢。也考虑到了赈济周围的乡村。乔万巴蒂斯塔·比亚瓦，这位贝加摩派到威尼斯的代表，也是一位大能人，他竭力向威尼斯元老院游说，乡村也正在遭受饥荒之苦。于是，元老院同意拨给三十万公升的小米，用来掺和着做面包。另外，你可知道，要是面包果真吃不上了，我们还有别的食品。正像方才我对你说的，上帝赐给了我财物。现在我带你去见我的老板，我不止一次对他谈到了你，他会热情欢迎你的。他是老派的贝加摩人，善良、大方。当然，你现在来是出乎他的意料，但是，他听到你的遭遇之后……还有，他懂得要重视工人，因为饥荒终究会过去，丝厂还要办下去。不过，我先得提醒你注意一件事情。你可晓得，这儿的人怎么称呼我们这些米兰人吗？”

“怎么称呼？”

“叫我们笨伯。”

“这可不是一个好听的名字。”

“他们喜欢这样。谁个出生米兰，打算在贝加摩过日子，只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样的称呼。在他们看来，把米兰人叫作笨伯，就像称呼一位骑士为大人一样正常。”

“我想，他们只是对那些随便让人摆布的人才这么对待的。”

“我的孩子，如果你压根儿不能忍受这样的称呼，那你就别打算在这儿待下去。你就得整天手里操着一把刀了，譬如说，你杀两个、三个、四个人，那就会出来一个人把你杀死。那么，你的心灵玷污上三四条人命的血案，当你来到上帝的审判台前，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滋味！”

“而如果一个米兰人懂一点儿……”伦佐一面说，一面用手

指头敲敲额头，就像他在明月客店里的动作一样，“我是说，如果这个米兰人是精通手艺的？”

“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人在这儿也叫笨伯。你知道，我的老板跟他的朋友谈起我的时候，是怎么说的？‘那个笨伯是上帝赐给我的右臂膀，帮助我治理丝厂，如果我少了那个笨伯，那丝厂的事情就要一塌糊涂了。’这就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真是愚蠢的说法。他们知道我们所作出的贡献，因为，说到底，是谁把这门手艺带到这儿来的？是谁把这门手艺发扬光大的？是我们；既然如此，难道就没有可能纠正那恶习吗？”

“没有，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时间长一些，或许有可能的，青年一代会成长起来。可是，对于眼下这一代人，是没有法子的了；他们已经养成了坏习惯，改不回来了。不过，这归根到底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那些亲爱的同乡对你干的那些事情，尤其是他们打算对你干的那些事情，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这倒是千真万确，如果不再作别的什么恶……”

“你已经明白了这一点，那末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们去见老板吧，打起精神来。”

事实上，一切确实进行得很顺利，正像波尔多许诺的那样，想必无须予以特别的介绍。这真是天命；至于说伦佐留在老家的财富和积蓄，且让我们看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寄予希望。

第 十 八 章

十一月十三日那天，一名信使来见莱科镇镇长，向他递交米兰警察署长官的一件公文，饬令镇长竭尽全力，严密侦察，务必查明，一个叫劳伦佐·特拉马利诺的年轻人，丝绸工人，从长官大人手下逃逸，是否已公开或秘密返回家乡，家乡名称不详，但肯定在莱科地区，倘若果真隐匿在此，莱科镇长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擒获，并使用坚实的手械好生束缚，因该犯曾挣脱铐锁逃脱，然后立即下狱，严加看守，以待专差前来提取，押解来省。无论该犯是否擒获，均应即刻抄查劳伦佐·特拉马利诺的家宅，细密搜索，凡与案犯相关之一切，均予查封，并将该犯之履历、品行和同伙，以及该犯的种种言语行为，搜查的所得所失，所获所漏，一一具实禀报。

镇长先是着人去查访，确实证明案犯未曾返乡，随即唤来村长，由他引路，带领录事和众警察等一干人马，向伦佐家进发。那房子的门锁着，或许是那掌握钥匙的人不在，或许是已经藏身在别人寻找不到的地方。众人破门而入，犹如杀进一座攻陷的城池一般，来了一番最彻底的扫荡。

不消片刻的工夫，这次抄家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周边地区。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也听到了这个风声，他大为震惊，又深感悲

伤，便派人到处打听消息，希望多少能弄明白，这件如此始料不及的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可是，他获悉的情况，不外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猜测，他立即写了封信给博纳文杜拉神甫，希望能够从他那儿得到一些比较确切的消息。与此同时，伦佐的亲朋好友也被一一传讯，要他们据实交代他们知道的伦佐的恶行：特拉马利诺的姓意味着羞耻、灾祸与罪过。整个村子都给搞得人心惶惶。

过了一些时日，渐渐地传来了一些消息，说伦佐光天化日之下，在米兰市中心从警察手里逃脱，从此不见踪影。还有传闻说，伦佐犯下了大罪，可是具体的情形谁也说不清楚，或者有千百种不同的说法。不过，愈是把伦佐的罪过夸大，村子里的人愈是不敢相信，因为他们都很熟悉伦佐，认定他是一个人品极好的青年；更有人推测，并且彼此交头接耳地传布，说这全是那个横行霸道的堂罗德里戈策划的阴谋诡计，其用心是欲置他的不幸的对头于死地。这么说来，如果只按推理来判断，而不对实际情形作必要的考证，那么，有时给恶人安上他不该有的罪名，也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我们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堂罗德里戈虽然不曾参与对伦佐的陷害，不过，他却仿佛自己谋划的行动取得了成功一样，足以令他和自己的狐朋狗友尤其是阿蒂利奥伯爵弹冠相庆。此刻，按照他原先的计划，阿蒂利奥本该是到达米兰了；可是，当阿蒂利奥最初听到米兰发生骚乱，歹徒在街头示威的消息，他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暂且在乡下避避风头，等到风潮平息以后再说。他迫不得已这样做，因为他曾欺压凌辱了太多的人，他有理由害怕，这些被凌辱者当中，有些人平时因为势单力薄而忍气吞声，如今受到骚乱的鼓

动，定会利用这一良机以众人名义向他实行报复。他在乡下的滞留并未持续许久，从米兰发出的缉拿伦佐的公文是个兆头，表明一切重新开始走上正轨；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他获得了时局恢复正常的确切消息。阿蒂利奥伯爵立即启程，他鼓励表兄坚定地照计策行事，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他并且许诺，就他这方面而言，他将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驱除那个神甫；而卑贱的乡下人闯下的大祸，在促成这件事情上，当会发生奇妙的作用。

阿蒂利奥刚刚离开，格里佐正好安然无恙地从蒙札赶回来。他向主人禀报他搜集到的全部情况：露琪亚已经安身在某某修道院里，受到某个女人的庇护；她终日深居简出，从来不曾跨出房门一步，只在教堂窗户的铁棂后面做宗教仪式，仿佛她自己也成了一名修道女似的，这使许多人大为失望，因为他们早已听到关于她的遭际的传说，听到众口一词地盛赞她的姣好的容貌，他们渴望多少能一睹她的芳姿。

格里佐的报告不啻是把一个魔鬼送进了堂罗德里戈的心中，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儿，它使堂罗德里戈心中原先的那个魔鬼变得愈加丧心病狂。这种种事态都有利于他的图谋的实施，自然把他的欲念，把他的混和着自尊、愤怒和随心所欲的卑鄙的欲念，愈加炽烈地燃烧起来。伦佐销声匿迹了，被放逐了，失去了法律的保护，这么一来，做任何一件反对他的事情便都是合法的了，即连他的未婚妻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可算作是一个乱臣逆子的财产。过不了多久，连那个火气十足的神甫，也就是世界上唯一愿意和能够发挥作用，并且善于制造声势，甚至惊动远处的权贵的人，也要被革除出局，再也不能阻挡他了。谁知道，忽然冒出了一个新的障碍，不只足以跟一切有利于他的因素相抗衡，而且，甚至可以说，会使它们变得毫无用处。一座蒙札的修道院，

即便没有那位高贵的公主，对于堂罗德里戈来说，也已经是一块过于难啃的骨头了。他虽然绞尽脑汁，思量着如何对付这么一个避难所，但他委实想象不出，该采用怎样的法子，通过怎样的途径，是依靠强力，还是诉诸计谋，才能把它推倒。他几乎要放弃自己的计划了，他也几乎要下定决心，完全绕过蒙札，上米兰去，跟那些朋友们厮混，沉浸于饮宴狂欢之中，用放纵和快活来驱除那如今已令他痛苦不堪的念头。

可是，可是，可是，这些朋友们，且慢，别急于去找这些朋友们。跟他们厮混在一起，恐怕不仅无法散心解闷，反倒会增添新的难堪，因为阿蒂利奥一定已经拿着喇叭，到处大吹大擂，引得所有的人都翘首等待他的消息。人们会争先恐后地向他打听那个山里姑娘的情况。需要给他们一个说法。他可以回答说，他曾经怎样打算过，也曾经怎样努力过，但他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他决心大干一场，虽然，说实在话，这不是一桩高尚的行为，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一个人不能时时压制自己的荒唐的念头，而应当给以满足；那么，结果又如何呢？竟然在一个乡下人和一个神甫面前栽了跟头！嘿！当鸿运意外地降临，他这个无所作为的人不费吹灰之力战胜了一个对手，他的精明能干的朋友又战胜了另一个对手，而他竟不晓得如何抓住有利的时机，反倒怯懦地打起退堂鼓来。这就足够了，从今以后他在那班绅士面前休想再抬得起头，或者时时刻刻都得手执着利剑，准备跟别人格斗。以后，他还有什么脸面回到自己的府邸，或者在那里再住下去，独自品尝那欲念的永不停歇的、痛楚的回忆，并且忍受因此次雄心勃勃的计划失败而引发的羞愧？在那里，他怎能忍受公众日益增长的仇恨，而他的权势和声誉日益低落？在那里，他又怎能忍受每一个下贱的人脸上流露出来的怨恨，仿佛是说：你也

吃到了苦头，我太高兴了？佚名作者的手稿曾就此写道，邪恶之路是宽广的，但绝不意味着是平坦的，它会处处遇到障碍，步步充满荆棘，它又是令人厌恶的，而且愈往前走，愈是艰险难行。

对于堂罗德里戈来说，他既不甘心断然脱身，又不愿意半途而废，或者向后倒退，他更无力独自前进，此刻他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计策，去向另外一个人求援，此人的双手常常能伸到别人的眼力所达不到的地方，他是人，或许也是魔鬼；一件事情的困难，往往刺激着他去勇敢地担当重任。不过，这样的决定也有它的麻烦和冒险之处，事先计划得越不周密，后果便会越发严重，因为一旦跟此人上了一条船，谁也无法预见他走得多远，这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帮手，但同时又是一个铁石心肠和十足危险的首领。

这样的胡思乱想弄得堂罗德里戈一连好多天心烦意乱，左右为难。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表弟的一封信，告诉他，计划进行得异常顺利。电闪之后，随即响起轰隆的雷声。一天早晨，传来了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已经离开了佩斯卡雷尼科修道院的消息。如此迅疾而圆满的成功，还有阿蒂利奥的信件，使他深受鼓舞，并且提醒他不果断行事将会招致别人的耻笑，这样就更驱使堂罗德里戈愈来愈倾向于采取那冒险的计划。而安妮丝出乎意料地返回家中的消息，则给予他最后的推动力，因为露琪亚身边少了一道障碍。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两件事，先从后面一件事谈起。

两位可怜的女子刚刚在他们的避难所安顿妥当之后，关于米兰大骚乱的消息便在蒙札散布开来，以后又传进了修道院。伴随着这惊人的消息，又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细节，而且一天多似一天，又每日每时变化着。那女管事并不囿于自己的住所，她的

一只耳朵伸向街头，另一只耳朵伸向修道院，四处打听和搜集消息，然后讲给两位客人听：

“两个、六个、八个、四个、七个……都被关进了大牢；会把他们统统绞死的，一些人在那家面包铺门前，一些人在粮食大臣府邸的那条大街尽头……哎，哎，你们注意听一桩新闻！有一个莱科人，或者是那一带地方的人，逃走了。他的名字我说不上来，但是会有人来告诉我的，看看你们可认识他。”

两位女子，尤其是露琪亚，听到这则消息，惶惶不安起来，闹事的那一天，正好是伦佐到达米兰的时候，她们更是显得惊愕失色，当女管事跑来对她们说道：

“那个家伙就是你们村的，他害怕被绞死，逃走了，是个丝绸工人，叫特拉马利诺。你们认识他吗？”

露琪亚正坐在那儿做什么女红，听女管事这么一说，手里的活儿顿时跌落在地上，脸色惨白，整个人儿变了模样，以致如果女管事再靠近她一点儿，肯定会把这一切看得个一清二楚。幸好女管家跟安妮丝站在门槛前聊天；安妮丝虽然也深感震惊，但不像露琪亚那样张皇失措，还能克制自己，便应付着说道，在一个小村子里，人们互相都认得，她认识这名青年，但没有想到他会卷进这样的事情里去，因为他是一个很稳重的小伙子。她询问此人可确实逃走，又逃到何处去了。

“别人都说他逃走了，逃到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很可能已经捉拿归案，也可能藏身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过，若是重新落到当局手里，只怕你们这位稳重的小伙子……”

幸运的是，此时有人叫唤女管家，她便走开了。留下来的母女两人的心情自然是不难想象的。有好几天的工夫，可怜的母亲和失望的女儿总是心神不定，反复思量怎么和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悲惨的事情，它的后果又将会怎样，每个人在心中默默地，或者在方便的时候，两个人一起悄悄地琢磨这些可怕的言语的意思。

终于，一个星期四，有人到修道院来找安妮丝。他是佩斯卡雷尼科的渔民，定期去米兰卖鱼。善心的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请他顺道去蒙札，往修道院跑一趟，替他问候两位女子，把有关伦佐的可悲消息告诉她们，请她们务必忍耐，坚信上帝，而他这个可怜的修士决不会忘记她们，而且会利用各种机会来帮助她们；同时，他还会每个星期，采用这个法子或者别的法子，告诉她们相关的新消息。关于伦佐，除了抄了他的家，官府正在追捕他之外，来人并不知道什么新的确实的消息；不过，他说所有的搜捕行动都失败了，伦佐已安全逃到贝加摩地区，这是确凿无疑的。这个消息对于露琪亚来说，自然是莫大的安慰，从此以后，她的眼泪流得更加舒适柔和，在跟着母亲悄声交谈中，她也觉得轻松了许多；她每一回做祈祷的时候，心中也萌生了一种感激之情。

吉特罗黛常常把露琪亚叫到自己的房间，有时把她留住很长的时间，她很喜欢这个可怜的姑娘的纯朴和温柔，倾听姑娘时时向自己表示感谢和祝福的话语。她还向露琪亚吐露秘密，讲述自己来到这个受苦的地方以前，她所经历的一份痛苦的历史，自然是那纯洁无瑕的部分。露琪亚最初时对她怀着半是疑虑半是惊奇的心情，渐渐地化为同情的怜悯。那段历史可以说是很充分的理由，足以说明这位恩人的行为举止何以显得有点儿古怪反常，而安妮丝一贯认定富贵人家的脑子都有点怪癖的说法，也帮助她理解了这一点。不过，露琪亚压根儿没有想过把自己最近的恍惚不安，新近发生的不幸的事件，都告诉吉特罗黛，来回报她对自己的信任，也不想告诉她，这个逃跑的丝绸工人是

谁，避免把这个充满痛苦和悲愤的消息扩散出去。她尽可能地保卫自己，躲开吉特罗黛提出的各种充满好奇心的问题，避而不谈订婚以前的经历。这倒不是出于小心谨慎。对于纯真而不幸的露琪亚来说，她的经历比起吉特罗黛已经对她叙述的、或者她想象吉特罗黛可能对她叙述的历史，诉说起来要更加沉重，更加艰难。吉特罗黛的历史中，充斥着专制、阴谋和折磨，诚然全是丑恶而痛苦的事情，但终究是可以讲述出来的，而她的经历中却洋溢着一种浓浓的情感，一个温馨的字眼，她觉得谈及自己的时候，简直没有法子向别人表达这种情感，也永远无法寻觅一个她认为不会亵渎这个字眼的说法，这就是爱情！

有的时候，吉特罗黛对于露琪亚如此严密地保护自己几乎要生气了。可露琪亚这种态度却向她清晰地表露出何等的爱心，何等的尊敬，何等的感激，以及何等的信任！也许有的时候，出于另一种原因，露琪亚如此微妙、如此忧伤的纯情，又会愈加引发她的不快；但是，凝望着露琪亚，她心中不由时时萌发一种温柔之情，把她的那些卑下的意念驱除得干干净净，她暗暗说道："我要为这女子造福。"事情也正是这样，除了这座避难的修道院，这些谈话和亲切友善的举动，对于露琪亚都是不小的安慰。这弱女子获得的另一种安慰，是不停歇地干活，她总是请求给她做一些事情，即使在吉特罗黛的客厅里，她也总是随身带着活儿，不让双手闲着。可是，这些痛苦的思绪又岂能完全排解呢！针线活儿对于她几乎是一行新的手艺，她不停歇地穿针引线，但又时时想起她家中的纺车，而这纺车又勾起她无穷的思念。

第二个星期四，那个渔夫，或者另外一个人，又来到修道院，带来了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问候和伦佐成功地逃亡的消息。但

是关于他蒙受灾祸的确切情况却一无所知，因为诸位读者想必记得，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曾经委托他那位米兰的同道打听并通报相关的消息，可那位神甫回答说，他既没有见到伦佐，也没有接到那封信；曾经有一个乡村来的人到修道院寻找伦佐，但在这里并未看见他，也就走了，从此再也不曾露过面。

第三个星期四，没有一个人来修道院。对于两位可怜的女子来说，不只是失去了她们翘首期盼的安慰，而且就像那些身陷悲惨困苦境地的人一样，任何一件小小的事情，就足以成为惶恐不安和无穷的疑虑的根源。在此之前，安妮丝已盘算着抽空回家一次，如今，神甫派遣的使者没有照例出现，这促使她下定了决心。对于露琪亚来说，脱离母亲的庇护，独自留下来，自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但渴望知道一些消息的急切心情，在如此严密和神圣的避难所里的安全感，终于战胜了她的抵触情绪。她们商定，第二天安妮丝去大道上守候渔夫，他从米兰回来，必定要路过蒙札，她会请求在马车上给她让个座儿，顺便把她带到自己的山乡。安妮丝果然遇到了那渔夫，便询问他，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可给她带来了什么消息。那渔夫动身前，整整打了一天鱼，对于神甫的情况一无所知。安妮丝无须请求，便让自己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她告别了吉特罗黛和女儿，禁不住洒下热泪，许诺尽快带信给她们，并且很快就会回来，这才离开了修道院。

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他们像往常一样，在一家旅店住宿了半夜，天亮以前，又动身赶路了。他们很早就到了佩斯卡雷尼科。安妮丝在修道院门前广场下了车，辞别了带她的人和同行者，祝愿上帝赐福予他们。她想在回家之前，先拜访她的恩人，那德高望重的神甫。她按了门铃，前来开门的正是向

她化缘过核桃的加迪诺法师。

“噢！我的夫人，什么风把您吹来的？”

“我来拜访克里司多福罗神甫。”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他不在这儿。”

“噢！要过很久才回来吗？”

“嗯……”加迪诺耸耸肩膀，把光光的脑袋缩进僧帽里。

“他上哪儿去了？”

“里米尼①。”

“什么？”

“里米尼。”

“这是什么地方？”

“唉，唉，唉！”加迪诺回答，伸出手掌在空中做了一个很大的手势，表示很远的意思。

“哎呀，我真倒霉！可他为什么走得这么匆忙呢？”

“本省总神甫大人这么吩咐的。”

“那为什么要调他走呢？他在这儿做了无数的善事。啊，我的主！”

“如果上司下达命令的时候必须说出个道理，那还谈得上什么服从呢，我的夫人？”

“没错。这对于我可是灾难。”

“您知道怎么回事吗？大致是这样的情况，里米尼地区要一名出色的布道者；其实这样的人才到处都有，但是有的时候，人家就指名道姓非要某个人不可。那边的总神甫可能写信给本省总神甫，说需要如此这般的人才，本省总神甫回答说，这儿正有

---

① 意大利东部海滨城市。

一位合适的人选，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您瞧，事情可能就这样定了下来。"

"唉，我们真倒霉！他什么时候走的？"

"前天。"

"你瞧！我要是听从自己的预感，早几天来就好了！可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哪怕说个大概时间。"

"嘿，我的夫人！只有本省总神甫知道，如果他能知道的话。每当我们的一位布道神甫飞了出去，谁也无法预料他会落在哪一棵树枝上栖息。这家修道院要请他去，那家修道院也想请他去，而在这大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的修道院。您想想看，四旬斋的时候，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一定会在里米尼引起极大的轰动，因为他在这里向农夫和渔民布道，从来是靠即兴的讲话，而走上城里的讲坛之前，他都准备一份写得非常出色的稿子，精彩至极。他这个大布道者的名声就会传向四面八方，人家就会请他去……我也说不上他会去哪里。这么一来，只得派遣他出去，因为我们是靠天底下人的布施而生活，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为天底下的人效力。"

"啊，上帝！我的上帝！"安妮丝叹息道，几乎要失声哭泣，"没有那神甫的帮助，我该怎么办呢？他真像慈父一样对待我们！现在，我们彻底毁了！"

"请听着，善良的夫人，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您可知道，我们还有别的神甫？他们全都满怀爱心，富有才华，对富人和穷人平等相待。您需要阿纳塔西奥神甫的帮助吗？还有吉罗拉神甫？或者见见扎卡里亚神甫？您会发现，扎卡里亚神甫也是一位德行高超的人。您不要像一些愚昧无知的人那样，去注意他的瘦弱的身材，沙哑的嗓子，稀疏得可怜的

胡子。我不谈他布道的才能，因为每个人都各有所长，不过，他给别人出主意是十分在行的，明白吗?”

“唉，实在不敢当!”安妮丝激动地说道，声音里混和着感激和烦躁，从方才的一席话中，她更多地感觉到别人的好意，而不是适合自己的良策。“别的神甫怎么样，对我无关紧要了，因为那位神甫已经不在了，只有他最清楚我们的事情，而且他已经做了种种事情来帮助我们。”

“好吧。那就要有充分的耐心。”

“这我知道，”安妮丝回答，“请原谅我打扰您了。”

“打扰什么，我的夫人? 我只是为您感到遗憾。如果您打算找我们当中的哪一位神甫，随时恭候您，修道院永远在这儿，不会搬走的。嗯，下次化缘橄榄油的时候，我再来见您。”

“请保重。”安妮丝说道，随即朝自己的村子走去，她满怀凄怆，迷茫惶乱，浑身倦乏无力，仿佛一个失落了手杖的盲人，踽踽独行。

关于事情的真实状况，我们可以说比加迪诺修士知道得更为详尽。阿蒂利奥一到米兰，就像他向堂罗德里戈许诺的那样，立刻去拜访他们的任职于枢密院的伯父，这枢密院由十三位文武大臣组成，总督也时常要向他们咨询意见，一旦总督去世或更替，枢密院则临时行使权力。他们的伯父是位伯爵，文官是枢密院的元老之一，享有颇高的声誉;他在施展自己的影响，并且让外界明白他的权势的分量的时候，是没有足以跟他抗衡的对手的。他的莫测高深的谈话，意味深长的沉默，欲言又止的架势，紧锁的双眉，好像是提示:“我不能说”;甜言蜜语但又不作任何允诺，彬彬有礼中隐含恐吓威慑，这一切全是为着达到一个目的，全是或多或少为着他的利益。甚至当他表白“这件事情我无

能为力"的时候，诚然他有时说的是实话，但他说话的派头却让别人不敢相信，反而在别人的心目中愈加牢固地树立了他的权威的地位；这正像现在有的药店里还可以看到的一种盒子，上面写着奇妙的阿拉伯文，虽然盒子里空洞无物，却也起到了提高药店的声誉的作用。这位伯爵的声望，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一步一步地赢得的，前不久却突然碰上了一次不寻常的机遇，一次飞跃，声誉大振，那就是他奉命出使马德里宫廷，他在那里受到的款待，当然由他的一张嘴说了算。据说，西班牙的公爵给予了他特殊的礼遇，对待他如亲密的朋友，譬如说，有一次，那公爵当着宫廷半数以上官员的面，问他是否喜欢马德里；还有一次，公爵和他单独待在一扇窗户前，亲口对他说，米兰大教堂是西班牙国王的版图里最大的一座教堂。

阿蒂利奥向伯父请了安，又代堂罗德里戈问候以后，用一副很适时地装扮出来的严肃表情说道：

"我想我应当履行我的责任，同时也不辜负表兄的重托，向伯父大人禀报一件事情，如果您不出面干预，事态就会演变得很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我猜想是他惹下的又一起乱子。"

"凭良心说，我觉得这件事不是我表兄的过错。不过，他现在已经激动不安，嗯，我想说，只有您伯父大人能够……"

"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

"在那块地方有一名修士，跟罗德里戈发生了纠葛，事态竟然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

"我给你们两个关照了多少次，凡是涉及修士们的事情，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了。那些要做的事情，就让应该做的人……有干系的人去做好了……"他叹了一口气，又说道，"可你们本当避

开他们……"

"伯父大人,说到这桩事,我有责任禀告您,罗德里戈原是一心要避开的,如果他能够避开的话……可这修士硬是跟他过不去,用尽种种办法寻衅滋事……"

"这修士着了什么魔,要跟我的侄子作对?"

"首先,这修士有一颗极不安分的脑袋,远近闻名,他以跟贵族们争斗为能事。他保护着,摆布着,我怎么说好呢?那个地方的一个乡下姑娘,他对这小妞表示一种关心,这种关心……我不想说是假仁假义的,但很是酸溜溜的,令人猜疑的和唯恐别人觊觎的。"

"我明白,"伯爵说道,一缕狡诈的光亮,透过老天爷给他造就的一张笨拙的、但又被诡计谋略精心矫饰过的脸孔,闪现出来,给人留下深深的印象。

"最近一个时期,"阿蒂利奥接着说,"这个修士想入非非,认定罗德里戈要打这个小妞的主意……"

"哼,什么想入非非,想入非非,我也了解罗德里戈,在这样的事情上,需要找别的律师,而不是你,来为他辩护。"

"伯父大人,罗德里戈在大街上遇见这小妞的时候,或许会跟她开开玩笑,这我会相信。他毕竟是年轻人,何况他又不是一名修士;不过,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我也不敢来惊动伯父大人,但如今事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那修士开始散布流言蜚语,把罗德里戈说成是一个流氓,竭力要挑唆所有的村民来反对他……"

"那别的修士呢?"

"别的修士都不愿意管这份闲事,因为他们都知道那修士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人,他们都很尊重罗德里戈;但是,另一方面,这

个修士在村民当中很有威信，因为他总是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圣人的样子……”

“我想他可能不知道，罗德里戈是我的侄子。”

“当然知道！而且，正因为他清楚，才愈加走火入魔，起劲地作对。”

“什么？你说什么？”

“他到处宣扬，他从戏弄罗德里戈中获得莫大的乐趣，正因为知道罗德里戈有一个像您这样有权势的当然的庇护者，他热中于嘲笑大人物和政治家，还说圣方济各的腰带足可以系住骑士的刀剑……”

“嘿，这胆大妄为的修士，他叫什么名字？”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阿蒂利奥回答。

伯爵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记事簿，一面连连喘气，一面记下这个不幸的名字。

“这家伙的本性一贯如此。谁都知道他的老底。”阿蒂利奥接着说道，“他是一介平民，后来弄到了一点钱，便异想天开，要跟本乡贵族们较量一下。他出于无法取胜所有贵族的愤怒，竟然杀死了一名贵族，为了逃避上绞刑架的极刑，这才当上了修士。”

“真不简单！太好了！等着瞧，等着瞧吧。”伯爵一面说，一面不停地喘气。

“如今，”阿蒂利奥继续说道，“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猖狂，因为他最最操心的一个计策失败了，从这个计策伯父大人也能看出来，他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想把他的小妞嫁出去，也许是要帮助她摆脱危险的处境，您自然会理解的，或者是为了别人的什么原因，他横下了一条心，非要把那女子嫁出去不可。他找到了一个……一个人，这是他的另一个亲信，这个家伙的名字，伯父大人

恐怕也知道，我敢担保说，枢密院也会追究这个人的案子的。”

“此人是谁?”

“一名丝绸工人，名叫劳伦佐·特拉马利诺……”

“劳伦佐·特拉马利诺!”伯爵惊呼起来。“太好了！好极了。神甫！没错……确实是……他身上藏了一封信，给那个……可惜……不过，没什么关系。很好。为什么罗德里戈一直向我瞒着这件事？为什么听任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也不向愿意并且能够指点和帮助他的人求教?”

“我愿意就此向伯父大人说明真情，”阿蒂利奥继续说道，“一方面，罗德里戈知道，伯父大人日理万机，需要为数不清的事情操心……”伯爵喘着气，把一只手放在脑门上，好像表示繁重的公务的辛劳。

“他不愿意再给您增添麻烦。另外，我想把全部实情统统禀告伯父。据我所了解，那神甫的无礼使他深受刺激，他是如此愤怒，如此震惊，因此他更渴望靠自己，单枪匹马，以某种速决的方式，而不愿借助伯父大人的智慧和力量，以一种合法的方法，去讨得公道。他曾经试图打消他的怒气，但眼看着事态愈来愈恶化，我这才觉得，我有责任把这一切禀告伯父大人，您终究是我们家族的领袖和支柱……”

“你要早点向我报告就好了。”

“是的，但我当时指望事态渐渐地平息下去，或者那修士最后能恢复失去的理智，或者离开那个修道院，就像那些修士常常经历的那样，时而在这个地方，时而在那个地方，那样，一切就会了结。可是……”

“现在只能由我出马来收拾局面了。”

“我也正是这么想的。我曾经暗暗对自己说：伯父大人运用

他的胆识，他的权威，定能阻止这样的丑闻发生，并且挽救罗德里戈的荣誉，归根到底也是伯父大人的荣誉。那个修士整日价打着圣方济各的旗帜，其实，不一定非要当修士，才能发扬圣方济各的影响。伯父大人自有千百条妙计，非我们能知道的。我只知道，本省总神甫异常敬重您，如果伯父大人以为，处理这件事情最好不过的法子，是给那个神甫换换空气，那他只消说两句话……"

"这样的主意，你让相关的人去考虑好了，我的爵爷。"伯爵大人多少有点粗暴地说道。

"啊，有道理。"阿蒂利奥应声说道，他摇晃着脑袋，流露出一种自嘲的奸笑。"我岂敢替伯父大人出谋划策！只是出于维护家族的荣誉，我讲了我的想法。我还生怕我犯下了别的过失，"他又故作深沉的样子说道，"我生怕伯父大人错怪了罗德里戈。如果我的话让伯父大人产生误解，以为罗德里戈没有理所当然地完全依靠您，听从您，那我就会深感疚愧，心里不得安宁。请相信我，伯父大人，在这件事情上……"

"得了，得了，你们两个人之间会有什么误解，会有什么冤屈？你们当中只要没有一个人追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你们就会亲如手足。你们闯祸，闯祸，总是要闹出一个什么乱子，最后只好由我去收拾……你们迫使我不得不说一句令人不快的话，我为你们俩的操心，"说到这里，读者当可想象他又会怎样喘起气来，"远远超过我为一切国家大事付出的心血。"

阿蒂利奥又赶紧说了一番请求宽恕，作出许诺，表示感激的话，然后告辞了，耳边响着伯父跟自己的侄儿们道别时习惯说的一句话：

"谨慎行事。"

第十九章

谁若是在荒芜的田地里见到一株野草，譬如说，一株美丽的酸模[1]，他必定想要知道，它可是这块田地里原先的种子，或是靠着风儿吹送，或是飞鸟衔来，才生根成长；不管他怎么揣想，他始终得不到满意的结论。同样，我们也说不清楚，伯爵大人决意借助本省总神甫的力量，用快刀斩乱麻的法子，彻底了结这纷乱复杂的纠葛，是他本人脑瓜子里孕育出来的主意，或者是受到阿蒂利奥启示的结果。

确实，阿蒂利奥并非随随便便说出这个意见的；他诚然知道，他这样明白无误地表达意见，伯爵的恼怒和傲慢定然会产生抵触，但他说什么也要当着伯爵的面奉献上自己的建议，引导伯爵走上合乎他心意的道路。另一方面，这个办法是最投合伯爵的脾性的，而从事态的发展来看，也是最相适宜的；即使没有任何人提供这样的启示，人们也一定会认为，这是伯爵自个儿苦思的结果。对于伯爵而言，在这场公开的纷争中，绝对不能让他家族的某个成员，让他的侄子，接受屈辱的失败，这事关他执掌的权力的声誉，是至关紧要的。如果他的侄子自行其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了胜利的满足，那将是解决纠葛的最糟糕的法子，不啻是撒播灾祸的种子；必须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及时地

予以制止。

在这种时刻，命令罗德里戈从自己的府邸出走，他未必会遵命照办，即使他屈从于这样的旨意，那就意味着从战场的退却，意味着整个家族在修道院面前的败退。命令，法律的力量，某种恫吓的手段，对付那样的敌手全都显得无济于事。世世代代以来，僧侣通常是不受任何世俗的法律制约的，不只僧侣们，而且连他们居住的场所也是如此。凡是阅读本书的读者，即便没有读过别的书籍，理应知道这一点的。对付这样的敌手，唯一的法子是把他打发到别的地方去，而要实现这一图谋，只能求助于本省总神甫，他掌握着决定克里司多福罗去留的大权。

本省总神甫与伯爵早已相识，虽然平时很少见面，但相遇的时候总表示彼此情谊深厚和愿意竭诚效劳的样子。事情常常是这样，跟一个统领众人的头面人物打交道，远远胜于跟他的一个下属交涉；因为一个属吏仅仅看得见他自己的事情，仅仅体会到自己的感情，仅仅关心他自己的利益，而一个头面人物却瞬息之间便能洞察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捉摸不定的后果、形形色色的利益和五花八门的需要回避或者挽救的事情；因此，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也需要从不同的方面下手。

当一切都仔细地斟酌之后，伯爵选定一个好日子，邀请本省总神甫出席家宴，同时还请了一群精心挑选的客人作陪。有些来宾单凭其显赫的门第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客人们的堂堂仪表，与生俱来的自信，从容不迫的绅士风度，用寻常的谈吐纵论天下大事，虽然并不刻意做作，但已足以使人时时处处强烈无比地感受到他们的尊严和权势。另外还有一些人，则是世代依附

---

① 多年生宿根草本，生于山野，夏季开花，色淡绿带赤，叶、茎味酸。

于伯爵家族，终生当尽犬马之劳的门客；他们从喝第一道汤开始，便用他们的嘴巴、眼睛、耳朵，用他们的整个脑袋、整个身子和整个灵魂，唯唯诺诺地连声说“是”，直至最后一道水果，他们似乎都再也不知道怎么说个“不”字。

在餐桌上，作为东道主的伯爵很快把话题转移到马德里上来。俗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可伯爵却条条道路通马德里，他大谈宫廷、公爵、大臣、总督的家庭；在谈到斗牛的时候，他更叙述得有声有色，因为他是从西班牙王宫最优越的位置观赏的；他也把王宫的情形描绘得不厌其详，因为公爵的心腹曾引导他参观了王宫的每一个角落。有好一阵子，所有的宾客，犹如集会的听众，都全神贯注地聆听他的谈话，然后又分成几群，互相交谈。于是，他又好像讲知心话似的，向坐在他身边的总神甫讲其他的美妙无比的事情，而总神甫也听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但是，忽然之间，总神甫扭转了话题，抛开了马德里，从一处宫廷谈到另一处宫廷，从一个贵族谈到另一个贵族，直到把谈话集中到红衣主教巴尔贝里尼，他也是一位修士，是当时的教皇乌尔班诺八世的弟弟。伯爵不得不打住自己的高谈阔论，听听总神甫的谈话，心里想道，这世界上也并非都是仰承他的鼻息的人。过了片刻工夫，他从餐桌边站起身来，请总神甫跟他一起到另一间屋子去。

两位声名显赫的权贵，两位头发花白，精通世故的人面对面地站着。高贵的伯爵请尊敬的神甫就座，然后，他也坐了下来，开口说道：

“我们之间素有深厚的情谊，所以我不揣冒昧向您谈一件跟我们都有着关系的事情，但愿在我们之间就解决了事，而不去寻求别的途径，否则可能……因此，我以一颗真诚的心，直截了当

地把这件事告诉您;我相信,只消两句话我们就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请告诉我,在你们佩斯卡雷尼科修道院可有一个克里司多福罗神甫?"

总神甫点点头。

"请大人像一个老朋友那样,坦率地告诉我……此人……这位神甫……我本人并不认识他;是的,我结识了不止一位的神甫,他们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为人热情,谦逊,兢兢业业。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是修会的忠实朋友……不过,在所有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总会有害群之马,有个别的发热的脑袋……据我从方方面面的报告得知,此人……有点儿偏爱制造事端……他的身上已全然看不到那种谨慎,那种谦逊……我敢说,他肯定不止一次地给大人惹过麻烦。"

"我明白了,要我承担责任,"总神甫暗暗思忖,"这是我的过错,我早就知道应当派这可敬的克里司多福罗到处云游,布道,不能让他在一个地方,尤其是在乡村的修道院,呆上半年的工夫。"

"噢!"他随即说道,"我确实非常遗憾,听到阁下谈到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时候,竟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据我所知,他是修道院里一名……堪称楷模的修士,在外边也受到极大的尊重。"

"我完全理解,大人不能不这么说……不过,不过,作为一个真诚的朋友,我愿意提醒您注意一件事情,您了解它是大有好处的;即使大人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我也想尽我的一份责任,让您看清楚它的那些……可能的后果,别的我不愿多说。这个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我们已经确切地得知,庇护着那儿的一个人,这个家伙……大人或许已经听说过,这个家伙在圣马丁诺节那个可怕的日子里,在骚乱中大出了一番风头,后来从警察手里逃脱

了……他叫劳伦佐·特拉马利诺!”

“哎哟!”总神甫暗暗叫了一声,说道,“这个情况我倒是一无所知。但是,阁下您也非常清楚,我们神圣的职责的一方面,是寻找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帮助他们重新……”

“是这样。不过庇护这种触犯国法的误人歧途者……可就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一件微妙的事情……”说到这里,他不再像平时那样鼓起腮帮子喘气,而是紧抿双唇,把平日应当吐出的气统统吸到肚子里。他接着说道,“我想,我只消向大人提示一下这件事就足够了,因为如果大人……您也可以到罗马教廷走一遭……我虽然不知道……但罗马教廷会给您……”

“我十分感激阁下对我讲的这番忠言,但我相信,如果就这件事情去仔细地了解,那就可以发现,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跟您提到的那个人交往,只是为了帮助那人觉悟自己的过失。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我很了解他。”

“您当然比我更了解,他出家之前是个怎样的人物,他年轻时曾做过些什么事情。”

“这正是宗教的光荣,伯爵大人,一个人出家之前可能遭到别人非议,可一旦披上了一身黑袍,立刻变成了另外一个新人。自从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穿上黑袍以后……”

“我很愿意相信这一点,说句心里话,我确实很愿意相信这一点,但是,有的时候,正像俗话所说……披上黑袍并不能立地成为修士……”

伯爵心里其实并不曾想说这句俗话,只是匆忙之中用它来代替已经溜到了他的舌尖、呼之欲出的一句俗话:狼换了皮囊,但改变不了本性。

“我说话是有根据的,”他接着说道,“我手头有证明……”

“假如阁下确实知道，”总神甫说道，“这名神甫犯了什么过错，谁都难免失误，我将很乐意知道相关的实情。我是他的上司，虽然我是不称职的，但是我的职责就在于匡正错误，疗救病人。”

“我再告诉您，这个神甫不仅明目张胆地庇护我告诉您的那个家伙，这件事已经够令人不愉快的了，还有另外一件叫人厌恶的事情，它将会……不过，这也可以由我们协商，一劳永逸地解决。我是想说，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硬是跟我侄儿罗德里戈过不去，不断寻衅滋事。”

“噢！这真让我觉得抱歉，我确实非常抱歉。”

“我的侄儿年纪轻轻，充满活力，颇有自知之明，他不习惯蒙受别人的挑衅……”

“我有责任去对这一类的事情进行认真的调查。正像我曾经对阁下说过，您如此才智过人，又通晓事理，想必也知道，我们全都是有血有肉的造物，都免不了犯下过错……无论是这一方，或者另一方，如果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真是犯了……”

“大人，您当明白，这些事情，我已经对您说过，最好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了结，就在这儿埋灭；这样的事情愈是纠缠……愈是糟糕。您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些冲突，怄气，常常是起因于微不足道的小事，以后不断扩大、恶化……如果一味追根究底，要么理不出什么头绪，要么又生出无数别的枝节。需要平息事态，断然处置，最尊敬的神甫大人，断然处置，平息事态。我的侄儿很年轻，而那位神甫，我听得出来，仍然有着年轻人一样的精神……血性。现在得靠我们来决断，靠我们这些长者……唉，我们是不是过于老朽了，最尊敬的神甫大人？”

此时此刻，如果有什么人在场观看这场对话，那么，他就像

在剧场欣赏一场严肃的歌剧演出，舞台的帷幕忽然因为某个失误而提前开启，于是便看见一位歌唱演员，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已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正在随意地跟另一位演员谈话。伯爵的脸容、举止、声音，尤其是当他说“我们是不是过于老朽了”的时候，全都显得真实自然，这儿没有谋略，他的衰迈的高龄着着实实令他烦恼。这倒不是说他留恋青春年华时的欢乐、朝气和魅力，这些都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的事情，如过眼烟云般消失了！他的懊丧有着更为实在、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期盼着攀升某个可能虚位以待的更高的官位，他担心自己再也等不到那一天的到来。假如他达到梦寐以求的目的，我们敢断言，他绝不会再为自己的耄耋之年而苦恼，也不会再奢求别的什么，正像许多人竭力追逐某样东西，一旦如愿以偿，就死也瞑目了。

但现在且让我们继续听他说下去。“现在该由我们，”伯爵接着说道，“来替年轻人作出评判；补救他们造成的纰漏。幸运的是，我们还来得及采取行动；事情还没有闹到满城风雨的地步，我们还有机会把危险遏止在萌芽状态。需要把烈火从稻草旁边挪开。时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人在某个地方不曾做什么好事，或者说，他可能是造成某种麻烦的祸根，但调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却能做出令人惊奇的好事。大人自然能给这位神甫物色一个适宜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这件事或许已经引发了某些人的猜疑……他们也愿意这位神甫挪一挪窝。因此，把神甫打发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去，那正是一举两得，一切都自然地结束，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儿，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从谈话一开始，本省总神甫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唉，是这样！”他心中暗暗思量，“我早已看出来，你要达到什么目的；每一回都是这样，我们不幸的修士惹恼了你们，或者惹恼

了你们当中的一个人，或者碍了你们的事儿，无须调查一下，他是有理还是无理，上司就得立刻打发他离开。”

伯爵吁了一口长气，表示他已经说完。

“伯爵要说的意思，我非常清楚。”总神甫说道，“但在迈出这一步以前……”

“可以说是一步，但又说不上是一步，最尊敬的神甫，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很平常的一件事；如果不当机立断，马上采取措施，我敢说，就免不了会有无穷的灾祸，有人兴风作浪。去干一件蠢事……我的侄子，我想还不至于……我还在这儿……可是，事态既然已经到了这一地步，如果我们再不果断行事，干净利落地出击，铲除祸根，那局面会很难控制，很难再保守秘密……到那个时候，不再仅仅是我的侄儿……这好比捅了马蜂窝……我最敬爱的神甫。您知道，我们是一个大家族，我们同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都是显赫的人物。”

“您能够理解我，这些都是血管里流淌着热血的人，而且在社会上说话……也有点分量。这是牵涉到尊严，成为跟他们都关联的事情；因此……即使有谁主张和衷共济……对于我而言，如果不得不……如果必须采取……那实在于心不忍……我始终对诸位神甫怀有深深敬意……你们为着施行善事，教诲公众，需要安宁，避免争端，跟那些……掌权的人和睦相处。另外，你们在世俗社会也有亲朋好友……此种关乎尊严的事情，拖延愈久，愈容易扩散，横生出许多枝节……会把大半个世界都卷将进去。如今我肩负这为难的使命，迫使我不得不为着维护尊严……总督大人……我枢密院的同僚们……这成了一件关系整个阶层的问题……何况还涉及那神甫跟……的关系……您知道这样的事

情会如何发展。”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确实是一位布道的修士，”总神甫回答说，“我对此已经有所考虑……正好有人向我提出请求……不过，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形势下，很可能给人产生一种惩罚的印象，而且是事情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以前的惩罚……”

“不是惩罚，绝对不是，这是一项聪明的措施，一种于大家都有利的办法，防止那些不良分子可能……我想我已经解释清楚了。”

“伯爵大人和我之间，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恐怕就只能如此了，我很清楚这一点。不过，如果事情果真像别人对您报告的那样，那么，我觉得，这件事在镇里不可能不走漏一点风声。到处都有挑唆煽动，搬弄是非的人，或者说，至少有一些居心不良的好奇者，他们若是察觉到了贵族跟僧侣的不和，他们定会幸灾乐祸，去探听消息，品头论足，制造流言……每一个人都有他需要维护的尊严；而我，作为总神甫，虽说不称职，但也肩负着明确的责任……事关教袍的荣誉……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委托……您的侄子既然像您所说的那样愤怒，也许就会满心喜悦地接受这件事……我不想说趾高气扬，以胜利者自居，但是……”

“您竟这样认为吗，我最尊敬的神甫？我的侄儿是一位贵族，他以自己的地位和责任赢得世人的尊敬……但他在我面前依然是个孩子；他会完完全全按着我的吩咐去做，不多也不少。我还想再进一步告诉您，眼下我的侄子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我们有什么必要张扬？这纯粹是我们两个人之间，两个老朋友之间的事情，就在我们之间了结。您不必再为这件事情多虑。我也要习惯于保持沉默。”伯爵深深吸了一口气。“至于说那些

爱搬弄是非的人，"他接着说道，"您想，他们又能胡诌些什么呢？一名修士被派遣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布道，这件事太寻常不过了！而且，这件事是由我们来商量……由我们未雨绸缪……由我们来承担责任……我们完全不必顾虑别人的流长飞短。"

"不过，为了预防起见，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您的侄子做出某种表示，发出某种友好和敬意的明显的信息……并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教袍……"

"是的，是的，理应如此……不过，其实也未必需要这样做。我清楚地知道，我的侄子从来是按照应有的样子对待修士的。这是他与生俱来的秉性，是家族世代相传的风气，而且，他也懂得去做会让我高兴的事情。何况，如今……确有一些特殊的准则……您说得非常正确。把这一切都托付给我吧，最尊敬的神甫……我会严令我的侄子……就是说需要谨慎地提醒他，不能让他知道我们之间商量停当的事情。要知道，我平素不愿意往不是伤口的地方贴上一块膏药，至于说我们定下来的事情，自然是雷厉风行，愈快愈好。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稍远的去处……为的是防止各种可能的不测……"

"正好里米尼那儿请我们一位布道的神甫去；也许，即使没有这一层原因，我也会想到……"

"非常合适，非常合适。打算什么时候……"

"既然这件事势在必行，那自是兵贵神速。"

"兵贵神速，兵贵神速，最尊敬的神甫；与其明天，不如今天。嗯，"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继续说道，"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庭，如果能为我们善良的神甫们略尽绵薄之力……"

"我们对贵府的恩惠深有体会。"本省总神甫答道，他也站起身来，尾随那胜利者，朝门口走去。

“我们熄灭了一点星火。”伯爵止住脚步，说道，“它足以引发燎原之火，最尊敬的神甫。亲密的朋友之间，只消三言两语就能解决重大的问题。”

走到门口，伯爵打开房门，执意要请总神甫走在前面。他们进入了客厅，重新跟其他宾客汇聚一堂。

这位绅士以无比高超的谋划，无比狡诈的手段，无比巧妙的言辞，实现了他的诡计；而且，这一切又产生了相应的效果。事实上，他借助我们方才描写的一席谈话，成功地把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从佩斯卡雷尼科打发到里米尼，去作一次美妙的徒步旅行。

一天晚上，一名修士从米兰来到佩斯卡雷尼科修道院，向院长呈送一份信函。这份公函命令，派遣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前往里米尼，主持四旬斋布道。给院长的信中还指示，应当晓喻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他在即将离开的地方所进行的一切事务，不必再去过问，而且，不可再跟这里保持任何的联系；送信的修士将作为他的旅伴，一同出发。当天晚上，院长什么也没有宣布。第二天上午，他把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唤来，给他看了米兰的命令，吩咐他去拿自己的篮子、手杖、法衣和腰带，和介绍给他的修士一起，立即启程。

我想请诸位读者设想一下，这对于我们的神甫是一记怎样的打击。他立即想起了伦佐、露琪亚、安妮丝，心中不由暗暗惊叹：“啊，上帝！我离开这儿以后，这些可怜的人们将怎么办呢！”但他抬头仰望苍天，请求原谅他一时失去对主的信念，原谅他把自己视为于某些事情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把双手放在胸前，交叉成十字，表示恭敬遵命的意思，并在院长面前垂下脑袋。院长随后把他叫到一边，把别的训令也告诉了他，从言语上看是劝告，实际上是戒律。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走进自己的房间，拿上篮子，把《大日课》、四旬斋布道稿子和那块请求赦罪的饼放了进去，又在长袍外面束了一条皮腰带，向修道院里的同伴们告辞，最后走到院长面前接受祝福，便和他的旅伴走上了给他指定的道路。

上文曾经说过，堂罗德里戈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执意要把他的阴险的计划付诸实现，决心去寻求那个可怕的恶魔的帮助。关于此人，我们无法说出他的姓名和头衔，甚至无法对此作出任何猜测。更加奇怪的是，我们可以在当时出版的许多书籍中读到有关这个人物的记载。人是同一个人，有关他的事情的真实性，也不容置疑；但是，作者都用各种各样的法子来回避他的姓名，好像一提及那名字，就会烧掉他们的羽笔，烧焦他们的手指似的。

弗朗齐斯科·里沃拉在他撰写的红衣主教菲德里科·博罗梅奥的传记中，曾经提及此人，称他"是一位贵族，因财富而有权有势，因出身而门第高贵"。并且就此打住。朱塞佩·里帕蒙蒂在《意大利史》的第五卷中更多地谈到了他，但只是称他"某人"、"他"、"那人"、"此人"、"那位人士"。他用很优雅的拉丁语书写，我们且尽可能准确地把它译出来。作者写道：

"我将要叙述这样一位人物的经历，他在这座城市的大人物当中，可以说是声名显赫，在离边境不远处的乡村安置了自己的宅邸；他借助种种暴行和恶德，维护着自己的安全，什么法律、法官、司法衙门，甚至君王权力，统统不在他的话下。他过着骄纵万分的独立生活。他曾经是个亡命之徒，所以如今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都投奔到他麾下。后来，他返归故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我们还将从这位历史学家的作品里引证若干段落，它们将

再雄辩不过地证实和说明跟这位无名氏相关的叙述。现在，我们且继续对无名氏的叙述。

法律所不容、或者某些权势者禁止做的事情，却偏偏要去做；仅仅为着满足发号施令的癖好，定要成为别人的事务的仲裁者和主宰者；所有高踞别人之上的人都向他俯首帖耳；这便是时时刻刻躁动于无名氏心中的炽烈的欲望。从小时候起，他耳闻目睹，尽是种种的横行霸道，尔虞我诈，专制暴虐，于是勾引起了他一种半是愤恨，半是艳羡的复杂情感。及至到了青年时代，他居住在城市之中，他没有放过任何机会，反倒千方百计地寻找时机去跟同道中赫赫有名的人物较量，硬是跟他们苦夺强争，力图把他们压倒，或者强使他们乖乖地退让，或者逼迫他们签订城下之盟。在财富和党羽方面，他胜过大多数人，而在胆略和坚毅上，或许他足以让所有的人望其项背，这也使得许多人退出竞争，许多人饱尝他的苦头，许多人成为他的朋友，自然不是平起平坐的朋友，而只是唯命是从，自认低他一等，听他差遣的朋友。

不过，实际上他有时也成为别人的工具，去为别人效力。那些人在为自己谋取利益时，也不放过机会，恳请这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助一臂之力；而对于他来说，退缩意味着他的威望的失落，放弃他承担的作用。如此一来，为了自己和为了别人，他纵横恣肆，竟犯下了无数的恶德败行，以致无论是他的名声，他的门第，他的亲朋，以及他的胆量，都无法支持他再跟当局的一道道通缉令，跟无比强烈的社会公愤，对抗下去。他不得不悄然撤退，逃亡境外。

关于此种情况，我想不妨引证里帕蒙蒂著作中的一段重要的描写：

"有一次，他不得不离开家乡，他所诉诸的鬼祟的行动、显露

出的恭顺和懦弱竟然是这样的：他骑马穿过城市，身后追随着一群猎狗，有人吹着铜号；经过王宫前面的时候，他给门卫留下一封信，转交总督，信中充斥着污言秽语。”

他离开本土的时候，并不停止他的种种行径，也不断绝跟他的狐群狗党的联络；按照里帕蒙蒂的说法，他和这些朋友“结成了一个阴险狡诈、穷凶极恶的秘密团体”。看得出来，他当时便跟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暗中沆瀣一气，策划一些新的恐怖的罪恶勾当。上面提到的历史学家以某种神秘的简洁的文字作了这样的叙述：

“一些国外的君王，也常常乞求他的帮助，以实施某些至关重要的谋杀，他们也时常从遥远的地方派遣人马到他麾下，增强他的实力，供他调遣。”

最后，谁也说不清楚经过了多少时日，或许由于某个权势人物的干预，取消了通缉令，或许由于他以自己的坚毅的血性为护身符，他决意返回老家，而且也果然回来了。但他没有回到米兰，而是到了跟贝加摩地区毗连的一座城堡；贝加摩地区，众所周知，当时属于威尼斯大公国。

“那座城堡，”我想再次援引里帕蒙蒂的记叙，“活像是一座屠戮流血的工场；那些奴仆，全是被悬赏捉拿的罪人，而他们的营生又是专去砍别人的首级；而厨师和厮役，也都跟杀人越货有着关联；甚至小仆人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

除了这座寨堡，据我们这位历史学家认定，他手下还有一批同样声名狼藉的党羽，分散安置在地处两国边境的各个据点里，时刻准备着去执行他的命令。

在周围相当广阔的地区里，所有的土豪恶霸都会因这种或那种缘故，不得不作出抉择：是跟这个头号恶魔结盟，还是为敌。

不过，那些最初尝试着向他发起挑战的人，无不遭遇到了如此惨重的失败，以致再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跟他较量一番了。即使有人只一心关注自己的事务，明哲保身，但也全然无法摆脱他的控制。譬如说，某一天，这个混世魔王突然会派遣一名门客找上门来，强令他立即停止做某件事情，豁免某人的债务，如此等等；那么，这个人必须作出是否遵命的回答。有时，当对立的双方之中，一方前来向这个大恶霸表示心悦诚服，把某件事情提请他来定夺，那另一方就落到了极其艰难的选择境地，要么听从他的裁决，要么公开宣布与他为敌；而后一种选择，正如人们通常所说的，恰像是肺痨进入了第三期。

许多本属理屈的人，前来投靠他，以求靠着他的庇护而变得有理。另外也有许多原是有理的人，竟也抢先一步乞求这个庞然大物的支持，以封堵对方的门路；这样，双方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约而同地归附他的麾下。有的时候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个受到恶霸压迫和欺凌的弱者，请求获得他的保护；于是，他承担起保护弱者的责任，强令那恶霸停止迫害，补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并赔礼道歉。如果那恶霸一意孤行，他便动用武力讨伐，直到迫使他从盘踞的根据地溃退，或者叫他吃足更加厉害和可怕的苦头。诸如此类的事例，使得这个如此令人恐惧和遭人憎恨的名字，一时间倒也被众人颂扬不已，个中原因在于，那样的扶助，那样的补救（我不说是正义行为），在那个时代，无论是从政府权力方面，还是从别的个体势力方面，都是绝然得不到的。

更多的时候，甚至可以说寻常的时候，他的强权势力完全成为把那邪恶奸诈、恣睢暴戾和高傲骄纵付诸实现的手段。然而，这势力的迥然不同的运作，却始终产生同样的效应，在人们的心

目中留下深深的印象，表明这个人不管是行善还是作恶，都有着莫大的能量，而善与恶这两种理念，又给人们的意愿设置了几多障碍，常常迫使他们退却。

普通恶霸的名声往往只局限于当地狭小的范围，他们在那儿称得上是最富有和最有势力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各自的恶霸；而且，他们是如此相似，因此当地的居民没有理由去担心别一处的恶霸会来找麻烦。可是，我们这一位名声却早已传播到米兰境内的每一个角落；而且，他的生平已经改编为各种民间故事。他的名字饱含着某种不可抗拒的、离奇古怪的和富于传奇性的意味。人们时时处处都疑心有他的党羽和杀手，这种疑心倒使得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愈加鲜明活跃。当然，这也仅仅是疑心而已，有谁会公开地承认自己是他的附庸呢？可是，每一个恶霸都可能是他的一个党羽，每一个无赖都可能是他们的一个杀手；而这种不确定性，又平添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更加深了人们惶恐不安的情绪。每一次，当某个地方出现若干陌生的、比通常所见的更加狰狞可怕的强人的时候，当发生某个重大的案件，而起初还来不及查清或猜测到它的凶手的时候，人们窃窃私语，纷纷悄悄地提及他的名字。感谢我们的历史学家们的谨慎小心，我们也不得不像他们那样把他称为无名氏。

从无名氏的寨堡到堂罗德里戈的府邸，约莫十二公里的路程。堂罗德里戈继承祖业，当上了爵爷和恶霸以后，他自然明白，他跟那位权尊势重的无名氏相距这么近，他若要横行无忌，就不能不要么和他争权夺利，要么和他狼狈为奸。所以他主动迎合，成为无名氏的朋友，自然是像其他的人一样，成为低他一等、听他差遣的朋友，也确实为他不止一次地效力，只是相关的书稿未予详细记叙；而且，每一次也都得到他的许诺，说以后在

任何情况下都自当给以回报和帮助。

不过，堂罗德里戈非常注意掩盖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情，或者至少不让别人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密切和具有怎样的性质。堂罗德里戈虽然一心要当权豪恶霸，但他并不想成为一个粗暴野蛮的恶霸。对于他而言，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愿意居住在城市里，贪求文明社会里的养尊处优，寻欢作乐和荣华富贵。因此，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行事，对家族的亲友有所顾忌，并且努力结交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在事关法理的天平上添加他的一份砝码，这样也好在需要的时候让法理向自己一边倾斜，或者让法理隐蔽地维护自己，或者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借助法理狠狠打击某个人，这比采用个人的暴力行动更为方便。

如今，堂罗德里戈同无名氏的亲密关系，或者说得更明白点儿，他同一个公开与国法为敌的人相勾结，自然使他难以获得上述的好处，尤其是难以获得在枢密院任职的伯父的支持。不过，他同无名氏的私交虽然无法掩饰，但也可以寻找托词，说跟这样的人为敌无疑是置自己于过分危险的困境，跟他拉关系实属无可奈何；而且，还可以用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来为自己开脱。因为负责采取措施维护民众的官员，要么很不情愿，要么束手无策，久而久之，他们也就允许众人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各自设法保护自己，即使他们不肯公开地这么表示，但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众人这么行事罢了。

一天早晨，堂罗德里戈骑着骏马，扮作打猎的样子，由几名步行的强人作护卫，格里佐紧紧伴随，另外还有四名随从，朝无名氏的寨堡进发。

第二十章

无名氏的城堡矗立在一座峻险陡峭的高山上，高山从一脉连绵不断的冈峦峰岱之中巍巍然横空出世，说不清楚它是这山脉的延伸，还是断裂，在它的脊岭的两侧，全是巉岩嶙峋，怪石峥嵘，岩洞峭壁。城堡俯视着一处狭窄、阴暗的山谷，这里有一条仅有的通往山上的道路，它是一道陡峻的山坡，但地势平坦，迤逦上行，山上是一片片草地，在田地的周围，散落着一间间农舍。谷底是一条卵石充斥的河床，有时成为一道潺湲的溪水，有时形成一条奔流的大河，这全然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当时就是米兰大公国同威尼斯共和国的分界线。对面绵亘的山脉，可以说形成了山谷的另一岩壁，山上也有些许可供耕种的田地；此外，全是巉岩乱石，高峻险阻，和人迹罕见的荒芜之地，偶尔可见山峰的罅隙和悬崖长出三两棵小树。

犹如大鹰雄踞血污的老巢，骄横的大寨主从他的大城堡居高临下，威慑着周围所有人迹能够到达之处；在他的眼里，任何人都比不上他，简直目空一切。放眼向四处望去，所有的谷地、山坡、河床、穿越山谷的小路，全都历历在目。那条通往阴森可怕的城堡的小路，在抬头仰望的人看来，很像是一条迤逦曲折的带子，大寨主可以透过城堡的窗户、枪眼，从容不迫地监视着任

何上得山来的不速之客所走出的每一步,可以千百次地把他当作射击的活靶子。他的城堡里驻扎着一队强人,足以把进犯的大队人马在登上山顶之前,就把他们在上山的小路上收拾掉,或者让他们统统滚入深不可测的山涧。而且,如果得不到城堡主人的允诺,谁也没有胆量跨出一步,或进入山谷,登上山顶,或者只是借道而行。一旦发现官府的人,立即被视为敌人的奸细,当场擒拿。当地流传不少关于这类冒险的人遭遇的悲惨故事,不过这已经都是往昔的旧事了;而今的青年人中,恐怕再也没有人记起过在山谷里曾经见到过这样的人,无论是活人还是死人。

佚名作者的手稿对于这个地方作了以上一番的叙述,而对于这地方的名字却不着一字;而且,为着防止我们去追踪和发现它,所以他故意回避关于堂罗德里戈之行的描写,而把这一行人径直带入山谷之中,送到山峦之下,那险峻蜿蜒的小路的入口。这里有一处酒家,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前卫的哨所。门口悬挂着一幅旧的招牌,两面都画着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但是,在百姓的口中,有时会正确地重复一个名字,有时却按照自己的好恶改变它的意思,所以他们都把这酒家另取了一个名字:"恶夜酒家"。

听到渐渐走近的马蹄声,一个拿着刀子和枪,全副武装的小喽啰,出现在门口;他向来人瞥了一眼后,便进门向正在玩纸牌的三名强人通报,他们手中的纸牌肮脏不堪,卷曲不平,很像是屋顶上的瓦片。看来像是个小头目模样的人物站起身来,走到门口;他认出来者是主人的朋友,便恭恭敬敬地施礼。堂罗德里戈也很客气地回了礼,询问他的主人可在城堡里;那人回答说,想必正是这样。于是,堂罗德里戈下马,把缰绳扔给了一个叫蒂拉德里托的随从。他仿佛是要卸掉一件多余的重物,轻装上山

似的，又把身上的火枪卸下来，交给蒙塔纳罗洛；不过，其实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任何带火器的人是不得上山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几个贝林加[1]，递给第三名随从塔纳布佐，吩咐道：

“你们留在这儿等我，趁这机会跟这几位好汉痛痛快快地玩玩吧。”

堂罗德里戈又把几个钱币塞到那小头目手里，让他自己留下一半，分给其余的同伙一半。末了，他和也已卸下火枪的格里佐一起，开始徒步登山。方才提及的三名仆从，还有那个名叫斯奎台诺托的第四名仆从（啊，你们看这几个名字多么美，得用心记住才是）留了下来，跟大寨主手下的三个强人，以及那个培养得将来要被人送上绞架的小喽啰，一起玩牌，喝酒，轮流吹嘘自己过人的胆量和武艺。

无名氏手下的另一个强人，在登山的路上，很快赶上了堂罗德里戈。他打量了一眼堂罗德里戈，认出了他，便陪他同行，这样也免去了一路上向那些遇见他而又不认识他的人自报家门、多费口舌的麻烦。他们来到城堡门口，格里佐留在外面，罗德里戈被引导入内，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和一座座墙上挂着火枪、佩剑、画戟的大厅，每一座大厅都有卫兵看守；又等了片刻工夫，即被领进无名氏所在的客厅。

无名氏朝堂罗德里戈走来，向他答礼，同时把他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了一遍，这好像是出于一种习惯，几乎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动作，不管是什么人来造访他，哪怕是比他年长的、久经考验的朋友，也不例外。他有着一副魁伟的身材，棕褐色的皮肤，头发稀疏，脑袋上残留着少许白发，脸孔布满皱纹；第一眼看来，他远

---

① 十六至十七世纪米兰钱币。

不止六十岁的实际年龄；不过，他的举止、动作，他的刚毅冷峻的神情，他的双眼闪现出来的凶恶而又充满活力的光芒，表明了此人身体和精神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这即便在年轻人身上也是颇为罕见的。

堂罗德里戈告诉他，此番前来拜访是为着寻求他的指点和帮助；因为眼下他自己正陷于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荣誉感不允许他临阵退却，于是想起高贵的朋友的许诺，这许诺从来不是过分的，同时又是不会落空的。然后，堂罗德里戈说明了他所酝酿的卑劣的计策。无名氏此前模模糊糊地听说过这件事，平时对这一类的故事也十分好奇，所以便用心地听他讲述，何况这件事情又跟一个颇负声望，又是他极其憎恶的人有着干系，那就是克里司多福罗神甫，那个不但在言词上、而且在可能的时候在行动上也公开同恶霸们作对的家伙。

堂罗德里戈很清楚他谈话的对象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因此竭力夸大办理这件事是如何千难万难，诸如路程的遥远，牵涉一座修道院，还有那位小姐！听到这句话，无名氏仿佛受到那潜伏在心中的恶魔的驱使，立即打断了对方的讲话，说这件事情由他来承担就是了。他记下了可怜的露琪亚的名字，在送别堂罗德里戈的时候，说道：

“很快您就可以得到我的通知，我会吩咐您该如何行事。”

如果读者还没有忘记那个住在露琪亚避难的修道院附近的恶棍埃吉迪奥，那现在就请记住，此人是无名氏所干的种种罪恶勾当中最得力和最受重用的心腹之一；因为这个缘故，无名氏才会如此爽快和果断地作出了许诺。可是当他独自一人留下来的时候，心中立即生发出，我不愿说是忏悔，但却是懊丧的感觉，埋怨自己不该这么表态。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他每想到自己的罪

孽生涯，便体会到一种如果说不是追悔，那定然是某种烦恼的感觉。他的种种恶行劣迹，如果说不是沉重地压迫着他的良心，那至少是积淀在他的记忆里；每当他犯下一件新的罪恶时，这些难以数计的，丑恶不堪的罪孽便会重新活跃起来，冲击他的良知，在他的心灵难以承受的重量上，又添加了新的负担。他最初犯罪作孽的时候，曾经萌生过某种愧赧的心理，后来得到了克制，并且事实上几乎消失得干干净净，如今又重新让他感觉到了它在心中的躁动。在最初的那些日子，对于他来说，未来是悠远的、不明确的，巨大的活力和放纵的自信充溢他的心灵；如今，一切都颠倒过来，对于未来的思虑，使他愈加深深地厌恶过去。

"衰老！死亡！那末，以后呢？"他默默地思忖。以往，在危难逼近的时刻，或者面临同敌人的决战，死亡的念头只是使他倍加精神抖擞，激发他的无畏和愤怒；而今，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在他的安全舒坦的寨堡里，死亡的意念却每每使他突然产生莫名的沮丧，这实在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这并不是一个像他那样的凡夫俗子所加给他的死亡的恐惧；他即便动用最精良的武器，施展最高超的武艺，也无法击退这死亡的威胁。这死亡独自悄悄地走来，在他的心灵深处萌发；兴许，这死亡还颇遥远，但每一瞬间都向他走近一步；当他的思想为驱逐死亡的阴影而痛苦地搏斗的时候，那死亡的阴影却愈加向他迫近。

在血气方刚的年代，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种种暴力、复仇和凶杀的景象，总是鼓舞着他投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争斗，总是赋予他一种反对良知的巨大力量；如今，他的内心深处不时地起了一种模糊而又可怕的感觉，一种不以别人为榜样，而诉诸理性，审判自我的感觉；如今，摆脱为非作歹的邪恶之徒们，并且远远地超越他们，这样的欲望有时让他感觉到不寒而栗的孤独。

他曾经听说过上帝，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既不想去承认，也无意去否认，只是自由不羁地生活，仿佛上帝并不存在似的；如今，每当受到无缘无故的忧伤困扰的时候，每当难以排遣莫名其妙的惊恐的时候，他就恍若听到心灵深处传来的大声的呼喊：我就是永恒的存在。

当他最初的情欲不可遏制地迸发的时候，那以上帝的名义宣布的法律，他觉得是再让人厌恶不过的了；如今，当法律突然回到他的头脑里的时候，他不得不把法律视为某种不容争辩的东西。然而，他绝对不想向任何人坦露自己最近承受的惶恐不安的苦恼，相反，他竭力用更加卑劣的残暴作假象，来伪装自己的痛楚，把它深深地掩盖起来。他甚至想借助这样的手段，力图向他自己掩饰这一切，或者把它们从自己的心中统统抹去。由于既无力驱除，也无法忘记这一切，因此他异常向往过去的日子，那时他惯于义无反顾地犯罪作孽，一意孤行，只求成功；他千方百计地想要恢复、或者重新捕捉和保持从前那样的意志力，那种富于机智的、凌驾于一切的和从容不迫的意志力，为着让自己确信，他依然是从前的那个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立即向堂罗德里戈作出了许诺，为的是摒弃自己任何可能的动摇。可是，堂罗德里戈一离开，他便觉得命令他作出保证的那份坚强决心开始动摇了，他的脑子里渐渐地显露出了引诱他背弃诺言的念头，这样就可能导致他在朋友的眼中，在一个二流的同谋者的眼中，成为一个不守信用、让人耻笑的人物。为了立即打断这令人苦恼的冲突，他着人唤来尼比奥，这是他手下的强人中最为机灵和凶恶的一员，也是他同埃吉迪奥之间的联络员。他以果断的言辞吩咐尼比奥立即骑马直奔蒙札，把将要实施的计划通报埃吉迪奥，并要他协助完成

这项计划。

出乎无名氏的意料，尼比奥很快就回来了，并带来了埃吉迪奥的回音，说这件事不费吹灰之力即可万无一失地完成，但他要求尽快调一辆马车给他，并派遣两三名细心化装的强人前来，其余的事全由他来指挥和安排。无名氏听到这一消息，不管心中怎样思虑，随即命令尼比奥完全按埃吉迪奥的意见照办，并且和他指定的两名强人一起出发。

如果埃吉迪奥为了执行那个托付给他的罪恶计划，只须诉诸他平日采取的办法，他自然不会痛快地作出如此果断的承诺。诚然，在那避难所里，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这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却自有一项只有他自己清楚的计谋；那些对于别人构成莫大困难的东西，对于他却变成了大可利用的手段。我们曾经叙述过，那个不幸的吉特罗黛小姐有一次乖乖地听了埃吉迪奥的话；读者自会明白，那不会是最后的一次，而只是令人憎恶的流血道路上的第一步。现在那声音对于她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她去犯罪，去牺牲一个在她庇护下的纯洁少女。

埃吉迪奥的计划着实让吉特罗黛吓了一跳。为了某个始料不及的变故，抛弃并未犯下任何过失的露琪亚，她觉得实在是一种不幸，是一种痛苦的惩罚。按照埃吉迪奥的指令，她将借助卑鄙的背信弃义来实施既定的计划，这样她把本是赎罪的行为变成新的疚悔。可怜的吉特罗黛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法子，企图摆脱这可怕的命令；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仅有的法子，肯定是能立竿见影的，而且始终展现在她的面前。罪恶是一个铁面无情和冷酷的主人，只有那些横下一条心，起来彻底反叛的人，才能在罪恶面前成为一个强者。而吉特罗黛无意做到这一点，于是只

能唯命是从。

到了预先约定的那一天，将近规定的钟点，吉特罗黛把露琪亚带到自己的房间里，向她表示出比往日更多的温存和善，露琪亚接受了她的美好情谊，也报以同样的柔情。露琪亚恰如一头绵羊，当牧羊人温情脉脉地用手抚摸它，轻轻地推着它的时候，它毫无恐惧，竟激动得瑟瑟颤抖，转过身来舐着牧羊人的手，全然不知片刻工夫以前，牧羊人已经把它出卖，那屠夫正在羊圈外面等着。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大忙，你是唯一能够为我效劳的。有许许多多的人乐意听命于我，但是他们当中我谁也信不过。为着一件极其要紧的事情，这我以后再告诉你，我必须立即面见把你带到我这儿来的修道院院长，跟他商谈，我可怜的露琪亚。而且，绝对不能让人知道是我派人去找他的。我只能托付你去秘密地通风报信。"

露琪亚被这样的请求惊呆了，她诚然像平素那样羞怯，但并没有掩饰自己强烈的惊讶，她一心想要推辞，便立即提出了吉特罗黛应当理解的种种理由，诸如没有母亲和任何人的陪伴，要走过一条偏僻的道路，前往一个陌生的乡镇……不过，吉特罗黛不愧是在埃吉迪奥的地狱学校里受过训练的，她做出万分惊诧和不满的样子，表示没有料到她所信赖的人竟然会婉言推托，她认为那些理由都是不值一提的！要知道，那是光天化日之下，路程又近在咫尺，而且露琪亚几天以前也走过这条路，即使没有走过这条路，也可以教她怎么走，绝不至于迷路！

吉特罗黛这一席话令露琪亚觉得既感动又委屈，便从嘴里轻轻吐出一句话：

"好吧，那我该做些什么呢？"

"你去嘉布遣会修道院，"吉特罗黛又向她指点了具体的路程，"你去找修道院长，告诉他，记住，单独告诉他，请他立即上我这儿来，但请他别跟任何人说，他是应我的要求来这儿的。"

"那我怎么对女管事说呢？她从来没有看见我外出过，一定会问我上哪儿去。"

"你最好别让她瞧见你出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对她说，你要上某某教堂去，你曾经许愿要在那教堂里做祈祷。"

这又向可怜的姑娘提出了新的难题：编造谎言。吉特罗黛又表示出因露琪亚的推辞而异常沮丧，让她明白，不应该陷于徒劳无益的犹豫，而不知感恩戴德。这样，露琪亚更多地是由于震惊，而不是信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动，回答道：

"好吧，我去就是了，愿上帝保佑！"

说完，她就走了。

吉特罗黛透过铁棂窗，用暧昧的目光紧紧地盯视着露琪亚，眼看她跨过了门槛，忽然觉得心头升起一种无法遏制的感情，不由得大声叫道：

"听着，露琪亚！"

露琪亚转过身来，走到铁棂窗前。可是，此刻吉特罗黛邪恶的心中已是另一种思想，一种平素总是主宰着她的思想，占据了上风。她佯装方才她的指示不够清楚，又向露琪亚解释了一遍她该走的路径，然后向她道别，说道：

"务必按照我对你说的一切去做，尽早回来。"

露琪亚又走了。

她悄悄走出了修道院大门，没有让任何人发现。她目光低垂，沿着墙边行走；按照小姐的指示和自己的记忆，她找到了市镇的城门，走了出去。她全神贯注但又多少胆战心惊地沿着大

路行走，不多一会儿就到了那条通向修道院的大道；她立即认了出来。

这条大道当时是一条好像河床似的洼路，时至今日仍然如此；两侧高高的岸上长着各种繁茂的树木，在大道上方形成拱门的样子。露琪亚走上这条大道，发现它果然非常荒凉，心中愈加恐慌起来，不由得加快步子赶路。但是，过了片刻工夫，她的心又多少平静了下来，因为瞧见路上停着一辆载客的马车，两名旅客模样的人站在打开的车门前面，向四处打量，好像是迷了路的样子。露琪亚继续朝前走着，听见那两名旅客中的一人说道："瞧，来了一位好心肠的姑娘，她一定会给我们指明路径。"当她走到马车旁边的时候，那人转过身来，以一副比他的脸孔更温和有礼的表情，说道：

"请问小姐，您能告诉我们去蒙札的道路吗？"

"你们朝前走，恰好是走反了方向。"可怜的姑娘回答，她转过身去，用手指指道，"蒙札在那儿……"

说时迟，那时快，扮成另一个旅客模样的尼比奥，猛地一把挟住露琪亚的腰身，把她从地上提了起来。露琪亚惊愕失色，使劲扭转头来，大声呼救。尼比奥使出蛮力，把她强行塞进了马车。露琪亚拼命地挣扎和吼叫，坐在马车前座的一个强人，把她一把拽过来，强按在他对面的座位上。第三个强人把手巾塞住她的嘴巴，不准她喊出声来，而尼比奥也急忙钻进马车。车门砰一声关上，马车随即疾驰离去。那假装向她问路的歹徒，仍然留在大路上，向四周张望了一番，看看方才可有人听见露琪亚的呼喊。周围阒无一人。他纵身一跳，登上了路岸，攀援着一棵树的树枝，一眨眼的工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此人是埃吉迪奥手下的一名打手，他站在主人家门口，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其实是侦察露琪亚什么时候离开修道院；他细心打量了露琪亚，确认是她无疑，便抄近路急奔，为的是在指定的地点迎候她。

露琪亚此时经受的惊惧与悲伤，她心中泛起的缕缕的凄酸，有谁能把这些描写出来呢？她睁开了一双恐惧的眼睛，急切地想弄清楚眼下自己陷入了怎样可悲的处境，可她一看到那几张凶神恶煞般的脸孔，本能地打了个寒颤，惊骇无比，又赶紧闭上了眼睛。她蜷曲起身子，但四面都有人用力按住她，她鼓起全身的力量，猛烈摇晃，向车门冲去；但两条强壮的胳膊像铁钳似地掐住她，再加上另外四条胳膊，便把她牢牢地钉在车子的后座上。每一次，她张开嘴巴想要大声呼叫，那堵住嘴巴的手巾就会让她感到一阵窒息。那三张地狱恶魔般的嘴，以比平时温顺得多的声音，不停地说道：

"安静，安静，别害怕，我们绝不会伤害你。"

经过短暂的如此痛苦的挣扎以后，露琪亚似乎平静了下来。她垂下了胳膊，任自己的头向后仰去；她吃力地半睁开眼皮，呆呆的目光凝定着。她恍若觉得，眼前那几张令人毛骨悚然的脸孔模糊了，混淆了，化作一个魔鬼，不住地晃动起来。她的脸孔失去了血色，冷汗止不住地流淌下来，顿时昏死了过去。

"喂，醒一醒，"尼比奥喊道。

"醒一醒，别害怕。"另外两名歹徒也跟着喊道。

但是，失去一切知觉的露琪亚当时无法听见那些可怖的声音里的安慰。

"见鬼了！她好像死了。"一名歹徒惊呼道，"她如果真的死了，那该怎么办？"

"噢，死了！"另外一名歹徒接着说，"娘儿们是最容易昏厥的。我知道，当我想把某个人打发到另一个世界去，不管是男人

还是女人，都还得采用一些别的法子。”

“别啰嗦！”尼比奥喝道，“各人只管尽自己的责任，少管闲事。把枪从箱子里拿出来，做好准备，因为我们快要经过的林子里，时常有强盗出没。别拿在手里，鬼东西！把它背在肩后面。你们难道没瞧见，这女子胆小得要命，受了一点儿惊吓就昏死过去了，她若是看见了枪支，那当真会吓死的。她苏醒过来的时候，千万别再吓唬她，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碰她；由我来照管就足够了。不准嚷嚷，由我一个人来跟她谈话。”

马车依然急速奔驰，进入了林子。

过了不多的时候，可怜的露琪亚渐渐地恢复了知觉，仿佛是从一个痛苦而沉重的恶梦中醒来，艰难地睁开了眼睛。她颇为吃力地辨认周围的种种可怖的东西，并且努力集中自己涣散的思想，末了，她终于重新明白了自己可悲的境遇。她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使尽她刚刚恢复的些许力量，朝车门扑去，试图跳下马车。但她被人用力地按在原地，她只能在那一瞬间瞥见车子所经过的一片孤凄荒凉的景象。她又试图大声呼救，但尼比奥就伸手用手巾堵住她的嘴巴。

“住嘴，”尼比奥用尽可能柔和的声音对她说，“休要嚷嚷，这样对您更好些。我们绝对不想伤害您；可是您如果不肯安静下来，那我们就要给您点颜色看看了。”

“让我走！你们是些什么人？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为什么要抓我？让我回去，让我回去！”

“听我说，您别害怕。您不是个小孩子，应当明白，我们不想伤害您。您难道没有看出来，我们若是存心不良的话，早就可以把您杀了一百次了？所以，您还是安静下来吧。”

“不，不，让我走自己的路，我根本不认识你们。”

“可我们认识您。”

“啊，圣母保佑！你们怎么会认识我？行行好，让我回去吧。你们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

“因为有人这么吩咐。”

“这是谁？是谁，谁能够这么吩咐你们？”

“住嘴！”尼比奥以严厉的神色说道，“别向我们提这样的问题。”

露琪亚又一次试图朝车门突然扑过去，但她眼看这样做无济于事，便重新苦苦哀求。她低垂脑袋，泪珠簌簌地在脸颊上滚落下来，剧烈的抽咽淹没她说话的声音，她用双手捂着自己的嘴唇。

“喔，看在上帝和圣母的份上，放我走吧！我做了什么对不住你们的事情？我是一个不幸的女子，从来不曾得罪过你们。你们这样对待我，我愿意真心地原谅你们，替你们向上帝祈祷。倘若你们自己也有女儿、妻子和母亲，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她们如果落到我这样的地步，她们会遭受怎样的痛苦。请你们记住，我们终究都要死去，你们有朝一日也会祈求上帝赐予你们慈悲。放我走吧，就让我在这儿走吧，上帝会指引我回去的路。”

“我们不能这样做。”

“你们不能这样做？啊，上帝！你们怎么会做不到？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为了什么缘故？……”

“我们真是不能这样做，多说也没有什么用处。您别害怕，我们不想伤害您，您快安静下来，谁也不会碰您的。”

眼看自己的苦苦哀求丝毫打动不了那些人的心，露琪亚心中愈来愈觉得悲伤、凄惶和惊恐，于是她转而向主宰人们心灵的主祈求，因为只有主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把铁石心肠化为温顺

谦卑。于是，她尽可能地蜷缩到马车的角落里，双手交叉成十字，紧贴胸前，在脑子里默默地祷告了一会儿；然后，她取出念珠，以她这一生中最虔诚、最热切的心态，开始默诵玫瑰经。每一回，当她以为自己的祈祷已经获得上帝的垂允，便又再向那几个人哀求，但总是徒劳无益。于是，她又昏厥过去，然后再慢慢地苏醒过来，重新蒙受新的凄苦。不过，再详尽地描叙露琪亚的苦难，我们也委实于心不忍。充斥着痛苦的同情，驱使我们尽快走完这持续四个多钟点的路程；以后，我们还将遭遇其他悲惨的事情。现在我们且把笔锋转向正在等待不幸的露琪亚的那座城堡。

无名氏正怀着平素没有的焦虑，忐忑不安地等待露琪亚的到来。真是不可思议！此人曾冷漠无情地处置了那么多条人命，在他所干的难以数计的罪恶勾当中，他从来对因他而酿成的种种痛苦不予理会，至多是有时候想在复仇雪耻的行动中体验一下凶残野蛮的乐趣。现在他插手去迫害这位素不相识的姑娘，这位可怜的农家女子，他心里竟涌动起一种近乎恐惧的厌恶情绪。

他站在他的城堡的高高的窗户前，眺望山谷的入口处。马车终于出现了，正缓缓地前进；因为起初的那段迅速的奔驰，消耗了马匹的精力。从他观察的高处俯视下去，那马车简直像是大人送给孩子们的玩具马车。他立刻认了出来，而且觉得自己的内心也愈发怦怦地加剧跳动起来。

"车子里会有她吗？"他立即暗暗思量，"这个女子竟惹得我如此烦恼！我定要解脱出来。"

他真想唤来一名手下的仆从，派他马上去截住马车，命令尼比奥回转身去，把那女子径直送往堂罗德里戈府邸。但他的脑

子里响起了一个坚定有力的声音："不!"随即打消了他的这一念头。他无法忍受这样眼睁睁地等待着马车一步一步缓慢地走近，这好像是故意跟他作对似的，又好像是对他的一种惩罚；他浑身不自在，觉得需要下达什么命令才好，于是派人唤来了他的老婆子。

这个老婆子是从前寨堡里一个老管家所生，她生在这寨堡里，又在这寨堡里度过了一生。从襁褓的年代开始，她耳闻目睹的一切，在她的脑子里深深地烙印下了她的主人们的至高无上和令人畏惧的权势；她从主人们的言传身教中学会了为人处世的准则，就是在任何的事情上都要对主人恭顺听命，因为主人们既能行最大的善事，也能作最大的恶行。责任感像是一粒种子，沉淀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而在她的心中，她却是同恭敬、恐惧、卑贱的贪婪结合在一起，伴随着这些情绪一起生长。

无名氏登上寨堡的主人宝座之后，频频诉诸骇人听闻的暴力，老婆子起先觉得有些憎恶，但同时又生发出更深的逆来顺受的情绪。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对于每日每时周围发生的一切，也渐渐地司空见惯了。如此显赫的大寨主的纵横恣肆和随心所欲，在她看来，也就成了某种命定的、正当的事情。她长大以后，嫁给了大寨主手下的一名仆从。新婚不久，丈夫受命去干一件极冒风险的勾当，结果把自己的尸骨留在了路上，她也成了寨堡里的一名寡妇。大寨主立即采取的报复行动，带给了她一种残酷的安慰，她也因为获得这样的庇护而愈加引以自豪。从此以后，她的双脚再也没有迈出寨堡的大门一步。除了在寨堡里接受的一切，她再也没有别的对于人生的认识。她没有承担什么专门的事务。但那伙强人中，一会儿这一个，一会儿那一个，都来让她干点儿零零碎碎的杂活儿。有时她要缝补衣服，有时要

急急忙忙为刚刚干完差事回来的人做饭，有时要为挂彩的人包扎治疗。而众人的命令、责备和感激之中，又掺杂着嘲弄和辱骂。老婆子，这是平时对她的称呼。但是随着场合和说话的人心情的不同，也会给她这个称呼添加不同的形容词。她生性懒散，很容易上火，这是她的脾性中两项最主要的表现，有的时候，她也会对揪住她这些毛病的人反唇相讥。如果这时魔鬼撒旦在场，一定会大大地夸奖她的机智，而不是那些挑衅者。

"你瞧瞧下边的那辆马车！"大寨主说道。

"我瞧见了，"老婆子回答，把她尖尖的下巴使劲往前伸，眯起凹陷的眼睛，眼珠子仿佛都要挤出眼眶似的。

"你马上去备一顶轿子，你坐进去，让他们把你送到恶夜酒家。快去，快去，务必赶在马车之前到那儿；那马车半死不活地往前走着，在那马车里有……应当有……一个姑娘。如果她在轿子里，你以我的名义告诉尼比奥，要他把这姑娘转移到轿子里，并且让他立即来见我。你和那姑娘一起乘轿子，到了山上的时候，你把姑娘带到你的房间里去，如果她问起，你把她带到哪里去，这是谁的城堡，注意别……"

"遵命！"老婆子回答。

"不过，"无名氏继续吩咐，"你要设法让她宽心。"

"我该怎么对她说呢？"

"你该怎么对她说？我告诉你，设法让她宽心。你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居然不知道应当怎样安慰一个女子！你难道从来没有尝到过痛苦的滋味？你难道从来没有害怕过？莫非你真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该怎么说才能让她心情轻松？就对她这么说吧，你好生想一想，滚你的蛋，去吧。"

老婆子离开以后，他在窗子前面站了片刻的工夫，眼睛凝视

着轮廓显得愈来愈大的马车。随后，他把目光投向快要隐没在大山后面的太阳；然后，他又望着天空飘浮的云彩，它们瞬息间由棕色化作了火一样的红色。他后退几步，关上窗子，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步，从他的步子看，很像是一名匆匆过客。

第二十一章

老婆子赶忙领了主人的旨意，以他的名义去发号施令。在那个寨堡里，无论是谁用这个名字传达命令，人人都会诚惶诚恐地去执行，因为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有谁胆敢盗用大寨主的名义。老婆子赶到了恶夜酒家，比马车早到了片刻。看见马车走了过来，老婆子从轿子下来，给车夫做了一个手势，要他把车停住。她走到车门前，向探出脑袋来的尼比奥低声传达了主人的命令。

马车停住的时候，露琪亚受到了摇撼，从昏睡中醒了过来。她觉得血液又重新流动起来，她睁开了眼睛，张大了嘴，紧张地张望。尼比奥退缩回去，老婆子把尖尖的下巴伸进车门，打量着露琪亚，说道：

“下来吧，我的姑娘。你跟我一起走，可怜的人儿。跟我走吧，我领受了命令，要好生对待你，安慰你。”

听到女人的声音，露琪亚心里觉得略略轻松了一些，打起了一点儿精神。但这仅仅持续了一瞬间，她随即又坠入更加惶乱的恐惧。

“您是谁？”她用惊惧的眼光盯视着老婆子的脸孔，声音颤抖地问道。

“走吧，跟我一起走，可怜的小妞儿。”老婆子不停歇地重复。

尼比奥从老婆子异乎寻常地柔和的话语和声音中，明白了主人的用心，乘机用好言好语劝告被他们劫持的女子顺从老婆子。但露琪亚仍旧向车外张望，虽然这陌生而荒凉的地方，以及那几条汉子的严密监视，使她不敢相信会有人来救她，她还是想张开嘴巴呼救；但她瞧见尼比奥做了一个要拿起毛巾的眼色，顿时把喊声咽了下去，浑身哆嗦，身子蜷曲着。她被牢牢地按住，送进了轿子。老婆子随即也钻进了轿子。尼比奥吩咐两名同伙随着轿子走，自己则急速上山，好听从主人的安排。

“您是谁？”露琪亚望着眼前这张陌生而丑陋的脸孔，惶悚不安地问道，“为什么我要跟你们在一起？我这是在哪儿？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我带你去见一位会好心对待你的人，”老婆子回答，“去见一位有权有势的……谁要是领受到他的善心，那真是太福气了！这是你的幸运。你别害怕，你该快乐起来，因为他是叫我来安慰你的。你会这样告诉他，我是怎样安慰了你，是吗？”

“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想要我干什么？我不是他的奴仆。您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让我走，告诉他们，让我走，把我送到随便什么教堂去。喔，您是一位女人，看在圣母马利亚的份上……”

老婆子小时候曾经怀着敬重的心情，常常提及这个神圣而美妙的名字，后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就再也没有提起它，也没有听见别人说到它；此刻，这可悲的女人乍一听到这个名字，在她的心里发生了一种朦胧的、奇怪的、迟钝的作用，仿佛一个自幼失明的盲人，在老年的时候忽然重新勾起了对光明的记忆。

无名氏这时正站在寨堡的门口，朝山下望去。他瞧见那顶轿子就像方才那马车一样，一步一步缓慢地向山上移动，在轿子

的前面，尼比奥急速奔跑着，逐渐拉开了同轿子的距离。尼比奥到了山上，主人示意他紧紧追随，带着他走进了寨堡的一间屋子。

“事情怎么样?”主人止住脚步，问道。

“一切顺利。”尼比奥深深鞠了一躬，回答道，“通风报信很及时，那女子也来得很巧，周围没有一个人，只是喊了一声，但谁也没有出来管闲事，车夫很能干，马儿也是上好的，一路上没有遇见任何人。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说实话，我倒更乐意领受命令用枪从背后打死她，免得听见她乞求，看见她的面容。”

“什么？什么？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一路上，一路上……她让我觉得太可怜了。”

“可怜！你懂得什么可怜？你知道什么是可怜?”

“我从来没有像这一回懂得这么清楚。可怜这玩意儿很有点儿像恐惧，如果谁被它俘虏了，那就不再是一个男子汉了。”

“我倒要听你说说，那女子怎样打动了你，让你觉得太可怜了。”

“啊，高贵的老爷！那一路上……呜咽哭泣，苦苦哀求，眼睛里射出特别的光芒，脸色苍白得像个死人，然后又继续呜咽哭泣，苦苦哀求，说着那样叫人同情的话……”

无名氏心中暗暗思忖，“我可不想把这姑娘留在寨堡里。我真是头禽兽，竟去干这样的勾当；可我已经许诺了，我已经许诺了。也许她远远地离开了我……”于是，他抬起头来，向尼比奥下达命令：

“你且把可怜搁在一边，骑上马，带一名伙计，带两名也行，

如果愿意，火速赶往堂罗德里戈的府邸，这地方你知道，告诉他，请他马上……马上派人……否则……”

忽然，他的内心深处发出又一个“不”的声音，比最初的一个“不”更加坚定有力，改变了他的主意。

“不！”他果断地说道，几乎像是那内心深处的神秘声音向他自己下达命令，“不，你现在去歇息，明天早晨……我会告诉你该干什么！”

“敢情她是有魔鬼附身，”他独自一人留了下来，直挺挺站着，双手交叉在胸前，眼光发呆，望着地板上的某一块地方，月光透过高高的窗子射了进来，在地板上映照出一个凄凉苍白的方块，窗玻璃的细小方格和窗外铁棂的淡淡投影，使这方块看起来好像是一张棋盘。“或许是魔鬼，或许……是什么天使庇护着她……竟然连尼比奥也起了怜悯之心！明天早上，明天一早，就打发她离开这儿；让她听天由命吧，从此再也不要提起她，”他继续默默思量，他的心情很像是对一个倔强的孩子发号施令，而且明明知道这孩子不会顺从他，“从此再也不要为她费心。也不必让堂罗德里戈那畜生来这儿，用表示感谢的甜言蜜语来打扰我。是的……我不想再听到别人谈起她。我给他帮忙，因为……因为我作了许诺；而我作了许诺，因为……这是我的命运。但是我倒要他为我这次的行动好好地报答一番。让我想一想……”

他冥思苦想，希望能想出什么棘手的事情，要求堂罗德里戈去办理，作为一种回报，或者，几乎是一种惩罚。可是，他方才听到的一席话又涌进了他的头脑，唉，竟然连尼比奥也起了怜悯之心！“她怎么会有如此的能耐？”他心中忽然起了一个念头。“我要见见她……啊，不！……对，我要见见她。”

他从这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找到了楼梯，摸黑登上楼

去，走到老婆子住的那间屋子门口，用脚踢了踢房门。

“谁?”

“开门。”

听到这一声吆喝，老婆子连跳了三步；随即响起了卸下门闩的声音，房门打开了。无名氏站在门槛上，向房间里扫视了一遍，只见桌子上放着一盏小小的油灯，透过昏暗的灯光，他看见在离房门最远的一个角落里，露琪亚全身蜷缩地坐在地上。

“你这可恶的女人，谁让你像扔破烂似的把这姑娘扔在墙角。”他怒气冲冲地对老婆子说。

“她自己愿意坐在那儿，”老婆子谦卑地回答，“我想尽了一切法子来安慰她，她也能证明这一点的，可是没有任何效果。”

“你站起来，”无名氏走近露琪亚，说道。

露琪亚听到有人打门，看见老婆子开门让一名男子进来，又听到此人的谈话，在她恐惧的心灵中又增添了新的恐惧，她越发紧紧地蜷缩自己的身子，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孔，除了全身剧烈的颤抖，身子也不能挪动一下。

“你站起来，因为我不想伤害你……相反，我能够为你做点好事，”大寨主重复说道……“你站起来!”他因为露琪亚不理会他连续两次的发话而大动肝火，不禁咆哮起来。

露琪亚因受了这一惊吓而打起精神，她立即屈起双膝，跪在地上；她双手合十仿佛是面对着一尊神像，抬起头来仰望着无名氏，马上又低垂双眼，说道：

“我在这儿，您杀死我吧。”

“我已经对你说了，我不想伤害你。”无名氏又以温和的声音回答，用心地察看着她的深受悲伤和恐惧困扰的脸容。

“你放宽心，你放宽心，”老婆子说道，“老爷已经亲自对你说

了,他不会伤害你……"

"为什么,"露琪亚继续说道,她的声音因惶恐而打颤,但同时又可感觉到她的声音里混和着某种断然的绝望和愤怒,"为什么让我蒙受这地狱般的痛苦?我作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儿?"

"莫非他们虐待了你?告诉我……"

"嘿,虐待?他们采用阴谋和暴力劫持我!这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劫持我?为什么我落到了这个地方?我这是在什么地方?我只是一个穷苦的人,我作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儿?看在上帝的份上……"

"上帝,上帝,"无名氏打断她的话,"开口闭口都说上帝,那些无力保护自己,软弱无能的人,总是把这个上帝抬出来。好像他们认识上帝似的。你方才这么说是什么用意呢?是想让我……"他没有说出最后一个字眼。

"啊,上帝!是什么用意!我一个卑下的女子,除了请求您对我发慈悲,能有什么用意?只要做好事,上帝会宽恕千百种罪恶的!您让我走吧,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走吧!谁让一个柔弱的女子遭受如此的痛苦,临死的时候,必定不会有好的结局。啊,您是有权发号施令的人,请您吩咐一声,让他们放我走!他们用武力把我劫持到这里。您可以派这位妇人送我回到……回到我母亲住的地方。啊,圣母!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为了上帝的爱,我的母亲!或许她就离这儿不远……我瞧见了家乡的青山!为什么您要让我蒙受这份苦楚?您把我送到随便哪一座教堂吧。我会一辈子都为您祈祷。您只消说一句话,这有什么为难的呢?啊!您瞧!我瞧出来了,您已经起了慈悲之心;您只消说一句话,请您发话吧。只要做好事,上帝会宽恕千百种罪恶的!"

"唉,她为什么不是那些把我驱逐出境的狗东西的女儿!"无名氏默默想道,"她为什么不是那些要置我于死地的混账东西的女儿!那我现在就可以从她的苦苦哀求中获得快活,而实际情形却是……"

"求求您,别抛弃行善的念头!"露琪亚充满激情地继续恳求,她因为看到这个强权人物的神色和举止中透露出某种犹豫不决而增添了勇气,"如果您不肯为我行这样的慈悲,上帝定然会赐给我的;我若死了,对于我来说,一切就都了结了,而您!或许有朝一日您也会……不,不,我会永远向上帝祷告,保佑您免除一切灾祸。您只消说一句话,这有什么为难的呢?如果您遭受了我现在受的这些苦楚……"

"好吧,你打起精神,"无名氏打断她的话,用老婆子深为吃惊的异常温和的语气说道,"我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吗?我用强力胁迫你了吗?"

"噢,没有!我看得出来,您有一副慈善的心肠,并且同情一个可怜的女子。如果您想要威胁我,您能够比任何别的人更让我恐惧,甚至能够让我去死;可相反,您……让我多少觉得了宽慰。上帝会为此报答您。求您行行慈悲,做一件善事吧,把我放了吧,把我放了吧。"

"明天早晨……"

"啊,求您现在就放了我,马上……"

"听我说,明天早晨我再来看你。好吧,你现在打起精神,好生休息。你该吃点东西了。过一会儿有人给你送来。"

"不,不,如果有谁闯进来,我马上去死,我马上去死。让您把我送到教堂去……上帝会因这每一步而回报您。"

"我会派一个女人把饭给你送来。"无名氏说道。话刚开出

口，连他自己都觉得，他怎么会想出这样的权宜之计，怎么会想出这样的法子来安抚那姑娘。

"你，"他马上向老婆子转过身去，吩咐道，"要劝她好生吃饭，让她睡在这张床上，如果她愿意让你陪伴的话；要不，你可以在地上睡一夜。记住我的话，多安慰她，想办法让她高兴。当心，可不要让她埋怨你！"

说罢，他大步朝门口走去。露琪亚站起身来，想要让他留步，继续向他恳求，可是他已走掉了。

"啊，可怜的我！快把门关上，快关上。"她听见了上门闩的声音，又回到原先的墙角，全身蜷缩，伤心地抽泣起来，"可怜的我！现在我该向谁祈求？我如今在哪儿？告诉我，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那跟我谈话的老爷是谁？"

"是谁，哼？他是谁，哼？你想要我告诉你，是吗？你等着我来告诉你吧。只因为他表示要保护你，你倒翘起尾巴来，让我为你倒霉。你自个儿去问他吧。我若是这也遂了你的心意，那我可没有福气听到你能够听到的好言好语。我是个老婆子，我是个老婆子。这些讨厌的小妞们，哭啊，笑啊，做出一副媚态，什么事情都是她们有理似的。"老婆子从牙齿缝里吐出嘟嘟囔囔的声音。但当她看到露琪亚悲伤地哭泣的时候，她想起了主人的威严的命令，于是向蜷缩在角落里的可怜的露琪亚弯下身子，用亲切的声音继续说道，"得了，我没有对你说什么恶意的话，你高兴起来吧。你也别向我打听我没法回答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你的情绪应当好起来。啊，你要知道，有多少人会高兴得要命，如果老爷对他们谈话，能像对你谈话那样！你快活起来吧，马上就有人给你送饭来了。从他对你谈话的态度来看，我看得出来……恐怕是一顿上好的饭菜。吃完饭你就上床……我希望，你能留

一小块地方给我。"她的声音里流露出难以遏止的愤愤不平。

"我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就让我呆在这儿。你别靠近我，也不要离开这儿！"

"得了，别这样，别这样。"老婆子说道，她转身往后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从那儿瞥了可怜的姑娘儿眼，目光中混和着惶恐和恼怒；然后她又瞧瞧自己的床铺，因为自己或许整整一夜不能在床上安睡而怨恨不已，嘴里喃喃地诅咒着寒冷的天气。但她一想到晚餐又兴奋起来，心中暗暗希望自己也能分享这顿美味。露琪亚并不觉得寒冷，也不觉得饥饿，她浑浑噩噩，除了朦胧的痛苦和恐惧，再也没有别的知觉，就像一个高烧的病人梦幻中的景象。

露琪亚听见了敲门的声音，不由得浑身打哆嗦，她抬起恐慌的脸孔，大声喊道：

"谁？谁在敲门？谁也不要进来！"

"没什么，没什么；这是好消息，"老婆子说道，"马尔塔送饭来了。"

"把门关上，把门关上！"露琪亚嚷道。

"行，马上就关，马上就关，"老婆子回答，从马尔塔手里接过了饭篮子，马上把她打发走，关上门，把饭篮子放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上，随即反复请露琪亚来享用丰盛的晚餐。她说了许多她以为最能打动人的话，来刺激露琪亚的胃口，对饭菜的精美赞不绝口：

"如此美味的饭菜，像我们这样的人若是尝了几口，那一辈子也忘记不了！这酒是老爷和朋友聚会时喝的……若是有哪位朋友突然登门拜访……他们想快快活活地痛饮！嗯，是的。"但她发现，所有这些诱人的言语全然没有产生效果。"这是你自己

不愿意，明天你可不能对老爷说，我没有尽力宽慰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吃点吧。这儿还留下挺丰盛的，等你想通了，愿意听从老爷的吩咐了，就过来享用。”

老婆子说罢，狼吞虎咽吃起来。等到吃得饱饱的，她这才站起身来，走到墙角落，朝露琪亚弯下身去，又请她去吃饭，以便吃完后上床休息。

“不，不，我什么也不需要，”露琪亚昏昏沉沉的，用柔弱的声音回答。然后，她的态度显得更加坚定，说道，“门关上了吗？门可闩紧了？”她的目光在房间里巡视了一遍，站起身来，两手向前伸着，满腹狐疑地朝门口走去。

老婆子急忙跑到她的前面，伸手抓住门闩，摇晃了几下，说道：

“你听见了吗？瞧见了吗？门可是闩得紧紧的？现在你如意了吧？”

“噢，如意！我在这儿会如意！”露琪亚说道，重新回到她的墙角落去。“但是上帝会知道我在这儿！”

“上床睡觉去吧，你像条狗一样蜷缩在角落里，究竟想要做什么呢？谁曾见过，一个人可以舒服地享受，却偏要去吃苦头？”

“不，不，你让我在这儿呆着。”

“那是你自个儿愿意这样的。得了，我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你，我睡在床的最外边；为了你，我才受这份苦。如果你想睡觉，你知道该怎么办。你可要记住，我已经劝告你许多次了。”她一面说一面连衣服也不脱就钻进被子，房间里顿时寂静无声。

露琪亚犹如一个线团，纹丝不动地呆在那儿，两个膝盖弯曲着，双肘搁在膝盖上，脸孔埋在两只手心里。她既没有入睡，又说不上清醒，而是万千朦朦胧胧的思绪、幻觉和恐惧急速地在脑

子里闪现和交替。忽儿，她的意识显得异常清晰，很清楚地回想起那一天她亲自看见的和遭遇的种种恐怖的事情，痛楚地思考着眼下她不幸陷入的黑暗而令人可畏的境地；忽儿，她的思想又坠入更加黑暗的深渊，她同那些由恐慌和惶惧而幻化出来的形形色色的幽灵苦苦搏斗。有好一阵子，她就沉浸在这种不安的焦虑之中；最后，她是如此的疲劳和沮丧，便舒展开麻木的四肢，躺了下来，或者说沉沉地倒在地板上，这种几乎是真正的熟睡持续了不多一会儿。

忽然，仿佛听到内心深处发出的一声呼唤。露琪亚蓦然惊醒了，她觉得自己必须完完全全清醒过来，重新集中自己的全部思想，弄清楚如今自己身在何处，她是为了什么缘故和怎样来到这儿的。房间里有一种声音响个不停，她侧耳细听，原来是老婆子缓慢而吃力的鼾声。她赶紧睁开双眼，看见一缕衰弱的光亮，忽明忽暗，这是那盏快要熄灭的烛灯，忽儿发出颤动的微光，忽儿又悠悠地暗淡下去，这很像是海岸边涨落起伏的浪花。那烛光投射到房间里的东西上，还没有来得及把它们的形状和颜色清楚地映照出来，便急促地退缩了；于是，举目望去，见到的便只是一个个昏眩迷蒙的怪影。但是，她的头脑里很快又重新显现了今天所获得的种种印象，帮助她清晰地分辨她觉得模糊的东西。可怜的姑娘完全清醒了，她明白自己身陷囹圄，这令人万分恐惧的一天里的种种回忆，对于未来的怅惘惶乱，霎时间一起袭上心头。经历无数惊慌不安之后而得到的歇息，她方才短暂地置身其间的安然与平和，又使她产生了新的恐惧，她满怀凄怆，不由得萌生出一死了之的愿望。

不过，就在那一瞬间，露琪亚想到她至少还可以祈祷，伴随着这一念头，她的一颗心突然被希望的光芒照亮了。她重新拿

起念珠，开始默默念诵玫瑰经；随着她的颤抖的嘴唇间念出祈祷文，她的心灵也愈来愈体验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信念，突然，另一个思想在她的脑子里闪现，如果她在如此悲痛失望的时刻，能够作出某种富有牺牲精神的奉献，那她的祈祷将更能够被接受，也更能够获得允诺。她用心回想，现在，或者说从前，她最最心爱的是什么，因为此刻，除了恐惧，她的心中体验不到任何别的情感，除了解脱，她的心中感觉不到任何别的需要。她想到了她最最心爱的人，立即决定把他作为牺牲的对象。

露琪亚起身跪在地上，双手在胸前合十，念珠从她的手里悬垂下来，她仰起头来，凝望着上空，说道：

"啊，至圣的圣母！我曾经许多次祈求您的保佑，您也许多次赐予我安慰！您曾经蒙受无数的苦难，您如今又享有最高贵的荣耀，您为受苦受难的大众行了无数的奇迹。我祈求您，圣母！救我脱离这个危险，求您救我平安回到我母亲身边。啊，圣母，我向您起誓，我将终生保持童贞，永远摒弃我那可怜的人，除了您，我将永远不再属于任何人。"

说完这些誓言，她低下了头，把念珠挂在脖子上，仿佛是要把它作为献身的象征，同时又是护身的法宝，是她方才决心投身的捍卫信念斗争的武器。她重新坐到地上，她的内心深处涌起了一股安宁的感觉，一种愈加深沉的信仰。她想起了那个陌生的权势者重复说的"明天早晨"，在她听来，这句话里好像隐含着释放她的允诺。她的感官由于经受了如此痛苦的煎熬而极度疲惫，在受到这些思想的安抚之后而逐渐归于平静。将近黎明的时候，露琪亚嘴里还念叨着她的救世主，但圣母的名字只说了一半，她终于进入了沉沉的睡梦。

可是，在这座寨堡里，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想安然进入梦乡，

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他离开露琪亚以后，或者说他几乎是从露琪亚那儿逃脱以后，便吩咐给她送去晚餐，又按照惯例巡视了寨堡的几处要害部位；但露琪亚鲜活的形象始终在他的眼前，她的言语始终萦绕在他的耳际，他怒气冲冲而又急急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把房门锁上，仿佛是为着逃避敌人的攻击而躲藏到战壕里去似的。他又怒气冲冲地脱掉衣服，上床睡觉。可露琪亚的形象越发顽强地追踪着他，此刻好像是冲着他说："你必定无法入睡。"

"这是怎样的娘儿们的好奇心，竟驱使我去看望她？"他暗自想道，"尼比奥这狗东西说得对，人不再像是人了，对，人不再像是人了！而我呢？……我也不再像是人了吗？那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魔鬼附到了我的身上？这是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在此之前，我岂是没有见过女人们苦苦哀求的场面？有的时候，束手无策的男人们也会低三下四地祈求。真是见鬼了！莫非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女人们的哀声啼哭？"

此时，他毫不费力地在脑海里追寻往日的情景，记忆马上向他展现了不止一个的例子，无论是别人怎样的乞求和哀诉，都没有能够打动他的铁石心肠，动摇不了他实行自己的计划的决心。可是，回忆这些事例，并没有重新赋予他如今业已丧失的、而完成眼下这任务又必须具备的坚毅果断，也没有消除他的心里涌动着的令人烦恼不已的怜悯；相反，却在他的心里滋生出一种说不清楚的混和着愤怒追悔的恐惧。于是，他不禁觉得，重新去回想露琪亚的形象反倒使他获得一种轻松，尽管他原是鼓足勇气来对付它的。"她是一个活生生的造物，"他想道，"如今在这儿；我来的正是时候。我可以对她说：你回去吧，高高兴兴地回去吧。我能够看到她不再愁眉苦脸，并且对她说：请宽恕我吧……

宽恕我？我请求宽恕？向一名女子请求？我！啊，你瞧！如果我说的一句话，这样的一句话，能够对我有所裨益，足以驱除附在我身上的恶魔，我心甘情愿说这样一句话。唉！我觉得，我会这么说的。我已经落到怎样的地步！我不再像是人了！得了！"他愤愤地在床上翻了一个身，这床似乎变得硬梆梆的，身上的毛毯也显得异常的沉重，"得了！这样愚蠢的念头，也曾经不止一次在我的头脑里出现过。这一回，也会过去的。"

为了打消这个念头，他用心寻找一件要紧的事情，或者平常能令他全身心地投入的事情，但是他一件也找不到。他恍若觉着一切都改变了。以往能强烈地刺激他的愿望的东西，如今变得于他索然无味。激情，犹如一头突然受到一个黑影的惊吓而难以驾驭的骏马，再也不愿前进一步。他又想起已经着手但还没有完成的计划，但这丝毫不能激发他去实施的热心，他也不因遭遇困难而心生恼怒，相反，他感觉到了一种惆怅，几乎是为自己已经走出的几步而感到惊恐。对于他来说，时间全然是一片空白，毫无目标，毫无作为，毫无愿望，仅仅充斥难以容忍的回忆；所有的时光，都如同已经逝去的光阴，显得那样迟缓，那样沉重。在他的幻想中，他手下的所有伙计列队排在他的面前，但是他从中找不出一个人，能够接受他的委派，去执行他认为重要的任务。相反，当他想起又要见到他们，又要跟他们厮混，他不禁觉得这是难以承受的重负，是令人厌恶和累赘的事情。如果他要为明天安排一项任务，一件可行的事情，那他只能想到，明天，他要让那可怜的女子重新获得自由。

"我要释放她，是的，明天一大早，我就上她那儿去，对她说：你走吧，你走吧。我要派人护送她……那我向堂罗德里戈作的许诺呢？我答应承担的义务怎么办呢？还有堂罗德里戈？……

这堂罗德里戈是何等人?”

无名氏现时的情形,很像是一个人突然受到上司的出乎意料和令人难堪的盘问,他想立即回答他自己,或者说回答那个崭新的他提出的诘问;那个新我顷刻之间迅速成长,似乎作为对旧我的审判者赫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于是努力寻找,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他竟在别人提出请求之前,只是为了效劳别人,便已许诺要对一个毫不相识的、可怜的女子进行迫害,让这个于他无怨无仇的女子遭受那么多的痛苦。然而,他不只无法找出当时他觉得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的动机,他甚至几乎无法向自己解释,他怎么会堕落到那个地步。他当时的愿望,或者说他的决定,只是他的心灵顺从旧日的、习以为常的思想而在瞬息间发生的,只是他此前所做过的千百件事情的延续。这位痛苦地审问自我的人,仅仅为了明白这一次行为的原因,却沉浸在对自己一生的审查中。他追究往事,从这一年上溯到另一年,从这一件事反省另一件事,从这一桩血案想到另一桩血案,从这一次的罪恶反思另一次的罪恶;这一件件,一桩桩,再现于如今正自新与自觉的心灵,摆脱了那些曾经引发他去作孽的思想;这一件件,一桩桩,以令人惊骇的奇形怪状,再现于他的眼前,而当时他的那些思想阻碍他去察觉这可怕的情景。这一切,全是他的所作所为;这一切,就是他。想到这里,他不禁惊恐起来,而每一件往事的浮现,都加重和扩散了他的惊恐,以致惊恐最终化为绝望。

他愤愤然地翻身坐在床上,又愤愤然地把手伸向靠床的墙上,抓到一支手枪,把它摘下,把它对准……就在他要结束那不堪忍受的生命的瞬间,他的思想突然被一种恐惧和一种沮丧所震慑,这恐惧和不安不仅无法驱除,而且在他的生命了结之后继续前进的时光里,仍然将活跃着。他毛骨悚然地想象,自己的僵

硬的畸形的尸体，将受那些苟延于人世的更加卑鄙的小人摆布；明天，寨堡里将笼罩着一片惶惶不安，一切都将翻个底朝天；而他，失去了生命，无声无息，不知道会被人抛弃到什么地方。他设想在寨堡周围的村子，甚至在很远的地方，人们将怎样对他议论纷纷，他的冤家仇敌将如何弹冠相庆。还有眼下那黑暗，那沉寂，使他在死亡中看到了某种更加悲惨可怖的东西，他觉得，他宁愿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之间，义无反顾地投入大河，永远销声匿迹。

他完全陷入了这种苦苦折磨自己的思考，他的拇指神经质地上下扳动手枪的机括。这时，他的脑子里又闪现了另一个想法。"如果我小时候就听人说的、至今人们仍然经常谈论的那来世的生活，好像是真实可信的事儿；但是，如果它其实并不存在，而只是神甫们凭空捏造的谎话，那我该怎么办呢？我何必去死？我这样行事又有什么价值？有什么价值？我岂不是疯了……可如果那来世的生活确有其事……"

如此的迟疑不决，如此的严重的危机，使他陷进了异常黑暗、异常深沉的绝望，即使是死亡，也无法摆脱这种绝望。他任手枪从手中脱落，用双手揪住自己的头发，牙齿格格作响，浑身颤抖不止。忽然，几个钟点以前他反复听到的一句话，又闪现在他的记忆里："只要做好事，上帝会宽恕千百种罪恶的。"但是，这些话全然不像当初说的时候那样带着谦卑的祈求，而是饱含着一种权威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回响，并且透出一种遥远的希望。在那一刻，他体验到了内心的宽松。他的双手从太阳穴上放下来，他以非常虔诚的姿态，在心中凝视着对他说这番话的女子。在他的眼里，她已不再是他的女囚，不是凄苦的哀求者，而是布施慈悲和慰藉的使者。他焦灼不安地等待着黎明，这样他可以

快快地去释放她，再一次从她的嘴里聆听到慰藉和充满生气的话语。他甚至设想亲自护送她到她母亲那儿。

"那末，以后呢？明天其余的时间我该做什么呢？后天我该怎么办呢？大后天又该怎么办呢？还有，那漫漫长夜呢？再过十二个钟点，又将是黑夜！啊，黑夜！不，不，这该死的黑夜！"他默默地想着，又坠入了空虚，面对令人难堪的未来的空虚。他徒劳地寻找打发时间，消磨白天与黑夜的办法。他提示自己抛弃寨堡，远走高飞，去一个谁也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姓名的地方；可是，他又觉得，不管他去往何处，他必定永远是带着自己。他忽儿心中又萌生了一种阴暗的希望，重新焕发往日的勇气，继续按从前的意愿行事，而方才的所思所想只不过是短暂的梦呓；他忽儿又害怕黎明的到来，因为他将让手下的人看到他竟变得如此颓废；他忽儿又盼望黎明早早降临，这样也好让曙光照亮他的思想。

天将破晓的时候，也就是露琪亚入睡之后不多一会儿，他正呆呆地坐在床上，忽然听到一阵说不清楚是什么的声浪直送入他的耳朵，这声音中含着一股同样说不清楚的欢乐。他侧耳细听，分辨出这是远处的节日钟声；过了片刻工夫，他听到了山谷的回声，这回声不时软绵绵地重复着钟鸣，并且同它相应合。过了不多时儿，他听到另一下更近的节日的钟声；随后，又是另一声钟鸣。

"这是什么欢庆活动？他们有什么好事值得如此欢乐？"他从犹如针毡的床上跳下来，半披着衣服，跑到窗口，用力推开窗子，向远处望去。周围的山峦，多半笼罩在雾霭之中，天空飘游着一簇簇灰白色的云；在渐渐地愈来愈清明的曙色中，可以看到山谷尽头的大路上，人们快活地往前走着，还不时有人从家里走

出来。所有的人都朝着一个方向，朝着寨堡右侧的山谷出口走去，所有的人都身穿节日的盛装，显露出异乎寻常的快活。

“莫非他们都魔鬼附身了么？在这可诅咒的地方有什么可快活的？这帮狗东西都上哪儿去？”

他唤来睡在隔壁房间的一个亲信，吩咐他去查明，这熙熙攘攘的人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亲信和他一样不知底细，但回答说他立即去查问清楚。

大寨主仍然倚窗站着，全神贯注地观看这人流的景观。人群中有男人、妇女，还有孩子，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或独自一人；有人追上走在前面的人，就和他结伴而行；有人刚走出家门，就和他遇见的第一个人同行；他们亲切地走着，仿佛是朋友们一起去作一次预定的旅行。他们的举止清楚地显示，他们的心情都是同样的急切和同样的欢欣；那声声钟鸣，或远或近，既不显得和谐，但也并非不协调，好像是表明众人的那些举止的意思，代表着众人的那些无法传到他耳朵里的言语。他久久地望着，心中涌起了一种超乎好奇心的强烈愿望，他急切地想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竟在这形形色色的众人身上焕发出了如此一致的欢乐的激情。

第二十二章

过了片刻工夫，亲信回来禀报说，米兰的大主教，菲德里戈·博罗梅奥红衣主教昨天到了，而且要在这儿停留一天；红衣主教大人光临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附近的各个村子，人人都想去拜见这位大人物；那四处敲响的钟声，不只是向众人播送这个消息，更是表达人们的欢乐心情。

无名氏仍然是独自一人，继续注视着山谷里的情景，但显得愈发心事重重。“一切都为了这个人！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的热情洋溢，如此的兴高采烈，只是为了去见这个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看来都有一个折磨自己的魔鬼附身，可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遭受魔鬼的折磨，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个人会有怎样的能耐，竟能让这么多的人兴高采烈？他兴许要随意施舍几个小钱……可那么多人自然不会全是去乞求施舍的。兴许他还会用手在空中比划几下，再讲几句训导的话……唉，他讲的话如果能安慰我就好了！如果……那为什么我不去呢？为什么不去呢？……我要去，我也要去；我想跟他谈谈，面对面地跟他谈谈。我对他说些什么呢？哦，那件事……我还是先听听这个人会讲些什么吧！”

他就这样心慌意乱地打定了主意，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身

着一件颇具几分军人模样的外衣，捡起了掉在床上的手枪，把它插在腰带一侧，从墙壁的钉子上摘下另一支手枪，插在腰带的另一侧，又把一柄匕首也插在腰带里，然后从墙上取下一杆和他一样令人生畏的马枪，把它斜背在肩上。他拿起帽子走出房间，直奔露琪亚所在的那间屋子。他把马枪放在靠近房门的角落里，一面叫喊，一面敲门。老婆子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跑过来开门。

大寨主走进房间，用目光在屋子里巡视了一遍，看见露琪亚安静地蜷缩在角落里。

"她睡着了?"他轻声地问老婆子，"就睡在那儿? 我是这么吩咐你的吗，你这个恶女人!"

"我想尽了各种办法，"老婆子回答，"可她说什么都不肯吃饭，也不肯过来……"

"让她安安稳稳地睡觉吧。注意别去打扰她，等她醒来的时候……玛尔塔会在前面的屋子里听候差遣；她需要什么东西，你就差玛尔塔去取。等她醒来的时候……你告诉她，我……主人暂时离开了这儿，很快就回来……不管她有什么要求，主人都可以满足她。"

老婆子怔怔地站在那儿，心里暗想："她莫非是什么公主不成?"

大寨主走了出去，拿起了马枪，打发马尔塔去那儿听候差遣，并派他遇见的第一个强人去守护屋子，除了马尔塔，谁也不得进入那屋子；随后，他离开寨堡，急匆匆地朝谷底跑去。佚名作者的手稿没有说明，从寨堡到红衣主教所停留的村子有多远，但是从我们将要叙述的事实来看，它的距离不至于超过一次较长的散步。当然，单从山谷居民和更偏远地区的村民蜂拥来到

这儿，很难对此作出判断，因为当时的书卷记载，一些人是从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赶来拜见菲德里戈红衣主教的。

那些山上的强人遇见大寨主都毕恭毕敬地站住，仿佛是等待他下达指令，或者是听候他的吩咐，带他们去干什么事情。他们从他的神情和回答他们鞠躬时的眼色中，一时间都揣摸不出他的心思。

他走到路上，行人们看见他没有带一名随从，都暗暗惊讶。但他们恭敬地脱帽行礼，赶忙躲闪到一边让路的时候，仍然习惯地让出足够他的随从行走的空间。他走近村子，看见许多人围聚在那儿。他的名字飞快地在人群中传播开来，众人给他让开一条路。他走近一个人，向他打听红衣主教在什么地方。

“在教区神甫家里。”那人回答，深深鞠了一躬，向他指点了去处。

大寨主按照那人的指点，来到一所庭院，里面聚集着许多神甫，都把惊奇和狐疑的目光投到他身上。他看见前面有一扇打开的门，通向一个小客厅，那里也聚集着许多神甫。他摘下马枪，把它靠在院子的角落里。他走进了小客厅，那儿的神甫们也用惊奇和狐疑的眼光打量着他，纷纷窃窃私语，传播着这个人的名字，然后是一片沉寂。他转过身子，向一名神甫询问，红衣主教在哪儿，他想跟主教谈话。

“我是刚来的外乡人。”被询问的神甫回答。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呼喊当地教堂一位举十字架的神甫。

那名神甫站在小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正悄声地对自己的同伴说：

“是他，那个臭名昭著的家伙！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当心点儿！”

不过，当他在全场的鸦雀无声中听到同伴的呼喊，他不得不走过去。他向无名氏鞠了一躬，听他想要说什么；一双游动着好奇和不安的眼睛，注视着他的脸色，但随即又低垂目光，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工夫，然后开口说道，或者说，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不晓得，红衣主教大人……此刻……是不是在……是……能不能……好吧，我去看看。"

他很不情愿地走进红衣主教所在的邻近的屋子，去禀报这个消息。

在我们的故事进展到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不暂停片刻工夫，正像旅行者，在荒蛮崎岖的道路上长途跋涉以后，饱经风霜，艰难竭蹶，他止住脚步，在一棵大树的绿荫之下，找一片青翠的草地，靠着清澈明亮的泉水，美美地休憩少许时光。现在我们就遇到这样一位人物，无论是什么时候，只要回忆起他的名字，我们的心中就会涌起一种崇高的敬意，一种欣悦的激动。而今，在经历了如此众多的令人痛楚的场面，目睹了如此众多的令人憎恶的邪恶之后，这种情感便愈发强烈了。因此，绝对需要花费些许笔墨，来介绍这位人物。谁个不打算细听这番叙述，而急于知道故事的进展，不妨跳过这一段，径直进入下一章。

菲德里戈·博罗梅奥一五六四年出生，他对于任何时代来说都属于那种凤毛麟角的人物。他把自己非凡的才华，豪富的家赀，优越的特权，矢志不移的意志，全部奉献给了对善的追求与行使。他的一生犹如从悬崖峭壁流泻而下的一湾澄碧晶莹的溪水，汩汩地流经迥然相异的田地，曲折萦回，永不停歇，永不浑浊，最后依然是保持澄碧晶莹的本色，汇人浩浩长河。

他生活在华丽安逸的环境里，但他从孩提时即铭记关于献身与谦逊的准则，关于骄奢淫逸是空虚，傲岸自负是罪孽，关于

真正的高贵与真正的善行的教导。这些教导与准则，不管人们是真心实意地还是口是心非地接受，都作为宗教的最基本的教导，代代相传。我想特别说明，他是异常严肃地对待和接受这些准则与教导的，他认真领略它们，认识到它们是千真万确的。他发现，其他相对立的准则与教导，纵然也以同样的自信、有时甚至是通过同样的嘴巴，代代相传，但它们绝对是名不符实的。于是他把那些千真万确的东西确定为自己的思想与行动的规范。他确信，生活不能命定地成为大众的枷锁，一小撮人的欢乐；生活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是奉献，每一个人都应对此有着清醒的意识。他从小就开始思考，怎样努力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成为有益的和健康的。

一五八〇年，他毅然决定献身宗教事业，从当时声誉斐然并被百姓称为圣者的堂兄卡尔洛手里接过了教袍。不久之后，他进入卡尔洛·博罗梅奥在帕维亚城设立并至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神学校。在那儿，他除了孜孜不倦地履行全部规定的职责，还志愿承担另外两项义务，向那些愚昧者和流浪者灌输天主教教义，走访、服务、安慰和帮助病者。他利用在当地赢得的威信，吸引他的同事们也来投入这样的工作。在做每一件正当的、有益的事情的时候，他的优秀品格都驱使他义无反顾地走在最前列，即使他当时的社会地位仍然是低下的。后来当他的地位能够为他带来种种好处的时候，他不只无意去追求，而且想尽种种法子去回避这些好处。他的饮食与其说是简单的，毋宁说是寒碜的；他的衣着与其说是朴实的，毋宁说是陈旧的。他的整个生活水平与方式，都是遵循这样的原则。他从来不曾想过要改变这一切，尽管至亲好友纷纷抱怨，甚至责难，他这样行事贬损了家族的声望。

他还不得不同教导他的人进行另一场斗争，那些人悄悄地，或者出其不意地，设法给他配置一些家具摆设，把他同众人区分开来，让他显示出贵族的气派。兴许，他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会欣然接受这一切；兴许，他们受过分的奴性所驱动，这种奴性能够在别人的辉煌中满足自己的虚荣；兴许，他们属于那种谨小慎微的人，无论是对美德，还是恶行，统统都心怀疑虑，他们始终宣扬，完美存在于中庸，他们把中庸规范为自己达到的目标，并在中庸之中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菲德里戈不仅不为这些努力所动心，而且责备这样做的人；这一切，都发生在他的青少年时期。

毫不奇怪，卡尔洛·博罗梅奥红衣主教在世的时候，少年和后来的青年菲德里戈，面对这位年长自己二十六岁，如此生动体现着严谨、庄重的品格和圣德的前辈，竭力把他的思想和行动奉为自己的楷模；对于这位圣人的权威，如果需要的话，每时每刻都自有众多的人来表达他们虔诚、热情的敬意。不过，更加重要的事实是，红衣主教去世以后，谁也不曾发现，那时年方二十的菲德里戈，缺乏一位导师和监护者。他的智慧、学识和仁爱精神，他享有的愈来愈高的声誉，他同不止一位有影响的红衣主教的亲戚关系和密切联系，他的家庭的威望，他本人的名字——卡尔洛·博罗梅奥在思想中几乎把它同圣德和卓越联系在一起，这一切，都应当也足以把他推上崇高的宗教职位，并预示着他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可是，他心中却坚信不疑，任何一个真诚的基督徒，至少在口头上都不能否认这样一点，一个人只有始终为他人服务，才有资格担任高位，而他恰恰害怕就任高位，于是想方设法回避；这自然不是由于要逃避为他人服务的缘故，因为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奉献一生；而是由于他觉得自己不配也难以胜任

如此崇高和危险的职务。因此,当一五九五年教皇克雷门特八世提名他为米兰大主教时,他显得异常激动不安,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后来只是无法违抗教皇的圣谕,他才让步了。

这样谦逊的表现,可以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当然,做起来并不困难,或许也并不罕见;而要做出一副虚伪的谦逊样子,实在不需要特别的心计,但无论如何,嘲弄这样的谦逊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轻浮可笑的。不过,谦逊难道会因此而不再是美德和智慧的真实表现吗?生活是语言的试金石,表现那种美德和智慧的语言,虽然也常常挂在世上所有的骗子手和玩世不恭者的嘴里,但只要它们引导和伴随着毫不利己和自我牺牲的生活,那就将永远是美好的。

菲德里戈就任大主教以后,生活方式显得与众不同,仍旧不为自己谋取财富和花费时间,拒绝对自己的任何照顾,除非出于特殊的必要。正如众人所说,他认为教会的收入乃是穷苦人的财产。从我们将要叙述的种种事实,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实践这一规定。他要求向他提出报告,用于他个人和他的仆从们的开销,究竟需要多大的数目;手下人向他禀报,需要六百金币,他立即吩咐,这笔数目每年从他个人的财产中划入教会的金库;他以为,像他这样家财富裕的人,绝对不能用教会的收入来供养自己。他自觉地过着如此刻苦的节俭的生活,以致他的衣服不到穿破的程度,是不会更换一件新衣服的。正如他同时代的作家们指出,他不只生活简朴,而且酷爱整洁,这两个生活习惯在那个污浊和奢靡的时代真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同样的缘故,为了他的俭朴的伙食不致有丝毫的浪费,他把每顿饭剩余的食物送给济贫院;按照他的吩咐,每天都有济贫院的一个穷人来到他的餐厅,搜集剩余的食物。如果不是非

德里戈以他的过人胆略和宏伟气魄，以巨大的投人，让一座巍峨的安布洛乔图书馆拔地而起，那么，他的那些规矩很可能引发一种误解，认定他只具备渺小的、狭隘的和令人厌恶的美德，只具备陷于细枝末节、难有大手笔的贫乏的才智。为了丰富这座图书馆的藏书和手稿，他除了不吝自己的心血和金钱，获取了许多书籍，他还派遣他可能物色到的几名有着渊博才识和丰富经验的学者，分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佛兰德、希腊、黎巴嫩和耶路撒冷，去采集书卷。这样，他使安布洛乔图书馆拥有了三万册图书和一万四千卷手稿。他在图书馆里设立了一座书院，聘请了九位博学多才之士，由他出资终生供养，后来由于入不敷出，被迫压缩到二人。这些学者从事不同学科的研究，如神学、历史、文学、古代宗教、东方语言，每人必须就从事研究的学科发表若干论著。作为图书馆的配套机构，他建立了由他命名的“三语学院”，专事研究希腊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创办了一所学校，学生在这儿接受各种学科和语言的培训，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教授它们；开设了一爿专门出版希伯来语、迦勒底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阿尔美尼亚语书籍的印刷所，一座陈列绘画和雕塑作品的画廊，一所培养绘画、雕塑和建筑人才的艺术学校。就画廊和艺术学校而言，他很容易物色到现成的师资；而对于其他的机构而言，我们已经看到，他作了怎样的努力去搜集图书和手稿；当然，制做那些东方语言的铅字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语言当时在欧洲的传播远不及今天这样广泛，而遴选这方面的人才，又远比制做那些铅字困难得多。

只消举出这样一个事实，书院的九位学者中，八位是他从神学院的青年学生中挑选来的，这就足以说明，他对那时的学术水平和学者名不符实的声誉，是颇为不满的。他的这种评价，看来

同后人的见解也是一致的，因为后人已完全遗忘了这两者。而从他给图书馆制定的使用与管理规则，可以看出他对图书馆长久效益的关注，这种关注不只就其本身而言是完美的，而且就很多方面而言是高明的和周到的，远远超越了当时流行的观念和习惯。他规定图书馆人员要同欧洲各位博学之士建立联系，以便从他们那儿了解各门学科的现状，国外出版的各类优秀图书的信息，以便及时购买；他制定参考书目，向学者们推荐他们没有读过、但可能有益的著作。他还责令图书馆向所有的人，不管他是本市市民还是外来者，提供按照自己的需要利用图书的方便与时间。

这样用心的安排，对于今天的每一个人来说，那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了，因为它完全同建立图书馆的宗旨相吻合。而当时的情况却是另一种样子。有个名叫彼尔保罗·博斯卡的人，曾在非德里戈去世以后担任这座图书馆管理员，他撰写的一部有关安布洛乔图书馆历史的著作（作品用当时流行的优美的文体写成），很清楚地叙述了这样一个不寻常和特点。在这座由个人建造，几乎完全依靠他资助的图书馆里，书籍是向公众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借阅，还向读者提供座位、纸张、羽笔和墨水，便于他摘录他觉得有用的文字。而在意大利任何著名的图书馆里，书籍都是不开放的，统统放在书柜里，只在图书管理员特别照顾，认为可以让读者翻阅片刻的时候，才会从书柜中取出来；至于给读者提供研究的方便，他们压根儿就不曾想过。这样，丰富这些图书馆的藏书，即意味着把图书束之高阁，不让它们被公众所利用，这很像是那种从前有过、至今仍然存在的使土地贫瘠的耕作方式。

不必询问，博罗梅奥如此热中公共文化事业，获得了怎样的

效益。最简单的办法,按照通常的做法,莫过于用两句话来表示,或者说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或者说一事无成;如果一定要尽可能地去追问,去解释,究竟哪一种结果才是真实的,那将是一件吃力不讨好、价值不大和不合时宜的事情。试想提出这样设想的人,是多么高尚、多么理智、多么热忱和多么执著地从事人的完善,而且他是以如此的魄力,在那样愚昧、那样怠情、对任何文化事业都是那样敌视的环境中,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也就是说,他是在种种偏见的包围之中,诸如"这能带来什么好处呢?""难道没有别的事情需要考虑了吗?""多新鲜的念头!""这难道还不够吗?"以及类似的诘问中,实践着自己的理想;这些偏见之多,肯定超过他投入这些事业的资金的数目——十万零五千金币,绝大部分系他个人的财产。

倘使这样的人堪称豪放坦荡的大善人,那么,他是否曾对一些急需要周济的人提供过资助,似乎就没有必要去知道了,或许,还有人以为,他在文化事业方面的全部投入,乃是最适宜和最有效的布施。但菲德里戈把这种所谓的布施视为自己头等的义务;在这方面,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他是言行一致的。他的一生,其实就是始终如一的扶危济困。关于那场大饥荒,我们已经作了描写,随后还将对他的一些行为略作表述,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他是怎样把自己的智慧和高尚融入自己的乐善好施之中的。他的传记作者们曾记叙了许多感人的事迹,说明他的这一品格,我们不妨在这里援引其中的一例。

有一次,他得知一名贵族施展诡计和蛮横的手段,逼迫自己的女儿去当修女,而他的女儿更向往匹配良缘;于是,他把那父亲请来,从他嘴中得知,他的蛮横态度的真实原因是他囊中羞涩,缺少他认为让女儿体面地出嫁必需的四千金币。菲德里戈

当即拿出四千金币，作为那贵族的女儿的陪嫁。或许有人会觉得这种做法深思熟虑不足，慷慨大度有余，过于迁就那个爱好虚荣者的愚蠢的怪念头，这四千金币尽可以用于上百件别的善举。对此我们无意进行反驳，只是期望能够更多地看到这种推到极致的美德，这种美德全然不受那个时代占据主流地位的观念的羁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导观念)，全然无视于当时的潮流，而在这里，美德使人做出高尚的举动，捐助四千金币，不让一个姑娘去当修女。

菲德里戈宏大的仁爱胸怀，不只表现于慷慨大度上，而且在他的一切举止行为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他为人平和，所有人都很容易同他交往；他确信，他尤其应当以亲切的笑容，真挚的热忱，去同那些被称为下层人的百姓接近；要知道，这些人一生一世都很难受到这种礼遇。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避免地同那些主张 ne quid nimis① 的贵族们发生冲突，那些人想让他在任何事情上都循规蹈矩，不要超出限度。

有一次，菲德里戈走访一个山区的穷乡僻壤，他同一些穷苦孩子交谈，在询问他们有关的情况，对他们进行指导的时候，他充满爱意地抚摸了他们。于是，一名贵族警告他说，他别对这些孩子过于亲昵，因为他们是特别肮脏和令人恶心的一群。此人还假定，菲德里戈本人缺乏足够的觉悟来发现这样的问题，或者说，他缺乏足够的才智，来为自己寻找巧妙地转弯子的办法。这就是在一定的时间、环境的条件下，那些身居高位者的不幸；很少有人来指出他们的不足，但又不乏竭力赞美他们优点的人。不过，善良的大主教不无愤慨地回答说：

---

① 拉丁语：什么都不要过分。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也许他们再也见不到我了，难道你们不愿意我拥抱他们么?”

不过，他是很少上火的，他深受人们赞赏的温和文雅的谈吐，沉稳平静的举止，也许是他的不寻常的气质的体现，是他不断地制约自己活跃、热烈的性格的结果。如果有的时候他对手下僧侣们的态度显得严峻，甚至粗暴，那肯定是他发觉了他们贪得无厌、玩忽职守，或者其他同他们的高尚使命水火不相容的过失。对于一切可能同他的个人利益或者他的尘世荣誉相关的东西，他都显得无动于衷，既不会心绪激动，熙熙而乐，也不会心神迷乱，问心有愧。倘使在他的心灵中这些情感激荡不起任何波澜，那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倘使它们又确实萦绕于他的心中，那就愈加让人感佩不已。他多次参加红衣主教秘密选举教皇的会议，但他从来不曾去追求那个令雄心勃勃者无限向往、令正直无私者深感责任过于沉重的高位。有一次，一位声望颇高的同事，代表自己和自己的一派(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字眼，但当时就是这么使用的)，提名他为教皇候选人，菲德里戈以如此严峻的方式予以拒绝，以致那人撤回了自己的提议，另作他议。这种虚怀若谷，这种对权力的厌恶，同样表现在生活的种种普普通通的事情上。他兢兢业业、不知疲倦地去做着教育和管理工作，他认为这是他的义务，并且始终回避介入别人的事务；他甚至在别人提出请求时也千方百计予以谢绝，这种谦逊和节制，在像菲德里戈这样的善的虔诚使者身上，是很不寻常的。

如果我们愿意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以浓厚的兴趣去逐一了解他的品格上的不同凡响之处，那就会很自然地发现许多表面看来似乎相互对立的、很难共存的特点。不过，我们自然也不会忽略那壮美的生活的另一鲜明的特点：他终日忙碌于领导、教

育、接见、旅行、演说、巡视教区、宗教仪式等种种活动，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研习学问，他投入的精力足以同一个职业的学者相媲美。事实上，菲德里戈享有的同时代人的赞美之词不胜悉数，其中就有饱学之士的称号。

但是，毋庸讳言，他以坚定的信念和刚毅的努力，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今天，几乎任何人都会认为，这些观点与其说是缺少充分根据的，毋宁说是颇为古怪的；这也是我要对那些非常希望认定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人讲的。有人打算在这方面为他辩护，可以援引一般公认的解释，说那些更多地是时代的谬误，而不是个人的失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解释，如果是源于对事实的细致探究，那么，可能会具有某种意义，或者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像通常那样盲目和肤浅地进行解释，那就会失去任何意义。我们无意用简单化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问题，也无意使我们的叙述显得冗长，因此，我们不打算再予展开；只消顺便提上这样的一句就足够了：对于这样一位从整体上说如此令人感佩的人物，我们不想把他说成纯洁无瑕的完人，给人留下我们似乎要为他写悼词似的印象。

但愿我们的读者莫要以为是对他们的不敬，如果我们假设，有的读者会发问，这位智慧过人、博学广识的人物可曾留下什么著作。他真可说是著作等身！他留下了大小近百部作品，包括拉丁语、意大利语的书卷和手稿，有关伦理、历史、古代宗教和世俗史、文学、艺术和其他方面的论文。

“这是怎么回事呢？”有的读者或许会说，“如此众多的作品竟然被遗忘了，至少说鲜为人知，很少被人研究。他如此才华横溢，如此勤勉治学，如此阅历丰富，如此深思熟虑，对善与美如此满腔热忱，如此心地纯洁，他还具备其他种种造就伟大作家必需

的优秀品质，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使他这一百部著作中哪怕有一部能流芳百世，并且让那些不完全赞同他的人也承认它是杰作，让那些并不阅读这些作品的人哪怕知道其中一部的书名，这又是为什么？这一切为何不足以使他在我们这些后辈心目中赢得文学声誉?"

提出这样的问题，毫无疑义，是合乎情理的，也是饶有兴趣的，因为只要对许多普通的事情加以考察，便可找到这一现象的根源，从而可以解释其他类似的事情。但是，谈论那些根源又将是一种累赘，而且这若是不符合你们的口味呢？如果让你们嗤之以鼻呢？这么说来，最好还是不再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位人物，而是言归正传，继续叙述我们的故事，在无名作者的带领下，去看看他的所作所为。

第二十三章

红衣主教菲德里戈平素有个习惯，一有闲暇时间，就阅读书卷；此刻，他利用等待去教堂做祷告的空闲，正在读书，那个举十字架的教堂神甫脸色难看地走了进来。

“尊贵的主教大人，有个奇怪的不速之客要拜访您，奇怪极了！”

“谁？”红衣主教问道。

“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教堂神甫郑重其事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我们无法告诉读者的名字，接着说道，“他亲自在外面等着，坚持要求同主教大人见面。”

“是他！”红衣主教合上书卷，从座位上站起身来，面有喜色地说道，“请他进来！ 请他快进来！”

“可是……”教堂神甫并不动弹，说道，“主教大人想必知道他是何许人，他是个强盗头子，臭名昭著的……”

“这岂不是一位主教的幸运嘛，倘若这样一个人竟生出登门拜访主教的愿望？”

“可是……”神甫坚守自己的立场，“有些事情我们不便于多谈，因为主教大人说那些都是夸大其词，不过，面对眼前这件事，我觉得，我觉得有责任……热忱常常招来仇敌，主教大人。我们

确切地知道，不止一个歹徒总口吐狂言，说迟早有一天……”

“他们干了些什么呢？”红衣主教打断他的话。

“我是说，此人不只为自己，而且为别人干下无数的罪恶勾当，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他同那些最丧心病狂的强人都有往来，说不定他是被派来……”

“哎呀，这成了什么规矩，”菲德里戈微微一笑，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士兵竟然要劝将军临阵脱逃？”然后，以严肃和沉思的神色继续说道，“我的老兄卡尔洛圣人若是在世，他可不会去同人讨论是否该接见这样一位人物，他恐怕会去登门拜访此人了。请他马上进来，他在外面已经等得太久了。”

神甫一面朝门外走去，一面心中想道：“真没有什么法子，所有这些圣人都是死心眼儿。”

他推开了门，走进了聚集着无名氏和众神甫的小客厅；他瞧见神甫都围拢在一边，偷偷地打量着那个独自呆在角落里的不速之客，互相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朝着客人走去，同时尽可能地打眼梢瞟着对方，暗暗思量，他的衣服里可暗藏着什么凶器，在引导他去见主教大人以前，至少应当对他……但是神甫不敢擅作主张。他走到大寨主身边，说道：

“主教大人恭候阁下。请跟我一同去。”

神甫在前面领路，小客厅里聚集的人群立即闪出一条路来；他向左右两边都投去一瞥，那目光仿佛是说：你们说我该怎么办？难道你们不知道，主教大人从来是自行其是的吗？

无名氏被领进屋里，菲德里戈立即脸上显出亲切而又安详的神色，张开了双臂，好像欢迎一位久已期盼的人似的。他向神甫使了眼色，要他退出房间，神甫当即遵命。

约莫有片刻的工夫，红衣主教和无名氏都默默地站在那儿，

心里各自体味着不同的感觉。无名氏与其说是怀着一种明确的意念，毋宁说是受着一种难以表述的冲动的驱使才来到这儿的。此刻，他好像也是被迫站在那儿，内心深处涌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痛楚的情感，一方面是一种模糊的意愿和希望，为自己心灵蒙受的凄苦的折磨，寻求解脱；另一方面是一种恼恨的羞愧感，他仿佛一个悔过的罪人，仿佛一个低贱的可怜虫，前来忏悔自己的罪孽，向一个陌生人乞求宽恕。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也几乎不去思量要说什么。然而，当他抬起眼睛注视着红衣主教的脸容时，忽然感觉到一种强烈而又温柔的、充满尊敬的感情，愈来愈渗透到他的全身；这种情感增强了他的信赖，抑制了他的怒气，他不仅没有摆出骄矜傲慢的架子，反而收敛了倨傲的劲儿，使他陷入了沉默。

菲德里戈的仪容具有一种轩昂的气度，和善可亲的魅力。他的举止自然得体，几乎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威严，岁月丝毫没有使他弯腰曲背，也没有把他变得意慵心懒；他的眼睛透着坚毅，炯炯有神，他的前额饱含着安详和睿智，而节欲、思辨和苦行造成了他的一头银发和苍白的面容，也意味着一种童贞的健美。他的面容的全部特征都表明他年轻的时候曾是相貌英俊的。他的虔诚而仁慈的思想，漫长而宁静的内心生活，对人们的博爱精神，不可言喻的希望带来的持久的欣悦，几乎赋予了他老年的潇洒风度，而他身着的紫红色的教袍所特有的纯朴的华美，更凸现了他的这种风采。

红衣主教也凝眸注视着无名氏的脸容，约莫有片刻的工夫；他的目光具有一种穿透力，惯于透过外表来捕捉别人的思想。他从对方阴郁、不安的神情中发现了某种迹象，它似乎同他刚听到无名氏登门拜访的消息时所萌生的希望愈来愈符合。于是，

他精神焕发地说道：

“啊，这是多么珍贵的会见！您如此友善地大驾光临，我该怎样感谢才好，您尽管责备我吧！”

“责备！”无名氏惊奇地喊了起来，但是他已经被这样的言语和态度所打动，他心里很高兴，红衣主教打破了坚冰，首先开始了谈话。

“是的，我应当受到责备，”红衣主教继续说道，“因为我竟然让您先来看望我，很久以来，有许多次，我曾经想登门拜访您。”

“拜访我，您！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您知道吗？他们把我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您吗？”

“我深感欣慰，是的，这从我的外表上也显露了出来。您想，若是遇到一个毫不相干的客人来访，我会有这样的心情么？是您让我体验到了欣慰。说实在的，我早就应当去拜访您；至少说，我曾经如此爱怜过您，为了您，我曾经一掬悲哀之泪水，我也曾经深深地祈祷；我爱我所有的信徒儿女，全身心地爱他们，但您是他们之中我最企盼接待和拥抱的一位，倘若我能抱这样的希望的话。不过，只有上帝知道如何创造奇迹，并补救他的可怜的奴仆们的软弱和迟疑。”

无名氏听到这样一番热情似火的言语，觉得它们同他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的话竟是如此的合拍，他深受感动，但又呆呆地发愣，站在那儿一声不吭。

“您说呢？”红衣主教愈加动情地继续说，“您有一桩好事情要告诉我，是吗？这是我久已企盼的了。”

“一桩好事情，我？我的心正蒙受着地狱般的痛苦；我告诉您一桩好事情？请您告诉我，如果您知道的话，您能从我这样的人的身上企盼什么呢？”

“上帝已经触动了您的心，要指引您归随于他。”红衣主教安详地回答。

“上帝！上帝！上帝！如果我能亲眼看见他！如果我能亲耳听见他！这位上帝在哪儿呢？”

“您这是问我么？您？还有谁能够比您更靠近上帝的呢？您的心灵难道没有感受到，上帝正在逼迫您，激动您，不给您片刻的安宁，同时，上帝又在吸引您，赋予您一种安宁和慰藉的希望，这种慰藉将是无比充实、无穷无尽的，只要您一旦承认上帝，向上帝敞开心扉，向上帝虔诚地祈求。”

“啊，是的，我分明觉得在我的心里有一种力量在逼迫我，在咬噬我！但是上帝！如果这就是上帝，如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上帝，那你们将怎样对待我呢？”

他用悲观失望的声音喊出了这句话，但菲德里戈以庄重的声调，仿佛出自平静的启示，继续说道：

“上帝将怎样对待您？上帝会把您造就成什么？这是他的权力和仁爱的标帜；他要从您身上获得荣耀，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奉献给他的。许久以来，全天下的人都在向您发出愤怒的呐喊，千万个声音都在诅咒您的所作所为……”

无名氏听到了这一番不寻常的话，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一时间惊呆了，使他更加震惊的是他竟丝毫没有觉得愤怒，而是几乎感到了一种轻松。

“能向上帝奉献怎样的荣耀呢？”菲德里戈接着说道，“这千万个声音，是出于恐惧，出于受屈辱，这些声音，或许也是出于正义，但这是一种如此温和的、如此合乎情理的正义！或许，也有些声音，很遗憾，是出于对您的邪恶的权势的嫉妒，对您的至今仍应受到责备的狂妄自大的嫉妒。不过，一旦您挺身而出，自己

来谴责您的生活，来批判您自己，天哪！这样您也就把荣耀奉献给了上帝！您问上帝会把您造就成什么？上帝今后要从您身上获得什么？我这个卑微的人，能够告诉您什么呢？当上帝用爱、希望和悔罪来点燃您的心灵的火焰，他能够用您的刚强的意志力和坚毅的恒心来造就什么呢？您是谁，您这个可怜的人？想一想吧，您可以谋划和实践那些惊天动地的邪恶行径，难道上帝就不能让您发生行善的愿望与行动？上帝会怎样对待您呢？他会宽恕您么？他会拯救您吗？在您身上完成救赎的行动？这些岂不是只有上帝才能做的最为崇高的事情！啊，请您好生想一想吧！连我这个卑微的人，我这个可怜的人，也如此充满自信；为了您的拯救，我如今饱受折磨，为了您的拯救，我甘心情愿(上帝可以作为见证)奉献我的余生。啊，请您好生想一想吧！上帝的仁爱是怎样的博大，我具备的一点仁爱诚然如此不完善，但却是他的恩赐，是如此的充满活力；上帝指示我并激励我去忘我地爱您，那上帝又该怎样爱您和关怀您呢？”

随着这一字字一句句从红衣主教的嘴里说出来，他的面容，他的目光，他的一切举动，都显露出这些言语的涵义。一直听他说话的无名氏的面容，也改变成慌乱、扭曲的样子，由起初的震惊、凝注，转化为深深的激动，淡化了阴郁的情绪。他的一双眼睛，打孩提时就不知道什么是眼泪，此刻也红肿起来；当红衣主教刚讲完这番话，他便用双手捂住面孔，哭得哽咽难言，好像这是他作的最后的，最清楚的答复。

“伟大而慈善的上帝！”菲德里戈高举双手，仰起头来，兴奋地欢呼，“我这个无用的奴仆，怠惰的牧人，做了什么好事，您竟召唤我来分享这恩泽的美宴，使我有幸目睹这如此令人欣悦的奇迹！”说罢，他伸出手来，要去握无名氏的手。

“不!”无名氏喊道,“不! 请您远远地离开我,别玷污了您的纯洁的、行善的手。您并不清楚地知道您要握的这只手曾经犯下怎样的罪孽。”

“您让我握住,”菲德里戈充满爱意而又用力地握住他的手说,“这只手以后将会补赎许多犯下的过失,将会施行许多善事,将会扶助许多悲苦的人,这只手将不诉诸任何武器,和平地、谦卑地伸向许多敌人。”

“这过奖了,”无名氏一面抽泣,一面说道,“您就别再为我耽误时间了,主教大人,您就留下我独自一人吧! 有数不清的人在等待您;多少善良的灵魂,多少无辜的百姓,多少来自远处的黎民,盼望着哪怕有一次机会能够见到您,能够聆听您的谈话,您却在这里,跟怎样的一个人在谈话!”

“我们且留下那九十九头羔羊吧,”红衣主教回答道,“它们如今都平安地呆在山上,而眼下我更乐意同那只迷途的羔羊在一起。那些善良的人们现在或许比见到我这可怜的神甫更快活。或许,在您身上创造了仁爱的奇迹的上帝,已经把喜悦传播给他们,虽然他们还不明白这喜悦的根源。这些百姓或许已经不知不觉地同我们有了精神上的默契;或许,圣灵已经在他心中激起了对您的朦胧的爱的感情,启示他们为您祈祷,用仁慈之心对待您,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这都是为了您。”

他这么说完,就展开双臂,抱住无名氏的脖颈。无名氏试着要挣脱,但抵抗了片刻工夫之后,终于被这慈爱的热情所征服了。他也展开双臂,紧紧拥抱红衣主教,把他的因激动而变形和颤抖的面孔,伏在主教的肩上。他的两行热泪簌簌地滴落在菲德里戈纯洁的紫红色的教袍上,而红衣主教一双洁白的手热切地抚摸着无名氏的身躯,抚摸着平常总是暗藏着为非作歹的凶

器的外衣。

无名氏从拥抱中抽出身来，又用手捂住眼睛，抬起头来，百感交集地说道：

“伟大的上帝！至善的上帝！如今我已经认识了自己，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所做的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我已经憎恶我自己。可是！……我如今体验到了轻松，体验到了喜悦，是的，在我可怕的一生中从未体验过一种喜悦！”

“这是上帝恩赐给您的体味，”菲德里戈说道，“上帝要引导您去伺奉他，鼓励您毫不迟疑地走进新生活，这种新生活一旦开始，往日的许多事情您将要摒弃，往日的许多过失您将要补赎，往日的行为您将要为之流下追悔的眼泪。”

“啊，我这个可怜的人！”无名氏呼喊道，“有多少……多少事情，除了痛哭追悔之外，我再也无能为力了！但是，我至少还有一件刚刚开始的事情，我还能让它半途而废，这件事情我能够立即中断、摒弃和补救它。”

菲德里戈全神贯注听着，无名氏简要地叙述了对露琪亚的暴力劫持，这个可怜的女子经受的恐惧和痛苦，她如何苦苦哀求，这哀求在他内心激起的纷扰不安，而且，她现今还囚禁在寨堡中……他一面叙述，叙述时那种深恶痛绝的口气比我们所用的还要强烈。

“啊，切不可再耽误时间！”菲德里戈大声说道，流露出因怜悯和热忱而显得忧虑的神情。“您有福了！这是上帝宽恕您的证据！上帝要您去拯救您本要毁灭的人。愿上帝祝福您！上帝已经祝福您了！您可知道，这不幸蒙难的女子是何方人氏？”

无名氏说出了露琪亚家乡的名字。

“那地方离这儿不远，”红衣主教接着说，“谢天谢地，很可能……”他一面说，一面快步走到一张小桌子前，摇了摇一只小铃。

那个举十字架的神甫立即慌慌张张地走进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量无名氏，只见那人的面容已经改变，一双眼睛因为哭泣而发红，他又瞧瞧红衣主教，在平素保持的庄重神态之下，他察觉到红衣主教面色中透出一种严肃的兴奋，一种几乎急切的热情，他不由心中为之一震，张开了嘴，发愣地站在那儿。但红衣主教及时把他从这种迷糊状态中唤醒过来，问他今天来的神甫当中，可有某某乡的堂区神甫。

“有，主教大人。”那神甫回答。

“唤他马上进来，”菲德里戈吩咐，“本堂神甫也一起来。”

那神甫走出屋子，来到神甫们聚集的小客厅。所有人的目光都向他投来，而他依然张着嘴巴，脸上仍然显露出惊愕迷茫的神色。他举起双手，在空中挥舞，说道：

“诸位！诸位！真是上帝创造的变化。”他站在那儿片刻的工夫，竟一时说不出别的话来。随后，他又以抑制不住的激动的声音宣布，“尊贵的红衣主教大人召见本堂神甫和某某乡堂区神甫。”

本堂神甫应声走到前面来，与此同时，从人群中传来一个声音：

“是面见我吗？”这个“我”字拖得很长，充满了莫名的惊奇。

“您不是某某乡的堂区神甫吗？”

“正是，不过……”

“尊贵的主教大人召见您。”

“我？”仍然是那个声音问道，这声音流露出清楚的意思：怎

么会召我进去？但这一回，随着这声音走出一人来，他正是堂安保迪奥。他拖着蹒跚的步子，一脸的惊诧和疑虑的神情。

那神甫用手向他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跟我走吧，别再耽误时间了。他在那两人前面带路，朝红衣主教那间屋子走去，推开了门，引导他们走了进去。

红衣主教放开了无名氏的手，这时他们已经就应当采取的行动商量停当。他向旁边走了几步，招手请本堂神甫过来。红衣主教把这件事简略地告诉了本堂神甫，问他能不能马上找到一个良家妇女，愿意坐轿子去寨堡接回露琪亚，这名妇女必须心地善良，聪明机伶，能够承担得起这样一项如此不寻常的任务，举止得体，会用最恰当的言语安抚和鼓励这可怜的女子，由于她经历了种种的凄苦，始终处于惶恐不安之中，因此解救她的行动也许会在她的心里激起新的惊骇。本堂神甫略加沉吟，说道，他已想好了一名合适的人选，便告辞了。红衣主教又招手唤那个举十字架的神甫过来，吩咐他立即准备一乘轿子和几名轿夫，再备上两头骡子。那神甫告辞以后，红衣主教朝堂安保迪奥转过身来。

堂安保迪奥也已经走近红衣主教，为了离开那个大寨主远一点儿。他低垂目光，用眼梢一会儿瞟瞟这个人，一会儿瞟瞟那个人，心中不停地思量着，所有这急促的安排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又向红衣主教走近一步，说道：

“方才有人通知说，主教大人要召见我，但我想，这是弄错了。”

“没有弄错，”菲德里戈回答，“我有一个最新的好消息要告诉您，还要委派您担当一桩令人高兴的、非常需要温情的差事。你的教区里有位女信徒，名叫露琪亚，您可能曾以为她失踪了，

为她悲哀不已。如今她已经被人找到，就住在附近，在我这位亲密的朋友的家里。现在您和他，还有堂区神甫正在寻找的一名妇女，一起去请那位可怜的造物，并把她护送到这儿来。”

堂安保迪奥竭力掩饰这样的提议或者说吩咐给他带来的忧愁、沮丧和痛苦，他来不及放松或者改变他的脸上已经显露的表情，便深深地垂下脑袋，表示顺从，来掩盖自己的情绪。他又略略抬起头，向无名氏深深鞠了躬，他的让人怜悯的眼神中仿佛在说：我如今落在你们手里了，发发慈悲，你们对下属宽大为怀吧。

随后，红衣主教又问他，露琪亚可有什么亲属。

“在亲属中，跟她住在一起的，或者可能跟她住在一起的，只有她母亲。”堂安保迪奥回答。

“那她也在乡下的家里吗？”

“是的，主教大人。”

“既然一时难以把那可怜的姑娘送回她的老家，”非德里戈接着说道，“那末，她的最大安慰就是马上见到自己的母亲。所以，倘若在我去教堂之前，本堂神甫不能赶回来，那劳您的驾转告他，请他准备一辆大车或一匹坐骑，并派一名能干的人去寻找那女人，把她带到这儿。”

“那就派我去行吗？”堂安保迪奥问道。

“不，您不用去，我已经决定派您做另外一件事了。”红衣主教回答。

“我是说，”堂安保迪奥解释道，“我去好让那可怜的母亲放心。她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女人，需要去一个认识她、并且能够掌握她的脾气的人，免得本想给她办好事，结果倒给她添了痛苦。”

“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请您转告本堂神甫，选派一个合适

的人去；至于您，有别的事情需要您去做。"红衣主教回答。

他很想说，那不幸的姑娘在寨堡里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痛楚，对于自己的命运惟有阴森恐怖的感觉，她急切需要马上见到一个熟悉的、可靠的人。但是这个道理他无法当着第三者的面点明白。不过红衣主教觉得很奇怪，堂安保迪奥却没有听懂他的意思，而是只顾自说自话；神甫的建议和固执在他看来是如此不恰当，因此他想这其中可能别有隐情。他凝眸注视堂安保迪奥的面孔，很容易地察觉他是害怕同那个可怕的人物一起去寨堡，哪怕是停留短暂的时间。因此，他决计要驱散这怯懦的阴影，但他又不愿意当着他方才结交的朋友这个第三者的面，把堂区神甫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他个中原因。他想，最恰当的法子是直接同无名氏说几句话，即使没有这个原因，他原本也想这么做的，堂安保迪奥从他的言谈中终于会明白，此人不再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恶魔了。于是，他走到无名氏的身边，以非常自然的亲切的表情，新朋友的热忱和老相识的亲昵，说道：

"请不要以为，您今天来看望一次，我就心满意足了。您还会再来的，不是吗？同这位好心肠的朋友一起来，对吗？"

"我还会再来吗？"无名氏回答，"即便您拒不见我，那我也会像个叫花子似的，死守在您的门前。我需要同您谈话，需要聆听您的教诲，需要见到您的面容！我实在需要您！"

菲德里戈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着，说道：

"那么，请您赏光同我们共进午餐。我恭候您。现在我得去做祈祷，同黎民百姓一起感谢上帝的恩典。您此刻也可去收获上帝慈悲的最初的果实。"

堂安保迪奥见到这副情景，恰如一个胆小的孩子站在那儿，瞧着一个人神态自若地抚摸着一头狰狞可怖、血红的眼睛露出

凶光的大狼狗。他的这条猛犬向来有咬人的恶名，让人望而生畏；如今他只听得那主人说，他的这条狼犬是极温和驯良的畜生；他打量着那主人，既不去争辩，也不表示赞同；他又打量着那猛犬，既没有勇气走近它，生怕它张牙舞爪，扑上前来，把他咬得遍体鳞伤，但也不敢溜之大吉，生怕遭到别人耻笑；他只能在心里默默说道：啊，如果我在家里该多好！

红衣主教依然拉着无名氏的手，和他一起朝门口走去，同时朝跟随在后面的堂安保迪奥瞥了一眼，他瞧见那个可怜的人心情沮丧，怏怏不乐，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一副愁眉苦脸。他心中思量，这样的尴尬相，或许是因为神甫以为自己遭到了冷落的缘故，尤其是同那个臭名昭著的家伙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和如此亲切的接待相比，他似乎被撇在了一边。于是，红衣主教止住脚步，稍停片刻，面带和蔼的微笑，对堂区神甫说道：

"堂区神甫先生，你和我始终一起生活在至善的天父的家园，可是，此人……Perierat, et inventus est[1]。"

"啊，我确实很高兴！"堂安保迪奥说道，向两个人深深鞠了一躬。

红衣主教又走到前面去，轻轻推门，门外两侧分别伺候的仆人立即把门打开。这令人惊奇的一对人物出现在聚集于小客厅里的众神甫充满渴望的目光前。众人看见这一对人物的面容上洋溢着各不相同但又同样深沉的激动表情：在菲德里戈的令人敬重的脸上漾出一种充满感激之情的温柔，一种谦逊的愉快；而在无名氏的脸上则露出轻松的慰藉、新生的羞怯和内心的疚愧相混和的神情，但又不失他往日的粗野、强硬的本性。当时在场

---

[1] 拉丁语，意为这是失而复得的人。见《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24节。

的不止一位神甫，不禁想起了以赛亚的话：豺狼将与羊羔共处，牛犊和狮子一同饲养[1]。谁也没有去注意后面跟随的堂安保迪奥。

当他们走进小客厅中央的时候，红衣主教的一名助手由另一边走上前来，向他禀报说，神甫传达要办的事都已办妥，一乘轿子和两头骡子已经准备停当，只等教堂神甫物色的妇女到来。红衣主教随即吩咐说，一俟本堂神甫回来，让他马上去见堂安保迪奥，其余的一切事情全听堂安保迪奥和无名氏安排。他又再一次握住无名氏的手，同他辞别，说道：

"我恭候你。"

红衣主教转过身来，同堂安保迪奥告别之后，朝着教堂那个方向走去。神甫们簇拥着他前进，另外一些神甫排成队列紧紧跟随。只有两名即将出发的同路人留在小客厅里。

无名氏站在那儿，陷入沉思，并且急不可耐地等候着那一时刻，好去把露琪亚从痛苦和囚禁中解救出来；如今，露琪亚成了他的亲人，这和昨天的情形大不相同了。他聚精会神的脸色中显出了焦灼不安，这在堂安保迪奥充满狐疑的眼里，很可能被误解为他在酝酿着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堂安保迪奥悄悄地瞟了他一眼，很想和他友好地寒暄几句，可是他自己又寻思道：我该和他说些什么呢？我还要对他说一声"我确实很高兴"吗？我高兴什么呢？说我为您这个往日的恶魔，终于狠下一条心，要变成一个像其他人一样的正人君子而高兴？这真是动听的恭维话！唉，唉！不管怎么说，我的恭维话里不可能再有别的意思。而且，他如此突然地摇身一变，成了正人君子，谁能说得清楚是真

① 见《圣经·以赛亚书》第11章第6节。

是假！在这个世道上，出于各式各样的动机，玩弄这一类鬼把戏的例子多如牛毛！归根结蒂，我能知道些什么呢？而现在竟让我和他一起去那个寨堡！唉，这真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真正的莫名其妙！谁个今天早上能预料到这一切！哼，如果我能平安归来，我定要找佩尔佩杜娅谈谈，就是她毫无道理地硬逼着我离开我的教区，说什么附近一带地方的神甫统统都聚集到这儿来了，连那些比我还远的神甫也赶来了，说什么我不应当落后，这么说，那么说，把我逼得掉进了这个陷阱！唉，我真是个倒霉的人！可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和他敷衍几句才行。

堂安保迪奥左思右想，觉得不妨这样对他说：能同像您这样高贵的人作伴，这于我实在是意想不到的荣幸；他正要开口这么说，红衣主教的那个助手同本堂神甫一起走了进来。本堂神甫说，那名妇女已经在轿子里等候；然后向堂安保迪奥转过身来，准备从他那儿接受红衣主教的另一个指示。堂安保迪奥的思绪非常混乱，便匆匆地传达了那指示。他走到红衣主教的助手面前，对他说道：

"请您至少给我一头温顺的牲口，说实在话，因为我是个很糟糕的骑手。"

"请放心吧，"那红衣主教的助手脸含微笑，回答说，"这是主教的书记的坐骑，他是一位文质彬彬的书生。"

"那敢情好……"堂安保迪奥回答，心里依然在思量，但愿上帝保佑我……

大寨主一听到诸事准备停当，便迈开大步急忙走出去，但是走到门口，发现堂安保迪奥落在后面，便停下来等他。堂安保迪奥匆匆忙忙地赶来，脸上露出抱歉的表情，大寨主微微鞠躬，谦逊有礼地请他先走，这使那一直提心吊胆的可怜的人多

多少少有点放宽了心。可是，当他刚一跨进院子，目睹了另一件始料未及的事儿，他方才得到的少许安慰便统统消失了。他瞧见无名氏朝院子的一个角落走去，一只手拎起枪杆，另一只手抓住皮带，好像军人操练时做的熟练动作，敏捷地把马枪斜背在肩上。

“唉唷！唉唷！唉唷！”堂安保迪奥暗暗叫苦，“他要这家伙干什么？莫非这就是皈依上帝者的苦鞭和腰带①！如果他心血来潮该如何是好？唉，这倒霉的差事！这该死的差事！”

如果大寨主能够揣测到他的旅伴的头脑是起了疑神疑鬼的念头，很难说他会想出什么法子来让神甫安心，好在他没有丝毫的察觉。堂安保迪奥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出可能明确意味着不信任对方的举动。他们走到了大门口，看见那两头骡子已经备好，无名氏翻身跨上了马夫给他牵过来的一匹骡子。

“这牲口放肆吗？”堂安保迪奥一只脚已经蹬上了镫子，又缩回来落在地上，向主教的助手问道。

“您尽可放心上去，它温顺得像头绵羊。”

堂安保迪奥攥住鞍子。在主教助手的扶持下，使劲爬呀，爬呀，爬呀，终于爬上了骡背。

轿子停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在马夫的一声吆喝下，由两头骡子拉着，朝前走动了。于是，一行人跟随前进。

他们要打教堂前面经过，里面的人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而教堂广场上也拥挤着那些无法进入教堂的本地人和外乡人。这个爆炸性的新闻已经不胫而走，传入众人的耳朵。因此，当那一队

① 指中世纪自笞僧团的修道僧，常常以带刺的腰带束身，用苦鞭当众自我鞭笞，以表示忏悔罪过，皈依宗教，禁欲修行。

人马，当那个几小时以前还激起众人的恐惧和憎恨，如今又引发众人惊奇的喜悦的无名氏出现的时候，队伍里立即起了一阵骚动，一阵似乎是赞美的窃窃私语。众人纷纷争着让出一条路来，同时又竞相拥上前去，要把他看个清楚。轿子走过去了，无名氏走过去了。在洞开的教堂大门前，他脱下帽子，低下了那颗曾如此令人畏惧的脑袋，前额几乎碰上了骡子的鬃毛，千百个声音向他喊道：上帝赐福于您！堂安保迪奥也脱下了帽子，低垂脑袋，把自己的灵魂托付于天命。他听着僧侣和信徒们不停地唱着的庄严的、和谐的赞歌，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欣羡的、忧伤的柔情和一种深深的凄楚，好容易控制住自己不让眼泪掉下来。

他们离开了人群聚集的地方来到广阔的田野，大路上有时也看不到一个人影儿，堂安保迪奥的思绪笼罩了一重愈加浓重的乌云。眼下，轿夫成了他唯一能够信任的人，因为他是为红衣主教效劳的人，他自然应当有一副好心肠，而且他的外表也不像是个胆怯的人。有时也可遇上一些行人，他们甚至成群结队而来，以求瞻仰红衣主教的风采；这对于堂安保迪奥可以说是一种宽慰。但行人都匆匆走过了。他们仍旧朝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山谷走去，那儿除了这位朋友手下的强人，再也见不到别的生灵，而那又是一群怎样的强人！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同这位朋友交谈一番，既是为了更好地试探对方，也是想借此联络感情；但是他瞧见这位朋友陷入了沉思默想，也就打消了开口的愿望。于是，他只能同自个儿交谈；倘若要把这位可怜的神甫一路上的自言自语统统写出来，那足可以写出一本书来。我们在这里权且援引他的一部分独白吧。

“有道是，无论是圣人，还是恶棍，没有一个安分守己的，他们不满足于为自己的事情忙得不亦乐乎，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恨

不得拽上全世界的人和他们一起狂蹦乱跳。我什么人也不想沾边，可是那些一闲下来就发慌的家伙，却不肯放过我，硬是揪住我的头发，要把我牵进他们的事情里去。我这个人别无所求，只愿平平静静地过日子！那个疯狂的恶棍堂罗德里戈！他只消稍稍有点儿理智，完全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有福气的人，还愁缺什么呢？他家财万贯，风华正茂，受人尊敬，被人奉承。可舒舒坦坦地享福却让他厌倦，他定要给自己和别人惹出些麻烦来，他才称心如意。他本可以尽情地吃喝玩乐；不，我的先生，他一心要干世上最丧失理智、最卑鄙的、最让人愤恨的勾当，那就是玩弄女人的勾当。他本可以坐着马车升上天堂，他却偏要一瘸一拐地走向已经拥挤不堪的地狱。而这个家伙！……"堂安保迪奥望了无名氏一眼，仿佛无名氏听到了他的想法似的。"这个家伙从前以自己的败行秽迹把世界搅了个底朝天，如今他又用忏悔把世界闹得鸡犬不宁……而且还说不清楚这忏悔是真还是假。现今却要我来检验！当一个人把疯狂从娘胎里带到人世间，那他注定一生一世要制造事端。而我这一辈子为了做个规规矩矩的人，付出了多少代价？不，我的先生，他们就是喜欢四分五裂，杀戮生灵，玩弄魔鬼的把戏……啊，我真是个不幸的人！瞧，为了这忏悔，又弄得这么乌烟瘴气。如果真心诚意要忏悔，那就在自己家里，平平静静地去做好了，大可不必如此招摇过市，给别人制造这么多的麻烦。可是我们这位高贵的主教大人，却迫不及待地展开双臂，忙不迭地喊：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朋友，完全听信他说的一切，仿佛已经亲眼瞧见他创造了奇迹似的，马上作出什么决定，自己也手忙脚乱地陷进去，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按照我们的说法，这就叫做草率行事。没有得到任何起码的保证，就把一个不幸的堂区神甫交给他！这就叫拿一个人的命运

去当赌注。一位像他这样受人尊敬的主教，应当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自己属下的神甫。依我看，除了圣德，还应当有少许的冷静，少许的审慎和少许的仁爱……而如果这一切全是伪装了的诡计？谁能够洞悉这世上形形色色的人的全部底细？我是指像他这样的人。请想一想竟要我和他一起，去他的老巢！也许这儿包藏着什么鬼名堂，唉，我真是太不幸了！还是不去想这些为好。而这和露琪亚有关的行动又是怎样的一个诡计呢？敢情和堂罗德里戈有着密谋？这是一伙怎样的人啊！但真相终究会大白的。可这个人怎么把露琪亚弄到他的手里的？谁能说得清楚呢？这一切都是主教大人的秘密。他们打发我急急忙忙上路，却把我蒙在鼓里。我无意去打听别人的事情，可你要我拿着生命去冒险，我自然有知情的权利。如果他真是去领那可怜的姑娘，那就等着瞧吧！其实他完全可以自己去把她带回来。另外，如果他果真忏悔了，如果他果真成了圣人，那何必要我去呢？啊，真是一团乱麻！得了，兴许是天意如此吧，恐怕这是一桩很大的麻烦，那就耐着性子吧！我倒是为那可怜的露琪亚高兴，她该脱离危险，得救了，只有上天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头。我也很同情她，可她好像生来就是要我为她遭殃似的……至少，我要尽力看透这个人的心思，他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瞧他现在这副样子，忽而好像是行走在旷野中的圣者安东尼①，忽而好像是奥勒菲②。唉，我真是太不幸了！真是太不幸了！得了，上天有责任会帮助我的，因为并不是我自个儿心血来潮要卷入这种事情的。"

---

① 传说中的牲畜的庇护神。

② 据《圣经》记叙，奥勒菲系巴比伦王手下的大将，率军围攻迦南后，被犹太女子尤吉菲设计杀死。

此刻，在无名氏的脸孔上，可以看出他纷乱思绪的动荡起伏，犹如暴风骤雨行将来临的时刻，片片云彩在风的催动下，从太阳面前飞过；于是，忽而阳光照耀出夺目的光彩，忽而又显出一片阴冷的黑暗。菲德里戈美好的话语充溢着他的心灵，使他兴奋不已，他似乎获得了新的生命，变成充满活力的青年，他升华到了仁慈、宽恕和爱的崇高境界；随后，他又被冷酷凶残的过去沉重地压迫着，简直喘不过气来。他焦灼不安地思考着，哪些罪恶的行径还能得到补救，哪些需要当机立断，洗手不干，需要采取哪些最恰当、最可靠的办法，来快刀斩乱麻，了却过去一切的纠结，打发众多的党徒。思量这一切，委实是一件让人受到深深的震撼的事情。他忧心忡忡而迫不及待地要赶回去，这是最容易而且快要完成的一件事，因为他惦记着，那可怜的女子正在遭受着唯有上帝才知道的苦难，而他正渴望着去解脱她，因为正是他把那女子囚禁起来，才使她遭受如此的苦难。当他们来到岔路口的时候，轿夫转过身来问他，该走哪一条路，无名氏用手向他指点了路程，并且催促他急速赶路。

他们走进了山谷。可怜的堂安保迪奥这时该是怎样的惶恐！这山谷臭名远扬，他早已听别人讲述过许多关于它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故事，如今他身临其境，终于亲眼见到那些赫赫有名的、全意大利最有本事的强人，那些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和仁爱的强人。一路上，在每一个拐弯的地方，他都可以遇见一两个或两三个强人。他们毕恭毕敬地向大寨主鞠躬致敬。但是，看到他们晒得黝黑的皮肤，浓密的胡髭，凶恶的眼神，堂安保迪奥似乎听见他们说道：把那神甫结果了可好？当他沮丧的心情达到极致的时候，他禁不住暗暗对自己说：当初如果给伦佐和露琪亚成了婚也就罢了，不至于落到今日更加糟糕的地步！

这时，他们沿着山溪旁边的一条布满乱石的小路前进。在小路的那一边，是陡峭的悬崖，阴森森的，荒无人烟；在小路的这一边，是一伙豺狼似的人，他们让别人觉得任何沙漠都比这儿更可爱，连但丁幻游的地狱恶沟也不会比这里更险恶。

他们经过了"恶夜酒店"，几个强人站在门口，向大寨主请安，一双双眼睛瞟着主人的同伴和那乘轿子。他们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早晨大寨主独自一人出去，就已经显得异乎寻常，而他的回来同样异乎寻常。这是他猎获的战利品吗？他单枪匹马怎么能凯旋而归？而这乘轿子又是怎么回事？那轿夫穿的是谁家的制服？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打量着，但谁也没有动弹，因为大寨主向他们使了眼色，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他们登上了山顶。站在广场和门口的强人们纷纷退到两侧，让出一条通道。无名氏打了个手势，要他们别再动作。他催动坐骑，赶到轿子前面，示意轿夫和堂安保迪奥跟随他前进。他穿过外院，进入里院，朝一扇小门走去。一名强人急忙跑上前来，攥住镫子，要伺候主人下来，他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吩咐道：

"你站在那儿，任何人不得进来。"

无名氏跳下母骡，匆匆地把牲口拴在窗户的铁棂上，走到轿子跟前，低声对掀起了轿帘的妇人说道：

"您马上去好生安慰那姑娘，让她马上明白，她已经获得了自由，如今处在朋友们的保护之下。上帝将为这件事赐福于您。"

然后，他对轿夫做了个手势，让他把轿门打开。他又走到堂安保迪奥身边，他脸上洋溢着安详的光采和因为一件积德的善行即将大功告成而生发的巨大喜悦，这是神甫从来没有见到过

的，也从来不相信他会有的。他对堂安保迪奥说道：

“神甫先生，我不想为我给您带来的麻烦请求您的原谅；您这样做只是为了那将赐福于您的上帝，为了那可怜的女子。”

说罢，他一手抓住嚼铁，另一只手攥住镫子，帮助堂安保迪奥下来。

无名氏的面容，他的话语，他的行动，给堂安保迪奥注入了活力。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口气他一个钟点以前就憋在胸腔里，一直没有宣泄出来。他朝无名氏鞠了一躬，用非常细弱的声音说道：

“您这样认为么？可是，可是，可是……”

堂安保迪奥慌慌张张地几乎从骡背上跌落下来。无名氏把他的牲口也拴好，吩咐轿夫在原地待命，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那扇门，走了进去，并招呼堂区神甫和妇人跟着他走。他走到楼梯口，于是三个人静悄悄地登上了楼梯。

第二十四章

露琪亚刚刚恢复了知觉，在一段时间里，她痛苦地尝试着让自己完全苏醒过来，竭力把梦中浑沌的幻象同地狱般悲惨的现实情景与记忆区分开来。老婆子马上跑到她的身边，用很勉强的谦卑的声音说道：

“唉，您睡着了吗？您本应该睡到床上去，昨天夜里是我三番五次地这样劝告您。”她没有听到露琪亚的回答，就以饱含恼怒的恳求口气，继续说道：“您多少吃一点儿吧。您该放聪明点儿。唉，您的样子多难看！您必须吃点什么。另外，您知道吗，他回来会向我发火？”

“不，不，我要离开这儿，我要回到我母亲那儿去。你们的主人已经向我许诺，他说：明天早晨。他如今在什么地方？”

“老爷出门去了，他告诉我，很快就要回来，他将做您想要他做的一切。”

“他是这么说的吗？他果真是这么说的？好吧，我要回到我母亲那儿去，马上，马上就走。”

忽然，邻近的屋子里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然后听到笃笃的敲门声。老婆子跑过去，问道：

“谁呀？”

"开门!"那熟悉的声音轻轻地回答。

老婆子卸下门闩,无名氏轻轻地推开门,露出一条门缝,吩咐老婆子出来,让堂安保迪奥和那妇人进去。他随即把门关好,站在门外面,打发老婆子到寨堡里一处最远的地方去,就像他已经指令那另一个在房间外面看守的妇人走得远远的一样。

这一切动作,这短暂的等待,还有两个陌生人的露面,都在露琪亚的心头激起一阵惶恐的悸动;如果说眼下的处境已经令她难以忍受,那么,任何新的变动都会引发她新的疑虑和新的恐惧。她抬头望去,见到一名神甫和一名妇人,心中略微觉得宽慰;但定睛一看,心中顿时起了困惑:是他?也许不是他?露琪亚终于认出了堂安保迪奥,她愣愣地睁着一双眼睛,像中魔似的呆在那儿。那妇人走到她的身边,朝她弯下身子,用怜悯的目光望着她,握住她的双手,似乎是要温存地抚摸她,又像是要拉她站起身来,对她说道:

"啊,可怜的姑娘!走吧,跟我们一起走。"

"你们是谁?"露琪亚问那女人,但不等对方回答,她又转身望着堂安保迪奥,神甫站在离她两三步远的地方,脸上也流露出一副同情的样子;露琪亚重新细细地打量着他,禁不住大声喊道,"您!是您吗?堂区神甫先生?我们这是在哪儿?……啊,我这不幸的人!我快要疯了!"

"不,不,"堂安保迪奥回答,"确实是我,您打起精神来。您没有瞧见吗,我们正是来带您走的?我是您的堂区神甫,特地上这儿来的,骑着骡子……"

露琪亚仿佛瞬息间重新获得了她的全部力量,腾地站立起来。她又凝目注视着那两个人,说道:

"这么说来,是圣母派遣您二位上这儿来的?"

“我想是的。”那妇人回答。

“可我们能离开这儿吗？果真能离开这儿吗？”露琪亚低声问道，她的目光里充满了忌惮和狐疑，嘴唇因恐慌和惊愕而扭曲，不停地颤抖，“而那主人呢……那个人……已经向我许诺……”

“他也亲自来了，特意带我们一起来的，”堂安保迪奥说道，“他在外面等着。我们快走吧，别让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久等了。”

就在这时候，他们谈论的那一位推开门，出现在露琪亚的面前。片刻工夫之前，露琪亚还盼望着他，因为除了盼望他，在这个世界上她再也不抱任何别的希望；而眼下，见了熟人的面孔和听了亲切的话语之后，却无法抑制瞬息间产生的厌恶。她打了个寒战，屏住了呼吸，紧紧地偎倚着那妇人，把脸埋在她的怀里。无名氏端详着露琪亚的这副模样，这是他昨天晚上不忍目睹的，只见她的面容由于长时间的痛苦折磨和拒绝进食而愈加苍白、沮丧和憔悴，他依然站在房门口，一动也不动；看见露琪亚如此惊慌失措，他低垂下目光，又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回答露琪亚并未提出的问题，大声说道：

“确实如此，请您宽恕我！”

“他是来解救您的，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他成了一个大善人；您听见了吗，他请求您的宽恕？”那妇人在露琪亚的耳边轻声说道。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得啦，抬起头来。别耍孩子脾气，我们最好尽快走吧。”堂安保迪奥对她说道。

露琪亚抬起头来，凝望着无名氏，瞧见他低垂脑袋，神色惶惑不安，心里不免起了一种慰藉、感激与怜悯交织的情感，说道：

“啊，大人！上帝将因为您的仁慈行为而赐福于您。”

“上帝也将百倍地赐福于您，因为您的这些言语使我懂得了善。”

说罢，他便转过身去，第一个走出屋子。露琪亚此刻已完全振作起了精神，由那妇人搀着自己的胳膊，跟随无名氏走去，堂安保迪奥走在最后面。他们下了楼梯，来到通向院子的小门前面。无名氏打开了门，走到轿子跟前，掀起了轿帘，用一种几乎是羞怯的温和(这两者在他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扶着露琪亚的胳膊，帮助她，然后又帮助那妇人，都上了轿子。然后，他解开了堂安保迪奥那头骡子的缰绳，帮助他骑了上去。

“啊，不敢当！”堂安保迪奥说道，比第一次远为敏捷地跨了上去。

无名氏跨上自己的坐骑之后，一干人马就启程了。无名氏的脑袋重新抬了起来，他的目光又像从前一样，显露出威严的表情。一路上遇见的强人，从他的面孔上可以清晰地察觉出一种严肃的思索和异乎寻常的忧虑，但他们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更不可能往深处去想。在寨堡里，对这位寨主的重大转变谁也不知情，自然更没有一个人会去作这样的猜测。

那善心的妇人赶紧把轿帘拉好，亲切地握着露琪亚的手，用种种表示爱怜与祝贺的言语，和颜悦色地安慰她。眼见露琪亚不只因为遭受太多的痛楚而显得疲惫不堪，而且事情的含混和神秘也着实让可怜的姑娘无法完全体会到获救的喜悦，那妇人便向她尽可能地说明事情的原委，帮助她梳理一团乱麻似的思绪，还把他们要去的地方告诉了她。

“真的？”露琪亚问道，她知道这个地方离开她的村子很近，“啊，至圣的圣母，我感激您！啊，我的母亲！我的母亲！”

“我们会立刻派人去找她。”好心肠的妇人说道，她并不知

道，这件事情业已办妥。

“好的，好的，上帝将赐福于您……请问，您是谁？您怎么会上这儿来的？”

“我们的堂区神甫差我来的，”那妇人说道，“因为上帝打动了这位寨主的心，啊，赞美至圣的上帝！他上我们乡里来，求见正在这儿访问的红衣主教，在跟主教大人的谈话中，他忏悔了自己的种种罪过，说他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还向主教大人坦白，说他跟另一个不敬上帝的恶人合谋，劫走了一名纯洁无辜的女子，这就是您。不过神甫没有告诉我这恶人是谁。”

露琪亚抬起头来，仰望苍天。

“或许您知道这个恶人，”那妇人继续说道，“得了；再说红衣主教大人想到，这事情关系到一位年轻的女子，需要一名妇人来陪伴她，于是吩咐教堂神甫去找一个来。那堂区神甫，出于他的善心，就找到我了……”

“噢！上帝将因您的爱心而赐福于您！”

“您说什么呀，我的姑娘？堂区神甫嘱咐我，要我帮助您打起精神，设法让您马上高兴起来，并且让您明白，上帝怎样奇迹般地拯救了您……”

“啊，真是这样！这确实是奇迹，圣母一定替我求情了。”

“还有，神甫要您以一颗善良的心，宽恕给您带来苦难的人，要您为上帝给这个人施行了仁慈而感到高兴，并且为他祈祷，因为这样您不只积了功德，而且您也会觉得心里格外的轻松。”

露琪亚用目光表示了欣然同意，她的目光所蕴含的意思，同言语的回答一样清楚，而这目光里饱含的温柔则是言语所无法表达的。

“您真是一位好姑娘！”那妇人接着说道，“你们的堂区神甫

也来到了我们乡里，这一回来的神甫多极了，从四面八方赶来，那人数足可以举行四次祭礼；主教大人考虑之后，决定让他也一起来；不过，这个人其实也帮不了什么忙。我早就听说，他这个人是很不中用的；但这一回我倒领教了，他真像陷进了乱草堆的小鸡一样尴尬。"

"而这一位……"露琪亚问道，"这一位改恶从善的人是谁？"

"怎么！您不知道他是谁？"那妇人问道，随即讲出了他的名字。

"啊，仁慈的上帝！"露琪亚惊呼起来。她曾经无数次听到人们在讲述各种恶行时，无比恐惧地提到了这个名字，他在形形色色的败行劣迹中永远扮演着童话里的那个吃人妖魔的角色！而如今，露琪亚想到，她曾经落到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势力之下，被置于他的怜悯的监护之下，想到自己经受的如此令人胆战心惊的不幸，想到如此始料不及的解脱，再回想她见到的那人的面容，先是怎样的粗野，以后是怎样的激动，末了又是怎样的谦逊，于是，她像着了魔似的陷入了沉思默想，只是不时地自言自语："啊，仁慈的上帝！"

"这确实是了不得的恩慈！"那妇人说道，"差不多天底下的人都会感到莫大的轻松。只要想一想，他让多少人家破人亡；而现在，就像我们的堂区神甫所说的，……噢，您只要瞧一瞧他的面孔，他已经成了一个圣人！而且马上说到做到。"

若是说这位好心肠的妇人对于这样一件她也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的大事没有什么好奇心，不想去探听它的底细，那是不真实的。但值得称道的是，她对露琪亚怀有一种充满敬意的同情，她也多多少少感觉到赋予她的这份责任的重要和神圣，因此她丝毫不想对露琪亚提出什么轻率的、无足轻重的问题，她一路上

只是对不幸的姑娘说些表示安慰和关心的话语。

“天晓得您有多长时间没有吃东西!”

“我也记不清楚……确实有很长时间了。”

“可怜的姑娘！现在您得恢复元气。”

“是的。”露琪亚用柔弱的声音回答。

“在我的家里,感谢上帝,马上可以找到一点吃的东西。打起精神来,姑娘,一会儿就到了。”

疲惫至极的露琪亚仰靠在轿子的角落里,仿佛睡着了似的。于是,那好心的妇人就让她休息了。

对于堂安保迪奥而言,这回去的路程自然不像方才来的时候那样让人沮丧,但也说不上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在最初的恐惧消失之后,他起先曾觉得千斤重担从肩上卸掉似的轻松,但很快又有无数不愉快的感觉涌上心头;这恰似一棵大树连根拔掉之后,起先泥土裸露着,但很快又生长出无数的野草。他对一切事情都显得很敏感,无论是对于眼前的情形,还是对于未来的前途,都有很多令他心神不宁的理由。眼下,尤其是在从寨堡到谷底的山坡上,他很不习惯这种行走的方式,他觉得比方才来的时候要艰难得多。轿夫在无名氏的无声指挥下,驱赶牲口急急地奔跑,那后面的两头牲口以同样的速度紧紧跟随;到了一些陡峭的地段,可怜的堂安保迪奥,好像是被置于一根从后面抬起来的扛杆上,整个身子朝前倾斜,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他不得不紧紧抓住鞍架。不过,他不敢请求让牲口慢点儿走,相反,他倒是巴不得尽快地离开这个地方。除此之外,到了山路突然升高的地段,那骡子按照它的同类的习性,仿佛要戏弄堂安保迪奥似的,故意用蹄子踩着山路的边缘行走,堂安保迪奥看到自己的脚底下就是悬崖,他想,只消稍稍往旁边一闪,便会坠入深渊。他

心里暗暗对牲口说道：你这畜生竟也有冒险的怪毛病，而这条路分明是够宽的！于是，他用尽力气把缰绳朝里面攥着，可是无济于事。他只能像平日那样把恐惧和愤怒往肚子里咽，听凭牲口随意走着。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害怕那些强人，他也确实很清楚他们的头头的想法。

“可是，”他暗暗思忖，“如果他改邪归正的惊人消息在这儿传播开来，而我们还没有脱离此地，天晓得那伙歹徒会打什么主意！天晓得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他们兴许以为是我来传道，规劝那人忏悔自新的！哎，我真倒霉！他们定要置我于死地！”无名氏严峻的神色如今不再让他觉得反感，“这样一副严厉的面容倒也少不了，”他想道，“这样才能震慑那伙强人，这我也理解，可为什么偏偏让我落入他们这伙人当中！”

得啦，这一干人马终于走到谷底，并且离开了山谷。无名氏的额头也舒展了开来。堂安保迪奥的面色显得自然多了，他把自己的脑袋从两个肩膀当中伸出一些来，四肢活络了，身子也开始挺直了，整个人好像换了一副模样似的；他的呼吸轻松了许多，心境也比较平和了，他又开始为那些比较远的危险伤脑筋了。

“那个像野兽似的堂罗德里戈会怎么说呢？他这样碰了一鼻子灰，既破费了钱财，又遭受别人的耻笑，你瞧他怎么能吞得下这颗苦果子。现在他定要兽性发作了。他会找我算账，为的是我也卷进了这件事情。如果他当初就胆敢派遣那两个恶魔在大路上来逼迫我充当一个不体面的角色，那么，今天他会有什么事情作不出来！他当然还无法跟红衣主教大人较量，因为主教大人是位远比他显赫的大人物，他纵然并不甘心，但也不得不忍气吞声。不过，他一肚子的坏水总得找一个什么人来发泄。这

件事情究竟会怎样收场呢？重物总是朝下打击，鸿毛总是随风飘荡。露琪亚自有红衣主教大人为她着想，把她救出火坑；那个倒霉的年轻人已经脱离了险境，而且他也吃尽了苦头；这么说来，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也就成了随风飘荡的鸿毛。我遭遇了那么多的麻烦，经历了那么多的惊吓，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如今反倒又要我来受苦受难，而且很可能是非常可怕的苦难。红衣主教大人把我牵进了这是非的漩涡，他现在会用什么法子来保护我呢？他能担保那个该死的家伙不会对我干出比以前更恶劣的事情来吗？而且，主教大人满脑子尽是要思虑的事情！他要亲自办理那么多的事情！他怎么可能考虑得面面俱到呢？有的时候他们还会把事情弄得比原先更糟糕。那些做好事的人，只图一个表面，一旦他们获得了满足的感觉，也就放手不管，再也不愿意去知道事情的结果究竟怎样。而那些作恶的人却大相径庭，他们兴致勃勃地去干坏事，并且特别地卖力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决不给别人片刻的安宁，因为恶魔吞噬着他们的心灵，驱使他们去作恶。我怎能去告诉他，说我上这儿来只是听从红衣主教大人的命令，而不是我自己的愿望？那就会让人以为我是同犯罪造孽的人狼狈为奸了。啊，我的苍天！我同犯罪造孽的人狼狈为奸！我是受了他们的利诱！得了，恐怕最好的法子还是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佩尔佩杜娅，然后让佩尔佩杜娅把这件事情到处去宣传。但愿主教大人不要心血来潮再去张扬，搞一些什么名堂，把我也牵扯进去。不管怎么说，只要我们一回到那儿，倘若主教大人从教堂出来，我就急忙上前向他请安；倘若主教大人还在教堂里，我就托人转达我的歉意，立即打道回府。露琪亚已经得到很好的照料，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又那么辛苦了一场，我也真该去好生歇息了。可是……

倘若主教大人忽然萌生好奇心，要打听这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就不得不向他据实报告那次证婚事件！那就真是什么倒霉的事都赶上了。倘若他要来视察我的教区！……唉，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也不必预先犯起愁来，我已经吃足了苦头。眼下我得赶紧回家，闭门不出。只要红衣主教大人呆在这块地方，谅那堂罗德里戈也不敢轻举妄动。可以后呢……以后？唉，看来我这晚年可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这一行人到达市镇的时候，教堂里举行的仪式还没有结束。他们从教堂前面的人群中穿过，众人像方才那样激动地迎接他们。随后，他们分成两路；两个骑牲口的转向旁边的小广场，堂区神甫的宅邸坐落在那儿；那乘轿子径直前往那善良的妇人家里。

堂安保迪奥果然按照他方才打定的主意行事。他从骡子上翻身下来，马上向无名氏说了一番表示热烈庆贺的话语，并且请他代向红衣主教大人转达自己的歉意，因为他必须立即赶回教区处理紧急的事务。他又去寻找他所称的自己的马儿，就是他留在客厅角落里的拐杖，随后便动身走了。无名氏留在那儿，等待红衣主教从教堂出来。

好心肠的妇人把露琪亚安顿在她厨房里最干净的地方，开始忙碌地准备一些吃的东西，好让露琪亚恢复精力；露琪亚不时地说些表示感激和抱歉的话，那妇人总是用乡里人特有的热情和直率不让她说下去。

她赶忙往锅子底下添加木柴，锅子里炖着一只上好的阉鸡，鸡汤已经滚沸了，她把鸡汤舀在一只已经放了几片面包的碗里，把它端给露琪亚。看到可怜的姑娘每喝一口汤，便焕发一分精神，她就大声地欢呼，因为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她所说的许多人

家都揭不开锅的时候。

“今天谁都想方设法做点什么好吃的，”她又说，“除了那些靠野豌豆和高粱糊勉强过日子的穷人家。不过，今天谁都指望从这位如此仁慈的主教大人那儿得到点什么。感谢上帝，我们还没有落到这样的地步，我的丈夫有一门手艺，我们还有一些田地，足可以过日子了。所以您尽管吃好了，不用担心。鸡块炖熟了，你一会儿再吃点，补补身子。”说罢，她回到炉子边准备午饭，收拾餐桌。

露琪亚多少振作起了精神，心境也愈来愈平静下来，于是出于爱好整洁和注重仪容的天性，按照平素的习惯梳洗起来，她梳理好松散、蓬乱的辫子，把围巾整齐地围在脖子上，垂到胸前。她在这么整理的时候，手指触摸到了前一天夜里挂在脖颈上的念珠；她低头凝望着，心里顿时起了不小的波澜。她想起了自己的誓愿，在此之前被如此伤心的情绪所笼罩和压抑，现在突然苏醒了，异常清晰和明确地显现在她的脑子里。方才刚刚振作起来的精神，瞬息间又衰颓了。倘若没有她平日的纯洁、温顺和虔诚的生活支撑她的心胸，那么此刻她所体验到的沮丧恐怕已经令她彻底失望，万念俱灰了。在心头涌起这样一股难以言喻的痛楚的伤感之后，她脑子里最先显出的念头只是：“啊，我这个苦命的女子，我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啊！”

但是，她的脑子刚刚闪出这样的念头，心里旋即起了一种惶恐。她回想起了许下誓愿时的种种情形，那不堪忍受的哀伤，不可救药的绝望，热烈真挚的祈祷，以及她许愿时的满腔赤忱。如今，她获得了恩典，却又要反悔自己立下的誓愿，她觉得这不啻是一种对上帝和圣母忘恩负义的罪过，是一种亵渎神明的背信弃义的行径；她觉得，这样的不忠不义定将有新的更加可怕的灾

祸降临到她的头上，那时任她怎样祈祷也难以自拔，脱离苦海。于是，她立即摒弃了这一刹那的反悔的念头。她虔诚地把念珠从脖颈上取下来，用颤抖的手握住它，重新许下了那个誓愿，同时怀着悲伤的心绪恳求上帝和圣母赐予她力量，去履行自己的誓愿，驱除那些可能过于激动她的情绪，动摇她的信念的念头和诱惑。伦佐已经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希望回她的身边，这种生离死别，曾使她肝肠寸断，如今她体悟到这是天命的安排，伦佐的远离和她的许愿这两件事都是为着同一目的。她竭力想在这一件事情上寻求什么理由，以使她在另一件事情上获得安慰。伴随这样的想法，她渐渐地感觉到，天命为了实施自己的恩泽，必定有法子让伦佐也安分守己，不再思念她……可是这一念头刚一冒头，就又把她的一颗芳心搅得乱糟糟。可怜的露琪亚觉察到自己仍然心存反悔之意，便又一次开始祈祷，又一次确认自己的誓愿，她投入了战斗；当她站起身来的时候，不妨打个比方说，她犹如一个身心疲惫的受伤的胜利者，在战斗中打倒了敌人，却还说不上杀死了敌人。

外面忽然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和快乐的说说笑笑的声音。这是妇人的一家子从教堂回来了。两个小女孩和一个男孩蹦蹦跳跳地进来；约莫有片刻的工夫，他们停了下来，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露琪亚，随即又跑到母亲跟前，把她团团围住；一个问这陌生的来客的名字，她为了什么缘故，又是怎样来到这里的；另一个急着要讲述他们有趣的见闻。善良的母亲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问题都只回答一声“安静，安静”。

随后，这一家的主人踏着很安详的步子，脸上显出热心诚恳的表情，走了进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提到的这位主人是村子里和附近一带闻名的裁缝。他是个知书达礼的人，不止一次地

读过《圣人传》、《潦倒的奎里诺》和《法国王室趣史》[1]，在方圆左近一带算得上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不过，他却是谦虚地不肯接受这样的夸奖，只说他当初选错了职业，如果他去做学问，恐怕会比许多人……他真当得上这世界上少见的正人君子。教区神甫请他妻子以仁爱之心前去迎接露琪亚的时候，他也在场，他不仅完全表示支持，而且还准备在需要的时候给她鼓励。方才红衣主教大人讲道的庄严仪式和盛大场面，洪流般的人群，愈加激发了他的善良的情感，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急切地想知道那件事情进行的结果怎样，希望这可怜的姑娘安然无恙地归来。

"你瞧，谁在这儿。"他进门的时候，善良的妇人指着露琪亚对他说道。

露琪亚的脸颊上泛起一阵红晕，羞怯地站起来，喃喃地说着道歉的话。但他走到露琪亚的身边，打断了她的言语，恭喜她平安脱离险境，大声说道：

"欢迎，欢迎！您光临寒舍，真是上帝赐给我们福气。我能见到您，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始终相信，您会逢凶化吉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上帝开始创造一件奇迹，却得不到圆满的结果。我真高兴在这儿见到您。可怜的姑娘！的确，有幸能见到这样的奇迹，真是件大喜事！"

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位裁缝一个人是如此看待这件事情的，因为他读过《圣人传》；事实上，在村子里和周围一带地方，人们在淡忘这件事以前，一直是把它当作奇迹来谈论的。说句实在的话，尽管众人在谈论时添枝加叶，但除了奇迹，他们也找不

---

① 《潦倒的奎里诺》和《法国王室趣史》均系中世纪在城市民众尤其是乡村流传的传奇作品。

到别的合适的字眼来形容这件事情。

妇人从炉灶上把锅子端下来。他慢慢地走到妻子的身边，轻声地问道：

"一切都顺利吗?"

"挺顺利的，待会儿我再仔细告诉你。"

"好的，好的，方便的时候再说。"

女主人摆好餐桌，走过去请露琪亚，领着她到餐桌前面就座。她撕下一只鸡翅膀，放在露琪亚面前的餐盘里。她和丈夫也都坐下，他们劝这位伤心和羞怯的客人打起精神，好生用餐。裁缝稍稍吃了几口以后，就兴致勃勃地打开了话匣子，围坐在餐桌旁的孩子们不时地打断他的谈话，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许多不寻常的事情，实在很难一直充当听众的角色。他绘声绘色地讲述教堂里举行的庄严的仪式，然后又把话锋转到无名氏奇迹般的改悔自新。但他觉得印象最深刻、而且一再提及的是红衣主教大人的讲道。

"他站在祭坛前面，"裁缝说道，"这样一位大人物，就像一位堂区神甫……"

"他头上戴着一顶金闪闪的帽子……"

"别多嘴。你想想看，我敢说，这位大人物是位了不起的学识渊博的人，有人说他读遍了世上所有的书，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他，即便在米兰也没有；他讲道的时候，竟能让人人听懂他讲的一字一句。"

"连我也听明白了。"另一个爱唠叨的小女孩说道。

"别多嘴！你听明白了什么?"

"我听明白了，他代替堂区神甫讲解《福音书》。"

"别多嘴。我不是说那些知书达礼的人，他们自然能够明白

的；而且连那些脑袋像木头疙瘩的人，那些目不识丁的人，都用心地听他的讲话。要是现在你去问问他们，可还记得主教大人讲的话，是的，他们肯定记不得了，可他讲话里包含的那份感情，他们都存留在心里了。他始终没有提到那个悔过自新的人的名字，但谁都听得分明，他说的正是这个人！另外，只要看看他一双热泪盈眶的眼睛，别人也就一清二楚了。于是，教堂里的人都哭泣起来……"

"真是这样，"那男孩子突然插嘴道，"可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哭成那个样，一个个像孩子似的？"

"别多嘴。是的，我们这地方还有一些铁石心肠的人。而他正是要我们明白，虽然这年头遍地饥荒，但我们应当感谢上帝，随遇而安，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勤勉劳作，互相帮助，然后随遇而安；因为磨难和贫穷并非不幸，唯有恶行败迹才是真正的不幸。这并不是他美妙动听的言辞，谁都晓得，他自己就像穷人一样生活，他省下自己的口粮，把它送给忍饥挨饿的人。如果他要选择别样的生活，他完全可以过得比任何人都好。唉，他这个人能够让听他讲话的人遂心满意，绝不像许多别的人，从来是按这样的原则行事：你们照我所说的去做，莫要照我所做的去做。而且，他还教诲众人，那些即使说不上富足的人，只要自己有了积余，也应当接济穷人，助人为乐。"

说到这里，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不再说下去。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把桌子上的各种菜都往一只餐盘里拣一些，再放上一只面包，又把餐盘放在一块餐巾上，拎起餐巾的四角，递给他的大女儿，叫她拿好，末了，又把一小瓶葡萄酒递到她另一只手里，叮嘱说：

"你上寡妇玛利亚那儿去一趟，把这些吃的东西送给她，你

对她说，这些东西是为着让她和她的孩子们多少快活一点儿。但是你的态度一定要客气，不要让她觉得你是向她施舍。若是路上遇见人，什么也别说；小心别打碎餐盘。”

露琪亚的眼圈红润了，一阵温暖的柔情掠过心头，从方才裁缝的谈话里，她已经感受到一种慰藉，这是从那种故意做作的谈话中无法获得的。裁缝叙述的那不可思议的、壮观的宗教仪式，那充溢着人情的、令人惊奇和激动的场面，他叙述时流露出来的激情，都强烈地感染着露琪亚，使她减轻了凄苦的心绪，即使重新遭到它的侵袭，她也已获得了新的抵御的力量。她想起了自己的誓愿将带来的巨大牺牲，虽说依然让她心生痛楚，但她却感觉到了伴随这种痛楚的一份庄严的、圣洁的愉悦。

过了不多一会儿，堂区神甫走了进来，他说是红衣主教派他来探望露琪亚来的，并且告诉她，主教大人这一天还要亲自来看望她。堂区神甫还代表主教大人向裁缝和他的妻子表示谢意。裁缝和妻子既激动又惶恐，以致不知道说什么话才能回复这样一位大人物。

“您母亲还没有来吗？”堂区神甫问露琪亚。

“啊，我的母亲！”露琪亚激动地喊起来。当她听堂区神甫说，按照红衣主教的吩咐，已经派人去接她的母亲，她用腰裙擦拭自己湿漉漉的眼睛，忍不住掩面涕泣起来，直到堂区神甫离去好一阵子，她仍然在独自啜泣。稍后，当堂区神甫带来的消息所引发的激荡情绪逐渐冷静下来，可怜的姑娘恢复了较为平和的心情，她想到，她将如此迅速地重新见到自己的母亲，从而获得莫大的慰藉，在几个钟点以前，这简直还是无法预料的，而且这几乎又是她当初起誓时所祈求的。“求您救我平安地回到我母亲身边，”她曾经在起誓时这样恳求。如今，这誓言又如此清晰

地浮现于她的记忆里。于是，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要实践自己的誓愿，又一次痛悔最初感叹自己的不幸时生发的犹豫和动摇。

就在他们说到安妮丝的时候，她已经在相距不远的路上。当这个可怜的女人乍一听到这如此始料不及的召唤，听到关于女儿经历的危险和可怕的遭遇的消息，虽说这危险已经过去，但终究是骇人听闻的，而这消息又是那么不完整、含混不清，送信的人不晓得如何说明和解释，那么，不难想象，她是如何的惊慌失措了。她用手抓乱了头发，连声喊道："啊，上帝！啊，圣母！"她向送信的人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而那人一点儿也答不上来，她就气呼呼地匆匆坐进了马车，一路上仍然不停地长吁短叹，提出得不到回答的问题。

但走了一段路程以后，安妮丝忽然同堂安保迪奥不期而遇，他正蹒跚地踽踽独行，每走一步，都靠着他的拐杖的支撑。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喔！"堂安保迪奥停了下来，安妮丝也吩咐停车，下车以后就把他拉到大路旁边的栗子林里。堂安保迪奥把他能够知道和亲眼见到的情形告诉了安妮丝。虽然事情还不很明朗，但安妮丝至少能够确信，露琪亚的确已经获救，于是，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堂安保迪奥还要跟她谈另一件事情，絮絮叨叨地教导她在红衣主教大人面前应当有怎样的举止，因为很可能主教大人要接见她和她的女儿；他特别叮嘱，切不可谈起那场证婚的风波……安妮丝发觉，这位神甫念念不忘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她没有对他作出许诺，也不再跟他谈论什么，因为她自有着别的心思，便离开了他，登车继续前进。

马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停在了裁缝家的门口。露琪亚倏

地站起身来；安妮丝下车，急忙奔进屋里；母女俩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只有裁缝的妻子在屋子里，她为母女俩的团圆而欢欣，对她们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让她们过于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这位善解人意的女人，随即让她们单独留了下来，说要去为她们安排住宿；她还说，她自有法子可想，不会有什么麻烦的；无论如何，她和丈夫宁可睡在地上，也不会让她们去别处投宿的。

在一番拥抱和悲泣，宣泄了最初的情绪之后，安妮丝想细细了解露琪亚的遭际，于是露琪亚痛苦地讲述了自己经历的不幸。但是，正像读者所知道的，这件事情的底细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即使对于露琪亚来说，也有一些不明不白的疑点；尤其是当露琪亚急匆匆地走到街上，恰好遇到一辆后来让她惊恐万状的马车也停在那儿，这一可怕的巧合，更是一个难解的谜团；母女俩作了上百种的揣测，但不仅不能弄清事情的原委，甚至都不能接近事情的真相。

至于说这一恶毒计谋的主角，无论是安妮丝还是露琪亚，都毫不迟疑地认定是堂罗德里戈。

"嘿，这黑心肠的东西！嘿，这人地狱的恶魔！"安妮丝愤愤地说道，"总有一天他要受报应的。上帝会按照他的罪孽给他惩罚，到那时候，他该受……"

"不，不，妈妈，不！"露琪亚打断她的话，"不要诅咒他受苦受难，不要诅咒任何人！要是你知道受苦是怎么一回事，要是你也受过这苦难！不，不！我们还是为他向上帝和圣母祈祷吧，但愿上帝能打动他的铁石心肠，就像上帝感化了另一个不幸的大人物一样，那个人比他更加恶劣，如今却成了圣人！"

露琪亚回忆这些刚刚发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苦难，不由得感到一阵阵战栗，她不止一次地在半途停顿下来；她不止一次地

说，她再也没有勇气继续讲下去，在流了那么多热泪之后，她很难再继续原来的话题。但是还有另一种情感使她的言语受到梗阻，这就是她的誓愿。她担心母亲责备她贸然行事，过于轻率，她担心母亲像张罗婚事时那样自说自话，硬要她违心地把母亲的意见当作正确的主张去做；或者，那可怜的母亲，会把这件事情悄悄地告诉别的什么人，听取他们的见解和建议，这样就会把事情宣扬出去，弄得尽人皆知，而露琪亚只要想到这一点，马上就会羞臊得满脸通红；而且，她还觉得多少有点儿愧对母亲，觉得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抵触情绪阻碍她去涉及这个话题；这种种缘故合在一起，促使她把这件重要的事情隐瞒了下来，而暗暗决定首先向克里司多福罗神甫透露秘密。可是，当她向母亲询问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情形，却得知他已经离开原先的修道院，被派遣到一个说不上名字来的、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她心中不由涌起了一阵惆怅的伤感。

"那伦佐呢?"安妮丝问道。

"我想他安然无事了，不是吗?"露琪亚忧郁地说。

"这是确实的，因为所有的人都这么说。也有人肯定他在贝尔加摩地区找到了安身之地，但谁也说不清楚具体的地点；从那以后，他一直没有带来任何信息。恐怕他还没有找到带信来的法子。"

"唉，如果他确实安然无事，那就要感谢上帝!"露琪亚说道。她正想改变话题，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红衣主教的光临，打断了她们的谈话。

红衣主教从教堂回来，听无名氏说，露琪亚已经平平安安地接了出来，就邀请他共进午餐，请他坐在自己的右首，周围是各位尊贵的神甫。那些神甫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无名氏，只见他

的仪容显得那么温顺而没有丝毫的柔弱，那么谦恭而没有丝毫的消沉。他们又把他现在的样子，同他们长期以来对他形成的印象作一番比较。

用完午餐，红衣主教与无名氏又单独呆在一起，进行了一番交谈，比他们第一次的谈话更长。然后，无名氏骑着早晨骑的那头骡子，回寨堡去了。红衣主教唤来堂区神甫，吩咐他带路，前往露琪亚落脚的那户人家。

"噢，主教大人，"堂区神甫回答道，"不必劳您的大驾，我马上派人去唤那姑娘上这儿来，如果她的母亲到了，也让她同来，还有那家主人，以及所有大人想见的人，如果您大人愿意，都一并差人叫来。"

"我想亲自去拜访他们。"菲德里戈回答。

"主教大人不必费心了，我马上派人去唤他们来，这是只消片刻工夫便可办成的事情。"堂区神甫坚持道。

这位神甫其实是位好人，他执意阻挠红衣主教，只是因为他不理解，主教大人想以自己的造访，对纯洁无辜、蒙受苦难的姑娘，向殷勤好客的裁缝一家，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使命，奉献自己的崇敬之情。不过，当上司再一次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他这个下属就欠身鞠躬，表示遵命了。

这两位人物一出现在街头，即被人发现，众人纷纷向他们迎来，不消片刻的工夫，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他们周围，有人和他们并肩前进，有人一路尾随他们，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堂区神甫一迭连声地喊道：

"走开，向后退，向后退，唉！唉！"

但是菲德里戈劝阻了他：

"随他们的意吧。"

他一路上时而举起手来，为众人祝福，时而伸手去抚摸那些围聚在他身边的孩子们。

他们就这样来到了裁缝家，走进了屋子。众人都围聚在门外。那裁缝也夹杂在人群之中，跟随人流走着，他张大嘴巴，定睛注视眼前的一切，但不知道红衣主教和堂区神甫要往哪里去。当他看见他们是去那个他始料不及的地方，就赶紧把众人推开，连声喊道：

“劳驾，我有急事，让我过去。”于是，他走进了自己的家门。

安妮丝和露琪亚听见街上一阵阵愈来愈喧闹的声浪，正在纳闷，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忽然瞧见自家房间的门被打开了，红衣主教和堂区神甫出现在她们面前。

“是她吗?”红衣主教向堂区神甫问道。

在堂区神甫点头确认以后，红衣主教朝露琪亚走去；此时，露琪亚和母亲由于惊奇和羞愧，呆呆地站在那儿，哑默无言。不过，菲德里戈的声音、仪表、举止，尤其是他的言语，立即使她们重振精神。

“可怜的姑娘，”红衣主教说道，“上帝让你接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上帝又向你表明，他的慈爱目光从来没有离开你，也从来没有遗忘你。上帝救援了你，而且借助你成全了一件极大的善举，向一个人实施了无限的仁慈，同时也使许多人摆脱了苦难。”

说话间，女主人走进了屋子；当时，她听到街上嘈杂的声音，忙走到窗口往下张望，正好瞧见了那两位光临的贵客，略略整了整自己的仪容，急忙奔下楼来。裁缝几乎同时从另一扇门走了进来。瞧见客人正在谈话，裁缝和妻子就走到房间的角落里，毕恭毕敬地站在那儿。红衣主教很客气地向他们打了招呼，继续

跟露琪亚和安妮丝交谈，一面安慰她们，一面向她们问长问短，想从她们的回答当中发现什么情况，也好为蒙受了太多苦难的姑娘排忧解难。

“应当让所有的神甫都像大人您一样，站在穷苦人一边，而不是帮助别人把穷苦人推进苦难的旋涡，听任他们自己去挣扎。”安妮丝说道。菲德里戈如此亲切和慈爱的态度，着实鼓舞了她，而且，她又想到堂安保迪奥，他从来都是拿别人当作牺牲品，如今仍然阻止别人哪怕多少发泄一下怨恨，仍然阻止别人向他的上司申诉，如今好了，她终于获得了一个倾诉怨气的难得机会。

“您只管把您心里想的统统讲出来，”红衣主教说道，“请您自由自在地说吧。”

“我想说，如果我们的堂区神甫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事情就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了。”

但是红衣主教又请安妮丝把事情细细地道来，安妮丝起初觉得颇有点为难，在她要叙述的这件事情里，她也扮演了角色，这是她不愿意向别人，尤其是向这样一位人物吐露的。不过，她还是想法子在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时省略了一点细节。她一一谈到约定的婚事，堂安保迪奥如何拒绝主婚，她也不忘谈及堂安保迪奥如何以“上司”的指示为托词(唉，安妮丝！)；然后，她就一下子跳到叙述堂罗德里戈设计的恶毒阴谋，以及她们如何得到消息，才得以逃生。

“是的，”安妮丝接着说道，“我们逃脱了一次劫难，但又陷入了新的罪恶罗网。如果堂区神甫当初把事情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并且立即给我的两个可怜的孩子办了婚事，那我们应当会马上一起悄悄地逃走，逃到很远很远的、连鬼都不知道的地方去。

给他这样一来就丧失了时机，事情就落到了这种地步。”

“堂区神甫将要就这件事对我作出交待。”红衣主教说。

“不，大人；不，大人，”安妮丝马上说道，“我没有这样的意思。请您别对他发怒，因为事情既然已经是这样了，那也只能这样了；何况责备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他天性就是如此，再遇上这样的事情，他还会这样行事的。”

但是露琪亚不满意母亲那种讲述往事的方式，便补充说道：

“我们也有做错了的事情，看来，我们的计谋没有成功，正是上帝的旨意。”

“你们能够做错什么事情呢，可怜的姑娘？”菲德里戈说道。

露琪亚不顾母亲悄悄地向她使的眼色，讲述了他们在堂安保迪奥家里的所作所为，作出结论：

“我们做错了事，上帝就惩罚了我们。”

“你们把所蒙受的苦难从上帝的手中接过来，打起精神吧，”菲德里戈说道，“因为除去那些历经痛苦的磨难，并且能够自我谴责的人，谁还有权享受快乐与希望呢？”

于是他又询问露琪亚的未婚夫现在何方，露琪亚低下了头，眼睛俯视着地面，一声不吭。安妮丝告诉他，伦佐已经逃离了家乡；红衣主教不禁觉得奇怪，流露出了惊讶和不愉快的神情，他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安妮丝把她所知道的关于伦佐的一些情况，一五一十地统统讲了出来。

“我听到别人提到过这个年轻人，”红衣主教说道，“可是，一个人卷入了这样的案子，怎么会同这样一位好姑娘订下婚事呢？”

“他是一个正派的青年。”露琪亚说道，她的脸颊泛出一层红

晕，但她的声音却显得很自信。

“他确实是一个正派的青年，而且过于本份。”安妮丝补充说，“大人尽可以去问任何一个人，甚至是堂区神甫。谁知道他们会在那儿设下了什么圈套，玩了什么阴谋诡计？把穷苦人打成坏蛋原本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您说得很对，事情确实是这样，”红衣主教说道，“我一定会去打听他的情况。”

他询问了青年人的姓名，记录在笔记本上。然后，他又补充说，他打算过几天去她们的村子，那时露琪亚就可以放心地回家去，而这期间他将为露琪亚物色一个安全的栖身之处，直到一切都安排妥当。

然后，红衣主教朝这一家的主人转过身来，裁缝和妻子立即迎上前去。他再次向他们表示了已经委托堂区神甫转达的感激之情，又询问他们是否乐意再接待这两位上帝向他们派遣来的客人，让她们再居留几天。

“噢，当然，大人。”女主人回答，她因为羞怯而显得语塞，但她说话的语气和脸上的表情，远比这干巴的言语更能表达她的心情。

她的丈夫由于红衣主教的光临，由于很想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重要时机卖弄一下，因而兴奋不已，他急切地要找到一个漂亮的回答。他皱紧了眉头，眯斜着眼睛，抿住了嘴唇，竭尽全力，绞尽脑汁，想啊，找啊，直觉得心里被一些颠三倒四的想法和支离破碎的言语搅得一团糟。但时间紧迫，红衣主教已示意他明白了这沉默的意思。就在这时候，可怜的裁缝突然迸出了一句话：

“那还用说！”

说罢，他就噎住，再也想不起别的言辞了。这样的表现不仅令他当时觉得狼狈不堪，而且以后每次回想起来，这一失态都败坏着他获得巨大荣幸的欣悦。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回味这件往事，重温当时的情景，好像故意嘲弄他似的，竟然有无数的美妙言辞涌现于他的大脑，而且每一句都比那干瘪无味的“那还用说！”高明得多。不过，这正像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说的：事后聪明，不足为奇。

红衣主教告辞的时候，祝福道：

“愿上帝保佑这个家。”

当天晚上，红衣主教问堂区神甫，该用怎样合适的方式报偿那位裁缝，他显然不是一个富足的人，要接待两名客人，尤其是在这艰难的年月，开销定然是很大的。堂区神甫回答说，确实，无论是靠裁缝手艺的收入，还是靠他的少量田地的收成，在这样的年头，是不足以保证他对别人慷慨救济的；不过，他前些年手头有些积蓄，同周围的人家相比，日子自然过得还算宽裕，所以还能略微多承担些开销，并不感到拮据，何况他也是乐意这么做的；不管怎么说，没有什么法子能够让他接受任何补偿的。

“或许还有人欠着他的债，无力偿付。”红衣主教说道。

“您想，尊敬的主教大人，这里的穷人都把一年收成的积余用来还债；去年一点儿积余也没有；而今年，所有的人都落到了难以餬口的地步。”

“好吧，”菲德里戈说道，“我来承担所有这些人的债务。麻烦您向他要一份账目，把欠款都替我还清。”

“这将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

“这样更好，您这里还有许多更贫苦的人，他们没有欠债，那是因为他们没法赊到账。”

"唉,还有许多!只能尽力而为就是了,可在这种饥荒的年头,怎么能照料到所有的人呢?"

"请您告诉他,让这些人都穿上他做的衣服,由我来承担费用,给他多多支付工钱。确实,在这样的年头,我觉得除了面包以外,其余的都近于奢侈,但这一件事是个例外。"

不过,在结束这一天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简略地叙述一下无名氏是怎么度过这一天的最后时光的。

无名氏返回寨堡以前,他改邪归正的消息就先传到了,随即又传遍各处,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引发了他们的焦虑、恼怒和窃窃私语。他在回来的路上,向最先遇到的几名强人,或者说仆人(其实他们是一回事)招呼,要他们跟随他走;一路上都是这样。众人带着新的疑惑和像往常一样的敬畏,尾随着他;队伍逐渐扩充,最后来到了寨堡。他吩咐那些聚集在寨门口的强人追随众人一起走。他骑着骡子走进第一进院子,在院子中央停住,发出了一声如同雷鸣的呐喊;这是他平日使用的信号,他手下的强人一听到这个声音,便会赶紧跑来集合。不消片刻的工夫,分散在寨堡各处的强人,随着这声呐喊,全奔跑过来,同已经集合起来的同伙汇合,紧张地望着他们的主人。

"你们都去大厅里等我。"无名氏对他们大声喊道。

他高高地骑在牲口上,注视着他们一一离开,然后,他跳下牲口,亲自把它牵到马棚,再朝众人等候他的大厅走去。他刚刚一露面,大厅里嘁嘁喳喳的谈话声立即戛然而止。众强人都退缩到一边,把大厅的一片大空间留给他,这一伙人约莫有三十多个。

无名氏高举起一只手,好像是要保持住这突然出现的宁静;他挺胸昂首,用目光扫视在场的每一个人,说道:

"你们都听着,谁也不许说话,除非我问到他。孩子们!我们至今走着一条通往地狱深处的道路。我不想责怪你们,因为我是领路人,我的罪孽比任何人都深重,但是,你们好生听着我要对你们说的话,仁慈的上帝召唤我改变我的生活,我决意要改变它,而且我已经改变了;但愿上帝也将这样改变你们的生活。我要你们知道,并且牢记,我已决心在离开这人世以前,再也不做一件违背上帝的圣律的事情。我宣布撤消从前对你们的一切命令。你们同样要牢记,从今以后,任何人都别指望在我的庇护下去为非作歹,也别打着为我效劳的幌子去行恶。谁愿意接受这些条件留下来,我会把他当作我的孩子一样看待;这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我都将觉得幸福,即使我再也没有什么吃的,我也会把我仅有的最后一片面包,来供给你们当中的最后一个人。谁不愿意留下来,他将得到应有的饷金,外加一份犒赏,尽可自由地离去;但是,如果他不改变自己的生活,那就休想再踏上这片土地。一旦他重新做人,我们将张开双臂欢迎他。今天晚上你们好生考虑,明天上午我再找你们逐个地谈话,听取你们的答复,到那时我再向你们下达新的命令。现在,你们都退下去吧,各就各位。上帝赐予我如此深厚的慈爱,也必将带给你们美好的启示。"

无名氏讲完以后,所有的人都静默不语。他们的脑瓜子里尽管翻腾着各种纷扰混乱的想法,但他们的脸上却不流露出任何表情,他们已经习惯于把他们主人的声音,当作说一不二的旨意的表示;而这一回,那声音宣布,主人改变了自己的旨意,但丝毫没有显示这旨意有任何的削弱。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冒出这样的念头,既然他悔过自新了,那就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可以像对待他人一样回答他的讲话。他们把他看作一位圣人,

一位通常被画师们描绘成手执宝剑、昂首屹立的圣人。他们不只畏惧他，而且作为忠诚的追随者，对他也怀有一种爱戴之情，尤其是那些在他的寨堡里生长的人，这些人占了他们当中的多数；另外，所有的人也都真心地崇拜他；在他的面前，他们都感觉到他身上有着某种不妨说庄重威严的气质，即便是那些最粗野、最桀骜不驯的人，也感觉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公认的权威者。他们方才听到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事情，虽然很不顺耳，但这绝然不是虚情假意，而且事实上也并不同他们的理智相悖；如果说，他们曾经千百次地嘲笑过他方才说的这种事情，那不是不相信它的缘故，而是借着嘲笑来掩饰一旦认真地思考时便会唤起的恐惧。如今，眼看着这种恐惧在他们的主人的心灵产生了效果，于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感染上了这种感觉，至少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是如此。除此之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晨曾经离开山谷去市镇，最先听到了那轰动的新闻，亲眼目睹了民众的欣喜雀跃，对无名氏的热爱与敬重，这种新的情感取代了往日对他的仇恨与畏惧。他们把这所见所闻带回了寨堡。这样，虽然他们一直是他倚仗的主要力量，但他们始终习惯以崇敬的心情仰视着他，现在又在他身上看到了民众的崇拜和惊奇。他们看到，他今天依旧高居众人之上，虽然是以另一种方式，但地位却没有变化；他依旧是高出常人，依旧是首领。

众人站在那儿直听得目瞪口呆，谁也不再相信别人，谁也不再相信自己。有人郁郁不乐；有人心中盘算该投奔何处去寻求一个栖身之地；有人思量自己是否能够转变成一个好人；有人受这番言语的感动，感觉到洗心革面的某种意愿；有人没有什么定见，打算无论如何也要留下来，安享由一个善心人提供的面包，在那个面包如此匮乏的年代，这也是拖延时日，从长计议的法

子。虽然如此,人人都不吭一声。

无名氏讲完了这一席话,又威严地举起了手,示意众强人离去。他们一起走出大厅,静静地像一群绵羊。他也随着众人离开,先在院子中间停住,在幽暗的薄暮中目送他们逐渐散去,各人回到自己的位置。然后,他手提一盏油灯,又去巡视院子、走廊、大厅,察看了各处人口,当他看到一切都平安无事,这才回去睡觉。是的,他要去睡觉了,因为他已经困得要命了。

从前,他总是为着各种麻烦的、紧急的事情而奔波忙碌,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纷繁杂乱地压在心头;然而他还是要去睡觉了。那曾使他昨天的一夜躁动得无法安眠的悔恨交加的心绪,如今不只没有平息下来,反而向他发出一种愈加响亮、愈加严厉和愈加坚决的声音;然而,他还是要去睡觉了。多少年来,他花费了无数的心血,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勇气和坚忍,才在寨堡里建立了这样严谨的秩序,这样一种特殊的统治,如今他却用几句话就要把一切摧毁;他手下的强人对他无限的忠诚,时刻准备着为他赴汤蹈火,这种绿林好汉式的忠诚使他长期以来得以高枕无忧,如今他却要亲手废除这种关系;他曾经采用的种种手段,给他制造了无穷的麻烦,而他又自个儿把这种混乱和惶惑带进了家门;然而,他还是要去睡觉了。

他回到卧室,走近那张昨天夜里令他如卧荆棘的床榻;他在床榻旁边双膝跪下,准备祈祷。他在记忆深处的一个隐秘的角落里,寻找到了他童年时代学会的祷告词,开始诵读起来。这些祷告词本像乱麻一团,长久地尘封着,如今一字一句都活泼地再现在他的脑子里。他由此体验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一种似乎重返天真无邪的甜蜜。他一想到自己亲手在往昔和今日之间造成了鸿沟,心里便不由感到一阵绞痛。他一心要以自己

赎罪补过的行动，来复活良心，达到最接近于他无法达到的天真无邪的境界，这种意念在他心中燃起了热忱的火焰。他又深深感受到一种对上帝的仁慈的感激和信赖，上帝已经向他赐予了种种仁慈，并将进而引导他到达那个境界。随后，他站起身来，上了床，立即呼呼入睡了。

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在我们的佚名作者写作的年代，这一天的变故曾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如果不是他把这一切记载下来，那么，就不会有任何情形，至少是那些详情，能够留传下来，因为上文提及的里帕蒙蒂和里沃拉，只是谈到那个伤天害理的恶魔同红衣主教菲德里戈会晤之后，奇迹般地改变了生活，直至他生命的终结。可是，有多少人读过这两位著名作家的书呢？而阅读我们这部作品的人将会更少。倘使有人愿意去踏访那寨堡，谁知道那儿是否还存留下一星半点记叙昔日历史的零星的、模糊的遗迹？从那时到现在，韶光易逝，谁知道又有了几多变迁！

第 二 十 五 章

第二天，在露琪亚的村子里，以及莱科镇和附近的地区，人们都不谈别的事情，而只众口一词地谈论露琪亚、无名氏、红衣主教，和另外一个人物，这个人虽然平日里很乐意让别人谈起自己，但眼下却宁愿要人们不再提及他；此人就是堂罗德里戈。

这倒不是说，从前众人绝对闭口不谈他的所作所为，而只是人们对他的议论都是零零星星的，而且只敢背底里悄悄地交谈。惟有当两个知心朋友聚在一起，才有胆量推心置腹地把他的事情当作话题评说一番；不过，即使这样，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的情绪统统宣泄出来，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不可能任意表达自己的愤怒，而不遭受丝毫的危险，所以他们的发泄都有所保留，或者把他们的情感隐藏起来，这样他们也就果真觉得自己愤怒的情绪减弱了许多。如今，谁还会对这一如此轰动的事件无动于衷和保持沉默呢？在这起事件中，可以看出天意的作用，而那两个重要人物又如此完美地表现了自己。一位把对正义的满腔热爱，同他的崇高权威融为一体；另一位却似乎把强权化作了谦恭，由专横走向和平，放下屠刀。同他们相比，堂罗德里戈简直就相形失色了。现在人人都明白，让纯洁无辜者蒙受磨难，玷污他们的名声，以如此骄蹇不法的蛮横，如此贪酷凶残的暴力，如

此卑鄙无耻的诡计，来迫害他们，都意味着什么了。人们借着这个机会，把那位贵族的其他种种丑行也统统抖了出来。他们全凭着自己的感觉说话，每个人都因为得到别人的赞同而受到鼓舞。到处都在交头接耳地谈论，到处都激荡着愤怒的情绪；但人们又不失小心谨慎，因为堂罗德里戈周围还有一批豢养的强人。

堂罗德里戈的狐群狗党也多少成为公众发泄怒气的对象。他们咒骂镇长先生，他对堂罗德里戈所做的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总是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但人们对他的诅咒也不敢过于大胆，因为他手下虽然没有强人，却不乏密探。至于那个绰号“吹毛求疵博士”，只会耍弄嘴皮，玩弄诡计的律师，以及其他几个跟他差不多的阿谀奉承之徒，人们便无所顾忌，只管随意痛骂；以致他们所到之处，尽被众人用手指指点点，怒目相视，因而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宁愿龟缩在家里，不愿上街露脸。

而堂罗德里戈乍一听到这如此出乎意料，跟他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期盼的佳音竟截然相反的消息，简直如晴天霹雳，整整两天的时间，他和手下的一班强人，躲在自己的宅邸里，咬牙切齿，干生闷气。第三天，他就去了米兰。倘若只有那些老百姓交头接耳的议论，事情既然已经闹到了这等地步，或许他倒愿意特地留下来，去对付这个局面，甚至寻个机会，拿几个最大胆的家伙开刀，也给其他的人一个教训；但他接到准确的报告，说红衣主教即将巡视这个地区，于是他当机立断，逃之夭夭了。他在枢密院供职的伯父除了从阿蒂利奥得到的报告以外，对于这一事件可以说一无所知，他自然希望堂罗德里戈借红衣主教到来的机会显示出高贵的形象，并且得到红衣主教非常体面的接待；但现在谁都明白事情已经落到了怎样的地步。枢密院的伯爵当然要获得相关情况的详细汇报，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

会，正好光耀这样一个高门望族享有怎样的荣誉。为了逃避如今令人厌恶的麻烦，堂罗德里戈在天色破晓以前，就早早起了床，乘坐一辆马车，带着格里佐和另外几个强人，前呼后拥，像一个亡命者，像卡提利纳[①] 从罗马逃亡一样（如果允许我们对书中人物同某些名流作一番比较），匆匆走了；临行前，他留下话来，让其他的仆从随即追随他去。他还怒气冲冲地发誓，他很快就要换了另外一副面目回来，定要复仇雪耻。

此刻，红衣主教已来到莱科地区，每天巡视一个堂区教堂。到了他要光临露琪亚村子里的教堂的那一天，大部分村民都涌到大路上去迎候。在村子的入口，正好安妮丝和露琪亚的居所就在旁边，村民们搭起了一座喜庆的拱门，竖里和横里都用柱子支撑着，用干草和地衣包裹，外面再以冬青树的绿叶和天竹的红果子装饰；教堂前面的墙壁结着彩，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飘扬着毯子、床单和小孩的包布，犹如鲜艳多彩的垂饰；这些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制造了隆重的欢迎的气氛。将近下午三点半钟的时候——这是红衣主教预定进入村子的时刻，那些留在家里的老人、妇女和许多孩子，也排成队列，或者三五成群，由堂安保迪奥在前面引导，纷纷到大路上去迎接红衣主教。堂安保迪奥置身于这等喜庆的环境里，那人群乱哄哄的喧腾和摩肩擦背的拥挤，令他头昏脑涨；而他又担心那两个女子在红衣主教面前饶舌，迫使他必须解释那起证婚风波，这一切都使得他心中抑郁，闷闷不乐。

众人终于瞧见红衣主教出现了，或许说得更准确点儿，众人只是瞧见团团围住红衣主教轿子和他的随从的人群；因为举目

---

① 古罗马贵族，阴谋发动政变，被西塞罗发觉与揭发，乃仓皇从罗马出逃。

望去，只能看到在众人脑袋上方晃动的一个标帜，那是骑着骡子的神甫所举着的十字架。那些跟堂安保迪奥一起行走的村民，也急匆匆、乱哄哄地走到那些已经站在大道上迎候的人群里。堂安保迪奥忙不迭地说道：

“慢点儿，排好队；你们要干什么？”他气呼呼地转过身去，继续嘟嘟囔囔地说道，“乱透了，真是乱透了。”

他走进了空空荡荡的教堂，在那儿等待红衣主教的到来。

红衣主教一面往前走，一面挥手向村民祝福，并且接受众人大声向他表达的赞颂，红衣主教的随从人员忙着维持秩序，让村民稍稍后退。因为红衣主教来到了露琪亚的村子，所以众人都急切地要向他表示一种格外隆重的欢迎。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因为红衣主教不管到哪里，当地的居民都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来欢迎他。当他开始履行红衣主教的使命，头一次庄严地进入大教堂的时候，民众的拥挤和激情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致他的随从们担心他会有生命危险；他的几名贴身侍卫竟不由得拔出佩剑来，威慑民众，阻挡他们的逼近。百姓们这种狂热的、失去体统的行为，诚然是为了向一位来到教堂的红衣主教表示敬仰之情，但为了缓和他们的情绪，却几乎要闹到流血的地步。不过，这样的保卫或许还不足以维护红衣主教的安全，如果不是负责礼仪的两名身强力壮、勇敢大胆的年轻神甫克莱里奇和皮科齐，把他高高举起，从大教堂门口一直护送到主祭坛前面。从此以后，他在众多的教务出访中，每一次进入教堂，都成为一件最艰难的事情，有的时候，他甚至要冒很大的危险，这一点儿都不是说笑话。

他好歹进入了教堂，走上了主祭坛，在作了一番祈祷之后，按照他习惯的做法，向众信徒发表简短的演说，谈到他对众人的

爱心,希望他们获得救助的意愿,以及他们应当怎样参加明天的宗教仪式。随后,他来到堂区神甫的居所,在谈论一些别的事情以后,他便询问起伦佐的情况。堂安保迪奥回答说,这是一个颇为活跃的年轻人,多少有点儿固执,暴躁。红衣主教又进一步详细、确切地询问,堂安保迪奥不得不说,伦佐是一个正派规矩的人,连他也不明白,怎么会在米兰做出人们传说的那些为非作歹的事情。

"至于说那姑娘,"红衣主教接着问道,"您觉得她现在能够安全地回来居住吗?"

"她可以暂时回来,如果她愿意的话,"堂安保迪奥回答,"我是说暂时;不过,"他叹了一口气又继续说,"恐怕需要您大人长期留守此地,或者至少靠近我们。"

"上帝永远靠近我们,"红衣主教说道,"另外,我会考虑如何保证她的安全。"

红衣主教随即吩咐,第二天清晨派几名护卫和一顶轿子,去把两位女子接来。

堂安保迪奥觉得心情轻松愉快,因为红衣主教只跟他谈到了两个年轻人,却没有向他询问为什么拒绝为他们证婚。"这么说来,他什么也不知道,"堂安保迪奥自言自语,"安妮丝没有饶舌,这真是奇迹!是的,他们以后还要跟主教大人见面的,但我会去开导安妮丝,一定要开导她。"

可怜的堂安保迪奥不知道,菲德里戈主教没有触及这件事,正是为着等待另一个机会,有更充分的时间来跟他详细交谈;而且,在认定他应当承担的责任之前,也想听听他的想法。

不过,好心肠的主教大人为露琪亚的安全所用的一番心思,其实是多虑了。自从红衣主教告别露琪亚以后,又发生了许多

事情，且容我们细细道来。

那两名女子，在裁缝家里住了几天以后，就尽力按照原来的样子重新开始生活。露琪亚马上提出干活的请求，就像在修道院里那样，独自坐在一间小屋子里，不停地做着针线活儿，远远地避开众人的耳目。安妮丝有时到外面走走，有时又陪伴着女儿。她们之间的谈话既充满辛酸的伤感，又饱含亲情的温暖。但是，她们都做好了离别的打算；羔羊是万万不能回到狼窝附近栖息的。可什么时候将要离别，这离别又将有怎样的结局呢？未来是那么黑暗、紊乱，对于露琪亚尤其是这样。安妮丝犹自在编织着关于未来的美梦：伦佐倘若没有遭逢什么灾祸，他定会很快给她们捎信来；如果他找到了一份工作，能够安顿下来，而且又恪守自己的诺言（这又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那为什么不能去那儿跟他团聚呢？她把这样的希望对女儿讲了一遍又一遍，但是谁又能说得清楚，露琪亚究竟是听到这样的谈话倍觉痛苦，还是回答这样的问题更感悲伤。她始终默默地保守着那重大的秘密，当然她因为向如此仁爱的母亲隐瞒自己的心事，虽说这已经不是头一次，而感到不安和内疚。羞愧，还有我们上面谈及的种种忧虑，牢牢地控制着她，迫使她日复一日地拖宕下去，不敢吐露真情。她心里的打算跟母亲的计划完全不一样，或者说得准确点儿，她其实没有任何打算。她把自己的一切全托付给了天命。她每每想方设法要改变或者中断母亲的谈话，要么，她就含含糊糊地说，她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再也不抱任何的希望，再也没有任何的企盼，只求跟她的母亲厮守在一起；不止一次，她的涔涔热泪适时地打断了她们的谈话。

"你可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悲伤的感觉?"安妮丝说道，"因为你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所以你不相信事情会向好的方面变

化。不过，你要听从上帝的安排。而如果……还是等待一线光明吧，哪怕是一线光明；到那时候，你还会说，你再也没有任何的企盼吗?”

露琪亚热吻着母亲，而且哭泣起来。

此时，在安妮丝、露琪亚跟她们的主人之间，很快就产生了亲密的友谊。当施恩者和受恩者都是纯朴善良的人，怎么能不萌生这样的情谊呢？安妮丝尤其爱跟女主人没完没了地闲聊。那位裁缝常常叙述故事，讲一些伦理道德方面的话题，来逗乐她们；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他总有一些美妙的事情可以讲给大家听，像波沃·唐东纳[①]、荒漠中的神甫[②]。

距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在一座乡间别墅里，住着一对门第高贵的夫妇，男的名叫堂菲朗特，他的妻子叫普拉赛苔。关于他们的家世，像往常那样，佚名作者的手稿没有提及。普拉赛苔是一位上岁数的贵妇人，生性爱好行善积德。行善自然是人所能够从事的活动中最高尚的一种；不过，正像任何别的事情一样，行善也常常会令人遗憾地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为善行善，必须好生认识什么是善事；正像任何别的事情一样，我们只能凭着我们的感情，借助我们的判断和主见，去认识什么是善事；而我们的感情、判断和主见常常具有随意性。普拉赛苔对于主见的态度，很像是人们对待朋友的态度，认为知心朋友不必求多，所以她的主见很少，但她却特别执著于它们。不幸的是，她的不多的主见中，却有许多是扭曲了的，而且她丝毫不减少对它们的热情。因此，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要么她把其实并不是善的事

---

① 中世纪骑士传奇中的人物。

② 中世纪作品《圣徒传奇》中的人物。

情，误以为是善；要么她想方设法去行善的时候，却获得了坏的结果；要么她认定可以做的事情，却怎么也行不通，因为在她混乱的思想里，似乎谁做了超过他应当做的事情，便有权随心所欲地行事。这样，她常常看不清一件事情的真相，或者她看见的是压根儿不存在的事情。这种种错误以及其他类似的失误，是任何人、甚至那些才能出众的人，也难以避免的；不过，普拉赛苔却常常犯这样的过失，而且有时甚至是所有这些过失同时在她身上发生。

普拉赛苔听到露琪亚令人心酸的遭遇，听到当时种种有关这位姑娘的传闻，萌发了定要亲自见见她的好奇心。于是，她打发一辆马车和一名上年纪的仆从前去接母女俩。露琪亚耸耸肩膀，显示出毫不在乎的样子，请求向她传递这个消息的裁缝，想个法子替她婉言谢绝。在此以前，大凡那些寻常百姓想来面见这位有奇迹般遭遇的女子，裁缝总是很乐意为露琪亚效劳，推辞他们的访问；而这一回，谢绝即意味着某种抗拒。他想尽法子，说了许多好话，讲了许多理由，说明切不可如此行事，因为这是一户望门贵族，绝不可对高贵的人家说个不字；而且，这一次很可能是鸿运降临到她们的头上；普拉赛苔太太非但是位贵妇人，而且是位虔诚的信徒。安妮丝又在一旁附和裁缝的说法，不停地说："是这样，正是这样。"总而言之，露琪亚最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意。

当她们来到贵妇人跟前的时候，普拉赛苔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们，说了许多恭贺的话语，又问这问那，给予勉励；她的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了某种与生俱来的高贵的态度，但她又是如此谦逊，如此关切，如此热心，这就淡化了她的尊贵，安妮丝几乎立即打消了起初在贵妇人面前萌生的半是压抑半是敬重的感觉，露

琪亚稍后也是这样;她们甚至在普拉赛苔太太身上看到了某种吸引力。当普拉赛苔太太听说红衣主教一心要为露琪亚寻找一个栖身之地,她突然生发了促成甚至抢先接受这一善事的愿望,表示乐意把露琪亚接到她家里,露琪亚在这里不必特地做什么事情,尽可随意帮助别的女人做一些活儿。她末了还说,她会设法去跟红衣主教商量。

这样的善举,除了具有明显的、直接的效果以外,普拉赛苔太太还看重并追求它的另外一种她认为更加重要的效果,那就是帮助这位最需要的人匡正思想,走上正道。因为当她第一次听到别人谈到露琪亚的时候,她立即确信,这名女子竟然许配给一个无赖,一个恶棍,一个聚众闹事的逆贼,那她定然有着某种过失,有着某种隐蔽的舛错。俗话说,你告诉我跟什么人交往,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人。她见到露琪亚之后,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这倒不是说,露琪亚在她的眼里不是一个好女子,但她确实觉得露琪亚有许多缺点需要纠正。她的小小的脑袋总是低垂着,下巴紧紧地贴着喉咙,不愿意或者只是出于无奈而干巴巴地回答别人的问话。这可以说是她的端庄的体现,但其实更证明了她的过分的执拗;由此不难看出,那颗小小的脑袋装满了她的种种思想。而那脸上因羞怯而时时漾出的红晕,那强行抑制的声声叹息……那两只大眼睛,也都不讨普拉赛苔太太的喜欢。普拉赛苔确实相信,露琪亚遭受的所有苦难,都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因为她跟一个无赖亲密交往,是上帝的警告,要她完全同那个无赖断绝关系。事情既然是这样,她便下定决心,去协助上帝实现如此崇高的目的。她常常对别人也对自己说,她这一生唯一的愿望就是顺从天意;可她每每做出异常荒唐的事情,把自个儿脑瓜子里的念头当作上帝的旨意。不过,关于我们提及的她

的另一层心思，她是用心隐瞒着，绝不暴露出任何蛛丝马迹。这是她为人的一条规矩，就是对别人行善的时候，在多数情况下不让当事人了解真情。

母亲和女儿互相对视了一会儿。既然不得不忍受痛苦的离别，她们也就觉得普拉赛苔夫人的建议是可以接受的了，至少说那座乡间别墅距离她们的村子很近。因此，在最坏的情况下，等到夫人下一次来别墅休憩，她们母女就是邻居，并且可以相聚在一起。她们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赞同的表情，便一起转过身子，向普拉赛苔夫人表示谢意，接受她的邀请。那贵妇人又说了一番亲切动人的话语，重申了她的许诺，还说她马上就会写一封信通报红衣主教。

两位女子离开以后，普拉赛苔就让堂非朗特起草那封信函。堂非朗特是位博学的文人，关于他的情况我们以后还要特别谈到，每逢要写什么非常重要的信件，他就成了普拉赛苔的秘书。在起草致红衣主教的信函时，堂非朗特充分施展了他的全部才华，他把拟好的草稿交给夫人誊抄，一再叮嘱她避免书写错误；这是他掌握的渊博学识中的一门学问，也是他在家庭里能够发号施令的少数几件事情之一。普拉赛苔夫人认真誊抄好了信件，然后派人把它送到裁缝家里。过了两三天，红衣主教差人带上一顶轿子，去迎接那母女俩返回家乡。

安妮丝和露琪亚在堂区神甫的门口下了轿，眼下红衣主教正在这里。主教大人已吩咐下来，母女俩一到就引她们进来。堂区神甫最先见到她们，他执行主教的吩咐，但又把她们留住片刻的工夫，为着匆匆地多少向她们指点一下晋见红衣主教大人应当注意的礼仪，对主教大人的称呼。每一次，他都照例要这么关照一番，但并不让主教大人知道。可怜的神甫常常看到那些

来访者都不很懂礼节，这使他痛苦不已；他对其他神甫抱怨说："这全是因为这位大圣人过于慈善，待人接物过于随和。"他还诉说，他曾不止一次听到那些来人竟这样回答红衣主教大人："是的，先生。""不，先生。"①

此刻红衣主教正跟堂安保迪奥谈论着教区的事务，因此堂安保迪奥无法像他希望的那样抽出身来，去给两位女子作一番指示。只是在他告辞离去，她们走上前来，彼此擦肩而过的瞬间，向她们递了一个眼色，表示他对她们的表现深为满意，希望她们继续对那件事情保持沉默。

她们向红衣主教施礼，红衣主教向她们表示欢迎之后，安妮丝从怀里掏出了那封信，把它递给主教大人，说道：

"这是普拉赛苔夫人的信，她说跟您主教大人相识已久；你们这些高贵的人物之间，自然都是互相认识的，您读了这封信，就明白普拉赛苔夫人的意思了。"

"很好，"菲德里戈说道，他读罢这封信，明白了堂菲朗特妙笔生花的文字的涵义。他很熟悉这一家人的底细，因此完全相信，他们是出于一片好心才向露琪亚发出邀请的，露琪亚住在那儿，可以摆脱她的迫害者施展阴谋和暴力的危险，获得人身的安全。至于说主教大人对普拉赛苔的心思有着怎样的看法，那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或许，普拉赛苔夫人并不是他为着实现自己的计划所要选择的人物；不过，正像我们在别处已经说过或者提示过，他向来不会去干涉别人的行动；不会指示别人该如何把事情做好，这是他的秉性。

"你们要平心静气地接受这样的离别和将要遇到的变化无

---

① 按照礼节，对一般神甫可称"先生"，对红衣主教则必须称呼"大人"。

定的生活。"红衣主教接着说道,"务必要坚信,这一切很快将会过去,上帝定会引导事情按照他确定的样子了结;但你们千万要诚心诚意地相信,上帝的旨意,将会带给你们最美满的结果。"

红衣主教特别向露琪亚说了一番深情的临别赠言,又给予她们两位一些安慰的话语,并为他们祝福以后,就让她们走了。

她们刚走出门来,立即被一群亲朋好友团团围住,简直可以说全村的人都在欢迎她们,把她们当作凯旋而归的英雄簇拥着,送到她们的家里。所有的女人都争着向她们道喜,表示同情,问这问那。她们听说露琪亚第二天又将离开家乡,无不表露出极大的遗憾。男人们竞相表示要为她们效劳,每一个人都乐意那一夜守卫在屋子外面。对于这种场面,我们的佚名作者甚至特地造出了一句谚语:"你想要很多人来助你一臂之力吗? 那就尽力不要别人帮忙。"

如此热情的欢迎弄得露琪亚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安妮丝倒显得颇为坦然。不过,这实际上对露琪亚也有好处,面对这样喧闹的场合,她不时陷入深深的回忆与思虑,村民们的热情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可当她一踏进自己的家门,走进那几间小屋子,目睹那一件件熟悉的东西,就又重新勾起了她的回忆与思虑。

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宣告宗教仪式即将开始。所有的人都朝教堂走去。于是,我们这两位女子在众人的簇拥下,又受到一次凯旋式的礼遇。

宗教仪式结束以后,堂安保迪奥匆匆地奔回家去,看看佩尔佩杜娅可把饭菜准备停当,随即接到红衣主教的召唤。他急忙赶到红衣主教那儿。红衣主教让他上前,靠近自己的身边。

"神甫先生,"红衣主教开口说道,从讲这几个字的语气就可以明白,这只是一次很长而且很严肃的谈话的开始,"神甫先生,

您为什么没有为那个可怜的露琪亚和她的未婚夫证婚?"

"看来她们今天上午把那件事统统抖出来了。"堂安保迪奥暗自思量,然后吞吞吐吐地回答道:

"尊贵的主教大人,您想必已经听到在那件事情上出现的种种紊乱的情形,那件事是如此的复杂,以至直到今天谁也没法弄个明白。如今,露琪亚历经磨难,奇迹般地回到了这儿;但伦佐遇到了别的麻烦,谁也不知道他流落到了什么地方;主教大人您也可以由此作出判断。"

"我现在问您,"红衣主教接着说道,"在这一切麻烦的事情发生以前,在那个预定的日子里,虽然他们向您提出了请求,但您拒绝为他们证婚,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确实……可如果尊贵的主教大人知道……我接到了多么可怕的恫吓,不准我张扬……"堂安保迪奥不再说下去,他站在那儿,举止之间流露出一种很客气的暗示,此事不宜再问下去。

"听着!"红衣主教说道,他的声音和表情显露出从未有过的严峻,"现在是您的红衣主教,为了履行自己的使命,为了听取您的申辩,想要从您这儿知道,您为什么拒绝去做在您的正常职责范围之内必须做的事情?"

"主教大人," 堂安保迪奥说道, 他的身子蜷缩成一团, "我并不是想说……但是我觉得, 这些事情是如此的复杂, 又都已过去, 也没有什么可以补救的法子, 所以再来谈论也徒劳无益了……不过, 不过, 我想说……我知道, 尊贵的主教大人不会把您的可怜的堂区神甫推进苦海。不过, 您清楚地知道, 主教大人不可能无处不在; 而我却要一直是在这儿……不过, 如果您吩咐我……我会把事情原原本本都讲出来。"

"您说吧,我只希望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您是无可指责的。"

于是堂安保迪奥开始叙述那段令人痛苦不堪的历史，但避而不谈那个主要人物的名字，只说是位声名显赫的贵族，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还是尽可能地小心行事。

“您可还有别的什么理由？”堂安保迪奥叙述完毕以后，红衣主教问道。

“或许我还没有解释清楚，”堂安保迪奥回答，“他们不准我主持婚礼，如果我不照办，就要置我于死地。”

“您以为这样的理由就足以让您放弃您应尽的责任？”

“我一直想尽力去履行我的责任，虽然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可是当事情涉及一个人的性命……”

“当您决定献身教会的时候，”菲德里戈用愈加严厉的语气说道，“当您决心履行这样的使命的时候，难道教会曾经教导您要顾虑自己的身价性命？难道教会对您说过，您的圣职所承担的责任将不会遇到任何障碍，不会遭逢任何危险？莫非教会曾经指示您，只要遭遇危险，就可以立即停止履行圣职？难道教会对您的教诲不正是相反么？不是事先就提醒您，教会派遣您去履行圣职，恰如把羔羊送进狼群？您当真不知道，世上那些横行霸道的人所痛恨的，正是您受命去做的事情？基督赐予我们思想，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因为追随基督才让别人称呼我们并且自称牧人，而基督来到尘世，执行他的使命，他难道也把保全自己的生命作为他的条件了么？基督确立涂油礼、按手礼和神甫受灵恩礼，莫非只是为着保全生命，苟延生命，我重复一遍，为着在这世上多活几天吗？对于世俗世界来说，这样的美德，这样的教诲，也就足够了。我能说些什么呢？唉，真让人汗颜！正是这世俗世界中的人拒绝了这样的美德和教诲。但世界也制定了自己的规矩，明确善与恶；它也有自己的信条，自尊与憎恨的信

条;它也不允许有人以珍重自己的生命为理由来违背尘世的戒律。它不允许;但所有的人都得服从。而我们!我们是承受救赎的儿子,又是传播救赎的使者!倘使您所有的同事都像您这样讲话,那教会将会沦落成什么样子?倘若教会带着这样的信条进入世俗世界,那它还能有什么样的地位?"

堂安保迪奥站在那儿,低垂着脑袋。他的心在红衣主教这一番宏论的冲击下,恰如一只雏鸡被一只大鹰生生活捉,大鹰用爪子攫住它,升到空中,把它带到一个它从来不曾去过的境界,让它呼吸到从来不曾呼吸过的空气。他感到,眼下他必须有所交代,便很勉强地但又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尊贵的主教大人,或许是我错了。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无关紧要,那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可是,当一个人被迫同那些飞扬跋扈,蛮不讲理的豪门权贵打交道时,即使再显耀能干,也是无能为力的。我说的那位权贵,既没有法子取胜他,也不能跟他平起平坐地交往。"

"您难道不知道,为正义而受难就是我们的胜利?倘使您不知晓这个道理,那您是怎样布道的?您怎么去教谕别人?您向穷苦人宣传怎样的福音?谁曾要求您用暴力战胜暴力?确实,终有一天,没有人会询问您是否让强权者遵规守矩,因为并没有赋予您这样的使命与手段;不过,总有一天人们一定要您回答,当您履行赋予您的使命,而遭到强暴的阻拦时,您是否充分地使用了您的职权?"

"这些圣者简直是怪人,"堂安保迪奥暗暗思忖,"说穿了,他这番话的意思就是,他关心那两个年轻人的恋爱,胜过一个可怜的神甫的性命。"堂安保迪奥巴不得就此结束谈话,但是他看见红衣主教讲话中不时停顿一下,显然是等待他的回答,或者说,

等待他的悔过，或者申辩，或者别的什么。

“我愿再重复一遍，”堂安保迪奥回答，“或许就是我错了……一个人是没法子给自己增添勇气的。”

“这么说来，我倒要问您一声，您为什么要投身这种同世俗的情感相冲突的事业？我不妨告诉您，您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样的事业，可为什么没有想到，为了履行您的职责，勇气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您向上帝请求，上帝定然是会赐给您勇气的。您以为，那万千殉道者莫非都是从娘胎里带来勇气的么？他们的天性难道都是视生命如鸿毛么？您可知道，这万千圣徒中，有许多刚开始品尝到生命的美妙的青年，许多叹息生命迟暮的老人，许多少女、未婚妻、母亲？他们都显得英勇无畏，因为勇气于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的信念是强烈的。您对自己的弱点，对自己的责任早已了如指掌，您可曾考虑过如何对付可能遇到的和实际上已经遇到的困难？唉！倘使在这么多年的牧人生涯中，您确实爱您的羊群(怎么可能不爱呢？)，倘使您确实把一颗爱心，把您的关怀，把您的快乐，都奉献给了他们，那么，到了需要的时候，您就决然不会因为缺少勇气而怯懦起来，要知道，爱是无所畏惧的。这样，倘使您爱他们，爱那些相信您会在精神上给予关怀的人，爱那些您称为儿女的人，那么，当您看到他们当中的两个人同您一起受到威胁时，唉，不错！肉体的薄弱固然使您为自己的生命而担心，可是同样，您也应当因仁爱而为他们担心。您要为您的第一次的恐惧而羞愧，因为这正是您的人格渺小的结果；您本可为自己祈求力量，来战胜恐惧，驱除恐惧，因为它是一种诱惑。不过，那为别人，为您的儿女们而引发的神圣而高贵的恐惧，你应加以关注，它会使您不得安宁，激励您，会迫使您去思考，去做能够做到的事情，为的是消除威胁他们的危险……恐

惧，爱心，给您带来了什么？您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您又是怎样考虑的？”

红衣主教把话打住，他的姿态显然是表示，他在等待回答。

第二十六章

堂安保迪奥听到红衣主教这一番责问，虽然竭力想模棱两可地回答几句，但他却愣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说实在话，即使是我们，面对佚名作者的手稿，手里握着一管羽笔，只须记叙客观的事件，也只畏惧我们的读者的批评，但也颇觉汗颜，难以继续写下去；我们觉得，倘若如此轻飘飘地去侈谈坚毅、仁爱、热忱关心他人和彻底舍己精神等高贵的原则，那会显得很稀奇的。不过，一旦想到方才慷慨陈词的是一位能够身体力行的人士，我们也就有了继续往下写的勇气。

“您答不上来吗？”红衣主教继续说道，“啊，倘若从您自身来说，您做到了仁爱和天职要求您所做的事情，那么，不管这件事情后来出现了怎样的结局，您现在都必定有话要对我说。您反省一下吧，您究竟做了什么？您屈从于邪恶，而丝毫不再顾及您的职责。您完完全全听任邪恶的摆布，邪恶显现于您的眼前，指使您去执行他的旨意；但他却要隐蔽起来，保护自己，不让那些能够抵制他的人察觉；为了顺顺当当地施展他的阴谋诡计，他不准您张扬出去，而要您严守秘密；他命令您背离您的天职，不动声色地行事；您就乖乖地抛弃您的天职，一声不吭。我现在要问您，您是否还做了别的事情？您告诉我，为了掩盖拒绝证婚的动

机,您是否苦苦地编造了托词?"说罢,他站在那儿片刻的工夫,又一次等待回答。

"这也是那饶舌的老太婆向他报告的。"堂安保迪奥暗暗思量。他一点儿也不显出有话要说的样子。于是,红衣主教继续说道:

"倘若您果真向那些可怜的人编造了谎言,为的是按照邪恶的旨意,把他们蒙在鼓里,让他们两眼一抹黑……那么,我就应当相信是这么一回事,我也不得不同您一起脸红羞愧,希望您同我一起痛哭一场。您瞧,您为了保全您的性命(啊,仁慈的上帝,您方才还把这作为辩解的理由!),您竟把自己带到了怎样的地步,而每个人都是免不了一死的。把您带到了……倘若您以为我讲的话不在道理,您尽可以反驳;而倘若我的话言之有理,您就应当谦卑地接受,以便拯救自己……这邪恶引导了您去欺骗那些弱者,去向您的儿女们制造谎言。"

"瞧,这是怎么一回事,"堂安保迪奥又暗自思忖,"对于那个恶魔(他指的是那个无名氏),我们的红衣主教搂着他的脖子拥抱;而对于我,仅仅因为我想保全自己的性命,说了半句不实之词,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可他们都是我的上司,而上司总是有理的。我真是命途多舛,所有的人都跟我过不去,圣者也是这样。"于是,他高声说道:

"我做了错事,如今我明白,我做了错事;可是,在那个危难的时刻,我该怎么行事才好呢?"

"您还要问我吗?难道我没有告诉您吗?还要我再来重复一遍?爱心,我的孩子,需要爱心和祈祷。您倒是理应晓得,邪恶诚然能够发出威胁,实行打击,但它无法让人听命于它;您完全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促成那两个年轻人的结合,而那恶人正

是想活生生拆散他们;您也完全应当履行您的职责,帮助那一对纯洁而不幸的年轻人,他们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上帝自会为那可能产生的后果来保护您,因为您是遵循上帝的指示行事的;既然您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那您就要为此承担责任;而由此又产生了怎样的后果啊!可是,您或许竟丧失了每一个人都应当具有的自卫的能力?兴许,任何摆脱危险的道路于您都已关闭?其实,这只需要您观察一番周围,好生思考和寻找一番就足够了。如今您应该晓得,那一对可怜的人儿倘若当时结成了夫妇,他们自会想出摆脱危险的法子,他们早就作好了逃离那强暴者的打算,并且已经物色了避难的去处。不过,即便不是这种情形,您难道不晓得,归根结蒂您还有一位上司?倘若这位上司不尽心竭力来帮助您履行您的职责,他现在岂有权力来责备您失职呢?您为什么不把您在行使您的职能时遇到恶势力的阻挠,向您的主教报告呢?"

"这正是佩尔佩杜娅当时的劝告!"堂安保迪奥恼怒地想道。他虽然聆听着红衣主教的这些教谕,但此刻最活跃地显现于他心目中的,却是那两个强人狰狞的模样,一味想着的是堂罗德里戈仍然活得好好的,总有一天,他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洋洋和杀气腾腾地回来。虽然眼前这位高贵的主教的仪容和话语,令他异常困窘,惶恐不安,但此种惶恐实际上却无法制服他,也无法压制他不生抗拒的念头,因为他始终想着,归根结蒂,红衣主教既没有一杆枪,没有一把刀,也没有一个强人。

"您怎么没有想到,"红衣主教继续说道,"即使这两名遭陷害的无辜青年寻找不到别的栖身之处,那还有我可以接待他们,把他们平安无事地安置下来,只要您把他们送到我这里,把这些被遗弃的孩子送到自己的主教身边,我自然不会把他们当作累

赞，而只会把他们视为自己的亲骨肉，视为自己的财富！至于您，我也定会为您操心，定会等到确信您平安无事，他们没有敢动您的一根毫毛的时候，我才会去安心睡觉。莫非您以为我没有法子保护您的身家性命，以为我找不到地方来让您安渡危难？那个恶人虽说胆大包天，但您想，他一旦知道，他的阴谋诡计已经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已经被我掌握，而我正严密注视着他，决心采取我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来保护您，难道他不会收敛一些他的胆量吗？您岂能不明白，人的许诺常常未必都能兑现？嘴上气势汹汹地威胁，但其实并不敢付诸行动？您岂能不明白，邪恶不仅仅依仗自己的势力，而且依靠别人的轻信受骗和恐惧心理？"

"这又应了佩尔佩杜娅的看法，"堂安保迪奥暗暗想道，但他没有想到，连他的女仆都同菲德里戈·博罗梅奥在当时能够如何行事应当如何行事这一点上不谋而合，这恰恰说明他的见识是多么低下。

"可是您，"红衣主教得出结论，说道，"除了您面临的小小的危险，竟什么都没有看到，什么也不愿看到；这危险在您眼里放大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任何别的事情都一概不予理会了，那还有什么奇怪呢？"

"那是因为亲眼见到了那些狰狞可怖的模样，"堂安保迪奥急切地辩解道，"我亲耳听到了那些威吓的谈话。主教大人讲得很对，但您最好设身处地，站在一个微不足道的神甫的位置上，体验一下那时的经历。"

刚刚说完这几句话，堂安保迪奥立即咬紧嘴唇，自悔失言。他察觉自己过于受恼怒的情绪摆布，便暗暗对自己说道："现在该有狂风暴雨来了！"但是，当他疑惧地抬起他的目光，不由得惊

诧起来，因为令他无法猜透，也无法理解的是，那红衣主教的面容，竟然由威严、教诲般的严肃，变成了忧伤的、沉思的庄重。

"很遗憾！"菲德里戈说道，"这就是我们的可怜而又可悲的境遇。我们总是苛刻地要求别人，而我们自己是否愿意付出，那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也总是评判、改正和责难；而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将如何行事，或者在类似的情形下，我们曾经怎样行事，那只有上帝才知道！可是，倘若我要把自己的弱点当作衡量别人职责的准绳，当作我的教诲的规范，那就太可悲了！的确，在说教的同时，我也应当为别人树立榜样，我不能像那位经师一样，他们把沉重的担子交给别人，自己却连指头也不动一下。[①]好吧，我的孩子和兄弟，那些掌握权柄者的错误，别的人常常比他们自己看得更分明；倘若您发现我因为怯懦，或者因为别的什么考虑，放弃了我的职责，那就请您毫无顾忌地对我指出，督使我纠正，这样至少在我没有做到以身作则的地方，至少能用忏悔来弥补。您尽可毫无顾忌地责备我的弱点，那样，我说出来的话才能有更大的价值，因为您可以更亲切地听到，这些话并不是属于我的，而是那一位的言语，他能够赐给您和我在履行他嘱咐的使命时所缺少的精神力量。"

"啊，这是一位何等圣洁的人！但这又是多么折磨人！"堂安保迪奥想道，"他对自己也丝毫不肯宽容，他对什么都要体察、探究、批判和审查；是的，对自己也丝毫不肯宽容。"他随即大声说道："啊，主教大人！您莫非跟我开玩笑？谁个不知道主教大人

---

①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23章，上帝对民众和门徒说：你们不要照经师和法利赛人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只说不做。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

胸怀宽宏，有一股大无畏的热情？”但心中又默默补充说道：“但太过分了！”

“我并不要您的赞扬，它只会使我惶恐不已，”菲德里戈说道，“因为上帝洞察我的缺陷，而我自己所认识到的，就足以让我羞愧了。不过，我曾经希望，如今依然希望，您和我一起说服上帝，一起信从上帝。出于对您的爱，我非常希望您能明白，您的行为，您的言语，是多么背离了您平日宣讲的道理，您日后将因此受到评判。”

“如今把一切过失都推到我的身上，”堂安保迪奥说道，“但是，那些向您告状的人可曾告诉您，他们使了诡计，偷偷地潜入我的家里，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强迫我违反规定为他们证婚。”

“他们统统告诉了我，我的孩子。但是，您这一番话却使我深感悲哀，深感沮丧。您还想宽恕您自己，您还想用指责别人的法子来宽恕您自己，您把本应成为您忏悔的材料，当作谴责别人的手段。谁迫使他们(我并不以为这是必然的)禁不住诱惑，去做了他们后来所做的事情？既然正常的途径于他们已经关闭，他们怎能不去寻找不正常的路子？倘若他们受到神甫的热忱接待，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他们岂会设下那圈套？倘若神甫没有躲藏起来，他们又怎么会对您突然袭击？难道您还为这件事谴责他们？他们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我对此能说什么呢？)，今天依然处于苦难的境地，难道他们向自己的牧人，也是您的牧人，发泄了几句牢骚，您就要忿怒吗？在这个世道上，被压迫者的求助，受苦难者的伸冤，总是遭到别人的憎恶，但我们岂能这样！倘若他们含冤沉默，这于您有什么好处呢？倘若他们的事情完完全全提请上帝来审判，那于您又有什么利益？这

件事本是向您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您能够听听您的主教的一番肺腑之言，让您更深切地知道您在道义上欠了他们多少的债，也让您借此先偿还欠债的一部分，这难道不是促使您去爱他们的一个新的理由吗？（其实您早就有许多理由去爱他们！）啊，倘若他们过去触茫了您，得罪了您，也让您吃了苦头，那我要对您说（这难道要由我对您说吗？），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您应当爱他们。您要爱他们，因为他们受尽了痛苦，因为他们现在依然在遭受痛苦，因为他们是您牧养的羔羊，因为他们是弱者，因为您需要宽恕。而您想一想，对于您要获得宽恕，他们的祈祷是多么的重要。”

堂安保迪奥默默地站在那儿。但已经不再是方才这种勉强的、不耐烦的沉默，他默默地站在那儿，好像是有许多事情更需要他去用心思考，而不是急于开口说话。他听到这一番话，不啻是一种始料未及的发现，是对于他头脑中早已形成、并且始终被视为天经地义的陈旧道理的崭新的阐释。别人的痛苦，从前他只因一心为自己着想而被忽略了，如今在他的心里产生了新的印象。诚然，他并没有如红衣主教训诫时所希望的那样彻底悔悟，因为那恐惧依然存留在他的心中，起着为他辩护的作用，不过，他终究多少感觉到了愧疚；他心中不由起了一种不满自己，同情别人的情感，一种混和着温情与困窘的情感。如果允许我打个譬喻的话，我说，这好比一支蜡烛的受损伤的、潮湿的芯子，拿到一根大火把跟前去点火，起初它只是冒出青烟，吱吱地作响，溅出火星，一点都没有燃烧的意思；然而，最后，它终于点燃了，不管怎么说，发出了火与光。如果他这时脑子里没有闪现过堂罗德里戈，他真会坦诚地责备自己，放声痛哭一番。不过，他还是明显地被打动了，红衣主教因此明白，他苦苦的劝谕并没有

白费口舌。

“如今，”红衣主教接着说道，“他们当中一个已经逃离故土，另一个也正准备离乡背井，他们俩都有太多充分的理由远走他乡，再也没有机会在这儿团圆，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上帝，让他们在别的地方聚首。如今，非常遗憾，他们再也不需要您的帮助；非常遗憾，您也再没有机会为他们行善事，而我们短视的目光也无法预见未来可有什么机会。可是，谁知道仁慈的上帝是否会赐给您另外一个机会呢？啊，但愿您再也不要失去！愿您去寻找，去等候，去祈求上帝赐给您这样的一个机会吧！”

“我绝不会再错过，主教大人，真的，绝不会再错过。”堂安保迪奥回答，此刻他的声音显然是发自内心。

“啊，太好了，我的孩子，太好了！”菲德里戈大声说道，最后，他神色庄严而十分动情地说，“上帝知道，我原本是多么想跟您进行另一种的谈话。我和您都已在这世上经历了许多许多；只有上帝知道，当我不得不用责备的言语来对待您这位白发人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多么沉重，我是多么乐意跟您一起谈谈我们共同操心的事情，我们的烦恼，谈谈我们如此临近的美好的希望。愿上帝赐恩，我方才不得不对您说的一番话，于您和于我都有所裨益。您千万不可让我在审判的那一天，听到上帝的声音，让我解释为什么还容许您留在您如此不幸地失职的位置上。让我们弥补失去的时光吧，午夜已经临近；新郎不能再迟延，我们拿起点燃的灯吧。[1] 让我们把自己的一颗可怜的、空虚的心奉献给上帝，由上帝用他的仁爱来充实，以智慧的法子来补救过去，保

① 典出《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午夜比喻生命的终结，新郎即是基督，灯象征心。此处比喻人应各尽己责，等待自己的末日。

证未来;上帝的仁爱令我们恐惧和信赖,哭泣和欢乐;而在任何情况下,上帝的仁爱都化为我们需要的美德。”

说罢,红衣主教起身离开房间,堂安保迪奥紧紧相随。

佚名作者的手稿在这儿向我们提示,这两位人士进行了不止一次的谈话,露琪亚也不是他们交谈的唯一内容,但佚名作者只止于记叙他们这一次的会面,以免偏离故事的主要情节。基于同样的缘故,他也没有提及菲德里戈此次巡视全过程中所做的其他的重要事情,他的布施散财,扶危济困的美德,以及平息纷争,消弭其实在多数情况下只是缓和了个人、家庭和乡镇之间的宿怨,也没有提及他曾感化了一些强人、恶霸,他们当中有的终生改邪归正,有的只是短暂的悔过;在这位杰出的红衣主教巡视教区期间,大凡他的足迹所到之处,总是有这类的事情或多或少地发生。

那佚名作者随后写道,第二天早晨,按照事先的约定,普拉赛苔前来迎接露琪亚,并向红衣主教请安。主教把这位女人着实夸奖了一番,很热情地把露琪亚托付给她。露琪亚向母亲告别,她此刻如何伤心得泪如泉涌,也就不难想象了。离开她的小屋子的时候,她又一次向家乡道别,心中不由起了双重的哀伤,既因为她要离开这世上她唯一的亲爱的地方,更因为她此去再无法重返家园了。但是,她并未同母亲作最后的告别,因为普拉赛苔夫人表示,露琪亚还将在她的家里住上几天,那儿离此地并不很远。安妮丝向女儿许诺,一定会去看望她,并作更悲切的告别。

红衣主教正准备动身,继续他的巡视的时候,无名氏的寨堡所在的教区的神甫来了,请求面见红衣主教。他被引进以后,向红衣主教呈上了无名氏的一只包裹和一封书信。无名氏在信中

恳请红衣主教把包裹里的一百枚金币转交给露琪亚的母亲，作为姑娘结婚的嫁妆，或者充作她们认为更合适的任何用途；他还请红衣主教转告她们，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她们认为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尽可以招呼他；对于他来说，那将是最期盼的一件幸运；至于他的落脚之处，不幸的姑娘，是再清楚不过了。红衣主教立即派人把安妮丝叫来，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安妮丝听到了这个消息，惊喜交集，也不怎么谦让，便把红衣主教递给她的包裹接受下来，说道：

"上帝会报答这位先生的，请主教大人替我们向他多多致谢。也请大人千万别向人们提起此事，因为这个地方是如此……您瞧，请原谅；我明白，像大人这样的是不会扯淡这些事情的；但是……大人能明白我的意思。"

她不动声色地回到家里，立即把门关上，解开包裹，虽说她已有了心理准备，但当她看见这么一堆金币的时候，还是禁不住要惊呼起来，或许她这一辈子还不曾见到过这么多金币，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每一次也顶多见到一枚金币。她逐一地点了数，然后费劲地把所有的金币排列起来；因为每一枚金币都有点鼓肚，所以不断地从她的笨拙的手指间滑溜出来。她终于好歹把金币码好，用一块布头包裹起来，活像一个布团，再用绳子捆好，把它塞进草褥子的一个角落里。

在这一天的其他时间里，她再也顾不上做别的事情，只知道反复琢磨，谋划着未来的美好的计划。她睡在床上，依然久久地睁着眼睛，无法入眠，脑子里尽是想着她身子下面的一百枚金币。她入睡以后，又在梦中瞧见这熠熠闪亮的一百枚金币。天亮时分，她赶紧起床，立即启程，前往露琪亚落脚的住处。

露琪亚虽说还很不情愿谈她立的誓，但终究还是决心鼓起

勇气，在这次会面中把这件事开诚布公地告诉母亲，因为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这是最后一次的会面。

等到只留下她们两个人的时候，安妮丝面露喜色，压低声音，好像唯恐身边有人会听见她的谈话似的，说道：

"我有一件大事要告诉你。"于是，她向女儿叙述了这意想不到的好运。

"愿上帝祝福这位老爷，"露琪亚说道，"这样你可好生享享福了，你也可以给别人行点善事。"

"什么?"安妮丝答道，"你不知道用这么多钱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吗？你听我说，在我的心里，唯有你，唯有你们俩；因为自从伦佐跟你订了婚，我就始终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但愿他没有遭遇什么灾祸，你瞧他一直没有给我们捎来任何消息，唉！难道事情果真会凶多吉少吗？但愿不是这样，但愿不是这样。就我来说，我是多么希望把这副老骨头留在我的家乡，但是因为那个恶魔的缘故，眼下你在乡下没有立足之地；而我只要一想到那个家伙就在附近，我竟对我的家乡也生出了一种憎恶的感觉；只要跟你们在一起，我愿意随你们去任何地方。我早就作了准备，哪怕跟你们一起去天涯海角，这个想法一直藏在我的心中，可是，缺少钱岂不一事无成？现在你明白我的心思了吗？那可怜的伦佐省吃俭用，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一些钱，官府一来，统统给查抄走了；不过，老天爷好像特地要补偿我们似的，把这样的好运赐给了我们。只要伦佐想到法子带信来，告诉我们他还活着，在什么地方落脚，他有什么打算，我马上就到米兰来接你，我准定来接你。从前我若是去米兰，还觉得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可经历了种种磨难，人倒也长了见识，何况已经去过蒙札，知道出远门是怎么回事。我会找一个可靠的人，或者找一个亲戚，像马

贾尼科村[1] 的阿莱西奥，陪我一起去。说实在话，我们这儿还真难找到一个可靠的人，我们来承担他的全部费用……你明白了吗?”

但是，她发现露琪亚不但毫不显出兴奋的样子，反倒闷闷不乐，温顺中少了一份欣悦，便不再说下去，忙问道：

“你怎么啦？你不赞成我的意见吗?”

“可怜的妈妈!”露琪亚喊道，忽然伸出胳膊，紧紧搂住母亲的脖子，把面孔掩没在她的胸怀里。

“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再次忧心忡忡地问道。

“我本该早早地告诉你，”露琪亚回答，她仰起面孔，拭去了眼泪，“可是我没有勇气这样做，你就可怜我吧。”

“那你快快告诉我。”

“我再也不能嫁给那个可怜的人，不能作他的妻子了。”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露琪亚又低下头去，呼吸十分急促，虽然没有哭泣，但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下来，好像是叙述一件令人伤心、但又无法改变的事情，把她决意不嫁的誓言告诉了母亲。

她又合掌再次请求母亲的宽恕，原谅她把这件事一直隐瞒到现在，她还请求母亲别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一个人，而是帮助她去履行自己的誓言。

安妮丝听罢这一席话，十分惊诧，沮丧。她真想大发脾气，责备女儿对她隐瞒；但是，她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也就把她的一腔怒火抑制了下去。她本想质问女儿：你怎么做下这等的事情？但她觉得这样不啻是向上苍发泄怨恨。露琪亚开始绘

---

[1] 莱科镇的一个小村。

声绘色地描叙那个恐怖的夜晚，凄惨的绝望，以及始料未及的解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她明确地、庄重地立下了誓言。这时，安妮丝也想起听别人说过、又讲给女儿听过的因违背誓言而遭到奇怪、可怕的惩罚的许多例子。她怅惘惶乱了片刻工夫，然后问道：

“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现在，”露琪亚回答，“全由上帝来安排，听从上帝和圣母。我早已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他们；他们从来不曾抛弃我，现在也必定不会抛弃我……在灵魂获得拯救之后，唯一的恩典，是让我回到你的身边，上帝会恩准的，是的，一定会恩准的。那一天……在那马车里……啊，至圣的圣母！……那些强人！……当时有谁会来告诉我，他们要把我送到某个人那儿去，而他第二天将把我送到你的身边？”

“可是你为什么不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你的母亲？”安妮丝问道，疼爱与怜悯多少软化了她的恼怒。

“饶恕我吧！我实在没有勇气……而且，早一刻让你伤心又有什么益处呢？”

“那伦佐怎么办？”安妮丝摇摇头，问道。

“啊！”露琪亚浑身哆嗦了一下，激动地说道，“我再也不敢去想那个可怜的人。看来我们注定不能……你想，很可能，我们这样离别就像是上帝的旨意……又有谁知道……？啊，不，不，上帝一定会保佑他脱离各种危险，会使他在跟我分离之后更加幸福。”

“不过，”母亲接着说道，“如果你当初没有立下有终身约束力的誓言，只要伦佐不再发生什么灾祸，凭着这些钱，其他的事情我自会有法子处理好的。”

“可那些钱，如果我没有经历那个夜晚，我们会得到吗？正是上帝有意这样安排的，但愿上帝的旨意能够获得圆满的体现。”露琪亚回答时凄然泪下，她的声音哽咽了。

这个出乎意料的话题，使安妮丝陷入了沉思。

过了片刻工夫，露琪亚止住抽泣，继续说道：

“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平心静气地去对待，你，可怜的妈妈，你能够帮助我，首先请你为你的不幸的女儿向上帝祈祷，然后……一定要让那个可怜的人儿知道这件事。你替我办理吧，妈妈，给我这一份仁爱，因为你是能够周到地考虑这一切的。你一旦打听到他在什么地方，就托人给他写信，找一个人……譬如你的亲戚阿莱西奥，他为人慈善，做事谨慎，决计不会把事情张扬出去，对我们也始终一片真心；就请他写封信，说明曾经发生的一切，我曾经陷入了怎样的绝境，遭遇了怎样的磨难，这都是上帝的旨意，让那可怜的人儿安下心来，我永远永远不会再属于任何人。要用很得体的言词让他明白，我已经许诺，我的确已经立下了誓愿。只要他知道我是向圣母许的愿……他平素是很敬畏上帝的。你一有他的什么消息，马上写信给我，告诉我，他是否健康，然后，除此之外，你再也不要让我知道他的别的事情。”

安妮丝温存地向女儿表示，一切都会按照她的意思去办。

“我还想对你说另外一件事儿，”露琪亚接着说道，“那个可怜的人儿如果没有不幸地爱上我，他也不至于遭遇已经发生的种种事情。如今他四处飘泊，他们毁了他的前程，掠夺了他的家产；还有他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几个钱，可怜的人儿，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而我们现在得了这么多钱！啊，妈妈！既然上帝如此恩赐我们，你又把那个可怜的人儿当作自己

的……是的，你确实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唉！你就分一半钱财给他吧；因为，我想上帝一定不会亏待我们的。你留神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托人把钱给他送去，只有上天知道他是多么需要钱用！”

“哦，你想到哪儿去了？”安妮丝回答，“我肯定要把钱给他送去。可怜的年轻人！你为什么以为我会非常喜欢这些钱？唉！我到这儿来的时候确实是满心喜欢。得了，我肯定要把钱给他送去，可怜的伦佐！不过，如果他知道……我清楚我说的话；钱当然会使需要它的人高兴，但这些钱并不能使他快活起来。”

露琪亚感谢母亲如此爽快、大度地答应了她的要求，她流露出来的感铭和深情，足以让旁观者感觉出，她的一颗芳心仍然有一半眷恋着伦佐，这比她本人看得还更加分明。

“身边没有你，我这不幸的女人该怎么办呢？”安妮丝不由得老泪涟涟。

“我身边不是也没有你吗，可怜的妈妈？我还寄居在素不相识的人家！要去那么一个米兰城……但上帝会跟我们同在，必定保佑我们一起重归家园。再过八九个月，我们就可以见面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希望更早一些，上帝会妥善安排一切，让我们团聚的。我们听从上帝的旨意吧。我也将时时刻刻祈求圣母赐予我们恩典。如果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给圣母，我定会这么去做，可圣母是如此的仁慈，她一定会无条件地赐予我们恩典的。”

安妮丝和露琪亚一遍又一遍地说着这样的或诸如此类的言语，说着哀伤与安慰、悲愤与顺从的言语，不止一次地互相请求与许诺对外人严守秘密，在流淌了无数的眼泪，许多次地久久的拥抱之后，她们不得不告别，约定至迟到秋天重新相聚，仿佛实

现诺言全取决于她们似的；不过，在类似的情况下，事情常常正是这样。

嗣后，过了很长的时间，安妮丝打听不到伦佐的任何消息。他既没有书信，也没有口信带来。她询问镇里和附近一带的人，但关于伦佐的情况没有一个比她知道得更多。

不只是安妮丝在徒劳地寻找伦佐。红衣主教菲德里戈并不是出于虚礼，才向母女俩许诺说，要去打听那可怜的年轻人的下落，事实上他立即就写信去了解情况。他巡视完毕，回到米兰以后，就得到了消息，说他要寻找的那个人的踪迹无法查证落实；此人确实曾在一个亲戚家里居留了一些时间，但在那个地方，他的言行令人难以捉摸；但是，一天早晨，他突然悄悄离去，连他的亲戚也不知道他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只是反复提到一些流传的模模糊糊、似是而非的消息，有的说这年轻人从军去了东方，有的说到了日耳曼，在渡河的时候溺水而死。传递消息的人表示，他将继续留心查访，一旦发现什么可靠的情况，当立即报告高贵的红衣主教大人。

后来，这些和另外一些流言也在莱科地区传播开来，自然也就传到了安妮丝的耳朵里。可怜的女人想尽了各种法子，要弄清楚哪一种说法是可靠的，也好去探究这个或那个传闻的来源，但除了得到“据说”这两个字的答复以外，她始终无法查明真相；时至今日，人们也似乎只要用“据说”两字，就足以为许许多多事情作证了。有的时候，安妮丝刚刚听说一个消息，就有另外一个人来告诉她，说那压根儿是谣传，但他报告的另外的消息，又是同样的离奇和不吉利。一切都是空穴来风，实际的情形就是这样。

国王派驻意大利的行政长官，米兰总督堂贡扎罗·菲尔南

德兹，向威尼斯驻米兰代表提出严重抗议，因为那个煽动民众抢劫和杀戮的臭名昭著的匪徒、恶棍劳伦佐·特拉马利诺被当局拘捕之后，又挑动众人闹事，乘机逃脱，现逃到贝加摩地区，受到接待和庇护。代表先生回复说，此事他一无所知，但将呈文威尼斯，以便向总督大人阁下作出相关的解释。

威尼斯当局历来奉行这样一项政策，鼓励和支持米兰织绸工人移居贝加摩地区，并为此提供了许多优惠，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确保移居者的人身安全。不过，事情常常是这样，两个大人物争吵，第三者总是渔翁得利，哪怕只是获得微小的益处。因此，不知是谁悄悄地向波尔多罗通风报信，说伦佐不宜再在这儿居留，最好让他改名换姓，暂时送到别的厂里去。波尔多罗自然心领神会，也不再打听别的，马上去跟表弟说了这个情况，随即带他上了一辆轻便马车，来到大约二十四五公里外的另一家丝厂，把伦佐以安东尼奥·里沃塔的假名，介绍给老板。那人也来自米兰，是波尔多罗的老朋友。这一年虽说年成不好，不过，那老板见是波尔多罗这样的规矩人向他推荐一位诚实的、能干的工人，也就不用多问什么，接受了下来。后来一经试用，老板对这名新工人更是赞不绝口；只是起初的日子里，他觉得这名年轻人有点呆头呆脑，因为每当有人喊他的名字：安东尼奥！他常常不知道回应。

过了一段时间，贝加摩行政长官接到威尼斯来的一纸语气平和的公文，要他着手调查，并作出报告，在他管辖的地区内，在某某乡镇，可有这样一个可疑人。长官依照上司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的侦查之后，呈交了一份说明查无此人的报告，威尼斯驻米兰的代表随即把收到的这份报告转交给了堂贡扎罗·菲尔南德兹总督。

自然有些爱管闲事的人，想从波尔多罗的嘴里打听到那年轻人为什么不再住在这儿，他又去哪里了。波尔多罗对于头一个问题只是回答说："唉！他失踪了。"为了让那些纠缠不休的人平静下来，不让他们对实际的情形有丝毫的怀疑，他便对一个人这么说，对另外的人那么说，反正都是我们在上文提到的那些传闻，而且，他还表示，这些也都是他从别处听来的，并不可靠，至于确实的消息，他至今也未得到。

后来，有人受红衣主教的委托，前来打听伦佐的消息，来人没有提及红衣主教的名字，只是让人明白，他是受了一位大人物的委托，并且显露出郑重而神秘的样子；波尔多罗便愈发心生疑虑，认定只能像对待别人一样回答来人。既然事情涉及一位大人物，他便把在不同的场合杜撰出来的所有说法，一五一十统统讲了出来。

不过，别以为堂贡扎罗这样一位大贵人，真是跟那个山里来的可怜的织绸工人有什么过不去；他不会因为也许听人禀报，说伦佐曾经用不敬的态度和恶毒的语言冒犯了脖子上套着锁链的摩尔王而惩罚他，也不会把伦佐视为一个极端危险的人物，即便已经逃亡到天涯海角，也务须缉拿归来，绝不让他逍遥法外，就像古罗马元老院对待汉尼拔[①] 那样。堂贡扎罗的脑子是充斥着许许多多的大事，原本很难再去操心伦佐的案子；如果人们以为他仍然参与了此事，那是因为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这是伦佐并不希望也并不知情的，他却因此被一根看不见的细线，同许多过于重要的事情牵连了起来。

---

① 汉尼拔（公元前 247—前 183），迦太基统帅，曾大败罗马军队，后兵败自杀。

第二十七章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提到当时为争夺维琴佐·贡扎加二世公爵的封地而爆发的激烈战事[1]；但是，每一次都只是匆匆地涉及，因此只能一笔带过。如今，为了理解我们的故事，就需要对这一件事有着更清楚的了解。谙熟历史的人自然应当知道这件事；但我们不乏自知之明，设想这部作品的读者只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因此，在这儿略略叙述这一战事，让那些希望了解此事的读者获得哪怕粗浅的了解，并非是无益的。

我们曾经说过，贡扎加一世公爵去世以后，他的幼子卡尔洛·贡扎加公爵，此前已经移居法兰西，执掌着涅夫勒[2]和雷代耳[3]两处公爵封地，如今返回意大利，先是接管了曼托瓦，随即又掌握了蒙菲拉托，由于匆忙，我们当时没有多费笔墨予以细说。西班牙王室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把执掌曼托瓦和蒙菲拉托的新君主拉下马，为了实现这一图谋，自然需要找到一个理由，因为无缘无故发动的战争将被称为非正义战争。于是，马德里王室宣布，它支持另一位贡扎加家族成员，瓜斯塔拉[4]君主菲朗台·贡扎加入主曼托瓦，支持萨伏依大公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和洛林[5]的公爵遗孀玛格丽塔·贡扎加入主蒙菲拉托。

堂贡扎罗总督出身将帅门第，起先曾参加法兰德斯之战[6]，

现在他分外渴望在意大利指挥一场战争，他的情绪也许比任何人都更加激昂，巴不得立即宣战。

他按自己的方式解释西班牙王室的意图，并在王室的命令下达以前，便先斩后奏，同萨瓦公爵缔结一项关于攻占和瓜分蒙非拉托的条约，轻而易举地让奥利瓦雷斯伯爵⑦签字，并让他相信，蒙非拉托的首府卡萨莱按照条约的规定，应划归西班牙王室，它虽然防卫极其坚固，但攻占它易如反掌。不过，他又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声明，一旦攻占这个地方，在皇帝⑧的旨意下达以前，他仅仅履行代管的职责。皇帝部分地由于别人的请求，部分地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拒绝为刚掌管了曼托瓦和蒙非拉托的新君主举行封地仪式，并且命令，凡有争议的领地统统由他暂时管辖，待他听取争议的双方的申诉以后，再把相关的领地划给理应拥有的一方。那位涅夫勒的新君主自然不愿意服从这一决定。

这位新君主的朋友中也不乏很有影响的人物，例如里舍利厄红衣主教⑨，威尼斯共和国的权贵们，教皇乌尔比诺八世。但前者正忙于同英国交战，围困拉罗舍尔⑩，而且，由于王太后玛

---

① 见本书第五章，第七章。
② 涅夫勒，法国中部城市。
③ 雷代耳，法国中部城市。
④ 瓜斯塔拉，意大利北方城市。
⑤ 洛林，位于法国东部地区。
⑥ 十六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同荷兰发生的宗教战争。
⑦ 奥利瓦雷斯伯爵，西班牙王国大臣。
⑧ 指日耳曼皇帝，哈斯布堡的菲迪南二世，曼托瓦大公国为他的封地。
⑨ 里舍利厄红衣主教，法兰西首相。
⑩ 拉罗舍尔，法国海滨城市，军事要地，被英国新教徒占领，里舍利厄红衣主教亲自指挥围困与攻占该城的战斗，历时十三个月。

利娅·梅第奇[1] 为了某些缘故同涅夫勒家族不和，所以他也只能口头上作些许诺。威尼斯人丝毫没有介入的兴趣，只要法国军队没有光临意大利，进行干预，他们就不会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在秘密地尽力帮助这位涅夫勒的公爵的同时，又依据事态的发展，不时地向西班牙王室和米兰总督提出温和的或威胁性的抗议、倡议和规劝。而教皇则给朋友们打招呼，关照涅夫勒的公爵，又在对手们面前为他说情，还提出各种妥协的方案，但是出兵的事儿绝对不予考虑。

这样，堂贡扎罗和他的同盟者信心十足地展开他们预谋的行动。萨伏依大公进占蒙菲拉托；堂贡扎罗雄心勃勃地开始围困卡萨莱，然而，他在这儿获得的是不尽如人意的感觉：战场上盛开的并非都是玫瑰花。西班牙王室没有依照他的要求给予足够的支援，有时甚至连最必需的物资供应都难以保证。他的同盟者的援助又过于积极，或者说，在得到自己的一份战利品后，他的盟友又把原应归属西班牙国王的战果一点一点地据为己有。堂贡扎罗的恼恨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但是，他又担心，如果他稍稍发作，那位卡洛·埃马努埃莱如此骁勇善战，同时又如此老奸巨猾，工于心计，会突然倒戈，投奔法国方面；因此，他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隐忍不言。围困卡萨莱进行得很不顺利，旷日持久，久攻不下，而且有时还不得不后撤，这既是由于被围困者显示出来的昂扬斗志，坚毅无畏的精神，又是因为缺少人马，而且，据有的史学家称，他在指挥上也委实出了不少纰漏。

---

[1] 玛利娅·梅第奇，意大利佛罗伦萨君主梅第奇一世之妹，远嫁法国国王亨利四世。

但愿这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我们甚至倾向于希望，实际的情形正是这样，如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死亡和伤残的人员将大为减少，ceteris paribus[①]，卡萨莱民房的毁坏也将大为减少，那我们将感到由衷的欣慰。

就在局势异常严峻的时刻，堂贡扎罗得到了关于米兰骚乱的消息，于是立即亲自赶赴米兰。在呈送给他的报告中，谈到伦佐挑动众人作乱，乘机逃逸的轰动事件，谈到他被捕的真实的和揣测的原因；报告中还提及，此人现藏匿于贝加摩地区。这一情况引起了堂贡扎罗的注意。他还从别的渠道获悉，威尼斯因米兰骚动而显得幸灾乐祸，趾高气扬。威尼斯人起初以为，这将迫使堂贡扎罗解除对卡萨莱的围困，他们还推测，在这一事件之后，随即又传来了他们翘首期盼而令堂贡扎罗惶恐不安的消息：法国大臣里舍利厄攻占了拉罗舍尔，这使他更加震惊，忧心忡忡。这些权贵们竟如此看待他的事业，他作为一个男子汉，作为一个政治家，不由得恼怒万分。他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要用种种事实来教训他们，让他们明白，他其实丝毫没有丧失原先的自信，因为仅仅慷慨激昂地说一声“我不怕”，就跟什么也没有说一样。最高明的策略是，装扮出一副表示厌恶、埋怨和抗议的样子；因此，当威尼斯的代表前来问候他，自然为着察颜观色，揣摸他的心思的时候（这就是既往时代微妙的政治），堂贡扎罗俨然以彻底扭转了局势的当事人的口吻，只是就骚乱轻描淡写说了几句，随即就伦佐的去向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伦佐去向如何，读者谅必也已知道。

后来，堂贡扎罗也没有再去为这样一件小事操心，对于他来

---

① 拉丁语，意为：在同样的情况下。

说，这件事就算了结了。又过了好些时日，当他返回卡萨莱战场时，正好威尼斯送来了关于这件事的公文。他满脑子想着许多其他事，仰起头来，摇摇脑袋，活像一条寻觅桑叶的小蚕；有片刻工夫，他愣在那儿，竭力在记忆中搜索关于那件事的印象，可是除了一个模糊的影子，一无所获；他回想起了这一事件，但那个犯罪嫌疑人在他的脑子里却只存留着朦胧的、捉摸不定的形象。他随后又忙着处理别的公务，这件事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不过，伦佐根据他凭直觉捕捉到的很少的信息，自然明白，他绝对不能心存丝毫的麻痹大意，因此，在那段时间里，他唯一的心思，或者说得准确点儿，他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深居简出，龟缩着过日子。不妨想象，他是怀着多么痛楚的心情渴望着把自己的情况告诉露琪亚和安妮丝，也盼望着得到她们的消息；但是他面临着两大困难。头一个难处在于，他得物色一位信得过的代他执笔的人。因为这位可怜的人不会书写，从广义上说也不会阅读。如果有人像吹毛求疵的博士那样问起他是不是识字，他给予肯定的回答，那并不是他吹牛，夸口，实际的情形是他认得印刷体文字，虽然读起来很费时间，而手写的东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样，他就得不让一名第三者了解他的隐私，了解他心中如此珍重的秘密；而在那个时候，物色一位能够捉刀代笔、又完全信得过的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何况他在如今落脚的村子里没有任何亲朋好友。另一个难处是需要找到一名信使，此人正好要去那个地方，愿意替他捎信，而且一定能够替他带到。所有这些麻烦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自然就愈加困难了。

再三寻找之后，伦佐终于找到了一个人为他代写书信。但

是他不知道露琪亚和安妮丝是否还在蒙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便把写给她们的信附在给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信里。写信人还承担着投递信件的使命，他把信交给某个前往佩斯卡雷尼科修道院附近的旅客，那人又把信交给离修道院最近的、开设在大路边的一家客店的主人，再三叮嘱务必代为转交。因为信封上写明了送交修道院，所以这封信的确送到了目的地；但后来没有了下文，却一直弄不清楚是什么缘故。

伦佐眼看迟迟没有回音，便又请人写了第二封信，像前一次一样，把它附在另一封给他的莱科的朋友或者亲戚的信里。他还找到了另外一位送信人。这一封信终于送到了安妮丝的手里。她急忙赶到马贾尼科，请阿莱西奥表弟给她念念和解释这封信。他们一起商量如何回信，由阿莱西奥笔录下来；安妮丝又想出法子把信送到了安东尼奥·里沃塔的家里；不过，这一切的进展当然不像我们叙述的那样迅速。伦佐接到了回信后，又请人写了一封信。于是，双方就开始了既不算频繁、又谈不上有规律而时时间断的书信往来。

为着对他们之间的通信有个大致的认识，需要稍稍了解一下，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头，甚至时至今日，是怎样进行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只有微小的变化，或者说没有任何的变化。

一个不会书写的乡民，想要写信的时候，便去找一个掌握这门本事的人，通常是在境况跟自己相当的人当中物色，因为去找境况优于自己的，便觉得羞于启齿，或者放心不下。乡民先把此前通信的内容，让捉刀代笔人有个大致连贯的、清楚的了解，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告诉他要写的内容。执笔者半是理解，半是误解，便提出一些建议，希望作些改动，然后说道：你只管相信我好

了。他拿起笔来,尽力用文雅的语言表达出另外一个人的诸种想法,并且纠正它们,完善它们,有的地方或者添油加醋,或者轻描淡写,甚至一笔勾销,总之全凭他的感觉,怎样写更好。对付这样的事情是没有什么法子的,脑瓜子里多点知识的人,不乐意充当仅仅为他人代劳的工具,他一旦介入别人的事情,就想让事情多少按照他喜欢的方式去进行。由此,上文提到的这位执笔者并不能每次都随心所欲地去写,但有时候又写得牛头不对马嘴。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些专事写作的人身上也会发生。

当用这样的办法写出来的信到达收信人手里的时候,不识字的收信人便把信拿给另外一位有学问的人看,请他念给自己听,进行解释。于是就发生了怎样理解的问题,因为当事人很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认为信中的这句话或者那句话是指这样的意思,而读信的人有着代写书信的经验,认定它们有着另外一种意思。末了,不识字的人只好顺从知识多点的人的意见,并且委托他代写回信。这封回信也按照相似的方式写好,然后又会遇到怎样解释的问题。除此之外,如果书信的内容是极其慎重的;如果涉及需要保守秘密,不让第三者窥见的事情,而信件又偏偏落入别人的手里;如果因此故意说些让人看不明白的话;那么,通信虽说仍然继续着,但双方的互相理解,绝对不比两名形而上学者,围绕"隐德来希"[①] 进行四个小时唇枪舌战的情形更好一些。我们无意把这种情形同现今的现实相比,要不我们就要受到友善的责备。

我们的两位通信者遇到麻烦,正同我们叙述的情形一模一样。以伦佐名义写的第一封信,讲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首先,非

① 亚理士多德哲学中的术语,表示对事物发展的看法。

常简略，同时非常凌乱地叙述自己的脱险经历，又报告了他现在的处境。无论是安妮丝，还是她的译员，都实在没有法子从信中获得完整而清楚的信息：含蓄的提示，他的改名换姓，处境安全，但迫不得已的深居简出；这些事情原本对于他们的智力来说就是很不容易明白的，何况信中还使用了一些暗语。接着，信中又焦灼不安而又充满激情地询问露琪亚的情况，含混而又痛苦地隐隐提及传到伦佐耳朵里的一些流言。末了又表达了遥远的、朦胧的希望，未来的计划，许诺并请求心上人守约，希望不要丧失耐心，也不要丧失勇气，等待形势的好转。

不久，安妮丝找到一个可靠的办法，给伦佐捎去了回信和露琪亚交给他的五十枚金币。见到如此之多的金币，伦佐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体验不到一丝欣喜的感觉，反而因惊奇和疑虑而激动不安，急忙跑去找那个代笔人，给他分析一下这封书信，帮助他解开这一如此奇特的谜。

安妮丝请人代写的书信，先是抱怨伦佐的信中谈的一些事情含糊不清，然后几乎以同样的含糊不清叙述"我们熟知的那个人"（信中正是这么称呼的）遭逢的可怕的磨难，并就此说明送给他五十枚金币的原因；最后以婉转的语气谈到那个人立下的誓愿，颇为坦率和直截了当地劝他抛弃那片痴情，从此平心静气，再也不要想念那个人。

伦佐差一点儿要跟念信的人争吵起来，那些他听明白的事情和那些他怎么也听不明白的事情，气得他脸红脖子粗，浑身直打哆嗦，怒火中烧。他让那人把这封可怕的书信重念了三四遍，他时而觉得更加明白了点儿，时而那些他原以为明白的地方又变成一片浑沌。在这狂风乍起的激情支配下，他请那人立即拿起笔来，替他写一封回信。他先是对露琪亚的遭遇，用他能够想

到的最有分量的字眼，表示深深的同情和震惊，然后，继续口述道：

"请您接着写下去，就说我绝不愿意抛弃我的一片痴情，永远不会抛弃；那样的劝告是绝对不可以对我这样的人说的。这些钱我不会去碰的，我会把它们单独放在一边，存留起来，作为那姑娘的嫁妆。那姑娘早就应当是我的人了；我对那个誓愿一无所知，不感兴趣。我从来只听说过，圣母向来帮助受苦受难的人，赐恩惠于他们，至于她要跟受苦人作对，让他们违背自己的承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立下的誓愿全然站不住脚；用这些钱我们可以在这儿安居乐业；虽说我眼下遇到点困难，但这风暴终究要很快过去的。"他还说了一些别的类似的话。

安妮丝接到这封信，又请人写了回信，他们就用方才说过的方式，继续通信往来。

很难说清楚，安妮丝采用什么法子，让露琪亚知道，那个人还活着，脱离了险境，而且也把立誓的事情告诉了他。露琪亚顿时觉得心中轻松了许多，如今她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伦佐忘记她，或者说得准确点儿，希望伦佐能够忘记她。从她这方面来说，她每天也上百次地做着类似的决定，忘记伦佐；她采用了各种法子以求履行自己的决定。

她埋头劳作，努力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每当伦佐的形象显现在她的心中的时候，她便在脑子里默念或者吟诵祈祷文。不过，那个形象好像是怀着狡猾的心思似的，他不再公然显现出来，而是偷偷的躲藏在其他形象后面悄然而至；这样，等她察觉到的时候，他早已留在她心上多时了。露琪亚时时挂念着母亲，她怎么能不为此愁肠百结呢？思念中的伦佐常常伴随着母亲的形象悄悄地出现，正像以往平常日子里他无数次同母亲一起走

来一样。这样,无论露琪亚想起什么人,什么地方,在她对旧事的种种回忆之中,总是免不了会出现伦佐。而有的时候,如果可怜的姑娘对自己的未来作一番幻想,伦佐同样会显现在她的心思之中;不过,他会说道:"在未来的生活中,反正是没有我的。"既然断绝对伦佐的眷念是万难办到的,那么,她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尽量少想点儿,不是那么样牵肠挂肚。如果只是她一个人这么思念,也许她能更好地克制自己。那位普拉赛苔一个劲儿地要把伦佐从露琪亚的心中彻底驱除出去,她找到的唯一的好办法,就是时时在姑娘的耳边嘀咕伦佐的名字。

"怎么样?"那女人对露琪亚说道,"不再想他了吧?"

"我谁都不想。"露琪亚回答。

普拉赛苔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回答,说需要用行动证明,不能单是嘴上说说了事。她大谈如今女孩子们的品行,说:"她们一旦爱上了一个浪子(唉,她们总是喜欢这样的人),就再也没有法子摆脱。有时候原想跟一个规规矩矩的正人君子缔结美满的姻缘,却因为遇到意外的事件而失败,她们马上就会心安理得地接受;相反,如果那是一个无赖,那么,女孩子就会留下永远治不好的心病。"于是,普拉赛苔开始数落那个可怜的不在场的年轻人,说这是一名歹徒,到米兰来是为着杀人抢劫;她还硬要露琪亚承认,此人在自己的家乡肯定也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行径。

露琪亚怀着羞愧、悲痛,以及她的一颗温柔的芳心和她的凄凉的命运所能激发的愤懑,用颤抖的声音,来说明和指证,那可怜的年轻人在家乡从来是受到众口一词的称道;她说她真愿家乡随便来一个什么人,也好证实她的说法。至于说到米兰的骚乱,她不很了解底细,但是从他的孩提时代起,就对他的行为举

止了如指掌,所以敢于为他辩护。露琪亚为他辩护,或者决意为他辩护,完全是出于纯真的责任感,出于对真理的挚爱,她向自己解释,她这样表露情感,乃是为了一位近邻辩护。

但是,普拉赛苔却从露琪亚所作的这些辩护里找到了新的证据,要露琪亚承认,她的心依旧牵连着那个人。在那样的时刻,说真的,我也说不清楚,实际的情形究竟是怎样。这位上年纪的太太给那可怜的年轻人描绘的丑恶的面目,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使许久以来就形成和积淀在姑娘心中的印象苏醒了,获得了比任何时候都愈发鲜明、生动的形象;被强行抑制的种种回忆,蓦地汹涌奔腾起来;老妇人的厌恶和鄙视,重新唤起了她往日对他的种种尊敬;盲目而粗暴的憎恶,引发了她愈发强烈的怜悯之情。伴随着这种种情感,谁晓得是否会有另一种情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她的心中。不难想象,如果要把这种情感从她的心里强行驱逐出去,那将产生怎样的后果。不管怎么样,就露琪亚来说,她的谈话从来不会过久的,因为她的言语很快就化作了泪水。

如果说普拉赛苔是出于对露琪亚某种根深蒂固的仇恨,才这样对待她的,那么,露琪亚的泪水兴许能打动和迫使她中止这样的行为;然而,她是出于一番好心才如此喋喋不休,所以她依然我行我素,并不就此止步,正像呻吟与哀号能让敌人放下屠刀,但无法让外科医生丢下手术刀一样。而她在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天职以后,每一次都由嘲讽、责备转为鼓励、劝慰,还不时地夸奖几句,这样使酸苦中揉进些许甘甜,想方设法地触动心灵,以获得更好的效果。这样的争论几乎总是有着同样的开始、过程和结尾;当然,这位好教训人的太太没有引起露琪亚的憎恨,而且,她还非常体贴地对待露琪亚,由此也可见她的一片好

心。不过，这样的争论却使露琪亚的心头不由泛起缕缕撩乱的思绪和情感，她需要花费许久的时日和巨大的努力，才能重新获得从前那样的平静。

露琪亚幸运的是，普拉赛苔要操心的远非她一个人，这样的争论因此也就不可能经常发生。其他所有的人的思想，都得一一接受她的修正和指导；除了利用各种各样现成的场合，这位善心的女人还主动寻找机会，去对那些跟她毫无关系的人进行义务的教诲。她还有五个女儿；她们都已长大成人，离开了家庭，但她们比在家里的时候更让她放心不下。三个女儿当了修女，另外两个已经出嫁。普拉赛苔就理所当然地自认为她要管理三座修道院和两个家庭。这的确是一项繁重、复杂而且非常吃力的工作。那两个女婿，自有父母兄弟的照应；而那三名修道院女院长也有别的显贵要人和众多修女的支撑；他们都不乐意接受她的教导。这是一场战争，不，简直是五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不动声色、不失体面，但非常激烈、从不停歇的战争。在这五处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防止她殷勤的介入，婉拒她的干涉，回避她的要求，并且竭尽最大努力，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隐瞒着她，让她两眼一抹黑。我们且不说她在做那些跟她毫无关系的事情上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因为谁都知道，她给别人行善常常不得不采用强迫的办法。她的热心肠能够自由自在地发挥的唯一场所，是她自己的家。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事事处处都秉承她的旨意，只有堂菲朗特是例外，普拉赛苔完全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跟他打交道的。

堂菲朗特是个做学问的人，他既不喜欢发号施令，也不甘愿百依百顺。在所有的家务事上，任何时候他都乐意让妻子当家作主；而要他当言听计从的奴仆，没门儿。有的时候，普拉赛苔

请他代写书信，他会欣然执笔效劳，因为他可以借此稍稍施展自己的才能；而一旦妻子要他写的事情无法让他信服，那他又会断然拒绝代笔，说道：

“你辛苦一下吧！既然你觉得什么都一清二楚，那你就自己写吧。”

有一阵子，普拉赛苔尝试着不让他再无所事事，而是多少做点什么，但她的努力全然徒劳无益；她便常常嘟嘟囔囔地数落他，说他是个懒虫，钻牛角尖的怪人，臭文人；在最后一个称呼里，除了气恼，还包含了些许自满的心理。

堂菲朗特整天泡在书房里，他的藏书相当可观，约莫有三百卷，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各个不同学科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他或多或少地涉猎和熟悉这些学科。在天文学领域，他的学识被理所当然地公认为远远超过天文爱好者的水准，因为他不只掌握一般的知识，通用的术语，如行星的视位、会合和影响，而且善于如同在讲台上发表演说一样侃侃而谈黄道十二宫，行星运行的最大经纬度，行星的光亮度和距地平圈的高度，行星的飞行和旋转，以及有关天文学的种种深奥的、确切的原则。或许已有二十年的光景，他不时在那些冗长的争论中，支持卡尔达诺[①] 的黄道十二宫说，批评另一名狂热地追随阿布代尔·哈齐兹[②] 的学者；他这样做，按他自己的说法，完全是性格固执的缘故。堂菲朗特曾说，他很乐意承认古人的成就，但是他无法容忍毫无道理地轻视现代人的成见，虽然现代人的优势是有目共睹的。他对天文学史的了解，也远远超过常人。他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如数

---

① 杰洛拉莫·卡尔达诺(1501—1576)，意大利医生、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

② 阿布代尔·哈齐兹，古代阿拉伯天文学家。

家珍地列举已经得到证明的科学预见，以广博的学识，细致地评说其他没有得到应验的预言，并且证明这并不是科学的过错，而是那些没有善于很好地应用科学的人的失误。

他对古典哲学也是好学不倦，从阅读迪奥吉尼·拉埃齐奥[①]著作中不停地充实自己。不过，尽管这些哲学体系都是那么完美，但难以兼收并蓄；如果想成为哲学家，就必须选择一位哲人，这样堂菲朗特就选择了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既不是古人，又不是现代人，而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哲学家。他还搜集了一些当代的亚里士多德最优秀、最聪颖的追随者的作品。至于亚里士多德反对派的著作，他从来没有兴趣去阅读，以免徒然浪费时间，也从来不去购买，以免徒然浪费金钱。但是，作为例外，他在自己的书房里，给卡尔达诺享有声誉的二十二卷的《论认知》和一些反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保留了一席之地；卡尔达诺因为在天文学上的功绩才获得这样的待遇。他表示对于一位能够写出像《关于季节和天体运动计算的校正》和《十二名人生辰》这样著作的人，即使犯了错误，也不妨读读他的东西；卡尔达诺的毛病在于，他太过聪明，如果他始终走着正确的路子，那么，即使在哲学上，谁也无法估计他会取得怎样的成就。依照学者们的看法，堂菲朗特是位坚定的亚里士多德派，虽然他觉得自己的学识尚欠火候。他不止一次谦逊地说，本体、宇宙万物，世界的灵魂，万千事物的本质，这些东西全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清晰明朗。

对待自然科学，他更多地是抱着消遣的态度，而无意

---

① 迪奥吉尼·拉埃齐奥，公元三世纪古希腊作家，著有《意大利哲学家生平与学说》。

致力于研究；亚里士多德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著，还有普利尼奥[1]的作品，他都一一读过，但从没有去钻研。尽管如此，凭借他的广泛涉猎，凭借他阅读各种哲学论文，浏览波尔塔[2]的《自然的魔力》、卡尔达诺的三卷动物史、植物史和岩石史，大阿尔贝托[3]关于花草、植物、动物的论文以及其他不很重要的著作时顺便搜集的信息，堂菲朗特得以在社交场合适时地露一手，侃侃而谈许多草药神奇的疗效和有趣的特性，准确地描叙美人鱼和凤凰的形态和习性，解释蝾螈为何置身烈火而不被焚烧，小小的鲸鱼怎么会有如此惊人的力量和能耐，在公海上阻挡任何大海轮的前进，露珠怎样在贝壳里变成珍珠，变色龙怎样以空气为食料而生存，冰雪怎样历经数百年时光而形成结晶，以及大自然千奇百怪的奥秘。

我们的佚名作者曾提到，堂菲朗特对那些魔法和巫术的奥秘，有着异常浓厚的兴趣，因为当时它们广泛地流传和应用，而且，就这些魔法和巫术而言，事实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最容易检验的。显而易见，他涉猎这些奥秘的旨趣，仅仅是为着充实自己的知识，深刻地认识这些旁门左道的狡诈技艺，以便懂得如何防备它们。得益于马丁诺·德里奥[4]的指引，他能够很在行地谈论那些迷魂汤、催眠药和激怒药，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佚名作者还谈到，这三种主要的邪术至今依然大行其道，并且引发了极其痛苦的后果。

---

① 普利尼奥二世(23—79)，意大利自然科学著作家，代表作为三十七卷《自然史》。

② 贾姆巴蒂斯塔·波尔塔(1535—1615)，意大利剧作家，自然科学作家。

③ 大阿尔贝托(1193—1280)，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和自然科学作家。

④ 马丁诺·德里奥(1511—1608)，意大利自然科学作家。

堂菲朗特在历史学尤其是通史方面的知识，同样是广博、精深的。塔卡尼奥塔[1]、陀尔奇[2]、布加蒂[3]、康帕纳[4]、瓜佐[5] 和其他享有声望的史学家，都受到他深深的尊重。

堂菲朗特时常说道，如果没有政治，历史将是什么东西呢？历史将犹如一名向导，走啊，走啊，可没有任何人追随他，结果他徒劳无益地走了许多路；而如果没有历史，政治就犹如一个没有向导而盲目的行人。所以，在他的书柜上，也为政治家们保留了一席之地；在许多鲜为人知的二流作者中，博迪诺[6]、卡瓦康蒂[7]、桑索维诺[8]、帕卢塔[9]、博卡利尼[10]，显得引人注目。不过，在这一门类的图书中，有两部著作被堂菲朗特推崇备至；它们都被称为杰作，但始终无法断定哪一部作品堪称冠群之作。一部是著名的佛罗伦萨书记官[11] 的《君主论》；堂菲朗特评论道，它的作者无疑是个狡诈的人，但他有着深刻的思想。另一部是同

---

① 乔万尼·塔卡尼奥塔，十六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

② 卢道维科·陀尔奇，十六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

③ 加斯帕尔·布加蒂，十六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著有《世界起源至1569年通史》。

④ 切塞雷·康帕纳，十六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著有《1576年至1596年世界史》。

⑤ 马尔科·瓜佐，十六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

⑥ 让·博迪诺，十六世纪法国政治学家。

⑦ 巴尔多洛梅奥·卡瓦康蒂，十六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

⑧ 弗朗齐斯科·桑索维诺，十六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著有《古今王国与共和国政权》。

⑨ 保罗·帕卢塔，十六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著有《论政治生活的完善》。

⑩ 特拉亚诺·博卡利尼(1556—1613)，意大利政治学家，代表作为《政治试金石》。

⑪ 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作家马基雅维利，他曾担任佛罗伦萨共和政权的书记官。

样著名的乔万尼·博台罗[1] 的《国家利益》;堂菲朗特认为,此人是位正人君子,但言词过于尖锐。不过,在我们叙述的故事发生以前不久,有一部著作赫然问世,堂菲朗特认为它超越了方才提到的两部作品,从而结束了谁是翘楚之作的争议。世上所有的计谋,都吸纳和浓缩于这部作品,对于人们认识这些计谋大有裨益;人世间所有的美德,也尽体现于其中,有助于人们在生活中去实践。这是一册薄薄的小书,但闪烁着金子般的光辉。总而言之,堂瓦雷里亚诺·卡斯蒂利奥内的《执政者》,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的成果,毫不夸张地说,最伟大的文学家们对它竞相称颂,最杰出的政治家们纷纷要把他招至麾下;教皇乌班诺八世把最动人的溢美之词赏赐给他;博盖塞红衣主教和那波里总督堂彼特罗·迪·托莱多都邀请他执笔写书,前者请他为教皇保罗五世立传,后者约他叙写天主教国王亨利四世在意大利的战功,但都未能如愿;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接受里舍利厄红衣主教的建议,任命他为御前史官;萨伏依大公卡洛·埃马努埃莱也授予他同样的头衔;而笃信基督教的国王亨利四世的公主、克里斯蒂娜公爵夫人为了表彰他,不管他已获得的其他光荣称号,向他颁发了一纸荣誉证书,在大大褒奖一番之后,指出"他赢得了当代意大利首席作家无可争辩的声誉"。

如果说,在上文列举的各门科学领域,堂菲朗特可自诩为颇有学识的人,那么,对于另外一门学问,他可以当之无愧地享有造诣精深的声誉,这就是关于骑士荣誉的学问。他不仅以真正的行家的口吻发表高论,而且常常被邀请去解决事关荣誉的纷争,而且总是能够提出一些很有分量的主意。在他的书库里,甚

---

① 乔万尼·博台罗(1540—1617),意大利政治学家。

至可以说在他的头脑里，储存着有关这门学问的最优秀的著作家们的作品，如帕里德[1]、法乌斯塔[2]、乌莱亚[3]、穆齐奥[4]、罗梅伊[5]、阿尔贝加托[6] 以及著有两篇《福尔诺对话录》的塔索[7]，后者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和《被征服的耶路撒冷》，可谓描写骑士荣誉的杰作，堂菲朗特在某些场合能够背诵这两部长诗的所有诗句。不过，在他看来，比所有这些作家都高出一等的，当数米兰人弗朗齐斯科·比拉戈，他不止一次在讨论荣誉问题时都把比拉戈的论点作为经典予以引用；而比拉戈也总是怀着特殊的敬意谈论堂菲朗特。这位出类拔萃的作家的《骑士谈话录》面世的时候，堂菲朗特毫不犹豫地预言，这部作品势将推倒奥莱瓦诺[8] 的权威地位，将同他其余的高贵的姐妹篇一样，成为留传给后人的最具权威性的经典。这一预言是否得到证实，我们的佚名作者写道，每一个人都看得分明。

佚名作者由此开始对有趣的骑士文学进行描叙，但我们开始怀疑，读者是否果真乐意追随他去作一次这样的巡礼，我们甚至担心会落得个亦步亦趋的盲从者的名声，同佚名作者一起落得个被人讨嫌的地步，因为我们一直温顺地跟随他，偏离了主要

---

① 帕里德·达·波佐，十六世纪意大利作家，著有《决斗，国王、皇帝、王公、贵族必读之书》。

② 法乌斯塔·达·龙贾诺，十六世纪意大利小说家，著有多部论维护贵族荣誉的作品。

③ 吉罗拉莫·乌莱亚，十六世纪西班牙著作家，代表作为《关于真正的军事荣誉的对话》。

④ 吉罗拉莫·穆齐奥(1496—1576)，意大利作家，著有多部关于骑士荣誉的作品。

⑤ 阿尼巴莱·罗梅伊，十六世纪意大利骑士作家。

⑥ 范比奥·阿尔贝加托，十六世纪意大利骑士作家。

⑦ 托尔夸多·塔索，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大诗人。

⑧ 乔万尼·巴蒂斯塔·奥莱瓦诺，十六世纪意大利作家。

的故事;佚名作者如此热中于滔滔不绝的议论,或许是想要炫耀自己的学识,向众人显示,他丝毫不落后于他的时代。不过,那些见诸文字的东西我们还是保留下来,不再理会其余的东西,以免浪费我们的劳作,这样也好言归正传;何况我们要经历颇长的一段路,在那儿见不到任何一位我们的主人公,还要走更漫长的路程,才能遇上他们,而读者对他们的命运遭际自然有着更浓厚的兴趣。

直到第二年一六二九年秋天,所有的主人公,或者出于自愿,或者受环境限制,几乎都处于我们同他们分手时一样的境况,谁都没有遭遇什么意外的事儿,谁也没有去做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秋天来临了,安妮丝和露琪亚打算相聚一番,不料一桩重大的事件使她们无法实现这一计划,这自然仅仅是这一事件产生的无数微不足道的后果之一。随后又引发了种种别的重大的反响,但我们的主人公们的命运,丝毫没有因此发生明显的变化。终于,愈加猛烈、愈加强大、愈加广泛的事件爆发了,把主人公们,把这些处在社会阶梯的最底层的人物卷进去了,犹如龙吟虎啸的狂暴的旋风,鼓荡不息,把树木劈倒,连根拔起,掀掉屋瓦,刮倒钟楼,推翻大墙;所有的废料、渣木,隐藏在草丛间的枯枝,被微风吹到墙旮旯儿的败叶,都飞了起来,任由放荡的狂风卷到空中,打着圈儿。

现在,为了让我们即将叙述的个人的遭遇,使人看得分明,我们有必要把那些社会事件,先大致地从远处说一说。

第二十八章

自从圣马丁诺节和第二天的骚动发生以后，米兰城里似乎又奇迹般地恢复了往年的富裕景象。所有的面包铺老板都敞开供应面包，价格也跟丰收年份相差无几，面粉也相应地降了价。那些在骚乱的日子里曾经狂呼乱叫，或者干了一些更糟糕的事情的人，除了少数人遭到逮捕，如今好像有了夸耀的资本。请不要以为，在因搜捕而引发的最初恐惧消失以后，他们开始有所收敛。在广场、酒店和街头巷尾，人们都欢呼雀跃，互相道贺，得意洋洋地吹嘘他们找到了降低面包价格的最好的法子。

不过，在这欣喜的自负的气氛之中，也隐含着，不可能不隐含着某种困惑不安和不祥的预感，生怕这种局面难以为继。他们纷纷围住面包铺和面粉店，就像当初安东尼奥·菲雷颁布的第一道告示造成暂时的丰盛的假象一样；所有的人都毫无节制地消费；谁个家里有点多余的钱，就都用来抢购面包和面粉；人们把家里的箱子、木桶和大锅统统用来储存粮食。他们如此争先恐后地享用眼下的廉价供应，不仅使这种原本难以维持的局面无法持久下去，而且连短暂的持续都愈来愈困难。

于是，十一月十五日，安东尼奥·菲雷大臣根据堂贡扎罗总督的指示，颁布了一道告示，规定凡是家中存有麦子或面粉的

人，一律不准再行购买，任何人购买超过两天之需要的面包，“将遵照总督阁下的旨意，判处罚款和刑罚”；命令每一名公职人员和市民有义务检举蓄意违抗告示者；授权法官们搜查被检举者的家宅；但同时又向面包铺老板下达新的命令，要他们确保面包的供应，“一旦供应短缺，将判处五年或更多的劳役”。如果有谁以为这些命令都一一得到执行，那他一定要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当然，如果当时颁布的全部告示，都确实得到认真的贯彻，那么，米兰大公国打发到海上的人，至少就会像今天的大不列颠人一样众多①。

在给面包铺老板下达的命令中，要他们充分供应面包，但是又必须保证做面包的原料不致匮乏。于是，他们决定，正像在饥荒的年月总是设法在面包里掺人通常派作别的用场的谷物一样，把米粉掺入面包，生产一种叫混和面包的食品。十一月二十三日，又下令每个市民交出一半未碾好的大米（在米兰，未碾过的米称为稻谷，这一说法一直沿用至今），交给总督和十二人粮食委员会。如果有人不经当局准许，私自存储粮食，则将予以没收，并处以每一百五十公斤判罚三枚银币；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完全合理的处罚。

但是大米也是要用钱去买的，而大米的价格却大大超过面粉的价格。这巨额的亏空就转嫁给了市政当局。米兰元老院接受了这项任务，但就在同一天，十一月二十三日，向总督大人报告，他们难以长期承担下去。总督大人又于十二月七日颁布一道告示，限定大米的价格为每一百五十公斤十二里拉，凡抬高米

---

① 据传，古代被判劳役的犯人被发配海上，专事划船的苦役；此处作者以嘲笑的口吻喻示，如果这些官样文章得以贯彻，米兰牢狱中将人满为患。

价或拒绝出售大米者，将没收其粮食，并处以同样价值的罚款，“并根据情节的轻重和当事人的情况，遵照总督大人阁下的旨意，判以更重的罚款和更严厉的刑罚，直至服劳役。”

碾好的大米的价格是骚动以前制定的，至于麦子和其他普通谷物的价格，或者用现代编年史上常用的说法，最高限价，很可能另行作出规定，对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米兰的面包和面粉用这样的方式维持了便宜的价格，但随之而来的后果是，附近乡村的百姓都蜂拥而来，抢购粮食。堂贡扎罗为了防止事态恶化，迫不得已，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于十二月十五日颁布另一道告示，禁止把价值超过一里拉的面包携带出城，违者面包将悉数没收，并处以二十五银币的罚款，在无力支付罚款的情况下，将按照总督大人阁下的意旨，判以两次当众上拷问架[①]，或者更严厉的刑罚。同月二十二日，说不清楚为什么如此迟缓，又颁布了一道关于禁止携带面粉和粮食出城的类似的告示。

人们希望借助放火与掠夺来获得富足，而政府则一心要借助劳役与拷问架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些手段在他们之间倒是很合拍的；不过，它们归根结蒂会导致怎样的结局，读者自然看得分明；而它们实际上将导致怎样的后果，读者很快也可明白。指出下面一个事实不是毫无裨益的，何况它又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莫名其妙的措施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每一项措施都可追究到前头一项措施，对面包的限价，竟是如此地远离面包的实际价格，是远离供需关系的自然结果。对于民众来说，按照供需关系来调整价格，过去和现在都始终是一种公正的、同时又是简

① 旧时把犯人用绳索捆缚，吊起和坠下的刑罚。

单和便于执行的法子；因此，每当粮食匮缺，人们忍受饥荒的痛苦时，他们自然而然地期盼这样的措施，祈求这样的措施，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甚至采取行动来强制执行这样的措施。后来，那些后果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不得不试图纠正其中的某一个后果，便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去做前一个法令规定他们去做的事情。

请诸位允许我在这儿顺便提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在某个国家，在离我们很近的年月，发生了近代史上最为轰轰烈烈，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在相似的局势下，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几乎可以说，它们的实质几乎如出一辙，事情发生的顺序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只是范围有所不同），尽管时代已经完全不同，尽管在欧洲，或许尤其是在那个国家，认知力已大大地提高了。发生这样的巧合，主要是大多数民众尚没有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准的缘故，因此他们得以让自己的意愿长久地占上风，得以对那些制定法律的人施加压力。①

现在且让我们回到原先叙述的故事。这场骚乱，归根结蒂，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后果：在骚动期间糟蹋和损失了许多粮食；在面包限价时期，普遍的、轻率的和毫无节制的浪费，消耗了本可以维持到来年收成的不多的粮食。除了这些重大的后果，还有四名不幸的人作为骚动的罪魁祸首蒙受极刑；两名在最大的面包铺门前，两名在大街尽头粮食大臣的宅邸前被绞死。

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各种编年史的编撰是如此充满随意性，以致关于那严厉的限价措施是怎样和为什么停止实行的，竟没

---

① 作家此处喻指米兰骚动之后两百多年，巴黎发生饥荒，1793 年 5 月 3 日，立法会议在民众的压力下，规定了粮食的最高限价，导致严重的后果，同本书中描写的情形如出一辙。

有一点儿记载。既然缺乏正面的材料，那只好求助于假设。我们倾向于认为，粮食限价是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绞死那四名不幸的人的那一天之前或之后不久取消的。至于说那些告示，在我们援引的那份十二月二十二日颁布的告示之后，再也见不到别的有关食品问题的告示；它们或许销毁了，或者落在了我们的视野之外，或许因为政府没有从它采取的种种措施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反而垂头丧气，被眼前的局势所压倒，终于决定废除它们。

相反，我们在不止一位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它们更多地热中于叙述重大的事件，而不是揭示其根源和进程），看到对全国尤其是米兰的现实图景的描绘，在这一年的冬天和第二年的春天，造成灾祸的根源，也就是食品同需要之间关系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根除，相反，却因采取的那些饮鸩止渴的措施而愈发激化；而公共的、私人的运输工具的不足，周边地区粮食的匮缺，货物流通的缓慢、牵制，那些规定和维护粮食低价的法令，都妨碍了从外地调进数量可观的粮食，这些同样激化了矛盾。我想重复说一句，饥荒的真正根子，或者说得更明白点儿，饥荒本身，以它的全部能量肆无忌惮地逞凶作恶。下面就是那幅悲惨的现实图景的写照。

大街上，展现着一幅难以用语言描绘的悲惨景象。贫困不停地四处游荡，痛苦永恒地栖息人间；每一步路都有关闭的商店；大部分工厂空空荡荡。平时以乞讨为生的叫花子，如今已为少数，混杂和淹没在庞大的新乞丐群之中，他们跟那些以前还曾向自己布施的新乞丐争夺施舍物。被店老板解雇的伙计和青年，减少了或者完全失去了每天的收入，仅仅靠着从前的积蓄和老本艰难度日；而对于店主们来说，生意的中断意味着倒闭和破产；工人们，无论是生产和技术的能人，还是普通的或者精细的，

常用的或者豪华的工艺的里手，都游浪在大街小巷；他们或挨家挨户，或倚靠着墙角，或在大街的石板上，在住宅和教堂前，蜷缩成一团，可怜巴巴地乞求施舍；他们有时又在穷困和尚未泯灭的羞愧之间迟疑犹豫，脸色苍白，神情憔悴，身穿单薄、褴褛的衣服，因寒冷和饥饿而浑身直打哆嗦，但许多人身上还存留着往日富足生活的痕迹；但是，在他们的沮丧和惰怠之中，又透露出来很难说得清楚的某种勤奋和自在的习性的印记。在这令人怜悯的群体之中，有不小的一部分是被老板们解雇的仆人，他们的主人从往日小康的生活如今突然坠入困窘的境地，他们过惯了富足生活，遇上这样的年景，再也无法维持平时的排场。除了这些形形色色的穷困潦倒者，还有许多另外的不幸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孩子、妇女和老人，习惯于依靠他们过去的供养者的收入为生，如今跟他们成群结伙，或者散落在各处，分头求乞。

还有许多强人混迹于乞讨者之中，他们由于同样的原因，失去了那份靠为非作歹得到的面包，也不得不乞求施舍。蓬乱的头发，讲究的破衣服，或者言行举止中某些说不清楚的特征，各种恶习在脸孔上打烙下的怪异的鲜明印记，把他们同众人区别了开来。他们显出惊恐、驯服的样子，加入乞讨的竞争行列，在大街上踯躅。曾几何时，他们身着华丽、怪异的制服，帽子上插着五彩缤纷的羽毛，整洁的衣着喷洒了香水，佩戴着各式武器，趾高气扬地走在这些大街上，用狐疑、凶残的目光环视四周；如今，他们也卑躬屈膝地伸出那双曾经无数次蛮横无礼地举起来恫吓或伤害别人的手。

不过，最触目惊心同时也最令人心生怜悯的景象，是那些或孤苦伶仃，或三五成群，或举家逃荒的农民；丈夫，妻子，脖子上

或肩背上的幼儿，用手牵着的孩子，扶着的老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为驻扎在那儿的或者路过的大兵侵占和洗劫了他们的居所，不得不怀着绝望的心情逃离家乡。他们当中还有些人为了赢得人们更多的同情，表明自己特别悲惨的遭遇，故意把他们在保护自己最后的些许粮食、或者在躲避大兵们野兽般凶恶、盲目的放纵行为时遭到殴打而落下的伤痕或青肿，暴露给众人观看。其他人虽然没有遭遇这种特殊的灾祸，但却深受粮食歉收和苛捐杂税之苦，这两大祸害是全国任何一个角落都无法幸免的，而如今的捐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沉重，用来满足所谓战争的需要；这些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把它当作古老的栖息之地和获得富足和慷慨赐予的最后福地。

那些刚来乍到的难民，可以从他们彷徨不决的步履，迷茫若失的表情，从他们的惊奇、沮丧的情绪识别出来，他们原以为自己是最能引起怜悯的群体，最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和获得人们的援助，但他们现在却面临着难以数计的逃难者，面临着贫困的竞争。那些更早一些时候就在城里游荡，露宿在街头的人，靠着可怜的救济和施舍勉强度日，在供给和需求如此失衡的情势下，他们的面容和行为都明显地流露出异常阴暗和倦怠的怅惘恐惧。这些人的衣着五花八门，如果那还能称得上是衣着的话；他们的外表也各不相同，来自平原的难民有着苍白的面容，丘陵来的人个个晒得黝黑，而山里人的皮肤则呈现出血红色。但所有的人都消瘦不堪，满怀凄怆，凹陷的双眼忽而射出凶恶的目光，忽而又显得呆滞无神；他们的头发凌乱，胡须既长又硬，在艰辛的劳作中形成的壮实身子，如今因为营养不良而精疲力竭；干瘦的手臂、大腿和破衣烂衫遮掩不住的胸脯的皮肤，统统起了皱折。在更加软弱的妇女和儿童身上，痛楚的情形丝毫不亚于这种心力

交瘁的景象，分明可以感到更加容易被征服、更加懦弱和更加惶惧的本性。

在大街的这儿或那儿，沿着居民住宅的墙根，铺着一些肮脏的碎稻草，掺和着别的污秽物。然而，这也是仁爱的恩赐；这些脏窝提供给一些不幸的人，让他们晚上有个落脚之处。大白天也时不时地可以看到有人卧倒在那儿，疲倦或饥饿耗尽了他的力量，仿佛截断了他的双腿似的；有时，那污秽的铺位上忽然出人意料地抖露出一具尸体来；有时，又可看到有人忽然栽倒，就像一片破布突然掉下来，尸体就躺在大街路面的石板上。

有时也可见到个别路过此地或在附近居住的人，忽然受到同情心的感召，在某个脏窝前止步，俯下身来。在某些地方，出现了由某个惯于慷慨大度地扶危济困的人发动的有组织的救护和援助行动。此人就是善良的菲德里戈。他挑选了六名平素都怀有一颗热烈的仁慈心，又有着一副健壮的体魄的神甫，把他们编成两人一组，再率领一些挑夫，带上各种食品、各种混和的和速效的营养品，以及衣服，分别负责巡视三分之一的城区。每天早晨，这三组人马走上街头，去往不同的方向，走到那些躺倒在地上的难民跟前，按照需要给予他们援助。有的已经气息奄奄，再也不能进食，神甫们就给予他们最后的护理和宗教的安慰。面对那些饥饿的人，神甫向他们施舍鸡蛋、面包、汤菜和葡萄酒；还有一些因长久的饥饿而极度衰弱的人，就喂以肉汤、补剂、浓葡萄酒，让他们先恢复元气，如果需要的话，再供给酒精饮料。同时，神甫们还给那些不堪入目的赤身裸体者发放衣服。

他们的援助并不限于此。善心的红衣主教一心希望，至少在他力所能及的地方，能够带去确确实实的、而不是暂时的效

果。对于那些经最初的救护而获得足够的力气站立起来和行走的穷苦人，神甫们施予少量的钱财，免得他们因新的困窘和缺乏别的救济而很快重新沦落到原先的悲惨处境；同时，神甫们又忙着在附近的什么人家，为另外一些难民寻找可供栖身和将息的地方。那些生活富裕的人家，出于仁爱之心，也出于对红衣主教的尊重，收容了这些难民；另外一些人家虽然心地善良，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神甫就请他们为难民提供膳宿，在谈妥价钱之后，马上先支付一部分现金。然后，又把这些得到安置的人员的名单，交给本堂神甫，以便前往探视，他们自己也会回来探望这些可怜的人。

我们没有必要去谈及这样一点，菲德里戈绝对没有把自己的关怀局限于这种极端凄惨的状况，也没有坐等这种触目惊心的事件发生了才开始行动。他的炽热的、多方面的仁爱行动，处处感受得到，处处体现出来，它迅速出现在未能更早地出现的地方，按照需要采取各种的救援形式。实际上，他把自己的全部钱财都拿出来的同时，实行最严格的节约，撤消如今已显得无关紧要的善举，他想尽各种法子筹措资金，全都用于救济饥寒交迫的大众。他购买了大批粮食，把其中的大部分调拨给他的教区中最缺粮的地方；鉴于援助远远不够需求，他又运去一些食盐，“借助这些食盐，”里帕蒙蒂在他的史学著作中写道，“青草和树皮也变成了食品。”[①]他把粮食和钱财分配给米兰的各个教会堂区；他亲自前往视察，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发放赈灾物资。他又悄悄地救助许多穷困的家庭；在大主教宫，据当时的著作家阿历山德罗·塔迪诺医生在他的一部有关米兰大瘟疫的著作中记叙（这

① 《祖国史》，第5卷，第6册，第386页。——原注

部书以后我们将常常予以援引)，每天早晨布施二千碗米粥。[1]

不过，一颗仁爱之心所产生的这些效果，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了不起的，如果考虑到它们全是来自某个个人和他的家财；因为按照惯例，菲德里戈谢绝把别人的慷慨捐赠接受下来，再用自己的名义去分配。他的这些捐助，加上其他私人提供的物资，虽然不能说怎样的丰富，但也数量可观；另外，还有元老院决定拨给的救济品，委托粮食委员会予以分配；但是，它们对于实际的需要，也只能说是杯水车薪。一些濒临死亡的山里人，承蒙红衣主教的关怀，延续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些人却又陷入了绝境；一旦有限的救助中断，那些几乎复活的人又重新陷于死亡的边缘。而另外一些地方，虽说并没有被人遗忘，但形势不是最为险恶，只能稍后才予以考虑，因为不得不有选择地实施救济，于是贫病交加就足以致人于死地了。正是哀鸿遍野，路有饿殍，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城里涌来。在这儿，举例来说，有两千个身体较为强壮、灵活的饥饿汉子，在混乱的人丛中赢得了胜利，拨开众人，去领得了一份米粥，不致在那一天活活饿死。但是，在他们身后，还有数千名饥饿者，眼睁睁地望着和妒忌着那些幸运的人；而在这些连一碗米粥也得不到的人群中，不就有那些人的妻子、儿女和父母吗？在城市的某些地方，一些被遗弃的、陷入绝境的人，得到救助，起死回生，站立了起来，有了栖身之地，在一段时间里生活获得了保障；同时，在另外的上百个地方，许许多多人得不到帮助，得不到安慰，倒了下去，身心衰竭，甚至一命呜呼。

---

① 《关于米兰大瘟疫的源起和概况的报告》，米兰，1649年，第10页。——原注

整个白天，到处都可以听到各种啼饥号寒的苦苦哀求的声音；夜晚，低声的呻吟，不时被突然爆发的尖厉刺耳的大声哭诉、吼叫和悲切的祈求声所打断。

值得指出的是，经受着如此骇人听闻的灾祸，如此忧心惨切的悲痛，众人却始终没有流露出一点造反的图谋，始终没有发出一声造反的呐喊，至少看不到一丁点儿这样的迹象。而且，在以那样的方式活着和死去的人当中，许多人分明从来不曾养成忍气吞声的习惯，成千上百的人在圣马丁诺节那天分明充分表现了自己。大可不必这样猜想，说那四个不幸者替众人偿了命，他们被处以极刑的教训，今天足以让众人不敢造次。当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形成一个整体的民众，已经意识到自己无法逃脱慢性死亡的厄运，并且正在忍受着这一痛苦的时候，且不说那极刑，就是那极刑的回忆，又岂能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什么冲击呢？一般说来，人是这样造就的：我们会以极大的愤慨，去同寻常的恶作激烈的搏斗，而一旦遭逢极端的恶，我们却会默默地低下头来；我们不甘心屈服，但会胡里胡涂地忍受那最初我们发誓绝不忍受、而如今已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东西。

死亡每一天都在这些悲惨的人们中造成空白，每一天又有更多的人来把这空白填补。难民源源不断地流来，起先是来自附近的乡村，然后是来自周边地区，再后来是来自大公国的各个城市，最后则是来自远处的各个城市。同时，每日每时也不断有长期居住米兰的市民逃往他处；一些人不忍心再瞧见这满目疮痍的城市；另外一些人眼见新来的竞争者在乞讨中夺走了他们的面包，他们满怀凄凉的失望离开这儿，最后一次地尝试着随便去个什么地方，只要那儿至少不像米兰那样人满为患，乞讨的竞争如此残酷。这两股难民洪流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行走，在途

中迎面相遇，这是一幅令人心悸魄动的图景，不啻是他们逃亡的目的地不吉利的预兆和悲哀的写照。他们各自走自己的路，如果说不是怀着改变命运的希望，至少是为着不再重返那令人憎恶的故里，不再见到那令他们伤心落泪的地方。有的人实在是丧失了最后一点力气，栽倒在路上，把自己的尸体留在了那儿；这对于他的不幸的亲朋好友，真是毛骨悚然，惨痛难言的场面，对于其他的同伴或许是一种责备。"我亲眼目睹，"里帕蒙蒂写道，"在环绕城墙的大路上，一具妇女的尸体。她的嘴里含着啃了一半的青草，她的嘴唇差不多仍然保存着愤怒挣扎的态势……她的背上有一只包袱，而怀里用布带系着一个小男孩，正哭哭啼啼，闹着要吃奶……走过来几名怀有同情心的人，从地上抱起小难民，带走了，完成了第一件母亲的职责。"

华丽盛装同衣衫褴褛，富裕奢侈同贫困潦倒的对照，是平常的日子里司空见惯的景象，而那个时候却荡然无存了。衣衫褴褛和贫困潦倒几乎充斥世界。表面的节俭成为显明的特色。可以看到贵族们衣着朴实无华，有时甚至穿着寒酸、破旧的衣服在街头行走；对于一些人来说，引发贫困的共同原因，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或者迫使他们原先已经动摇了的家业破产；而另外一些人，害怕豪华会激发大众的绝望，或者因为自己亵渎了大众的绝望情绪而感到羞愧。那些权豪势要，既受人尊敬，又让人憎恨，平时出门总是由一群强人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如今几乎总是独自悄悄地外出，低垂着脑袋，脸上流露出和解的、或者请求和解的表情。另外一些家业仍然处在兴旺时期的人，思想终于更加富于人性，举止更加谦和，他们也显得茫然、沮丧，好像是被时时刻刻见到的贫困所征服，这贫穷不仅粉碎了救济的可能性，而且也几乎粉碎了同情的力量。那些还有能力做一些施舍的

人，陷入了必须在不同程度的贫穷之间，在不同程度的需求之间，作出选择的两难境地。只要有一只充满怜悯之情的手，向一位不幸者的手伸去，周围立即会爆发一场不幸者之间的竞争；那些多少还有点儿精力的人，奋力拨开人群，走上前去，执著地请求恩典；那些精疲力竭的人，老头子、老太太和孩子们，都高高举起瘦骨嶙峋的手，乞求赐舍；母亲们不时把裹在破布中的哭哭啼啼、有气无力的小孩举起来，以便让远处的人也能瞧见。

冬天和春天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时期以来，卫生署早已通报粮食委员会，由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聚集着众多的乞讨者，米兰正面临着瘟疫的危险。它建议把这些乞丐全都集中起来，安置到不同的收容所。就在当局研究这项建议，审批这项决议，商量有关执行这项决议的手段、方式和地点的时候，街头倒毙的尸体却是与日俱增，饥荒的各种并发症也随之恶化。粮食委员会却提出了一个更方便、更迅速的应急方案，把所有的乞丐，无论是染病的还是健康的，统统集中到一个地方，由传染病医院收容和治疗，经费从城市公共财政中开支。这一方案被采纳，形成决议，虽然卫生署提出反对意见，说把这么多的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将大大增加原本想避免的危险。

米兰的传染病医院（有的读者也许不了解这座医院的情况，既没有见过，也未看到过书籍记述）是一块用栅栏围起来的近于四方形的场地，位于东门外左侧，在它和城墙之间，是护城河、环形大道和一条环绕医院的水渠。医院纵向的两侧约有五百步之长，另外两侧较短，也许只有十五步路。这座一层楼的建筑，从外面分隔成许多小房间，在里面，沿着平房三侧的墙，是一条曲折的拱形走廊，饰以一排排小巧的石柱。

小房间共有二百八十八个，或者略少一些。今天我们可以

看到，在这座建筑的中央，有一个很大的入口；在正面的一侧，面对大路，有一个较小的入口；为了开设这两个入口，不知牺牲了多少小房间。在我们叙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医院只有两座门，一座在侧墙的中间，面对城墙，另一座在与它相对的另一侧。在里面的场地中央，过去和现在都有一座八角形的小教堂。

一四八九年，这座建筑开始兴建，先是由私人捐资，后来又获得政府的拨款和许多热心公益事业人士的资助。它最初的用途，正像它的名字① 所表明，是在需要的时候用来收容染上瘟疫的病人。在此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年里，瘟疫时常流行，在一个世纪里，它会爆发两次、四次、六次，甚至八次，有时发生在欧洲的一个国家，有时肆虐于欧洲的许多国家，有时甚至势不可挡地席卷整个大陆。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这里是检疫货物的场所。

眼下，为了尽快腾出这座建筑，也顾不上严格遵照卫生法规行事，急急忙忙地进行了清扫和规定的试验，把所有的货物匆匆发放出去。在所有的房间里铺上了稻草，想尽各种法子筹集了大量合格的食品；随后，又广泛张贴告示，邀请所有的乞丐前来住院。

许多人自愿地住了进去，所有躺倒在街头和广场的病人被护送进医院；短短几天的时间，这两种人就收容了三千多名。但是，更多的人留在了外面。也许，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别人的离去，好让少数的人更充分地享用当局的施舍；也许这是对囚禁生活的本能的反感，或者这是穷人对掌握财富和权力的人

① 圣拉扎罗(San Lazzaro)是传染病人的护神。这儿说的传染病医院，在意大利语中为 Lazzaretto。

所倡导的一切特有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同感受它的人和诱发它的人的无知,同穷人的数目,同法律的非正义性,始终是相称的);也许他们心里明白,那儿的慈善行动其实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是这一切原因的总和,以及别的什么原因,使得大多数人依旧踯躅街头。

面对这样的局面,当局决定改变做法,由邀请转向强制。他们派遣警察上街,把难民驱赶到医院;如果遇上胆敢反抗者,便用绳索捆绑,强行收容,每押送一人,可获得十里拉的奖金;尽管财政非常拮据,但当局总能找到金钱,把它们花在不该花的地方。虽然根据粮食委员会的估计,有相当数量的难民离开了米兰,去投奔随便什么别的地方,以求至少可以在那儿自由地活着和死去。不过,强制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短短的时间里,传染病医院收容的人数,包括当作客人似的志愿者和当作囚犯似的关押者,几近一万人之多。

妇女和儿童大概是被安置在单独的病房,但当时的史学著作丝毫没有涉及这一点。为着维护良好的秩序,自然还制定了规章制度;但是,不难想象,在那么特殊的日子里,在那么特殊的环境中,面对那汇聚三教九流的人们,能够建立和维护怎样的秩序呢? 在那儿,自愿入住者,同被强行扭送者;视乞讨为无奈、耻辱的人,同以乞讨为生者;在诚实的田间劳作和工厂生活中成长的人,同混迹于广场、酒店、权贵的宫廷,热中于怠惰、诈骗、嬉笑和暴力者,乱糟糟地住在一起。

关于这些人的住宿和膳食情况,即使我们没有获得确切的材料,也可以猜测到令人心酸的惨状;然而,我们掌握了相关的材料。在每一间屋子里,满满堂堂地住着二三十个人,还有许多人蜷缩在拱廊里,睡在散发着臭气的烂稻草上,或者干脆躺在地

上。虽然明令规定,必须准备数量充足的新鲜稻草,经常更换;但事实上他们只能得到少量的、极其糟糕的稻草,而且从不更换。还曾明令规定,这儿供应的面包应当优质可靠;是的,难道有什么行政官员下令生产和配给蹩脚的食品了吗? 然而,在正常的条件下,向少数人服务的时候,尚且很难做到的事情,如今,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面对如此众多的人群,又怎能做到呢? 当时曾传说,我们在一些历史著作中也找到了印证,传染病医院里的面包掺杂了一些难以消化的、毫无营养价值的东西;很遗憾,人们不能不相信,这样的抱怨是有根据的。医院里也严重缺水,我想说的是干净的、有益于健康的水。环绕医院围墙的那条浅浅的、流动缓慢的、有时漂浮着水藻的水渠,成为水的唯一来源,由于如此之多的病人的使用和接触,它也逐渐长满了绿苔。

这种种因素,对患病的或者虚弱的身体都发生了强烈的作用,导致了死亡;此外,还要加上异常恶劣的天气的因素:阴雨连绵在先,更加严重的干旱随后,接着又是突然到来的酷暑。伴随肉体的折磨而来的,是精神的折磨,囚徒般的生活带来的厌倦和焦躁,对往昔生活的眷恋,失去亲人的痛楚,对不在身边的亲人的刻骨铭心的思念,病人之间的侮辱和憎恶,以及其他种种带进医院或者在医院里引发的沮丧和愤怒的感情;还有对死亡的恐惧,连续的死亡造成的凄惨景象,死亡因这诸多原因而愈来愈频繁,它自身又进而成为死亡的新的、重要的原因。

无须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死亡笼罩医院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正像许多人所承认的,它已具备了瘟疫的各种征兆。所有这些原因的综合和激化,必然增强了纯粹的瘟疫的影响力。正像某些饥荒的严重程度和持续的时间都不及这次米兰大饥荒,但也蔓延了传染病一样,如今,在那些因穷困、营养的

不足、恶劣的天气、肮脏的环境、痛苦和屈辱而患病的和将要患病的身体上，传染病找到了发生、滋长和扩散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土壤。（请允许一个无知者[①] 在这儿侈谈这么一番话，他其实只是接受了一些医生，特别是最近一位绝顶聪明、勤奋的医生[②] 以充分的论据和修正提出的观点。）很可能，根据一份含糊的、不确切的报告，卫生署的医生们认为，传染病起初是在这座医院里爆发的；或许，传染病在此以前已经存在和潜伏着（这种看法似乎更加真实可信，如果考虑到这样的事实，此前早已哀鸿遍野，陈尸街头），只是被带进了这个人满为患的场所，在那儿以新的、可怕的速度蔓延开来。不管其中哪一个假设是正确的，反正在很短的时间里，这座医院里每天死亡的人数已超过了一百人。

此时，医院里幸存的人个个坐卧不宁，惊慌失措，到处是发泄怨恨、愤怒的叫骂声，而在粮食委员会里又笼罩着羞耻、慌张和犹豫不决的气氛。他们久久地争论，又听取卫生署的意见，最终找不到别的法子，只能把当初如此大张旗鼓，花费如此之多的钱财，采用如此强制的手段所做的一切，统统予以推翻。他们下令打开传染病医院的大门，允许所有尚未染上传染病的幸存者离开。于是，这些人都怀着发狂也似的惊喜，离开了医院。米兰城里又重新听到了呻吟声，但显得更加虚弱，断断续续；又重新见到了流浪的人群，但比从前少了许多，也更加让人生发恻隐之心。里帕蒙蒂曾写道，流浪者如此大幅度减少，令人纳闷。其余的病人都被送往当时的一座名叫圣玛利亚·德拉·斯台拉的济

---

① 谦指曼佐尼本人。

② 指恩里科·阿切比（1785—1827），著名医生，著有关于传染病的医学专著，被认为是现代细菌学先驱之一。

贫院，大多数人都在那里凄然死去。

又到了田野一片金黄的收割季节。从乡村来的乞讨者纷纷离开城市，回到各自的家乡，去收获期盼已久的粮食了。好心肠的菲德里戈想出了一个新的法子为他们送行，他向每一名来到大主教宫的农民，赠送一枚朱利奥钱币[①] 和一把收割用的镰刀。

随着粮食的收获，饥荒终于消失了。传染病或者说瘟疫引发的死亡，逐日减少，但也一直延续到秋天。正当传染病或者瘟疫行将消失的时候，却又发生了新的灾祸。

这时，许多被称为历史性的重要事件发生了。法国首相、里舍利厄红衣主教攻占了拉罗舍尔，随即匆匆地同英国国王签订了和约，并以他雄辩的语言敦促和说服法国政府给予涅夫勒的公爵以切实有效的援助，他还成功地促成法国国王御驾亲征。正当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日耳曼皇帝的代表纳萨乌伯爵，向曼托瓦新公爵发出通牒，要求他把所掌管的版图贡献给日耳曼皇帝菲迪南二世，否则皇帝陛下将发兵前去占领。公爵处于十分危急的局势，但拒绝接受如此强硬和如此令人可疑的条件，他寄希望于近在咫尺的法国的援助，这鼓舞他采取抗争的立场。不过，他又尽可能用转弯抹角的、模棱两可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他提出的建议表面上显得更为顺从屈就，但实际上并无多大风险可言。纳萨乌伯爵离开的时候，对他发出警告，说将不得不诉诸武力。

三月，里舍利厄红衣主教果然随国王御驾亲征，率军南下。他向萨伏依大公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提出过境的申请，双方

① 印有教皇朱利奥二世头像的钱币，每一枚价值五十六分。

进行了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经过一场激战，法国人占了上风；双方再次谈判，签订了协议。协议中的一条是公爵保证要科尔多瓦解除对卡萨莱的围困，倘遭拒绝，则不得不联合法军一起进攻米兰公国。堂贡扎罗认为这样无伤大局，便撤消对卡萨莱的围困，法国军队随即开进了卡萨莱，加强公爵的守卫力量。

这一事件激励阿基利尼[①] 写了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献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三：

燃烧吧，啊，火焰，
给我们冶炼金和铁。

在另一首诗中，他还呼吁法国国王前来解放圣土。不过，命运常常是这样，诗人们的意见并不被采纳；如果诸位在历史上发现有些事情同诗人们的妙思相吻合，那你们尽管放心地说，这些事情是早就拍板了的。里舍利厄红衣主教却决定班师回朝，因为他觉得有更加紧要的事情等待他回国处理。威尼斯的使者杰罗拉罗·索朗佐条分缕析地陈述了种种理由，希望改变这个决定；不过，国王和红衣主教就像对待阿基利尼的诗歌一样，来对待他的无聊的话，他们率领大部队返回法国，只在苏萨留下六千人马，以守卫通道和执行协议。

当法国军队前脚刚走，菲迪南二世后脚从另一边来了。他的军队占领了格里松[②] 和瓦台利纳[③]，即将进入米兰辖地。人们不仅恐惧大军所到之处会带来各种灾害，而且把德国军队中

---

① 克劳迪奥·阿基利尼(1574—1640)，意大利著名抒情诗人。

② 格里松，同奥地利、意大利接壤的瑞士地区。

③ 意大利北方谷地，位于科摩湖源头。

潜伏着瘟疫，不断地发生局部的爆发的可怕消息报告了卫生署，正像瓦尔基所描叙的，一个世纪以前，德国人把瘟疫带到了佛罗伦萨。而卫生署中的主管人物之一塔迪诺(卫生署由六名主管成员组成，除了署长，四名官员，两名医生)，在上文提及的那份报告中写道，他受委托向总督大人报告，如果德国人像传闻的那样经过此地，去围困曼托瓦，国家将面临可怕的危险。从堂贡扎罗的全部表现来看，他异常热中于在历史上给自己留下一席之地，事实上，历史也不可能忽略他；不过，正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历史不会或者不愿去记载他的一个很值得记忆的行为，那就是他在那种形势下对塔迪诺的回答。他回答说，他不知道如何办是好；利益与名誉，正是为了这两者德国军队才向这儿挺进，远比向他指出的危险重要得多；尽管如此，他将试着寻找解决的法子，并寄希望于天命。

为了寻找解决的法子，卫生署的两位医生，塔迪诺和大名鼎鼎的卢道维科·塞塔拉的儿子塞塔拉元老，向卫生署建议，禁止从经过的军队购买任何东西，违者严加惩处；但是，却无法让署长明白下达这样的命令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大好人，”塔迪诺说道，“他无法理解，同那伙人还有他们的东西接触，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我们援引的这番话，堪称当时最有特点的言论之一，显然，自卫生署存在之日起，从来不会有一个什么署长会有这样的见解，如果这可以称作见解的话。

至于说堂贡扎罗，在作了那样的回答以后不久，就离开了米兰；这离别对于他来说是悲凉的，正像促使他离开的原因一样悲凉。他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和指挥者，如今因为屡吃败仗而被罢官。老百姓在他执政期间遭逢了饥荒，无不认定这是他的罪责。而他在瘟疫爆发上的所作所为，要么众人毫不知情，要么没

有人为此感到不安，正像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的，除了卫生署，尤其是两位医生。他坐在旅行马车里，在一队执戟兵士的簇拥下，两名骑马的号手开道，其他权贵乘坐的马车紧随其后，离开了王宫。一群孩子聚集在大教堂广场，一面乱哄哄地追赶马车，一面大声吹口哨。一干人马来到通向提契诺城门的大路上，他应当由这里登上归途，却陷入了人群的包围，一部分人早已在那儿恭候他，一部分人从四面八方赶来。那些号手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王宫直到此地，一直不曾停止演奏。

在后来举行的关于这场骚动的审讯中，一名号手遭到指责，说他的演奏是促使人们骚动升级的根源。他回答道："亲爱的先生，这是我们的职业；如果总督大人不喜欢我们再演奏下去，那他应当下令我们停止演奏。"然而，堂贡扎罗或许很不情愿流露出他畏惧的样子，或许担心会刺激民众更加放肆，或许是因为他确实有点张皇失措了，所以他没有下达任何命令。卫兵们徒劳地驱赶人群；民众聚集在马车的前面、左右和后面，高声呼喊："滚蛋，带来饥荒的家伙！滚蛋，穷人的吸血鬼！"以及别的更加难听的口号。当马车驶到城门跟前的时候，民众开始投掷石头、瓦片、菜帮子、各种各样的果皮，以及在这种场合通常会抛出的东西。一部分人还登上城墙，从城墙上向离开城门的马车发动最后的袭击。片刻工夫以后，众人都作鸟兽散。

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侯爵被派来接替堂贡扎罗，此人在法兰德斯战役中赢得了显赫的声名，至今仍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与此同时，在最高统帅、另一位颇有名气的意大利雇用军司令朗巴多·迪·科拉托伯爵指挥下的日耳曼军队，接到了攻占曼托瓦的最终决定，并在九月份进占米兰大公国。

在那些年代，军队大多是由职业的雇用军司令招募的流民组成，去执行这个或那个君主交代的使命，有的时候，却完全是为着实现自己的图谋，以使把自己和这些士兵一起待价而沽。这些士兵被这个职业所吸引，并不是看重区区的饷银，而是受到能随意地劫掠和去干种种放纵的勾当的诱惑。从来没有严格的、普遍的纪律；而且，这种纪律也是同雇用军司令很大程度上不受拘束的权威水火不相容的。何况这些人在纪律问题上恐怕也一窍不通，即使他们想在这件事情上有所作为，但看得出来，要制定纪律和维护纪律，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那种素质的士兵，或者会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想搞点新名堂、带头禁止劫掠的司令官，或者至少抛弃他，让他独自一人去守护军旗。

除此之外，君主们雇用那些士兵，心里只想着要招募到足够数目的人马，确保实现他们的野心，让雇用兵的人数同他们通常是很有限的财力相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雇用兵的饷银拖延很久才支付，而且是每次支付一点儿；因此，军队所到之处大肆掳掠，就心照不宣地成为士兵们饷银的补充。无怪乎瓦伦斯坦[①] 说了一句跟他的姓氏差不多一样广为流传的名言：统率一支十万人的大军，要比统率一万二千人的队伍容易得多。我们谈及的这支军队，基本成员是这样一些流民，他们在瓦伦斯坦的指挥下，在战争中肆无忌惮地去劫夺掳掠，使德国呈现出一派荒芜凄惨的景象；那场战争，就其本身和就其后果来说，乃是所有战争中最赫赫有名的，后来因它延续之久，而取名三十年战争，而当时正好是它的第十一个年头。他还有一支属于他的私人军

---

① 瓦伦斯坦（1583—1634），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在三十年战争中屡建功勋，后遭暗杀。

队，由他的一名助手带队；而别的雇用军司令，则大多由他直接指挥，他们当中就有不止一个人，四年以后促成了他的人所共知的悲剧性结局。

二万八千步兵，七千骑兵，从瓦台利纳谷地出发，向曼托瓦进发。他们从阿达河顺流而下，阿达河形成湖泊的两条支流，然后又重新汇合，最终流入波河。他们又沿着波河河岸走了许多路程，在米兰大公国境内走了整整八天。

大多数居民都赶着自家的牲口，带上多少值点儿钱的东西，逃到山上隐藏起来；另外一些人留了下来，或者因为不能抛下家中的病人，或者为了看守房屋，免得被焚烧，或者为了保护藏匿或埋到地下的珍贵物品。还有一些人没有弃家出逃，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或者甚至想借此机会浑水摸鱼。当第一支人马进入村子打尖后，大兵们立刻分散到这个村子里和附近各处，大肆洗劫。凡是能派得上用场的，统统带走，席卷一空；其余的东西，全都毁掉，翻个底朝天；家具化作支离破碎的木片，住房成了污秽不堪的马厩，更不用说对村民的殴打、伤害，对妇女的奸淫。村民们为了保护财产所使用的一切计谋，所玩弄的一切花招，到头来都徒劳无益，有时反倒招致更严重的损失。大兵们都是极其精通这样一场战争的谋略的专家，他们仔细搜查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窟窿，甚至不惜推倒墙壁；他们轻而易举地辨认出园子里刚刚挖掘和覆盖的泥土；他们还到山上去牵走牲口，由村子里的某个地痞领路，到山洞里去寻找躲藏在那儿的富人，把他强行带回他的家里，施用刑罚和恫吓，强迫他招出珍宝隐藏的地方。

终于，这支先头部队离开了，鼓角声渐渐在远处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几个钟点令人可怕的沉寂。然后，又一次响起了令

人厌恶的鼓角声，预告着另一支部队的到来。这些大兵再也搜寻不到什么战利品，便以加倍的疯狂毁坏幸存下来的东西，焚烧被前面一批士兵喝空的酒桶和空空洞洞的房子的门槛，甚至索性放火烧掉这些民房。他们自然又以加倍的疯狂虐待村民。由于这支军队分编成许多支分队，因此，在这二十天的期间里，随着每一支部队的到来，情况便越来越糟糕，无法收拾。

科里科镇[1] 是这些恶魔们进入米兰大公国后停留的第一站，然后，他们长驱直入贝拉诺，进占瓦尔隆西纳，在那儿部队分头出发，来到了莱科。

---

① 科里科镇位于科摩湖的东岸。

第二十九章

在那些可怜的惊慌失措的人群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几个人。

那一天，各种各样的消息突然纷纷传来，说什么大军已经南下，逼近此地，那些士兵一路上无恶不作，如果当时谁没有见到堂安保迪奥的那副样子，那他肯定不懂得狼狈和恐惧是怎么一回事儿。大军压境了，他们足有三万人、四万人、五万人！他们全是魔鬼、恶棍、仇视基督的逆贼；大兵们把科泰诺沃[1]洗劫一空，纵火焚烧了普里马卢纳[2]，把英特罗比奥[3]、帕斯图罗[4]、巴尔西奥[5]蹂躏得不成样子；眼下已经到了巴拉比奥[6]；明天他们就会来到这里，这些都是人们互相传递的消息。人们慌慌张张地奔走，或者停留下来，激动不安地商量，在逃跑和留下来之间犹豫不决；女人们聚集到一起，心急如焚地直挠头。

堂安保迪奥下决心逃难比谁都早，比谁都坚定；可是，他又亲眼目睹，在可供他隐藏的每一处地方，都有着难以超越的障碍和十分可怕的危险。“我们该怎么办？”他激动地喊道，“该逃到哪里去是好？”上山去，且不说一路行走的艰难，山上也不见得安全；听说德国军队里的那些士兵爬山像猫一样灵活，只要发现那里有可供劫掠的东西的线索和希望，立刻就会直扑那里。至于

说科摩湖，湖面过于广阔，又刮着大风；除此之外，大多数船夫担心被拉夫去运送那些士兵和辎重，早已驾着自己的船只，躲到对岸去了。留下的不多的船只，又都超载了村民，在驶行的途中，因为过分的重量和狂猛的大风，每一时刻都会遭遇不测的危险。他一心想远远地离开军队将要经过的大路，可是简直没有法子找到一辆轻便马车，或者一匹马，或者别的什么运输工具。若要步行，凭堂安保迪奥的脚力，走不了很远，他担心在半路上就被士兵们截住。贝加摩边境离这儿也不那么远，他的一双腿也能让他一口气走到那里；可是已经传出消息，贝加摩已紧急派出一支轻骑兵，以守卫边境，防止德国军队的进犯；这些士兵赛似活魔鬼，跟德国兵相比，既不更凶恶，也不更善良，照样会干尽坏事。可怜的神甫瞪大眼睛，几乎要发疯了似地在房间里打转。他跟在佩尔佩杜娅后面，要和她商量出一个办法来。佩尔佩杜娅正忙着收拾屋子里值钱的东西，把它们藏到阁楼或者贮存室。她心急火燎手里和怀里捧满了东西，在屋子里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回答他道：

"我正忙着呢，把这些东西藏到安全的地方，马上就完事了，然后我们就像其他人一样行事。"

堂安保迪奥想让佩尔佩杜娅暂时停下来，和她讨论一下逃难的各种方案；可是，她正慌慌张张地忙得不可开交，她内心里也着实张皇恐惧，主人的表现又惹得她心头火起，在这种情形下，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缺少商量的耐心。

"别人家都能想出法子来，我们也会想法子的。请原谅我直说，您就只会碍我的事儿。您可想到，别人家不是也都有一条性

---

①②③④⑤⑥ 均系位于瓦尔萨西纳和莱科之间的小镇。

命要保吗？那些士兵上这儿来，莫非是跟您打仗吗？眼下这个时候，您也可以帮帮我的忙，而您只会哭丧着脸，站在那儿，哼哼唧唧，碍手碍脚。"

佩尔佩杜娅用这样或类似的回答摆脱了堂安保迪奥的纠缠，其实她心里早已打定主意，等她将就着忙完这些事，就会像对待一个孩子似的，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到山上去。堂安保迪奥被撇在了一边，独个儿走到窗口，探出脑袋去张望，倾听；他看见有人走过，便用半是哭泣、半是责备的声音嚷道：

"你给我们可怜的神甫行行好，给他找一匹马，或者一头骡，哪怕一头驴来吧。可不能谁都不来帮助我啊！哎，你们这些人啊！你们至少也等等我，让我能够跟你们一起走。等到有了十五个或二十个人，好带着我跟你们一块儿走，不要把我扔下。你们难道忍心让我落入那帮狗东西的手里吗？你们难道不知道，他们大多是路德教徒，杀死一位神甫，他们都把它当成一件善行？你们难道愿意让我留下来殉难吗？啊，这都是什么样的人啊！这都是什么样的人啊！"

可他是向谁诉说这一番话呢？他向经过这儿的村民呼吁，他们肩背着他们那一点可怜的家当，佝偻着身子，心里只惦念着留在家里的东西，他们驱赶着几头牛犊，招呼着紧跟在后面的孩子，这些孩子也尽可能多地背着家里的东西，女人们脖子上驮着走不动路的小孩子。有些人既不抬起头来望他一眼，也不搭理他的话，径自加快步子走了过去。有的人回答道：

"嘿，神甫先生！您也自己尽点力吧。您真是个有福的人，不必为家庭操心，您想法子自救，尽力而为吧。"

"唉，我真不幸！"堂安保迪奥嚷道，"唉，这都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们的心肠真狠！一点儿仁慈之心都没有，每一个人只想

着自己，而谁也不愿意为我着想。”说罢，他又去找佩尔佩杜娅了。

“喔，我正要找您！”佩尔佩杜娅说道，“那些钱呢？”

“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您把钱交给我，把它们和餐具一起埋在菜园子里。”

“可是……”

“可是，可是什么？快把钱给我，您手头留一点备用的钱，其余的都给我。”

堂安保迪奥听从她的吩咐，走到钱柜跟前，取出他为数不多的钱财，交给佩尔佩杜娅。她说道：

“我去菜园子，把它们埋在无花果树下。”

说罢，佩尔佩杜娅就去了菜园子。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篮子，里面装了一些食品，还有一只空的藤筐，急急忙忙地把自己的和主人的衣服放进去，问道：

“您把《日课经》也带上。”

“可是我们要去哪儿呢？”

“别人都去哪儿呢？我们先到大街上去，在那儿我们打听一下，然后看看该怎么办。”

正在这个时候，安妮丝走了进来，背了一只藤筐，那神情好像是要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

安妮丝也决定不留下来等待那伙罪恶的客人，她家里就她独自一个，身边还有无名氏送给她的一些钱财，起初她也挺犹豫的，拿不定主意逃到哪儿去。她留下来的那些钱，在发生饥荒的那些日子里真帮了她的大忙，可如今也正是她苦恼和迟疑的主要原因，因为她听说，在那些沦陷的地方，大凡有些钱财的人，都落入更加可怕的处境，他们既遭到入侵者施加的暴力，又要提防

当地人的觊觎。的确，这笔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富，除了堂安保迪奥，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而且，她还不时地上堂安保迪奥那儿去，用金币向他兑换些零钱，每一次她都留下一些，请神甫施舍给比她更穷苦的人。不过，对于那些还不习惯于手里掌握很多钱的人，一笔隐秘的钱财，足以令他时时刻刻疑神疑鬼，猜疑别人在打他的主意。如今，当她把那些没法带走的东西想方设法隐藏起来，把那些钱缝在胸衣里的时候，她回想起无名氏派人送来钱财的时候，曾经慨然表示，愿意为她效劳；她又回想起来，她曾经听别人叙述过无名氏的寨堡，它位于一个绝对安全之处，如果没有得到主人的允许，除了飞鸟，谁也休想走进那块地方。于是，她决计到那儿去，请求让她在那万全之处暂时栖身。她想怎样才能让无名氏认识自己呢，她忽然想到了堂安保迪奥；神甫经历了同红衣主教的那次谈话以后，一直对她表现出格外的殷勤，但在别人眼里又丝毫不影响自己的声誉，何况露琪亚和伦佐已经远远离开此地，那么，向他提出某种要求，来考验他的仁慈之心的可能性眼下也就不复存在。她暗暗揣测，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形势下，可怜的神甫一定比她更加狼狈，更加慌张，她的这个想法他一定会乐意接受。因此，她特地来向神甫献策。

安妮丝瞧见堂安保迪奥和佩尔佩杜娅在一起，便向他们两位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您觉得怎么样，佩尔佩杜娅？"堂安保迪奥问道。

"我看，这分明是上帝的启示，绝对不可以耽误时间，我们马上动身上路。"

"那么，以后……"

"以后，以后……您放心，我们到了那儿，一定会觉得满意的。谁都知道，现在那位先生没有什么别的念头，只是一门心思

要给别人行善，他自然会非常乐意接待我们。那座寨堡就靠着边境，又在半山腰里，大兵们肯定是到不了那儿的。以后，以后……我们再想法子找点吃的东西。因为我们是在山上，上帝的这些恩赐享用完毕以后，”她一面这么说，一面把食品放进藤筐里，摆在衣服的上面，“我们的日子就难过了。”

“他改悔了，不过，他可是当真改悔了吗？”

“他做的那些事情您是亲眼见到的，而且已经家喻户晓，那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我们可不是去自投罗网吧？”

“什么罗网？像您这样做什么事儿都前怕狼后怕虎，请原谅我这么说，那永远都办不成什么事。安妮丝，您真行！您真是出了个好主意。”佩尔佩杜娅把藤筐放在桌子上，双肩套上带子，背起了藤筐。

“能不能找到一个男人，跟我们同行，也好保护他的神甫？”堂安保迪奥问道，“若是我们路上遇见了什么歹徒，唉，糟糕的是，现在外面流窜的歹徒挺多，你们能帮我什么忙？”

“您又想出个新名堂，白白耽误时间！”佩尔佩杜娅嚷道，“上哪儿去找一个男人？眼下各人都只想着自己的事情。打起精神来！去拿《日课经》和帽子。我们该走了。”

堂安保迪奥走了，过了片刻工夫，他头上戴了一顶帽子，右臂下夹了那本《日课经》，拄着拐杖，匆匆回来了。他们三个人穿过一扇通往广场的小门。佩尔佩杜娅锁上门，把钥匙放进口袋里；她并不是相信这门和锁的安全可靠，而是不想忽略这样的例行手续。堂安保迪奥走过广场的时候，瞧了教堂一眼，低声自语道：

“现在该众人来守护这教堂了，因为教堂原是为他们服务

的，假如他们对教堂有一片心，那就应当关怀；若是他们连这一点心意也没有，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他们走过田野，谁都不吭一声，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但不时地环顾四周，尤其是堂安保迪奥，留神察看可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或者异乎寻常的事情。一路上没有遇见任何人。此刻，人们或者呆在家里，看守家园，把值钱的东西打成包儿，隐藏起来，或者正走在上山的路上。

堂安保迪奥不断地唉声叹气，又激愤地咒骂了几声以后，就不停地喃喃抱怨起来。他生涅夫勒公爵的气，本可以在法国安享荣华富贵，当他的公爵，却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抢夺曼托瓦公爵的宝座；他也生日耳曼皇帝的气，原本应该为众人着想，让水自然而然地往低处流，不必去为区区小事操心，因为皇帝终究还是皇帝，管他张三还是李四来当曼托瓦的公爵。他特别生米兰总督的气，原来应当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国土免遭各种灾祸，如今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祸水引来，这全是因为太热中于战争的缘故。

“应当让这些老爷上这儿来看一看，”堂安保迪奥说道，“来尝尝打仗是怎样的滋味。他们应当好好作出交代！而眼下却是我们这些无辜的人在饱受苦难。”

“您就别管那些人吧，他们这些人压根儿就不会来帮助我们，”佩尔佩杜娅说道，“您这些老一套的牢骚话，请原谅我直说，一点儿用处都没有，只是那件事更让我不安……”

“怎么啦？”

佩尔佩杜娅一路上都在仔细回顾她匆忙中隐藏的东西，开始埋怨起自己来，因为她忘记了隐藏某件东西，另一处的一样东西埋得过于拙劣，留下了痕迹，很可能因此把歹徒们招引到那

儿……

"您办的好事!"堂安保迪奥大声说道,如今他的性命有了安全感,这正足以使他为自己的财产烦恼起来,"您办的好事!您就这么做的吗?您的脑袋到哪儿去了?"

"这是什么话!"佩尔佩杜娅嚷道,她止住脚步,以背上的藤筐所允许的架势,摆开双腿站定,双手叉在腰间,"这是什么话!您现在来责备我,当时您不来帮我的忙,不给我鼓励,反而只知道缠着我,把我弄得昏头昏脑!或许您的事情我考虑得比自己的还要多,可是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一把;我既要当马尔塔,又要当马达莱娜①。如果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反正我所做的事情,已超过了我应当做的。"

安妮丝打断了他们的争吵,也絮叨地谈起她的不幸。她倒没有多谈自己的困苦和损失,而只是为失去了重新见到她的露琪亚的希望而悲伤,因为,如果读者记得的话,她们正是约定秋天会面的。没法指望普拉赛苔夫人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上她这儿来小住,即便她来到这儿,也会像其他村民一样马上离开的。

见到眼前这些熟悉的地方,安妮丝的伤感愈加鲜活,她的烦恼愈加揪心。他们离开小路,走上了大道,不久以前,她和露琪亚在裁缝家里小住以后,正是沿着这条大道把女儿接回自己家里的。此刻,裁缝居住的村子,已经清晰可见。

"我们最好去拜访一下那几个大好人。"安妮丝说道。

"正好可以去歇息,这背上的藤筐已经让我吃不消了,而且顺便吃点东西。"佩尔佩杜娅说道。

---

① 据《福音书》,马尔塔是活跃能干的人,马达莱娜则爱沉思默想,这儿的意思是指什么事情都得操心、包揽。

“咱们说定了，不能耽误很多时间，因为我们此次出门不是为了消遣游玩。”堂安保迪奥下了断语。

裁缝一家很高兴见到这几位来客，表示了热情的欢迎，主人们回忆起了自己做的好事。为此，佚名作者说道：尽你们的努力去给别人行善吧，你们将会常常看见让你们欣悦的面容。

安妮丝搂着裁缝太太，禁不住潸然泪下，泣不成声，这样她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她一面抽噎，一面回答裁缝夫妇关于露琪亚情况的询问。

“她眼下的处境比我们好，”堂安保迪奥说道，“她在米兰，脱离了危险，也远离那些魔鬼们。”

“神甫先生和你们是逃难吧？”裁缝问道。

“是这样，”堂安保迪奥和佩尔佩杜娅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真怜惜你们。”

“我们去……寨堡。”堂安保迪奥说道。

“你们想得很周全，在那儿就像在教堂里一样安全。”

“你们留在这儿，不觉得害怕吗？”堂安保迪奥问道。

“神甫先生，要说安营扎寨，您知道，他们是不会上这儿来的，上帝保佑，我们这儿离他们行军的大路太远了。即使他们偶尔要光顾，上帝也会保佑我们的。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有时间；现在先得去打听一下，他们停留过的那些倒霉的村子，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这几位客人决定留下来，稍事休息。这正是吃午饭的时间。

“诸位，”裁缝说道，“请你们务必赏光，将就着跟我们共进午餐，我竭诚欢迎。”

佩尔佩杜娅说，他们自己带了些充饥的食品。在彼此一再谦让之后，大家同意把吃的东西凑在一起，共同用餐。

孩子们好像见到了老朋友似的，兴高采烈地围住了安妮丝。但裁缝马上吩咐他的一个女儿（不知读者是否记得，就是那个给寡妇玛利亚送吃的东西去的女孩），从堆在墙角的栗子中，取出四枚早熟的，把壳剥掉，用火烤熟。

"你去一趟菜园子，"裁缝又对一个男孩说道，"把桃树摇晃摇晃，让它掉下四只桃子，拿到这儿来，别自个儿吃了。"他又对另一个男孩说，"你爬到无花果树上去，摘四个熟的无花果子。你们做这些事情都是很熟练的了。"

裁缝自己去打开酒桶的塞孔，装了一瓶葡萄酒。他的妻子用台布铺好餐桌。佩尔佩杜娅从藤筐里取出食品。餐桌安排停当；一块餐巾，一只白瓷盘子，还有佩尔佩杜娅拿出来的一副餐具，摆在请堂安保迪奥就座的主宾席上。众人一起入席，这一顿饭吃得虽然不能说特别开心，但至少在座的人当中谁也不曾料到那一天会得到这样的快乐。

"神甫先生，局势如此的混乱，您有何高见？"裁缝说道，"我直觉得在阅读摩尔人入侵法兰西的历史。"

"我能说些什么呢？这恶运也要降临到我的头上了！"

"不过，你们倒是选择了一个可靠的避难场所，"裁缝接着说道，"谁不是迫不得已才去那儿的呢？好在那儿你们会有人作伴儿，听说许多人已经去那儿避难，而且至今还有人去。"

"但愿我们会受到很好的接待，"堂安保迪奥说道，"我认识那位正直的先生；曾经有过一次很荣幸的机会，我跟他呆在一起，他是如此的温文尔雅！"

"他也请红衣主教大人带话给我，"安妮丝插话说，"如果我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尽管找他就是了。"

"真是完美无比的脱胎换骨！"堂安保迪奥继续说道，"他坚

定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不是这样吗?他是坚定不移的。"

裁缝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无名氏圣洁的生活,谈他怎样从一方的祸害变成了大众的楷模和仁人君子。

"他留在身边的那些人呢?……还有那些伺候他的人呢?……"堂安保迪奥又问道。他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方面的传闻,但是他始终没有完全放下心来。

"大多数人被遣送下山了,"裁缝回答道,"那些留下来的人,也完全洗心革面了,真是不可思议!总而言之,那座寨堡成了世外桃源。您当然知道这些事情。"

裁缝又跟安妮丝谈起红衣主教那次登门看望的事情。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他感叹道,"了不起的大人物!很遗憾,他那次匆匆忙忙来到这儿,我没有法子向他多少表示我的敬意。如果我还能有一次机会跟他更随意地谈谈,那我将太幸运了!"

用毕午餐,裁缝请他们观看红衣主教的画像。他把这幅画像贴在门上,表示对这位大人物的敬意,也是为了向瞧见这幅画的人说,这画不像本人,因为他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很从容地亲眼见到了近在咫尺的主教大人。

"这是他们想把他画成这个样子吗?"安妮丝说道,"这身衣服倒挺像他的;可是……"

"这幅画不像,对吧?"裁缝继续说道,"我一直是这么说的,我们还会受骗吗,嗯?不过,没什么,这画底下有他的名字,作一个纪念吧。"

堂安保迪奥急于要赶路,裁缝便去张罗着找一辆四轮大车,送他们到山脚下。他去了不久,回来说,大车马上就到。他转过身来,对堂安保迪奥说道:

“神甫先生，倘若您想带几本书到山上去看看，消磨时间，我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我甘愿为您效劳，因为我也多少有点儿在阅读中寻找乐趣的癖好。不过全是用俗语写的，也许不太适合您读，但是……”

“多谢，多谢，”堂安保迪奥回答，“如今这个年头，我们的脑袋顶多只能勉强地去想《日课经》里的内容了。”

当他们互相表示谢意，彼此交换良好的祝愿，邀请和允诺回去时再来逗留的时候，大车停在了靠近大路的门口。他们把藤筐放进车里，然后也在车子里坐下，怀着平静下来的心情，颇为舒适地开始了后一半的旅程。

裁缝向堂安保迪奥谈到无名氏的情况，确实是讲了真话。从我们和他暂别那一天起，他就始终不渝地为着实现他当时给自己立下的目标而努力，诸如补赎因他的缘故造成的伤害，寻求和平，扶危济困，时时刻刻依据不同的情况行善积德。

当年，他的勇气体现于欺凌别人和维护自己，如今，他的勇气表现于不再欺凌别人，不再维护自己。他每次都是独自外出，不携带任何武器，时刻准备着接受他往日的种种强暴行径所带来的恶果；他确信，此前他向许多人欠下了许多的孽债，倘若他再要用武力来维护自己，那不啻是又犯下新的罪孽；他确信，别人对他的任何伤害，都是对于上帝的亵渎，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是公正的报应。而且，他比这世上的任何人都更没有权利去报复那伤害他的人。

但一旦悔过自新，比起当初，他依赖别人的暴力和自己的暴力来保护自己，他的安全丝毫不曾受到影响。他旧时的贪酷凶残给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今日的温顺谦恭则给人带来深深的印象，前者自然会激起许多人复仇的愿望，后者又会使这种复仇

变得容易起来。然而,实际的情形却是相反,这两者却帮助他赢得了众人的赞赏,帮助他保持着众人对他的赞赏,而这正成了他保护自己的主要手段。他就是那样一种人,谁都没有能力来屈辱他,但他屈辱了自己。往日他对别人的傲慢和别人对他的恐惧,曾引发了众人对他切齿痛心的仇恨,而今面对他甘愿自新的谦卑,这些怨恨也就渐次冰释了。那些遭受过他凌辱的人,轻而易举地、而且不冒任何风险地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满足,这是一种哪怕从最成功的报复中也无法获得的满足,一种目睹一个人痛切地改悔自己的罪过,并且对自己怀有与他们同样的愤慨的满足。许多人对他的怨恨,因为时间久深的积蓄,因为痛感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无法比他更强大,都无力对他的某些重大的罪过实行报复,从而变得愈益强烈,刻骨铭心;随后,他们看见他单身一人,不携带任何武器,而且显露出不作任何抵抗的神情,于是不由得萌生出一种热烈的情感,向他表示敬意。在这种自觉的自我贬损的行为中,他的举止和仪态也不知不觉地显得更加高尚,更加优雅,而且可以看得出来,蕴含了比从前更加坦诚的蔑视危险的气度。

那些针对他的仇恨情绪,即使是非常激烈的和粗暴的,面对公众向这位改邪归正、乐于行善的人的赞誉,也不能不受到束缚和制约。人们对他的赞誉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他常常陷人困境,要去躲避别人对他的称颂;他只好尽力克制,不让自己内心的自责过分地在面容和举止上流露出来,不让自己过分地谦卑,以免被人过分地褒奖。他在教堂时总是选择一个最后一排的位置,没有一个人敢去占据这个座位,因为那将被视为窃取一个荣誉位置的行径。另外,如果有人去侮辱他,或者极不尊敬地对待他,那不只会被认为是粗暴无礼和心地卑劣,更会被当作一

种亵渎的行为；而那些能够借助别人的这种感情来约束自己的人，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一感情。

这些原因和别的一些原因使得无名氏免遭官方的惩处，同时也就保证了他的安全，虽然他对自己的安全并不在意。他的地位和家族，对于他始终意味着某种保护伞，如今又愈发具有意义，因为在他的显赫的、狼藉的声名之外，又增加了他悔改自新的荣誉和对他堪称楷模的行为的颂扬。官府和权贵为此跟百姓一样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如果去冒犯一个深受公众推崇的人物，那将是不可思议的。此外，政府深深陷于对活跃的、滋长不已的动乱所作的斗争之中，而且是永恒的、又常常是失败的斗争；政府现在摆脱了那最难以制服、最让人头疼的动乱，当然会满心喜欢；何况，那个人的悔过自新引发的赎赎行为，更是政府不曾遇见过的，求之不得的。惩罚一位圣人，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足以勾销无力处置罪犯的耻辱；如果开了这种惩罚的先例，它所能产生的唯一的效果，就是阻止像他这样一类的人成为不再危害社会的人。或许，菲德里戈红衣主教在无名氏的改悔中所起的作用，他的大名跟改悔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事实，无疑赋予了无名氏一面神圣的盾牌。当时教权与世俗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它们常常互相争斗得不可开交，但却没有吃掉对方的雄心，相反，双方总是交替使用敌对与赞扬、抗争与尊重的两手，它们有时甚至联手去做一件事情，但从来不曾缔结和平，因此，在这样的情势和观念的影响下，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这样的局面：教会的宽容，虽然不能使世俗政权豁免无名氏的罪过，但也导致人们逐渐忘却这件事，何况前者的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正是双方一致期盼的。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被打倒在地，众人就会不分地位

的贵贱，争先恐后地跑上前去，践踏他一番；而如果他是心甘情愿地俯伏在地上，那众人反倒会宽恕他，尊敬他。

确实，也有许多人对无名氏此次轰动一时的悔改并不觉得高兴；不少人原是他雇用来作犯罪勾当的，有些人是他在犯罪的营生上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就这样突然失去了习惯于信赖的重要靠山，或许他们正忙乎着一项早已策划的阴谋，只等着他一声令下，即可付诸行动，如今却竟然化作了泡影。在那些正和他在一起的追随者当中，我们也可看到他亲自宣布的弃旧图新的决定引发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惊奇、痛苦、沮丧、愤怒；什么情绪都有点儿，唯独没有鄙视和仇恨。那些被派遣到各处的强人和地位颇高的同伙，在听到这一惊人的消息后，也滋生出同样的情绪。不过，从里帕蒙蒂援引的材料不难发现，仇恨都集中到了菲德里戈红衣主教身上。许多人把他看作干预他们的事情，坏了他们的好事的罪魁祸首。无名氏希冀拯救自己的灵魂，谁也没有理由对此发出抱怨声。

渐渐地，留在寨堡的大部分强徒，无法适应新的纪律，也看不到改变这种局面的希望，就纷纷各奔前程去了。有人去投靠新的主子，或许这新主子就是他抛弃的主人的老朋友；有人去加入西班牙人或者曼托瓦人的所谓第三军团，或者往别的交战国家去从军；也有人沦落街头，独自去干剪径的勾当，还有人愿意自由自在地去敲诈勒索。那些他下令派遣到各地的人也作了类似的选择。而那些能够适应或者甘愿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人，大部分来自本地，他们或者回家种地，或者重新操起他们年轻的时候学会、后来荒疏了的手艺；那些外乡人当了仆役，留在了寨堡里。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乡人，都跟他们的主人一样，都重新获得上帝的恩泽，都跟他一样过着宁静的生活，既不欺凌他

人，也不受他人欺凌，他们抛弃了武器，但获得了尊重。

当日耳曼军队挥师南下的时候，一些被侵占或者受威胁的地方的难民，纷纷逃到寨堡，请求给予他们庇护。无名氏深感欣慰，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都把它当作一个庞大的魔窟，不敢走近一步，现在那些弱者已把寨堡视为避难的福地，慕名而来。他不只以满腔的热诚，更以感激的心情，接待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他还传下话去，他的宅邸向所有想来避难的人敞开大门。他马上下了决心，不只是他的宅邸，而且整个山谷都应当处于戒备的态势，如果日耳曼军队或者威尼斯轻骑兵胆敢上这儿来作威作福。他把仍然留在身边的人数虽少但骁勇无比的仆役们（正像托尔蒂的诗作那样，少而精）召集起来，向他们发表了一番演说，说这是上帝赐予他们和他的大好机会，去致力于救援那些他们曾经如此压迫和侮辱过的亲人们。他以非常随和的、坚信别人将会顺从的语气下达命令，大致宣布他要他们去做的事情，特别是指示他们应当怎样检点自己的行为，务必使那些上山来寻求庇护的人，全把他们当作朋友和保护者。

然后，他又下令从顶楼把储藏在那儿很长时间的火枪、刀剑和长矛搬下来，把它们一一分配给逃难来的人。他还传话给山谷里的农民和租户，若有谁个愿意，欢迎他们随身带武器到寨堡里来；谁个没有武器，他就把武器发放给他们。他还挑选了几个外来人当头头，让另外的一些人听他的指挥。他在山谷的入口和各处要害，在通向寨堡的山坡上和寨堡的门口，都安排了岗哨，规定了换岗的时间和方式，这就好像在军营里，或者好像在他干着罪恶的营生的年月里习惯做的那样。

在顶楼的一个角落里，安置着只有他使用过的各种武器，他的远近闻名的卡宾枪、毛瑟枪、佩剑、宝剑、手枪、大刀、匕首，散

放在地上,或者倚靠在墙上。仆人中没有一个人敢去触动它们;他们商量之后,决定去请示主人,该把什么样的武器给他拿去。“一件也不要。”他这么回答,或许是因为发了誓愿,或许是出于一种愿望;作为这样一支特殊的守卫部队的首领,他也始终没有佩带过武器。

同时,他又动员其他效劳或者听命于他的男人和妇女,在寨堡里为尽可能多的人安排安身之处,在已经改作宿舍的房间和过厅里支起床铺,预备被子和褥子。他还下令采购足够的食品,供应那些由上帝派遣到他这儿来的客人,而这些客人也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而他自己却在寨堡内外、山上山下和山谷四处奔波,没有片刻的安宁。他忙碌于设立、加强和巡视岗哨,探访守卫者,也让守卫者看见他,用自己的言语、眼神和表率,把一切都处理得有条不紊。他在家里,在大街上,随时接见那些刚刚来的客人。所有的人,无论是曾经见到过他的人,还是头一次见到他的人,都欣喜若狂地望着他,在这瞬间,他们忘掉了那些驱使他们上山来的痛苦和恐惧。当他离开了众人继续走自己的路时,他们仍然转过身来注视着他。

第 三 十 章

我们的三位逃难者渐渐走近了山谷，但大多数难民并不是从他们那个方向过来的，而是来自相反的方向；他们开始遇见一些和他们一样不幸的同路人，从交叉路口和小道走上了大路，或者刚刚走上大路。在这样患难的时刻，所有相遇的人都仿佛是故交旧友重逢似的。每逢他们的大车赶上某个徒步行走的难民，都会互相交谈问答几句。有人像我们这三位一样，在军队开到以前就逃出来了；有人已经听见了军号和战鼓的声音；有人亲眼见到了那些士兵，绘声绘色把他们描绘了一番，就像平素受到惊吓的人描绘恐怖的事物一样。

“我们真是幸运，谢天谢地。”两位女人说道，“东西损失就算了，但至少我们保全了性命。”

然而，堂安保迪奥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目睹眼前的难民群，又听说还有更多的难民从别处涌来，他的心里不由罩上了一重阴影。

“唉，这是多么荒唐的事儿！”他看到周围没有什么人，便低声对两位女人抱怨道，“唉，这是多么荒唐的事儿！你们难道不明白，这么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岂不就是故意吸引那些士兵到来吗？人人都弃家出逃，人人都把自己的东西带走，家里什么也

没有留下；那些士兵一定会以为，财宝都集中到了此地。他们肯定会上这儿来的，肯定会来的。唉，我真是不幸！我误人了怎样的一条歧路啊！”

“您说什么呀！他们才不会上这儿来呢，”佩尔佩杜娅说道，“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另外，我也听别人说过，遇到危险的时候，人聚得愈多愈安全。”

“愈多愈安全？是吗？”堂安保迪奥反问道，“可怜的女人！你们可知道，一个德国雇用兵就足可以消灭一百个这样的人？而且，他们若是果真疯狂起来，那会玩过瘾的，嗯？那我们就充当炮灰了。啊，我真是不幸！要是直接去山里，事情还不至于如此糟糕。可所有的人都硬要挤到一处来！……真让人讨厌！”然后，他又压低声音，抱怨说，“所有的人都到这儿来了，都来了，一个接一个，活像一群盲目无知的羔羊。”

“不过，他们也会用这样的言语来谈论我们的。”安妮丝说道。

“安静点儿，”堂安保迪奥说道，“如今说这样的话也无济于事。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就只能将就着在这儿呆下去。一切都听从天命吧，但愿上帝会保佑我们。”

他们一行三人走进山谷，堂安保迪奥瞧见了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有的站立在门口，有的守候在屋子里，很像是一座兵营，他的情绪愈发沮丧了。他用眼梢瞟了他们一眼，那些人的面孔都不是他上一次那痛苦的行程中所见到的，即便有几张熟面孔，也明显地改变了表情；但这并不能使他多少感到欣慰。“唉，我真不幸！”他暗暗思忖，“他们定会做出些蠢事来。决然不会有另外一种的结果，我倒要瞧瞧那个人有什么能耐。可他究竟想干什么呢？他想大动干戈吗？他莫非想称王称霸？唉，我真是不幸！

在眼下这样的形势，谁都恨不得钻个地洞隐藏起来，可他偏偏要想尽法子抛头露面，吸引别人家的注意；看来，他是有意要去招惹别人！”

“您瞧，主人，”佩尔佩杜娅对他说道，“现在这儿和有一帮有本事的人，他们会保护我们的。那就让那些士兵现在就来吧，在这儿的人可不像我们乡里的那些贪生怕死的人，除了撒开脚丫子逃跑，没有别的本事。”

“住嘴！”堂安保迪奥用压低的但又愤怒的声音回答，“住嘴！你不知道自己都在说些什么。向上帝祈祷吧，但愿那些士兵快快过去，没法知道这儿正在做什么事情，也没法知道这儿正在变成一座堡垒。你难道不知道，对于这些士兵来说，攻城掠池就是他们的天性？他们别无所求。在他们看来，冒着枪林弹雨去攻占一座堡垒，简直像是去赴婚庆的宴席一样兴奋不已，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夺遇见的所有财物，杀戮遇见的所有的人。唉，我真是不幸！好吧，我倒要瞧瞧，在这深山野坳可有什么法子躲避灾难。但他们休想把我卷进这场战争里去，休想！”

“可是，您连让别人来保护您和帮助您都害怕……”佩尔佩杜娅接着说道。

堂安保迪奥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依然用压低的声音说道：“住嘴！你小心别到别处去讲这样的话。你务必记住，这儿时时刻刻要做出一副笑脸，去对待你见到的任何东西。”

他们来到恶夜酒店的时候，遇见了另一队全副武装的守卫者，堂安保迪奥向他们脱帽致意，同时暗暗地对自己说：“唉呀！唉呀！我可真的走进了军营！”

大车在这儿停了下来。他们下了车，堂安保迪奥赶忙付了车钱，打发车夫回去，便和两位女人一起，一声不吭地登上了山

坡。他打量着眼前的景物，上一次在这儿遭受的痛楚，在记忆里复苏了，并且和现今的忧愁融合在一起，难解难分。安妮丝从未见到过这儿的景物，从前她每一次想起露琪亚在这儿遭遇的可怕的经历，她的脑子里就会显出一种幻想的景象，如今亲眼见到了真实的情景，那些令人痛心的回忆又引发了她的一种新的、鲜活的感情。

“啊，神甫先生！”安妮丝激动地说，“我想起了我可怜的露琪亚，她曾经沿着这条路走过！”

“您能闭上嘴巴吗？好不明事理的女人！”堂安保迪奥在她的耳边嚷道，“在这儿可说这样的话？您难道不知道，我们现在来到了他的老巢？幸好方才没有人听见您的话；可是，如果您还这样乱弹琴……”

“噢，”安妮丝说道，“他现在已经是圣人了！”

“别再多嘴了，”堂安保迪奥又反驳她，“您以为对圣人也可以把脑子里想到的事情，随心所欲，统统讲出来吗？您还是多想想，如何感激他给你们做的善事吧。”

“噢！这一点我早已想好了，您以为我连这一点儿教养都没有吗？”

“所谓教养就是不要说会招惹麻烦的话，尤其不要对那些不习惯听那种话的人说。你们两个人务必要明白，这儿不是可以由着你们的性子瞎扯的地方，这儿绝不容你们把脑瓜子里想到的事情随便乱说出来。这儿是一位显赫人物的住所，你们瞧瞧周围的人，三教九流的人都汇聚到这儿了；你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多掂量掂量你们想说的话，尽量少开口为妙，只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说；闭紧嘴巴就永远不会惹是生非。”

“您这么做只会更糟糕……”佩尔佩杜娅回答。

"住嘴!"堂安保迪奥轻声喝道,同时慌忙脱下自己的帽子,深深鞠了一躬;原来他抬头仰望时,瞧见无名氏正迎着他们从山上走下来。无名氏也瞧见和认出了堂安保迪奥,便加快步子来迎接他。

"神甫先生,"无名氏走到他身边,说道,"我真乐意在形势更好的时候在这儿款待您;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很高兴能够为您效劳,略表心意。"

"我信任您大人的大恩大德,"堂安保迪奥回答,"所以我冒昧地在如此艰难的形势下,前来打扰您大人,而且正像大人看到的,我还自作主张带来了两名同伴。这是我的管家……"

"欢迎,"无名氏说道。

"这一位,"堂安保迪奥继续介绍说,"是您大人曾经施恩的,她是……那位……那位女子的母亲。"

"露琪亚的母亲。"安妮丝说道。

"露琪亚的母亲?"无名氏立即侧过身子,向安妮丝欠身施礼,惊喜地说,"这是我的造化! 永生的上帝! 您来到此地,……到我家里……真是给我带来了至善。欢迎您的光临。您确实赐给了我们福。"

"啊,您太客气了!"安妮丝回答,"我来打扰您了,而且,"她走近无名氏,轻声地对他附耳说道,"我还要感谢您……"

无名氏打断了她的话,关心地向她打听露琪亚最近的情况。听完安妮丝的介绍,便转过身来,不顾他们的出于礼节的婉谢,陪同三位新来的客人朝寨堡走去。安妮丝朝神甫瞟了一眼,仿佛是说:您瞧瞧,您大可不必来插手我们之间的交情。

"那些士兵已经打到您的教区了吗?"无名氏问堂安保迪奥。

"不,大人,我不想等待那些魔鬼的到来,"堂安保迪奥回答,

“要是他们来了，天晓得我还能不能逃脱他们的魔掌，到这儿来打扰您大人。”

“很好，您不必多虑，”无名氏说，“现在您平安无事了。他们不会打到这儿来的。倘若他们想来试一试，我们早已准备好了接待他们。”

“但愿他们不会打来，”堂安保迪奥说道，“不过，我听说，”他用手指着对面的山峦，补充说，“我听说那儿也有一支部队在活动，可是……”

“没错，”无名氏回答，“但是您不必担心，我们也作好了对付他们的准备。”

“我如今落到了两面夹攻的田地，”堂安保迪奥心里暗想，“名副其实的两面夹攻。我竟被卷到了怎样的地方啊！全是这两个多嘴多舌的女人！而此人却是如鱼得水！唉，这世上的人真是无奇不有！”

他们走进了寨堡。无名氏把安妮丝和佩尔佩杜娅领到妇女住宿的房间里，妇女宿舍在寨堡的深处，占去了第二进院子的正房和两侧厢房，坐落在一块孤零零地突兀的巨石之上。男人们的寝室占去了另一进院子及左右两侧的厢房，外面是一片草坪。当中的一座房子，把前后两个院子隔开，但有一条颇宽的拱廊把它们相连，直通大门；这房子的一部分储存着粮饷，另外一部分就成了逃难来的人寄存东西的储藏室。男子的寝室中又特地辟出几间屋子，作为可能来避难的神甫下榻之处。无名氏亲自把堂安保迪奥领到这儿，成为第一位在这儿栖息的神甫。

我们这三位逃难者在寨堡里大约住了二十三天或者二十四天。起初，来避难的人川流不息，人丁兴旺，而且逐日增加，不过什么意外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虽说如此，但几乎没有一天能够

平安无事地生活，而不必去拿起武器。忽而传说德国雇用军从这个方向打过来了，忽而又传说威尼斯轻骑兵从那个方向打过来了。每当接到这样的报告，无名氏都立即打发人去侦探；而一旦需要，他便亲自指挥一支随时待命的人马，离开山谷，前往据说有危险的地方。看到这样一群从头武装到脚的人，像兵士一样排列成战斗队形，由一名不携带任何武器的人率领，倒也是一种很独特的景观。在多数情况下，那只是一些搜寻和抢劫粮草的散兵游勇，在他们杀到以前，就慌忙逃命去了。不过，有那么一次，无名氏正追击这样的一群士兵，要给他们一点教训，再也不许流窜到这儿作恶，他忽然得到消息，说附近一个小村子遭到侵袭，被洗劫一空。这是不同营队的德国雇用军士兵，他们因为抢劫而掉了队，就集合起来，突然杀向部队驻扎地附近的村子；他们闯进居民家中，大肆抢劫，无恶不作。无名氏向他手下的人简单地训示了几句，便率领他们向那小村子冲击。

他们的突然到来，实在出乎那些一心只想着抢劫的士兵的意外，眼见一支队形严正，作好厮杀准备的人马向他们逼近，便慌忙扔下他们掳掠的物品，来不及集合，便慌慌张张地顺着原路逃窜了。无名氏追击了一段路程，然后下令收兵，让众人留在原地，察看可有什么新的情况，然后才回寨堡去。他们又一次经过得到拯救的小村子时，村民们以怎样的赞美和掌声向解放者的队伍和它的统帅表示敬意，实在难以用语言来描绘。

投奔到寨堡的民众，都素昧平生，偶然在这儿相聚，他们的地位、习惯、性别和年龄，都迥然不同，但从来没有闹出个什么了不起的纠纷。无名氏派人在各处看守，他们负责维护秩序，认真地履行职责，不让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一旦发生情况，必须报告无名氏。

无名氏还邀请来避难的人当中的神甫和孚有声望的人士，在寨堡各处巡视，委托他们承担督察的责任。他本人也尽可能多地到处转悠，让众人都见到他；这样，即使他不在场，那些人也会牢记，他们如今身在谁的家里，有助于制约那些想弄出点麻烦来的人。另外，所有的人都是逃难出来的，因此他们大体上都乐意平安相处，心里牵挂着自己的家庭和财产，有些人还思念着处于危难之中的亲朋好友，而从外面传来的各种消息，也使他们情绪沮丧，更加愿意维持和加强这种平安相处的心境。

不过，也有一些无拘无束的人，性格好强、精力旺盛的人，他们喜欢快快乐乐地度过那些日子。他们因为无力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得不弃家出逃；然而，他们不愿意为某件无法挽救的事而悲泣哀叹，不愿意预先去想象他们迟早定要目睹的家园的灾祸。一些原本熟识的家庭，或者结伴逃到了寨堡，或者在这儿重逢，又结下了新的情谊。难民们按照性格和习惯，形成了一些小圈子。那些不愿太打扰主人的有钱人，都下山去用餐，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在山谷急忙开张了几家酒店；在一些酒店里，有的人的嘴巴交替着吃饭和叹气，除了遭逢的灾祸，再也不让谈论别的什么；而在另外的酒店里，一些人压根儿闭口不谈那些不幸的事儿，并且说不值得去谈论它们。对于那些无力或者不愿意掏钱花费的人，寨堡里每天都提供面包、汤菜和葡萄酒。另外，每天还开几桌饭，招待主人特别邀请的客人；我们的这三位逃难者，就在这样的宾客之列。

安妮丝和佩尔佩杜娅不愿意吃白饭，而想做点什么事情，寨堡里一下子慷慨地接待这么多人，免不了有大量的活儿要做。她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做这些事情，其余的时间就跟刚结识的一些朋友，或者跟可怜的堂安保迪奥闲聊。神甫整天无

所事事，但是他并不觉得厌气，因为恐惧时时陪伴着他。对于入侵的恐惧可以说已不再折磨他，或者说虽然还多少存在，但已只给他带来不多的烦恼；因为只须稍加思索，就不难明白这种恐惧是缺乏根据的。不过，附近的村子受到双方士兵蹂躏的情景，他时时处处见到的武器和全副武装的人，眼下他栖身的寨堡，以及在这种危难关头时时会想到的种种事情，这一切都使得他被一种难以表述的、朦胧的和持续的惶乱所主宰；一旦想起自己不幸的家园，他便不由得悒郁寡欢。他安身在寨堡的所有日子里，他走动的范围，从来没有超过一箭之遥，也从来没有到山下去过；他惟一的活动是散步，但也顶多信步走到草坪上，要不从寨堡的这一侧，或者从那一侧，走到悬崖峭壁处，向下俯视，探寻有什么可通行的山口，可有什么小路，以便一旦兵荒马乱，也有个藏身的场所。对于所有在此避难的同伴，他都表现出很恭敬的样子，文质彬彬地施礼，但只跟很少的人交谈；他交谈最多的，正如我们所说，只有这两位女人；在她们面前，他可以痛痛快快地发泄一番，尽管他因此有时要遭到佩尔佩杜娅的反驳和安妮丝的耻笑。用餐的时候，他只稍坐片刻的工夫，很少开口说话，仅仅听别人讲述敌人的军队令人可怕的过境的消息，这些消息日复一日，从这一个村子传播到另一个村子，从这一张嘴巴传播到另一张嘴巴，或者是由某些人带到寨堡，这些人起初想留守在家里，但在最后一刻却狼狈不堪地弃家逃难，什么东西都没有能带出来。因此，每一天都有这样或那样新鲜的不祥的消息传到寨堡。

有几个专门传播新闻的人，仔细地搜集各种各样的流言，把所有的消息拿来筛选，然后把最可靠的情况告诉众人。他们常常在一起议论，哪一支入侵的队伍最惨无人道，作恶最多的是骑兵还是步兵；他们依据各自了解的情况，提到一些指挥官的名

字，讲述其中的几个人以往的战绩，甚至一一列举他们部队的营地和行军路线，说某一天，某支部队进占了哪些村子，第二天对另外一支部队发动了攻击，而那另外一支部队在当地是如何胡作非为。他们尤其努力搜集和议论关于那些先后经过莱科桥的部队的情况，因为它们可以被认为是确实开进，后来又离开那市镇的部队。瓦伦斯坦的骑兵、梅洛德的步兵过去了，安哈尔特的骑兵、布朗登堡的步兵过去了，然后是蒙德库科利、菲拉里的骑兵，再后来是阿特林格、福斯登堡、科洛雷多的部队、克罗地亚人、孔蒂的部队等等，纷纷经过，感谢上帝，加拉索率领的最后一支部队也过去了。威尼斯轻骑兵也撤离了。莱科镇终于完全清静了下来。

那些来自被侵袭，如今又获得自由的乡土里的难民，如今纷纷离开了寨堡。每天都有人回去，这情景犹如秋天的一场暴风雨过后，鸟儿从它们曾经藏身的大树繁茂的枝叶间，纷纷跳跃出来，飞向四面八方。我们这三位逃难的人，是最后一批离开的；我想这是堂安保迪奥的意思，他害怕马上回去，会碰上德国雇用军中掉队的散兵游勇的骚扰。佩尔佩杜娅却讲了另一番道理，说在这儿多耽误一天，就给村子里的地痞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闯进家里，把幸存的一点东西席卷一空。不过，事情一旦涉及保全性命的时候，堂安保迪奥总是胜利者，除非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弄得他晕头转向。

到了约定启程的那一天，无名氏吩咐在恶夜酒店前面为他们准备一辆马车，他已经把送给安妮丝的一套衣物放在车里。他把安妮丝叫到一边，要她收下一小包银币，以弥补她家里蒙受的损失，虽然安妮丝拍着胸脯，一再说他上次馈赠的钱还有积余。

“您要是见到您善良而不幸的露琪亚……”最后，无名氏对她说道，“我相信，她在为我祈祷，我曾经那样伤害了她，为此请您告诉她，我对她感激不尽，我请求上帝，让她的祈祷能给她带来福气。”

随后，他执意要送三位客人上车。堂安保迪奥热烈而谦卑的感谢，佩尔佩杜娅的恭维，读者自然不难想象。他们离开了寨堡。按照此前的商定，他们在裁缝家里作了短暂的停留，甚至都没有落座。他们听裁缝叙述军队经过时发生的种种情形，不外乎是抢劫、杀戮、破坏、奸淫，等等。不过，幸运的是，德国雇用军没有来到那儿。

“唉，神甫先生，”裁缝一面搀扶着堂安保迪奥上车，一面对他说道，“关于这场灾难，足可以写成几部书的。”

马车又行驶了一段路，他们开始亲眼目睹到无数次听别人描述过的情景：葡萄园里的树光秃秃的，全然不像葡萄采摘以后的模样，却像受到了狂风和冰雹的猛烈摧残；葡萄树枝被折断了，乱七八糟地掉在地上；扭曲的树干东倒西歪，泥土被践踏得不成样子；到处是碎片、树叶、枝条；另外一些树木被连根拔起，或者被拦腰砍断；篱笆被砸得到处是窟窿；栅栏门被卸下来，带走了。马车经过的所有村子，每一户人家的门都毁坏了，窗户都破碎了，柴草、破布、各式各样的垃圾，或堆积成山，或撒满一路；一股令人掩鼻的恶臭从各家各户散发出来；有的村民忙着打扫，把家里的垃圾清除出来，有的村民将就着拾掇自家的门户；也有些人围成了圈，互相诉苦。他们的马车驶过的时候，立即有许多只手伸向车门两侧，乞求施舍。

带着这些时而呈现在眼前，时而浮现在脑子里的凄惨景象，怀着会在自己的家里遇见同样的景象的预感，他们回到了老家。

一切果然不出所料。

安妮丝把行李从车上搬下来，放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这是她家里仅有的一块最干净的地方了。她随即动手打扫屋子，把她原先留下的不多的东西都搜集起来，重新拾掇一番，又唤来一名木匠和一名铁匠，修补家里损坏最厉害的东西。然后，她把无名氏赠送给她的衣物细细看了一遍，把方才得到的银币数了数，暗暗地对自己说："我总算安然脱险了，感谢上帝、圣母和那位好心肠的人。现在我真可以说，我安然脱险了。"

堂安保迪奥和佩尔佩杜娅不必借助钥匙，便径直走进了屋子。他们在过厅里每走一步，都能闻到愈来愈难闻的臭气、霉味和恶浊的气息，几乎把他们熏得直打趔趄。他们用手捂住鼻子，走到厨房门口，赶忙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寻找什么地方可以落脚，尽量避开地板上狼藉的污秽，终于走了进去。他们用目光巡视了一番，没有一样东西是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些残缺不全，支离破碎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佩尔佩杜娅饲养的鸡的羽毛，撕破的布条，堂安保迪奥的日历散乱的纸页，锅碗的碎片，或是堆集在一起，或是乱糟糟地散落在地上。只有在炉灶旁边才能清楚地看到这场大灾难的许多遗迹，这就像在一位才华横溢的作者的文章里，可以读到许多不言自明的道理。这里有燃烧后残留下来的木块和木片，看得出来，它们原先是椅子的一条腿，桌子的一只脚，橱柜的一扇门，还有床板、酒桶木头，这酒桶里盛的葡萄酒是堂安保迪奥最喜爱不过的。剩余下来的便是木炭和灰烬，那些劫掠者为了寻开心，便用这些木炭，在墙上胡乱画些人物像，四方宽边的帽子，宽阔的飘带，表明他们画的是神甫，而且特别用心把神甫画得狰狞可怖，或者滑稽可笑；显然，说句实在话，这些艺术家倒是有一手。

"嘿,这群猪猡!"佩尔佩杜娅嚷道。

"嘿,这伙强盗!"堂安保迪奥嚷道。

他们好像逃跑似的,急匆匆地从另一扇门走到园子里。他们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径直朝无花果树走去;但是,他们还没有走到树跟前,就瞧见泥土被人翻挖过了,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惊呼;待走到那里,果真发现埋藏的财物不翼而飞了,只留下一个挖开的土坑。于是发生了争吵。堂安保迪奥开始责备佩尔佩杜娅没有把东西藏好;佩尔佩杜娅又岂肯示弱,两个人都伸手指着那土坑,着实互相呵责了一通,然后嘴里仍然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一起回到了屋子里。不难想象,他们四处寻找隐藏的东西,都是得到同样的结果。他们又不知道花了多少气力,去清扫和消毒房间,因为在那些日子实在找不到帮忙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度过了多少天像士兵野营一般的生活。他们用从安妮丝那儿借来的钱,陆陆续续整修了门户、家具和各种器具,好歹安顿了下来。

就便还得说一句,这场劫难又成为许多其他不愉快事情的祸根。佩尔佩杜娅想尽法子打听、询问、侦察和追踪,终于确实知道,她的主人的一些东西,原先以为是被士兵们掠走或者毁坏了,其实却是完好无损地搬到了邻居的家里。她纠缠着主人,要他出面去交涉,把东西讨回来。堂安保迪奥却不肯去碰这招人忌恨的敏感事情,在他看来,自己的东西已落到了那些无赖的手里,而对于这一类的人物,他别无所求,但愿平安无事。

"可我压根儿不想知道这些事情,"堂安保迪奥说道,"我还要向你重复多少次,失去的东西就让它失去好了!难道只因为我的家被抢劫了,我就要再遭受一番磨难吗?"

"我看,您会乐意让人家把您的眼珠子挖去的。"佩尔佩杜娅

回答道,“抢劫别人的东西是罪过,可是,像您这样的人,不来抢劫您就是罪过。”

“你怎么老喜欢讲这样一些蠢话!”堂安保迪奥反驳道,“你闭上嘴好不好?”

佩尔佩杜娅安静了下来,但并没有马上沉默。她抓住一切机会,想重新挑起争论。可怜的堂安保迪奥于是在他需要什么东西、而又寻找不到的时候,便不敢再埋怨,因为不止一次,当他抱怨的时候,就不得不听到这样一番话:“您去某某人家去要,都在他家里呢,他要是没有遇上您这样的老好人,他也不敢直到现在都霸占着这件东西。”

另外一件令他分外忐忑不安的事情,是他听说每天都有三三两两的士兵不断从这儿经过,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因此,他时时刻刻好像觉得有什么人,甚至是成群的人,来到他的家门口;这扇大门是他作为头一件事匆匆修好的,如今他更加小心翼翼地把门关好,闩得紧紧的。不过,感谢老天爷,什么意外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不料,这些令人心悸的恐惧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却又突然发生了一件新的灾祸。

我们暂且把可怜的堂安保迪奥放在一边不表。现在要涉及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忧虑,不是一些村子的不幸,也不是短暂的灾难。

第三十一章

米兰卫生署早已担心，瘟疫将随着德国军队的入侵而传播到米兰，果然不出所料，瘟疫真的传进了米兰；同样清楚的是，瘟疫并不就此止步，而是扩张到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夺去不计其数的人的性命。我们遵循历史的线索，转而叙述这一场灾难的主要情况；自然，只涉及米兰地区，甚至几乎只涉及米兰城；因为当时的史书，正像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所发生的那样，出于种种的原因，几乎只涉及米兰城。

我们叙述的旨趣，坦诚地说，不仅仅是为着展示我们的主人公们置身其中的局势，而且是要尽我们的最大努力，简明扼要地介绍城市历史上与其说是众所周知的，毋宁说是十分著名的一页。

在众多当代的著作中，没有一部著作足以提供有关瘟疫的略微清晰的、富于条理的说法，也没有一部著作能有助于形成这样的说法。里帕蒙蒂的著作，虽然就它记叙的材料的数量、对材料的筛选，特别是考察这些材料的方式而言，都超过了同类作品；但它也不能例外，像其他任何一部著作一样，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却在别的著作中得到记载的材料；每一部著作中都存在着事实性的讹误，借助别的著作，或者官方发表的和未发表的一些

文件，就足以发现和纠正这些讹误。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在一部著作中谈到了事情的原因，而后果好像是在另一部著作中才能找到。另外，所有的著述中，都充斥着关于时间、事实的莫名其妙的混淆。只有事件的不停的运动，仿佛全是偶然发生的，缺乏整体的描绘，也缺乏细节的描绘；这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著作，尤其是用俗语撰写的著述的最普遍的、最明显的特点，至少在意大利是如此。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形是否如此，学者们自然最清楚，我们只能加以猜测罢了。

后世的史学家中，没有一位去研究和比较这些著作，以便从中勾画出各种事件的发展链条，那场大瘟疫的历史。这么一来，关于这场瘟疫的见解，大体上都不可避免地是非常不确切的和略嫌混乱的；关于那些巨大的灾祸和巨大的失误的见解，也是泛泛的（说实在话，那些灾祸和失误超过了人们的想象）。这样的见解不是立足于客观的事实，而是来自主观的判断，每每脱离最具特征的环境，缺乏时间的观念，也就是缺乏对事情的因果关系和连贯性的认识。

我们非常仔细地研究和比较了所有出版的和一些没有出版的著作、许多所谓官方文件（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其实并不多），我们并不试图从这些材料中去寻觅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只是去做迄今尚未做的某些事情。我们无意记叙所有的官方史料和所有在某种程度上值得记忆的事件。我们更无意让那些想获得有关瘟疫的完整认识的人，以为阅读原始材料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异常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类的著作蕴藏着生动的、独特的和难以用语言表述的力量，而不管这些著作是怎样构思和撰写的。我们仅仅尝试鉴别和验证那些最重要的、最具普遍意义的事件，把它们置于合乎逻辑的现实格局中，追究它们的根源和性质，探

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提供有关这场灾难的扼要的,但真实的、有条理的情况,直到有别人来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在军队通过的整个地区,在老百姓家里,甚至在街头,都发现了尸首。不久,在这个和那个乡镇,一些人和一家人开始生病、死亡;他们染上了一种奇特的、来势凶猛的疾病,身上出现大多数人不熟悉的症状。但是有少数人对这种症状并不觉得陌生,因为他们对于五十三年以前[1]那场横扫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尤其是米兰地区的瘟疫记忆犹新。在那些地区,这场瘟疫至今还被称为圣卡洛瘟疫。仁爱的力量是何其伟大!在记载这场大灾祸的各种各样的严肃的史书中,都在最显要的位置上突出这个人,因为他的情操和行为比这场灾祸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他作为所有的苦难的集中体现,打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仁爱吸引着他,推动着他,去迎战这场灾祸,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向导、救星、楷模和自觉的献身者。这场对于所有人来说的灾难,成为他展现英雄业绩的舞台。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那场瘟疫,意味着某种成就,或者,意味着某种发现。

卢道维科·塞塔拉[2]首席医生,不仅目睹了这场瘟疫,而且是最积极、最果敢和最孚声望的医生之一,尽管他当时非常年轻。他对迫近的瘟疫深为疑虑、警觉,并且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十月二十日,他向卫生署提出报告,说据确凿的消息,莱科地区最远的、同贝加摩交界的基乌佐镇,已爆发瘟疫。然而,当局并未因此而采取任何的措施,塔迪诺的《通报》证实了这一点

从莱科和贝拉诺又传来了同样的疫情报告。于是,卫生署

[1] 即1576年。

[2] 卢道维科·塞塔拉(1552—1633),意大利著名医生,曾在帕维亚、米兰任医学教授,著有多部医学专著。

作出了决定，派遣一名专员前往视察。该专员行至半途，在科摩城召来一名医生，一起前往可疑的地区。这两个人“或出于无知，或因为别的什么原因，竟轻信了贝拉诺城一个愚昧的老理发师的说法，认为这种疾病并非瘟疫。”并且说，在一些地区，这只是每年秋季照例发生的沼泽蒸发出来的恶气的影响，而在另一些地区，则是德国军队的侵袭造成的困境和病痛的后遗症。这一份宣称平安无事的报告交给了卫生署，看来，卫生署也完全放心了。

然而，关于大批人因疫病相继死亡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送来，于是两名代表，上文提及的塔迪诺和卫生署的一名稽察员，被委派到灾区视察和采取行动。当他们到达灾区的时候，疫情已经迅速蔓延，关于瘟疫的证明随处可见，无须再去特意搜集。他们走访了莱科、瓦尔萨西纳地区，科摩湖沿岸和两座名叫蒙特·迪布里昂纳和杰拉·迪·阿达的小城，所到之处，但见城镇住户用铁栅栏同外界隔离，一些地方已十室九空，居民纷纷弃家出逃或者在田野露宿，或者干脆下落不明。“我们眼前出现了无数野人似的可怜虫，”塔迪诺写道，“有人手里拿着薄荷草，有人拿着芸香，有人拿着迷迭香，还有人拿着醋瓶。”

两名特派员询问了死亡的人数，他们得到的数字令人瞠目结舌。他们探访了病人，察看了死亡者的尸体，到处都目睹了瘟疫留下的各种触目惊心的、令人厌恶的痕迹。他们立即给卫生署写信，报告那些不祥的消息。卫生署在十月三十日接到此信后，塔迪诺写道，考虑下达命令把来自传染病流行区的病人阻挡在米兰城之外，在起草告示的同时，向税务官员预先下达了一些扼要的指令。

虽然两位特派员匆忙地采取了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措施，然

而他们返回米兰的时候，带走的只是悲伤的结论：这些措施不足以疗救和控制已经如此猖獗和扩散的疫病。

十一月十四日，他们回到米兰，口头地并随后以文字的形式，向卫生署报告了有关的情况。卫生署委托他们去晋见米兰新任总督，向他报告最新的事态。他们去见总督，带回来这样的答复：总督大人很遗憾地获悉了这些消息，深为不安；但战争更让他牵肠挂肚：sed belli graviores esse curas。[①] 里帕蒙蒂这样写道。他仔细查阅了卫生署卷宗，又跟专门承担这项使命的塔迪诺交换了意见，如果读者还记得，这是他第二次接受其原因和结局都相同的使命。两三天以后，十一月十八日，总督颁布一道告示，下令为庆祝国王菲力普四世的长子，卡尔洛王子的诞生，举行盛大庆典，完全没有担心或者说完全忘记了这种形势下如此大规模的集会将带来的危险；在总督看来，眼下似乎跟平常日子没有什么两样，似乎别人什么也没有向他报告过似的。

我们已经提及，这位颇有声望的新总督名叫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他被派来扭转战局，纠正堂贡扎罗的失误，顺便执掌起政权。我们在这儿也顺便带上一笔，几个月以后他便与世长辞，不是在令他魂萦梦牵的战场上负伤阵亡，而是因为他蒙受了他为之效劳的人们对他的责难、攻击和种种令人不快的挑剔，焦虑不安，痛苦不安，在病榻上死去。历史痛惜他的死亡，谴责其他人的卑劣；历史异常严肃地记载他的军事、政治功绩，称颂他的预见性、热忱和坚毅；历史或许还可以探寻，他的这些品德，在瘟疫威胁和降临到由他照料、或者说听他支配的百姓头上的时候，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

① 拉丁语，意为“但战事更为严峻”。

暂且把对此人的责难放在一边不谈，他的行为引发的惊奇固然淡化了，但又引发了由百姓的行为激起的另一种更加强烈的惊奇，我是说那些尚未染上瘟疫的地区的百姓，他们本应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这场疫病。当各种消息从那些被瘟疫严重侵害的地区，从那些对米兰形成半圆形包围圈的地区传来的时候，要知道某些市镇距离米兰顶多不超过三十或三十五公里，谁不会相信，这将导致普遍的骚动，将导致采取多多少少能被人理解的预防措施，至少会引发一种无益的不安？倘若那个时代的史书在某一方面一致的话，那就是异口同声地证明，这样的情形压根儿没有发生。前一年的饥荒，大兵的蹂躏，情绪的沮丧，似乎就是导致大批人死亡的原因。在街头、商店和百姓家中，如果有人谈到"危险"这个字眼，如果有人陈述有关瘟疫的情况，那么他就会受到人们的怀疑和嘲弄，忍受人们愤怒的卑视。这种不信任，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儿，这种盲目和偏执，在元老院，在十人团，在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占据了上风。

菲德里戈红衣主教在获悉这一传染病的最初几个病例后，立即拟就主教训谕，分送各教区，反复叮嘱民众一旦发现任何可疑的征兆，务必立即报告，并把所有受到传染或者被怀疑受到传染的东西，都立即烧毁。这自然也是他令人感佩的品格的又一表现。

卫生署呼吁和请求给予合作，但收效甚微，甚至一无所获。而就卫生署本身而言，它也缺乏满足眼前紧急需求的能力，正像塔迪诺不止一次地指出，而且从他的报告的全文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两位医生确信疫情的严重性和日益逼近的危险性，便努力推动卫生署采取行动，然后卫生署又试图推动别人。

我们已经看到，在传来关于瘟疫的最初的警报时，相关机构

在行动上，甚至在搜集疫情上，是多么的淡漠。现在不妨再举一个说明当局行动迟疑的令人吃惊的例子，当然，如果这种迟疑不是由上级机关设置的障碍造成的。上文提到的禁止疫病流行地区的人员进入米兰的决定，于十月三十日通过，但直到下一个月的二十三日才起草完毕，二十九日才发布告示。此时瘟疫已经侵入米兰。

塔迪诺和里帕蒙蒂都想弄明白，谁是第一个把瘟疫带进米兰的人，以及有关这个人和这一事例的情况。事实上，在探究如此大量人员死亡的起始原因时，死者的名字不仅无法查明，而且成千上万的死者的数目也只能含糊地说个大概，由此就产生一种说不清楚的好奇心，要知道那些需要指出和记住的为数不多的最初的死者的名字。看来，这种对首位死亡者的重视，似乎是让人们通过这些牺牲者和有关的无足轻重的细节，发现某种决定命运的、值得永远铭记的东西。

这两位历史学家都指出，第一个把瘟疫带进米兰城的，是个在西班牙军队服役的意大利士兵；但关于他的其他情况，却意见分歧，甚至姓名也是如此，按照塔迪诺的说法，此人名叫彼特罗·安东尼奥·罗瓦托，驻扎在莱科地区；而里帕蒙蒂以为，这个士兵名叫彼埃·保罗·罗卡蒂，驻扎在基维纳。关于他进入米兰的日期，两位史学家也持不同的看法。塔迪诺判断为十月二十二日，虽然里帕蒙蒂也认为是这一天，但却指出是下一个月。不过，在这一点上很难同意其中的任何一种说法。这两个日期都是同其他得到更准确的论证的看法相矛盾的。自然，里帕蒙蒂是受执政官会议的委托写作的，他理应掌握获取必需的信息的各种手段；塔迪诺由于所从事的职业，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了解相关的情况。同其他更为准确的材料比较的结果说

明，事情发生在那份告示发布以前；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证明或者几乎可以证明，这应当是那个月的最初几天。当然，读者想必会免除我们这番辛劳的。

不管怎么说，这名不幸的士兵和病源的携带者，把一大包从德国兵那儿买来或者偷来的衣服带进了城里。他寄宿在东门靠近托钵修道院的亲戚家里。他刚一住下，就病倒了，被送进了医院。在他腋下发现的肿块，引起医护人员的怀疑，他究竟患了什么病。第四天他就死了。

卫生署要求采取隔离措施，严禁这全家人离开住所；他的所有衣服和在医院里睡过的病床，都被焚烧。照料他的两名护理人员和一名修士，几天之后也都染上黑死病，病倒了。那家医院从一开始就怀疑疾病的性质，并随即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使得疫病没有进一步传播开来。

可是，这士兵在医院外面留下的疫病的种子，很快就滋生起来。首先被传染的是他寄宿的这户人家的主人，一名叫卡尔洛·科隆纳的长笛手。于是，按照卫生署的命令，这一家的所有房客都被送进了传染病医院，在那儿，大部分人病倒了；其中一些人有着明显的黑死病症状，几天之后就死了。

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和随后的一六三〇年的最初几个月里，疫病潜伏着，并且缓慢地扩散开来。这既是由于那些死者和他们的衣物、被亲友拿走的家具，由于那些房客、佣人和未按卫生署规定悉数烧毁的东西的传染，也是因为法令的不完善及其执行的不认真，因为千方百计逃避法令，导致新的传染。于是，忽而在这个街区，忽而在那个街区，不时地有人染上黑死病，有人死亡。但是，这样的病例还不很多见，也就淡化了对真实情况的猜疑，愈加坚定了民众愚蠢而致命的偏见，这不是黑死病，而

且从来不曾有过黑死病。许多医生仿佛回应百姓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上帝的声音吗?),他们嘲弄为数不多的人的不吉利的预言和可怕的警告。每当他们被请去治疗身患黑死病的病人时,他们总是胸有成竹地把它说成普通的病,而不管它出现了怎样的征兆和病象。

关于这些病例的情况,虽然也通报卫生署,但经常是延误的和不准确的。对隔离和传染病医院的恐惧,促使人们诉诸歪门邪道,拒不上报有关病人的病情,贿赂掘墓人和他们的头头,卫生署委派去检验尸体的下层官员,被金钱买通,出具假证明。

不过,卫生署每次发现病例,都下令烧毁病人的所有东西,查封病人的住所,把一家人都送进传染病院。由此不难理解塔迪诺所说的,公众,"贵族、商人和平民"对卫生署的痛恨极为强烈,可谓怨声载道;他们都确信这是一种蛮不讲理和毫无用处的压迫行为。公众的愤怒又主要针对两位医生,一位是塔迪诺,另一位是塞纳托尔·塞塔拉,上文提及的那位首席医生的儿子,以致当时他们只要上街,就会遇到石子的袭击,要不就是唇枪舌剑的攻击。人们将铭记他们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置身于其中的特殊处境,他们看清了那日益迫近的可怕的灾难,他们竭尽全力,想尽法子,试图去消弭这场灾难,他们在最需要有力支持的地方,遇到了各种障碍,成为民众发泄愤懑的对象,据里帕蒙蒂说,还博得了"祖国的敌人"的外号。

民众的愤怒也部分地宣泄到另外一些医生身上。这些医生也像塔迪诺和塞塔拉一样,对瘟疫流行的事实深信不疑,他们努力把自己痛苦而明确的看法告诉所有的人,提醒人们采取预防措施。那些比较谨慎的人,指责医生们轻信谣言和固执己见,而在其他所有的人眼里,医生们的言论就成了明目张胆的欺诈,是

对饱受惊吓的百姓施行的诡计，旨在浑水摸鱼。

首席医生卢道维科·塞塔拉，当时已年届八十高龄，先后任帕维亚大学医学教授、米兰大学伦理学教授，撰写了许多声誉卓著的专著，他曾受到英格尔斯达特、比萨、博洛尼亚、帕多瓦等大学的邀请去主持讲座，但他谢绝了所有这些邀请，毫无疑问，他是那个时代最具权威的人士之一。除了学者的声望，他在生活上也享有很好的名声；他因为在医疗、救助穷苦人上表现出巨大的仁爱之心，备受人们的钦佩和爱戴。但有一样事情，扰乱和伤害了他依靠自己的善行赢得的人们对他的敬意，其实，这样的事情原本是应当充实和增强这种敬重的情感的：这可怜的老头儿怀有他的同时代人最普遍、最糟糕的偏见。他是这群体当中的一位先进分子，但又没有摆脱这个群体，而这也就带来了麻烦，大大地损害了他以其他方式获得的威信。他享有的崇高声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足以战胜被诗人称为“愚昧的平民”，被剧院经理称为“可敬的公众”① 的那些人的意见，而且也无法使他躲过那些平民的一部分人的敌意和羞辱，他们很容易从评论转向示威和行动。

有一天，首席医生乘坐轿子去巡视他的病人们，众人开始围绕过来，高声责骂他是想把黑死病带进米兰的罪魁祸首，是他以自己的愁眉苦脸，以自己的可憎的胡须，把米兰投入恐怖之中，这一切全是为着让医生们从中谋取私利。人群愈聚愈多，愤怒的情绪愈来愈激烈。轿夫们眼看形势不妙，就把主人赶紧藏到刚好就在附近的朋友家里。他遭遇到这样的围攻，只是因为他

① 曼佐尼在这儿对平民的粗俗、平庸进行嘲讽。诗人贺拉斯批评平民的愚昧，但剧院的经理们却可从粗俗的平民观众身上获得票房价值。

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正在发生的灾难，他道出了事情的真相，他一心想把成千上万的人从黑死病的阴影下拯救出来。

而当另外一次，他在作出可悲的诊断以后，参与了对一个不幸的穷女子的折磨，人们用烧红的火钳烧灼她的肉体，把她当作妖女活活烧死，仅仅因为她的主人患有很奇怪的胃痛的毛病，而她的另一个从前的主人曾经狂热地爱过她。于是，公众因此重新赞美他是智者，并且又称颂他德高望重，真是不可思议，令人难以容忍。

可是，到了三月底的时候，先是在东门一带，随后在城里的所有街区，都不断地有人病倒、死亡，病人伴有剧痛、心悸、嗜睡、昏迷等奇怪的症状，浑身出现致命的乌青块、鼓包；病人大多迅速死去，不少人甚至没有任何患病的征兆，就猝然暴死。原来那些执意否认这是黑死病的医生，如今不甘心承认他们曾经嘲弄过的事情，但又不得不给最近到处肆虐、触目惊心的疾病取一个笼统的名字，便把它叫作恶性热病、传染热病。这自然是很可怜的妥协，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它带来很大的危害，因为在佯装承认事实的同时，仍然没有让人明白，至关紧要的是承认和看到，这是一种通过接触传染的瘟疫。当局好像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似的，开始多少听听卫生署的呼吁和建议，并要求执行卫生署的公告以及关于查封住所和四十天检疫隔离的规定。卫生署不停地申请经费，以维持传染病医院和其他医护行动不断增长的日常开支，它等待执政官们作出决定（看来，他们是永远不会作出决定的，顶多实际上这么去做），这笔经费由米兰还是王国的财政开支。安东尼奥·菲雷也代表再次率军出征，围困可怜的卡萨莱的贡扎罗总督向执政官们提出要求；元老院要求执政官们在瘟疫不幸地传播开来以前，在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

中断以前，设法做好城市的给养供应，以维持那些失去工作的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执政官们通过借贷、税赋来筹措金钱。他们从筹集的资金中，划拨一些给卫生署，拿出一些施舍穷人，另外一些用于购买粮食，以满足部分的需要。而严重的灾难还没有到来。

在传染病院里，尽管每天都有人死去，但每天的人数仍然不断增加，而另外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保障服务，维护纪律，执行有关隔离的规定，确保，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儿，建立卫生署规定的管理制度，因为从最初的时候开始，由于许多病人的放纵行为，服务人员的玩忽职守和默默纵容，一切都陷于混乱之中。卫生署和执政官们大伤脑筋，不知道如何办是好，于是想起了向方济各会求援；因教省主教不久以前去世，他们便请求教省的代理主教派一些能干的修士去管理那悲伤的王国。教省代理主教向他们推荐一位名叫费利切·卡萨蒂的神甫。这位神甫正当壮年，以自己的仁爱、热忱、温顺和坚毅精神而闻名遐迩；下文叙述的事情表明他享有的声誉是当之无愧的。米凯莱·波佐博内利神甫，年纪很轻，无论是思维还是外表，都显得严肃、沉稳，他被推荐为卡萨蒂神甫的同伴与助手。卫生署和执政官们欣然接受了这一提名。

三月三十日，两位神甫来到传染病院。卫生署署长带领他们巡视了一圈，为了便于他们履行职责，便把所有的职员、服务人员召集起来，当众宣布，费利切神甫担任传染病院院长，拥有最充分和最高的权力。这支可怜的救援人员队伍逐渐地扩大起来，有另外一些方济各会修士加入，承担起管理、听取忏悔、行政、护理、炊事、洗衣、保管衣物等各项需要的工作。费利切神甫始终勤奋地、不知疲倦地忙碌着，不分白天黑夜地巡视病房、拱

廊和院内各个场所，有时他手里拿着一根棒子，有时拿着刺衣[①]。他把朝气带到各处，把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他平息病人的骚动，细心听取他们的诉苦，他威吓、惩罚、斥责、安慰病人，他时时擦干热泪，但泪水又时时止不住地流淌下来。起初，他也传染上了疫病，但竟霍然痊愈了，又焕发起新的活力，继续投入原先的活动。他的许多同事忘我地、奋不顾身地工作着，但他们仍然十分愉快。

诚然，这样专横严酷的治理，作为一种应急的办法，是异乎寻常的，就像这场灾难，就像变幻的气候一样异乎寻常。如果我们对此不甚了了，那我们只要看一看，承担着如此重要的领导责任的当局，除了拱手交出领导责任之外，简直一筹莫展，他们甚至不知道把这责任转交给谁才好（这些人，按常规来说，对于他们眼前要处理的事情又是那样陌生），就足以对这个社会是多么的杂乱无序有个了解了。与此同时，当我们看到这些神职人员是如此果敢无畏地承担起这样的重任，那么就不难理解，仁爱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将焕发出怎样的力量和才干。值得感佩的是，他们接受了这一使命，仅仅是由于没有任何人敢于去接受；他们没有别的愿望，除了为他人服务；他们没有别的希望，除了与其说期盼的毋宁说令人叹羡的死亡。同样值得感佩的是，把这项使命托付给他们，仅仅是由于这项使命是艰辛的、危险的，人们相信，唯独他们才具有在那个时代迫切需要的，然而又不可多得的坚韧不拔和沉着冷静。因此，人们将怀着崇敬、亲切和感激的心情铭记这些修士的所作所为和英勇精神，感激他们

---

① 刺衣，通常为苦行僧所着，用以自我折磨和赎赎，此处是用来惩罚病人中滋事寻衅者。

一心献身于人与人之间伟大的互爱事业而不乞求任何回报。“倘若没有这些神甫，”塔迪诺写道，“整个城市定将毁于一旦无疑；他们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为了公众的慈善事业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们从市政当局没有得到援助，或者至少只得到很少的援助，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德在传染病院里收容了成千上万不幸的人。”据里帕蒙蒂估计，在费利切神甫领导传染病院的七个月时间里，收治的病人几近五万人；他公正地指出，对于这样一位神甫，他无论如何是要写上一笔的，可以不去描绘城市的悲惨情景，但也应当叙述能够给他增添荣誉的事情。

在百姓当中，随着疫病通过接触和交往愈来愈扩散开来，顽固否定黑死病的人自然逐渐退却了，减少了。起初一个时期，它只是在穷人中间流行，如今那些有头有脸的人也开始染上了它，其中就有当时声名显赫、现在特别值得提及的首席医生塞塔拉。人们是否终于承认，这可怜的老头儿当初确实言之有理呢？谁也说不上来。他和妻子、两个儿子和七名仆人都传染上了黑死病。他和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其他的人都死了。“这些发生在米兰城贵族家庭里的病例，”塔迪诺写道，“迫使贵族和平民们寻思起来，而持怀疑态度的医生们，愚昧而顽固的平民们，则紧抿嘴唇，瞠目结舌。”

不过，极端顽固者的计谋和报复心理常常迫使他们期望，这种固执的立场在同理智和事实的对抗中能够毫不动摇，坚持到最后一刻。眼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如此长期地、如此坚决地否认，在他们身边，在他们当中，潜伏着可怕的疫病，它能够通过自然的途径，蔓延开来，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如今他们已经无法抹煞它扩散的事实，但又不愿意认可它扩散的真实原因（那无疑于同时承认自己的重大迷误和过错），所以他们极其乐意寻

找别的什么原因，欣然接受任何被提出来的理由。不幸的是，当时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欧洲每一个地方的观念和传统中，就有一个现成的理由：迷魂的蛊术，魔鬼的诡计，用各种有毒的果实和妖术来传播瘟疫。这样的或者类似的说法，在其他许多次特别是半个世纪以前[①] 我们这儿爆发的瘟疫中，都曾经出现过，而且有人相信它们。需要补充的是，前一年年底，由菲力普四世签发给米兰总督的公文，提醒他注意，四名被怀疑散布有毒的物质和黑死病病毒的法国人逃离了马德里，要他严加防范，注视他们行踪，是否流窜到了米兰。总督把这份公文通报给卫生署和元老院，但当时却没有引起任何警觉。但当瘟疫终于爆发并且被承认的时候，许多人在脑子里就想起了这份公文，对恶毒诡计的含糊的怀疑便由此得到了证实，也可以视为它是促使怀疑产生的第一个机缘。

不过，有两件事，一是盲目的、失控的恐惧，另一种是说不清楚的恶劣伎俩，使得原先只是含糊地予以怀疑的某种可能罪恶，在许多人眼里转化为一种确凿的罪恶，一种实实在在的阴谋诡计。五月十七日晚上，一些人似乎看到，有人在大教堂里用油膏涂抹在用来隔离不同性别信徒的挡板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又把挡板和教堂里的长椅统统搬出了教堂。卫生署署长在四名官员陪同下，闻讯赶来，察看了挡板、长椅和圣水槽，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这是一桩放毒案的无知的怀疑。为了迁就别人荒唐的想象，他决定，与其说是出于必要性，毋宁说是过于谨慎，只要把挡板洗刷一下就可以了。不过，如此众多的物件堆积在一起，却使民众产生了一种恐怖的强烈感觉，在他们看来，

---

① 指1576年流行的黑死病。

每一件东西，都很自然地是一个物证。民众纷纷议论并且相信，大教堂里的所有长椅、墙壁，甚至大钟的绳子，都涂抹了油膏。而且，不仅仅是当时这么谈论，同时代人撰写的所有回忆录，以及许多年以后出版的某些回忆录，都以同样的自信这么谈论。关于这件事情的真相，或许将是一个难解的谜，如果没有发现那封保留在圣费德尔档案馆的卫生署致总督的信件。我们已用异体字标出我们引用的字句。

第二天早晨，一幅新的、更加奇特和更加富于意味的景观，让所有的市民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在城市的每一个地区，人们看到住宅的大门和墙壁上，都胡乱涂抹了黄色的、白色的污秽的东西，好像是用海绵溅上去的。这或许是为着制造某种更加普遍的、更加震动人心的图谋，或许是为着加剧众所周知的混乱，以实现其罪恶的图谋，或许是为着别的说不清楚的原因。这件千真万确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把它归咎为少数人的行动，而不是大多数人的错觉，更合乎情理。另外，这一事件既不是头一起，也不是最后一起。里帕蒙蒂时常嘲讽这涂抹事件；尤其责备民众的轻信，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他亲眼见到了这一景观，并对此作了一番描写。在上面提及的那封信件中，卫生署的官员们以同样的方式叙述了这一事件。他们谈到对事件的查勘，用那些颜料涂在狗身上，但没有产生不良反应的试验，然后写道，按照他们的意见，**此种鲁莽的行为，更多地是野蛮无知而非阴险图谋的结果**。这一看法表明，直到那时为止，他们仍然保持了平静的心态。因而没有看到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其他当时的史书记叙这一事情时也指出，起初，许多人以为这仅仅是异想天开的恶作剧。没有一部史书曾提到哪怕一个反对这种看法的人；倘若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他们一定会提及的，哪怕只是为了

把这些人称作怪人。我相信，把这轰动一时的精神变态行为的细节（其中一部分是鲜为人知的，另一部分则完全是一无所知）加以描述和综合，并非不合时宜，因为在这些迷误、尤其是多数人的迷误中，最令人感到兴趣和最有益于观察的，我以为正是这些迷误扩散的途径，以及它们闯人民众的头脑并主宰这些头脑所诉诸的形式和方法。

整个城市本已陷入骚动不安，如今更被搅得底朝天。房屋的主人们用烧着的麦秸燎去用油膏涂抹的地方，过往行人止住脚步，惶恐地瞧着，个个惊骇万分。外乡人被怀疑为作案者，当时民众很容易从衣着上把他们辨认出来，就在大街上捉住他们，扭送到警察局。在讯问中向被捕者、拘捕者和证人进行了调查，但没有查出一个罪犯，看来这些人的大脑仍然保持着怀疑、分析和理解的能力。卫生署颁布了一道告示，宣布对揭发罪犯的人给予奖赏和免于追究。在这道五月二十一日公布，但显然是起草于十九日的告示中，卫生署的官员们说道，“这一罪恶倘若因无论哪种缘故得不到惩处，尤其是在如此危难和令人忧虑的时刻，我们以为是绝对不适宜的，为了告慰人民，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为了获取有关此案的线索，现颁布本告示……”

不过，在这份告示中，丝毫没有谈及，至少没有明确谈及给总督信中提到的那理智的、冷静的假设，这沉默同时表明了民众狂热的不安和卫生署官员的妥协，而后者愈是可能有害，就愈应受到指责。

当卫生署忙着寻找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正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许多老百姓已经找到了。那些认为涂抹的油膏确实是毒品的民众当中，有人说这是堂贡扎罗·菲尔南德兹的所作所为，以报复他离开米兰时遭受的屈辱；有人说这是里舍利厄红衣主教

的诡计，妄图让米兰人死光，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占领这座城池；而另外一些人，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把科拉尔托伯爵、瓦伦斯坦或者某个米兰贵族当作罪人。但正如上文所述，也不乏这样的人，他们觉得这一事件不过是一种愚蠢的玩笑，不外乎是那些厌倦了卡萨莱围困战的学生、绅士或者军官干出来的事情。而众人如此担心的疫病的传播和普遍的死亡并没有出现，这也许就是最初的恐惧逐渐平息，事情被人遗忘，或者说似乎被人遗忘了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仍然有一些人不相信黑死病的存在。可不，无论在传染病医院，还是在城里，总有些病人治愈，恢复了健康。对于被现实所否定的观点的最新论据，人们总是怀有好奇心的。"一些平民百姓，还有许多持怀疑态度的医生，"塔迪诺写道，"都说这不是真正的黑死病，否则，所有的人早都死了。"为了消除一切怀疑的观点，卫生署想出了一个切合实际的计策，一个由现实要求或启示，引人注目的办法。在圣灵降灵节期间，民众纷纷涌向东门外的圣格雷哥利奥公墓，为上一次瘟疫中死去并埋葬在那儿的先人祈祷。他们借此机会尽兴地玩耍和表演，每一个人的穿着都十分体面。那一天，有一家人全死于黑死病。在人群最为拥挤的时刻，马车、骑士和行人乱纷纷，按照卫生署的规定，这一家人的尸体，置于两轮载货马车上，赤身裸体，便于人们清楚地看到黑死病留下来的明显的印记；马车经过以后，响起一片不停的喊喊喳喳的声音；而另一片喊喊喳喳的声音，又在前面迎接着。民众更多地相信这是黑死病了；何况，黑死病每一天都让别人更好地意识到它的存在，而那么多人聚会，又不能不加快了疫病的传播。

就这样，起初的时候，有人断言不存在黑死病，绝对不存在，

甚至禁止使用黑死病这个字眼。后来，出现黑死病高烧。然后，又说这不是名副其实的黑死病；或者，承认这是黑死病，但它只是在某种情况下才是；或者，说它确实不是黑死病，而是一种说不出名字的疾病。最后，承认这是黑死病，是不容置疑的事，也不再存在反对的意见。不过，由此又生出另一个所谓有人暗中下毒和兴妖作恶的说法，它同如今再也不能否认的黑死病的说法相纠结和混淆。

我想，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追溯那种种说法的历史，以明白其中许多说法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多谢苍天，具有如此经历和如此影响，花费如此代价才排除疑义，同时又受到别的邪说纠缠的说法，并不很多。不过，无论是重大事件，还是细微小事，在大多数情况下，原本可以避免这般漫长、曲折的经历，而采取早已经受时间考验的方法，首先观察、倾听、比较和思考，然后说话的方法。

发表意见，这是比所有其他事情都更容易的，我想说，我们，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是多少值得怜悯的。

第三十二章

由于局势严峻，各种要求愈来愈难以得到满足，因此，五月四日，米兰元老院决定向总督求助。二十二日，元老院派出两名代表去见总督，禀报城市遭遇的艰难的困境，由于种种的原因，尤其是战争的破坏，导致普遍的穷困，如开支浩大，财库空虚，未来几年的收入已被预支，赋税征收困难重重。他们提请总督考虑，按照延续至今的法令和惯例以及卡尔洛五世的特别指令，对付瘟疫的开支应当由国库承担，就像一五七六年瘟疫流行时，总督阿亚蒙侯爵不仅下令停止征收一切赋税，而且由国库调拨四万银币以资救济。最后，他们向总督提出四项请求：像上次那样，暂停征税；国库拨款；总督向国王禀报米兰和全省的穷困情势；军队不再在这片饱受侵扰之苦的地区驻扎。

总督写了一封回信，表示他的沉痛的心情，又说了一番训谕的话：他很遗憾不能来到米兰，以竭尽他的全力减轻城市的苦难，但他希望，元老们的勤勉足以弥补这一切；现今需要毫不吝惜地投入财力，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情做好。至于说元老院提出的请求，只要时间和现实的情况允许，他将采取最恰当的措施。信的末尾是他的签名：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字迹虽然潦草，但像他的许诺一样让人看得分明。行政长官菲雷随即给总

督修书一封，说元老院拜读了总督大人的回信，“甚为沮丧”。随后又有几次人员和书信的往返，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结果。

过了一些时日，正当瘟疫最肆虐的时候，总督向菲雷发了一份公函，表示因忙于战事，决定把自己的权力移交给他。顺便说一句，这场战争，借助瘟疫，在伦巴第、威尼斯、皮埃蒙特、托斯坎纳以及罗曼尼亚部分地区，不计丧命的士兵，至少夺走了一百万人的生命。从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这场战争波及的地方，几乎十室九空，而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其情形更可想而知了。在攻占曼托瓦城和大肆劫掠之后，这场战争以所有的人承认新的大公告终，但这场战争原本是为着驱逐他而发动的。需要说明的是，涅夫勒大公被迫把蒙菲拉托的一部分土地和一万五千银币奉送给萨伏依大公，把另外一些土地和六千银币奉送给瓜斯塔拉的费朗特大公。根据另外一个秘密协议，萨伏依大公又把皮内罗洛割让给法国。不久之后，这些协议都以另外的借口，其中自然不乏狡诈的伎俩，得到了执行。

元老院又作出了另一项决定，请求红衣主教组织一次盛大的宗教仪式，把圣卡洛的灵柩抬出来，在城里游行。

善良的红衣主教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这一请求。他不喜欢把宝押在这种随心所欲的行动上，他担心，假使这一活动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民众的期待便将转化为一场风波。他更加担心的是，假使确实有恶人在到处涂抹毒物，那宗教仪式将成为有助于他们犯罪的大好时机；假使这样的恶人并不存在，那么，如此盛大的宗教活动只能导致现实存在的危险的进一步扩散。因为关于恶人涂抹毒物的怀疑，刚刚有所平息，如今又再次活跃起来，而且比从前更加普遍和更加严重。

如今人们又看到，或者说似乎看到，城墙、公共建筑和私人

住宅的门户、门环，都被涂抹上了毒物。关于这一发现的新闻顿时一传十，十传百；正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对于胆战心惊的人来说，道听途说能起到亲眼目睹一样的效果。人们的心灵愈来愈因瘟疫的肆虐而痛楚，愈来愈因危险的逼迫而恼怒，他们非常乐意接受那样的无稽之谈，要知道愤怒总是导致惩罚，诚如一位绝顶聪明的人[①]就此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愤怒驱使人们更愿意把瘟疫视为人性邪恶的表现，尽可以向它进行报复，而不想承认瘟疫是某种人们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的动因的结果。这是一种很精细的、迅速发作的、无孔不入的药物，这些字眼足以解释这瘟疫的狂暴的力量和最不可捉摸的、最混乱的性质。据说这种毒物的成分是蟾蜍、毒蛇和传染病人的唾涎和脓，或者更糟糕，它是由只有借助野蛮下流的想象才能寻找到的污秽不堪的、令人憎恶的东西组成。另外，又有妖术从中兴风作浪；对于妖术来说，任何效果都是可能的，任何反对都是软弱无力的，任何困难都是不难克服的。假使第一次涂抹以后，效果没有立竿见影，很容易理解这是出于什么缘故，因为涂抹毒物的人是新手，他的行动出了差错。如今，相关的技艺已经臻于完善，玩弄这种恶魔似的伎俩的劲头愈加疯狂。现在谁再认为这只不过是开玩笑，谁再否认这种阴谋的存在，那即使不被怀疑为别有用心地转移公众对事情真相的注意，不被怀疑为同谋者、涂抹毒物的恶人，也会被视为瞎子、顽固分子。涂抹毒物的恶人这个字眼，很快流行起来，具有非常沉重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涵义。正是坚信涂抹毒物的恶人的存在，于是就有务必把他们当场捉拿的强烈愿望，所

---

① 指彼埃德罗·维里（1728—1797），意大利启蒙主义作家，著述有《米兰史》、《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思考》、《论酷刑》等。

有人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任何一个行为都可能引起怀疑。而怀疑很容易转化为自信，自信又沦为疯狂。

里帕蒙蒂列举了两件事作为这种情形的证明。他特意说明，他之所以选取这两件事，并非因为它们在每日每时发生的此类事件中是最残忍不过的，而是因为这两件事都是极有说服力的证明。

在某个宗教节日里，有位八十余岁的老人在圣安东尼奥教堂里跪着，祈祷了一会儿之后，想坐下歇息。他用长袍掸去长凳上的灰尘。几名妇女瞧见他的这个动作，立即异口同声地叫喊起来："那老头儿在涂毒药！"教堂里（请注意，这是在教堂里！）的众信徒纷纷向老人扑来，揪住他的苍苍白发，对他拳打脚踢，有人用力把他往外拽，有人拼命把他往外推；众人也许还不会罢休，如果不是为了把这半死不活的老人送去关押起来，交给法官，让他尝尝刑罚的滋味。"我亲眼目睹了众人如此揪斗他的场面，"里帕蒙蒂写道，"老人此后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我相信，再过一会儿，他就要咽气了。"

第二天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同样地莫名其妙，但结局并不像上面这件事那么悲惨。三名法国青年，一名文学家，一名画家，一名机械师，来到意大利，游览它的古迹，如果有机会的话，找个挣钱的活儿干干。他们走近大教堂的外墙，站在那儿仔细观赏。一名过路的行人瞧见了他们，停住了脚步，向其他过路的行人指指点点这三个陌生人。人群围拢了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打量他们，他们的衣着、发型、背包表明他们是外国人，更糟糕的是，是法国人。他们好像是想证实，大教堂的外墙可是大理石砌成，便伸手去摸摸外墙。这就足够了。他们立即被人群包围，揪住，一顿痛打，连推带拽，扭送去拘禁起来。幸运的是，司法大楼

离大教堂并不远，更加幸运的是，事实证明他们是无辜的，随即释放了他们。

诸如此类的事情不只发生在城里，失去理智的狂热像瘟疫一样扩散开来。一名过往的行人假如不是在大路上行走，或者在大路上行走，但东张西望地打量，或者想坐下来歇息，恰好被村民遇见；一个陌生人脸上的表情，或者衣着，只要显露某种不同寻常的、令人怀疑的东西，就被认定是涂抹毒物的恶人。只消发现的人打个招呼，某个小孩子发出一声呐喊，人们即敲响钟声，从四面八方跑来；那不幸的人就会遭到石头的雨点般的袭击，或者被当场捉拿，由愤怒的群众押解到拘留所，里帕蒙蒂本人也经历了这样的遭遇。在一个时期里，监狱成了一个避风港。

不过，元老院并未因明智的红衣主教的拒绝而泄气，他们以公众甚嚣尘上的呼声为后援，再次提出了请求。菲德里戈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努力去说服元老院；这是一个人的良知为反对时代的谬见和众人的偏执所能做的一切。在那种舆论环境里，当时对瘟疫的危险性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它跟人们今天的看法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这就不难理解，红衣主教善良的意愿，即使在自己的头脑里，也被别人错误的要求所压倒了。在他随后作出的退让中，是否包含着他意志上的些许软弱呢，这只能说是人心的秘密了。自然，假如在某些情况下，看来可以把错误统统归于理智，而不计较良知，那么，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菲德里戈是其中之一)，就属于这种情况。在他们的一生中，全然只坚定地听从良知，而丝毫不顾及任何世俗的利害得失。这样，他经不住一再的恳求，终于退让了，同意举行一次宗教游行，他还进一步满足众人的意愿和请求，同意把保存圣卡洛的遗体的灵柩在教堂的大祭坛上展出八天。

卫生署和别的机构都没有以某种方式表示反对。卫生署仅仅下令采取若干预防措施，但它们无法排除瘟疫的危险性，而只是表达了对这种危险的忧虑。它制定了几项严格控制外来人员进城的规定，为了保证这些规定的执行，下令关闭各个城门；同时，为防止瘟疫病人和被怀疑染病的人参与集会，又下令把这些该隔离的人家大门查封。这样的家庭，根据当时一位著作家的论断，将近五百家①。

筹备工作持续了三天。到了预定的日子，六月十一日清晨，宗教游行从大教堂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长长的民众队伍，大多是妇女，脸孔都用宽幅的绸子遮着，很多人赤着脚，披着麻袋布。随后是举着旗帜的各个行会和穿着各种样式和颜色衣服的兄弟会的队伍；接着是众修士、教区神甫，都带着表明自己身份的标帜，手里擎着一支小蜡烛或大蜡烛。在队伍中间，伴随着明亮的烛光和嘹亮的颂歌，在鲜丽的华盖下面，是由四名修士抬着的灵柩，他们衣着讲究，并且不时更换。透过水晶灵柩，清晰可见穿着高贵的大主教长袍，头戴冠冕的高贵的遗体。在不甚完整和有所变形的轮廓中，还可以辨认出他原先脸容的某些痕迹，人们或者从当年的画像上认得他的脸容，或者有幸目睹他的风采，一直铭记在心中。在已故的牧师后面（里帕蒙蒂这么写道，我们主要是依据他的描写），是就功绩、出身、高贵以及就眼下人们对他的尊敬而言都可与之媲美的大主教菲德里戈。随后又是另外一些神职人员，身穿节日盛装的行政官员；再后面是贵族，仿佛是为了显示宗教仪式的庄严，都特意穿上了贵重的衣

① 卡瓦齐奥·德拉·索马利亚：《米兰大公国现状》，米兰，1653 年，第 482 页。——原注

服，有人为了表示救赎罪过，身上戴孝，或者赤着脚，戴着遮住脸孔的风帽。所有的人都手执大蜡烛。最后是一队混杂的人群。

整个街道都像迎接节日似地披上了盛装。有钱人家竞相把家中最珍贵的东西展示出来。穷苦人家住宅的外墙，由富裕的邻居或者官方出钱粉刷一新，在游行队伍经过的地方，悬挂了绿叶茂盛的树枝，到处都挂起了画作、题辞和纹章；家家户户的窗台上摆放着花瓶、古董和各种珍贵的物品；到处都点燃起了蜡烛。那些染上瘟疫，被禁止外出的病人，从窗口张望盛大的宗教游行，嘴里念着祈祷文，目送着游行队伍。其他的街道显得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即使有人，那也只是在窗口后面，竖起耳朵，倾听空中回响的鼎沸人声；还有些人，其中甚至有修女，爬到了屋顶上，从远处眺望那灵柩、游行队伍和别的什么东西。

游行队伍经过了城里所有的街区，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或者每一个广场(那些主要大街都是从这儿通向城外，广场当时仍保留"卡罗比"的旧称，如今只剩下一个了)，都停顿下来，把灵柩放在十字架旁边；在上一次瘟疫流行的时候，圣卡尔洛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竖立了一个十字架，其中有些还保留到了今天。这样，直到中午以后，游行队伍才返回大教堂。

第二天，当自以为是的乐观情绪蔓延的时候，当许多人都狂热地自信，宗教游行将扑灭黑死病的时候，死亡的人数却在城里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猛增起来，而且竟然是以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达到如此猖獗的地步，以致没有一个人不看得出来，这游行正是祸根和导火线。然而，普遍的偏见却具有神奇而令人悲哀的力量！人们不把黑死病突然空前肆虐的原因归咎于如此众多的人如此长久地聚集在一起，不归咎于人们之间如此毫无节制的、大规模的接触，而是一口咬定，根源在于涂抹毒药

者有机会更加方便地去实现他们卑鄙的图谋。他们散布说，那些涂抹毒药的人混杂在人群之中，用毒药去传染尽可能多的人。不过，这种手段似乎不足以在各个阶层的人中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且从实际情况看来，那最锐利、最怀疑的目光也不曾在墙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发现任何毒物的污渍、痕迹。于是，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又诉诸另外一个陈旧的、当时已经在欧洲科学中得到确认的说法，也就是那些恶人使用了毒粉。他们说，这些毒粉被撒在大街上，特别是撒在游行队伍停顿的地方，很容易沾在裙裾上，尤其是脚上，因为那一天多数人是赤脚游行的。"宗教游行的那一天，"一位当时的著作家[1]写道，"成了虔诚同亵渎，纯真同狡诈，损失同获得的斗争的见证。"而实际上，这是人的可怜的理智同人自己制造的幽灵之间的较量。

从那一天起，疫情愈来愈凶猛，在短短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曾被传染；在短短的时间里，按照上文提及的索马利亚的说法，传染病院里的病员从二千人猛增至一万二千人，稍后，史学家们一致的看法，又上升至一万六千人。七月四日，根据我从卫生署一位官员致总督的信中所读到的，每天的死亡人数已超过五百人。随后在黑死病最为猖獗的时候，根据公认的统计数字，每天的死亡人数竟达到一千二百人、一千五百人；如果我们愿相信塔迪诺的说法，甚至超过三千五百人。塔迪诺还写道，"按照认真的计算"，黑死病平息以后，米兰的居民只存下六万四千多人，而此前米兰居民达二十五万人。里帕蒙蒂则说，此前米兰只有居民二十万人，而因黑死病丧生的，由市政当局记

---

① 阿谷斯蒂诺·兰普尼亚诺：《米兰瘟疫，1630 年》，米兰，1634 年，第 44 页。——原注

录在案的，为十四万人，这还不包括那些无法予以统计的死者。其他著作家估计的数字多少不一，但都带有一些随意性。

不难想象，如今元老院陷人了何等艰难的境地，它承担着沉重的责任，去满足公众的种种紧迫的需要，采取在这场灾祸中尚来得及采取的补救措施。必须每天补充和增加各种社会服务人员：脚夫、鸣道夫和执事。脚夫担任瘟疫期间最繁重、最危险的服务，从住宅、大街和传染病院抬出尸体，把它们装上车子，运到墓地掩埋，他们还负责把病人送进传染病院，在那儿照顾他们；把受到感染被怀疑感染的东西或焚烧或清洗。脚夫这个字眼monatti，据里帕蒙蒂说，来源于希腊语monos；布加蒂在描叙前一次黑死病的著作中写道，它源自拉丁语monere，但他同时又怀疑，这个字眼可能是德语，因为那些脚夫大多是在瑞士和格里焦尼[①] 雇用来的。事实上，把它看作是德语中的monatlich（一个月的）的变异，并非无稽之谈，因为当时并不清楚，这种服务将持续多久，很可能是逐月雇用他们的。鸣道夫的特别任务，是在运载尸体的车子前后鸣锣吆喝，让过往的行人回避。执事按照卫生署的直接指令，负责管理这两种人。而此时传染病院需要不断补充医生、外科医生、药品、食品和各种医护设备。迫在眉睫的另一件事，是为与日俱增的病人寻找和兴建一座新的接纳场所。为此在传染病院里面匆匆盖起了一些木头棚屋和草棚子。又盖起了一所新的传染病院，全由一间间用木板隔开的棚屋组成，足可容纳四千病人。但医院仍然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当局又下令再盖另外两座传染病院。虽然已经破土动工，但由于种种材料的匮乏，却半途而废。需求逐日增长，而材料、人员和勇气

---

① 瑞士的一个州，同意大利、奥地利接壤。德语为瑞士通用语言之一。

却日益短缺。

不仅执行始终滞后于计划和命令，不仅许多异常迫切的要求，即使在口头上也很少予以满足，而且，事情常常达到如此一筹莫展和无可奈何的地步，以致许多让人悲伤凄怆的事情，许多刻不容缓的事情，也都压根儿不予考虑。举例来说，许多母亲死在黑死病之后，她们的孩子也因无人照料而大批死亡。于是，卫生署提议，设立一个供产妇和孩子们栖身的收容所，为他们做点什么事情；但是毫无结果。“同样也要体谅米兰元老院，”塔迪诺写道，“它面对野蛮无礼、胡作非为的丘八们，品尝着沮丧、悲伤和痛楚。对不幸的大公国只能略表同情，它期待从总督那儿得到援助、给养，但是一无所获，除了领到指示，说现在是战争时期，应当好生对待士兵们。”可见攻占卡萨莱是多么重要！不管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胜利的荣耀又是多么美好！

在传染病院附近挖了一个巨大的土坑，被掩埋的尸体把这唯一的坟墓挤得满坑满谷。不只在传染病院，而且在城里的任何一个地方，到处都是来不及埋葬的、每日俱增的尸体。行政官员们忙于寻找甘愿去做这样可悲事情的人员，但全然是徒劳；他们无可奈何，不知道如何办是好。真不清楚这种情况将怎样了结，假如没有人伸出宝贵的援助之手。卫生署署长失望之中，饱含热泪，向两位忘我地管理着精神病院的神甫求援。米凯莱神甫当即向他许诺，四天之内把城里的尸体统统掩埋完毕，八天之内，另外开挖一批土坑，不仅能满足现在的需要，而且即使以后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也足以应付急需。他带领另一位神甫和卫生署长派给他的一些人，来到城外，召募农村劳力。半是借助卫生署的权力，半是凭着他的教袍和他的言语的威望，他终于召集了大约二百名农民，派他们去挖三个极大的土坑；然后从传染病

院派出脚夫，去抬走和埋掉那些尸体。这样，到了规定的日子，他的诺言全部兑现。

有一次，传染病院里忽然一个医生也没有了。用可观的报酬和荣誉为条件，费了不少时间和工夫，才请来了几名医生，但仍然远不能满足需要。常常也发生食品短缺的情况，不由得让人担心，病人们还将死于饥饿。不止一次，人们正在为不知道上哪儿去寻找食品而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忽然有私人慷慨解囊，及时送来了丰富的给养；因为在人们普遍地张皇失措，一心为着自己而对他们冷漠无情的时候，总有一些充溢着仁爱的心灵存在，总有那样一些人存在，当人世间的一切欢乐都消失的时候，他们身上焕发出了仁爱的激情；正像一些肩负着领导和管理职责的人员死亡和逃亡的时候，总有一些体魄健壮、刚强果敢的人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也总有一些人，受着仁爱之心的驱动，毅然承担起同他们全然不相干的责任。

最引人注目的是，神职人员们对自己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里的沉重的职责，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地普遍和坚毅的忠诚。在传染病医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始终在服务着。哪儿人们在遭受痛苦，那儿就有他们的身影；每时每刻都可看到他们同饱受疫病折磨的、奄奄一息的人在一起，打成一片，其实有时他们自己也饱受疫病折磨，甚至奄奄一息。除了给予病人精神的救助，他们还尽可能地给予现实的帮助。他们竭诚提供环境所要求的任何服务。仅仅一个米兰城，就有六十多位本堂神甫因受黑死病传染而殉职，他们占了全体神职人员的九分之八。

菲德里戈，正像人们期待他的那样，为所有的人树立了榜样，激励着所有的人。他身边的几乎整个主教大家庭的成员都殉职了，他的亲友、上层官员和附近的贵族都敦劝他远离这危

险，找一座宅邸隐居下来；但是他谢绝了这样的劝告，他以坚贞无畏的气魄，回答了众人的请求，并给各位本堂神甫写了一封信："愿你们作好离别这尘世生活的准备，而不要舍弃我们这世上的家庭和我们的孩子们。你们要怀着一颗爱心，去面对这瘟疫，就像去领受奖品，去迎接新的生命，因为你们为着基督拯救了一个灵魂。"

他并不忽视必要的预防措施，只要它们不影响他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还向神甫们下达了有关预防的指示和规定；但是，当他为着行善事，必定要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就会全然置危险于不顾，甚至好像压根儿没有发现危险似的。他始终同神甫们在一起，为着表彰和调动他们的勤勉精神，激励工作态度淡漠的神甫，为着派遣他们前往其他神甫殉职的地方；他希望走近每一个需要他的人。他巡视各个传染病院，安慰病人，鼓励医护人员。他察访整个城市，救济被隔离在家的不幸的人们。他站在门口，停立在窗户下，倾听他们的哀诉，作为回答，对他们讲一些慰藉的话，鼓起他们的勇气。他全身心地投入，完全生活于瘟疫之中，但令人惊奇的是，他最终竟然完好无损地逃过了瘟疫的劫难。

在这波及全社会的灾祸中，在这正常的秩序经受着长久的动荡的时候，始终可以见出美德的弘扬和升华。不过，遗憾的是，又可以始终看到恶行在增长，其增长程度通常比美德更为广泛。这一点已经予以指出。那些在瘟疫中幸免于难和未受瘟疫惊恐的歹徒们，乘着这普遍的混乱和所有公共力量的削弱，看到了猖狂活动的大好时机，同时找到了不受惩罚的新的安全感。而且，执行公共事务的力量，很大程度上落在他们当中最恶劣的分子之手。一般地说，只有那样一些人才去当脚夫和鸣道夫，对

于他们来说，掠夺和放纵的诱惑，远比传染瘟疫的恐惧和任何本能的反感要强烈得多。给他们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纪律，非常严厉的惩罚条例，划分了固定的地段，委派警官担任他们的上司；同时，又有行政官和贵族绅士被派到各个街区，对这两种人实施监督，他们被授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良好的治安。

事情按这种规矩进行，并取得了成效，但只是到一定的时候。死亡和逃亡的人数，每一天都直线上升，失去理智的人也与日俱增，而且达到这样的地步，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制服他们。脚夫们的行径尤其恶劣，为所欲为。他们俨然像主人或者仇人似的，闯进居民住宅，我们不必花费笔墨去描写，他们如何大肆劫掠，如何对待染上瘟疫的病人，把受到感染的、邪恶的双手，放到健康的孩子或亲友、妻子或丈夫身上，威胁着要把这些人送进传染病院，如果他们得不到一笔钱财作补偿的话。另外一些时候，他们要求为他们的服务付给昂贵的报酬，甚至拒绝抬走已经腐烂发臭的尸体，如果不付给他们一大笔钱。

据说(鉴于一些人的轻率和另一些人的狡诈，信和不信这些说法都是一样不可靠)，塔迪诺也这样写道，脚夫和鸣道夫故意让受到感染的东西从车上掉下来，以达到扩散和维护瘟疫的目的，对于他们来说，瘟疫意味着收益，意味着节日，意味着独立的王国。另外一些歹徒，伪装成脚夫，在脚上系一只小铃，按照规定，这是表示脚夫的身份，通知脚夫走近的信号；他们闯进民宅，干出各种丧天害理的勾当。另外一些没有人居住的房子，或者只留下衰弱无力或者奄奄一息的病人的住宅，都有小偷出入，毫无顾忌地盗窃和掠夺。其他民宅也会有警察这样的不速之客闯进来，干着同样的甚至更加无耻的勾当。疯狂又与邪恶同步增长，所有那些或多或少盛行的罪过，都从人们的张皇失措和惶惶

不安中获得了可怕的力量，产生了异常迅速、广泛的后果。所有的人都不由得去强化和扩大对所谓涂抹毒药的神秘行动的特殊恐惧，而这种所谓涂抹毒药的神秘行为，就其表现和作用来说，如上所述，又常常代表着另一种邪恶。这种假想的危险的意象，远比眼前实实在在的危险，更加厉害地充斥和折磨人们的心灵。"人们每日每时亲眼目睹的，脚底下磕磕绊绊的，"里帕蒙蒂写道，"尽是到处狼藉或者堆在一起的尸体，它们把整个城市变作了一座坟场；伴随那互相的仇视，伴随那难以克制的、畸形的怀疑，可以感觉到某种特别丑恶的、特别有害的东西……不仅仅对邻居、对朋友、对客人持怀疑的态度，而且，那些维系着人间亲情的关系，像夫妻、父子、兄弟，都足以引发恐惧。这真是令人发指和羞于启齿的事情！家庭的餐桌，夫妻的合欢床，都诱发人们的恐惧，仿佛隐藏着杀机的陷阱。"

对于涂抹毒物的阴谋的丰富而奇特的想象，打破了一切正常的判断，破坏了相互信任的全部基础。起初，人们仅仅以为，这些假想的毒药涂抹者是受着贪欲和野心的驱使；后来，他们幻想并且相信，在这种行为中隐藏着某种说不清楚的恶魔似的渴求，某种足以压倒意志的诱惑。病人们在梦呓中责备自己让别人提心吊胆，看来这倒是一个发现，使得任何事情在任何人的眼里都似乎是可信的。但比言语更给人深刻印象的是这样的例子，瘟疫病人在谵妄中会做出一些似乎只有毒物涂抹者才应当做的事情。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从而为许多作家普遍的想法和推测提供了很好的证明。在很久以前对巫术进行可悲的审判的年代，被告所作的并非总是被逼供的交代，颇有助于确立和维持有关巫术的这种看法；当某种观念长期地、在世上大部分地区盛行的时候，它终究必定会用各种方式来表现自己，寻求各种出

路，经历让公众信服的各个阶段；很难设想，所有的人或者许许多多人会长久地相信，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旦发生，它的始作俑者不会暴露出来。

有关涂抹毒药的胡乱猜测派生出了许多传说，其中有一则传说，因为它被认为是可信，而且流传很广，所以值得一提。人们的叙述并不一致，但出入不大（这也许是讲故事者一种异乎寻常的特权），说某一天，有一个人看见一辆马车，车前有六匹骏马，驶到大教堂广场，车上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俨然是位大人物，阴沉的脸色中透出兴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头发竖立着，紧抿的嘴唇显得咄咄逼人。那人正看得出神，马车忽然停了下来。车夫请他上车，他也不知道拒绝。驶过了许多迂回曲折的道路，他们进入一座宫殿的大门，他也随着其他人走了进去。他闻到了温馨的芬芳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看见了花园和荒野，洞穴和大厅；鬼怪们坐在那儿窃窃私语。末了，他们让此人去看一个很大的钱柜，叫他只管随意取用，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同时拿一瓶油膏，用它去城里到处涂抹。此人不肯答应；于是，瞬息间，他又回到了原先见到马车驶来的地方。这则传说米兰城里的老百姓都很相信，按照里帕蒙蒂的说法，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也并不怎么批驳它，所以它甚至在意大利和国外也流传开来。德国人把这则传说绘制成画出版。马贡萨① 的一位选帝侯② -主教给菲德里戈红衣主教写信，询问如何看待到处流传的有关米兰的种种传说，他得到回答说，这全是无稽之谈。

文人学士们也制造了类似的无稽之谈，虽然就其本质而言

---

① 德国一城市。

② 有权选举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

并非完全一样，但它们的后果却是不幸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把一六二八年出现的彗星，以及土星和木星的汇合，视为各种灾祸的征兆和原因。“将于一六三〇年发生的两星汇合，”塔迪诺写道，“具有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的涵义。它酝酿着致人于死地的疾病，种种令人惊讶不已的事情将呈现于人们面前。”这样的预言，据说来源于一六二三年在都灵出版的一本名为《完美的预言通览》书籍，如今人们争相传播。瘟疫爆发的那年六月，出现了另一颗彗星，又被视为新的征兆，甚至被视为涂抹毒药行为的有力佐证。于是文人学士们诉诸古书，遗憾的是，他们从中找到了许多不妨称之为现成的瘟疫的例子。他们引证了李维①、塔西陀②、迪奥尼③、荷马和奥维特④，和其他许多曾经叙述或者提及类似事件的古代文人，而这样的当代文人更是不计其数。他们还援引上百名严肃地探讨或偶然地提及毒品、妖术、油膏、药粉的当代文人。切隆尔皮诺⑤、卡尔达诺⑥、格雷维诺⑦、萨利奥⑧、帕莱奥⑨、申基奥⑩、扎基亚⑪，还有那个引起祸患的德里奥⑫，如果说作者的知名度取决于他的作品优秀或恶劣的程度，

---

① 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古罗马著名史学家。

② 塔西陀(54—120)，古罗马著名史学家。

③ 迪奥尼(155—235)，古罗马用希腊语写作的史学家。

④ 奥维特(公元前43—公元17)，古罗马著名诗人，代表作为《变形记》。

⑤ 切隆尔皮诺(1519—1603)，意大利著名植物学家、医生。

⑥ 卡尔达诺(1501—1576)，意大利学者，在医学、地理学、数学和天文等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

⑦ 格雷维诺(1538—1570)，意大利医生、诗人。

⑧ 萨利奥，意大利学者，著有关于瘟疫的论著。

⑨ 帕莱奥(1517—1590)，法国著名外科医生。

⑩ 申基奥(1530—1598)，德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者。

⑪ 扎基亚(1584—1639)，意大利医生。

⑫ 德里奥(1551—1608)，意大利学者，见本书第27章注。

那么，那个德里奥应该是因其恶劣的作品而知名的；他的著作让人们付出的生命代价，超过某个征服者的行动。他的《论魔法》集此前人们在这一问题上臆想的成果之大成，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成为最权威、最不容置疑的著作，为合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和从来不曾中止过的迫害提供了准则和有力的推动。

从老百姓的无稽之谈中，有教养的人汲取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的东西，而老百姓则从有教养的人的无稽之谈中，吸收他们能够理解和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的东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大规模的、混乱不堪的社会疯狂。

不过，最引起人们惊奇的是医生们的行动。我想说明的是，医生们打一开始就确认了黑死病，尤其是塔迪诺，他作出了关于黑死病的预报，目睹它的出现，密切注视它的蔓延。他指出，并且预言，这黑死病通过接触传染，倘使不采取防疫措施，它将席卷全国。然后，我们却看到他本人在黑死病造成的后果中，为涂抹毒物的行为找到了某种论据。他在米兰第二个死于黑死病的患者卡洛·科隆的身上发现，谵妄是黑死病的一种并发症。再后来，我们又看到他把这样一件事引为涂抹毒物事件和恶魔般的阴谋的证明：有两位证人报告，他们听一位染上黑死病的朋友叙述，一天夜里，有几个人来到他的房间，许诺治愈他的病，并给予一笔钱，如果他愿意用毒物去涂抹周围的民房；遭到这位朋友的拒绝后，那几个人走开了，代替他们的是一只狼，钻到床底下，三只大猫窜到床上，“在那儿一直呆到天亮。”

倘使只有一个人在编织这样的无稽之谈，那可以说他的头脑过于古怪，或者完全不必予以理会；但是，这样的人为数甚多，甚至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就是人类往日的精神状况，并让人们从中看到，严谨的、充满理性的观念如何被别的背道而驰的

思想所搅乱。顺便说一句，那个塔迪诺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人士之一。

两位最孚声望，最受敬重的作家[1] 曾写道，菲德里戈红衣主教对所谓涂抹毒药的说法表示怀疑。我们很愿意能够在怀念这位卓越的、深受爱戴的人士时，给予更充分的表彰，展示这位善良的主教在这一件事情和其他事情上超越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的品格；但是，我们不得不再次指出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公众舆论对那些最高尚的思想施加的压力。至少从里帕蒙蒂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起初确实持怀疑的态度，后来他也始终认为，那公众舆论包含着极大的轻信、无知、恐惧以及为如此迟缓地承认瘟疫和采取防护措施而寻找遁词的愿望，在他看来，许多东西固然被夸大了，但有些东西又是真实的。在安布洛乔档案馆保存着他亲笔撰写的有关这场黑死病的小册子，他的这种微妙的情感在书中常常隐隐约约地有所流露，有一次甚至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公众舆论认定，"他几乎这样写道，"到处都发生涂抹毒药的事件，而且涂抹的方式五花八门；在我们看来，有些是真实可信的，而另外一些则全然是杜撰。"

不过，也有些人始终不渝地，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坚信这一切全是想象的产物。我们并不是从他们本人那儿了解到这一观点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具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当众表达自己同公众截然对立的观点；我们是从一些作家那儿知道这一点的，他们嘲笑，或者斥责，或者批评这种观点只是某些人的成

---

① 此处系指慕拉多利和维里。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慕拉多利(1672—1750)，代表作有《意大利编年史》、《论意大利最完美的诗》以及《论防治黑死病》。

见,是不敢拿出来见世面的谬误,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观点毕竟存在;我们还从一些熟悉民间传说的人士那儿了解到这一观点。“我在米兰遇到不少明智的人,”可尊敬的慕拉多利在上文提到过的地方写道,“他们从先辈那儿听到可靠的介绍,因此对那些涂抹毒药事件的真实性并不那么信服。”可见真实在悄悄地流传,在家庭的圈子里得到信任,这意味着良知依然存在;但如果良知隐蔽着,那只是害怕公众舆论的缘故。

政府官员的人数逐日渐少,而且愈来愈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他们鼓起尚存的一点勇气,决定去搜捕那些涂抹毒药的恶人。安布洛乔档案馆保存的瘟疫流行时期的资料中,有一封信件(但没有任何与之相关的材料),王国政府大臣严肃而匆忙地通知总督,说他获得一份情报,在米兰绅士吉罗拉莫和朱里奥·蒙蒂兄弟的乡村宅邸中,有四名布莱西亚城的骑士,从威尼斯运来材料,指导四十名工人劳作,大量生产有毒的物质。大臣补充说,他秘密地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派遣米兰行政长官,卫生署助理稽查员和三十名骑兵前往,遗憾的是,很可能是那助理稽查员找了一个借口,不肯前往,及时向他的朋友,那兄弟俩中的一个通风报信,他们得以销毁犯罪的证据;但行政长官还是带领士兵们搜查了那座宅邸,勘察可能留下的痕迹,了解有关的情况,并拘捕了所有犯罪嫌疑人。

事情看来是不了了之,因为当时涉及这些绅士犯罪嫌疑的材料,没有举出任何事实。但是很遗憾,在另外一个场合,当局自以为找到了证据。

随后举行的审判,自然不是这一类审判的开端,也不能把它们视为司法史上罕见的例子。如果只限于跟我们谈论的事情接近的年代,而不向上追溯,那我们可以指出,一五二六年在巴勒

莫，一五三〇年、一五四五年和一五七四年在日内瓦，一五三六年在卡萨莱·蒙菲拉托，一五三五年在帕多瓦，一五九九年和一六三〇年在都灵，都对一些或者许多不幸人进行了审判，以使用药粉或油膏，或者借助妖术，或者采用所有这些手段传播瘟疫的罪名，判处最残酷的刑罚。而米兰发生的所谓涂抹毒物事件，曾是最为轰动，因此也许是最具考察价值的，或者至少说，它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余地，因为留下了最详尽、最真实的材料。诚然我们刚才表彰的那位作家曾致力于研究这些事情，但他的旨趣并非勾画它们的历史，而是从中撷取关于这个问题的更为广泛、更为重要的论据。由此，在我们看来，历史可以成为一项新的研究课题。但这又不是三言两语能够道个明白的，而这儿也不是值得予以展示的场所。何况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作了逗留，读者兴许不再对我们将要继续叙述的故事发生兴趣。我们且把关于这些事件的历史及其考察留给另外一部著作去完成，如今我们终于又回到我们的主人公们的身边，再也不抛弃，直到故事结束。

第三十三章

将近八月底的一个夜晚，正是瘟疫最猖獗的时候，堂罗德里戈在忠心耿耿的格里佐的护卫下，返回他的米兰的府邸；偌大的宅院，如今只存下三四个人了。他常常和那么几位朋友聚会，宴饮作乐，以酒浇愁，排遣当时愁闷的心绪。每一次聚会，都出现几位新面孔，又总有几位常客不再露面。那一天，堂罗德里戈显得特别愉快，东拉西扯说了不少有趣的话儿，还特地讲了一番赞美的话，哀悼两天以前被瘟疫夺去性命的阿蒂利奥伯爵，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不过，在起身回家的时候，他开始觉得身体不适，浑身没有力气，两条腿软软的迈不开步子，呼吸也沉重起来，心里火烧火燎的。他一心想把这一切都归结为饮酒、失眠和天气引发的结果。一路上，他一直沉默着，懒得开口说话。回到府邸，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吩咐格里佐掌灯，送他回卧室。走进卧室之后，格里佐发现，主人的脸孔通红，扭曲得难看，眼珠子快要凸出来，闪烁着奇怪的亮色。他远远地站定，因为在那个年头，正像人们所说的，即便是每一个下等的愚人，也具有医生的眼力。

"你瞧，我身体挺好，"堂罗德里戈说道，他从格里佐的举止中已经看出了这个家伙脑子里闪现的念头。"我的感觉挺不错，

不过，也许我喝得……喝得多了一点。那白葡萄酒够厉害的！……没什么，只要痛痛快快地睡一觉就会过去的。我困极了……这灯光刺我的眼睛，照得我挺难受的……你把它挪远一点！……”

“这是那白葡萄酒跟您闹的恶作剧，”格里佐说道，仍然和主人保持着足够的距离，“您马上睡觉吧，睡上一觉您就会舒服了。”

“你说得很对，如果我能够美美地睡一觉……其实，我感觉挺好的。你把那只铃儿放在离我近一点的地方，也许今天夜里我需要点什么，注意，你可留神点儿听着，我可能摇铃唤你。不过，我什么也不需要……你快把这盏该死的灯拿开。”堂罗德里戈接着说道。格里佐严格依照他的吩咐行事，但站得尽量离他远一点儿。“活见鬼，这灯光让我难受得要命！”

格里佐向主人道了晚安，便拿起那盏灯，趁堂罗德里戈钻进被窝的时候，急忙离开了房间。

可是，他觉得那薄毯像一座山似的沉重地压在他身上。他真是困死了，便索性把毯子掀掉，把身子蜷缩成一团，好早点进入梦乡。但他刚刚合上眼睛，就好像被人猛击了一掌似的惊醒了，他觉得有什么人故意作弄他，跑过来猛烈地摇晃他的身子；他感到一阵阵炎热的旋风烧烘着他的身子，心头越来越烦躁不安。他又不由得想起炎热的八月、白葡萄酒和自己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多么想把它们当作眼下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可是，这些胡思乱想越来越被一个念头所取代；起初，这个念头只是掺杂在其他各种各样的想法之中，而眼下它却顽强地侵入了他的所有感官；这念头曾经是每次觥筹交错时摆脱不了的话题，何况把它当作取笑的谈资，远比对它置之不理更容易做到；这念头就是

瘟疫。

他辗转反侧，折腾了好长一阵子，好不容易才进入睡乡。他开始做起梦来，一个接一个的，世上最紊乱、最不吉祥的噩梦。在纷扰的梦中，他不知不觉来到一座大教堂，周围是众多的陌生人；他置身于其间，却弄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来到那儿的，特别是在那个特殊的情况下，他怎么会萌生出去教堂的想法。他打量周围的人，只见他们个个脸色蜡黄，干枯无肉，一些人的眼睛虚脱了似的迷茫无神，嘴唇悬空似地晃动着，所有的人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衫，破烂的布片下面黑斑和肿块清晰可见。“滚开，你们这帮无赖！”他似乎听到了自己厉声斥责的声音，觉得自己的脸色也分外的强横威严，同时他张望着教堂的大门，但那大门却显得很远很远；他依然留在原地，没有动弹，而且他尽量蜷缩自己的身子，避免和那从四面八方肆无忌惮地挤压过来的龌龊的身体接触。那班粗野的家伙竟然没有一个人后退一步，好像丝毫不明白他的意思；相反，却向他步步紧逼过来，他甚至觉得他们当中有人用胳膊肘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撞击他左边的胸口，正好在心脏和腋窝之间，他顿时感到一阵钻心的、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疼痛。他竭力扭曲身子，想摆脱这样的袭击，但他马上又感到他身上的同一部位遭到了另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的打击。他勃然大怒，伸出手去抽剑，这才发现，置身在密密麻麻的人群当中，他的剑早已出了鞘，而剑柄的圆头正戳着他胸口的痛处。他伸出手去摸索，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佩剑，相反感到一阵更加剧烈的疼痛。他大声地呼喊，累得气喘吁吁，他还想拼尽全力地呼喊。他觉得所有的人都把脸扭向了另一边。他也朝那边张望，只见一座布道坛，从它的栏杆后面伸出一个弄不明白是什么东西的光滑的、闪亮的凸出物；随后，它渐渐地提升，终于显

露出一个光秃秃的脑袋，然后是一双眼睛、一副面孔、一绺银白色的长长的胡须，昂首挺胸，上半身从布道坛的栏杆上伸出来。他定睛一看，原来是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神甫一双明亮的眼睛，闪出光耀的火花，巡视着教堂里所有的听众，堂罗德里戈觉得那目光也盯视着他的面孔；神甫又举起手来，那手势和在他府邸底层的客厅里慷慨陈词时毫无二致。于是堂罗德里戈也怒气冲冲地举起手来，他使尽力气，好像要冲上前去攥住神甫高举的手臂，一直在喉咙里憋着的谁也听不清楚的嘟嘟囔囔的声音，猛然爆发出来，成为一声凄厉的嘶叫。他惊醒了。

堂罗德里戈放下果然已经举起来的手臂，他吃力地睁大眼睛，让自己完全清醒过来。大白天的明亮阳光，就像前一天晚上的那盏烛光一样刺得他难受。他逐一认出了自己的睡榻、自己的卧室，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做了一场噩梦。教堂、人群、神甫，都统统不见了踪影；只有胸口左侧依然疼痛不止。他同时觉得自己的心狂跳不已，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耳边不停歇地响着讨厌的嗡嗡声，身子里好像有一团火躁动着，四肢沉重得难以动弹，他感到情况比头一天上床睡觉以前还要糟糕。他犹豫了片刻，然后才观察胸口剧痛的部位。他惶恐地瞧了一眼，终于发现了一个龌龊的、青紫色的肿块。

堂罗德里戈惊愕失色，死亡的恐惧顿时侵入他的心头，他觉得更加可怕的是将要听任那些搬运尸体的脚夫们的摆布，被他们强行抬走，扔进传染病院。他想找出一个什么办法来逃脱这样的厄运，但他的思绪像一团乱麻似的理不清头绪。他觉得自己快要失去了理智，坠入绝望的深渊。他抓过那只小铃，用力摇动。小心地守候在附近的格里佐立即进来了。他走到离床榻一定距离的地方停了下来，仔细地打量着主人，他确信眼前的情景

果然不出他昨天晚上的预料。

“格里佐!”堂罗德里戈喊道,一面吃力地从床上坐起来,“你是一向对我忠心耿耿的。”

“是这样,大人。”

“我一向很器重你。”

“因为您大人心地慈善。”

“如今我也可以信赖你……”

“当然啦!”

“我觉得身子不舒服,格里佐。”

“我也看出来了。”

“如果我病好了,我会待你更好,比过去更器重你。”

格里佐一声不吭,默默地等待,看看主人在这一番话之后要说些什么。

“除了你,我对任何人都不会信赖,”堂罗德里戈接着说道,“有件事你得给我效劳,格里佐。”

“听从您的吩咐,”格里佐说道,他用平常惯用的套话,回答主人今天异乎寻常的谈话。

“你知道外科医生基奥多家住哪儿吗?”

“我非常熟悉。”

“他真是个正人君子,只要好生酬劳,他总是替病人严守秘密。你快去把他请来,告诉他,作为出诊的酬谢,我会付给他四枚甚至六枚金币;如果他要增加酬金,我也可以付得更多,但是要他立刻就来。注意小心行事,别让人瞧见了。”

“大人您想得很周全,”格里佐说道,“我现在就去,一会儿就回来。”

“听着,格里佐,你先倒点儿水给我喝。我口渴得要命,简直

受不了啦。”

“不，大人，”格里佐回答，“没有医生的嘱咐，您什么都不能喝。您跟下得的病非常古怪。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您就安心地歇着，只消片刻工夫，我就会把基奥多医生请来。”

说罢，他走出房间，把门轻轻地虚掩上。

堂罗德里戈重新在床上躺下，此刻他的思绪已追随格里佐前往基奥多医生家，他默默地计算着格里佐需要走多少路，往返需要多少时间。他时时忍不住地瞧一眼自己身上的肿块，但总是马上起了一种憎厌的感觉，把头扭到另一边。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开始侧耳倾听，可有外科医生走来的脚步声。他全神贯注，精神高度紧张，这倒使他暂时忘却了疼痛，他的头脑也显得清楚起来。突然间，他听到远处响起铃铛声，但是他觉得似乎不是从大街上传来，而是来自什么房间。他屏息敛气，听到这铃声愈发清晰、愈发频繁，还伴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他的脑子里顿时闪过一种惶恐的感觉，不由得起了疑心。他从床上坐起来，更加用心谛听周围的动静。他听见隔壁房间里响起咣当的一声，似乎有什么沉重的东西被小心地放在了地上。他把两条腿伸到床沿，好像要站起身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房门。房门被打开了，他看见两个穿着肮脏、破旧的红褂子的汉子闯了进来，这两个面目可憎的人，就是搬运尸体的脚夫。他还看见格里佐隐藏在半掩着的房门后面，探出半个脸孔，窥测着动静。

“啊，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奸贼！……给我滚，狗杂种！比翁迪诺！卡尔罗托！救命！有人要谋害我！”堂罗德里戈拼命地呼叫。他把一只手伸到枕头底下去寻找手枪；他把搜得的手枪拿在手中；但就在他发出第一声呼喊的时候，脚夫们就朝床上扑去，其中比较灵敏的一个冲到他跟前，不等他作出任何反抗，便

从他手里夺过武器，扔得远远的，又把他使劲按倒在床上，让他丝毫动弹不得。他们怒气冲冲地奚落他：

“啊，你这个恶棍！你竟然想和我们脚夫较量！你好大的胆子，竟然和卫生署的代表作对！同行善积德的人作对！”

“看住他，不让他动弹，直到我们把他带走。”另一名脚夫一面说，一面朝一只珍宝箱走去。格里佐赶忙进来，和脚夫一起撬开珍宝箱。

“你这卑鄙无耻之徒！”堂罗德里戈大声嚷道，他使尽力气，从按住他的脚夫的身子下面怒视着格里佐，想从脚夫粗壮有力的胳膊下挣脱出来。“你们让我先宰了这忘恩负义的奸贼，”他对脚夫们说道，“然后任凭你们怎么发落我。”他又声嘶力竭地呼唤另外几个仆人的名字，但没有任何人回应，原来那用心险恶的格里佐早已假传主人的命令，先把仆人们全都打发走了，然后去找脚夫们，把他的趁火打劫，一起分赃的诡计和盘托出。

“你老实点儿，放老实点儿！”那个凶狠的脚夫厉声喝道，继续把遭逢飞来横祸的堂罗德里戈使劲地按在床上。他随后又扭过脸来，对那两个正在洗劫财物的同伙大声说道：“你俩做事别忘了哥儿们义气！”

“你！你！”堂罗德里戈眼见这伙人忙着砸箱子，把财宝衣物掏出来坐地分赃，便咬牙切齿地对格里佐说道，“你，瞧着吧……哼，你这地狱里的魔鬼！我会好起来的！我一定会治好我的病！”

格里佐一声不吭，甚至没有朝堂罗德里戈转过身子来。

“狠狠地按住他，”另一名脚夫说道：“他要发疯了。”

情况果然是这样。堂罗德里戈狂叫一声，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想要从脚夫身下挣脱出来，突然全身软绵绵地倒了下去，他

呆若木鸡，像着了魔似的痴痴地望着，不时地全身颤抖，发出痛苦的呻吟。

脚夫们把他掀起来，一个抬脚，一个抬背，把他抬到早已搁在旁边屋子里的一副担架上。一名脚夫返回堂罗德里戈的卧室，取走洗劫来的财物；然后，他们抬起躺着那可怜的家伙的担架走了。

格里佐仍然留在卧室里，急急忙忙地搜寻他想要的东西，把它们卷成一个包裹，离开了那儿。他虽然异常小心谨慎，回避和脚夫接触，也避免脚夫接触他，可是他在最后关头匆匆地搜寻钱财的时候，却拿起了主人放在床边的衣服，毫不犹豫地抖了抖，看看衣兜里可有钱币。不过，到了第二天，他在一家下等酒店里纵饮作乐时，突然想起了这件事，他的身子猛地一打哆嗦，眼前一片昏黑，身子软作一团，倒了下去。几名酒肉朋友立即抛弃了他，一哄而散，他终于也落到了脚夫们的手里，听任他们搜走他随身携带的所有钱财，被他们扔到了一辆马车上。车子还没有驶到安置他主人的传染病院，格里佐就一命呜呼了。

眼下我们暂且按下被送进可怕的传染病院的堂罗德里戈不表，而应当去寻找另外一个人物，倘若当年不是半路上杀出个仗势欺人的堂罗德里戈，那么这个人的经历恐怕永远不会和他发生瓜葛，甚至可以断言，两个人的命运遭遇也不会流传下来。我想接着叙述的另一个人，就是伦佐。上文我们谈到，他化名安东尼奥·里伏塔，去了另一家丝织厂。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伦佐在另一家丝织厂干了五个月或者六个月之后，威尼斯共和国宣布同西班牙国王处于敌对状态，从此，米兰不必再为追捕伦佐而操心和担忧。于是波尔多罗想尽法子把伦佐接了回来，留在自己身边，因为他很喜欢伦佐，何

况伦佐又是一个天资聪颖、精通手艺的年轻人，在厂子里可以说是他这个总管十分得力的助手；而伦佐不会拿起笔写字这一可悲的弱点，决定他永远不可能取代波尔多罗的总管地位。这条理由对伦佐的遭遇多少有点关系，所以我们理应在此顺带提及。或许，诸位希望波尔多罗是一个更加理想化的人物，我不晓得说什么才好，你们尽可再为自己塑造另外一个波尔多罗。而我要谈的波尔多罗，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于是伦佐一直留在波尔多罗的厂子里干活。不止一次，尤其是从安妮丝那儿捎来令他翘首相盼的信件之后，他便会心血来潮，冒出来去当兵的念头，以了却这无尽的痛苦。从军的机会并不缺少，因为当时威尼斯共和国正需要招兵买马。有的时候，纷纷传说威尼斯要出兵进攻米兰，当兵的诱惑便显得格外的强烈。他很自然地想象，他作为一名胜利者返回故乡，和露琪亚团聚，把这期间遭遇的一切，向她解释清楚，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但是波尔多罗总是能够善解人意地说服他，打消他去当兵的念头。

"如果他们果真要去进攻米兰，"他对伦佐说道，"即使少了你，他们仍然会去攻打，你尽可以在以后从从容容地去。如果那些人打得头破血流回来，你呆在家里岂不更好？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去冲锋陷阵，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可是，在进入米兰以前，等待他们的是……那班人吹得天花乱坠，我才不相信他们那一套。米兰大公国绝对不是一口可以吞下去的。这也涉及到西班牙，我的孩子，你知道西班牙意味着什么吗？威尼斯只会关起门来称王称霸，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你要有点儿耐心，你是不是觉得呆在我这里不好？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尽管放心好了，如果事情注定不会更加恶化，那一定会有好结果的。会有圣人来

帮助你。你要明白，当兵打仗不是你的职业。抛弃织丝的活儿，拿起凶器去杀戮，你以为合适吗？你和那班人为伍，想要干什么呢？那些人才是当兵的料子。”

有好几次，伦佐决定乔装打扮，取一个假名字，悄悄地去当兵，但每一次波尔多罗都善于用非常浅显易懂的理由，帮助他放弃这样的念头。

后来，米兰爆发了大瘟疫，正像我们在上文所交代的，瘟疫很快也越过了贝加摩边境。……诸位不必忧心忡忡，我无意再向你们叙述一番瘟疫在贝加摩猖獗的情形。谁对它怀有兴趣，不妨去读一读某位叫劳伦佐·吉拉尔德利的市政府文书所撰写的著作；不过，这部珍贵的、鲜为人知的著作所包含的极其丰富的史料，或许要超过所有那些记载这场瘟疫的很有名气的著作的总和。看来，作品的知名度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我只想向诸位叙述，伦佐也染上了瘟疫，但他听之任之，不予医治，结果却霍然痊愈；不错，他曾几乎被死神夺去性命，但他健壮的体格战胜了恶魔的力量，仅仅几天的工夫，他便脱离了危险。一旦起死回生，怀念、欲望、希冀和对未来的生活的追求，顿时在他的心湖中掀起了比既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得多的情感波澜，换句话说，如今他比任何时候都更苦苦地思恋着露琪亚。在那苦难的岁月，生存不啻是一种特殊的幸运，露琪亚又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呢？他们诚然相距并不遥远，但为什么她却音信全无？天晓得这种让人心神不定的、迷茫的日子还将持续多久！即使这种日子熬到了尽头，一切危险都烟消云散，他也确切地知道露琪亚仍然健在，但露琪亚许下的终身不嫁的誓言，仍然是一个神秘的谜。

“我去找她，对，我得亲自去把所有的事情核实得清清楚

楚。"伦佐自言自语地说道，当他还受到瘟疫折磨的时候就已经如此表示，"但愿她活着！我一定能找到她；我要当面听她说明，这誓言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要让她理会，全然不必许下这样的誓言；我要把露琪亚和可怜的安妮丝都带走，如果她还活着！安妮丝一向很疼爱我，我确信她现在对我依然如此。通缉令？嘿，如今那些死里逃生的人要为太多的别的事情伤脑筋。即使在这儿，那些被明令捉拿的人照样在自由自在地活动……难道唯有歹徒才能逍遥法外吗？大伙儿都说，米兰的情况也很混乱，甚至比这儿更糟糕。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岂可坐失这天赐良机。"(这良机指的是瘟疫！诸位看得分明，人们在言谈中选择的字眼，时常受到自己的本能的驱使。)

亲爱的伦佐，希望总是大有裨益的。

他刚刚能勉强行走，便去找波尔多罗。波尔多罗有幸躲过了瘟疫，眼下还是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伦佐没有走进他的住处，只是从街上呼唤他，让他走到窗口来说话。

"啊，啊！"波尔多罗说道，"你逃过了这场劫难，真是个有福的人！"

"你瞧，我的两条腿还软软的呢，不过，我总算脱离了生命的危险。"

"嘿，我倒很羡慕你。以前若是能够说一声'我身体挺好'，好像是说一件最幸运的事情；可是，如今说这样的一句话简直就算不了什么。谁若是能够说一声'我身体好多了'，那才是一句最动听的话。"

伦佐对他说了一番祝愿的话，然后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

"你去吧，愿上帝这一回能保佑你。"波尔多罗回答，"你得设法躲开官府，就像我千方百计躲开瘟疫的传染一样。若是上帝

保佑，不让这两个瘟神施虐，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噢，我一定会回来的。如果我不是独自一人回来该多好！得了，但愿如此。”

“但愿你能结伴而归。若是上帝保佑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我们又可以愉快地重聚在一起。只要这场可恶的天灾快快结束，只要你还能见到我！”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我们应当再见面！”

“我再重复一遍，但愿上帝保佑！”

大约有好几天的工夫，伦佐用心锻炼身体，试验和增强自己的体力；当他刚刚觉得有足够的精力出远门时，便开始作动身的准备。他贴身系了一根皮带，里面藏了五十枚金币；这笔钱他一直舍不得花掉，对任何人，甚至波尔多罗，都没有透露过一点口风。他还随身带了一些零钱，都是平时处处精打细算节省下来的；手里拎着一只包裹，里面放了一些换洗的衣服；衣兜里揣着一份由第二个雇主签名的推荐信，他在这里用的依然是安东尼奥·里伏塔的假名字；裤兜里藏了一把猎刀，在那个年头正人君子出门也都得带上它。

八月底的一天，也就是堂罗德里戈被扔进传染病院后的第三天，伦佐启程了。他先朝着莱科的方向走去，避免冒冒失失地直闯米兰，这样也可顺便经过自己的家乡，希望在那儿见到安妮丝尚在人世，向她打听一下他一直迫切想知道的许多事情。

少数有幸挣脱瘟疫的魔掌，恢复健康的人，在民众当中完全称得上是特权阶层。其余的人当中，大部分要么半死不活地躺着，要么黯然死去。那些至今尚未染上瘟疫的人，整日价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那么谨小慎微，左顾右盼，他们的步履缓慢，神情狐疑，显得既急躁又犹豫；在他们的眼里，似

乎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可能是把他们送上死亡之路的凶器。另外一些人则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确信自己已经康复（因为接连两次感染瘟疫的例子不但是稀罕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面对瘟疫的威胁，他们轻松自在、信心十足；就像中世纪的骑士用铜盔铁甲把自己的身躯和战马严密保护起来，做到刀枪不入一样，他们觉得自己免疫的身子也犹如披上了一层盔甲，无懈可击。他们四处游荡，由此获得了令他们洋洋得意的游侠的外号。他们的周围是蹒跚而行的穷苦的城市贫民和农民，身上穿着破衣烂衫，难以抵御种种打击。游侠是一种明智的、有益的和诱人的职业！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不妨对它进行着重的探讨。

怀着如此的自信，但心里又不免隐含着读者不难明白的忧虑，伦佐迎着蔚蓝的天空、美丽的乡村，朝家乡走去。他沿途目睹灾祸造成的情景，不停地想着这场空前的浩劫，于是情绪也阴暗了下来。忧愁和孤独伴随着他走过了很长的路程，眼前只有几个幽灵似地游动的路人，或者被送往坟地的尸体，没有送别的宾客，没有殡葬的礼仪，没有安魂的哀乐。将近正午的时候，他来到一片小树林里歇息，吃了随身带着的面包和别的食品。而水果则一路上到处都有，无花果、鲜桃、李子、苹果，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只消走进果园，便可随意摘取，或者在树下随意捡拾好像下冰雹似地掉得遍地都是的果子。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丰收年，尤其是水果，可是谁也没有心思去顾及它们，一串串葡萄甚至把葡萄叶子都遮没了，任凭路人尽情享用。

太阳落山的时候，伦佐远远地望见了自己的村子。虽说他早有思想准备，但一旦重新见到了自己的家园，他的心仍然禁不住狂乱地跳动起来，种种痛楚的记忆和同样痛楚的预感在心头回荡，他的耳际似乎又响起他从家乡仓皇出逃时伴随他和追踪

他的可怕的钟声，他同时感受到眼下四周笼罩着的死一般的寂静。走到教堂的前面的小广场时，他的心中起了更加强烈的惶乱不安的感觉，而走近目的地的时候，他的心情更是糟糕到了极点，因为他打算去逗留一番的地方正是他往常叫作露琪亚家的院子。而如今，人去楼空，它顶多只能说是安妮丝的家。他心存的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上天有灵，让他能够重新见到平平安安、身体康泰的安妮丝。他准备请求在那儿过夜，因为他猜想自己的房子一定已成为老鼠和貂的乐园。

伦佐不愿意被别人看见，便走上另外一条小路，就是那天夜里他和安妮丝、露琪亚一起突然闯到堂安保迪奥家里所走的那条路。在小路的半途，一侧是葡萄园，另一侧是他的房子，他想经过那儿的时候进去哪怕片刻工夫，看看这两处地方的情况。

他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前方，既盼望又害怕见到什么人。又往前走了几步，他果然瞧见一个身穿衬衣的人坐在地上，身子倚靠在茉莉花丛旁的篱笆上，一副痴痴发呆的模样。从此人的神情和相貌看来，他觉得很像是在那天夜里的可悲的冒险行动中充当第二证人的半白痴杰尔瓦索。可是待他走近那人时，才看出原来是当时把杰尔瓦索带来的机灵鬼托尼奥。瘟疫夺去了他的身体和神志的活力，如今，他的外貌和一举一动隐约流露出和他的白痴弟弟的相似处。

“喂，托尼奥！”伦佐在他面前止住脚步，叫唤他，“你是托尼奥吗？”

托尼奥抬起眼皮，脑袋却一动也不动。

“托尼奥，你不认得我了吗？”

“瘟疫该传给谁，就传给谁。”托尼奥回答，然后傻傻地张大嘴巴。

“你传染上了瘟疫，是吗？可怜的托尼奥，你不再认识我了吗？”

“瘟疫该传给谁，就传给谁。”托尼奥傻笑着回答。

伦佐明白，从他那儿也实在了解不到什么东西，只得心情郁闷地继续走自己的路。突然，从小路的拐角处显出一个黑漆漆的人影，朝前移动，伦佐立即认出这是堂安保迪奥。他拄着一根拐杖，或者说拐杖牵引着他，步履蹒跚朝前走来。他走得越来越近，从他的苍白、消瘦的脸孔和一举一动中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他也曾饱尝了那场来势凶猛的瘟疫的折磨。堂安保迪奥同样打量着来人，心中犹豫，不敢确认他可是伦佐，但从他的衣着看，多少有点像个外乡人，是的，那确实是贝加摩人平常穿的衣服。

“是他，肯定没错！”堂安保迪奥暗暗对自己说道，他伸出双手，做出一个既惊讶又恼怒的手势，他右手攥着的拐杖滞留在空中，可以看见两条干瘦得不成样子的手臂在空洞的袖筒里颤动，而曾几何时，从前他的手臂还只能勉勉强强地塞进衣袖里。

伦佐紧走几步，迎上前去，恭敬地向他行礼，虽然他们是在诸位也清楚的情况下分别的，但他终究是自己的教区神甫。

“您回来啦？”堂安保迪奥发出一声惊呼。

“您瞧，我在这儿。请问有露琪亚的消息吗？”

“您想知道什么消息？我一无所知。她如果还在人世，那会在米兰。不过，您……”

“安妮丝怎么样，还健在吗？”

“也许吧。可您想找谁打听消息？她不在这儿……而且……”

“那她在哪儿？”

“她去瓦尔萨西纳，和她的亲戚一起在帕斯图罗小住，这您是知道的。听说那个地方的疫情比这儿缓和得多。可您呢，我是说……”

“这真让我失望。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呢？”

“他离开这儿好长时间了。可您呢……”

“这我知道，别人写信告诉我了。我是想问，他以后可曾回到过这儿。”

“噢，你问得有道理。后来再也没有听到人家谈起他。可您呢？”

“这也真让我失望。”

“可您呢，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是说，您回来想干什么呢？您莫非不知道下了通缉令追捕您吗？”

“这跟我有什么干系？他们现在有许多别的问题要伤脑筋。我回来是要安排一下个人的事情。您果真不知道？……”

“您要安排什么事情？眼下这儿连个人影儿都没有，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我想告诉您，他们正悬赏捉拿你，你却跑回来，往狼窝里跳，自寻死路，这么做明智吗？您按一位老人的话去做吧，他总比您见多识广，而且是出于对您的爱才忠告您。乘现在还没有人发现您，系紧鞋带，从哪儿来的，就回那儿去；如果已经有人发现您，那更不可迟疑，赶快跑回家去。您觉得这儿的气氛对于您适合吗？您恐怕不知道，他们曾经来抓过您，抄过您的家，把您家里弄了个底朝天……”

“这我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那班恶魔！”

“所以，您还是……”

“可是我已经告诉您，我不在乎这些。那个家伙还活着吗？还住在这儿？”

"我对您说了,这儿什么人也没有;我看您最好别再为这儿的事情放心不下,我劝您……"

"我向您打听,那个家伙可还住在这儿。"

"啊,我的上帝!您好生说话。吃了那么多苦头,您的脾气居然还是那么火爆!"

"他究竟在这儿,还是不在这儿?"

"不在。他远走高飞了。不过,我的孩子,小心瘟疫,瘟疫!在这种时候,谁个还有兴致到处闲逛?"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瘟疫,岂能什么都不存在……您瞧,我也染上了瘟疫,可现在是个健康的自由人。"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这难道不是神的启示吗?一个幸免于劫难的人,我以为,理应感激上帝,并且……"

"我万分感激上帝。"

"那就别再去找别的苦头了。请按照我的话去办……"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神甫先生,您好像也染上过瘟疫。"

"怎么是好像染上过瘟疫!这真是一场残酷、凶恶透顶的灾祸。我如今能够出现在这里,实在是个奇迹。您只要瞧瞧病魔把我折磨成这样一副模样就明白了。现在我很需要那么一点儿平平安安的生活,让我恢复元气。幸运的是,我的身体总算开始有点好转了……您回来想干什么呢?看在上帝的份上,您走吧……"

"您一个劲儿要我走。我若是想走,也就不会动身上这儿来了。您不停地问我,干么上这儿来?干么上这儿来?嘿,真有意思!我上这儿来,因为我要回自己的家。"

"可您的家……"

"请告诉我,这儿有很多人死了吗?……"

“唉！唉！”堂安保迪奥深深叹了一口气，接着从佩尔佩杜娅说起，列举了一个又一个死者的名字，其中有的是全家蒙难，无一幸免。伦佐对于这种情形早有所闻，但如今听到这么多他熟悉的朋友、亲戚的名字，仍然不由得悲痛不已，他低垂下头来，不停地哀叹：“可怜的人儿！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孩子们！”

“您瞧！”堂安保迪奥继续说道，“事情远未了结。若是幸存下来的人如今不再变得理智点，不把头脑里种种异想天开的念头统统打扫干净，那世界末日就来临了。”

“请您放心，我并不想在这儿留下来。”

“啊，感谢上天，您总算想通了！那就是说，您早就有回到贝加摩的打算。”

“您不必为此多虑。”

“什么？您不至于对我干出比这更糟糕的蠢事来吧？”

“您不必为此操心，由我来处理好了。我不再是个小孩子，我会依靠理智来解决问题。但是我希望，不管怎么样，您别告诉任何人，说您见到过我。您是一位神甫，我是您的羔羊，但愿您不会出卖我。”

“我明白您的意思，”堂安保迪奥叹了一口气，恼怒地说道，“我明白了。您想毁掉您自己，而且，您还想毁掉我。您竟不在乎您自己吃的那么多的苦头，也毫不在乎我吃的那么多的苦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嘟嘟嚷嚷地说完这最后两句话，便继续走自己的路。

伦佐站在那里，心里既悲伤又愤懑，他盘算着眼下该去哪儿歇息。堂安保迪奥方才向他列举的众多死者中，有那么一户农民，全家人都被瘟疫夺去了性命，只幸存下来一个年轻人，年龄和伦佐差不多，两人从小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的家坐落在村子

外面不远的地方。伦佐决定上门找他。

他打自己的葡萄园前面走过，从园子外面不难立刻想到里面的情景。

从墙头望去，他留下的那些果树的树冠和树桠见不到了，只有他出走以后长出来的野草。栅栏门铰链脱落了，他从门缝里探进脑袋，用目光扫视周围，一个荒凉凄惨的园子呈现于眼前。接连两个冬天，村民们出入这个被他们称为“那个可怜虫的园子”，随意打柴。他们把葡萄树、桑树和各种各样的果树或胡乱拔掉，或齐根砍去。不过，果园原来的风貌仍然不难看出：嫩绿的枝叶，从一排排被砍断的葡萄树干上生发出来，显现出荒芜的果树早先的痕迹；随处可以零零星星见到桑树、无花果、桃树、樱桃树和李树的嫩枝和新叶，但它们都淹没在各种各样的茂盛的野草丛中。还有一片荨麻、蕨类、毒麦、狗牙根、鹅掌草、野燕麦、千穗谷、菊苣、酢浆草、野粟等等；各地的农民通常用自己的方式来称呼它们，大致上都把它们叫作杂草或者类似的野生植物。它们的茎杆犬牙交错，争夺空间，或向下任意扩张，抢占地盘；奇形怪状，大小不一，白、红、黄、蓝色的叶子、花卉和果子，或形成穗状，或化作球形，或串连成行，既显得五彩缤纷，但又杂乱无章。在这茂盛的植物丛中，有一些十分引人注目，但它们大多数谈不上什么优秀：野葡萄长得比所有的作物都高出一头，微红色的枝条向四面蔓延，叶子呈鲜艳的深绿色，有的叶子边缘已显出绛红色，沉沉下垂的枝头挂满紫色浆果，再往上果实都是深红色和绿色；毛蕊花硕大的叶子毛茸茸的，紧贴着地面，茎杆却修长挺拔，长穗上像星星似的嫩黄色的小花灿烂开放；刺菜蓟的枝干、叶子和花萼都长着刺，一绺绺白色或紫色的花朵，在和风吹拂下，犹如轻柔的银白羽毛摇曳不止。这儿，许多旋花悬垂的叶

子遮掩了桑树，它的柔和、洁白的铃状的小花在树梢上飘荡；那儿，一株绽出紫红色花粒的野南瓜缠绕着一株葡萄树的新枝；葡萄藤寻找不到坚实的支撑，也只好把自己的枝叶缠绕在野南瓜上；它们软弱的茎梗和相似的叶子，互相攀附纠结，垂到地面，犹如日常生活常常遇见的弱者互相依靠，共同支撑着。到处都可以见到荆棘，它上窜下钻，轻灵自如地穿梭于植物之间，有时又斜刺里猛伸出来，隔断通道，好像是在那儿拦截过往的行人，连园子的主人也不予放行。

不过，伦佐并没有走进葡萄园的意思，或许他在那儿逗留的时间比我们方才的描述还要短暂。他又走了一段路，前面不远处就是他的家。他穿过菜园，那儿的情形跟葡萄园一样，到处是长得小腿般高的野草。他的住宅的底层有两间屋子，他的腿刚跨进其中一间的门槛，小耗子们听到了他的脚步声，感觉到了他的身影，顿时掀起一阵骚动，慌忙钻进地板上乱糟糟的垃圾堆里，一些流氓曾在这里住宿过。他打量了一下墙壁，只见墙面斑剥，灰泥脱落，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他抬头望望天花板，墙纸上结满了蜘蛛网。室内所有的东西都已被洗劫一空。他双手揪着自己的头发，愤愤地离开了自己的家。

伦佐沿着他方才穿过的小路，往回走了几步，便拐入通向田野的一条路。一路上既看不到任何生灵的影子，也听不到任何生灵的声音，一直走到他原本打算歇息的那一家门口。天色很快变得昏暗了。他的朋友坐在门口的一张木凳上，双臂交叉地搭在胸前，一双眼睛呆呆地盯视着空中，可怜的人儿因灾祸而变得迟钝，因落寞而显得孤僻。听到脚步声后，他转过身来打量来人是谁，借着微暗的暮色，他认出了从茂密的枝叶深处走过来的人，随即站起身来，举起双手，大声说道：

“干么总是来找我呢？难道昨天我还干得不够多吗？您积个德，也让我平平安安地呆一会儿。”

伦佐听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作为回答，便叫他的名字。

“伦佐！……”那人既疑惑又高兴地叫道。

“是我，”伦佐回答。

两个人急忙朝对方奔过去。

“真是伦佐！”两人走近后，那朋友说道，“唉，见到你我太高兴了！谁能预料到我们还会见面呢？我把你当成了那个抬死尸的脚夫帕奥林，他老是来纠缠我，逼我跟他一起去掩埋死尸。你知道吗，这儿唯独我捡了一条命？我是唯一的幸存者！唯一的！就像一个隐士！”

“我听说了很多。”伦佐说道。

他们急切地互相问候，回答对方的询问，一起朝小屋走去。那朋友一面继续说话，一面忙乎起来，尽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努力，为款待这位不速之客做着准备。他把一锅水放在炉火上，开始做玉米粥，他把木勺递给伦佐，让他搅动玉米粥，离开屋子前说道：

“唯独我捡了一条命！我是唯一的幸存者！”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一小桶牛奶，拿着一点腊肉，两块鲜奶酪，一些无花果和桃子。他放下这些食品，把玉米粥盛在木盘里，招呼伦佐在餐桌前坐下；他为伦佐的到来，伦佐为他的款待，互相道谢。从前，他们两个几乎每天见面，如今，分别几近两年之后重逢，他们却突然觉得，彼此之间的关系远比从前亲密得多。我们的佚名作者在手稿中写道，在那岁月里经历的种种磨难，使他们明悟，无论是我们对别人表示的仁爱，还是别人施予我们的仁爱，都给人的心灵带来无比的慰藉。

自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安妮丝在伦佐生活中的地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宽慰他因安妮丝不在而生出的惆怅,这不只因为他始终不渝地对安妮丝怀有特殊的情感,而且因为在他急切地想弄个明白的诸多事情当中,有一件事的谜底只有安妮丝能够解开。约有片刻的工夫,伦佐犹豫不决,他究竟是应当继续自己的旅程,还是先去寻找离此不远的安妮丝;不过,考虑到安妮丝对露琪亚的安危也可能毫不知情,他决定照第一个方案去做,径直去米兰找露琪亚,排除心中的疑惑,得出自己的判断,然后再把情况告诉安妮丝。这位朋友也谈了许多他以前一无所知或者不很了然的事情,例如露琪亚的厄运,对他的种种迫害,堂罗德里戈如丧家之犬落荒而逃,再也没有露面,等等,总之是那些惊心动魄、错综曲折的事情。另外,对伦佐并非无关紧要的是,他弄清楚了堂非朗特的准确的姓名,安妮丝虽然曾让她的执笔人告诉他,但天晓得那人在信上是怎么写的,贝加摩人在给他读这封信的时候,又是怎么念的,如果伦佐照此去打听堂非朗特的米兰地址,那很可能找不到一个人能猜出究竟谁是他要寻找的人。而那又是寻找露琪亚的唯一线索。至于说当局,伦佐越来越确信,危险距离他已相当遥远,不必为此多虑;行政长官已经身染瘟疫去世,天晓得什么时候会派来另外一位长官;再说大部分差役也已在瘟疫中一命呜呼,那些幸免于难者自然有别的更紧要的事情要考虑,而无暇顾及那些旧的官司。

伦佐也向他的朋友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并从他那儿得知了关于士兵趁火打劫、瘟疫的肆虐、涂抹毒物等种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怪事。

"全是丑恶可怕的事情,"伦佐的朋友陪他走进一间瘟疫期间无人居住的屋子,一面说道,"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它们会让人

终生失去欢乐，生活于痛苦之中；不过朋友之间交谈一番倒让人觉得轻松许多。”

第二天黎明时分，两个人都走进厨房。伦佐一身出门远行的打扮，马甲里面紧系着一根藏着金币的腰带，把猎刀揣在裤兜里，为了路上行走轻快，他把原来手里拎的一只包裹存放在朋友家里。

“如果我此行一切顺利，”他说道，“如果我能找到她，如果……得了……我一定再回到这儿来；我会去帕斯图罗那儿，把喜讯告诉可怜的安妮丝，然后，然后……可是，如果不幸……如果上帝不愿……那么，我会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才好，当然你再也不会见到我回到这儿。”

他一面这么说，一面笔直地站在门槛上，用一种充溢着柔情而沮丧的目光，抬头仰望天际，观看家乡黎明的曙光，这一景象他已经许久没有见到了。他的朋友按照惯例劝慰他定要满怀信心，还让他带上些旅途上吃的食品，又送了他一小程，再次向他表示了祝福，便跟他告别了。

伦佐不紧不慢地走着，他只打算当天走到米兰附近，这样第二天一大早即可进入米兰城，马上开始寻找露琪亚。他一路走来，路上总算平安无事，也没有遇上什么事让他走神，眼前依然是遍地饿殍、悲惨凄凉的景象。他像前一天那样，适时地在一座小树林里留步，略微吃了点东西，稍事歇息。路过蒙札的时候，他瞧见一家面包铺开着，正在供应面包，便上前买了两只，他只是想储备一些吃的东西，免得以后挨饿。面包铺老板吩咐他不要走进店铺，向他递过一个木铲，上面托着一只小碗，碗里是清水和醋，告诉他把钱币扔进碗里，然后用两把好像钳子似的家伙，分别夹了两只面包，一一递给他。伦佐把面包装进自己的衣

兜里。

日落西山的时候，伦佐来到格莱科镇，但他并不知道这个小镇的名字。不过，上一次路过这儿的时候，多少留下了些印象，他又估算了一下从蒙札到这儿的大概路程，推想离米兰已经不远了。他离开大路，拐进田野，希望找到随便什么一间可以过夜的棚屋，因为他实在不敢再在旅店留宿，免得自讨苦吃。不料，他却找到了一间屋子，比他希望的还要好。他瞧见一家农宅，院子四周围着篱笆，便毅然决然穿过篱笆的缺口，走了进去。院子里阒无一人，只见院子的一侧有一座大顶棚，里面高高地垛放着干草，旁边倚靠着一张梯子。他朝四周扫视了一眼，然后壮起胆子，顺着梯子爬上了大干草堆，凑合着躺了下来，马上呼呼入睡了，直到第二天太阳出山才睡醒过来。他匍匐着爬到干草堆的边上，探出脑袋张望，没有见到什么人，便沿着梯子下来，顺着原路走了出去。他拐上一条卵石小路，朝着米兰大教堂的方向走去。

伦佐走了一小段路程，来到米兰城下，这儿位于东门和新门之间，新门已近在咫尺了。

第三十四章

至于说采用什么法子混进城里去，伦佐模糊地记得，他曾听人说过，早已颁布了严厉的告示，凡是没有健康证明的人，一律不得进城；但是，只要找到点儿窍门，抓住机会，照样可以顺顺当当地进入城里，实际的情形也正是这样；暂且不谈一般的缘故，因为那时任何政令都很难得到畅行无阻的执行；也不谈特殊的缘故，因为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道政令，更是难上加难。如今米兰已陷入这样的境地，既看不出有什么人能够来援助它，也看不出它需要防范什么人；大凡那些进城的人，与其说是要对城里人的生命构成威胁，毋宁说是他们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冒险。

伦佐根据了解的这些情况，打算遇到第一座城门时就设法混进去；如果碰上什么障碍，就顺着城墙外侧继续往前走，直至找到另外一座最容易混进去的城门为止。天晓得在伦佐的想象中米兰究竟会有多少座城门。他于是走到城墙跟前，止住脚步，用目光四处打量，仿佛一个不知道选择走哪一条道路的旅人，需要停留片刻工夫，设法寻找一个路标。他瞧见左右两侧各有一段弯弯曲曲的小路，正前方是一段城墙，周围没有一丝活人的气息，唯有一座平台后面腾起一股浓浓的乌烟，不断升高、扩张，然后缓缓消失在死灰色的僵凝的空气中。原来是瘟疫死难者的衣

服、床上用具和其他被感染的东西在焚烧;不只在这里,而且在城墙的好几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不停歇地燃烧的凄惨悲凉的火焰。

这是一个非常沉闷的日子,空气显得格外的滞重,单调透顶的、懒洋洋的乌云或者云雾完全笼罩了天空,遮没了太阳,却又看不出一点儿下雨的迹象。四周的田野大多荒芜了,又遭到了干旱的侵蚀;所有的草木都干瘪了,枯黄了,凋零、萎靡的叶子上见不到哪怕一滴露珠。在如此临近一座大城市的地方显现出来的孤寂、凄清,使得伦佐原本惶恐不安的心境又平添了一重悲凉的感觉,他的全部思绪也愈发阴暗了。

他驻足停留一会儿,随后信步顺着右边的小路走去;前面耸立着一座碉堡,遮住了新城门,所以他不知道城门就近在眼前。走了一小段路之后,他开始听见一阵丁丁当当的铃声,这铃声断断续续地响着,然后又听到了有人说话的声音。他继续朝前走去,绕过了碉堡的拐角,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座木板岗亭,一个疲惫不堪、神情冷漠,身子支在火枪上的士兵,站在岗亭前面放哨;岗亭后面是一道敞开的栅栏,再后面是两堵异常厚实的城墙,中间是洞开的城门,上面砌着保护城门的屋脊。可是城门口有一个不祥的障碍物挡住了去路,那是撂在地下的一副担架,两名脚夫正要把一个可怜的病人用担架抬走。此人原是稽税员的头目,不久以前才发现染上了瘟疫。伦佐站在那儿,等待脚夫们做完自己的事情。担架抬走以后,却不见有人来关上栅栏门,伦佐觉得这是个大好机会,立即加快步子,迅速向前走去。不料那哨兵很严厉地向他大喝一声:“站住!”伦佐不得不又赶忙收住脚步,瞟了他一眼,从口袋里掏出来半个银币,故意让他瞧见。那哨兵或许已经染上了瘟疫,或许对半个银币的热爱胜过对瘟疫

的恐惧，便向伦佐示意，让他把银币扔到地上。眼见银币马上滚落到了自己的脚边，哨兵悄声对他说道：

"快快进去！"

伦佐毫不迟疑，急忙走过栅栏门，穿过城门，向前走去，不让任何人瞧见他或者注意他。他大约走出了四十多步路，忽然又听得一声喝道："站住！"原来是一名稽税员在后面对他嚷嚷。这一回伦佐佯装没有听见，也不转过身子来，反而急忙加快了步子。"站住！"稽税员又一次向他嚷道，但是这喝声更多地透露出不耐烦的情绪，而不是要他听从命令的决心。那人见伦佐对他毫不理会，便耸了耸肩膀，悻悻地回到自己的岗亭里，看来他考虑得更多的似乎是尽量避免跟过往行人接触，而不是去盘问他们。

伦佐走的那条路，当时和现在都通向名叫运河的地方。运河的两侧是菜园子的篱笆或者围墙、教堂和修道院，以及少量的住宅。这条路的尽头，和另外一条顺着运河延伸的道路交汇的地方，竖立着一根圆柱，上面钉着圣乌比奥十字架。伦佐朝前方眺望，除了那个十字架，什么也没有看见。他走到把道路大致分成两半的十字路口，朝两边张望，瞧见右边那条叫做圣苔雷莎的大路上，正有一个人向他走来。"好了，总算见到一个活人了！"伦佐暗自说道，随即朝右边转过身子，打算请来人给他指点路径。那人也瞧见前面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外乡人，便远远地用一种疑虑的目光盯视着；当他发觉这个异乡人并不想赶自己的路，而是迎面走来，心里更觉恐慌。伦佐走到离那人不远的地方，以山里人特有的礼节，脱下帽子，用左手拿着，右手轻轻按住帽檐，径直朝他走去。不料那人圆睁双眼，踉跄倒退一步，举起节疤累累的手杖，把它的铁尖尖刺向伦佐的腰部，大声喝道：

“滚开！滚开！滚开！”

“嘿，嘿！”伦佐也大声嚷道，一面重新戴上帽子。正像他事后叙述的那样，他当时实在没有心思去吵架，所以赶紧扭转身子，离开那个怪人，继续赶自己的路，说得更确切点儿，继续顺着圣茜雷莎路走去。

那人也继续走自己的路，但浑身不停地颤抖，还不时地回过头来张望。回到家里，他便叙述起这番经历，说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涂抹毒物的家伙，装出一副温良谦和的模样，但脸上却禁不住透露出一个卑鄙无耻的恶棍的神情，手里拿着一盒油膏，也许是一袋毒粉，用帽子盖着，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哪一种，要向他发动突然袭击，幸亏他果断地把那个家伙远远地挡住，才幸免于难。“那个恶棍要是再向我逼近一步的话，”他补充说道，“在他向我下毒手以前，我会毫不含糊地把他捅个窟窿。不幸的是，我跟那家伙遇见的地方太偏僻了，如果事情发生在米兰城里，我会大声呼喊，把众人叫来，助我一臂之力，把那家伙逮住。在他的帽子里肯定可以找到那致人于死地的毒物。可当时我是单枪匹马在那儿对付他，为了免遭不测，我只好对他吓唬一下了事，因为他只须一瞬间的工夫就可以把毒粉撒到我身上，何况那些家伙身手又极其灵敏，更有魔鬼相助他们。眼下他定在米兰城里游荡，天晓得他会干出怎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来！”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直至他离开人世，每当人们谈论起涂抹毒物者，他都要一再叙述自己的这番经历，并且总是补充说：“那些不肯相信确有其事的人，谅也不敢在我面前谈论，因为任何事情只有眼见为实。”

伦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会遭逢这样一场惊险，他激动不安，与其说是因为心里恐惧，倒不如说是由于愤愤不平，他一路

上回想着方才遇到的粗暴待遇，差不多也能猜测出那个陌生人定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歹徒；不过，他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有悖情理，于是得出结论，那人多半是神经出了毛病。“出师如此不利，”他暗暗思忖，“恐怕我在米兰城里的遭遇也会是凶多吉少。为了进入城里，我得见机行事；一旦进了城，肯定还会有种种不愉快的事情在等待着我。得了，……但愿上帝保佑……只要找到……只要我能够把她找到……唉！这一切都就算不了什么。”

伦佐走到桥头，马上果断地拐上左边的圣马可路，他准确地预感到，这条路定会通向米兰城中心。他一面走，一面环顾四周，看看能否遇上什么人，但除了在如今更加稀疏的几所民房和一段街道之间的沟渠里，发现一具扭曲变形的尸体，竟没有见到一个人影儿。他又朝前走了一段路，突然听到有人喊道：

“喂，那个好心肠的人！”

他抬头张望，只见前面不远处一个可怜的女人，身边围着几个小孩，聚集在一所简陋不堪的房子的阳台上；那女人一面向他呼喊，一面挥手招呼他。伦佐慌忙跑过去，来到那阳台跟前，那女人说道：

“喂，年轻人，看在那些可怜的死者的份上，求您行行好，赶快去告诉卫生署的长官，我们在这儿被人遗忘了。我可怜的丈夫死了，他们就怀疑我们染上了瘟疫，把我们关在这儿，您瞧见了，他们连大门都钉死了。打昨天上午起就没有一个人给我们送吃的东西来。我们在这儿呆了许多钟点，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来给我们做这样一件善事。这些无辜的孩子真可怜，眼看要饿死了。”

“要饿死了！”伦佐大吃一惊，赶忙把手伸进衣兜里，“瞧，这儿，”一面说，一面掏出两只面包来，“您从阳台上放下一样东西

来，我好把面包放进去。”

“上帝会回报您的善行，请稍等一会儿。”女人说罢，走进屋里，找到一只竹篮子，还有一根把竹篮吊下来的绳子。

伦佐回想起前一次进米兰时就在圣十字架附近检到的几只面包，心里想道：“你瞧，这真是物归原主，这样做也许比归还原先的主人更好，眼下我这么做真是名副其实的排难救人。”

“至于说您提到的那位长官，尊敬的夫人，”伦佐把面包放进竹篮子里，“我无法为您效劳，实话相告，我是个外乡人，一点儿不懂得这儿办事的规矩。不过，要是遇上一个亲切温和、心地善良的人，又容易说得上话，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告诉他。”

那女人恳求伦佐一定要这样去做，又把自己所住的街道的名字告诉他，便于他能告诉别人。

“我也想求您一件事，”伦佐说道，“请您也行个好，这一点儿也不难为您。这米兰城里有位很有名气的某某大富翁，您能告诉我他住在哪儿吗？”

“我知道米兰确实有这么一户富贵人家，”女人回答道，“但准确的地址我可说不上来。您从这儿朝前走，会有人给您指路的，您一定能找得到。千万记住，把我们的情况也告诉他。”

“请放心吧。”说罢，他继续朝前赶路。

每走一步，伦佐都听到一种喧嚣的声浪，辚辚的车轮声、杂沓的马蹄声、丁丁当当的铃声，还不时伴随着甩鞭和吆喝的声音；方才他站在那儿谈话的时候已经隐约听见这些声响，不过现在越来越响亮和清晰了。他朝前方张望，却什么也瞧不见。待他走完这条街道，他发现眼前就是圣马可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根横梁、一条绳索和几个滑轮，他马上认出了是令人厌恶的刑具，这种施行酷刑的工具当时非常流行。它们不仅竖立在圣

马可广场，而且在所有较为宽敞的广场街道都可以见到，这样便于每一个街区的行政官员滥用权力，任何时候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对那些他们想惩罚的人施加酷刑，例如擅自离开的被非法监禁者，或者消极怠工的下属，或者犯了别的过失的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样的刑罚显得过于严酷，但又无济于事。

伦佐打量着刑具，心里暗暗琢磨着把它安置在那个地方的缘故，只听得那喧嚣声越来越近，同时又瞧见从教堂拐角处闪出一个摇铃的人，他是鸣道夫，随后是两匹马，在地上刨着前蹄，引颈嘶鸣，吃力地拉着一辆载满尸体的大车，然后是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大车两边的脚夫不时扬起鞭子，挥舞拳头，大声诅咒，驱赶着马匹朝前走。这些尸体大多赤裸着全身，有的则用破烂的衣衫胡乱地包裹着，它们横七竖八地互相挤压和堆集在一起，活像一群紧紧缠绕着的蛇，在开春的时候慢慢地苏醒了过来。每当车子碰到什么障碍，便可看到那堆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受到猛烈的震动，突然松开，不少倒挂着的脑袋摇摇晃晃，少女的长发胡乱披落下来，垂悬的胳膊撞击着车轮；这一幕原已惨不忍睹的景象，变得愈发令人惊惧不已，愈发丑恶不堪。

年轻人停立在广场的一个角落，紧挨着运河的栏杆，默默地为那些素不相识的亡者祈祷。此时一个残酷的想法闪现在他的脑海："敢情她也在那儿，躺在死尸堆里，被挤压在最下面……啊，我的上帝！请您保佑，千万别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别让我去作如此悲惨的想象！"

送葬的车辆驶过之后，伦佐这才穿过广场，为了避免跟车队同行，他便顺着运河的左岸，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他沿着教堂的侧墙和运河之间道路刚刚走了没几步，就看见右前方的马尔切利诺桥；他过桥进入了城市的新区。他朝前方眺望，急切希望找

到一个能够给他指路的人，正好瞧见道路的尽头有一位神甫，身穿坎肩，手里拄着一根棍子，站在一扇虚掩的大门前，垂着脑袋，耳朵贴近门缝；过了片刻工夫，又见他举起手来，喃喃地祝福。伦佐猜想，神甫方才是听某个人的忏悔，不禁心中暗想："这正是我要找的人。如果一位现在还坚持履行自己职责的神甫会没有一点儿仁慈，一点儿爱心，一点儿善良，那这个世界上美德就彻底沦丧了。"

神甫离开大门，小心翼翼地顺着路的中央，朝伦佐这边走来。等神甫走到近处，伦佐赶忙止住脚步，脱下帽子，让神甫明白自己无意再靠近他，同时做了一个姿势，表示有话想对他说。神甫也止住脚步，把棍子拄在身前的地面上，好像是筑起了一道屏障，同时做出一个愿意倾听对方谈话的姿态。伦佐说明了打算要问的事情，神甫满足了他的要求，不仅告诉他要找的那户人家的地址，而且看出这可怜的年轻人的需要，给他指点了行走的路线，应当在什么地方左转弯，什么地方右转弯，一路上要经过哪些教堂、十字路口，最后再经过六条或者八条路就可到达目的地。

"愿上帝现在和将来保佑您永远身体健康。"伦佐向神甫道谢。眼见神甫要离开，伦佐急忙又补充道："还有另外一件事，请您行个好。"他把那可怜的、遭人遗弃的女人的悲惨情况告诉了神甫。好心肠的神甫向伦佐表示感谢，为他提供了紧急救人性命的行善机会，表示将马上通报相关的人员，然后离开了。伦佐也继续赶路，一路上不停地默默熟记神甫指点的路线，免得每到一处路口，都要重新去向别人问路。很难想象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多么沉重的事情，记住行走的路线并不困难，问题在于如今他的心里涌起了新的惆怅惶乱。那条街道的名字，他将要走的

那段路程，使他心绪烦躁，惶惑不安。他已经获得了他急切想知道的信息，这于他是决不可少的；他从神甫的回答中也没有得到任何不吉利的暗示；那还企求什么呢？此刻，他即将到达目的地，这意味着他可能从此走出朦朦胧胧的状态，不过，也许此刻他会听到有人说：她还生活在人世间；也许又会有人说：她已经一命呜呼。这一念头是如此强烈地打击着他的情绪，以致在行程即将结束时，他宁愿重新回到他刚出发时那种两眼一抹黑的混沌境地。但他强打起精神，自言自语道："唉，要是我现在重新变成一个孩子，那会是怎样的结果呢？"这样，他的心情略微宽松了一些，便继续前行，走进了市区。

米兰城是怎样一副模样啊！由于饥荒之故，它跟一年以前的情景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

伦佐来到的地方正好是城里最悲惨、最荒凉的地区之一，也就是人们所称的新城门地区，中央是几条路的交叉口，毗邻如今的圣方济各·迪·保拉教堂，一座名叫圣安纳斯塔西亚旧教堂位于它的对面。它的周围一带曾经是瘟疫最猖獗的地方，许多遗弃在那儿的尸体散发出阵阵逼人的浊臭，少数幸存者都仓皇地迁居到别处，不久以前还人气兴盛的民宅，如今全已化作一片断垣残壁。伦佐目睹眼前的荒寂、凄凉的景象，心中更起了一种恐慌、憎厌的感觉。他匆忙加快步子，心里默默期望他的目的地不至于很近，在到达那儿以前，这种景象将会改观，至少会局部地有所改观，他用这样的想法来鼓起自己的勇气。果然，他很快来到了一个还能称得上是活人的地方；可是，那又是一个怎样的活人区啊！出于疑虑和恐慌，大街上家家户户的大门都紧紧关闭，只有那些无人居住或者遭到洗劫的房子，大门洞开；另外一些人家的大门都给钉死了，还贴上了封条，因为里面的人染上了瘟

疫，或者已经撒手人寰；还有一些大门上被人用黑炭画了十字，这样的记号是用来招呼脚夫把里面的尸体抬走，不过，画这样的记号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取决于卫生署的官员或者工作人员是否碰巧路过这儿，取决于是否有心执行上司的指令，或者想乘机对主人敲诈勒索。街道上随处可见破烂、污秽的衣服，而比破衣烂衫更让人厌恶的是从窗口扔出来的带脓血并且已经腐烂的绷带、恶臭逼人的褥草或者床单；每每还会见到尸体，或者是行人突然倒毙，陈尸街头，等待运尸车路过时把它们运走；或者从这些运尸车上震落下来的，或者干脆是从窗口扔出来的。瘟疫的持续和猖獗腐蚀了人们的心灵，同情心和人际的关爱统统被遗忘，抛到了九霄云外！往日店铺里的喧嚣声、马车的辚辚声、小贩的叫卖声和行人的谈笑声，统统消失了，只有运尸车的颠簸、穷人的哭诉、病者的呻吟、疯子的哀号和脚夫的吆喝，偶尔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每逢黎明、正午和黄昏，大教堂也以钟声遥相呼应。于是可以看到有人从窗口探出身子来，跟众人一起祈祷，也可以听到悄声细语和涕泣呜咽，混和着半是悲愁半是慰藉的叹息。

当时，染上瘟疫罹难者大约占全城居民的三分之二，在其余的人当中大部分要么弃家逃难去了，要么病倒在家，外乡人已几近绝迹，那些屈指可数的行人，在街上走了好半天才会偶然遇见一个，这号人神态怪异，身上清晰可见这场浩劫烙下的印记。即使门第高贵的人士，出门也不再穿长袍或者披风，虽然那是当时市民必不可少的衣着；神甫们脱下了教袍，还有一些神职人员穿上了坎肩；各种带褶边的衣服都被束之高阁，因为它们很容易沾上什么东西，或者给那些涂抹毒物者提供便利，而这正是人们最害怕的。所有的人都想方设法穿上紧身的便服，不修边幅，再也

顾不上体面；原先留胡子的人，如今不再修面刮胡子，而原先习惯每日修剪的人，又蓄起了胡子；人们的头发也长得像乱稻草，这不仅是由于长期的沮丧心情导致仪表上的漫不经心，而且是在为自从一个名叫贾科莫·莫拉的理发师被扣上传播瘟疫的罪名被逮捕和判刑以后，人们对所有的理发师都怀疑了起来。莫拉这个名字，在很长的时间里意味着卑鄙无耻，在米兰城里已经臭名远扬，其实他是应当得到最广泛、最长久的同情。许多人们出门时手里都拿着一根棍子，有人甚至还带着手枪，对那些想要过于接近他们的人发出威慑性的警告；还有些人手里拿着芳香性的药片，或者镂空的金属球或木球，里面装着浸透了药醋的海绵，不时地用鼻子去闻一闻，或者一刻不停地让它们贴近鼻子。还有的人脖子上挂着一只装满水银的小瓶子，他们确信水银具有吸收和储存各种散发的瘟疫气息的功能，每隔一些日子便设法更换一次水银。绅士们外出的时候不再像从前那样有仆人跟随，他们手里挎着一只篮子，去采购必需的食品。即使两位朋友在街上邂逅，也只是远远地打个招呼，一声不吭地赶忙躲开。每个人上街办事，都格外留神，避开满街都是恶臭逼人、足以致人于死地的障碍物；人人都尽可能地在街心行走，唯恐踩着别的什么东西，或者碰上可能从窗户里抛下来的更具危害性的尸体，害怕沾上常常向行人抛洒的毒粉和接触可能被毒物涂抹的墙壁。这样，胆怯的、荒唐的愚昧无知给人们增添无穷无尽的苦恼，他们又缺乏理智的、有益于健康的防范，如今终于尝到了苦果。

当然也可以看到健康的、富裕的人，他们的境遇就不那么扭曲可怖和值得怜悯。鉴于我们已经向读者展现了许多凄惨悲凉的景象，而且还将带领诸位走进更加令人伤心的地方，因此现在我们无意继续描叙那些染上了瘟疫，步履维艰或者倒毙街头的

穷人、儿童和妇女的处境。人们只消亲眼见到和想到还有很少的人在这场劫难中幸免于难，就能够从给外人和后世留下的无比强烈和痛苦的印象中，获得一种几近沮丧的慰藉。

伦佐在这派惨不忍睹的环境中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当他来到离开他应当拐弯的那条街道还有不少路的地方，忽然听到从前面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声响，他从中辨别出了那已经熟悉的恐怖的铃声。

他走到那条最宽阔的道路的拐角时，看见四辆大车停在街心；他仿佛置身于一座粮食市场，来来往往的脚夫们忙着装卸麻包，他们走进住宅，随即扛着重物走了出来，把它卸在这一辆或那一辆大车上。有的脚夫身穿红色号衣，有的没有穿戴这样的标帜，有的却带上比红号衣更令人憎恶的东西，在帽子上插着花花绿绿的羽饰或者挂着流苏，在城市陷入巨大的悲哀的时候，这班可恶透顶的家伙竟然以这样的打扮来表示欢乐。不时从这家或那家的窗口传来凄怆的声音："请上这儿来，脚夫！"而忙忙碌碌的脚夫当中，有人恶狠狠地回答："这就来，马上就来。"住宅里的人低声地埋怨，催促他们快去，脚夫们便报以恶声恶气的咒骂。

伦佐拐进那条街道，加快了步子，竭力克制自己不去瞧那些阻塞街道的障碍，除了迫不得已要绕开它们时之外；当他的目光落在某个特别值得怜悯的东西上而不得不打量一眼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止住了脚步。

从一家住户门口的台阶上走下来一位女人，朝几辆大车走去。从外表看，她已经度过如花的年月，但仍然透露出些许青春的气息，巨大的悲痛和极端的疲惫给她的美丽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并没有伤害她这个伦巴第血统的女人特有的端庄灵秀、风致

娟好的美丽。她的步履显得沉重，但非常稳健，她没有哭泣，但看得出来她已流洒了不知多少泪水；她的悲痛中隐含着一种特殊的安宁和深沉，表明她有着异常清醒的意识，足以承受令人断肠的苦痛。但是，在这哀鸿遍野的境况下，不仅仅是她的容貌打动了人们业已冷漠和麻木的心，引发了他们的同情。她怀中抱着一个小女孩，约莫九岁的样子，已经死了；但小女孩的仪表十分体面，秀发从前额中央整齐地梳开，身上穿一件洁白无比的衣服，好像母亲亲手把她打扮得如此漂亮，是为了奖励她，而带她去参加一次早已约定的节日游乐。那女人没有让孩子躺在自己的怀里，而是扶着她，让她坐在一条胳膊上，胸口贴紧胸口，仿佛小女孩还活着似的；只是她的一只白净似蜡的小手软软地垂落下来，失去了生气，她的小脑袋比熟睡时更沉重地倚靠着母亲的肩膀。除了两个人面貌的相似，那女人流露的爱和痛苦交织的情感，足以证实她们之间的关系。

一个模样猥琐的脚夫走上前去，要从她的怀里抱走小女孩，但是露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敬重和下意识的迟疑。女人朝后退了一步，不过并未表示出生气或蔑视的意思，说道：

"不！现在你别碰她。我要亲自把她放到车子上去。你拿着。"她摊开另一只手，让脚夫瞧一眼一只小钱包，然后让它落在脚夫伸出来的手掌中，继续说道："你向我保证，不剥掉孩子身上的任何东西，也绝不让任何人胆敢这么做，你得按现在的样子安葬她。"

脚夫把手举到胸口，许诺照此办理。随后，他热心地、近乎恭恭敬敬地忙于在大车上为死去的小女孩安排一个位置；一笔意外的犒赏，尤其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情征服了他，促使他这样去做。母亲亲吻了一下小女孩的前额，好像把她抱到床上去

似的，安放在车上，在她身上盖了一块白布，向她诀别道："再见，切奇丽娅！永远地安息吧！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来的，我将和你永远在一起。你为我们祈祷吧，我也将为你和别的人祈祷。"她随即转过身来，再次对脚夫说道："今天晚上你经过这儿的时候，上来把我也抬走，而且不止我一个。"

说罢，女人返回家里，过了片刻光景，她又站到窗口，怀里抱着另一个更小的女孩，还活着，但脸上已显露出不久于人世的迹象。她停立在那儿，凝眸注视着第一个女儿如此简陋的殡礼，目送大车启动，直到从她的视野里消失。现在，她把唯一留下的孩子抱到床上去，她也躺在孩子的身边，一起等待死亡，除此之外，她还能做些什么呢？这情景正像镰刀在花园里割草时横扫一切，盛开的花朵和含苞待放的蓓蕾一起殒命。

"啊，我的上帝！"伦佐失声说道，"满足她的祈求吧！把她和她的孩子都召唤到您的身边吧。她们蒙受了太多的折磨！蒙受了太多的折磨！"

伦佐因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到激动不已，当他平静下来的时候，开始在脑子里回忆行走的路线，心想他是否应当在第一条街道拐弯，应当向右拐，还是向左拐，忽然从那条街道上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既有威严的吆喝、微弱的哀求，又有女人的哭泣、孩子的呻吟。

他心中依旧怀着忧伤、沉重的期盼，继续朝前走。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只见从街道的一侧走来乱纷纷的一群人，他止住脚步，让他们通过。这是一群染上瘟疫的病人，正被送往传染病院。一些人被强行推着走，他们徒劳地挣扎着，大声嚷嚷说，他们宁愿死在自家的床上，用毫无用处的咒骂回答驱赶他们的脚夫的叱责和命令；另外一些人默然地走着，没有显出痛苦或任何

其他的表情，活像一群傻子似的；女人们怀里抱着孩子，孩子们惊骇无比，与其说是出于对他们只有朦胧概念的死亡的恐惧，毋宁说他们被那些吆喝、命令和同行的人群的慌乱吓坏了，他们发出尖利的叫喊，吵闹着要找母亲，要投到他们唯一信任的母亲的怀抱里，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唉！他们天真地以为，他们离开家里的时候，母亲正在自己的床上熟睡，其实也许母亲突然染上了瘟疫，病倒了，此刻正昏迷不醒，等着大车把她送进传染病院，如果大车来晚了，就直接送往墓地。啊，这也许是值得一掬辛酸的泪水的悲剧！母亲在病痛中苦苦挣扎，忘记了一切，也忘记了自己的孩子，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但愿安安静静地闭上眼睛。不过，在如此混乱不堪的场面中，却也可以见到一些体现坚毅和爱心的榜样：父母、兄弟、子女、夫妇，用安慰的话语，鼓励和支持自己的亲人，不仅大人如此，就连孩子们也是这样，小女孩们护送着小弟弟，以大人们常有的理智和亲情嘱咐小弟弟要温顺听话，让他们相信要去的地方会得到治疗，他们很快就能恢复健康。

面对这种种凄怆和温馨的场面，有一样事情最强烈地触动着伦佐，最使他焦灼不安。他要寻找的菲朗特家，应当就在附近，谁晓得在眼前这一群病人中间可有……。不过，等这群人走过之后，他的疑虑也打消了，他转向掉在后面的一名脚夫，向他打听菲朗特家和所在街道的具体位置。

“滚开，乡巴佬。”脚夫回答道。

伦佐无心跟他计较，他瞧见几步路开外的地方，有一位卫生署的官员，面相颇为慈善，正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便上前询问。官员用棍子指着他走过来的方向，说道：

“右边第一条街，左边最后一座大宅子就是。”

年轻人心里又一次涌起愈加强烈的惶悚不安，急忙朝那个

方向奔去。他来到那条街道，立刻从周围很矮小、简陋的住房中辨认出了那户人家。他走到紧闭的大门跟前，举手正欲去抓门环，可是他好像要从竹筒子里去抽出预卜生死的竹签似的，他的手悬在了半空中。末了，他终于抓起门环，果断地叩了一下。

过了片刻工夫，一扇窗子略微打开，一个女人探出脑袋来看看是谁敲门，她满脸疑神疑鬼的表情仿佛是想弄个明白：来人敢情是脚夫？或者流浪者？卫生署官员，还是放毒者？要不是魔鬼？

"夫人，"伦佐仰起脑袋，忐忑不安地问道："请问可有一位叫露琪亚的农村姑娘在这儿干活？"

"她不在这儿了，您快走吧。"女人回答，马上就想关上窗子。

"请稍等一下，看在上帝份上！她果真不在这儿啦？请问她上哪儿去了？"

"在传染病院。"女人又要关上窗子。

"请等一下，看在上帝份上！她得了瘟疫？"

"没错。您觉得奇怪，呃？快走吧。"

"哎，我真是不幸！请再等一下。她病得很厉害吗？病了多长时间了？……"

这一回，窗子果真给关上了。

"夫人！夫人！请容我再问一句，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您死去的亲人的份上！我对您别无所求，天哪！"但他白费口舌。

这不幸的消息使伦佐十分沮丧，那女人的态度又使他非常气恼，他仍然抓住门环，身子倚靠在门上，扭住门环使劲转动，恨不得再拼命地叩门，但他握住门环的手终于没有动弹。他心情激动地转过身来，想看看周围可有什么邻居，也好打听一些更加准确的消息，或者获得一些线索和启示。他只看见约莫二十多

步开外的另一个女人，她的脸上流露出惶恐、仇恨、冲动和恶意，眼神慌乱，似乎既要瞪视伦佐，又要向远处张望，嘴巴张得很大，似乎要声嘶力竭地呼叫，但又敛气屏息，同时伸出两条细瘦的胳膊，两只弯曲的手皱巴巴的，活像一双爪子，伸出来又缩回去，好像要攫住什么东西似的，看得出来，她想乘有人注意到她时大声呼叫。他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女人的样子更加丑陋，仿佛在作案现场被捉拿了似的，浑身颤抖不已。

"您想干什么名堂？……"伦佐喝道，他朝那个女人举起拳头。

那女人眼见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抓住伦佐的希望破灭了，于是一直憋在嗓子眼里的呼叫爆发出来：

"放毒的坏蛋！抓住他！抓住！抓住这放毒的坏蛋！"

"谁？我是放毒的人？嘿，您这个信口雌黄的老巫婆。闭上您的臭嘴。"伦佐喝道。他朝老太婆猛跳一步，想吓唬住她，让她闭嘴。不过他立即明白，他还是先考虑自己的事情为好。听到老太婆的呼叫，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人数虽然比三个月以前发生类似的事情时要少些，但也足以为所欲为地对付他这样势单力孤的人。这时候，那扇窗子又打开了，原先那个蛮不讲理的女人探出脑袋，也大声嚷起来：

"抓住他，抓住他！他准是那个到处作案，专门在善良的人家门上涂抹毒物的歹徒。"

伦佐来不及去考虑对策，但他马上意识到，最要紧的不是留下来向那伙人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是赶快摆脱他们。他迅速朝两边瞥了一眼，察看哪一边人少，便朝那儿冲去。他猛地推开一个挡住他的去路的人，又朝另外一个迎面跑来的家伙当胸一拳，打得那人一个踉跄，向后倒退了八九步。他一面疾跑，一

面握紧指关节都凸出起来的拳头，朝空中挥舞，准备打击任何胆敢阻拦他的人。前面的路倒是畅通无阻，但身后却传来纷乱的、急促的脚步声，而比脚步声更响亮的是阵阵狂喊："抓住他！抓住他！抓住放毒的歹徒！"不知道后面追赶的人何时才会罢休，也看不出来要跑到什么地方才能转危为安。顿时，他的怨恨化作愤怒，忧虑转为绝望，他怒气冲天，伸手从鞘中拔出猎刀，双脚站定，转过身来，扭曲的脸孔露出从来不曾有过的杀气，伸展手臂，舞动亮晃晃的猎刀，厉声喝道：

"你们这帮卑鄙无耻的家伙，有胆量的上来！这一回我可真要你们的狗命啦。"

不过，伦佐惊奇而又多少宽慰地发现，追踪他的人都原地站住了，趑趄不前，他们继续大声嚷嚷，着了魔似的舞动双手，好像是向从远处赶到他背后的人群打手势。他又转过身去，方才由于过分的激动，他没有眼观八路，现在才看见有一辆运尸体车，说得更准确点儿，好几辆运尸车开过来，照例还有押车的脚夫，车子后面，稍远处结集着另外一拨人，他们也想捕捉放毒的人，但他们被车队挡住了。伦佐眼见自己处于被两面夹攻的困境，忽然灵机一动，心想他们害怕的东西也许就是拯救他的法宝，危急时刻也顾不得挑剔了，他把猎刀重新插入鞘中，后退几步，加速朝大车跑去，超过第一辆，发现第二辆上有一个颇大的空档。他瞄准了一个目标，纵身一跃，正好跳到车上，右脚踏着空档，左脚伸在空中，双臂高高举起。

"好样的！太棒了！"脚夫们异口同声地喝彩，他们当中有人跟在车队后面步行，另外一些人坐在大车上，还有的人甚至令人惊骇无比地坐在死尸堆上，端起一个互相传递的大酒瓶，大口大口地喝着，"好样的！太棒了！"

“你如今处在我们脚夫的保护之下，就像进了教堂一样。”伦佐跳上去的那辆大车上坐着两个脚夫，其中一个对他说道。

运尸车驶近的时候，大多数追捕者侧转身子，撤退了，同时继续大声嚷嚷：“抓住他！抓住他！抓住这放毒的歹徒！”有人不慌不忙地后撤，不断地停下来，用恶言恶语威胁伦佐，对他打着恐吓的手势，而伦佐也以挥舞的拳头回应他们。

“让我来收拾他们，”一个脚夫对伦佐说道。他从一具死尸身上扯下一条污秽的破布，飞快地把它打成一个结，把它当作投掷的兵器高举着，做出要向那些不肯撤退的人抛去的样子，喊道：“等着吧，狗东西！”那些顽固分子见到这副架势，大惊失色，纷纷拔腿就跑，伦佐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和像纺锤一样上下急速跳动的脚后跟。

脚夫们爆发出一阵胜利的欢呼和响彻云霄的哄笑，并且用一阵拖长的“呸！”送走他们。

“哈哈！您看见我们怎样善于保护正人君子了吗？”那个把破布当投掷兵器的脚夫对伦佐说道，“我们一个脚夫，比一百个游手好闲的人都顶用。”

“言之有理，你们救了我的性命，”伦佐回答，“我真心诚意地感激你们。”

“感激什么？”那脚夫说道，“你理应得到好报。看得出来，你是个出色的小伙子。你往那班狗东西身上涂抹毒膏，干得太棒了。你只管去抹就是了，给他们统统抹上，他们分文不值，只有一命呜呼以后才有点用处。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干这份活儿，他们却用咒骂回报我们，还扬言说等瘟疫过去之后，要把我们统统绞死。好了，现在瘟疫还没过去，他们却一个个死了。唯独我们脚夫幸存下来，高唱凯歌，在米兰城里自由自在地活着。”

“瘟疫万岁！游手好闲者该死！”另一个脚夫发出欢呼，伴随着这句祝酒词，在摇摇晃晃的大车上，他用双手捧住大酒瓶，把它端到嘴边，痛痛快快地饮了一大口，然后把酒瓶递给了伦佐，对他说道：

“你也喝一口，为我们的健康干杯。”

“我衷心地祝福你们，”伦佐说道，“可我现在不渴，眼下确实没有喝的兴致。”

“看得出来，你着实受惊了，”脚夫说道，“从你的模样看，你是个可怜虫，放毒的人都是另外一副模样。”

“每个人只是干自己胜任的事情。”另外一个脚夫说道。

“把酒瓶给我，”另外一个步行护送大车的脚夫嚷道，“我也想喝一口，为它的主人干杯，此刻他正在这美妙的队伍里……就在那儿，我记得就在那辆漂亮的车子里。”

脚夫发出一声狰狞的冷笑，用手指了指可怜的伦佐前面的那辆大车。随后，他又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但脸上透出恶毒的无赖相，朝那个方向行了礼，说道：“我的老爷，您可恩准一个卑贱的脚夫尝一口您酒窖的美酒？您瞧，生活就是这样，是我们把您抬上了马车，护送您去度假。再说，你们这些老爷一喝酒就受不了啦，而穷苦的脚夫却有一副极好的肠胃。”

在同伴们的开怀大笑中，他拿过酒瓶，高举起，但没有马上喝，转过身来，盯视着伦佐的脸，用一种轻蔑而怜悯的神情说：“你结交的那个魔鬼一定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要不是我们救了你一命，魔鬼一点法子也没有。”在又一阵哄笑中，他把酒瓶送到嘴边。

“我们呢？嘿嘿！还有我们！”前面一辆车上好几个脚夫纷纷嚷了起来。那家伙痛痛快快地畅饮之后，双手捧着大酒瓶递

给他的同伙们，他们逐一地互相传递，直到最后一名脚夫把酒喝完，握住瓶颈，顺势把空酒瓶抡了几圈，扔到石板路上，把瓶子砸了个粉碎，狂呼道："瘟疫万岁！"随即，他唱起一支脚夫们常唱的曲子，所有的伙伴都加入了这内容放荡不羁的大合唱。疯狂的歌声伴随着丁丁当当的铃声、大车轱辘的吱嘎声和杂沓的车轮声，在空旷、冷寂的街道上空回荡，声浪响彻两旁的房屋，少数居住在里面的人听了心都揪紧了。

谁说世上的事情有时不能逢凶化吉？谁说世上的事情有时不能让人破涕为笑？方才遭遇的危险，使伦佐觉得，现在与他作伴的死尸和脚夫倒是更容易忍受得了，脚夫们的歌声现在竟也听得津津有味。诚然他依旧心有余悸，惶悚不安，但他由衷地感激上帝，使他摆脱了这样的危难，而没有受到伤害，也没有伤害别人；他现在祈求上天把他从解救过他的人手里再次解救出来。从自己这方面来说，他正警觉地注视着脚夫们的动静，观察道路的情况，一旦看准机会就悄悄地跳车，以免惊动他们，惹出麻烦，把过往行人也卷进去。

车子驶过一个拐角，他突然觉得，这好像是他熟识的地方。他细细打量，心里更有了底。诸位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原来是东门大街，约莫二十个月以前，他悠闲自在地来到米兰城，而后又仓皇出逃时，都打这条街走过。他马上回忆起来，这条路径直通往传染病院。既没有刻意寻找，也没有向人打听，却无意中准确无误地发现了这个地方，他觉得这是上天的特殊恩泽，也是今后诸事一帆风顺的征兆。这时一名卫生署的官员朝大车迎面走来，喝令脚夫们停车，还吩咐了别的什么话。车队真的停下来，歌声变成了乱哄哄的争吵。伦佐车上的一个脚夫跳下了车；伦佐对另一名脚夫说道："谢谢你们的善心，上帝会报答你们

的。"说罢，他便从大车的另一侧跳下了车。

"走吧，快走吧，不幸的放毒小子，"脚夫回答道："米兰的毁灭当然跟你无关。"

幸运的是没有人听见。车队停在街道的左侧，伦佐急忙走到右侧，沿着城墙匆匆朝大桥走去。他过了桥，继续沿着通往郊外的道路疾行，很快认出了位于城门附近的方济各会修道院，望见传染病院的角隅。他穿过栅栏，眼前展现出病院外围的情景，勉强可以看到一点标志，整个环境给人异常空旷、与众不同和难以形容的感觉。

从伦佐所在位置放眼望去，传染病院的两侧呈现出一副闹哄哄的景象：成群结队的病人朝病院走去，还有许多人沿着病院周围的壕沟坐着或躺着，或许是因为他们精疲力竭，无法走进传染病院，或者是他们灰心丧气，从医院里出来，但同样因为精疲力竭，无法继续前进。有些不幸的病人，在院子里迷失了方向似的瞎转悠，活像一个个白痴；也有不少病人确实已神经错乱，其中一个热情洋溢地对另外一个因病痛的煎熬而躺在地上的可怜虫叙述自己的幻想，另一个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团团转，焦躁不安；还有一个仿佛看到了什么特别有趣的场面而嬉皮笑脸地东张西望。不过，在这种悲凄的欢乐气氛中，最让人吃惊的、最声势夺人的，是有一个人不停歇地高声唱歌，歌声似乎不是来自这群可怜的人当中，它比所有其他的声音都要响亮得多。这是一首歌颂爱情的乡村歌曲，风格欢快、戏谑，俗称乡村情歌。他循着歌声望去，想要看清楚，究竟是谁在那种时候、那种场合还不乏一展歌喉的兴致，却发现壕沟的尽头安安静静地坐着一个可怜的人，正昂首挺胸地放声高歌。

伦佐沿着病院南侧建筑物才走了几步路，忽然听得人群中

间传来一阵不同寻常的鼓噪，远处人们大声叫喊"他跑啦！抓住他！"伦佐踮起脚尖，只见一匹马狂奔而来，马背上的骑士是一个疯子，他看见大车旁边有一匹解下缰绳和鞍具的马，无人看守，便纵身跃上马背，用拳头使劲捶打马脖子，脚跟猛踢马肚子，赶着那匹牲口疾驰而去。脚夫们一路狂喊，在后面追赶。马儿扬起的滚滚尘土，向远处飘散。

目睹了种种悲惨的景象，无比惊愕和疲惫的伦佐走到了病院的大门口。他在这儿见到的种种事情，恐怕要远比一路上所见到的更加骇人听闻。他探头朝大门里面打量了一番，走过拱门，在门廊中央一动不动地伫立了片刻工夫。

第三十五章

读者不难想象,挤满了一万六千名病人的传染病院里是怎样的一副情景。病院的所有空间都给占据了,有些地方搭起了茅屋棚舍,有些地方停靠着大车,到处人满为患;在两排长得望不到尽头的柱廊里,奄奄一息的病人和杂乱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用麻袋或麦秸垫就的通铺上。在一个几乎庞大无比的广场上,骚动不安的人群犹如汹涌滚动的浪潮,大病初愈的患者、神经错乱的病人和勤务员不停地来来往往,或挺立地站着,或匆匆奔跑,或低头弯腰,或挣扎起身。这就是突然扑入伦佐眼帘的景象,他惊愕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那儿发愣。我们自然无意去详尽描述这种惨状,读者不会乐意我们这么做,我们只想追随年轻人沉重的脚步,跟随他作些停顿,从他的视野中选择若干重要的、涉及他的行为和遭际的事情,加以叙述。

从伦佐站立的大门,直到病院中央的小教堂,从那儿再到对面的另一座大门,有一条小道,没有被棚子或者其他任何固定建筑占据;伦佐细细打量,只见人们正在清场,忙着推走大车,搬走各种杂物,他还看见方济各会修士和世俗修士正在指挥这一行动,驱赶所有的闲散人员。伦佐深怕自己也遭到驱逐,便慌忙地朝右边拐去,径直闯进了棚屋群。

他看见哪儿能够容他踏上一只脚就往那儿走，从一个棚子到另一个棚子，每到一处都探头探脑看看，同时观察置于露天的床铺，打量那些因病情痴痴发怔，或因剧痛而蜷缩成一团，或因濒临死亡而僵硬不动的病人，查看他们当中可有他想找到而又怕见到的人。

他走了好长一段路，一次又一次苦恼地查看着，但始终没有见到一名妇女。他因此琢磨，她们大概集中在别的什么地方，但这只是猜测而已，究竟在什么地方，既没有任何线索，也难以推断。他不时遇到许多服务人员，他们不仅外表、举止和衣着截然不同，而且赋予他们同样的力量，使他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尽心尽责地服务的动机也迥然有别，一些人的同情心已荡然无存，另外一些人则表现出超人的同情心。不过，无论遇到哪一种人，他都不敢冒失地上前打听，免得一不留神又惹出麻烦来。他打定主意继续走下去，直到找到有女病人的地方为止。他一面走一面留神察看周围的情况，但种种伤心惨目的苦难令他惊惧不已，他不得不收回自己凄怆的目光。可是，除了凄惨的情景，他的目光又能投向哪里呢？

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能够给眼前凄惨的情状平添一份痛苦的话，那么，空气和天空便是。雾霭渐渐浓重起来，积聚成愈来愈晦暗的乌云，预示着夜间暴风雨的降临。靠近低沉得压到头上来的天空的中央，苍白的太阳好像穿过一重浓厚的面纱似的，在周围洒下淡淡的、迷蒙的光亮，投下一团凝滞、闷郁的热气。透过混乱的人群不停地发出的嗡嗡声，不时可以隐约听到断断续续的、模模糊糊的雷鸣声，但当你侧耳细听时，你却无法辨认这雷声来自什么地方，或许你会以为这是远处行驶的车队突然停下时发出的隆隆声。放眼周围的乡村，树木的枝叶肃穆不动，

见不到一只鸟儿飞到树枝上嬉戏或者从树枝上飞走；只有突然飞临病院棚顶上的燕子，展开翅膀，贴着地面滑翔，但顿时被如此混乱可怕的场面吓呆了，立即又高高飞起，逃离了这个地方。这种非常的时刻，就像是结伴而行的人当中，谁也不愿意打破死一般的寂静；就像猎人低垂目光，心事重重地前行；就像在田野耕作的农妇，不知不觉地停止了歌唱。这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表面上看来平静，内底里却痛苦地滚动着一股巨大的力量，仿佛要把一切生命都置于自己的压迫之下，要给一切活动的、怠惰的生物，甚至生存本身，增加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在这注定要接受苦难和死亡的地方，已经遭病魔深深折磨的人，又不得不屈从于新的压迫。成千上万的患者病情急遽恶化，濒临死亡的最后搏斗愈来愈艰难，随着病痛的加剧，呻吟声愈来愈微弱，兴许在这笼罩着愁云惨雾的地方还从来不曾经历过这般残忍的时刻。

伦佐在犬牙交错的棚屋间转悠了半天，毫无收获。突然间，在乱纷纷的呻吟和怨恨声中，他辨别出一种混和着啼哭和咩叫的奇特的声音。他循声寻去，看见一道破旧的木板之间的一个缝隙，便眯起一只眼睛往里窥视，看见不少临时搭的棚子，在这些棚子里和外面窄小的空地上，不是寻常的病人，而是好些躺在小床垫，或者小枕头，或者小床单，或者厚厚的小被子上的婴儿，还有一些忙碌的奶妈和妇女。最吸引伦佐、让他驻足观察的，是混杂在这些女人当中的几头山羊，它们竟充当着她们的助手。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和非常环境里的育婴堂。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一些母山羊静静地站在这个或那个婴儿旁边，让他们吮吸自己的奶汁；还有的山羊怀着母爱跑到正在啼哭的婴儿身旁，努力调整自己的姿势，好让婴儿吃上自己的奶汁，它们咩咩地叫着，

晃动着身子,仿佛是招呼别人来帮忙。

到处都坐着把孩子抱在怀里喂奶的奶妈,目睹她们充溢着母爱的举动,不由得让人心生疑惑,她们是为了挣钱才来到这儿,还是出于真诚的仁爱,来满足小生命们的需要,消除他们的痛苦。一位奶妈伤心地把啼哭不止的婴儿从自己的干瘪的乳房前抱走,神情忧郁地去寻找一头代替她的母山羊。另一位欣喜地望着吸着她的奶头熟睡了的婴儿,温情脉脉地吻了他,走进一间棚子,把她放在小床垫上。第二位奶妈把自己的奶头塞进别人的孩子的嘴里,她的表情与其说是心不在焉,毋宁说是悒郁寡欢,她怔怔地凝视着天空,她那样的举动,那样的眼神,如果不是在想她亲生的孩子不久以前在她怀里吃奶时死去,还会想些什么呢? 其他一些上年纪的妇女正在忙着干别的事情。一个听到饥饿的婴儿的哭声赶紧跑过去,把他抱到一头正在吃青草的母山羊身边,把他的小嘴贴近奶头,一面温柔地抚摸山羊,一面轻声地责备它缺乏喂奶的经验,要它乖乖地履行职责。一头母羊专心喂奶时不留神踩着了另一个婴儿,这个妇女急忙过去抱起这可怜的小家伙。那个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嘴里轻轻哼着摇篮曲,用歌声催他入眠,忽而又呼唤她给孩子起的名字,用甜蜜的话语安抚他。这时,走来一位蓄着银白色胡须的方济各会修士,一手抱着一个大声啼哭的孩子,他刚从他们死去的母亲的身边捡回来。一名妇女立即跑上前去,接过这一双孩子,她用目光四处搜索,物色能够代替他们母亲的妇女或山羊。

伦佐心中萌发的第一个、也是最强烈的念头,便是不再窥视这样的场景,他不止一次地想离开,但随即又不由自主地把眼睛贴近木板缝隙,想再看一会儿。

他终于离开了那儿,沿着木板围墙朝前走,遇到许多倚着围

墙盖的棚屋才不得不拐弯儿。他虽然顺着围墙走,但心里却很想再沿着木板墙走到底,期望能有新的发现。正当他打量前方的路径时,一个身影从他的眼前倏然而过,心头不觉一惊。他看见百步开外的地方,在棚屋之间出现一个方济各会修士,诚然相距很远,而且是一闪而过,但修士走路的步伐、举止和身材,完全是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样子。诸位可以想象伦佐是以怎样激动的心情朝那个方向奔去。他在棚屋之间绕来绕去,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地寻找,终于大喜过望地看见了神甫的身影。他看见神甫就在前面不远处,从一口大锅前走开,手里端着一个钵头,朝一间棚屋走去;随后,又见他在棚屋门口坐下,对着前面的钵头画了十字,而且警觉地打量着四周,开始用餐。他正是克里司多福罗神甫。

我们且简略地交代一下神甫从我们的视野消失直到此次重逢之间的情况。他被派遣到里米尼以后,一直留在那儿布道,从来不曾想过要离开那儿,米兰爆发的大瘟疫终于为他提供了一个久已期盼的、为众人献身的良机。他执著地请求把他召回米兰,好去为瘟疫病人服务。堂罗德里戈的伯父已经死去,何况当时更需要护理人员而不是政治家,因此他的恳求没费什么周折就得到了批准。他立即启程赶到米兰,进入传染病院工作,至今将近三个月了。

重新见到善良的神甫,伦佐自然欣喜不已,但当他确认那是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时候,发现神甫完全变了样,他的喜悦便消失了许多。如今神甫身子佝偻,步履蹒跚,面容憔悴苍白,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骨头,全身都呈显出元气丧尽的样子,全凭着精神的力量才得以勉强支撑着自己。

神甫也把目光投向朝他走来的年轻人。伦佐不敢贸然叫

他，只是用手势表达，希望以此引起神甫的注意并认出他来。当他走到神甫跟前，不必提高嗓门就可以让对方听清楚时，说道：

“啊，克里司多福罗神甫！”

“你在这儿！”神甫把钵头放在地上，站起身来说道。

“您好吗，神甫？您好吗？”

“比起你在这儿看见的许多可怜的人，我要好多了。”神甫答道。他的声音嘶哑、低沉，跟他的身体一样，有了许多变化。唯独眼神依然像以前一样，而且显得更加生动有神地熠熠闪亮。在救助他人的崇高行动中获得升华的爱心，意识到自己愈来愈接近上帝的欣悦，几乎在他日渐衰微的身体里重新点燃起更加炽烈的纯洁的火焰。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神甫问道，“你干么要来冒感染瘟疫的危险？”

“我已经病过了，感谢上天。我上这儿来……是要寻找……露琪亚。”

“露琪亚！露琪亚在这儿？”

“她在这儿。至少我祈求上帝，但愿她在这儿。”

“她已经嫁给你了？”

“噢，亲爱的神甫，倒也不能说不是我的妻子。您果真不知道后来发生的一切？”

“不知道，我的孩子。自从上帝让我离开你们之后，我对你们的情况就一无所知；眼下上帝又把我派到你的身边，说实在的，我非常希望知道你们的情况。可是……那逮捕你的公告……”

“这么说来，您知道他们对我干的种种坏事？”

“可你干了些什么事呢？”

“请您听我说，如果我告诉您，我那天在米兰安分守己，那我就是撒谎；但我确确实实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

“我相信你，而且从前我也一直相信你。”

“现在我可以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诉您。”

“请稍等，”神甫说着，在棚屋外走出几步远，喊道：“维多雷神甫！”过了片刻工夫，他对走过来的一名年轻的方济各会修士说，“请为我做件好事，维多雷神甫，替我照顾一下这些可怜的病人，我要离开一会儿。如果有谁需要我，请招呼我。尤其是那个病人！他若是有一点儿苏醒的迹象，看在上帝的份上，务必马上通知我。”

“不必多虑。”年轻的神甫回答。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又转身对伦佐说道：

“我们进屋谈吧。不过……”他止住脚步，马上补充说，“我看你精疲力竭的样子，你得先吃点东西。”

“正是这样。”伦佐说道，“您现在提醒了我，我才想起我一直饿着肚子。”

“稍等，”神甫说道。他拿起另一个钵头，走到大锅那里盛满了汤菜回来，把钵头和一把汤匙递给伦佐，让伦佐坐在他当作床铺的麻袋上。随后，他走到角落里一个酒桶那儿，斟了一杯葡萄酒，放在他的客人面前的小桌子上，这才又端起自己的钵头，在伦佐身旁坐下。

“啊，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伦佐说道，“您竟然得干这些事情？您永远保持原来的样子。我打心底里感激您。”

“不必向我道谢，”神甫说道，“这是穷苦人吃的汤菜，眼下你也是一个穷苦人。现在你就给我谈谈那些我不了解的事情，再告诉我那可怜的姑娘的遭遇。抓紧时间谈，你也看到了，时间不

多了，我有许多事情要做。”

伦佐在一匙一匙地吃饭的间隙，开始叙述露琪亚的种种遭遇，如何在蒙札修道院暂住，如何遭到绑架……听到露琪亚蒙受的这些苦难和危险，善良的神甫想到正是自己把纯洁而不幸的姑娘送到修道院寄住的，不禁震恐不已，但当他听到露琪亚如何奇迹般地获得解救，回到母亲身边，又如何投奔普拉赛苔夫人家时，马上又平静了下来。

“现在我向您谈谈我的经历。”伦佐于是简略地叙述了米兰那一天的骚动，他如何仓皇出逃，如何一直漂泊异乡，现在一切都乱套了，他又如何冒着风险出来，但又怎么也找不到安妮丝，又如何在米兰打听到露琪亚被送进了传染病院。“这就是我来到这儿的缘故，”伦佐最后说道，“我来这儿寻找露琪亚，想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还爱我……因为……有的时候……”

“那么，”神甫问道，“你可有什么线索，知道她什么时候进来的，安置在哪儿？”

“一无所知，亲爱的神甫。我只知道她在这儿，如果她果真在这儿，愿上帝保佑她。”

“唉，可怜的孩子！那你在这儿是怎么寻找她的？”

“我在病院里转了好长时间，转了好多地方，见到的几乎都是男人。我想妇女一定单独安排在别的地方，但我怎么也找不到。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现在请您给我指点。”

“我的孩子，你可知道，男人没有特殊的任务是不准许进入妇女的病房的。”

“唉，那么该怎么办呢？”

“这个规矩是正确而神圣的，亲爱的孩子，如果说因为这场

灾难的极其严重的程度无法保证人们严格按规矩办事，这莫非也能成为一个正人君子违背规矩的理由？”

“可是，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伦佐说道，“露琪亚和我早该缔结良缘的，您晓得我们是怎么被活生生拆散的，这二十个月我吃尽了苦头，我一直忍耐着，我冒了许许多多危险，一个比另一个更严重的危险，如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神甫似乎不是在答复伦佐的问题，而更像是思考之后作出的抉择，“你会怀着善良的愿望去的。我相信你会循规蹈矩；上帝乐意看见，所有那些能够自由进入那一地区的人，都能像你一样行事。上帝定会为你忠贞不渝的感情祝福，上帝把她赐给了你，他也定会为你在爱恋和寻找她时所表现的忠贞祝福。上帝比世人严格，但又比世人宽容。他不会计较你寻找她时有悖于规矩的做法。只是你要牢记，对于你去那个地方的行为，我们两个人都要负责，不用对别人，但毫无疑问要对上帝负责。现在你跟我走吧。”

神甫说完这番话，站起身来，伦佐也随即站起来。他一面恭敬地听神甫的谈话，一面暗暗思忖，打定主意像事先已经考虑的那样，闭口不谈露琪亚发誓的事儿。“如果神甫听到这件事，”他心中琢磨，“他一定会向我提出别的困难来。如果我们能找到她，我们还会有时间来谈这件事，万一找不到她，那现在谈出来又有什么用处？”

神甫把伦佐带到北面的那间棚屋的门口，对他说道：

“你听我说，我们的费利齐神甫，传染病院的院长，今天要带领少数几个初愈的病人去别的地方接受为期四十天的检疫隔离。你瞧位于中央的那座教堂……”他举起瘦骨嶙峋、颤抖不止的手，指着左侧迷蒙雾霭之中挺立在简陋的棚屋之间的小教堂

的圆顶，继续说道，“现在他们正在那附近集合，准备排队从你方才进来的那个大门出去。”

“噢。原来他们是为了这个缘故清理道路的。”

“正是这样。你一定也听到了钟声。”

“只听到一次。”

“那是第二次钟声，敲第三次的时候，全体人员将集合完毕，费利齐神甫要向他们发表简短的讲话，随后带领他们前往目的地。你听到钟声的时候，立刻上那儿去，站在道路一边的队伍后面，不要打扰他们，也不要引起他们的注意，队伍走过的时候，你留神看着……队伍里可有她。如果上帝暂时还不愿意她出现在这支队伍里，那么，那片地方，”神甫又举起手来，指着对面的一排屋子，继续说道，“那一片屋子和前面的空地，就是妇女病区。你会看见一道木板墙，把它和别的病区隔离开来，但有些地方木板墙坏了，有些地方干脆没有，所以你不难进去。到了里面，你切不可引起别人的猜疑，很可能也没有任何人来盘问你。要是有人出来阻拦你，你就说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认得你，可以替你担保。你就在那儿寻找她吧，不过要有信心……和顺从天命。因为，你别忘了，你并不是刚到这儿，而且你在传染病院里找的是一个活人！你要知道，我亲眼目睹我可怜的病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不幸被运走的不计其数，而活着的真是屈指可数！……你得作好牺牲的准备……”

“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伦佐顿时脸色大变，转动着眼珠，急切地插话说，“我明白！我现在去寻找啦，我会一处一处地寻找，找遍整个传染病院……可是，如果我找不到她！……”

“如果你找不到她呢？”神甫的脸色严肃并且充满期待，用告诫的目光打量他。

伦佐一想到可能有这样的结果便悲愤填膺，不能自已，他接着说道：

“如果我找不到她，我就会找找另外一个人。不管在米兰，还是在他罪恶的宅邸，哪怕去天涯海角，或者下地狱，我都要找到那个逼迫我们生离死别的恶棍；要不是那恶棍为非作歹，二十个月以前，露琪亚和我就结为夫妻了。即使我们命中注定要死，至少我们也要死在一起。只要那家伙还活在人世间，我非找到他不可！……”

“伦佐！”神甫拽住他的胳膊，用更加严厉的目光盯视着他。

“如果我找到他，”伦佐接着说，他由于愤怒而几乎失去了理智，“如果瘟疫还没有给他报应……从前，一个无赖只要豢养了一批打手，就足以把别人逼入绝境，随意嘲弄；如今时代不一样了，大家都可以面对面地平等较量。……我一定会惩罚他的！”

“你这可怜的罪人！”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喝道，声音完全恢复了往日的饱满、洪亮，“你这可怜的罪人！”他昂起低垂在胸前的脑袋，脸颊重新显出往日的容光，一双眼睛点燃起一种令人生畏的火焰。“你瞧，可怜的罪人！”神甫用一只手使劲拽住伦佐的胳膊，猛烈摇晃，又挥动另一只手，指着周围凄惨的景象。“你瞧，上帝才是惩罚者！上帝作出审判，而不被审判！上帝鞭挞世间的罪恶，绝不宽恕！而你无非是一条小爬虫，居然要充当惩罚者！你可知道什么是正义！走吧，可怜的罪人，赶快走开！我曾经希望……是的，我曾经希望，在我告别人世之前，上帝会施恩于我，让我欣慰地听到我可怜的露琪亚还活着的消息，也许还能见到她，并且听到她亲口向我许诺，她将朝着我将安葬的墓地的方向，为我祈祷。快走开吧，你毁了我的希望。上帝不会为你才让她活在世上。你，自然也没有胆量自认为应当获得上帝的顾

念。上帝一定会顾念她的,因为她才配获得永恒的慰藉。你快快走吧!我没有时间听你胡言乱语。”

说完这番话,神甫摔开伦佐的胳膊,便朝病人住的一间棚屋走去。

“啊,神甫!”伦佐急忙追上去,恳求道,“您难道忍心就这样把我赶走吗?”

“怎么啦!”神甫说道,他的语气依然那么严厉。“那些苦难的人正祈盼着我去替他们请求上帝的宽恕,你却胆敢纠缠我,侵占我的时间,让我来听你怒气冲天地大谈你复仇的打算!你需要得到安慰和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我仔细地听取了你的叙述,我本希望用自己的仁爱来启发你的仁爱,而你现在唯一的心思就是复仇。你还想让我干么?你快快走吧。我在这儿每天可以见到被伤害的人,临终之前宽恕了伤害过他们的人;每天也可以见到伤害过别人的人,因为没有机会恳求别人宽恕而痛哭流涕,我常常和伤害者与被伤害者一起伤心落泪。可跟你在一起我能做什么?”

“啊,我宽恕他!我真的宽恕他!永远宽恕他!”伦佐激动地说道。

“伦佐!”神甫以略微平静但依然严厉的神情说道,“好生想一想,你告诉我,你曾宽恕过他几次。”

约莫有片刻工夫,伦佐没有作出回答;神甫突然低下头来,以悲愤、低沉的声音说道:

“伦佐,你知道我为什么穿这身长袍?”

伦佐犹豫着。

“你一定知道的!”神甫说道。

“我知道。”伦佐回答。

“方才我因为你的一个念头、一句话而严厉责备你；其实我的心也充满过仇恨，我跟那个人结怨多年，对他恨之入骨，我把他杀了。”

“是的，不过，那是一个恶霸，一个……”

“住嘴！”神甫打断他的话，“倘若果真有充分的理由，你莫非以为我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还找不到吗？唉，倘若我能够让你亲身感受到我杀了那个人之后以及现在的愧疚心情，那该多好啊！但愿我能做到！可是我行吗？惟有上帝才能做到，祈愿上帝这么做吧！……你听着，伦佐，上帝爱你远胜于你爱自己。你尽可以去谋划如何报仇雪恨，但上帝的巨大力量和仁爱足以阻止你的行为；上帝赐予你恩泽，那是任何其他人都不配获得的。你知道，你也曾经无数次说过，上帝能够让一个权豪恶霸放下屠刀；但你还应当知道，上帝也能够不让一个念念不忘复仇的人得逞。你蒙受了苦难，你受到了伤害，因此你就以为上帝不会保护一个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免遭你的伤害吗？你以为上帝会让你恣意妄为吗？不！可你知道你能做些什么吗？你尽管去仇恨、堕落好了；你也尽管以现在的心情，去拒绝任何的祝福好了。无论你将来的情况怎样，无论你以后的命运如何，你好生记住，只要你没有真心诚意地说一声：我宽恕他，那么，对于你来说，一切都将是惩罚。”

“是的，是的，”伦佐异常激动而又惶惑地说道，“我明白，我从来没有真正地宽恕过他；我明白，我方才讲这样一番话真像个畜生，不像个基督徒。现在，承蒙上帝的恩惠，我真心诚意地宽恕他。”

“要是你遇见他呢？”

“我会祈求上帝赐予我耐心，并触动他的心。”

“你可记得，上帝不是教导我们要宽恕我们的仇敌，而是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你可记得，上帝爱他的仇敌，甚至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

“经您提醒，我想起来了。”

“那好，你跟我来。你方才说一定要找到他。你马上就会找到他了。你跟我来，你会看到你一向深恶痛绝，希望他遭逢灾祸，你想主宰他的生死的人。”

他握住伦佐的手，像个健康的年轻人一样紧紧攥着，带他往前走。伦佐不敢再问什么，只是跟着神甫。

走了没几步路，神甫走近一间棚屋的门口，止住脚步，以严峻而温和的目光凝视着伦佐，领着他走进棚子。

进入棚子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坐在棚子深处麦秸堆上的病人，他的病情看来已不严重，似乎已趋于初愈。他看见神甫便摇摇头，好像是表示自己的情况未见好转的样子，神甫忧伤而温良地低下头。伦佐以好奇、不安的目光巡视着棚子里的一切，见到另外三四个病人，其中一个躺在靠墙的垫褥上，身上裹着一条被单，盖了一件贵族们才穿的长披风。他定睛一看，认出是堂罗德里戈，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但神甫又一次紧紧地攥住他的手，把他拉到床铺跟前，伸手指了指躺在那儿的病人。

那个不幸的人一动不动，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完全涣散了，脸色苍白，布满了黑色的瘀斑，嘴唇水肿发青，要不是全身剧烈的抽搐表明他顽强的生命还在最后地挣扎，那张脸就跟死人一模一样了。他的呼吸异常艰难，胸脯急促地起伏，右手伸出披风，紧紧贴近心口，痉挛的手指全部呈钩状，成了青紫色，指尖都发黑了。

“你瞧！”神甫的声音低沉而庄重。“这也许是惩罚，也许又

是宽恕。这个人曾经伤害过你，现在你体验到的对他的感情，和某一天上帝对你怀有的感情，将完全是一样的，因为你也亵渎过上帝。为他祝福吧，你也将因此而得到祝福。他在这儿已经四天，你已经看到了，毫无清醒过来的迹象。也许上帝会赐给他一点时间来忏悔，但这要你来替他祈求，也许他希望你和那个纯洁无瑕的姑娘一起替他请求；也许他想把这恩典仅仅留给你的祈祷，留给一颗蒙受创伤而又温良的心。也许这个人的拯救，还有你的拯救，现在全都取决于你，取决于你的宽恕，你的同情……你的爱心！”

神甫沉默了。他双手合十，低头祈祷。伦佐也跟着神甫祈祷。

他们就这样祈祷了一会儿。教堂的钟声响了。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迈步走出了棚屋。一个不再提出问题，另一个不再谆谆开导，两个人的脸色已经表达了他们的心思。

“现在你该走了，”神甫开口说道，“你要作好准备，你可能领受恩泽，也可能要作出牺牲，无论你寻找的结果是哪一种，你都应当赞美上帝。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要把结果告诉我，我们一起赞美上帝。”

神甫和伦佐再也没有说什么，默默分手了。一个返回方才来的地方，另一个向着百步远的小教堂走去。

第三十六章

几个钟点以前，有谁会告诉伦佐，在寻找露琪亚的紧张关头，当最难以把握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即将开始时，他的一颗心居然将被露琪亚和堂罗德里戈两个人所瓜分？而事实正是如此。在走向小教堂的路上，希望或者担心不断在他脑海中勾引起露琪亚的亲切或者可怕的形象，而堂罗德里戈的模样也总是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他耳畔响着神甫在堂罗德里戈病床前对他说的一番话语，但却心事重重地想着能不能找到露琪亚。他祈求这次寻找露琪亚的严峻考验能获得圆满的结局，同时又为堂罗德里戈的拯救而默默祷告（他在棚屋里已开始这一祷告），直到被小教堂的钟声打断。

小教堂呈八角形，坐落在传染病院中央，比地面高出几个台阶。最先它是开放式的，四周仅仅依靠半露柱和圆柱支撑，可以说是一座完全镂空的建筑，它的每一面的两根柱子之间，有一个拱顶，里面是一道拱廊，环绕着可以确切地称之为教堂的建筑；教堂由八个拱顶组成，同外面的拱顶相对应，托起教堂的圆顶；这样，无论从广场的哪个地点，无论透过哪一间屋子的窗户，都可以看见教堂中央的祭坛。如今教堂已挪作他用，每一面的空档都砌上墙堵严实了，但它原先的框架结构依然完好地保存了

下来，清楚地表明它当初的状况和用途。

伦佐快走近小教堂的时候，就看见费利齐神甫从教堂的拱廊走出来，站到朝着城门的中央拱顶下，人群已集合在教堂前面的通道上，从神甫的举止可以看出，他已经开始布道。

他遵照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指点，绕过几条小道，站到队伍的末尾。他静静地站在那儿，用目光巡视了一遍，但除了密集的人群，或者准确地说几乎是一片攒动的人头，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在队伍中间有一些人戴着头巾或者面纱，他特别细心地察看，但也没有看见他要寻找的人，于是朝众人注目的方向望去。面对费利齐神甫令人崇敬的形象，他顿时觉得既感动又愧疚，虽然心里依然惦念着寻找露琪亚的事儿，他还是努力集中注意力，听到了神甫这样一段庄重的讲话。

"让我们永远记住成千上万从这儿出去的人；"他举起胳膊，用手指着身后通向人称圣格雷高利奥墓地的那扇大门，当时这座墓地实际上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土坑，"让我们永远记住周围成千上万，不得不留在这儿的人，他们还不知道，以后将从哪扇门出去；让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己，获得拯救，平安地出去的人是多么稀少！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的公正和仁爱！无论赐予我们死亡或者健康，我们都感谢上帝！感谢他作出的拯救我们的抉择！啊，孩子们，上帝拯救我们难道不是为着保全一小部分经历苦难的磨练，蒙受恩泽而精神焕发的人吗？难道不是为着让我们刻骨铭心地记住，我们的生命是他的赐予，应当格外珍重，让我们把生命奉献给他的事业吗？难道不是为着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经受的苦难，让我们变得对自己的骨肉同胞更加富于同情心和更加富于爱心吗？我们曾经和他们一起蒙受苦难，一起担惊受怕，一起怀抱希望；他们当中有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们归根

结蒂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将看到我们打他们身边走过,他们想到终究有人获得拯救,走出病院,也许会得到些许慰藉,并且从我们的举止行动中得到感悟。他们仍然在同死亡作斗争,上帝不希望让他们见到我们因幸免于难而得意忘形,陷于世俗的欢乐。应当让他们看到,我们离开这儿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帝的恩泽,同时也为他们祈祷;他们因此会这么说,这些人离开了病院,但仍将记得我们,将继续为我们这些不幸的人祈祷。我们将踏上新的旅程,让我们从迈上新旅程的第一步起,就开始一种充溢着爱心的新生活。那些精力完全恢复的人,你们要向身体衰弱的人伸出友爱的手,年轻人应当扶持老人;丧失了子女的人,请你们看一看,你们周围有多少失去了父母的孤儿!愿你们像父母一样关爱他们!这种仁爱将救赎你们的罪过,减轻你们的痛苦。”

这时,队伍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哀哀哭泣和呻吟,声音越来越响,但当人们看到神甫把一根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双膝跪下时,那悲凄的声音突然停止了,一片寂静,人们等待着,看看神甫要说些什么。

“对于我来说,”神甫接着说道,“对于我所有的修士兄弟们来说,我们并没有什么功绩,却赋予我们为你们服务和侍奉上帝的崇高特权。我卑微地请求你们的宽恕,如果我们没有恪尽职守,履行好这一如此重要的使命。如果我们由于懈怠和力不从心,而忽视了你们的需要,冷淡了你们的召唤;如果由于毫无道理的急躁和厌倦,使我们有时以令人讨厌的和严峻的脸色出现在你们面前;如果我们脑子里产生过卑劣的想法,以为你们离不开我们的帮助,使我们未能以应有的谦逊态度来对待你们;如果我们脆弱的意志,使我们做出了你们无法容忍的事情,这一切都

恳求你们宽恕！这样上帝也会宽恕你们的一切过错，为你们赐福。”神甫对人群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站起身来。

我们虽然无法准确地转述神甫的原话，但至少真实地传达了他讲话的主旨和方式，而讲话的方式是难以用语言描写的。他把为瘟疫病人服务称为特权，因为他确实是这么想的；他自责没有恪尽职守，因为他确实觉得没有履行好自己的使命；他请求宽恕，因为他深信需要得到众人的宽恕。可是人们亲眼目睹周围的方济各会修士全心全意地照料他们，而这位以所有修士名义讲话的修道院院长更是事必躬亲，身先士卒，除了那次他自己也病得几乎死去。不难想象，他的一席话是怎样打动了听众，他们个个热泪涔涔，掩面涕泣。令人尊敬的神甫拿起靠在柱子上的一个大十字架，在身前高高举起，把凉鞋脱在柱廊外面，走下台阶，顺着众人恭恭敬敬地为他让出的一条路，带领众人前进。

伦佐的热泪也簌簌地滚落下来，他仿佛也成了被院长请求宽恕的队伍中的一员，他后退几步，走到一间棚屋旁边等待着，他的身子藏在墙后面，探出脑袋，睁大眼睛凝视，心在胸中忐忑乱跳，但神甫和蔼可亲的讲话和众人情绪激动的场面感染了他，赋予他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独特的信念。

费利齐神甫走过来了，光着脚板，脖子上套着绳索，双手举着沉重的大十字架；他的清癯、苍白的脸孔透出内疚和勇气；他的步子缓慢但坚定，仿佛表明他唯一关心的是如何让别人摆脱困顿；他的整个神态显示，过分的劳累和清贫赋予他力量，支撑着去履行繁重而必要的使命。他身后紧跟着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大多光着脚板，有的只穿一件衬衣，衣着齐全的很少。随后是妇女，几乎人人带着一个小女孩，此起彼伏地歌唱《求主怜悯》；她们虚弱无力的歌声，惨白枯槁的面容，让每一个可能路过

此地的旁观者都为之怦然心动。

伦佐用心察看着一排排、一张张从他面前走过的脸孔，一个也不漏过；队伍行进得非常缓慢使他能够从容地打量。队伍不停地走过，他也不停地察看，但毫无结果。他的目光急速地向最后几排投去，只留下为数不多的人了；最后一排走来了，过去了，却全是陌生的脸孔。当男人的队伍过来时，他低垂双臂，头斜靠着肩膀，目送着那最后一排妇女。紧跟在男人后面，驶来了几辆大车，上面坐着大病初愈，但还无力行走的人，他心中又燃起新的希望，重新聚精会神注视着。妇女坐在最后几辆车上，车子缓缓地行驶，伦佐有充分的时间逐一察看，连一辆车子也不漏过。然而，第一辆、第二辆、第三辆，全鱼贯通过了，却依然一无所获；直到最后一辆大车后面走过来另一位方济各会修士，表情严肃，拄着一根手杖，好像是押阵的。他就是前文提到的协助费利齐神甫管理病院的米凯莱神甫。

这样，他望眼欲穿的希望化作了泡影，不只那希望带给他的慰藉消失了，而且，像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如今他的情绪比先前更加糟糕。现在最好不过的结局是找到尚未摆脱病魔的露琪亚。热切的企盼渐渐被愈益强烈的忧戚取而代之，可怜的年轻人打起全副精神，把心思都集中在那一丝可悲、渺茫的希望上。他拐入小道，向队伍过来的方向走去。他来到小教堂跟前，在最低的一级台阶上屈膝跪下，向上帝祈祷，或者说，那只是语无伦次的单词和断断续续的句子，包含着叹息和央求，哀怨和许诺。如此这般的话语他是难以向别人启齿的，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他的心意，也缺乏听他表述的耐心，他们还没有崇高到只有同情心而没有轻蔑的程度。

伦佐站起身来，精神有所振作，他绕过小教堂，顺着一条他

没有见过的、通向另一扇大门的小路走去。走出没几步路，他看见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向他提起的、有许多缺口的木板围墙，他穿过一个缺口，进入了妇女病区。他刚迈出第一步，便看见地上有一只脚夫们系在脚上的铃铛，他立即计上心来，正好把它派上用场，当作在病区行走的通行证。他把铃铛捡起来，环顾四周，看看可有人发现他，随即像脚夫们那样把铃铛系在自己的脚上。他立刻开始寻找，但这里病人是如此众多，寻找显然是十分艰难的，何况这儿的病人又和别处大不一样。他的目光开始紧张地搜寻，眼前显现出又一片悲凉的图景，一部分和先前看到的相差无几，而另一部分则截然不同；诚然人们遭逢同一场灾祸，但这儿感受到的是另一种痛苦，另一种颓唐，另一种怨声，另一种忍耐，另一种彼此同情和互相救助。他目睹这一切，感受到另一种怜悯和另一种震动。

他走了不知多少路，既没有什么收获，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忽然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喂！"显然，有人招呼他。他转过身来，看见不远处站着一名卫生署的官员，正向他招手，并且喊道：

"这儿已经清理停当，那儿间屋子需要援助。"

伦佐立即明白那人把他当作了脚夫。那铃铛显然是误会的根源。他心中好生懊丧，因为他只想到那只铃铛能帮助他摆脱麻烦，却不曾料到会给他增添不便；同时，他心中又盘算怎样尽快扔掉那个家伙。他急忙频频点头，意思是说他听见了，立即照办。他赶忙拐进棚屋之间的一条小路，从官员的视野中消失了。

当他觉得走开足够远的时候，便想消除给他制造麻烦的根源，为了不让人发现，他走到两间棚屋当中狭小得只够转身的地方，蹲下身去解铃，脑袋靠在一间棚屋的外墙上，蓦地，他的耳边传来一个声音……啊，天哪！难道这可能吗？他的呼吸几乎停

止了，耳朵紧紧贴着篱笆墙，全神贯注地倾听……是的！是的！这是她的声音！……

“现在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声音温柔地说道，“我们已经经历了比暴风雨更可怕的事情。上帝一直保护着我们，今后会继续保护我们。”

如果伦佐当时没有失声惊呼，并不是因为他害怕暴露自己，实在是因为他激动得快窒息了。他两条腿直打哆嗦，发软，眼前一片模糊；不过，这只是瞬间的事情。他马上站直了身子，比方才更加清醒、更加有力量，连跑带跳，冲到棚屋门口。他看见了方才讲话的她。看见她站在病床前面。听见响声，她转过身来；她朝门口一看，恍惚间竟以为这是幻觉，是在做梦；再凝眸细看，不由得惊呼起来：

“啊，神圣的主！”

“露琪亚！我找到你啦！终于找到你啦！正是你，千真万确！你还活着！”伦佐大声说道，他浑身颤抖地走上前去。

“啊，神圣的主！”露琪亚颤抖得更加厉害，“是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发生的？你为什么上这儿来？瘟疫！”

“我已经得过瘟疫了。你呢？”

“唉！……我也得过了。我母亲呢？”

“我很久没有见到她了，她去了帕斯图罗。不过，我相信她会很好的。你……你的脸色还这么苍白！而且显得如此虚弱！但你的病已经好了，果真是这样吗？”

“承蒙上帝的恩惠，我还活在人世。唉，伦佐！你闯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干什么？”伦佐越来越走近她，“你问我闯到这儿来干什么？为什么我要来？难道你需要我来解释？我苦苦思念的是谁？莫

非我不再叫伦佐？难道你不再是露琪亚？”

“唉，你在说些什么呀！你说什么呀！难道我母亲没有请人写信给你吗？”

“没错。她确实请人写信告诉了我。对于一个不幸的、饱受折磨、四处流浪的人，对于一个至少从来没有伤害过你们的人，你们这样做太狠心了！”

“可是，伦佐！伦佐！既然你全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来呢？为什么？”

“为什么要来？啊，露琪亚！你问我为什么要来？我们曾经无数次许愿！难道我们不再是以前的我们了？难道你把这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啦？我们还缺什么呢？”

“啊，上帝！”露琪亚双手合十，抬头凝望上空，痛苦地叹息，“您为什么不赐恩把我召唤到您身边？……噢，伦佐，你这是干什么呀！唉，我已经开始希望……时间一长……你会忘掉我的……”

“多么美妙的希望！你竟当着我的面讲这些娓娓动听的话！”

“唉，你这是干什么呀！竟然跑到这个地方来！这儿到处是伤心触目的景象！除了死亡，这儿什么也没有！您来这儿只能……”

“对于那些不幸的死者，应当为他们向上帝祈祷，但愿他们能够安息，但如果因此要让活着的人灰心丧气地生活，那就不对了……”

“可是，伦佐！伦佐！你也不想想你说的话。那是我对圣母的许愿！……是我的誓言！”

“我告诉你，那些许愿统统不算数。”

“我的上帝！你在说些什么呀。这段时间你呆在哪儿啦？都跟什么样的人来往？你怎么这样讲话？”

“我说一个善良的基督徒该说的话。关于圣母，我的看法比你更有道理，我深信，圣母不喜欢那些会伤害亲人的誓言。唉，如果当时圣母开口说话该多好！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完全是你一个人的想法，你可知道你该怎么向圣母起誓吗？你应当许愿，我们将来生的第一个女孩子取名马利亚，我现在也可以郑重起这个誓；我们这样做才能为圣母增添更多的荣耀，对圣母的这种虔诚才更有意义，也不会伤害任何人。”

“不，不！你别这样说。你不知道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你也不懂得什么是起誓，你不曾亲身经历那种磨难，无法体验我当时的心境。你走吧，走吧，看在上帝的份上！”

露琪亚冲动地离开伦佐，朝自己的床铺走去。

“露琪亚！”伦佐站在原地，说道，“请你至少告诉我，告诉我，如果不是这个缘故……你对待我还会像从前的露琪亚一样吗？”

“你这没心肝的人！”露琪亚转过身去，强忍着快要夺眶而出的泪水，“你可是要逼我说出那些既毫无用处，又会伤害我，让我造孽的话来你才心满意足？你走吧，唉，走吧！忘了我吧，看来我们命中注定不可能在一起了！我们来世再相聚吧，好在我们在这人世间的时光也不长久了。你走吧，想法子去告诉我母亲，说我的病已经好了，在这里上帝始终关怀着我，还有一位慈善的夫人，这位能干的大妈，像母亲一样照顾我。告诉我母亲，我祝福她能避过这一场灾祸，上帝保佑，我们会再见面的……你走吧，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再想我了……除了你向上帝祈祷的时候。”

看来露琪亚不想再说什么了，也不想再听什么了，她像要躲

开什么危险似的，继续往她的床铺退去，她提到那个女人正躺在那儿。

“听我说，露琪亚，你听我说！”伦佐说道，但不再向露琪亚靠近。

“不，不，行行好，你走吧！”

“你听我说，克里司多福罗神甫……”

“什么?”

“他在这儿。”

“他在这儿？什么地方？你怎么会知道的?”

“方才我跟他谈过话，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我觉得，像他这样德高望重的神甫……”

“他在这儿！他一定是在这儿照顾这些不幸的瘟疫病人。他自己呢？他也得过瘟疫吗?”

“啊，露琪亚！我担心，我非常担心……”伦佐吞吞吐吐，不忍心说出他深感痛苦，而且也一定会让露琪亚伤心的那句话，而此时露琪亚又赶忙离开床边，朝他走过来，“我担心他现在染上了！”

“啊，不幸的圣人！但我能说什么呢？他是不幸的？其实我们才是不幸的，不是吗？他现在的情形怎样啦？病倒在床上？有谁照顾他吗?”

“他没有卧床不起，而是到处忙忙碌碌地照顾别人。不过你要是瞧见他，就会看见他的脸色很糟糕，勉勉强强地支撑着。我看见过许许多多病人，不幸的是……我绝不会弄错的！”

“唉，我们太不幸了！他真的在这儿！”

“正是在这儿，而且就在不远的地方，只比我们两家之间的路稍远一点……你还记得吧……”

"啊,我的圣母!"

"是的,稍远一点。你想,我们在一起还谈到了你! 他对我谈了一些事……唉,你要知道他对我的开导就好了! 你会知道的。不过现在我要把他开头亲口对我说的话告诉你。他对我说,我来这儿找你,做得很对,他说上帝对年轻人这样行事一定会满意的,而且表示要帮助我找到你,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帮助了我。他真是位圣人。这下你该清楚了!"

"可是,他这么说的缘故是因为不知道……"

"你心血来潮,不跟任何人商量,做了有悖情理的事儿,难道你希望神甫知道吗? 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是位大智大慧的好人,他绝不会这样去考虑问题。他对我进行开导,让我深明大义。"接着,他叙述了去那间棚屋看望堂罗德里戈的情形。露琪亚身处传染病院,虽然她的心灵和情感对许多伤心触目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但听到伦佐的叙述,仍然深受震撼,唏嘘不已。

"在那儿,"伦佐接着说,"神甫像位圣人似的说道,上帝也许会赐恩予那个可怜的家伙(现在我实在不知道其他的称号)……说上帝会把他带到一个好的去处,但是神甫希望我们一起为他祈祷……一起祈祷! 你明白吗?"

"明白,我听明白了。我们各自在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地方为他祈祷,上帝会把我们的祷告合在一起的。"

"可是我要把神甫说的话告诉你!"

"伦佐,神甫并不知道……"

"可难道你不懂得,圣人说的一字一句都是代表上帝的意愿? 如果事情不该如此,他也不会这么说……而那个可怜的家伙的灵魂呢? 我虽然已经为他祈祷过了,但是我将继续为他祈祷,好像为自己的亲兄弟那样,真心诚意地祈祷。你想想看,如

果这可怜的家伙没有了结这件事，没有补赎自己犯下的罪过，他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安宁吗？如果你通情达理的话，那么，一切都就像原先一样，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而且他在这世上作了忏悔……”

“不，伦佐，不！上帝不希望我们用制造不幸的方式来体现他的仁慈。这件事就由上帝去做，我们的任务是向他祈祷。如果那天夜里我死了，莫非上帝就不会宽恕他了吗？如今我活了下来，而且获得了自由……”

“你的母亲，可怜的安妮丝，她一直那么疼爱我，朝思暮想能看到我们成为夫妻，她不是也对你说过，你的想法不在理吗？她也不止一次帮助你周全地考虑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她的脑子比你清楚……”

“我的母亲！难道你指望我母亲来劝说我违背誓言吗？伦佐！你太胡涂了。”

“唉！你想知道我对你说什么吗？在这些事情上，你们女人难以理会。克里司多福罗神甫要我回去向他报告，我可找到了你。我要去了，让我们听听神甫会怎么说……”

“好，你去找那位圣人吧，告诉他，我为他祈祷，也请他为我祈祷，我非常需要神甫的祈祷！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了你的灵魂的安宁，也为了我的灵魂的安宁，请你别再上这儿来，别再来为难我……诱惑我。克里司多福罗神甫会让你明白事理，会让你头脑清醒，他会让你的心平静下来。”

“让我的心平静下来！噢，你休要这么指望！你曾经让人写信告诉我那个坏透了的消息，只有我知道它给我带来的难言的悲痛，你现在却是一副铁石心肠，当面对我说了，我斩钉截铁地对你说，我无论如何不会让我的一颗心平静下来。你要忘掉我，

可我不想忘掉你。我敢说,你要是把我逼得发疯了,那我的理智就再也恢复不了啦。我的那份工作,我循规蹈矩的人品,都统统见鬼去吧! 你要是刺激我,让我终身与愤怒为伴,那我就一辈子生活在愤怒之中……那个可怜的家伙! 上帝知道我已经真心诚意地宽恕了他, 可你……莫非你想让我一辈子念念不忘他的……露琪亚! 你说要我忘掉你,要我忘掉你!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以为在这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我想念的是谁? ……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 有过那么多信誓旦旦的许诺! 我们分别之后,难道我做过什么对不住你的事情吗? 你如此对待我的缘故,难道就因为我吃尽了苦头? 就因为我遭遇了种种的不幸? 就因为世上许多人曾经加害于我? 就因为我长期漂泊异乡,过着与你天各一方的凄苦生活? 就因为一旦可能我就马不停蹄地过来寻找你?"

露琪亚勉强止住簌簌滚落的热泪,再次双手合十,凝望天空,叹息道:

"啊,圣母,您救救我吧! 您知道,自那个夜晚以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如此痛苦的时刻。那时您拯救了我,现在求求您再救我一次吧。"

"露琪亚,你恳求圣母帮助你,做得对。圣母多么善良,她是仁爱之母,你怎么会认为,圣母为了你在冲动得头脑发昏的时候讲的一句话, 而乐意让我们受苦受难? ……至少要我受苦受难……你以为,圣母当时救助你,就是为了让我们以后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吗? ……如果这仅仅是一个借口,如果你已经开始厌恶我……你不妨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看在上帝的份上,伦佐,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了那些可怜的死者,我求求你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别把我逼上绝路……现在

还不是时候。你去见克里司多福罗神甫，恳求他的帮助，请你不要再回到这儿来了，别再回来了。”

“我这就去。你要我不再回来！我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也一定要回来。”说罢，伦佐就离开了棚屋。

露琪亚坐了下来，更准确地说，她不由自主地跌坐在床铺旁边的地上，脑袋靠在床上，失声痛哭。棚屋的那个女人一直睁大眼睛，竖起耳朵，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她问露琪亚，那人为什么来到这儿，两人为何争吵，你为何哭泣。读者兴许会问，这女人是何许人，为着满足众人的愿望，不妨略作交代。

她原是个富商的妻子，约莫三十多岁。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她的丈夫和所有的孩子统统死于瘟疫。不久，她也因受传染而得了病，被送进了传染病院，安排在露琪亚的棚屋里。露琪亚是在菲朗特家里病倒的，一直处于昏迷状态，那女人送进来的时候，她仍然不省人事，但总算渡过了最危险的关头，同屋的病友也换了好几次。棚屋只能容下两个人，在拥挤不堪的病院里，这两个孤苦伶仃、同病相怜的女人之间很快萌生了只有长期生活在一起才会有的亲密的感情。不久，露琪亚已经能够照料另外那个病得很厉害的女人。如今，她也脱离了危险，两个人互相鼓励、照顾，形影不离，约定出院以后也不再分离。那位富商的遗孀有个在卫生署当官员的弟弟，替她照管宅邸、商店和钱财；如今她已是孤独的、凄惨的女老板，拥有超过了她体面地生活所必需的财产，因此想出院后把露琪亚当作自己的女儿或者妹妹，留在身边。露琪亚怀着对她和对上帝的感激心情，接受了她的请求，不过先要打听到母亲的消息，征求母亲的意见。露琪亚平素做事谨慎，在病友面前，对于自己的婚约和异乎寻常的遭际始终守口如瓶。而如今，她心潮激荡，难以自已，急切地想要宣泄自

己积郁已久的情感,何况病友也很乐意倾听。露琪亚双手攥住病友的右手,啜泣呜咽,一五一十地把对方想要知道的事情和盘托出。

此刻,伦佐正急匆匆地向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住区走去。他一路用心寻找,虽然也费了些周折,终算到了那儿。他找到了那间棚屋,但没有见到神甫。他在附近转来转去,瞧见神甫在一间茅屋里,几乎是趴在地上,安慰一个垂死的病人。他止住脚步,静静地等候。片刻工夫以后,他看见神甫合上那可怜的人的眼睑,随后又跪在地上,祷告了一会儿,才站起身来。伦佐赶忙迎上前去。

"喔!"神甫见他走过来,说道,"事情顺利吗?"

"她在那儿,我找到她了!"

"她的身体怎么样?"

"病好了,至少能站起来了。"

"感谢上帝!"

"可是……"伦佐走上前去,低声说道,"可又遇到了新的麻烦。"

"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是说……您很了解,那可怜的姑娘心地多么善良,可有的时候又固执得要命。我们曾经作过很多许诺,又经历了您知道的种种磨难,现在她却说不能和我成婚了,理由是……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说在那个恐怖的夜晚,一时心血来潮,就起誓献身圣母。那样做毫无意义,是吗?对于那些有学识的人来说,自然是不错的,可我们都是平民百姓,实在不明白该怎么做才好……她那样做毫无意义,是吗?"

"告诉我,她住的地方离这儿很远吗?"

“不远，离教堂只有几步路。”

“你在这儿稍候片刻，”神甫说道，“随后我们一起去。”

“那就是说，您打算劝导她……”

“现在不好说什么，孩子，我得先听她谈谈。”

“我明白，”伦佐说道，他的目光呆呆地盯视着地面，双臂合抱在胸口，心中依然十分茫然。

神甫又去找那位维托雷神甫，请他再替他照料一会儿，然后走进自己的棚屋，出来的时候手臂上挎了一只篮子，走到伦佐身边，说道：

“我们走吧。”

神甫走在前面，前往方才他们两人去过的那间棚屋。这一次，他独自进去，过了一会儿走了出来，说道：

“没什么！我们为他祈祷，为他祈祷。”随后，又对伦佐说道，“现在你来带路。”

两人默默无语，低头走路。

天色愈来愈昏暗，预示着附近的暴风雨即将袭来。一道道闪电划破阴沉沉的天幕，在青亮的光照下，长长的屋顶、柱廊的拱顶、小教堂的圆顶和棚屋低矮的屋脊，瞬息间显露出令人昏眩的轮廓；一阵阵雷声，发出可怕的震耳欲聋的霹雳，从天空的一端落到另一端。伦佐走在前面，时时注意着脚下的路，他恨不得马上赶到目的地，但考虑到神甫的身体状况，又不得不放慢步子。神甫由于过度劳累，身患疾病，加上天气闷热，已累得气喘吁吁，十分吃力地向前走着，不时朝天空抬起憔悴的脸，好像这样才可以更自在地呼吸。

伦佐见到了那间棚屋，停了下来，转过身子，声音颤抖地说道：

“她就在这儿。”

他们走进了棚屋。

“他们来啦!”躺在病床上的女人高声喊道。

露琪亚赶忙转身站了起来,朝神甫迎去,高兴地说道:

“哎呀,我见到谁啦!啊,克里司多福罗神甫!”

“你好啊,露琪亚!你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上帝解救了你!你一直寄希望于上帝,如今该满意了吧。”

“喔,是的!不过,神甫,您老人家可好?唉,您的变化真厉害!您身体好吗?请告诉我,您身体好吗?”

“多亏上帝保佑,正如上帝和我自己希望的那样,”神甫脸色平静地回答。他把露琪亚叫到屋子的角落,说道,“你听我说,我只能在这儿待片刻工夫,你愿意像以往一样信任我吗?”

“哦!您永远像慈父一般对待我,不是吗?”

“那么,我的孩子,伦佐向我提起的誓言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惊慌失措,便向圣母立下誓言……终身不嫁。”

“可怜的孩子!但你那时候可曾想到,你已有另一种许诺的约束?”

“我没有想到……我的誓言涉及上帝和圣母!”

“孩子,我们所做的种种牺牲和奉献,只要是发自内心,上帝都会欣然接受。上帝喜欢诚心和意愿。可你已经对别人作了许诺,你不应当把别人的意愿奉献给上帝。”

“我做得不对吗?”

“不,可怜的孩子,别这么想。相反,我以为,圣母会对你那颗痛苦的心所表达的意愿感到欣慰,并且会代你把它奉献给上帝。不过,你告诉我,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可跟什么人商量过?”

“我也不认为我做得不对,不必要去忏悔;而人们做一件好

事的时候，也知道不值得去宣扬。”

“你还有什么别的原因阻碍你履行对伦佐的许诺？”

“关于这个……就我来说……会有什么原因呢……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露琪亚说道，她吞吞吐吐的回答显然不是由于她缺少自信，她的因长期患病而苍白的脸上突然闪出绯红的色彩。

“你是否相信，”神甫低垂目光，问道，“上帝赋予教会以权威，让它以最好的效果为依据，来确定或者免除人们对上帝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是的，我相信。”

“现在，你要知道，我们受委派来照管这儿的人，对于每个有求于我们的人而言，拥有教会的全部权力，因此，只要你提出请求，我能够免除你由于立下誓愿而承担的任何责任。”

“可是对圣母立下了誓愿再翻悔，岂不是一种罪过吗？当时我确实是真心诚意这么做的……”露琪亚说道，面对这意外地出现的希望，她不禁感到一阵激动的战栗，同时，长久以来一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种种念头，又加剧了她的恐惧。

“罪过，我的孩子？”神甫说道，“向教会求助，请求神职人员行使上帝赐予教会、教会赐予他的职责，怎么会成为罪过？我亲眼目睹你们两个是怎样的一步步走上结合的道路的；如果我认为世上有两个人是由上帝把他们结合到一起的，那就是你们，所以我现在看不出上帝有把你们拆散的意思。虽然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神甫，但我祝福上帝，感谢他赐予我以他的名义说话，让你收回誓言的权力。如果你请求我来宣布解除你立下的誓言，我会毫不迟疑地这么去做，而且，我希望你向我提出这一请求。”

“那么……那么……我请求您解除我立下的誓言。”露琪亚

说道，她的脸上因羞涩而显出困惑不安。

神甫做了一个手势，唤伦佐过来。伦佐一直站在棚屋最远的一个角落里，紧张地注视着（这是他唯一能做的）这一场他最为关切的谈话。待伦佐走到跟前，神甫高声地对露琪亚说道：

“我以教会赋予的权力向你宣布，解除你终身不嫁的誓言，取消因考虑不周而作出的决定，免去你可能承担的一切责任。”

读者不难想象，这一席话在伦佐听来是多么悦耳动听，他向神甫投去饱含感激之情的目光，随即他又深情地睃了露琪亚一眼，却没有遇到她的目光。

“你现在可以像以前一样自信地、安宁地生活，”神甫接着对露琪亚说，“你要像从前一样祈求上帝，使你成为一个圣洁的妻子；你应当相信，饱尝了种种苦难以后，上帝将会赐予你丰厚的恩惠。”他又转身对伦佐说，“你好生记住，孩子，如果教会把这位终身伴侣归还给你，并不是为了让你安享瞬息即逝的世俗的欢乐，这种欢乐纵然可能是完整无缺的、不掺杂任何烦恼的，但到头来当你们彼此永别的时候，终究要以巨大的痛苦收场；教会这样做是为着把你们两人引上一条充满永恒的欢乐的道路。你们要像漫漫旅程上的忠实旅伴一般相敬相爱，要想到你们在最终分别的时刻，仍然满怀重新相聚，永远相伴的希望。你们感谢上帝吧，他引导你们不是通过冲动的、短暂的欢愉，而是经历磨难和痛苦，达到这样美好的境地，让你们获得克制的、宁静的愉悦。如果上帝赐予你们子女，你们应当为上帝好生抚养他们，培育他们对上帝和所有世人的爱心，这样在别的方面你们也会给他们正确的引导。露琪亚！他可曾对你谈到，”神甫指了指伦佐，接着说道，“他在这儿见到了谁？”

“啊，神甫，他告诉我了。”

"你们一起为他祈祷吧！不知疲倦地祈祷。你们也为我祈祷吧！……孩子们，我想送一样东西给你们，记住我这个可怜的神甫。"他从篮筐里取出一只木盒子，普普通通的，但经过方济各会修士精心加工和抛光，接着说道，"这只盒子里保存着一块吃剩了的面包……它是我第一次施舍来的，我曾经给你们讲到过它。我把它留给你们，务必保存好，将来也要给你们的孩子们看看。他们将在这悲惨的时代来到这悲惨的世界，生活在骄横强暴和寻衅滋事的人之间；你们要教导孩子们，永远宽恕所有的人，永远宽恕所有的事！让他们也为我这可怜的神甫祈祷！"

他把木盒子递给露琪亚，露琪亚仿佛领受一件圣物似的毕恭毕敬地接了过来。神甫以更加平静的声音说道：

"现在，你们告诉我，在米兰可有你们能够依靠的人？一旦离开这儿，你们打算去哪儿落脚？谁送你们去见你们的母亲？但愿上帝保佑她平安。"

"这位善良的太太像母亲一样对待我，我们两个人一起离开这儿，以后一切都由她来安排。"

"愿上帝保佑她。"神甫走近她的床铺，说道。

"我也感谢您，"寡妇说道，"感谢您给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带来巨大的安慰，虽然我已打算把亲爱的露琪亚永远留在我身边。好吧，暂且由我照料她，我把她送到她的家乡，把她交给她的母亲，"随后轻声地补充说，"我想替她置嫁妆。我的家产很富裕，如今我举目无亲，他们可以和我一起享用。"

"这样，"神甫回答道，"您就向上帝作了奉献，对别人行了善事。看得出来，您把这姑娘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我也不用特别托付您了。唯一该做的事就是赞美上帝，即使你们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也像慈父一般善待你们，让你们有缘相逢，赐予你

们真诚的爱。好啦，"他转过身来，拉住伦佐的手，"这儿没有我们两个人的事了，我们待的时间也太长了。我们走吧。"

"啊，神甫，"露琪亚说道，"我还能再见到您吗？我的病已经好了，可是我在这世上并没有什么用处，而您……"

"我很久以前就向上帝祈求，"老人郑重而温和地说道，"请他赐予我最大的恩惠，允许我在为众人的服务中结束我的余生。如果上帝现在就赐恩予我，那我请求所有爱我的人都和我一起感谢上帝。该走了，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母亲，就对伦佐说吧。"

"你把在这儿见到的一切都告诉母亲，"露琪亚对未婚夫说道，"我在这儿遇到了另一位母亲，我和她会尽快地回去，我希望，希望她身体康泰。"

"如果你需要钱的话，"伦佐说道，"你托人带来的所有的钱，都在我这儿，而且……"

"不，不，"寡妇插嘴说，"我这儿钱有的是。"

"我们走吧。"神甫催促道。

"再见，露琪亚……还有您，好心肠的夫人。"伦佐一时间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

"也许上帝会保佑我们，让我们大家有幸再次相聚。"露琪亚叹息道。

"愿上帝永远和你们同在，愿上帝保佑你们。"神甫对两位女人说罢，就和伦佐一起走出了棚屋。

天色快要黑了，暴风雨越来越逼近了。神甫再一次请伦佐留宿在他的棚屋里。

"我不能陪伴你了，但你在这儿至少可以避风躲雨。"

但伦佐心情急迫地要赶路，他无法利用在这儿多停留的时间再去看看露琪亚，也不能和神甫多待些时候。至于天色和气

候，可以说无论黑夜与白天，天晴与下雨，微风与狂风，此时此刻对于他都已毫无区别。他谢过了神甫，说他将尽快去找安妮丝。

他们走到病院中心的道路上，神甫握着伦佐的手，说道：

“如果你见到善心的安妮丝，上帝保佑她！你替我向她，向所有健在的人问候，请他们记住克里司多福罗修士，请他们为他祈祷。愿上帝与你同行，永远保佑你。”

“啊，亲爱的神甫……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希望在天国相见。”神甫说罢，和伦佐分别。

伦佐呆呆地站在那儿，目送渐渐远去的神甫，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随即急忙向大门走去，充满同情地朝那个笼罩在痛苦之中的大地环视了一眼。周围的人异乎寻常地忙碌，脚夫们匆匆奔跑，搬运东西，张挂棚屋的门帘，刚刚恢复健康的病人吃力地走进棚屋或者柱廊，众人都在躲避行将来临的暴风雨。

第三十七章

伦佐刚刚跨出传染病院的大门，朝右边拐了个弯儿，想去寻找当天上午他沿城墙边走过的那条小路，雹子似的雨点开始落下，稀疏而来势凶猛地打在干燥发白的地面上，激溅起一片云烟似的尘雾；过了片刻工夫，他还没来得及走上那条小路，雨点变得密集起来，哗啦啦的大雨倾盆而下。伦佐没有觉得丝毫的焦急不安，相反，清爽宜人的空气，辟辟啪啪的雨声，微微颤动、悬着晶莹的水珠、翠绿多姿的小草和树叶，使他觉得心舒气畅，精神非常清澈。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从这场大自然的剧变中，他更淋漓尽致地感受到了自己命运的跌宕起伏。

不过，如果伦佐能够预见到几天以后发生的情况，他现在欣喜的心情恐怕会更加升华和完整，因为这场暴雨冲走了瘟疫，传染病院虽然没能让所有的病人都健康地返回亲人身边，但至少没有再接受新的病人；过了一个星期，住户和商店都重新打开了大门；几乎不再有人提到那四十天的检疫隔离；在某些地方还可见到瘟疫的残余，一场如此严重的灾祸遗留一点后果总是难以避免的。

伦佐兴高采烈地往前走，他丝毫不曾去想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怎样找一个过夜的地方，他只是一门心思地赶路，期盼尽快

地返回家乡，找人尽情交谈一番，畅叙自己的遭际，尤其期盼尽快地赶到帕斯图罗去，寻找安妮丝。一路上，那一天发生的种种事情翻江倒海似地在他脑子里涌现，种种伤心触目的凄惨、恐怖、惊险的景象一一浮现出来，但时时又冒出一种亢奋：我找到她啦，她大病痊愈啦，她是我的妻子啦！于是，他激动得一溜小跑好一阵子，活像一只长鬈毛狗从水里跳上岸来，高兴地向四周抛洒水珠。有时候他搓搓双手，来表露自己欢悦的心情，然后怀着更加高涨的热情继续往前走。他打量着前面的路，又不禁回忆起昨天和今天早上从这条路上走来时的想法，他现在最乐意回味的，正是当时他最害怕去想的事情：对露琪亚命运的疑虑，寻找她的重重困难，怎样在无数奄奄一息的病人和死者中间找到露琪亚，而且是健康的露琪亚！而现在，他终于下了结论："我找到她啦，她还活着！"他的思绪接着又返回那一天遭遇的最可怕的情景：他手握门环那一瞬间的犹豫，她在里面吗？那不怀好意的回答；他还来不及揣度，那批恶人发狂似地向他扑过来；那座病人满坑满谷的传染病院，要找到她谈何容易！但终究找到了她！他又回忆起康复病人列队出院，队伍完全走过去了，他仍然没有看见露琪亚时的心情，那是怎样凄楚的时刻，找不到露琪亚使他感到椎心泣血般的痛楚！而现在这一切哀伤已随风而逝。还有那个妇女病区！他站在那间棚屋后面，出乎意料地听到那个声音，露琪亚的声音！他终于见到了露琪亚，见到了摆脱病魔，在屋里走动的露琪亚！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有那誓言的结难以解开，而且比从前打得更紧。这个结也总算解开了。他对堂罗德里戈的深仇大恨，不断加剧他的种种苦难并破坏他的种种慰藉的激愤，也化为乌有了。如果不是惦念着情况不明的安妮丝，如果不是对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健康怀有不祥

的预感，如果不是仍然置身于瘟疫猖獗的地区，我真不晓得怎样想象他此刻快活的心情才好。

将近天黑的时候，他来到了塞斯托镇。大雨看来还没有停止的意思。但此刻他觉得自己的精力比任何时候都要旺盛，凭他淋得像落汤鸡似的模样，要找个歇脚的地方恐怕很难，所以他干脆不去想它。唯一困扰他的是肚子饿得难受，方济各会修士给他喝的一点菜汤早已消化得干干净净。他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看看这儿可有面包店，发现了一家。店主用火钳夹了两只面包给他，用盛了醋和水的小碗接过钱。他把一只面包放进兜里，马上吃起了另一只，继续赶路。

他走到蒙札的时候，已是半夜时分，虽然一片昏黑，但他还是找到了那座通向正道的城门，这当然值得高兴，但诸位不难想象这条道路糟糕的情况，而且越往前走越严重。道路凹陷下去，很像是河床，两边形成河岸似的陡坡，当时如果还称不上一条河，那也是一条名实相符的沟渠，不时踩上积水的深坑，拔脚都很吃力，更不用说鞋子了。不过，伦佐一心埋头走路，既不心急浮躁，不怨天尤人，也毫无懊悔的意思；他心中暗暗思忖，只要上帝愿意，雨总是会停的，天也总会亮的，他每走一步，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总是向目的地迈进了一步，而走过的路，也就留在身后了。

我想说的是，他只是在情绪难以控制的时候，才会生出那些念头。此刻，他很留神糟糕的路面，但脑海里浮现的主要是那些凄惨岁月里的往事：无穷无尽的麻烦与灾祸，不止一次地陷入绝境，灰心丧气；如今眼前却展现出一个跟经历的遭遇迥然相异的未来：露琪亚回归，新婚燕尔，成家立业，追忆往昔，厮守终身。

我说不清楚，每一回走到两条岔路口，他是怎样依靠微弱的光线和不多的经验，或者全凭随意的猜测来认路的。他常常喜欢详细叙说自己的经历(各种迹象表明，我们的佚名作者曾许多次听到过他的叙述)，谈到那个夜晚，他总是说，一切都犹如在睡梦中度过似的。不管怎么说，当东方显露出青色的曙光时，他到了阿达河畔。

雨一直没有停过，只是后来倾盆大雨变成了迷蒙细雨，稀疏的雨丝轻轻地洒落下来。飘游的白云从高空撒下一张无边无际的、轻纱般的薄幕，晨晖的亮光让伦佐看到了周围的一切。那儿就是他的家乡。面对眼前的景象，他缭乱的思绪实在难以用语言来描写。我只能告诉诸位，目睹那附近逶迤的山峦，那整个莱科镇，他仿佛见到了久违的亲人。他打量一下自己，说真的，他感觉到，并且想象得出来，自己的样子一定是怪怪的，衣服全淋湿了，紧紧贴在身上，从头到腰流淌着雨水，从腰到脚沾满了泥浆，即使是没有泥浆的地方也溅了许多泥点。如果用镜子照照全身，帽檐瘪瘪地耷拉下来，头发乱糟糟地粘在脸上，一定会叫自己大吃一惊。他自然是很疲惫的，但他却一点儿疲惫的感觉都没有。黎明时分的清爽，昨夜的凉意，以及湿透的全身，反倒使他精神昂奋，生出快快赶路的强烈愿望。

伦佐来到了佩斯卡特，顺着阿达河的最后一段岸边往前走，不无忧伤地眺望着佩斯卡雷尼科镇，走过小桥，穿过小路和田野，到了上一次寄宿的朋友家。朋友已经起床，正站在门口察看天气，抬头瞧见伦佐那一副落汤鸡似的模样，浑身泥浆，邋里邋遢，但又那样兴高采烈，从容自在，他真是破天荒第一次见到如此狼狈不堪而又如此怡然自得的人。

"你好!"朋友说道，"回来啦? 怎么选这样糟糕的天气出门，

事情进展如何?”

“她在那儿,”伦佐答道,“她在那儿,在那儿。”

“身体怎么样?”

“得过瘟疫,病好了,是件喜事。我今生今世都要感谢上帝和圣母。不过,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待会儿我详详细细地告诉你。”

“瞧你这副龌龊的样子!”

“我不是挺美的吗,嗯?”

“说实在的,你真可以用上身淌的雨水来冲洗下身的泥浆。不过,稍待一下,我给你把火烧旺。”

“那当然好啦。你知道我在哪儿遇上这场雨的吗?就在传染病院的门口。这没什么!老天爷下它的雨,我走我的路。”

朋友出去,一会儿抱了两捆劈柴回来,一捆放在地上,一捆投进炉子,用昨天夜里灶膛余下的炭火,很快生起了温暖的炉火。伦佐脱下帽子,甩了两三下,扔在地上;又吃力地脱下坎肩。他从裤兜里掏出猎刀,放在板凳上,皮鞘里灌满了雨水,说道:

“这家伙差一点儿派上了用场!可那是雨水!不是血!感谢上帝……我当时快要……我待会儿讲给你听。”他搓了搓双手,接着说,“请你帮我个忙,去楼上把我存在那儿的包裹拿来,身上这些衣服烘干以前我得……”

朋友拿来了包裹,对他说:

“我想你一定挺饿的了,你一路上恐怕不缺喝的,可吃的东西……”

“昨天傍晚我买了两只面包,但坦白地说,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但好像什么也没吃似的。”

“让我来吧,”朋友说道,他在一只锅里加上水,把它挂在火

上，“我去挤点牛奶，待我回来水就开了，煮一锅香喷喷的玉米糊。你现在换换衣服吧。”

伦佐颇为费劲地把粘在身上的其余的衣服脱下，擦干身子，从头到脚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朋友回来了，走到锅旁边，伦佐也坐下等待。

“我现在开始觉得累了，”伦佐说道，“马不停蹄地走了那么多路！但这也不算一回事。恐怕整整一天的时间都讲不完我要给你讲的事情。米兰真惨透了！那些事情必须要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一番才行！谁见了都会觉得恶心透顶。我是想说，淋一场雨，换一身衣服没什么坏处。米兰的老爷们可是想要我的命！待会儿再讲给你听。唉，要是你见到了那传染病院！凄惨得不得了。好吧，我一五一十都告诉你吧……露琪亚眼下在传染病院，很快就要来这儿，做我的妻子，你当我们的证婚人。管它什么瘟疫不瘟疫的，我想现在我们至少该快活几小时。”

果然，在整整一天的时间里，伦佐把自己的遭遇絮絮叨叨地讲给朋友听。霏霏细雨一直下个不停，他的朋友也整天待在家里，一会儿坐在伦佐身边，一会儿拾掇各式各样的酒桶，为采摘葡萄和酿酒做准备。伦佐不时帮朋友干点活儿，他这种人闲着比干活还要累。当然，他也忍不住抽空跑到安妮丝家，在窗户外面停立片刻，用手轻轻抚摸窗子。他来往都没有让任何人瞧见，回来以后立刻上床睡觉。第二天，拂晓之前他就起来了。天空虽然还不晴朗，但雨不再下了，他急切地上路，朝帕斯图罗进发。

伦佐早早地就赶到了帕斯图罗，因为他的焦急心情一点儿不亚于诸位读者。他逢人便打听安妮丝，知道她现在身体挺好，有人还向他指点安妮丝居住的那间偏僻的小屋。他直奔那儿，

在街上就不停地呼唤她。安妮丝听到这声音,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窗口,探出头来张望,一见到伦佐竟张口结舌,喃喃地说了不知道什么话。伦佐赶忙告诉她:

"露琪亚得过瘟疫,现在已经好了,前天我见到了她。她向你问好。她很快就回来了。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您。"

看到伦佐的出现,安妮丝惊奇不已,听到露琪亚平安的消息,又不由得喜出望外,急切地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她一会儿发出惊呼,一会儿忙着提问,没完没了,甚至把很久以来一直严格保持的戒备都忘掉了,说道:

"我来替你开门。"

"且慢,您得过瘟疫?"伦佐说道,"我想您没有得过。"

"没有,你呢?"

"我得过了,所以您要小心在意。我打米兰过来,您知道我浑身都受到了污染。不错,我从头到脚穿的衣服全换过了,但那污秽有时候就像妖术似的缠着你。直到今天,上帝都保佑您平安无事,我想在瘟疫结束以前您还是多加小心为好。您是我们的母亲,为了弥补我们至少是我吃足的苦头,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团聚在一起,安享许多快活的时光。"

"不过……"安妮丝说道。

"哎!"伦佐打断她的话,"现在不必说'不过'了。我明白您想说的意思,您且听我说,'不过'这两个字已经毫无意义。我们在露天找个什么地方谈谈,这样既方便也没有危险,你会知道所有的情况。"

安妮丝向他指了指屋子后面的菜园,说道:

"你上菜园去,那儿有两张面对面放着的板凳,好像特地为我们准备的。我马上就来。"

伦佐来到菜园，在一张板凳上坐下。过了一会儿，安妮丝也来了，在另外一张板凳上坐下。如果读者诸君已经了解此前发生的一切，而又作为第三者在那里亲眼目睹他们热烈交谈的情景，亲耳听到他们的叙述、问答和解释，听到他们时而惊叹、时而痛苦、时而欣喜的对话，听到有关堂罗德里戈、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议论，以及像回忆往事一样对未来明确而积极的描绘，我相信读者一定会听得出神，以至舍不得离开。可是，要把他们的全部谈话诉诸笔墨，用无声的文字记载下来，而又了无新意，我想读者一定会失去兴味，宁愿自己去想象。总之，他们最后商量决定，前往伦佐已经立足的贝加摩的小镇安家，至于说迁居的时间，眼下还定不下来，取决于瘟疫和其他一些情况，危险一旦消除，安妮丝就回家等待露琪亚，或者露琪亚先回家等候安妮丝，而伦佐在这期间常常去帕斯图罗探望安妮丝，向她报告最新的事态。

离开之前，伦佐给安妮丝留下一些钱，说道：

“您瞧，那笔钱都在这儿。我也立了誓言，在问题圆满解决之前，我绝不会动用一分钱。如果现在您要花钱，就端个钵子来，盛上清水和醋，我把五十枚闪亮的新金币扔进钵子里去。”

“不，不，”安妮丝说道，“我的钱也绰绰有余，把你的钱留起来吧，成家的时候派得上用场。”

伦佐终于找到了又一位亲人，而且身体健康，平安无恙；于是怀着更加喜悦的心情回到了村里。那一天其余的时间和晚上，他仍旧在朋友家里度过。第二天，他又重新踏上旅程，不过是朝另外一个方向，朝他将要安家的小镇走去。

伦佐找到了波尔多罗，他身体挺好，也不像以前那样害怕生病了。在这短短的几天里，那儿的情况也出现了可喜的转折。染上瘟疫的人很少了，病情也和从前有着明显的区别，再也没有

那种致命的肿块,病情也不那么来势凶猛,多数病人只有间歇的低烧,长出个颜色略浅、很像普通疖子的肿块,也不难治好。村子里的景象也改观了,侥幸活下来的人开始到户外活动,互相交谈、安慰和庆贺。人们正在谈论恢复生产的计划,老板们打算招募工人,特别是在丝织行业,瘟疫流行以前就缺少熟练的工人,如今情况就更加严重。伦佐也不拿架子,虽然还没有征得安妮丝和露琪亚的同意,便很爽气地答应波尔多罗,一旦把家眷接来定居,就在他的作坊里干活。同时,又抓紧做了一些最要紧的准备工作,找到了一座相当宽敞的房子,这年头找房子非常容易,而且花费很少,还添置了家具和用具,动用了留存着的金币,但为数不多,因为市场上的货物远比买主多,物价低廉。

大约几天以后,伦佐又回到家乡,发现那儿的情况比预料的还要好。他马上赶到帕斯图罗,只见安妮丝精神饱满,准备随时启程回家,于是伦佐便护送她回去。他们重返家乡时激动的心情和言语,恕我们不再赘述。

安妮丝发现她离开时留下的所有东西都完好无损。她不禁感慨道,这一次一定是天使在保佑可怜的寡妇孤女,替她们看护家园。“上一次,”她接着说道,“曾以为上帝庇护了别人,顾不上我们,让我们家里那点可怜的东西被人席卷一空;可后来的情况恰恰相反,上帝派人从别处给我送来了一笔可观的钱,全部损失都得到了弥补。当然说全部也不确切,因为露琪亚那么漂亮的嫁妆全被抢劫了,至今还没有办齐。不过,上帝已另外设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我为露琪亚准备嫁妆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谁会来对我说:唉,可怜的女人,你以为自己在为露琪亚如此忙碌,其实你是为从不相识的人劳动,天晓得这些衣物会送给谁去享用;而露琪亚的衣服,她所需要的嫁妆,自然会有一位你素不相

识的好心肠的人去负责。"

安妮丝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她的房子里为那位好心肠的人安排一个尽量体面点儿的住处，然后又去买丝线，用纺织活儿来消磨时间。

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伦佐也没有过悠闲的生活。正好他精通两门手艺，便干起了农活。他用一部分时间来为房子的主人效劳，在那年头有这样一位能干的人来帮忙，可说是房主的幸运；另一部分时间他用来替安妮丝耕种，或者说开垦她离家期间荒芜了的菜园。至于说到自己的耕地，他索性不去照管，说那片土地乱糟糟的，恐怕得请几个劳力来才能整治出个头绪。他看到自己的房屋和园子那杂乱破落的样子心里就觉得难受，也就懒得去那儿。他决计把它们统统卖掉，不管能卖多少钱，把变卖所得用来安置新家园。

如果说幸存者相见时都有死里逃生的感觉，那么伦佐在村里人的眼里就是死过两次的人了。人人都热情地接待他，向他表示祝贺，希望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或许诸位要发问：通缉他的告示后来怎么样了？后来不了了之。伦佐几乎完全遗忘了它，他断言，连那应当执行告示的人也遗忘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不仅因为瘟疫使许许多多事情告吹，而且那些针对个人的普通或特殊的法令，如果没有某些豪门权贵盯住不放，监督它们的执行，到头来也就沦为一纸空文，这是当时盛行的风气，本书的其他地方也曾提及，这正像火枪的子弹没有击中目标，落到地上，不会再给任何人造成麻烦一样。这也是颁布的法令多如牛毛的必然结果。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频繁的发号施令自然导致执行时的放任自流，真可谓力不从心，顾此失彼。

兴许有人想知道在那些期盼的日子里伦佐怎样和堂安保迪

奥相处，我可以说，他们互相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堂安保迪奥心有余悸，害怕听见别人提及婚礼，只要一想到这件事，眼前既会显现出堂罗德里戈和他手下的强人的嘴脸，又会浮现红衣主教开导他的面影。伦佐也已拿定主意，只到最后一刻才向神甫和盘托出，他不想过早把此事张扬出去，去冒不必要的风险，何况闲言碎语不只于事无益，而且容易把事情扰乱。他若是想闲聊，就去和安妮丝谈谈。“你觉得露琪亚快回来了吗？”一个问道。“我想快了。”另一个回答。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回答的人过一会儿又会提出一模一样的问题。他们就用这样的或者类似的方式来打发时间，而越到后来他们越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我们再简略地向读者叙述一下伦佐去传染病院探视后几天里发生的事情。露琪亚和好心肠的寡妇一起离开了传染病院，遵照检疫隔离的规定，她们在寡妇家闭门不出，度过了整整四十天。在这期间，一部分时间用来准备露琪亚的嫁妆，露琪亚起先不好意思，但推辞一番以后也就一起动手了。隔离期过后，寡妇把商店和房子交给在卫生署当官员的兄弟照管，着手为出门作准备。有一点需要立即说明，我们会满足读者急切地想知道下文的要求，但这段时间里，除了她们离开、到达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之外，有三件事，至少是其中的两件事，不能不叙述一番，否则读者会责怪我们的草率。

第一件事情是，露琪亚最初向寡妇吐露心事时，情绪过于激动，不免失之简单，如今再一次叙述自己的经历，就更加详尽，更加清晰，并且直截了当地提到蒙札修道院那位收留她的修女。她从寡妇那里知道了许多有关那修女的情况，揭开了她一直迷惑不解的谜底，使她既伤心又害怕，惊诧不已。寡妇还告诉她，那狠心的修女因为所干的伤天害理的坏事引起怀疑，红衣主教

下令把她调往米兰的一座修道院，她在那儿吵吵闹闹，寻衅滋事，后来终于表示悔悟，自我反省；她现在过着自我惩戒的生活，只要她活在世上一天，就没有人能遇到比这更加严酷的处置了。如果有人想更详尽地了解这段可悲的历史，不妨去阅读我们曾经提及的有关此人的一部著作。①

另一件事情是，露琪亚在传染病院里见到每一位方济各会修士，都向他们打听克里司多福罗神甫的情况，后来得知了神甫因瘟疫不幸去世的噩耗，她深受震动，与其说她觉得始料不及，毋宁说她悲痛欲绝。

末了，露琪亚临行之前想打听以前的主人菲朗特夫妇的情况，如果他们当中有谁还活着，她打算前去探望，也可以说表示一份心意。寡妇陪她去了那儿，这才知道夫妇俩都已离开了人世。对于已故的普拉赛苔夫人，没有更多的要说的，但围绕学识渊博的堂菲朗特，我们的佚名作者认为值得追叙一番，我们且大胆从他的原文中转引一部分，以飨诸位。

佚名作者说，人们最初谈论流行的疾病是不是瘟疫的时候，堂菲朗特便是坚定地持否定态度的人之一，并且自始至终捍卫自己的观点；当然，他不像平民百姓那样随意起哄，而是摆出充分的理由，因此至少谁也不能指责他的论据缺乏逻辑性。

"在自然界，"堂菲朗特指出，"任何事物都分别隶属于两种范畴：实体和非实体。倘若我证明，传染病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范畴，那就意味着我们证明了它根本不存在，它只是一种幻觉而已。现在我来进行论证。实体要么是精神的，要么是物质的。

---

① 里帕蒙蒂：《意大利通史》。

如果认为传染病是精神实体，那便是没有一个人会予以支持的谬论，所以没有必要再去谈论它。物质实体又有简单实体和复合实体之分。现在可以认为，传染病不是简单实体，这只须三言两语就足以证明。它不是气体，因为倘若它是气体，它便会上升到自己的领域，而不会从一个人的身体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体。它也不是液体，否则它会浸润别的物质，并且被风吹干。它不是火，否则它会燃烧。它也不是土，否则会被肉眼看见。传染病也说不上是复合的实体，否则它无论如何也应当看得见，摸得着，而今天有谁亲眼目睹了它？又有谁亲手触摸了它？现在唯一要做的，是考察一下，它是否是非实体。情况更加糟糕。那些聪明过人的医师们告诉我们，它可以从一个肉体传到另一个肉体，而这正是他们的论据的关键部分，是他们开出许许多多无用的处方的借口。现在我们姑且假设它是非实体，它就成了具有传递性的非实体，这是两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而在全部哲学学说中，最简单不过、最清楚不过的道理是，非实体是不能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个主体的。倘若硬要说它是非实体，那就好像为了躲避斯库拉①，却不幸落入卡律布狄斯的魔掌②，因为它若是非实体，就不至于像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的那样传播、蔓延。一旦确定这样的原则，再谈瘀斑、皮疹、瘤子，还有什么意义呢？"

"全是无稽之谈。"有一次，某个人这样攻击道。

---

①② 据希腊神话，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都是海神福耳库斯的女儿。斯库拉为长着六个脑袋，每张嘴里有三排利牙，长着十二只脚的怪物，她栖居在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之间的海峡中的一个洞穴里，她的对面是另一个怪物卡律布狄斯。航海者在两个怪物之间通过是异常危险的。文学作品中引用这个典故表示双重危险之意。

“不，不，”堂菲朗特回答道，“我没有这样的意思，科学终究是科学，但是应当善于运用科学。瘀斑、皮疹、瘤子、腮腺、紫色的淋巴肿块、黑色的疖子，全都是令人尊敬的字眼，有着它们确切的涵义，但我要指出的是，它们和我们探讨的问题毫不相干。谁否认这些东西的存在？关键在于认清它们的来源。”

堂菲朗特在这儿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当他抨击传染一说时，人们都洗耳恭听，因为一位学识渊博的人阐述大家都已确信的事情时，他享有的权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当他想要证明，医生们的错误不在于认定一种可怕的、流行的疾病的存在，而在于对疾病根源的解释，这时候（我是指人们不愿意听到瘟疫这个字眼的初期），他面对的不再是听话的耳朵，而是善辩的、难以对付的舌头。于是，他的高谈阔论宣告结束，他的理论也只能支离破碎地表述出来。

“遗憾的是，真正的原因是存在的，”他说道，“那些认为传染病会从一个人的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们竭力否认土星和木星的会合。人们可曾听说过，这天体会合的影响也会扩散吗？……大人们会否认那种影响吗？人们能否认星球的存在吗？或者想说，天上的星球毫无价值，就如针垫上插的大头针一样？……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医生大人一方面承认我们笼罩在土星和木星会合的凶兆之下，另一方面又大言不惭地对我们说，这不能碰，那不能碰，你可以确保平安无事！好像避开人世间物体的接触，就能阻止天上星辰的运作。他们焚烧破衣烂衫！可怜的人们！莫非要烧掉木星？烧掉土星？”

他深信，这些观点有着坚实可信的论据，所以他拒绝采取任何预防瘟疫的措施，终于染上了疾病，卧床不起，一命呜呼，就像

梅塔斯塔西奥[①]歌剧里抱怨星辰的人物一样。

他那些著名的藏书后来的命运如何呢？也许都散落在旧书摊上了。

① 彼特罗·梅塔斯塔西奥（1698—1782），意大利诗人、歌剧脚本作家。在他创作的歌剧《蒂托的仁慈》第一幕第五场中，主人公唱道："啊，星辰，多么残忍。"

第三十八章

一天傍晚，安妮丝听到远处驶来的马车在大门外停下的声响。“是她，准是她！”果然，露琪亚和好心肠的寡妇来了。她们互相亲切地问候，激动的心情读者自然不难想象。

第二天，伦佐早早地来了，他事先一无所知，只是想找安妮丝谈谈心，诉说自己的焦灼不安的心情，因为露琪亚迟迟没有归来。当他始料未及地看到露琪亚出现在面前，他溢于言表的欣悦之情，也留给读者去想象吧。露琪亚的表现却无须我费笔墨去描叙。“向你致意，你都好吗？”她低垂目光，心平气和地说道。读者别以为伦佐会对露琪亚这种干巴巴的态度感到不满。他很高兴地接受露琪亚的问候，正如素有教养的人善于透过表层看到内在的东西，他完全明白露琪亚的话并没有表达出她的内心的全部情感。另外，可以明显地感到，她说那些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一种是向伦佐表示的，另一种是对她认识的其他人。

“我见到你太高兴了。”伦佐答道。这句话虽然没有新意，但流露了他那个时刻的真情。

“我们可怜的克里司多福罗神甫……”露琪亚说道，“让我们为他的灵魂祈祷吧。几乎可以肯定，他此刻也在天国为我们祈祷。”

“太不幸了，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伦佐说道。这自然不是谈话中唯一深深触动他哀伤的心弦的事。但这也没有什么。不论涉及什么话题，他总是觉得久别后的谈话十分愉快。好比倔强的骏马，原地刨着马蹄，不肯向前，先扬起一只蹄子，再扬起另一只，后来又原地踏步，折腾了好一阵子，才又跨出一步，接着突然一跃而出，像呼啸的疾风似的向前飞跑。对于伦佐来说，时间也是这样，起初他觉得分分秒秒像小时那样漫长，而后来又觉得小时像分分秒秒那样短暂。

寡妇的到来不仅没有破坏亲人团聚的气氛，反倒使之增添了一种和谐。确实，伦佐在传染病院里见到她躺在病榻上的那副样子，绝对没有想到她有着如此活跃和善于交际的性格。不过，传染病院与乡村，死亡与婚礼，终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她和安妮丝一见如故，对露琪亚显得十分温存，又不时地开玩笑，打趣露琪亚时很斯文、得体，很有分寸地促使她尽情表露内心深处的欣喜。

伦佐终于提出要去找堂安保迪奥，商定有关婚礼的事情。到了那儿，他半开玩笑半谦恭地说道：

“神甫先生，您头痛的毛病好了吗？上次您就说头痛不能为我们主持婚礼？现在是时候了，新娘也到了，我特地来听听您的想法，您什么时候比较方便，不过，这一次我请您尽量快点主持这件事儿。”

堂安保迪奥并不表示拒绝，但又开始模棱两可地讲话，寻找别的借口，转弯抹角地暗示：通缉令依然有效，何必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还到处宣扬他的名字？婚礼在别的地方也一样可以举行，等等。

“我听明白了，”伦佐说道，“您的头痛病还没有全好。不过，

您听我说，"他开始叙述他见到堂罗德里戈在病院里奄奄一息的情形，此刻谅已一命呜呼。"但愿上帝施予他仁爱。"

"这和您的婚礼毫不相干，"堂安保迪奥说道，"我难道拒绝您的要求了吗？我从来没有说不行，我只是想告诉您……告诉您一些难处。另外，您瞧，只要堂罗德里戈还有一口气……您瞧瞧我现在的样子，我是一个病人，我与其说是这世上的人，毋宁说我已属于那个世界，我在这里……如果不再遇上别的灾难……得了……我或许还能苟延残喘一阵子。您知道某些人的品行。不过，我方才说了，这和您的婚礼毫不相干。"

在一番毫无结果的唇枪舌剑以后，伦佐恭敬地鞠了一躬，回到了他的亲人身边。他报告了事情的经过，说道：

"我窝了一肚子气回来，否则我会失去耐心，说出对他不恭敬的话来。有时候我真觉得他跟从前一模一样，还是那副正人君子的面孔，还是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我敢断定，如果我们的谈话再延长一点，他又会搬出几个拉丁语单词来。我看得出来，他又要讲长篇大论的道理。不如像他所说的，我们到将要去定居的地方举行婚礼。"

"你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吗？"寡妇说道，"我想让我们几个女人再去试一次，看看是否能取得好的结果。而且我也很想见识一下这个人，他可果真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午饭以后我们就去，避免马上去打扰他。现在，新郎先生，趁安妮丝在干活的机会，你带我们两个去外面走走，我且充当露琪亚的母亲。我真想好好地欣赏这儿的山山水水，我是久闻大名，从我见到的几个地方来看，这儿真是美极了。"

伦佐陪她们上他的朋友家里，热热闹闹地庆贺了一番。朋友答应她们，下一次，不管是当天还是别的什么日子，一定去她

们那儿吃饭。

散完步，用罢午餐，伦佐没说明去哪儿就先走了。三位妇女聊了一会儿天，商量好如何去找堂安保迪奥，然后出发向他发动进攻。

“她们打上门来了。”堂安保迪奥暗自思忖，但随即厚着脸皮向露琪亚祝贺，向安妮丝问候，向外地来的女人致意。他请她们就座，然后就谈起瘟疫，他请露琪亚谈谈是怎样渡过这场灾难的；谈到传染病院时，他又请一直陪伴露琪亚的寡妇谈谈自己的遭遇；后来，他顺理成章地谈起自己经历的劫难；接着再次热烈祝贺安妮丝平安无恙。他滔滔不绝，似乎还要一直胡扯下去。两位上年纪的女人打谈话一开始就盯视着神甫的表演，等待进入正题的时机，末了不知道她们当中的哪一个首先打破了坚冰。可是谁能料到堂安保迪奥又做出一副耳朵有点失聪的样子。他始终不说一个不字，但又一次闪烁其词，吞吞吐吐，枉顾左右而言他。

“看来，”他说道，“最要紧的是撤销那个通缉令。您，夫人，打米兰来，最清楚解决这类事情的门道，您当然认识一些有势力的大人物，只要有他们作后台，天大的困难解决起来都不费吹灰之力。当然，如果不想纠缠于这么多麻烦，要走条捷径的话，而且这两位年轻人，还有我们的安妮丝，有意到别的地方定居，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反正哪儿能安居乐业，那儿就是家园，我觉得，不妨去那里举行婚礼，那儿通缉令就无所谓了。我真说不上来，什么时候才能办这件大事，但是我希望婚礼能在平静的气氛中顺利进行。说实在话，通缉令在这儿仍然生效，要我在祭坛上当众宣布劳伦佐·特拉马利诺的名字，我实在很难做到。我很喜爱伦佐，但我生怕好心反而帮倒忙。夫人，还有你们，看着

办吧。”

于是，安妮丝和寡妇开始反驳堂安保迪奥提出来的那些理由，而堂安保迪奥则换一种方式，把它们重复一遍，把谈话又扯回到原先的出发点。此时，伦佐步履坚定地走了进来，脸上的神情表明他带来了重要的消息，说道：

“侯爵老爷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他上哪儿来啦？”堂安保迪奥站起身来问道。

“他走进了他的府邸，也就是原来堂罗德里戈的府邸，因为据说侯爵老爷是堂罗德里戈遗产的委托继承人。这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对我来说，知道那个人平安地死了，我很高兴。不管怎么说，我一直在为他念天主经，现在我得给他念悼亡经了。这位侯爵老爷是个挺能干的人。”

“没错，”堂安保迪奥说道，“我不止一次听人说他是个老派作风的绅士。可这敢情是真的吗？”

“您相信圣器看管人吗？”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圣器看管人亲眼见到了侯爵。我只是在府邸周围逗留了一会儿。说实在的，我是特地跑到那儿去的，我想那儿准能得到一点消息。而且，不止一个人这么说的。后来我遇见安布洛乔，他方才从那儿过来，目睹了侯爵入主堂罗德里戈府邸的情景。您想听听安布洛乔怎么说的吗？我特地让他在外面等着。”

“那就听听吧。”堂安保迪奥说道。

伦佐走出去叫圣器看管人。圣器看管人证实了这一切，还补充了一些别的细节，消除了所有的疑虑，然后走了。

"啊！他果真死了！果真离开了人世！"堂安保迪奥感叹道，"你们瞧，孩子们，天意如此。要知道，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可怜的乡村的人可以自由呼吸了！他活着，老百姓就没法活。瘟疫虽说是一场浩劫，我的孩子们，但它又是一把扫帚，扫除了一些我们无法摆脱的家伙，那些人年轻气盛，身强体壮，不可一世，可以说注定为他们主持葬礼的人还在神学院里学习拉丁语呢。瞧，一眨眼的工夫，他们统统消失了。我们再也不会看见他在打手们前呼后拥下在这儿转悠，再也不会看见他那副傲慢狂妄的样子，再也不会看见他那种旁若无人的目光，好像别人活在世上都是他恩赐似的。好了，他现在完蛋了，而我们还活着。他再也不能派爪牙捎信来恫吓正人君子了。他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灾难，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大胆地这么说了。"

"我已经真心诚意地宽恕了他。"伦佐说道。

"你应当这么做，"堂安保迪奥回答，"但是应当感谢上帝，帮助我们摆脱了他。现在再来谈我们的事情。我向你们重申，你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如果你们要我主持婚礼，我乐意效劳；如果你们以为其他的方式更为合适，也不妨那样做。至于说通缉令，我想，现在既然没有人再紧紧盯着你们，迫害你们，那也就不必再顾忌了，何况因为尊贵的卡洛斯王子诞生，国王颁布了大赦令。唉，瘟疫！瘟疫！瘟疫埋葬了许多事情！所以，如果你们希望……今天是星期四……星期天我在教堂为你们主持婚礼，上一次发生的事，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不再算数了。而且，为你们主婚，我心里会感到慰藉。"

"您知道，我们正是为这件事来找您的。"伦佐说道。

"好极了，我一定为你们效劳。我马上就向他阁下报告。"

"这位阁下是谁？"安妮丝问道。

“这位阁下，”堂安保迪奥回答，“就是红衣主教，愿上帝保佑他。”

“噢，说到这儿，请原谅我说一件事。”安妮丝说道，“虽说我是一个无知的老太婆，但我冒昧提醒您，不可这样称呼他，因为我第二次和他谈话时，就像现在和您面谈一样，神甫中间的有一位把我拉到一边，教我应当如何称呼红衣主教，说应当称呼主教大人，最尊敬的大人。”

“可现在如果他再教您，就会告诉您，应当称呼阁下。您明白了吗？因为教皇，愿上帝也保佑他，明令从六月份起一律称红衣主教为阁下。您知道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吗？因为从前只有红衣主教和一些亲王才配得上称最尊敬的大人，可现在，你们也看到了，这个称谓用滥了，被称呼者也欣然接受！教皇该怎么办？一律禁止这个称谓？这样又引起这些人的埋怨、申诉和反对，惹出种种麻烦，更糟糕的是，一切仍然是维持原来的样子。于是教皇想出了一个高明的解决办法，逐渐地开始称呼主教为阁下；后来，修道院院长、高级僧侣也想要这么称呼，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如此，总想往高处走；末了，牧师们也想……”

“还有本堂神甫。”寡妇说道。

“不，不，”堂安保迪奥继续说道，“本堂神甫从来是干苦活的，你们别担心会把他们宠坏了，人们始终会称呼他们‘尊敬的神甫’，直到世界末日。有朝一日，如果习惯接受红衣主教般的礼遇，听人们称他们为‘最尊敬的大人’的骑士们，也希望别人称他们为阁下时，我丝毫不会感到奇怪。如果他们表现出这样的愿望，你们瞧吧，一定会让他们心满意足的。到那时候，教皇，不管谁来当教皇，都会送给红衣主教别的尊称。好吧，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我们的事儿吧。星期天我将在教堂为你们主持婚礼。你

们知道我打算怎样更好地为你们效劳吗？我将同时申请另外的两个婚礼的许可。如果别的地方也像我们这儿一样，米兰宗教事务所办理婚礼的许可会忙得不亦乐乎。星期天我将办理一、……二、……三起婚礼，还不算你们的，也许这个数字还会增加。你们瞧，这样下去就再也没有单身男女了。佩尔佩杜娅死得真不是时候，否则她也会找到求婚者。我看，夫人，米兰的情况也差不多吧。”

“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单是在我的教区，上星期天就有五十起婚礼。”

“我一直这么说，世界是不会完结的。而您，夫人，是不是已经有许多人像苍蝇似的围着您转？”

“不，不，我没有想过这件事，也不愿意去想。”

“是的，是的，您或许喜欢单身生活。还有安妮丝，您瞧，还有安妮丝……”

“噢！您真有开玩笑的雅兴。”安妮丝说道。

“没错，我确实有开玩笑的兴致；我觉得现在该是高兴的时候了。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苦痛，可不是吗，我的年轻人？我们已经历了太多苦难，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但愿活得愉快一点。唉，你们真有福气，以后不再会发生灾祸，你们还有不少时间可以回忆悲惨的往事。而我，已经年迈老朽……恶霸们终究会死去，得了瘟疫可以治愈，但却没有延缓年龄的良方，还是古人说得好：senectus ipsa est morbus[1]。”

“您尽管讲拉丁语好了，”伦佐说道，“我现在也无所谓了。”

“噢，时至今日你还不喜欢我讲拉丁语，那好，我就满足你的

---

① 拉丁语，“老年本身就是病”。

要求，你和你的姑娘将走到我的面前，听我用拉丁语宣布你们的婚事的时候，我就说：你不喜欢拉丁语，那就请回去吧。你愿意这样做吗？”

“唉！我不是那个意思，”伦佐说道，“我不害怕您在婚礼上讲的拉丁语，它真诚、神圣，就像做弥撒时讲的拉丁语一样，而且在那种场合，神甫也必须照本宣读。我是指在教堂以外的地方，谈话进行得好好的，突然乘人不备说出一句吓唬人的拉丁语。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我们都在这儿，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可从前有一次您站在这间屋子的那个角落，忽然讲了一句拉丁语，好像是让我明白，您不能主持我们的婚礼，还有种种事情没有办妥，我哪能听得懂呢？现在请您把那句话翻译成俗语给我听听好吗？”

“闭嘴，坏蛋，闭嘴。别再算这些老账了，如果真的要算，还不知道是谁的过错呢。我已经宽恕了一切，往事不必再提啦，你们也曾经捉弄过我。对于你的行为我并不觉得奇怪，但我是说这位斯文的、像圣母一样纯洁的姑娘，要怀疑她简直是罪过，居然也参与对我的戏弄。不过我清楚是谁指使她的，我清楚。”神甫一面说，一面把原来指着露琪亚的手转而指向安妮丝，他的责备饱含着一种难以言明的善意和轻松。堂罗德里戈死去的消息赋予他久违了的从容自在和雄辩的口才。如果我们要想描述这次谈话的全部内容，那将花费不少的笔墨，因为他的谈兴一直很浓，不止一次地挽留客人，甚至当他们正要告辞，走到大门口时，还继续谈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

第二天，一位尊贵的客人登门造访，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又使他喜出望外。这就是我们已经提到的侯爵先生，一位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不衰，他的仪容和人们称道的完全一致，坦率、

诚恳、平静、谦逊、庄重,还有一点温良谦恭的样子。

"我带来了红衣主教的问候!"侯爵说道。

"啊,两位多礼了,我荣幸之至!"

"我有幸成为这位超凡脱俗的红衣主教的朋友,当我去向他辞行时,他向我提起贵教区的两位年轻人,他们已订了婚,后来因为这可怜的罗德里戈的缘故,吃了许多苦头。红衣主教大人希望获得有关他们的消息。他们还活在人世吗?他们的困难是否已经解决?"

"一切问题都已妥善解决,而且我早就想向主教大人写信。现在我荣幸地……"

"他们两个人在这儿吗?"

"在,他们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

"请您告诉我,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而且用什么方式最合适。在这场浩劫中,我失去了仅有的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原先准备好的三份可观的遗产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我的财产在这以前已经绰绰有余了。所以,您可以明白,如果能够为我提供一个像这样的机会,表达我的心意,那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愿上帝保佑您!不过并非所有的老爷都像您这样……。总之,我代表那两个孩子衷心地感谢您。承蒙最尊敬的大人这样看得起我,我就斗胆向大人略陈管见,也许您不会不乐于考虑。您知道,这几个心地善良的人决定变卖这儿的一点家产,去外地安家立业。那年轻人有一座葡萄园,大约六十五公亩,但完全荒废了,除了地价,也不值什么钱了;另外,他和那姑娘各有一座房屋,但非常简陋。像您这样身份的老爷自然不清楚,穷苦人要变卖家产真是难上加难,常常是落入某个狡诈之徒的圈套,也许他早就看上了那几块地产,可当他得知别人要变卖时,就假装

出对此毫无兴趣的样子，退缩回去；于是，别人就得像乞求施舍似的去追求他，尤其是现在这种时候。侯爵大人当然理解我讲这番话的用心。您最尊敬的大人能够向这些心地善良的人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买下他们不多的家产，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说实在话，我出这样的主意也包含我的一份私心，因为我希望在办成这件事之后，侯爵就成为我的教区的业主[①]，不过这件事由您大人作主，我只是遵照您的吩咐冒昧谈点想法。”

侯爵对这个主意大加赞赏，对堂安保迪奥深表感谢，请他仲裁定价，并且把卖价尽量定得高些。随后，他请神甫马上和他一起去露琪亚家探访，伦佐很可能也在那儿，这个建议让神甫吃惊不小。

堂安保迪奥欢欣鼓舞的心情诸位不难想象，路上他想起了另一件事，便对侯爵说道：

“最尊敬的大人很乐意为他们做善事，现在有另外一件事不妨也帮助他们一下。两年以前，米兰发生大骚乱的时候，伦佐做了些越轨的事情，但他绝不是别有用心，只是年轻无知，就像老鼠钻进鼠夹一样掉进陷阱，官方下了通缉令追捕他。您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年轻人的鲁莽和过失行为，他确实没有作恶的意思，他也没有作恶的本事，这我敢担保，他生下来以后是我给他洗礼，看着他长大的。如果您大人有兴趣听这些可怜的人谈谈，不妨让他们对您叙述一番自己的遭遇，您就会明白的。现在也没有人再为这些老账来找他的麻烦。何况正像我对您说的，他打定主意离开这儿，移居别的地方；不过，说不定什么时候他

---

① 侯爵收购伦佐和露琪亚的地产后，即成为堂安保迪奥神甫所在教区的教民，按照规定，教区神甫可以从中收取什一税。

还会回来，或者发生别的什么情况，您当然会指点我，总是以不让记录在案的好。侯爵大人，您在米兰城里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声名显赫的贵族……不，不，请让我说下去，这是实话。只要您关照一下，开口说一句话，他就很容易得到赦免。”

“可有什么大的阻力影响这年轻人的解脱?”

“没有，据我所知，确实没有。通缉令刚下来的时候，曾雷厉风行地闹腾了一阵子，现在我想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了。”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就不难解决，我很乐意承担下来。”

“您不愿意别人称您是位大人物。诚然您不乐意，但我还是要这么说。即使我闭上嘴巴，那也毫无用处，因为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Vox populi, vox Dei[①]。”

侯爵和神甫果然找到了三位妇女和伦佐。他们欣喜若狂的情景我请诸位自己去想象。我相信，那些光秃、粗糙的墙壁、窗户、板凳和器皿也都会因为有幸接待一位如此高贵的宾客而惊讶不已。侯爵首先谈起红衣主教和其他事情，态度非常诚恳、恭敬，然后谈到他此番光临的用意。侯爵请堂安保迪奥出面给他要购买的房产定个价，神甫向前走了几步，说了一番客气话，说他不是这方面的行家，缺少经验，而且大病刚愈，但出于对侯爵的恭敬，他只能试着估个价，说了一个他认为过高的价格。买主当即表示非常满意，但他好像没有听明白神甫的话似的，在重复这个价格时把它加了一倍，他不让别人加以纠正，便结束了谈话，并且邀请大家在婚礼的第二天去他的官邸共进午餐，届时签订有关契约。

“唉!”堂安保迪奥回到家里，暗暗思忖，“如果每一次瘟疫都

---

① 拉丁语，“民声即天声”。

能引出这样的结局，能让每一件事情都这样收场，那么，咒骂瘟疫倒成了罪过了，所以，不妨让每一代人都遇上一次瘟疫，但条件是得病之后能够治好。”

结婚许可批下来了，赦免令下达了，那大喜的日子也终于来临了。这一对早已互订终身的年轻人怀着凯旋者的喜悦和自信走进了教堂，堂安保迪奥宣布他们结为夫妇。另一件具有更为特殊的、凯旋的意味的事情，是去那座官邸做客。他们拾级而上，跨进官邸大门时的心境，他们根据各自的个性可能说的话，我都让给诸位去想象。我只想说明一下，在举座欢愉的时候，众人不止一次地谈到，如果可怜的克里司多福罗神甫在场，这喜庆的聚会就圆满了。他们随后又说道，“不过，他在天国一定比我们更有福。”

侯爵像过节似地热情迎接他们，把他们带进一间漂亮的餐厅，请一对新婚夫妇、安妮丝和寡妇一起入席。他则去另一处地方，和神甫一起用餐之前，留下来和客人们待在一起，甚至亲自动手招待他们。我希望，没有人会以为，大家围坐一桌聚餐，应当更单纯得多。我向诸位介绍侯爵时，称他是一个杰出的人，但没有说他是像今天人们所称的具有开创精神的人；我说他为人谦恭，但我没有说他谦恭得过分。他的谦恭足以使他把那些心地善良的人待为上宾，但不能使他做到和他们平起平坐。

两处用餐结束以后，在一位律师的帮助下，双方签订了契约。这位律师自然不是那个吹毛求疵博士。如今此人的遗骸安葬在康台莱里。对于那些不是来自这一地区的人，需要把这一小镇略作介绍。

莱科以北大约半英里，几乎邻近另一个叫作卡斯特洛的小镇，坐落着康台莱里；有两条路在这儿交叉，在路口的一侧，有个

山冈，好像是人工建造的，上面立着一个十字架；许多身患瘟疫死去的人都安葬于此。传说只是笼统地称他们都死于瘟疫，但实际上应当是指最近的一次瘟疫，也就是人们记忆之中死者不计其数的一次。要知道，如果没有人加以充实，传说的内容总是显得过于单薄。

在回家的路上，没有遇上什么麻烦，只是伦佐带着变卖家产所得的现钱颇为沉重。但诸位都知道，他经历许多更为艰辛的事情。我无意描写他为考虑怎样利用这些资金而绞尽脑汁。如果能看到他头脑里闪现的种种计划、思考和设想，如果能听到他心里关于经营农业或者从事商贸的利与弊的争论，就会恍然觉得这是上世纪两大学派之间展开的论战。[①] 对于伦佐来说，他面临的两难选择是一种更为现实的困窘，因为他是孤军作战，无法对他说："何必还要作出选择呢？不妨抓住合适的机会双管齐下，因为务农或务工的手段其实是一致的，正像人用两条腿走路总是胜过一条腿。"

现在他们心里盘算的只是收拾行装，尽快启程，伦佐一家前往新居，寡妇返回米兰。临别时他们热泪涔涔地向寡妇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许诺以后经常往来。伦佐向接待他们的主人辞行时，虽然没有挥洒泪水，但场面同样动人心曲。至于和堂安保迪奥的告别，诸位切莫以为是冷漠无情的。善良的人们对他们的教区神甫始终怀有某种敬重之情，而神甫内心深处其实也一直喜欢他们。只是利害关系曾伤害了真挚的情谊。

如果有人要问，在告别家乡和它的青山绿水的时候，是不是也深感痛苦，可以肯定地说，些许痛苦自然是有的，但并不是非

---

① 十八世纪，意大利学者就优先发展农业抑或工商业曾展开激烈的论战。

常强烈,因为现在两大障碍,堂罗德里戈和通缉令,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若是愿意,尽可留在家乡。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三人已经逐渐习惯于把他们即将定居的地方看作自己的家乡。伦佐时常对露琪亚和安妮丝讲述手艺人在那儿如何备受重视,在那儿生活的千百种好处,赢得她们对那儿的好感。另外,他们在即将告别的家乡度过了不堪回首的凄苦时光,让人椎心泣血的往事总是久久地败坏对家乡的回忆。如果我们也出生在那个地方,那么当我们追忆家乡时,或许会感受到更加刻骨铭心的悲痛。佚名作者在手稿中写道,婴儿生来就喜欢躺在奶妈的怀里,贪婪而得意地寻找始终温柔地喂他奶水的乳房;不过,当奶妈要断他的奶,在奶头上涂抹了苦艾汁,婴儿就会缩回小嘴,然后再去尝试一下,最终便扭过头去;婴儿放声啼哭,但再也不眷恋奶妈温柔的怀抱。

他们来到新的地方,安顿停当,不料伦佐又遇到了难以避免的、令人气恼的事情。虽说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麻烦,但区区小事也足以扰乱原本欣悦的心境。我们且用三言两句交代一下事情的原委。

露琪亚还没有到来,村子里的人早就开始纷纷谈论她。他们得知,伦佐为了她吃尽了苦头,但对她始终一往情深;伦佐的一位朋友在谈及露琪亚和其他一些事情时也许说了一些言过其实的话,激起了村里人一睹露琪亚芳容的好奇心,认为她一定是个有着花容月貌的女子。诸位想必知道期望是怎么一回事,它起初是一种虚幻、轻信和自信的感觉,随后便是对名不符实而大失所望、吹毛求疵,他们永远寻找不到能够满足他们期望的东西,因为实际上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到头来便对他们制造的美妙无比的幻影毫不留情地贬损。露琪亚出现的时

候，许多人以为，她应当有着金色的秀发，玫瑰般艳丽的面容，一双明如秋水的眸子，可一旦见到她本人，便耸耸肩膀，嗤之以鼻地说道："嘿！这就是她？期待了那么久，谈论了那么多，应当是个美人儿。难道就是这副模样？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女，毫不出众。唉！像她这样的相貌和比她漂亮的女子比比皆是。"人们开始对她苛刻地品头论足，有人发现一个缺陷，有人挑出另一个，甚至有人干脆说她是个丑姑娘。

不过，谁也没有当面对伦佐谈这些事，所以最初一段时间平安无事。后来有人把这些议论当面告诉伦佐，他不免深受刺激。他对讲这些流言蜚语的人大发牢骚，开始反复思考，暗暗对自己说："这事和你们有什么相干？谁让你们期盼了？我什么时候对你们说起过露琪亚的相貌？什么时候对你们说过，她是一个美人儿？你们对我说她漂亮，我什么时候附和过？我不是一直说，她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是一个农家女子！我何时说过我带来一位公主？你们不喜欢她？那别看她就是了。你们这儿漂亮的女人有的是，去看她们好了。"

不难看出，有时候一句悬蠢的话足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状况。伦佐当初有意在这镇上扎根落户，如果真是这样，他未来的生活恐怕会很不愉快。由于众人以令人生厌的方式对待他，于是他现在也变得令人生厌起来。他粗暴地对待所有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说过露琪亚的坏话。这不一定意味着丧失礼节，要知道在不违背公认的礼节的前提下也可以为所欲为，直至给人致命的伤害。如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离不开讽刺挖苦，他对每一样事情都要加以抨击，以致连续两天遇上坏天气，他也会说："瞧，这个鬼地方！"不少人，甚至一些原来喜欢他的人，也讨厌他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这种或那种缘故，他几乎和镇

上所有的人都成了冤家对头，连他也弄不清楚造成这么糟糕的局面的最初原因是什么。

但也不妨这么说，瘟疫仿佛努力要弥补伦佐的失误。另外一家丝织厂，几乎坐落在贝加摩城门口，因为老板被瘟疫夺去性命而濒于倒闭。继承人是个放荡成性的青年，他觉得厂子的种种设备丝毫不能给他带来乐趣，所以急于变卖厂子，哪怕半价也乐于出手，但唯一的条件是支付现金，这样他好马上尽情享用。消息传到波尔多罗耳朵里，他立即去察看厂子，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谈成了这笔油水大到不能再大的交易，但支付现金的条件让他十分为难，因为他手头靠节约逐渐积攒下来的一些钱远远不够。他和对方达成初步的协议后，急急忙忙来找伦佐，把这笔生意告诉他，邀请他入伙。如此诱人的建议，促使原来举棋不定的伦佐打消了疑虑，决定马上投资办厂，便答应了波尔多罗的请求。他们一起到厂子，签署了协议。厂子的新主人安顿了下来，当地人对露琪亚并不抱有什么期待，所以她并没有遇到七嘴八舌的非议，反而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伦佐后来听到不止一个人这么说："你们瞧见了那个刚来的秀美的乡下女子没有？"有了前面那个形容词，后面那个名词也就不必在意了。

伦佐在另一个地方遇到的不愉快，也给他留下了有益的教训。在此以前，他喜欢匆忙地下结论，也常常对别人的妻子品头论足，对别的事情说三道四。如今他明白，说话不能只图嘴巴痛快，还得看看别人的耳朵能否接受，于是多少养成了先斟酌后再开口的习惯。

可是读者也切莫以为到了新的地方就再也没有遇到令人不快的事情。人在世上，我们的佚名作者写道（读者凭经验也已知道，他有喜爱比喻的古怪脾气，那就请诸位再宽容一次，也是最

后一次），犹如一个病人躺在不怎么舒服的床上，他看到周围的床铺都整洁、舒坦，心想换张床该有多好。但他的心愿一旦得到满足，就开始觉得这儿被什么尖尖的东西扎痛了，那儿被一个鼓包挤得难受，总而言之，和原先的床铺没什么区别。佚名作者由此得出结论，人应当更多地想着如何行善事，而不是追求安逸，这样才能生活得愉快。这个比喻有点勉强，具有十七世纪的特点，但归根结蒂还是有道理的。佚名作者随后又写道，我们善良的男女主人公，从此不曾再遭遇我们描写过的那些痛苦和麻烦，他们过着非常安宁、幸福和令人羡慕的生活，如果再继续叙述下去，诸位一定会厌烦透顶的。

丝织厂的业务取得了奇迹般的成绩。起初由于劳力短缺，留下来的少数工人的怠惰和过高索取，伦佐遇到了一些麻烦。后来，限制工人报酬数额的法令颁布了，生产又走上正轨，因为无论如何事情总得走上正轨才是。威尼斯又颁布了另一项更合情合理的法令，凡移居威尼斯共和国的外地人均可免除一切动产税和不动产税，为期十年。这对于我们的主人公来说，不啻是新的福音。

结婚不到一年，一个漂亮的婴儿降临人世，这仿佛是特意给伦佐提供一个机会，让他立刻履行自己崇高的许诺，这是个女孩，自然就给她取名马利亚。后来又陆续诞生了好几个孩子，有男有女，安妮丝带着孩子们跑来跑去，忙得不亦乐乎，她把他们叫作淘气鬼，亲吻他们，在他们的小脸蛋上留下白色的印痕，好久才消褪。孩子们都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伦佐希望他们都学会读书写字，他就因为不识字多次吃过苦头，自然要孩子们不要放过读书的机会。

听伦佐讲述自己的冒险的故事是很有趣的，在结束时他总

要谈到他领悟到的大道理,说这有益于他将来更好地克己自律。“我学会了,”他说道,“不卷入动乱,不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表演说,留神和我交谈的人,不贪恋杯中物,周围有狂热之徒时,不能紧握别人家的门环,在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之前,不能把铃铛拴在自己的脚上。”他还谈到了其他的种种事情。

可露琪亚觉得伦佐说的大道理虽没有什么不实之词,但她并不满意,隐隐约约觉得缺少了点什么。她每一次听伦佐的这番老生常谈时,都不免思索一番。“而我,”一天,她对几乎成了道学家的伦佐说道,“你希望我悟到什么道理呢? 我可没有去自找麻烦,而是麻烦找上我的门来的。你谈话中疏忽了一点,”她娇嗔地一笑,接着说道,“我做的傻事是爱上了你,立下了委身于你的心愿。”

伦佐听罢露琪亚的这一席话,起初颇觉尴尬。两人争论和探讨了许久,得出了结论:世上免不了常常有灾祸降临,因为存在灾祸的根源;但是,谨小慎微和洁身自好不足以阻止它们的侵犯;灾祸一旦降临,无论是不是我们的过错,唯有寄信任于上帝,才能减轻灾祸的危害,才能把它们化解为对美好的生活有益的东西。这一结论诚然是出自一对贫苦人之口,但它们确实言之有理,因此我们愿意在这儿加以援引,作为整个故事的真谛。

倘若诸位对这个故事果真并不嫌弃,那就请把一份敬爱之情奉献给作者,并对整理者也略表敬意。相反,倘若我们的故事让诸位感到厌倦,那请相信,这实在不是我们的本意。

[General Information]
□□=053 □□□□ [□□□]□□□ □□□
□□=
□□=752
SS□=0
□□□□=